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六九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皇明經濟文輯二十三卷

〔明〕陳其愫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濟文輯二十三卷》提要

皇明經濟文輯序

夫宇宙有真文章然後有真事業以真事業爲真文章者遠之炳蔚昭宣垂輝萬世而近亦布帛菽粟實庇一時魏文云文章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迺今世操觚之士類皆粉飾詞章無關實用間有聰明俊雅之彥又往往托之風雲月露以寄其逸宕不羈之才識者病之而莫之

敘以故寒習儉腹何與大觀縱
成上規黄虞下獵秦漢而於世
務相潤畧尤貌古而遺今學術
之所以敝也竊聞德功言之爲
重而論之者曰帝者絶德王者

絶功聖者絶學以協運則德斯
象乾時則有同德之臣贊與颺
謨厥文渾渾協符則業斯象坤
時則有同功之臣宣訓陳誥厥
文噩噩協策則言斯範世時則

有同志之士昭往晰來厥文穆
穆葢非忘德與功與言也夫人
而難爲德與功與言也故曰藴
而爲德行發而爲文章舉而措
之爲事業所以人天地而一之

者也然則酈生六國之謀幾覆
敗事賈誼三五之術不免太跡
成敗利害紛然雜出於天下而
當之不驚言之鑿鑿謂非通達
國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乎使爲

文者而徒夌跨古人蔑視當世則夫空言鬬麗何益理亂之機矧復迂踈曠遠不閑經世之畧而競以詭僻相高艱深取致也下至浮浪之詞又無論矣天下之勝算救時之石畫果安其捧竊有志焉因取

我朝諸先正文擇其有裨於實用者彙而讀之大抵本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光明正大博古通今妄謂事業文章無踰此者日久成帙乃遂上自

聖學 儲宮下至九邊四夷其間 宗藩官制財計漕輓天文地理禮制樂律兵政刑法河渠工虞海防各以類分總爲二十三卷題曰

皇明經濟文輯梓以公之有志者 一

天啓丁卯新秋日餘杭陳其愫

撰於家之臣星堂

皇明經濟文輯凡例

一首

聖學 儲宮 宗藩者尊

朝廷也由重以之輕則財計之下可覘由近以及遠則海防之下可覘以次之耳豈其輕可忽而遠可遺哉

一類分之中又以大小緩急爲先後更不再加條析事有原委從中復次序之不以人代論也

一類中各以次序而所畧者有之如四夷首之以考序而即次安南者所謂我郡縣也蠻夷則有雜處我郡縣者而且在海以内也日本屢我海防逼近閩浙諸境故詳紀之若夫西南渤泥國則小夷也紀之者何見王者一視無外而臣子之奉君命無遠弗屆則固經濟之終也文斯錄矣務重而急則彼稽首稱臣

者豈暇悉載乎哉舉以例餘從可識也

一類中事體雖屬專重而功有所責成如漕河之不列漕輓而列之河道鹽法之不列九邊而列之財計也至其議論互見而因事規條固所謂專重者哉從之矣餘可推也

一集中凡有語句鈎棘不敢以巳意擬奪字跡漫滅不敢以巳意增定一以疑存一以疑闕

一是集固重經濟亦從文字中輯之故事宜載而無文者畧然具文而於事無關切者亦畧

一是集博覽多編僅存精粹文皆古訓實裨今時間有稍緩者俟之二集而或目力所遺至當今　廟堂新畫志士幽抒未及收徵總俟二集也

餘杭陳其愫誌

皇明經濟文輯目

卷一

卷七

漕輓

卷八

天文

卷九

地理一

卷十

地理二

卷十一

禮制一

卷十二

禮制二

原缺第十四葉

卷十七

河渠

工虞

卷十八

海防

卷十九

九邊一

皇明經濟文輯目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一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姚明彥閱訂

聖學

親政篇　王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敷

下之情間隔而不得上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

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而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日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

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視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内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

殿。進士則從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則 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内朝之遺制乎。洪武中

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晩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　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

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講學篇

王　鏊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

講可謂親矣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洛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

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跡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

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　御製虜翰如飛羣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古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

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節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論東宮官

王鏊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 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聞歇聞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爲

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嘗伏覩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

當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
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
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
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
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
或有剪桐折柳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
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
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

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
廣以為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外家監護示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觀中選太子接三師之
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
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
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
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

坐受參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
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
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
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
參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
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參賀元日冬
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
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參見拜皇太

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
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
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
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
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
公朝賀東宮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
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
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堂中三師賓

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
賓客常服入就坐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
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東宮聖學箴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
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
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
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
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
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

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誠日陳於前於
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
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
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
竊取古意繪爲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冊
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
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
三曰文王世子齒讓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

謙德也次四日漢儒桓榮授經願　皇太子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日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日太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致儉重祀也次七日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日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以祈

天永命也次九日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日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日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日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日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傅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勑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

庶幾言無僞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

○宗藩議

陳　建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為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疏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横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

嬴秦懲其弊盡公族遂至孤立亡不旋踵漢與鑒之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起七國之禍曹魏遏爲防制畧同嬴秦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構亂畧同漢氏而五胡亂華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封王封公亦止食租衣稅然聚處京師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諸王駢首就刃女眞陷汴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三代之法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我　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爲鎭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鎭

國中尉歲祿四百石焉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册封及宮室婚姻喪祭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但天下之事貴中而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　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　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蕚輿地圖紀河南歲賦

二百餘萬而宗室班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　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蕃衍昌熾至此况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遠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遷併民居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廓半爲紅墻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廓不

足以容之矣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即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即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賤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

此弊而慨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目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　欽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况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遡

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鋼之卒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渥之驀越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

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為挹盈注虛為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為萬世法也臣嘗為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娼至有花生殿下之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翰題為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社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二年未蒙

聖斷誠恐[illegible][illegible]固不足以窺聖意之所在竊以為豐林王之奏非特為天下計亦為宗室計也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且以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其末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今日也昔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

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為善守法也蓋事所當變將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謂達孝也見今河南以旱蝗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費其亦明矣　陛下試取戶部錢

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勤懇懇臣子愛　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不發者雖　朝廷有旨該部

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厝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　朝廷亦以重遲　祖訓重咮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

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頃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

世親今之事勢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子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絶其冐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

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米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主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　朝廷疏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疏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寛其取中之數（如庶姓一百卷取中五人宗室則一百卷取中十人）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宗給論　周弘祖

嘉靖八年宗室載屬籍八千二百三人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長子四十一位鎮國將軍四百三十八位輔國將軍一千七十位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鎮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輔國中尉一百八位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名嘉靖三十二年部臣歐陽德題稱各府祿

糧共八百五十三萬石卽山西存留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二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嘉靖四十四年御史林潤給事中何起鳴題稱天潢之派已盈三萬餘位集多官會議六十七條題奉欽依賜名宗藩條例內一欵議處改折郡王及鎮輔奉國將軍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六分折鈔郡縣主鄉君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折鈔○自古帝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資維城之助然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間有褒隆之典而無周悉之慮者漢是也無周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國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制侔天子亦至矣而末流横溢僭逆屢生文帝采賈生之議景帝用晁錯之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

巨敵幸而勝之使有三子者早爲周悉以愼厥初則終漢之世其强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何嘗有奉畝恐後者哉力强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抑難繼之恩則權替諸侯壓相軋之勢則釁生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難矣變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釁作於勢孔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懲力撓欲其無廢隔而耗斁也亦難矣宋以睦親廣親棣華親賢四大

院聚皇族於京師爵位祿位升進以序幸衆宜
衛兩無猜疑黜陟叙蔭同乎庶姓賢賢親親可
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卷席以北惟屬籍稍疏
與賜第居洛并效職州路者乃幸有以自全使
早有散布遠慮豈有北轅之慘若彼哉聚居則
情親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忠是以終宋
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盡之助金元之變仗
節死義屢奮而踣者叔姪時賞蜚至百有餘人

亦其法意使然也我　朝稽古睦宗鴻爵大封
散布天下恩意隆給有宋之厚而無宋之弊親
王郡王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於無窮皆食租
衣稅勿干民事有漢室褒崇之盛而無漢室尾
大之危漢至元成諸侯王子孫澌盡矣宋至靖
康凡六世隨蹕渡江僅存百人當今麟振蕃埶
秦晉曲陽慶成西河交成永和周楚魯蜀華陽
代山陰襄垣宜寧隰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遼慶
岷韓瀋[illegible]唐趙鄭襄淮德崇吉益衡汝榮靖
江弋陽臨川四十二府數盈三萬有餘位自古
宗藩之盛未有如今日者昔　皇祖固未能豫
親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　後皇
故　祖訓供用草前列唐宋祿制而後定以今
制聖意蓋可知也夫親王歲支萬石奉國中尉
歲支二百石總支八百六十萬餘矣近雖裁以
二八三七斷支之例然斷自郡王以下所損無

幾也況生生十年二十年以及無窮又何繼之
雖盡天下不足為祿矣　祖訓職制章云凡郡
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
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然
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鎮國將軍其
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之陞轉如
常選法則黜陟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
又將何以處之其勢固有所不可也無已則宗

學乎稍倣宋制而爲之每府建立宗學三年大比則於每藩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賓興其賢者除已封外其未封未名者斷以某年月日爲始盡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二石考校監臨屬之提學及御史官一如府州縣儒學之例每歲各以三等簿塡註考語奏聞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科目者換授轉遷皆如進士舉人之例且如王親不許授以京秩其致政歸也亦以

考察舊例處之如年老致仕則以原職俸祿終其身貪暴不謹則亦黜爲庶人明其罰其不與登薦者三十歲爲限肄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宗人府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比照 祖制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廉耻甘居下等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其宗學所設儒官亦須稍重其權又必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也每府

以宗室位數爲準大約二百名設與一官此宋人已試而效者特在 皇上親定其禮制而行之耳嗟乎此亦補偏救獘規也非全筴也何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絕也爲絕不爲恩也非

聖王之薄也勢有所不能則禮有所不可也稽之史傳漢更生唐神通宋汝愚皆以碩德名勳夾輔帝室光武係長沙定王之後玄德乃中山靖王之裔一則以販米爲生一則以織蒲爲

業何嘗有一官半職耶即此觀之則知歷代之所以處宗室者初未嘗槩施以祿養之恩亦未嘗獨禁其入仕之路也先儒朱熹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王之子則嫡子一人繼王庶子皆封侯侯惟嫡子一人繼侯餘子皆無封今若仰體 祖宗善變之心裁以聖賢中正之道參之漢唐宋已成之規郡王而下見封者止許一子承襲本爵餘又遞減至五世而絕

其在五世之外者士農工商使其自便大約爲民者蚩免本身襍泛差徭其有犯法爲非者有司俱得照齊民一體斷究處置其出仕者大約如宗學出身之例其有犯贓作匪者撫按官俱照百官一體彈劾拏問此則萬世可行之道也但其事體重大其議非一人所敢倡其怨非一人所敢任者　聖明主持于上賢宗室調停于中百官協贊於下曉之以理勢窮極之故告之

以　朝廷不得已之心亦無不可行者請再以宗藩之心推之其中富裕者雖多而艱窘者亦不爲少大抵祿入雖存定額錢糧有數經歲不得關支長養聚于一城生意蕭條舍此又無他計與其厚之以有名無實之祿孰若開其自生自養之天愚竊謂照前通融匪獨　朝廷幸尤諸宗室幸也

宗室策

王世貞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　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

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賫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賫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覩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酧祿之中人各得祿

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虚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雅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

西戎之內卽窮岩版築其人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圖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貫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德憲唐不得孝恭撥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周而厚

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之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遷延以與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

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蓋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

裰塞山戎爲寧王度瑜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大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控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側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乃若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屏翰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恩王之

所以控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獘也磐石雖堅髖髀莫鮮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忖遂積建文數年間難罹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勑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

爵。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絶跡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圖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　皇帝峻德明倫。敷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號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郡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横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畧敘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

七王至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同姓諸王表序　　王世貞

青哉班固之引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爲王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兩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

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而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晋而後入爲常伯出鎮岳牧積貲累望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輕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爲之正一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豢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紗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皇

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　秦王都長安　晋王都晋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　潭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

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　天子一等　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　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　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

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　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既厭羣臣　太孫御極而　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　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將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扭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祉頃不屋矣然而麟趾

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於是裨王不知南面之愉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炭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宮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

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奉　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因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

者聽其籍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廪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踈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覩悉也作同姓諸王表

宗學私議　　王宗沐

宗室蕃衍其麗不億根厚枝繁披之前代未有自非　祖宗深功厚德何以有此然祿糧不繼撫臣往往告乏而犯法益衆憲臣往往叅題而部院制法防流臺諫陳言救獘無所不至然終未有能建不拔之策以漸收服馴之效者其故在於未治其本也夫根本之不圖議法之未備而徙於其末流旋加補緝是無怪乎其能稍彌

於東而復出於西議及於此而復遺於彼也夫人生有欲不學則不知道而治人有術無教則不能齊故周公憂伯禽之驕則常抗世子之法漢高知趙王之幼則爲立强梗之師至於庶民閭里愛其子與孫者未嘗不聘明士而授之經史禮儀何者蓋習漸薰陶則禮義浹洽必其服習旣久而猶有不率者然後稍以法制繩之譬之治水旣濬其源尤防其濫則雖有排擊崩潰

之勢而猶可收隄防彌伏之功也　祖宗開創之時諸府並建時位號未蕃法制因畧而今則且數十倍于舊矣夫事不素教既無以興起其禮義之心富貴豢養復有以滋其驕侵之性而憸夫讒人又從而倡導其間以爲憑藉依倚之地是以倏肆莫約妾媵無紀甚或椎埋匿姦殺人奪市嘯聚衆游冶挾妓至於不可殫述者無所不至叅治懲戒之牘交於公車橫肆侵陵

之苦偏於里巷若是者非所以復其性也　大府統攝既衆其勢反有所不行而長史等官又不能皆賢其於請名請封又不能無所需索於其間貧者假貸以爲賄則日積怨聲强者自恃而不行則工謀挾訐是以在官司則似困於祿米之多而在　宗藩則翻有不及之嘆其原在無專官以統之而無以察其情若是者非所以使之得其所也夫不復其性而欲使其不悖于

行不得其所而欲使其無撓于法則在治民且不可而况于　宗室乎平居棄之而不教而及其罹于罪也則重以法裁之是在治民且不可而况于　天子之親親乎比觀時事天下之可慮莫大於　宗藩知根本之病所當急圖法制之疎所當亟變細推利害莫若凡　宗室除親王不論外其有王府去處別立宗學每學中爲　祖訓之堂東西爲廂畧倣儒學設官五員

鑄印分爲四齋即擇　宗室中之有學行者爲之而題其銜曰署某處宗學事將軍中尉以時集　宗室於其中讀書習禮而別請專　勑詳議條欵授憲臣以提督之責凡有不率教者輕則宗學官傍立責治於堂下又稍重則提督徑革祿米示罰又重則叅提處治而凡一妃一妾必鳴乎宗學申提督官如制批允方許聘娶生子則報于宗學申于提督官處查係批允某氏

所生方為准理每季終提督官類行長史衙門具題長祭房價悉依此例凡經提督開准而長史衙門抑勒者參呈治罪重則以贓問革其有分齋所屬不率于教者罪連齋官提督官與署學事者分居東西廂凡　宗室于宗學及提督官長揖而宗學及長史於提督官依儒學體其有果能篤學修行者提督官歲終類呈撫按衙門請　勑獎勵及或以罰住祿米移賞没則宗

學之傍設為宗賢祠以祀之其宗學升畫聚散俱於　祖訓堂下稍同儒學如是既有學以教之而又有專官以統理之賢否分明人各自勵薰陶積漸自能興起改行以務為修飭而或者以為　宗室之尊似不可屈體於有司累　朝未行似不可變亂於今日殊不知臨之以師道而非治以官府之法則臨雍拜老雖天子而不以為卑導之義禮而非徒恃法制之詳則救獘

特益雖創始而不以為亂官專則事必集法信則人知警於其教之之中而即寓約之之法即夫裁之之義而亦所以為全之之仁上焉者就學而益明中焉者畏威而寡罪是豈徒以姑紓天下燃眉之急而亦所以固　本支百世之傳因變慮防計無急於此者粗舉大畧得大人君子才識憂時者肯思其不及而增其未備見諸行事則數歲之後天下之受茲福者有不待繩法

而廩廩之憂可杜矣

宗室科目議　黃汝亨

高皇帝天潢之派日演日繁　宗室子弟祿食不贍其才者不得借有司薦奮身功名上之寄情詩文翰墨抗顏千秋不則耗之聲色狗馬游俠爲卒其氣將驕不可制庸人不得借齊民之業以代租稅迫而饑寒又迫于無所之則有黠驁不可知之事官府弗能束管理弗能諭也余觀江右往往見告則天下　宗藩可知易窮則變寧無道以處此荆公有言祖宗親盡則祧而況子孫今使無爵庶人一體齊民俾作生業則資身有策人樂爲善而才者就試有司班章縫之列一體應試高等者予以廩貢幸而遇則登賢書効一官則才不才各有所藉俱足以代祿之窮今江右之膠庠亦既濟濟幾百人矣河南中式與江省中式者有人矣而諸生輩呶呶以侵其廩食科貢之數爲言論者難之余謂　朝

廷愛養人才而破格以待　宗室之子弟不失爲親親賢賢之盛典也　宗室能文章者即予之廩以次貢而以鄉賢書薦何不可者但此一人耳無二職則無兼俸其領宗祿者弟予以廩生名色俾得入貢而食廩者不得重支祿輸貢期必若干年國家即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本學諸生之名額鄉薦時被升者亦爲　宗室增此一士而不侵通省諸生之名額至于任職支俸矣亦不得兼支祿其以禮致仕不以賄賂敗者仍許支應得宗祿以養其廉而　宗室中有黠悍不馴子弟自管理外仍委以照本支一派嚴分訓之責則既可以代祿之窮無煩度支可以育才展其用益固維城可以弼教錫其類無虞悍暴一舉而三善備法莫良于此矣至于宗學官不必添設即于郡縣博士分隸俾與諸生相摩相礪亦教化之務也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

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　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

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任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　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　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典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官門傳事多係女人其

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踈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廵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濳畜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强撻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寄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姦

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濳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搏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於人鞍馬全無徒步於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　朝廷若使原設

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　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廵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　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　勅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

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　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　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　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

藩王具奏情輕者降　勑切責若干宮闈重
事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審切處置不宜露
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
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　郡王有過專
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　藩王府
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
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
所爲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若　藩王郡王

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
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　請區處其　藩王
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
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强
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
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
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
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
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
將軍賭博詐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
事發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
全　宗室莫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見　宗室
所爲不善事發審之則違　祖訓所以不能保
全者多臣切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皇明經濟文輯卷一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嘉興陳　鉉閲訂

官制

叙官制　丘濬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隷浙江

等十三省仍量繁簡帶領直隷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為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為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隷勾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

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

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　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

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卽位之初卽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百官述序

鄭曉

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爲損益故權殺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凉於宋而獨復之恩禮愈厚卽有驕陵旋麗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例文武夾維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齬齟不遂宏謨曲美可謂博大精詳矣茲表其爵號官品

階勳祿凡七等而著其沿革職守附以　累朝典議爲百官述

論銓選

丘濬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邅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

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

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三途竝用議

歸有光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竝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竝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

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肆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肎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管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竝。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

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管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竝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

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恠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鬻馬乞遷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

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　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　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途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邁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叙今亦頗苦其膠束狹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愚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

破因循之論考　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代之宿獘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三途並用議

李廷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焉上乘不鞭策而自千里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策而已夫才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則莫不曰三途並用然而未睹乎並用之效者何也毋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厲其氣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

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遐陬者而恐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于鉅且繁者乎矧遐陬之區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故抑科貢而宜者即處以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伸至于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惟視其

才之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格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于科科而無別于貢則天下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混然不為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廵行使者一以推轂以十分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竿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寥寥而貢又甚無是以士非進士往往以格自

限而不思振拔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者故曰議舉以厲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即不能猶庇之科貢一不當負下考矣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彊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署其考不得操成心有一以軒輊于其間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

自咎而無所觖于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秦之法任人而一以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罪之以其罪誠大也然一以任不善而任之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虞于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

故曰議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公則其視天下才皆公家之役也何分于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于眩亂夫以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主之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覈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約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取士如管夷吾舉三盜秦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非矧三途士哉即如

國朝黃福以貢士進楊士奇以儒士進胡儼以舉人進士何常之有遇以庸眾人彼將庸眾人自為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于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以網羅天下士哉

三途竝用議　周應賓

蓋聞立賢無方古之制也故士或釋版築而相或投絲竿而將或枉于旌于畎畝或設爟火於檻車其他胥郎牧豎小吏降胡或以階牧伯而享茅土無亦惟賢是舉耳寧以途限乎哉　祖宗用人亦無品流之限以故進士甲乙之第庠序之貢與夫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富戶老人之舉莫不方軌而進竝轡而驅其以雜流登

台鼎者往往而是所以弘薪槱之道寬網羅之目至善也今勢格而不行矣無論以他途進者棍而不得升即如進士舉貢皆所稱文學士也徒以一日之短長而爲殿最者耳然而鄉舉之視進士也高下不啻倍蓰歲貢之視鄉舉也高下又不啻倍蓰即有弛跅桓霍之材曾不得比肩而進豈科目之限士乎抑士之自限於科目也往者　廟堂建議以爲品流不足以拘士於是有三途竝用之法仍爲之限大約進士之舉也以三而貢舉之舉也以一於以廣勵賢士之途其法誠是也然進士之以循良稱者薦剡不勝載焉既格於數而不能盡舉其諸科貢之賢者董董耳又束於數而必欲取盈焉即偽而得之者亦復偽而失之當事者稍稍見其不便矣愚以爲三途竝用可也必取盈於四分之一不可也何以明其然也十步之内必有茂草況舉

貢之士鱗集而輻輳者何限其間懷奇抱碩庶幾乎大受之器者豈槩無人必右彼以左此則豪傑之士得無有屈首而喪氣者非也然制科之士多枝梧衡往之思而舉貢之士多日暮途窮之慮非惟志向不同即精神智力亦多不逮矣故制科之賢者十常八九而舉貢之賢者十常一二其勢然也必裒彼以益此得無有倖進而濫舉者亦非也無亦惟其人不惟其數乎蓋

設官分職將以熙庶績也非以充位舉賢選能所以熙庶官也非以備員其人誠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舉也其人誠不賢無論制科若舉貢咸所當斥也有則多取之不病其爲濫無則寡取之不病其爲私以和之有無爲舉之多寡而不以例之多寡爲人之進退則賢者益奮不肖者不得以苟容海內之士莫不淬礪竭蹷以企上之舉而理道張矣

用人策

王世貞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耳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許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歸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

曹以領之也九卿爲將軍矣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開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　國家於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節於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

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頸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爲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

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顓

科甲而廣其途。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互知。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競競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竊嚼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卽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俟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卽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分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

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此。朝　覲之與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論當立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館。事

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修史職以備國典議　何瑭

伏以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

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徒為嘵嘵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圖此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勑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小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

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興才不必授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踈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臣愚不勝惓惓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凡

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 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

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寄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寄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明通政司之職　丘濬

臣按納言即通政司也昔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守令議　識達治體之要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嘗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親民擇之尤不可

不博而精況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博求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眞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

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爲至於布政按察二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官爲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君子則凡千人之才猶知自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爲未也夫守令之於統涖最重者莫如撫按其參謁之禮蓋著爲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爲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爲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諂不賣者

雖知其爲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構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蘖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爲貪以正爲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飄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爲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遂去而遷就爲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污故有高飛深逝之

懲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乎流俗之見乃謂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致如此況吾曹衆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眞知其可憂者誰歟眞以爲已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爲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違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 國憲而責其過爲承奉在下者尤

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 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叅官而又盡反其

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

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之

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聚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

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司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

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脩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伏望 皇上正身率德以道脩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

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

異姓諸侯傳序　　鄭曉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爲最取幽燕次之大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實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於商周世宥之恩寬於漢魏矣　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詔雪誅鋤萬數相國慘於縶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

高過大疑積勢滌人主卽欲包荒法吏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革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縶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眞定越嵩安陸之流乍承收復終歸氓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堋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厮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報欵塞合騎從征厩務不替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己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論最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熙熙愼名與器封者無聞揭正德間洞廢典章黷濫極矣　今皇帝洗滌乾坤光復　祖憲　登極之詔首錄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彝宗禋顧贍烝侑悼念元

勳興滅繼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頗靖難密謀殞命廷闕　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卽位昺始以　昭后恩封　裕陵又封昺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　今皇帝若曰營丘以鷹揚裂土建成以馬軼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緣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

世如故他皆宜革徙以　先朝恩命錄之且終
其身自是慶陽太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
督都指揮指揮云今攷　累朝封者公十八人
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
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
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
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世亦爲異姓諸侯傳令
後世得覽云道德勲庸最著者錄諸名臣記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查得巳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
年夫故男錢維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絕要
將庶長男錢維垣承襲前爵本部議得　祖宗
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僭亂大　社
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
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　太宗文皇帝中靖
內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

人然皆輔佐　二聖以軍功平定天下其豐功
茂績藏在　天府歷歷可考未有以戚里故而
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　孝昭皇
后之戚剏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
乞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
始自是孫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淸王濬
之封伯皆援例于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
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

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於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　國用愈屈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厲世之具也臣等伏讀　祖訓有云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然

物盛必衰一旦有干　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夫以　祖宗明訓如此其嚴　陛下所以申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　宗社生民之幸端在於此臣等謹議得我　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

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　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勲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　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

其有出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已經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有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勲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俱着照舊襲封其餘以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督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已封者姑與

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伯爵既與終身例應查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銜以延奉祀則宜出自　特恩給授指揮等職例應請自　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題奉

聖旨陳書與做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遜國臣記

鄭履淳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勘亂尚嚴戚行罔貸而氷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敦人重名節士惜廉恥試覽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況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　高皇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煉益勁長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爲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蛾眉幾豫決於色舉者乎蓋自推戴留名外人人荀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

夫豈開後俗衰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
竊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爲過之書曰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　高皇變夷爲華誕敷文德茲方
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八年乃
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德教愈深宜有
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
將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遽大
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

悲其致一也巳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
潔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
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
安於位也度之濟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
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翁故詳遐國諸
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
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孫揚美閱訂

財計一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
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
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

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
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
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
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
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
之言而非之贊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
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爲土地萬世而不變

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亂也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取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

數非若唐人遷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所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調布之類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變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此六言者我　列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其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甚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

脉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賦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其為當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

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論理財

李　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類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　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　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之乞　恩傳奉陞職也

以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充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卽回庫藏查盤矣而徊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廒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勑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罪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譏蘇明允者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論戸部財賦　萬表

國家經制戸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燈草蒲杖鹽觔局稅門攤各有成額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

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絀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泒剩餘米輕賚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

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二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

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羸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

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巳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

持巳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巳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徵令論　劉鳳

畜積之臣用而國富強捂克之臣用而上下困物固有與之而爲取取之而不爲虐亦有無所與而不足少取之而遂竭者豈非用術之異歟今天下利盡四海熙洽累世崇節儉與民休息未嘗有水旱凶札之災昆蟲兵革之孽亦近且數十年矣宜朽貫腐粟中外充溢然而借以取給徵歛愈繁科條稍密矣雖爾更寬慰之恩放

免無幾而有司督責益切不待期而畢歛稅民深者爲良吏治繭絲者爲忠公不諱聚歛之名日以捶楚薰其下以收責爲政而已何極盛強之日而有焦然不遑暇之慮幸値比歲豐穰而猶上下誙誙然困慘中額蹙額摇手此尚爲國有人乎且管子一國之才也尚能以區區斥鹵之齊而富況今籌策智計忠慮明懂之臣布列於位使知之而不爲是隱忠不竭罪也爲之而

顧不能何以稱責也哉且古與今異矣昔禹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皆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宜而爲之種稻人掌稼下地九土曰騂剛墳壤彊檗固北之地勢然曰渴澤埴壚則不能百一至勃壤輕爨則彌望千里矣不知在當時何以能耕植雖有再易三易之差然墝瘠過甚方佃而蓺之大風揚沙遽爲陵阜者有之矣朔

易并雍土多不毛中原之地非復往者亦天時地利之遷易歟故供輸不能不倚待於東南亦已久矣議者乃有采於漢徙民以實塞下之令又欲大興田作於沿邊諸郡及簡稼器修稼政教民治水田之法大抵皆非所急也因其習所便安自力與積足以給贍可矣未可以扦東顧之憂也夫轉粟與金幣之徵歲有常數然往者二都之廪足支數年而水衡錢亦積之無所用

今帑藏乃或告匱而司計者以漕船先集爲功
以　兩朝恭儉之德未有土木征代奢侈以蕩
費之又不因復租蠲稅裁以與民太過也邊境
幸無虞出入固有經制何昔以有餘而今不足
此遠近之所未信而竊疑貸民之少弘也或者
倖門鼠穴有以洩之不者理財有遺策乎且經
費出於不得已者不可貶損以示虛匱也禮遇
以優羣臣豐餼以待士稍甸以柔賓旅自古未

之有改而累歲以來所議裁者數矣謀國於昌
時而至於此陋無貽後世笑乎雖因時救獘庸
有所宜然有未能去者顧非法之所裁且施以
與民何不可者今恩猶格而未下則有司之過
也在他所即亦嘗見之未有如江以南者周官
之議刑貽即已盡用至交際幾不行販鬻者且
以侈譽禁之上下共厲苦節糲粱之含菽藿之
羹儉無以加矣而俗不益富患兼并之室不能

使貧富若一已飭而治之窮民皆遍所望矣而
貧愈不能立且常賦之入書其要貳藏之司府
矣歲會之日輒有所定本謂裁殺之貴賤地之
凶穰衡以爲籍而民遑遑不知所出歲一興法
輕重殊科漫無可稽名有所寬實不逮下吏緣
爲奸詭罔出納憑恃城社莫之敢言雖有嚴切
之吏忠憾之長綜核深至不可得其端倪且甚
挽之困足使良民破產而重以輸入之難主者

之虐莫敢吐氣勤苦如此而不之恤歲雖幸豐
急政無漸暴令先期漢臣有云當其有者半賈
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今則假貸之家非破滅
則有所懲安所從取急乎惟有賣田宅鬻子孫
且復不售則徒幾榜掠與轉死溝瀆耳上官惟
以課最爲賢明吏又執計其刻轢之至此哉故
雖有懷惻隱之意傷痛之心不能自遂稍不如
令遽以不職罷去而力爭固無益寬假輒蒙罪

率苟月前而不爲異時慮以此爲知事權操輕重筦利柄務本富平國制文深無害乎窮悲其淺於就功而深於搆患也昔管氏佐一國故高相柴池而皮幹筋角之徵倍彼所取足者齊耳不恤其他今天下一家非可以損此益彼也夫司計者高下在心緩急得以制之何不因時而修國筴之數乎遇歲穰穀多稍寬折入而事貯積乎糶賤恐其流而泄越之能成困京者稍優

存之使相效乎畜斂者吾已得其籍一之以輕重毋使罷民得以淆亂其間行之以徐疾不必併入而患不堪四方物貨吾已得其賈示之以開閉通工賈之利而實四郊之內奪之以繆數權金幣之洩射白布絲纊之相爲勝而厚桑麻繭縷之業勸發田之民夫富於民未有不富於國者矣濬其源未有不大其流者矣捨朘削之令去苛暴之征結姦宄之俗優居積爲婦清之

禮審三時之務執必信之法申墾治之教察污萊之罰禁流徙去其里重安集勞來之圖轉移若化與敗相逆故云通於廣狹之數者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者能以少爲多故立貲於民而藏富於不竭之府積蓄於不涸之倉下令於流水之源而取民於不爭之官內無以有其外而外皆爲貲壤且奚必東南乎則雖山國海渠古以爲籍者縱不能盡入征繕佐國之急然

有莞蒲之利有菹菜之饒有漸澤瀉滷之區有麋鹿麋蒸之藪皆可因而治之善官而守之雖不必效古之致饒庸令其[illegible]時徙爲朋民乎

○丈量策　　虞淳熙

大哉　王言乎所爲區四宇者即軒轅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爲正經界者即子輿氏若凋之非崖略也蓋　皇仁在十曆而不爲始何則愼慮終矣　皇仁在萬曆而不爲終何則如其始矣　聖諭曰丈量以厚下安民殆易之益乎求美於畦畛之外而塡庚廩之內何厚何安故仁政必自安厚始也在循法之吏也　聖諭曰丈

量欲安靜不擾殆書之無爲乎假藉乎胥徒之名而當蛇虎之實何安何靜故仁政必自安靜始也在長厚之吏也故得其人之爲貴大哉　王言乎今夫平天下者均天下王人執矩司空執度以爲均也跬步而無矩則爭於步立錐而無度則爭於立察后英辟剸汚暴而食良與必有矩度曰區曰界曰井曰廬曰封植溝塗曰阪險原隰曰公私中外曰阡陌表啜皆均也濬澮

若帶而視如江河崇隆若域而踰如山岳故天下鮮極富極貧之家而無患寡患貧之意居無何學校興賢矣禮耕義種不祈土地以爲富者起而讓路於畔則仁政之終哉是以虞芮寘心於周路商畯代耕於葛郊亦言安厚寧靜之極而已自商鞅李悝裂其地紀呂政李斯恣其剖析新室不足美新法不足變周文公太平之書幾爲千人鵠而洞壞已甚則有請限田者矣其

人江都之逐臣也請均田者矣其人踈逖之賤吏也自井而自分之名一家之三代者矣其人關中之廢儒也彼其量而入量而出君臣之間淺深長短猶然未測而謂遽能均平天下乎若均平天下則無如此時也君臣之心靡尺寸之隔也君民之心又靡尺寸之間也　聖諭出於朝而臣爲綸　聖諭宣於野而民爲綍則又足引繩而齊一世也然而猶未盡均者將無吏之

弊哉夫民得尺則曰我之尺匿不欲人議修短得寸則曰我之寸閡不畏人行侵奪有田於此欺以薄賦乃售而求售者歸賦於所已賦之田有田於此詒以不賦乃售而求售者影賦於所不賦之戶棄疾嫁禍惟是之繇吏從而按之因疾之禍之於是自爲鷙爲苛爲不安不厚不静而擾則所謂難與慮始也吾之始以始仁也無以易慮若何乎吏無以承諭若何乎慮則當承

聖諭而徐徐焉營四海於目厥田惟官官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寺寺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庄庄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屯屯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蒙古土酋若干畝蒙古土酋無以交於民天下田多在民耳先其不在民而民之蜮其心者不能射也厥土肥惟上上從其上於賦而則重厥土良惟中中從其中於賦而則減厥土磽惟下下從其下於賦而則輕天下田用成賦耳分其田爲三則而數之浮於籍者可盡去也厥民巧計弓而畝則武之便厥民殷計區而畝則畫之便厥民淳計日計種而畝則景移黍積之便天下田隨土風耳因其俗之利而法之局於古者罔足程也豈乎軒轅之立算後世命曰圓測當其迎隨之靡定而膠者死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況率屬而據其與使婦子坐行膳羹短井落田是用增

彼静耶抑爲擾耶孟軻之經界於時猶曰潤澤當其通變以不倦而刻者文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況同井而剖其界使比隣誇得志抑肯短氣賦是用增彼静耶抑爲擾耶聞之丈量論下諸王孫遮道而噪諸酋長抗疏而陳諸軍士荷戈而鬨此何故哉彼之田猶之乎海民之田猶之乎流民之所藏疾而避禍者彼之所居停而受寄者也民無由藏疾而得棄疾之疾無

由避禍而取嫁禍之禍於是真定等四十九郡求免焉蓋一二豪右捍罔者爲之渠彼之擾民之靜彼之不安不厚民之安民之厚耳然而力能鼓民以逆命是故貴先治矣先治之令不賦之田加賦之田昭昭乎其籍而始總會天下之民田又總會府州縣之民田引戶記里必取盈其所總會者妙簡監司之吏又妙簡府州縣之吏里胥卒史必皆得於妙簡者夫奚慮於下不

可厚民不可安仁不可始　詔不可行哉或有道曰李龜年丈量十法可倣也乎其畫石其見超其人非逐臣賤吏廢儒也安勿倣也然則胡仁政之靡終歟曰吾未聞孟氏之王滕也者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　文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

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逓年起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支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

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派而過多。則知在内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獘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内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虚。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餉。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

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黄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論食貨　　　　　　　　王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二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

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送　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

出數共有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

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臘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同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

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韈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定員　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今　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止扣解羨餘䟽　楊宏

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裒多益寡隨便空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强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

衙門計議用鞘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忝將處查算額掛支用羨餘扣收在官共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却於槩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

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册仰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糧里之手運於

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僦顧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糶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奬政誠所謂渴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

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絶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

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已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間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圯。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

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行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堤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

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

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堤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

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科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

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奏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

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

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臣於去年八月曾奏均俸糧以節費備大略以爲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　國初各府　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　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以故　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

支今查得　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凡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貲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　王家榮幸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與　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過多欲將

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
比照　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
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
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
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
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　朝廷篤念親親使
疏不踰親祿不繼富稍節冗費以補缺乏既而
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　皇上特賜　俞允

有識聞之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將裒多益寡
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
仁各有等殺經　國之計亦有重輕今　宗室
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
既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即散中裒益更
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爲太
晚若更遲疑則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
此無窮之冗費哉況　周府各　郡王教授出

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支本色者
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省令布政司
經呈戶部未經畫一合再備陳乞　勅該部檢
臣前奏合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
色折色祿米斟酌時宜著爲定例通行各布政
司遵依施行所貴輕重適宜支用有節一歲之
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十萬石積以歲月數其
可量況又推之以篤親親於歲計不惟小補伏
乞　聖裁

折收俸糧事　　彭　韶

竊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爲多邇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

成化二十年亢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苦何可勝言臣愚以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
勑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

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糧亦不虧損矣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四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姚明卿閱訂

財計二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失　名

臣幼叨士籍長厠鄉書荷卒成於壁水愧乏報於涓涘常慮生有忝於　明時而死無聞於後世深以爲懼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

刑措徒以戎狄不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瘇且痱爲之涕泣況今民貧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誼生其時當何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每以踪跡疏賤無階　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邊塵不清餉運告病上勞　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於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之而取誅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事每每出於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之況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騰喧

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爲　陛下不取也至於內帑之藏數亦有限鹽鐵之議蓋亦末務他如權宜措置間可施行要亦巧取於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於天地者無窮而出於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卽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於西北而

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兗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榜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緩急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爲之傷心飲泣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

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磽确之地荒失於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抛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於此千金之產置棄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羸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筐篋以禦外侮不

得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一於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沿邊諸郡則倣趙充國屯田故事兼仍晁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參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總專其

事遴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段界坵畫區析畝分閱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乘所餘閒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勤怠按藝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爲刑賞仍於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墉垣負墉爲廬往來之所狹通甬道夾道植樹夫負墉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

於徃來而騎難於馳突又於塹外廣植榆棘稍有烽堠列營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於外發邊郡之卒攻於內內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逋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饑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

耗俄頃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於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布之必得如漢之趙過方信臣國初之陳修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行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於京畿之地尤在當急自茅黃草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於近畿之地

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芻糧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棊布使天下曉然知　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羸於是寬賦稅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　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

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深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强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陛下博參羣議獨斷 宸衷請舉一隅之地

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詳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曰常言冗熟難於信用臣竊兼併難於清復因循苟且難於振作雖黃疑似難於折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草茅踈賤干瀆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西北水利議　徐貞明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言於潞水之湄者見徐子屏居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慹色則數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遘也曾不能早節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迺抱數而往將自棄於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竄逐間負國恩而違親養忠孝兩無

當也予竊爲子悲之徐子聞言零淚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數予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予始待罪垣中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予乃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衆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

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遥度也則又畀糧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傍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疏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

不欲再疏以售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濡忍以及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　天子鋭意化理子職諫數月即水利報罷寧無崇論谹議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廼諰諰焉惟冀水利之復行亦左矣且子謂經國訏謨其太且急莫有過於西北水利則又子之所未解也徐子曰禹功茂矣而濬畎距川廼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將爲客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廼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峙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

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以安土而無饑廼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

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

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為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

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邀齊也必曰盡東其畝以為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徃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

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彙彌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饑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

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
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
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
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
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甚有數項之田困
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由避轉輸之苦者
則私以折色允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
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

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
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
之爲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
利哉惟自其荒蕪未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
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
者又力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
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
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

耕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
政其利十也塞土之卒逃者少不得已而有
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
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
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
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
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
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

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
難更有甚於今日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
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
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
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
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
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
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

予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閒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歳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閒以歳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爲富家翁即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

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强之兼幷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紛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晝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與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

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

則有別山舖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濵䟽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厰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吞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

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鵶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䟽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開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

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闗黒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𧂐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濵青徐瀕海皆

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玆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

小則窖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歳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捋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歳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之人歳苦水害奈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

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支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即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甽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横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

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徐子曰客何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

盼爲以一沾濡爲快廼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裒稍一疏引水即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甽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

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予謂北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北水利修廢頓殊亦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

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

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

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

不聊生漸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歷
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
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
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
不興矣卽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
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迹師其意而
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
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家奚賴焉其機

固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水利吾固知其舊
矣然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
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
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
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
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
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
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因其
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
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溢之虞田
無衝激之患彼懷慶嘗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
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
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
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
衝溢為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為費不
貲今保安境上開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恐亦

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
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
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
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
家橋窪皆連阡累壤廢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
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
可微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然
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

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

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黜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

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穫繼是有典即以所穫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

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

害派奪豪右之利怨聚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藐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剏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

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於逸而趨於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群盜其尹

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

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廼者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

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二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因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畆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綬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

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眞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兢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

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逕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兢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近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畆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

而役煩募民哉客曰就子數說尚有可疑者揖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勲而獲世職欲以田亂之勢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子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刃既接軍功為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何軍功之足羨乎若徒尚軍

功則忽內修而啓外釁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椎魯者樂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即兵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困乏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則可耳欲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既足以為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為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困乏孱弱剝龍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至於遽替即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

業而繼其官邊圉之間轉弱為強茲其大端矣

瀕海之地　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　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其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於

瀕海閑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益闢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瀕海有通道即內地有粳南北不至懸隔於　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於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

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　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即汗馬之勳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縻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胄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利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鎰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因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僞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弊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於胄監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

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僞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即有田僞而侵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詘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餘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

易則以力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於財賄多寡於關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未行我 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通漕理財紛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於今

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之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其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哉今 國家承平既久豈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北之儲幸外夷之欵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緘晦庶幾補過迺又鼓舌談 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崖谷之陰見日則傾者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國計卽閭閻尚得言之矧予固 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子去矣其有味於子之言而冀其復行者乎日望

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爲農卽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略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迺大司馬公又握石畫

於其間即予去二三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興乎惟國是裨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莫言行遲回未去適罹玆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予亦何以自解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歟客意良厚予將黽勉於　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

談巳客散徐子挈舟南去

、伊洛水田議　姜寶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葢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皐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於城

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於伊洛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東厓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溆孫公公言不可葢其人習於種旱穀憚於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於栽插耘耔之方術也聞永寧嵩縣亦巳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

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與秔稻之利於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毎苦糧重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毎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毎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亦稍致饒裕如永寧嵩縣也糧則稍重於輸將不爲難亦何至强聒於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歎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爲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爲議以告後來者

淮鳳墾田議　　張瀚

臣愚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獎賞來朝官員則　親發玉音諭以愛養百姓慮有司催科稍急則　勑下戶部蠲免閭閻宿逋孜孜講求惟欲康阜兆民永固　國本甚盛心也臣智識淺陋不能仰贊萬分之一思得往年出守廬陽嘗巡行阡陌勸民開塘蓄水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頗覺有益又嘗往來鄰境鳳淮兩府之間習見地廣人稀一望數十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蓋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窘迫逃亡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頴皆多盜之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流移在　世廟中業曾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滛功不及施輒復報

罷臣爲督撫時因潁州僉事陞任具本奏荐原
任知州姚箎或註原銜或另添設專理開荒議
亦未行然臣切以關係地方安危時時念之不
置近復有以此意白臣者臣謹以昔時之見叅
以今日所聞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
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
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
畏憚合於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

者畀之專　勑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
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
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即一頃之
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
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
以開墾地土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
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專官
之責其效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
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
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横潦之水官道之衝
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
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
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潴畜之夏
潦之時水歸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
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綿桑枲皆得隨宜樹藝
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其次

則招賉流移夫良民恐棄鄉土止爲無食耕種
多荒年宿逋若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
地既開闢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
心將受廛爲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寬慰而安揷
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逋負量寬二
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
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
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貲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

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礙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徑自請旨施行既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難矣臣芹曝微忱冐眛瀆聞伏乞勑下該部再加詳議見諸施行庶幾開無窮之利於根本之地消意外之虞於未萌之先皇上厚生育物至仁誕敷於窮簷曠土鼓動四方務本力田之風實化導民生之一機也臣不任戰慄祈懇之至

皇明經濟文輯卷四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五

餘杭陳其愫點輯

上虞徐　䲭閱訂

財計三

屯營之田

丘　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勑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

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有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

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漑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横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

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

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覈屯田以祿 宗室　徐恪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於先年之因循食乏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 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 皇明祖訓 親王 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

輸足兵食之計非爲 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illegible]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遣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佔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周府并 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軍民領種納糧 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 郡王皆出 周府當其分 封之初祿米定於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 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一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

業一聞清查如失固有節吊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 恩分豁却又彼此矛盾況 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 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撥諸人情似亦頗便乞 勑該部計議合

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　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　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餘下歲派存留糧邦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　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　請　國賦又得加增而無

不足之憂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

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旣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

循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塲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塲雖閉而其間尤不能

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嚢槖其閒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塲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讀鹽鐵論　方孝孺

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寛所著孝昭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寛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僅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

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綏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

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鹽鐵　失名

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粤自管仲相齊實與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兵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算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煑亦

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煑鹽鑄鐵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奉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貪暴文學曰禍在蕭墻

不在朐邸於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晏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爲貢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鎛程异又從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也而其弊也至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戶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爲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啖食鐵官抑配

逼迫害與鹽利多取諸河北鐵官亦不嘗設南渡以後山東陷於金元不足言已元人於青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民通河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也

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煽諸冶今皆爲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藉富强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鐵之稅於山東者曾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

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爲塙壤勢當富强全勝之齊國以削弱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糴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爲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

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設。則勿過取而加賦焉。
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鹽法對錄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備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

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

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觔。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肎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奬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鹽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挍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

預蓄於平時。必候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乂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嘗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

絀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効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而虜患無虞矣

二日定勘合據洪武中勘合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

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徹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各商賫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

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様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

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荳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

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穫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鹽政利弊議

霍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澈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人私鹽貨賣者殺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殺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月禁賣私鹽殺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殺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

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
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
利而不見法淮南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
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
往爲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
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
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
盜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

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
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
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
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
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
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
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
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

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
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
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
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
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
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
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
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

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
勲戚　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
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
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
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
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
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
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

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

也此商人中納利獘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獘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

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戸價買又嚴

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戸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獘革近年勸借米麥之獘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獘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

悉與華絶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華絶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與華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

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戸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戸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戸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爲變行之而寛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于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徙勤逋滋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

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寛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

港者高檣大艑千百爲飛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刦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寳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

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諺曰事獘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畧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獘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獘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督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備

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獘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　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内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厫

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柰有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柰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强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强竈戶影佔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

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鹽政考　李廷機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　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粤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

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强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嘱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滷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鹽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

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耷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備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使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

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巳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勒借賞殆不貲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

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藪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　祖宗之法覩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鹻鹹　　錢楩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生鹵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積潤之鹻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請榷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

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　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竈丁旁海煑滷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東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鹻小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半滴爾有之不足妨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榷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鹻州邑不過數處其鹻瘠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鹽者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榷誠有間矣況擔負出入不越真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茲畿內鹻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

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鹻畝在籍無不貧下之戶其鍊鹻代耕而輸國之稅而救口不贍無不煢煢可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隻弱萬無大夥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歉滹沱泛溢之虞夫　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甸所以培植擁輔乎根本者也滄鹽巨

商毋嫌山陸之遥不自宵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𨻶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鹽筴　周弘祖

兩淮鹽課三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次河東總其數與淮相當福塲無巡按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塲無塲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塲兼之故巡邏俱無各塲鹽皆費人力煎煑惟河東鹽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冶之鹽國初鈔法通行每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竈丁獲利甚厚故販私鹽者處絞○民非

水火不生活五谷與鹽等於水火皆民生日用不可缺者乃以私鹽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有甚于防川矣鹽徒之害是也今彌之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祜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塲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

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迫是盡變私鹽爲官鹽亦可盡變鹽徒爲良民矣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與禁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五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六

餘杭陳其愫點輯
晉江王之驥閲訂

財計四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餉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

輓務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隷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贖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

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濵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塲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

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塲兼泒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

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加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除完納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竈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

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艕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又禁私販是禁恐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

由于照賣官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竈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

引目又援引私四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為勢要所有一奉先年　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豪為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

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名為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賫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禁腹裏及　京師不得開賣

以杜釁端則地方幸甚

集羣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徵薄而商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玆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淮鹽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

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鹽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倭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勒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効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

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鹽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爲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爲事清弊爲先使商有利無害飛輓永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鹽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爲計處鹽課

以裕國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　國家開設鹽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爲咎在餘鹽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鹽法之壞不特餘鹽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開中上納無難遲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鹽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

餘鹽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　國家
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泒去淮鹽照原
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鹽惟令折
銀上納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
其便乃若秤掣餘鹽立爲程限其數雖多無過
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
則竟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鹽價
值查照先年巡鹽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爲輕

減酌爲中制若欲盡革餘鹽惟開正課然此自
今伊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
種之利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
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
年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
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浙鹽增至四錢
淮鹽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
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
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鹽查照近年事
例鹽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
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
令縱打大包餘鹽數多無過正引觔數間有商
若無貲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
所入餘鹽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
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令稱貸
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多

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
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
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
尤甚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
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
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
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
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

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獘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耡亦

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佔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況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勅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過警有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屯政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佔若干追出侵欺若干徵過糧草料荳麥黍

等項各若干懲勸過官吏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勅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　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備有備又何盡賚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寛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

商免其附帶所以剎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輿輦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每旣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爲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裨經久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盡收餘鹽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

販一以贍貧竈一以寬商困一舉而四利興焉但戶部覆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議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前去兩淮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管懷理先後奏詞逐一勘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邊或就彼解邊孰爲有益或增添引目或另立照票孰爲可行其運司餘鹽須增若干方可盡收其運司餘鹽須增定若干價方爲便商等因題奉　聖旨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鎬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

撫都御史周金唐冑巡按監察御史鄭坤郭圻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昺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姜潤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瓚各議覆前來該本部議照得　朝廷設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通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逋負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　內帑所以都給事等官管懷理等博采羣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竈通商裕邊保　國之意但理無定在隨

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　國初竈丁歲給
工本以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鈔錠糴糧中納
了畢還官各塲竈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塲及
私鹽貨賣者紋令則似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
兌剩糧米收買竈戶餘鹽每二百觔爲一引給
與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
船回還附搭赴儀眞掣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
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

納剩餘鹽以補官引令亦俱難行矣正引各有
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遏私販以通官鹽乃　祖
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弊之
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
倍收餘鹽則旱澇難濟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
鹽例有引目餘鹽夾帶者紋若再增剳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總在正鹽包中若又
另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剳守煎守剳不若

聽商隨塲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
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
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
山東長蘆所議大畧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
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引
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鹽法
有補既該各該官會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
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各該監

察御史除兩浙河東事體聽其照舊遵行外其
兩淮鹽觔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五百五十
觔內二百八十五觔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價銀
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觔爲
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
六錢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
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
觔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

鹽通融二百觔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紹興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共計四百三十觔内二百五觔爲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内二百二十五觔連包索爲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令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

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

餘鹽觔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依律問罪就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之上將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

糧郎中如無郎中去處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准此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碍内外人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

紙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觔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運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

賑濟弘治七年長蘆山東額鹽積滯臨德二倉空虛故運使宋鋮建議令商人就近納穀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禁莫能行所據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則官鹽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轉行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放等項情獘聽撫按并巡鹽御史叅奏提問治

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觔折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觔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

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鹽二百觔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觔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運司額鹽八萬三

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觔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

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以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閑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鹽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蹺延商竈兩困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

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　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落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錢穀論　甚言可拮之害用　　靳學顏

臣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卽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

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東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奈何用銀

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

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簡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

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
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

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 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乎吾權之不暇彼敢以萬死而盜鑄吾

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 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

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

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為此取效于旦夕
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　天府之算也
夫　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為材以億兆之力
為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為役果何本而何利哉
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
形之権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
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
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

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
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
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
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
輒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
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
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
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

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
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
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
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
練耶今京城之內假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
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
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
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

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
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秖見其利不聞其病正
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
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
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
此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
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為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
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

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
示戒厥衛不先之于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
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
族倚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
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
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 恩澤
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

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
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
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
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
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
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
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
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

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
銀既以無減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
榷故也此榷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榷之弊
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
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于
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
有攸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
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

以來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
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
工作之役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
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
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
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

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王以元氣爲槖籥以造
化爲錘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
賈豎算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
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嚮
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
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
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
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鄉不遑者乃在銀而不

在穀臣竊慮之夬以　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
西盡秦南沮江淮　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
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　京
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
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
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衛　皇上

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北[illegible]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心率

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
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
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
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
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日恤農以
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
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聚其官舍之所藏
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

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徒者之望設不滿萬焉
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
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
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厫倉隋
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
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
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
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

柴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俟明歲舉而後歲效

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

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

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

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鎔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

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

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鵞眼綖環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

爲今廢眞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顔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獘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廻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

唐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旣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於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剗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玆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華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

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茶法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産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

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動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荆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産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係例聽茶商徑赴産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一

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産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

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
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
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
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
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
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
造冊申達合干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

百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
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
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觔
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
處賣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
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
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
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
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
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
十

一僞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
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宜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
茶葉茶各驗價値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
將鹽引經每張納鈔一貫

加納遴生議　　黄汝亨

今天下統一法紀長養人材惟學校之途清耳近以遼事起徵兵益餉賦急民愁大司農苦縣磬不支開一切加納例賣官陞級舉前世茍且之法無不捜行亦不得已權討耳乃戸垣條陳忽有加納遴生一欵凡富民子弟輸一百金入縣官即許列名學校與諸生一體赴考嗟乎短士氣壞法紀一至此乎夫海内之抱才負穎與

白頭攻苦書史之士時命偶外孤寒寡援愁嘆牖下者何限今使銅臭白丁以百金而岸然在縫掖之列是富民皆儒而學宮爲市也語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與孔子惜繁纓之意不大剌謬耶且納者竟赴布政司而後移手本學道則朝廷督學官職掌何事余請撫按兩臺亟疏停止或以初奉　旨不得擅停隨出示自今上納者郡縣官不得給文竟赴藩司先申文學道并本生年貌同廩生結狀投遞如係身無過犯聽本道面試文理稍通者方許寄名附學候歲考定奪然後知會藩司許其上納則亦不禁之禁少伸士氣矣夫遴生之名亦非有志者所甘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六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王　祺閱訂

漕輓

漕輓之宜一　　丘　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

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獘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於所運

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欠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上護以

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漕輓之宜二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淇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閩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

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

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克

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

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

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蒿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横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

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更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卽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浙訪尋舊曾通番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

令有司優給津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册縱其往來十

數次旣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

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 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騈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

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
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於運河淺窄舳艫擠塞脚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歲運所至之數備具于後）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

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爲決然可行萬無弊也念此乃 國家千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嘗試之策請試用之試之而可行則行不可則止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所失者三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大八升四合餘○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所失者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細分之

每石欠五升一合餘○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所失者九千二百二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升二合餘○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所失者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七十石細分之每石欠二斗四升九合餘○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所失者二千四百五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所失者二千三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五七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六合餘○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所失者八萬一千一百四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

五升餘○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所失者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一斗六升餘○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所失者四萬五千八百八十七斗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二合餘○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所失者二萬四百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二合餘○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所失者一萬九百九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一合餘○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所失者三千四百七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餘○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

八千一百三十六石所失者一萬一百六十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五合餘○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所失者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升九合餘○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所失者六千五百八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八合餘○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所失者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三合餘○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所失者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九合餘○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所失者三萬九百八

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八合餘○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九千五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合餘○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所失者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二升五合餘○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所失者九萬四百九十一石細分之每石欠五升餘○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所失者二萬七百四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所失者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餘○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

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所失
者七萬七千九百四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一
合餘○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所失
者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細分之每石欠
七升一合餘○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
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
六石所失者九萬九千九百四十六石細分之
每石欠三升四合餘○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
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
石所失者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三石細分之每
石欠七合餘○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
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
五石所失者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三石細分之
每石欠六升八合餘○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
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

六百六石所失者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細
分之每石欠一升九合餘○二年二百四十三
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
千五百五石所失者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細
分之每石欠五合餘○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
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
百四十一石所失者二萬七百七十三石細分
之每石欠八合餘○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
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
一十九石所失者七千二百二十六石細分之
每石欠三勺餘○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
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石所失者一萬一百三石細分之每石欠
三合餘○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
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所失者三
萬五千五百六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一

合餘○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
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所失者一萬
六千七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至治
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
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所失者三
萬六百八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九合餘○二
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
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所失者四十六
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合餘○三年二
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
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所失者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泰定
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
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所失者九千九百五
十三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二年二百六
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

萬七千五十一石所失者三萬四千一百三十
三石細分之每石欠一升二合餘○三年三百
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二十
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所失者一十二萬四
千四百三十二石細分之每石欠三升六合餘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一千八百二十石至者
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所失者一
萬五千二百八十八石細分之每石欠四合餘
○天厤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
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所失
者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細分之每石欠一
升二合餘○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
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千六石所失者
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七石細分之每石欠
五升一合餘○以上元史所載歲運所至及所
失之數史又云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

閘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二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矣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旣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

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

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

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裹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

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江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

五日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領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

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

論糧運　失名

今太倉即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於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楊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令裡河船。於會通

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顧

船裝運經年復往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叅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諸府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厫領兌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墹軍船仍於

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於安山交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頗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顧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墹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

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兼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歷
朝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兌運又

變而爲長運蓋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厫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司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

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厫。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覬望寄倉故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載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撐挽。一船挨幇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艌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

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卽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酧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掯刁難之弊焉。勒掯不已。便有爭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鬭。打鬭不已。便有人命。屢年間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

榛殺濕潤之弊焉。漸有開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老病饑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捏告拿害之弊焉。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相見。而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得容留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爲之

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 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總閘厰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勑。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

論糧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及曬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晒揚於交兌

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謂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期公灘潤之增禁閘逼之需索洪閘之難則長運之獘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如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聯屬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離其體而又可以圖存也哉

論漕運

失名

漕運者漕則河運則糧運然河道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勑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楊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廵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糧運怠職

悮事者一體糾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非常重大則遣　勑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遂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黄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亦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　勑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黄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

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卽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勑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勑也近今添奉　勑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

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此　勑亦爲近年黃河遷變不常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往迴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通漕運衙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爲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爲二豈特岐而爲二竟成仇讐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
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
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
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
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
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江北裏河出儀眞
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淸德州天津直抵

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
接續制統聯絡便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
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
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
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
之官軍尤重於邊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
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
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
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
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逓原
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閑曠其北直隸一總
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
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
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
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
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

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
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
不動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掣廻
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共遮洋船該運薊
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
州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
軍疲獘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共
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

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轃補代運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爲貢納總納秸之利最爲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與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裝運儀真壩

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論運法　失名

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扶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兌無虛耗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

衆則惟任撐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顧倩無籍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之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得。況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論糧運輕齎　失名

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

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

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卽令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

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乞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

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壽欽遂因寅緣驗封查筭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卽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筭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

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括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攲懦而高下增減

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弊漸低昂矣蓋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愼也後又革去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筭

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今以羨餘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

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灣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羸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酧其撑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

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賠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量河渠以備規則　阮鶚

臣惟天津以北一帶河道本爲漕運而設專官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剝在民船則苦於拘擾在運官則狃於目破在軍士則減其羨餘上下相蔽彼此互爭臣前親歷河西務地方詳加經理稍便軍民緣是推類以盡其餘而凡事之未便者審機度勢似不容不變通而以時措之也故今年四月以來臨清衛糧船

淺阻於天津以北地方不能前進臣恐遲悞糧運隨差經歷詹鳴鳳等呈知工部管河郎中荊應春切責委官胡寬齊華等調撥提淺人夫分派各淺設法挑濬始得疏通但臣思今年如此來歲可知今後合無責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淺地方督率人夫逐一整理務使水歸於一庶漕船不阻而起剝者鮮矣此則時疏導以齊河洪之分合或者其可行

也船之輕重係於水之淺深而腳價之多寡因之臣會同戶部鈔關主事華舜欽議於河西務及通州石壩土壩各植木爲標上刻等級名曰水則合無行令委官華富李仲春將水則三等印發各運遵行即水則之淺深知起剝之多寡或剝或否可坐而定而目破者無所用其計矣此則立標準以測水勢之淺深或者其可行也軍船起剝不得已借用民船拘留日久則費用

日多臣計其工力與其食用知會戶部員外郎程珽行令各運自桃花淺起者二兩二錢自楊村起者一兩九錢自河西務起者一兩三錢自王家擺渡起者一兩自里二泗以北起者六錢五分自啞叭庄以北起者五錢五分自郝家務以北起者四錢五分自中心樓以北起者二錢五分若運船直抵石土二壩者免其腳價則拘留者庶乎其不擾矣此則量灘淺以議腳價之

多寡或者其可行也水次兌運期限不獨當嚴於運官尤當嚴於有司蓋運官違限監兌者查參之而有司違焉則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臣欲刻之印信交單責令運官執赴水次會同有司自某日運船抵水次某日有司分派糧長花名某日較斛某日探米晒揚損折若干加潤若干某日開兌某日兌完公同填給運官投文之日送臣查考以便量情參治庶完糧不違其期而

經年任俸之罰不得偏累運官矣此則罷長單以稽有司之遲速或者其可行也督理倉場等官歲選官攢以供書辦皆經題　請未實舉行以故其進也百法鑽求其既也任意盤據違例生姦莫此為甚臣於今年二月會同總督衙門將應該書辦人員彌封考選照數闡撥已經遵例一年一換外但竊思臣職提督倉場兼理河道而漕政銀庫俱應關防兼以交代不一較之

事簡而任久者不同自今為始合無照依巡青期限每三年一換庶事體之習熟有恆而更替之期限有定倖事生姦或可免矣此則准巡青以定書辦之久近或者其可行也倉場官攢冗員太多則束手而冗食之者太衆但法制既定裁革實難臣欲於通倉守支之人凡每廒坐放剩有正糧二千石以下者准照京倉事例盤於見年代放而守支者即日起送以省冗濫蓋粒

米之來苦備千狀而坐食之冗歲費萬餘為國惜財者雖小不可忽也此則勒交盤以限官攢之去留或者其可行也至於均驗給以普賞鈔之恩臣欲令運官預領於鈔關不許踰年官封必驗於東廳然後給散庶數足而家給官旗不至於尅減可也公體察以甦白糧之困臣欲於部運之官得劾其貪於挾詐之黨得禁其惡庶發至而速完糧戶不至於破亡可也抑輕齎以

免借貸之苦運官自河西務起剝既畢將官銀扣於鈔關船戶至張家灣卸糧而回遂當官領其腳價是軍免先時以借貸民不過時以守候矣預給散以免凍阻之患則糧米呈樣之時即驗輕齎銀兩運船起空之日即散軍士羨餘是船不候而先回軍得銀以少濟矣廣撃斛以省較勘之費蓋兌糧有正斛起糧有撃斛今後合無每船令漕運衙門給與撃斛一張每年禁該

屬委官不許仍前較勘如此則增釘加條之擾費米索銀之弊可以免矣清軍伍以杜規避之弊蓋富室買求閒役苦差偏累貧軍今後合無令各軍給領羨餘之日就便起臣等稽查中間果有老幼貧難之人即與行文除豁如此則貴俯差貧之私盜米掛籌之累可以免矣凡若此者皆臣之責也而河道則屬之巡鹽御史事權既限於職掌則舉措不免於艱難如蒙 勑下

該部將臣言再加詳議擇其有便於軍民經久可行者載入議單以便遵守仍轉行都察院將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分屬於巡倉御史管理以便責成庶幾法隨時而益詳弊不生於簡略職以專而益勵政不壞於因循矣

海運論　周弘祖

至正二十一年元伯顏建議海運擢朱清張瑄以萬戶押運自劉家港入海經楊州路通州海門黃連沙頭開洋沿山㠌而行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轉成山西行過劉公島沙門兩月餘抵直沽運糧三萬五千石二十九年朱與長興李福四等言前道險惡復開生道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黑水大

洋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不一月代卯抵直沽增糧八十萬石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徑取成山轉西至劉島至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自浙西抵京師不過旬日比前二道爲最便歲運三百六十萬石南蕃貨亦積京師稱便洪武三十年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給遼東永樂會通河

開始罷海運其三路每日泊頓有所俱載羅氏廣輿志風雨占信有候俱載沈氏筆談造舟有法俱載陳氏蓬窻日錄元運多從劉家港入未年河南山東之道不通始以閩鹽易糧從長樂港入運○海運果元始哉宵讀杜工部詩云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則唐固已開之矣但唐都關中亦無甚籍於此道也　國家豈唐比哉幽燕當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出多以東南顧會

通一河可恃以無虞哉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洸汶之流皆不足恃而青濟之間爲咽喉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功將何善後與況事變之來猶有未盡者此英識遠覽之士每談海運必扼腕三嘆惜當事者之不勇於裁決也大抵海運之闢利居四五而害止於一耳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帑財

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　京師有警閫廣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擣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於飄溺耳況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淸者督之則飄溺葢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聞亦有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末事耳有卽爲之而卽入倠妙者乎久之自熟矣況海運乎柰何以一噎而廢食也

論海運

失名

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逆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嘗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鈌軍鈌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顧値遣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七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八

餘杭陳其愫點輯
崇德徐　遠閱訂

天文

天地說

周　瑛

天地何始曰自太極生陰陽始陽動而陰靜陽清而陰濁其動而清者日旋於外積一萬八百年而天成焉天成日月星辰備矣其靜而濁者日聚於內積一萬八百年而地成焉地成山嶽河海備矣以地言之地形中窿而四窪中窿爲山四窪爲海山與海皆地上物也中庸曰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孔氏之說爲可據或謂天包水水承地其說非也其不墜者莊子謂大氣舉之也將有虛者漢志謂陰有餘也衆水赴海而海不溢者朱子謂水流東極氣盡而散也以天言之天體至大籠罩無外地處其中不過一塊土耳要之上下四旁皆有空處談天者謂樹八尺之臬以勾股法求之上下相去各八萬里許天體圓東西相去亦當如是據此則日月升降各行其空處非轉激於水而出之也其盈虛薄蝕亦當於其空處相迎合衝射非隔地與水而爲是也今夫人在地上仰視不過五百里平視不過千里故見日月如在水中出耳夫天象大者爲日月其次爲星辰日爲太陽其明無不照月爲太陰不能自明借日而明月明有上下弦以去日遠近而分之也十五夜謂之望者日西月東兩相對望耳月中有黑影此其本質也蓋月本黑質其明者日爍之也日爍不透故其中黑影猶存古今人以爲蟾精兎魄桂樹山河影及稱嫦娥竊藥奔月者皆妄也星爲少陽辰爲少陰天無星處爲辰凡三垣二十八宿皆附着天體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則

浮天而行張子謂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隨天左旋以爲右旋曆家爲省算法故卽退數言之也天河此水氣也非水也唐史謂河漢海精五月一陰生而漸見十一月一陽生而遂收此說可據列子謂天漢之流注於歸墟以入地底妄也人見天門開此天裂也漢志謂天裂者陽不足也昔人以數求天地毫髮不爽至於論天地形象多出臆度故予特據理而

推其說是非必有能辨之者

天文述序

鄭曉

高皇久在兵間熟知乾象既登宸極召集名家覽搜往牒設官制象并合華夏曲算旁占綜畧今古以故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於五紀敬天勤民蓋孜孜焉矧其災祲一譴側身脩省符瑞屢臻虛心式敎雖堯欽曆象舜在璣衡不是過矣若乃訓諭諸王飭戒羣將吉凶先見動中玄機疇人世業莫能測識豈非數

由天悟理本神乎者耶　成祖　仁宗親承指授　列聖相傳憲章具在凡以答天心之仁愛顧民情之喦險者要不止於覩變明時撫辰熙績而已議者乃謂保章挈壺名號徒存太史天官職業蓋廢日月之交會氣朔之盈虛中節之緩急晝夜之短長似多違舛稍宜更定豈知位育參贊之道爕理弼亮之功有不假於器數藝術者歟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北爲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爲鶉火西爲大梁北爲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爲星東爲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

互見爲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審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爲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日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illegible]於中星知之苟以爲互見其法無乃[illegible]疎邪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觽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

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

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夫豈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

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

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

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經度　　劉基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上。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紓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斜倚而爲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

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爲之食。日至婁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爲春爲夏。日至角牛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爲秋爲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斂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山岳之精鍾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微。下元爲天市。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曰贏。夕出曰縮。西行曰逆。東行曰順。不東不西曰留。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位。象其官也。

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角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應遺逸之求。亢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斗以應武功之競。則求端于天而奉若其道。不責之以甘石巫咸之術而已也。

星度說　　周弘祖

術家云天左旋日月右轉又云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

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爲體天無度以次舍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酉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爲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算也日順數之

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而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乃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於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自坤抵巽爲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

昊氏之墟斜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訾陬也故爲顓頊氏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相感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爲限不主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無談焉其雲漢始終原於二至者必極

其趣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
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爲天
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
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
奮地爲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
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
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
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

在易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
位故鶉尾值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五月一
陰生雲漢漸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
之氣陰氣始達於地下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
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
上躔鶉參代皆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上
流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
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
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
降氣其帝居所值五行精氣所以宰乎物者是
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神治乎季月水火得
天地之章氣故神治乎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
存乎終然陰陽變化之際若微者沉潛而不及
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由是而觀曆
特爲紀數之書象特爲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
不在是故吾之所取者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

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星究一元
之流行考雲漢之終始因時收攺以與天合斯
過半矣嘗讀列子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屬焉
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斯亦非大觀之見
也天左旋地處其中故日月星辰南視之則自
東而北北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歸中日月星
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論衡云日
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十里火光滅矣

非滅也此語精矣崑崙地中極高之所水分四流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不知其源也

論曆象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

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厤在躬之數承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讀元史曆志

楊廉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凡四十餘曆漢興四百餘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餘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　本朝人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為簡易瓊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

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毎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

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

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 朝算法

既廢而戸部考挍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戸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歲差考

王喬桂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於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

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十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 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析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

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或曰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劌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郤行一度則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

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家咸尚焉大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爲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華測景驗氣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　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嘗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仍授時之數

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年迨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

分秒起沒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於冬至前請觀象臺晝夜詳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賾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參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

繫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所庸其智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訖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訖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訖元末三改鑒往昔之數易亦足以明其不得已也洛下閎自信百年後差一度矣而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沖之取四十六年虞劇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胄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爲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逾於此者而今漸弗合豈曆之不善哉天道悠邈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

也隨時窺測以救弊術軌是安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於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於迂也歲差之法亦在於理與數兩究之哉

○五行統論

戴庭槐

余聞太史公曆書已謂黃帝建立五行起五部矣高辛命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爲五正則治之者有顓頊伯禹列水火木金土與穀爲六府則修之者有常政箕子謂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而演九疇初一曰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視禹所敘加備矣自是而後有以五行分屬天地者矣如天

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已有以五行分屬星緯者矣如歲星爲木熒惑爲火填星爲土太白爲金辰星爲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支干者矣如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戊己辰戌丑未土庚辛申酉金壬癸亥子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時者矣如春爲木夏屬火夏季屬土秋屬金冬屬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四方者矣如東方屬木南方屬火中央屬土西方屬金北方屬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常者矣如仁爲木禮爲火信爲土義爲金智爲水是已有以五行分屬五臟者矣如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是已其他萬事萬物莫不各以五行分配然要之凡言五行者有二端曰木火土金水者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而言也曰水火木金土者以萬物生成之

次第而言也何以明之五行之生也由微而著水質微故居先火漸著故次之然二物猶氣兩流動閃爍體虛而形未定者也至於木則著而實矣金則實而固矣故次於水火若土則該其全體故又次於木金此其生出之有序如此也則其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而已其六七八九十者無乃爲無用之物矣乎蓋造化之理一物兩體一二三四五者乃其生數之正六七八九

十者乃其生數之所生者即所成之端倪成者即所生之結果如一變生水但以一隔五則成六故曰六化成之其實則一之一也二化生火但以二隔五則成七故曰七變成之其實則二之一也餘皆倣此非既生之後必待五行具足而始有以成之也以此又見五行之生不離中五之土以成形質是故水得土則源泉以出故一對五而成六也火得土則歸宿有方故二對

五而成七也木得土則培植以厚故三對五而成八也金得土則滋凝以固故四對五而成九也土而得土則積厚累博故五又得五而成十也是以自其相生者言之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自其相剋者言之則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又剋水蓋造化不可無生然一於生則無緣而裁制亦不可無剋然一於剋則亡緣而發育故相生者嗣續以

不窮而相剋者亦循環以不已有母必能生子子必爲母報讐之義焉如土剋水水之子木又剋土水剋火火之子土又剋水火剋金金之子水又剋火金剋木木之子火又剋金木剋土土之子金又剋木此必然之理也然世俗每以生剋制化竝言生剋之理固若是矣所謂制者果何如邪蓋因五行內有生中之剋又有剋中之用何謂生中之剋也如木生火若火過盛則木

反爲灰燼矣火生土若土過盛則火反被撲滅矣土生金若金過盛則土反無發生矣金生水若水過盛則金反見沈溺矣水生木若木過盛則水反爲壅滯矣此雖生而反忌者也何爲剋中之用也如水剋火若火過盛又喜水剋以成既濟之功火剋金若金過盛又喜火剋以成煆煉之材金剋木若木過盛又喜金剋以成斐削之美木剋土若土過盛又喜木剋以成秀聳之

剋土剋水若水過盛又喜土剋以成隄防之助此雖剋而反美者也夫生中有剋剋中有用斯則不拘於生剋之常而謂之制者矣由是觀之五行也者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或爲相生而又有生中之剋或爲相剋而又有剋中之生舉兩間之物其孰能外之也哉横渠張子獨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

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火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説以爲天一生木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奚於造

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即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即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津液血水也鑚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

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橈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説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内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主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即滅絶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

相逕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衡論辯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闗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亡異各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雞不常有也絶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鼈而已

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强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即凝而爲金矣豈有生水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無體也必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

火矣安得有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浩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不可强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巳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木也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歛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

相傳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而論其徼者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覩

之天爲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爲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爲又觀之地爲山川出雲升而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主潤火主熯木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溽語其氣也水爲冽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淸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流行於天地之

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二月而靡草死三月而麰麥黃不可以爲木專王春而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菘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金專王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王冬而夏之水反健旺也隆冬之時井氣皆溫田間野馬絪緼如故不可以爲火專王夏而冬之火未死絶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强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若則水行修也乂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時蓄洩通灌漑則水以潤下矣明鑽燧禁焚萊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

矣辨壤理重農時則土以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聖賢之所重者唯此而已外是如五運五德休旺更始之談不過曆術家之事而六壬六甲太乙財官星數範圍皇極之術轉相湛溺惟誕又豈吾之所暇知也哉

氣候總論

戴庭槐

夫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於曆則自後魏始耳第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產江北故後之江南雖號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攷求衆其實則庶幾得之斯亦吾儒格致之學所不廢乎悉皆因是而知天地氣序推遷之妙矣蓋一歲

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而爲二則有陰陽二倍而爲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又有十二月十二倍而爲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爲七十二則有七十二候是七十二候者吾得之於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亦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通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當日之數盡矣舉乎七十二候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然曆書之所記者候也而候之所應者氣也氣至而物感則物感而候變是故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者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者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爲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摯爪土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鴽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爵孔子而春集雉求雌而朝响而戌亥之月

能爲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虫啓戶者雷聲發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虫坯戶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逐陽氣而上遊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鳥至者雁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雁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

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鵙鳴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

者陰長陽消而爲剝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麥得陰之穉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穉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在於七月也至於腐草之爲螢則植物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

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雨露雷昆虫草木有形而改換於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二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策曆書無餘術矣

勾股測望論

唐順之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横爲勾縱爲股斜爲弦勾股求絃勾股自乘相併爲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絃求勾同法蓋二絃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

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絃而得勾因勾絃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一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甲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爲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爲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横之則爲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爲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横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爲股因横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

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爲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立法也

勾股容方圓論　　唐順之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爲準方均齊無校之勾股其容方徑蓋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廉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爲勾積一半爲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

股爲縱一廉得十爲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爲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爲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爲股積小半爲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爲濶則濶與股積同

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爲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勾股自之而培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爲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

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爲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爲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之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

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積則宜用勾股併爲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併爲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爲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收方爲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叅五叅五起於

奇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五則勾股冪倍之卽得弦冪盖兩勾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勾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冪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爲一正方而得弦積盖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輳此補狹爲方之法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九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嚴　渡閱訂

地理一

○總論天下郡縣　楊　博

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卽如郡縣向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

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刻華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其于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支才疲難治爲上稍易者爲中易者爲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爲守令者果能覩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畧覩遠方困

德則思拯救之術覩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覩
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覩衝繁則思愛人而節
用覩刁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
内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
爲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
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
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
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

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　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
係焉永平遏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
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
諸縣同焉河間頻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
屯違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
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
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惇儉加意撫綏可不勞

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
頗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爲最松次之常
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府增軍餉則三郡之通
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産瘠吏事
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頃者
且有礦冦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
江以北廬爲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

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
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
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
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
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
近方稍寧議者卽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
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

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獘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嘯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寡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變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

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陬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爲濱海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與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

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獘全賴有司而風厲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皆窮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

德安民窮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
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郧襄大
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
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
爲賊穴麻湯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刼爭去
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
幾可爲然亦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
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
地遠法疎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嘯聚
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仝仰
給近增廵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
南部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
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
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
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粤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
招徠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倭占糧額日減
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
餘里夷獠阻灘爲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
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猺盤據又
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綑貫在
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爲其

蠶食將無民矣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
土官驕橫民散猺盛越城刼庫戕害方面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
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
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
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
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

衡頻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强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愼圖之哉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

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霑蒲一帶卽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　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郯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値富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多鹽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虜一大擧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　宗藩不畏國法頗爲地方之害潞澤遼遼環列太行上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爲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財亦大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

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爲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自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凉臨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尤皆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楡林一望虜幕千里

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衞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衙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汧之墟民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覩鑒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與隴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砫土司互爲刼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僥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爲桀驁積獘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爲入滇之路供億惟艱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爲要元江景

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鎮沅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匀程番與廣西接壤土

首省設。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西大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門。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門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地脉論

周弘祖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其餘氣為東夷。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出至太華伊闕。是為洛陽。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岷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發。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冀州自雲中上黨轉換而來。三面繞河。東北徂海。包護重疊。堯舜禹舊都也。但四旁險阨。貢輸非後世所宜。且河徙而南。氣太洩矣。燕京氣非正結。下沙轉少藩籬。而海而河南之徙。與冀同之。長安古稱四塞之固。豪傑有取焉。然貢輸艱辛。後世費冗。抑今能處之耶。洛陽天地之中。泰岳翻身顧祖。東海外蕩。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顧今河徙。斷其來脉者三矣。

而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向則吳閩越信爲偏霸之居無疑也今之一大都會其金陵乎天塹長江護持不少車舟會集財用易輸世謂江左不得爲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而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者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積貨

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矣

北直隸圖叙

桂萼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冀州保定重兵屯焉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并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

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馬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通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益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十八萬八百七引

京畿　王瓊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紫荊關即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攷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爲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劈無關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强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巳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　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

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論京都 丘濬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眞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

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揺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爲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葢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巳守巳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巳哉

燕京論　周弘祖

燕京晨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爲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以爲瞭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以爲夾持之法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爲腹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

東隅絶腦後之防蓋甚踈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覬覦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北之塔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㚖銀坊治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葦泉縱横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

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岍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草莽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潦更險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徙藉手于北可也

京都形勢說　勞堪

本朝之燕都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籍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巳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　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强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為最急宜大次之

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欵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

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豊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　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

以爲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因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援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庚戌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徼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目宣大矣垣宜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

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誠　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　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

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北都形勝　　失名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　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

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闊爲六鑲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綠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瞭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

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闊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得其實其利矣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古楊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爪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没波

濤肆行剽刼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共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鼈轉徙既難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與山圍水游潮出没土田歲易處民勞爲甚矣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

一百八十引

南畿　王叓

我　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於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毎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於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所用至是始困矣故爲留都今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脩江北屯田之政減襄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强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粤江淮湖海環邪幾數千里之間民安益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楊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爪連數省并稱雄鎭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戸其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横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滁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熊衛設池河驛寛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眞之東鎭江之北有楊州重鎭在焉不爲虛也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楊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

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淸淮安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陜固臨淸可以通燕冀固淮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粤皆金陵之門庭藩藏云耳

浙江圖敘

桂萼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郛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淵衝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谷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於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點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戶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錢糧　夏秋二稅其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

九十九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

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江西圖叙

桂萼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粤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甚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illegible]通南贛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illegible]之間則汀漳雄[illegible]諸山會焉遼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通長沙通民客戸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揆質儉嗇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illegible]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illegible]出矣

戸口　戸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萬九千八百

錢糧　夏税二[illegible]其[illegible]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絲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福建圖叙

桂萼

福建古閩越地。以温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爲外户。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颿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爲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逃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通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爲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險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發。不加則八郡一也

戶口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

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湖廣圖叙 桂萼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蘄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仲膠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郴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荊楚既定。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 潜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矣。

宗藩棋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恩寡㝷。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亭蓄寇難治。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叛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强。每争奪獲罪。輒假轍功自贖。奸謀徧搆。繇横滋萌。朝議不明。假加枝榜。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乂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當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戶口 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

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荳芝蔴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

河南圖叙

桂萼

河南古豫州地閩關中夏四方輳進蓋漳德則控河非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而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佩野依憑險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口五百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陝西圖叙

桂萼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雖馳騁。故為備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利以殘卒窮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逃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口三百九十

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皇明經濟文輯卷九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董　治閱訂

地理二

山東圖叙　桂蕚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於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共西爲餽運通衢。南邳盡徐。北沂天津。歲有河

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若莫甚焉。列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微輸於斯爲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隽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

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運司

額辦大引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山東總論　　萬表

夫古今之勢不同。强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說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長城巨防。穆陵無棣。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潢池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繼以桓公主威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

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者。是以國勢如之。何其弗强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凉。割剝消竭。不振。固其宜也。　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

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慮哉昔人有言土地猶軀幹也人民精觀也精觀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五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邊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殄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絶又烏足道哉

山西圖叙　桂萼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倚杷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内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鎮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悴甚矣方邊卒而且呼𠳐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

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東鹽運司額辦鹽四十二萬引。

山西　　王瓊

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鴈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同府。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為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為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

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烟火五十餘里，𧨏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為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

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潞州

失名

一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爲甸服春秋時爲黎國爲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爲隆德府至我　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爲潞州領長子也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直隷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束帶鴈門偏頭寧武等關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王者不得不王覇者不得不覇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别駕於此李抱真爲節度於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四川圖叙　　桂萼

四川古梁州地。劒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况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於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

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硐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粤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戶口　戶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額辦本折色小引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四川

王瓊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　朝廷卽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摽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强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　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叙瀘僰蠻未曾置官

屢爲邊患若松潘叙瀘二賊竝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寛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内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廣東圖叙　　　　桂萼

廣東。古百粤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韶可以向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濵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教治不修。

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容迺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乏。況地産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興。而内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内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戶口　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二十二。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并引價共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兩。

嶺南策

王世貞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内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故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訌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闍婆暹羅以爲逋

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腠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内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之爲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爲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脇郭之民以爲脇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爲脇則借郊之民以爲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肓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爲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爲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

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爲盜者爲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爲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轘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内寇而我始得爲主善爲主者多聚兵以爲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爲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討

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廣西圖敘

桂萼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内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之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與安西延

太峒與武岡撈岡接壤徑實據之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並罹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獎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邊兩江坐躡交阯作完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
五十九石鈔一百四錠

百粵　　失名

臣按秦幷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

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越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臣聞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

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死光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勞民若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菁之瘴癘猶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府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爲量以宇宙爲境遇有遠夷梗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代千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蝮

蛇猛獸之毒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土官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皇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兜

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　皇帝斟酌情理曲爲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攷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

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倘阻聲教王禕秉義損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戢惠戢栫思祖張紞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頗其人嫖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狗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

况投官非人刓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逵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宋欽歸附乃世其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絡衝冐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搆亂喜禍佳兵毎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土官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氏酋强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搆結滋廣驕横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飭頗稱戢歛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賓之憂豈有苗夷也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

繞其間左黔右二㶁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没剽奪西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控制桂林之北六洞爲孽則北連武岡郴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賓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於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鄭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爾四川山包劒棧水鎖

瞿硤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爲松潘咽喉蔽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顧其内黨日堅數啓隙亂脣齒之勢彼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類若乃硐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僰傜獞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

南盡海上又東跨百粤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徙乍叛乍歸苟功賞過濫拊懷失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況地廣官高擅利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釀禍筏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周官番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闢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闕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暨日聞師徒數起網漏綱頹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鄰族靡争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脩文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鮮矣

雲南圖叙

桂萼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嶮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犇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阯金騰地權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桃安北勝鄧川雲

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滇境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絶異兵衛漸疏故諸羅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間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倚兵梗坐令隔絶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戸口　戸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斤

雲南番府　失名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家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家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番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

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隴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曉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北狄蓋彼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果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貴州圖叙　　　　　　桂萼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竝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毎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

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奸首禍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桀驁而爭强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戶口　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苿布二三百五十九條

貴州宣慰使司　失名

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開寶間置大萬谷樂總兵管府嘉定間移府於今司治元改置順元等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司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舊領長官司十正統四年又有貴州衛所

轄長官司十三隸焉今領長官司二十二宋普貴土人開寶間納工歸順賜王爵以鎮一方宋景賜土人寧遠節度使都督總控制邊方苗民歸順卒衆贈大尉謚忠成孫裕為寧遠經畧安撫使恩威竝著夷民歸心元阿畫普貴之後仕為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以征伐功加龍虎大將軍封順元羅甸侯卒追封濟國公宋阿重景賜之後仕為貴竹長官以其叔宋隆濟結諸蠻為亂棄家朝京陳其事宜大德中為順元同知宣撫事後加平章政事柱國順元侯克復叛逆威著南裔及卒追封貴國公謚惠宣　本朝靄翠阿重之後仕元為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兼順元等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歸附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司今安民其後也宋欽阿重孫敬名家古及元時以平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加鎮國上將軍兼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　本朝洪武初同靄翠歸附賜名欽授懷遠將軍世襲宣慰使

平蠻碑　失名

皇明之有天下自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中原底平夷蠻賓服罔弗庭者百有三十餘年
矣貴州天池西南之一隅耳都清貴州東南之
一郡耳洪武初　天兵南下聞風帖爾服王賦
入王貢迄今無虞　憲宗皇帝之末其酋乃復
梗化輒敢弄兵於潢池鎮　之臣累請討之
皇帝猶體虞舜好生之德弗即加誅使會諸臣

諭馴之冀其來格兩階之舞恩至渥也蠢爾苗
裔怙終弗悛今上　皇帝嗣位之四載其酋也
富架重惡龍十有二人縱其黨四出刼擾峒寨
烽輒日益急巡按御史馮玘慨然以聞　皇赫
斯怒若曰蕞爾小醜敢忘先帝好生之德自速
其亡可終宥乎乃詔冢宰司馬議僉曰茲苗自
作弗靖誼征不可緩今兵食俱足動惟厥時帝
若曰我師直矣吉在丈人卿等其共圖之僉曰

副都御史鄧廷瓚昔撫其人諳山川要害宜提
督太監江德宜監督鎮遠侯顧溥世食其土宜
總其兵都督僉事王通乂鎮其地宜協同統軍
紀功實則御史黃玹堪其事師宜近取諸川廣
雲貴無勤遠上皆曰可乃命廷瓚以壬子夏四
月駐輕兵都清槩猶冀苗之或悔過也大哉天
地之量也而終迷不服又明年癸丑秋八月監
督偕總兵與協同或來會軍如雷霆震于上九

月禡于郊誓于衆若曰嗟爾衆聽無譁茲苗敢
逆天憲厥職貢敢後弗供天所弗與　命予以
爾衆恭行其罰令爾衆來矣戍器其精無弗善
否則有常刑伍其嚴無弗律否則有常刑於是
萬人一心越翌月壬子師分道以進協同與兵
備副使吳倬領軍由楊安答千麥中進都指揮
劉英預焉叅將趙晟兵備副使俞俊督軍由清
平索驢撒毛進都指揮王楷預焉兩路並進壓

城境孟冬上旬孟我師一鼓遂縛其酋也窩洛道陣歿重惡龍斬首級若干仲冬中旬師再鼓又縛長脚重窄夜拾斬首級若干至季冬下旬師三鼓又縛阿利雞選陣歿阿脚斬級若干三閱月三捷而苗敗竄天厭其惡久雪成凌草木皆冰餘孽佈奔山谷者皆凍餒而死我師無復搜窟穴之檠蠻方盡平明年甲寅春正月丁未班師奏捷二月庚申俘獻 皇情悅懌降 勅

獎諭大賚有功監督總兵加祿米提督進右都御史視南京都察院篆協同進右都督參將進都督僉事兵備及都指揮以下皆進秩土官軍兵皆受賞各有差其有事茲行若總運督餉方伯張廉參政劉肅等參議韓鏞僉事羅昕古其然各賜綵幣又以都匀置府獨山麻哈置州清平置縣以牧懷凝之民吁廟謨遠矣哉未幾鄧公以都御史總督兩廣暇日書來示瑛曰貴在湖南川東廣西其人多羅鬼則都清凝即鬼方之遺裔歟其叛服無恒今猶古蓋其風土然也鬼方在商常叛爲西南諸侯之望故高宗伐之在今都清反叛爲西南諸侯之阻故 皇上討之皆義之不得已也以義興師故皆不勞而成功古今豈異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一

餘杭陳其愫點輯
仁和方坤若閲訂

禮制一

禮儀之節

丘　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爲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汚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　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　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王朝之禮一　　丘濬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朝自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
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便服御奉
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
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　御座左
錦衣衛官夾　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
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

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
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　御前宣奏姓名
員數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
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人於　御前
面奏請　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
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
科各奏　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
臚宣奏藩府邊境所遣使臣　上命以酒飯賞

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
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
身向上立鳴鞭畢　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
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
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
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
奏謝　恩見辭員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
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

等名目或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
酌古准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
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
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
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叅之禮有八焉
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
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
以爲常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

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勑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檃括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臣按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宴中左中

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爲。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 萬壽

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齋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三禮述序

鄭曉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祀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焉而修　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其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

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僥黷奇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否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

迂遠而濶於事情矣。列聖相承式遵成憲建
文徽 仁祖而郊 高皇。仁宗因 高皇而
進 成祖。迨至 憲宗升祔有祧寢之議 孝
穆登㦸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不然
者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巳。
今皇帝天德高明聖學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
神郊禘廟祧社稷禖雩帝王聖師雲雨風雷岳
鎮海瀆農蠶醫牧老君仙子山公水伯司舟宗

匠。靡神不舉商宗彤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
爾弭災孰若 今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
祀之常經也嗚呼盛矣

郊祀議

季本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
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
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
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
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
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羣神於此徧焉六宗

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
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
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
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
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
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
曰望羣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
四時而迭爲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

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羣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于類上帝之
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爲也各
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
者挾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
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天
地卽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
總稱爲上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

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
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卽其兼
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单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
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弟以周
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
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至祭帝于圜丘
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

其本意耶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卽
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
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
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
主而祭之其名爲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
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卽社也郊社之禮皆以
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
之間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禮家

因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
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
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月蓋不
止此但爲召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爲祈萬物而
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
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
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所謂孟春祈穀

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氷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迎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

當秋分之夕則祭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迎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祠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

祀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氷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止主殺物宜爲祭霜露氷雪者而註家乃謂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

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氷雪之祭何其疏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

曰大饗帝說者遂為祀上帝於明堂是不然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葢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耳或即指祈來年于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為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本雩輕重亦不

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禜雩禜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

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為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于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

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為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

論郊社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為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郊祀　二祖並配議　　夏　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覩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阻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

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

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
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
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
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以第畫題。臣
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
今九日矣不奉 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
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 二祖竝配。臣不勝

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
喙矣。及久候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
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
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陳
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
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尊一配。所以奉天帝

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竝配一也。
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
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
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
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
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
祖太宗竝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辯
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

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
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
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竝侑。欲以
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
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
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
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
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

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竝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竝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

下而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祔竝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竝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

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竝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

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

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
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
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
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
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
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
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 太宗列

聖在天之靈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
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
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
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
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玉牒事宜圖說 玉牒以帝親為尊此不易之論

嚴嵩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宜
臣等為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
事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
改者理合開具上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例有
總圖備載 天潢世系於首所以表 帝王之
統合同氣之親也切因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

紙一面列書代氏而以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
於下但近年以來 宗派蕃衍已倍於前其數
不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足備載而
字跡微眇硃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
之弊況將來 天支萬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
畧倣古史世表之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
名氏於上其各派所出子孫則從而遞書於各
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見仍餘下方以俟

後來增入臣第又思得玉牒之修當以 帝系為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在藩封如 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於 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於圖之前俱所以尊 帝統也其無可妨如穎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熙祖之長子 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 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 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為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 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於 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 帝統也以上諸事皆因舊圖而少加發改謹著為 帝王世系總表一冊上進奉 御批畢不可先尊亡不可先存着照今擬用

○建文陵廟及景泰廟號議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一本懇乞修舉 陵廟曠儀以光 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 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典祀典之起實由於人心故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祀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 陵廟情關親親在 列聖容有欲為之志而 陛下當有善繼之圖者乎臣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日革除之陵廟宜復

二曰 景帝之廟號宜尊臣請得言之洪惟 太祖開基 成祖定鼎 列聖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 太祖以后 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 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于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欷歔歎息臣嘗倣往牒當 建文君沒 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當其時固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 令

甲所載止　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　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豈　成祖許之于先而所司顧廢之于後耶亦異乎　成祖至公至厚之人心矣　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而矧稱帝皇建號按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爲一代嗣統之正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　皇上登極之初首發　明詔令得祀于其鄉邇又允言官

之奏凡諸臣坟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爲之君者反不得一坏之土一勺之水且天下人心腕然而深悲也似宜　勑下所司即其原葬處所立爲　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　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　成祖時既塟以天子之禮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其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　成祖之心

也而何顧忌之有與至于　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　國家岌岌乎幾不可保　景皇帝奉　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至鑾輿反正　宗社寧謐　聖子神孫所以晏安坐享全盛之業者　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　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

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先靈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沒宜享天下之號而物故未彰其于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祭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諸陵皆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　駕幸山陵行春祀禮臣象春添扈從之列見我　皇上于　景皇帝陵躬爲致祭誠重之矣乃其塋

與諸陵同而其制與諸陵異雖致祭于陵而不得祔祭于廟仰窺　聖衷當必有缺然于茲者矣似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　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爲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穹廣仍益陪寶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于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儼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

彰殁世之德其于　陛下繼述之孝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臣等于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　景皇帝業以帝號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進建文于　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于　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不敢妄議若　英廟之于　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大寶殿　英廟先而　景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禮臣等切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一廟則當祧一廟關係重大卒難輕舉合無上奉其主藏于祧廟惟于歲暮合祭奉出其主于　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礙矧景皇帝係　宣廟子　宣廟既以奉祧則　景皇帝亦屬應祧之數天意人事有適會于今日者仰惟　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肇稱于今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冒昧上言

伏乞　勑下禮官詳加酌議上　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等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　勑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兹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

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　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　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特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　遺詔迎取皇上入繼　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

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兄也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直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　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

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
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
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
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
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
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統尊崇
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

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
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
則以兄孫繼若必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
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
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
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
尚未有嗣並語蓋預爲外藩援立者防耳有爲

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
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
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　興獻王立廟
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
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其
爲母矣夫人必各本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
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
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

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己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
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
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
代瞻仰毫厘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
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其

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　命之至

○大禮問辨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說　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爲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　天子之大禮也曷爲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爲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爲公子卿大夫說也○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

君又不可無統爲其死後爲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君不與族人爲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澔集說謂有絕宗之道爲人後○爲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君無爲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支子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以適長人繼可見宗法不可行於君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見中庸章句而爲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

故知後大宗非　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乎子道也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而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惡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

如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為後儼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類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若商仲丁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從祖　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然則其稱號奈何曰天敘有典人不可汩也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也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於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於君上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親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武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先泮之說為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面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議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於昭帝為嗣孫

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考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　皇上之即位承　武宗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援諸春秋之義允正其始矣其繼　武宗之統以主　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　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　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　先君其為繼　武宗也名正

而言順矣。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或以宗廟無禰爲疑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禰廟況孝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

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謚號祝列聖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設宗藩入繼欲并崇其祖亦難蓋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已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歷於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似乎有間攜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斯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爲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識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識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予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獨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貽患也故爲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宗廟享祀之禮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

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烝嘗者。春祀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舉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蒸。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當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

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也。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

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係。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

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太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議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

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考正孔廟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朝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

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俾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爲異

同謹畫一條陳上賫　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

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

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異之際因斫喪之議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

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罷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

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

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朝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

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容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

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卿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究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側。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

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

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信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殁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

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

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

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一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二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鮑躍龍閱訂

禮制二

內外羣祀之禮　丘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千有四。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

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與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題釐正祀典事

馬文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山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

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視眞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

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　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勑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溢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　勑翰林院撰

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明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　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尊學尊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臣按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頫尚以爲教之以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

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條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

無分歳内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唯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歴事三閲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毎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内外諸司

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歳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廪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歴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過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爲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　祖宗之舊今疆埸無事儲蓄日充乞　勑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

之舊

○取士議　陳建

取士之道。愚有一根本之論。合於成周兩漢。合於我　國朝之初而少違於今日。今欲縷縷言之。不合時宜。見之未有不以爲迂濶而遠於事情者。雖然此實治安首務。不容默默。請試陳之。以俟天下後世識治君子之采擇。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士也。專尚行誼。如成周之鄉舉里選。兩漢辟舉孝廉諸科是也。魏晋

以下之取士也。兼尚門第。如中正九品之法是也。隋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進士制科諸科是也。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我　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後來亦有三截之不同。洪武初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七年。始行今科舉法。與薦舉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然。成化而後。然後專重進士之科。而薦舉不復行矣。

皆然考之。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有隷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隣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者。許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粤稽載籍。成周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婣任恤。取其行也。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文辭弗與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則得自召補椽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爲重也。是以當時士修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

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與行其效豈小小也哉魏晋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第然猶以德行爲目而察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以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辭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有如呂東萊葉水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與行之意無復存矣

嗚呼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乃修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晋之士皆席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就者後世乃投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相懸如是哉嘗觀其人之議矣唐洋州刺史趙臣曰漢朝辟舉用人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爲得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綱目)朱子曰今之爲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項安世曰科舉

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嘗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

下之才皆決不矻矻受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
法之弊蘇數子之言思過半矣我　太祖起自
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身致太平凡任用輔
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
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
也其餘彬彬輩出卓然爲開國名臣者不可枚
舉縷數也洪武中年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今科
舉法然每科所取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與薦辟

之士同登竝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
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
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
薦舉仕至蘇州知府竝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
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
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
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自是
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誠有如昔人之所

議謂入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
孔亦棄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茲言尤切中於
今日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爲效如彼科舉取士
其爲弊如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
弊而甘心守之者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
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使古之道不可復行
於後世我　聖祖不由之以平一天下身致太
平矣今欲興化致治而用人不法　聖祖是猶

郤行以求及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每
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大考察所至
動至數千員綱法嚴矣然而貪墨之風竟不間
少止而民生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
本也致治以賢才爲本求才以興廉舉孝爲本
而空言末矣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
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

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知言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空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

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耶好名而矯强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耶語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

行以邀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昔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而何嫌於好名而又何疑於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行以欺人家修而庭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億不信而廢先王致

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夫我　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尚賢好德人之秉彝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則天下皆爭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

知人之名舉於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知百僚師師誰肯自甘私僞以干憲於明時取譏誚於君子也哉科舉之法宋太宗有言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足爲致治之具矣此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之後隨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糾劾數過而士無不以不職被譴

黜者其間完名全節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況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察行義而舉之擇孝廉而用之愼選之於未用之先信任之於既用之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耶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物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觀人之法舉經明行修之士至於撥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也愚謂敦舉行義有五效善莫大焉民興於行而風俗美一也風俗美而賢才衆二也賢才衆而政事治三也政事治而民生安四也民生安而國家安五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 註云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抑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汙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所謂世變風移太平有象之效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竽瑟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爲任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其科條見在官首議

科擧議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爲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廻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擧里選之

法不得不變而爲後世科擧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爲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廻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擧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具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擧之制苟於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誕冗說脩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蹻跖名皐周而迹斯鞅遂使科擧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　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

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爲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　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擧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廻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擧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

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

爲經義旣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

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大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

不竢易也

崇聖學正士風議

葉向高

今天下之大弊有二而其可憂者有三弊者何也聖賢之道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世之儒者好以異端之說滑之道何以明弊一士人之節斤斤然望繩墨而趨而世之儒者妄以脂韋之習靡之節何以植弊二此二弊者趨而不返往而不止將仁義爲蝕而綱常爲斁則憂在道統且舉世之人其高者既入于荒唐悠謬之談而

其卑者又一切爭於功利是舉天下而憒憒耳則憂在人心昔戰國之衰也士以權詐相矜詡至晉之時名人達士緩頰而講老莊晉遂陵遲今之士有晉之清虛而鶩鈍不下於戰國愚未知其所終也則憂在世道夫此三者其關係誠不細矣故自邇年以來上之所講求與下之所論說者莫不曰崇聖學也正士風也其意豈不盛哉然而徒事其名未覩其效者何也其求之

有未實而應之有未至也愚以爲實崇聖學莫如嚴其禁以警之而使之不敢入于邪實正士風莫如重其勸以勵之而使之有所務于善何也聖人之道經以五倫栝以五常洞洞皎皎無他異也第令世之人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朋友兄弟則信而友斯亦可矣不此之務呶呶然絜是度非曰何爲性何爲命何爲道德安所用乎宜禁也老莊放誕之徒也故其言若忘情于

世者彼且汪洋自快耳而世儒惡行義法度之拘持輒托桎梏拘攣欲決而去之此何說也宜禁也古之學者無異書故無異好今佛老之書布滿天下弔詭之士往往竊其一緒即沾沾自喜此何異於指爝火以爲光而欲以掩日月之明也宜禁也夫高爵厚祿世之所貴也彼回適者爭奔走寘力其間乃脩嫮守恬之士淡然養素于丘園此束帛之所爲賁也宜勸也世之人

不爭於厚利則爭於名高故有捷徑終南移文北山者矣脫令不爲譽脩不爲名使樹德若滋韜光若晦此中庸所謂闇然之君子也宜勸也士之辨給者解若轉圜捷過炙轂善伺人意巧發爲奸何其險也而朴茂以文者逡逡吶吶若不出口試之以事績乃可見此大史公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宜勸也其勸之也大者爵小者賞而其禁之也小者罰大者罪彼天下

之人將濯磨其心而軌度其行矣邪說自消聖學自崇矣習自懲士風自正此輓世範物之大端也蓋愚嘗聞之上好竽則下以竽進上好瑟則下以瑟進未有上好聖賢之道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詭浮薄之行進者也惟廟堂慎所好之訢明習尚之準則學術也士風也有不有物矣

○正文體議　　朱國祚

聖人之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奥不求爲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爲

後世法焉浸淫于晋魏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辭鮮迹其軌轍且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illegible]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遞相迭辨窮極瑰麗以駭耳目爲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爲詭誕使人不可究解爲[illegible]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滞吻以呈其工爲巧[illegible]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illegible]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體遂至決裂議者廼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詞遂復于古歐陽脩目擊時獘力爲挽回而脩詞之子靡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譬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

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爲之動故飈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渺泛滄流則不識涘涯雜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故其文

炳炳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爲靈蚍荆璧無以過也奚以爲文是故貴儒學也夫井蛙之見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鷗鵠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識卑也故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而後可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茍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談世務抗言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紀事明堂

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茍不辨其爲體而槩模之是猶桼璧之圓而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真叔敖也爲文者丹青藻綠之是肖而神理則渦玄黄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詞理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巧之獘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踈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靡唐宋之簡可畧而無論矣謹議

正文體議　館課　李廷機

今天下之文競趨于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古聖賢所爲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暢如奏英韶于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安見所謂奇者哉彼爲奇者其立意因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躐區宇韜軼前人以文雄于世

而不知其滋爲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窈窅游闇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爲深湛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槁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滯而不貫則氣病而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令大雅之風爲斲則又爲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彼將曰吾惡夫卑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冲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欵啓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操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

取舍使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貴于庭則淫巧之工輟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優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　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以通經學古爲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文務粹然一出于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

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蹶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變鉤棘為平易化險怪為渾厚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兩公之功為多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胡憂文體之不正也

正文體議 館課

楊元祥

今　天子以文教提衡寓內寓內抱經籍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顧惟館閣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脉焉其他若薦紳家執掌簿書無事秕圃即瑰意釣名多偃仰蹬聘以夸世其文也亢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秕獵取世資務雕琢鉤棘以希青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巢雲遺世孤憤研究湖山魚鳥之奇以弔詭于世務茂如也其文也憤側而不經曠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觚家各摛藻騁鶩策之辨則董賈比肩窮靡曼之奇則屈宋接跡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出夸紀載之長則班馬齊壇磾推敲之技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充車聯駟莫可稱載而淫趣混聽于文體均失矣夫文以理為根本而借異端托為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為幹而斲削飽飣謂絕烟火

非所以命氣也以意爲脉而搆思廣莫細入無垠非所以命意也以辭爲枝葉而捜索齗齕巧工剌猴非所以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古之世世道淳龐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闇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僞文亦因之艱深詭譎苟可希世取寵買名馳譽一切中正之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間者 明詔屢飭務端士習乃詭

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返大朴者是非文體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耳語曰班雖善方不能舍矩倕雖善圓不能舍規五經四子士林之規矩也今四子人人習之五經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卽旁涉百家務㮂字沐句以爲寫旁經雖昭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宣詔諸士崇一經以外旁覽餘經以資博洽庶悉心于正無暇于邪而布帛菽粟共游六藝之途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言貴倡也士習之倡曰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課士優劣又率多好任臆見務爲奇詭搆字句之巧則命曰新麗而本旨誖謬則以瑜掩瑕矣工理致之詞則反曰迂爛而根極理要則以寸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士又誰肯舍榮而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臣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正端士習仍

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苗軋不軌者案黜之有罰庶倡率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弓千人臨淵一夫決拾千人習射端人正士所謂弓與拾也今風教播揚仁義灌漑世豈無沐浴其中闡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淹于塵埃阨于制科徒令一二新進播搖筆端淪沒其下則又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令有司詳

訪巖穴之下有洽聞強記闡揚道統者一二人厚加優禮以示激勸庶實學既崇虛文自息所謂挈之綱而示之的也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稂秀不剗嘉禾之累武夫不辨良玉之玷今道家守玄希夷佛家息心了性各馳其荒唐之說以與吾儒角乃吾儒亦且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為苦空視萬介若閑寂著述之際動輒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風寢昌

罔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玄關禪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屏除正道益熾是正之之道也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支欵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于正文體奚難哉噫此皆為上言也文章之發根抵于心心和平則文坦易心忠讜則文剴切心端方則文正直心純粹則文細膩不然詖淫邪遁浮躁險怪毋論文體不端其于心術其何觀焉此又係于天下之自正而不係于上也謹識

史說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典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

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真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日以為奸人一則比以為正邪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為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為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揑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誌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為信然則為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為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

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事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為哉何難為哉

〇謚法通紀　　王世貞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皦而行有愳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皦愳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

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惑國自謂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享

天下而冐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斑於天下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如

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共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

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

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鄰僭漢藻且其人也寇履之不邮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 明典始稍稍爲晝一

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 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遁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

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竊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爲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廣謚論　徐師曾

賞罰者一時之榮辱也謚法者萬世之榮辱也夫賢而賞不肖而罰理之常也然賢者或不幸而罰不肖者或幸而賞則是非之辨不明勸懲之典不著而人主鼓舞天下之術窮矣聖人知其然是以作爲謚法以濟之賢者不幸生前罹罰而死後獲美謚則足以爲萬世之榮不肖者生前幸賞而死不免惡謚則足以爲萬世之辱

嗚呼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則人情安肯目一時之榮而甘萬世之辱哉古者臣子於君稱天以謚且猶不敢徇私故有幽厲桀紂之號況君之於臣乎　國朝賞罰當矣間有見稱於生前而不能無議於身後者則謚法誠不可緩也　太祖初興未遑此務故唯　藩王武臣有謚至　成祖始謚文臣是後被賜者多然或緣奏請或出內降不由考功不牒太常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　國家二百年文治隆洽而於此顧有不數數然者愚竊怪之豈其別有大焉者而不屑此與抑或恡惜而不予也夫古所謂謚者兼美惡而稱之也是以有榮有辱可勸可懲若予者享美譽不予者免惡名則榮幸見於生前辱不及於身後猶廢謚也謚既廢矣將必專恃刑罰以懲惡而可乎愚竊謂今在內則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在外則方面諸臣

皆當有謚或仕或罷沒必申報考功司河南道稽查在任功過訐騰人品高下移文太常撰議奏請然後吏禮大臣審定覆題不由閣擬不從中制使天下曉然知賢者雖抑而必伸不肖者雖伸而必抑則勸懲之機風動海內顧有出於刑賞之上者何憚而不爲哉或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如子之言不幾於濫乎愚應之曰不然古人所謂爵者有二書曰列爵惟五此以公侯

伯子男爲爵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此以公卿大夫爲爵也況周人稱爵下逮命士豈必分土析珪然後爲爵也方今京朝五品以上在外方面諸臣列於大夫非特周之命士而已以應謚法何名爲濫安得謬引曲說而沮古今之大典邪

簡閱之教　丘濬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於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

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夷情而或至啟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二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徐棶閱訂

樂律

樂辯　劉鳳

徐吏曰昔聞之江夏云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漓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氣感而宣之樂非樂作而可以調乎氣也是以先

王功成而作樂故樂者所以象成也非樂可以定功而著成也樂之綴兆視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亂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風乎俗復崇古之盛乎否哉是樂無繫於治也曰爽哉誦樂矣夫先王曰禮先樂後何徒樂云而謂無益夫風之於天下惟無有倡之者始於微近克於昭著遂靡然而成俗風之所趨氣不爲之變乎哉風可移乎氣謂治忽不出於聲音之間者是非達樂

之情者也故風風也上所以導其流下所以神其應者也淫蠱之志慝而滔蕩之音作滔蕩之音作而姦逆之氣應矣莊誠之致極而中和之音作中和之音作而熙淑之氣應矣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也故古之治者必崇乎樂也叟曰風成於民俗氣流爲運會不可以變者爲適然而信考擊可以率鳥獸干羽可以平亂階也曰是豈易言哉聖王德及上下篤弼彝敘

文化漸以開廸孚格者感兆於未朕至和之流通因樂以宣導之也若徒誘之氣則消伏可以無庸奚但樂無事哉且氣有虛盈極虞唐之盛沴戾猶時有焉故云不可斯須去也逮衰亂已兆乖忤已積憤怨之氣干逆天造而方正宮懸考律度取備樂而庭奏之是何異終日厭飫醇濃而責酒醴不能醒贖哉叟曰夫聲音之變性術之所爲殊也雅而淫於妖亂者作之淫昏也

淫而比於宮徵者奏之休德也使樂可聲傳是鍾律不亡而雅鄭不亂也曰夫聲不無待而飛律之調者固在人也然扣控揭之器而求哀厲之響列俳倡之奏庶幾三嘆之音雖使師延命律后夔操築尚不能相爲也願謂優伶而歌喜起靡靡而奏之虞庭無以知其辨者是何果於非樂也且叟知宰德萬有不齊而氣應隨之聲歌者氣之形無錙髮爽者而謂氣不足以存聲

法不足以傳性之蘊乎然而奚謂開皇方盛而聽者驚其殺氣相并宮聲往而不復又以知江都之淪喪者是非音之流有所感而生其節固在作之者而可不究極彌綸哉叟曰然以元聲固未嘗亡乎而器者所以見情也非情之質也和象不產氣日滋黷嘉應不臻用不究於咸若元化得無舛乎聲烏乎定也曰斯義也歷世疑而未袪也夫取驗於器是執象以爲神也取衷

於聽是執影而求形也古法存焉者尺度權量尚皆與繆況聲音尤微而無所寄即謂今和氣未盡融液蒸化未極熙洽必俟積德益深聲將能自定乎抑亦猶將有待乎然則妙達終古洞覽天人神解律元性諳聲始者不待終日而得之矣叟曰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樂官儒林屯朋篤誨尚不傳其髣髴又非傳記方牘圖象可寫其聲譜借曰能

之非所敢知也曰何爲其然哉漢去古近張蒼故秦史也大予之職典大胥存焉逮歆向而下荀杜理其緒阮咸風悟寶常黙解信都方望而知氣至焦延壽祖孝徵鄭譯陳仲儒張率更之屬皆未嘗束修而知律若失而求之野則西域賈胡猶世傳七律詎謂今無其人哉叟曰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皃三而損一陰生陽亮三而益一故月之甲三然亮氣進而行度遲皃氣退而行度疾則何以齊之也曰氣無窮數亦與之無窮皃受亮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皃去亮氣廿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夫聲依於月律依於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曆則以餘分而

置閏然猶有過於行度者故律惟黃鍾以九而生林鍾之六林鍾以六而生太簇之八爲得數之正無空積忽微餘律相生則數有不可盡者故京房復自中呂上生執始演之至南事爲六十律析之愈微而愈不可窮矣天時不齊聲可得而齊乎叟曰天數爲聲地數爲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陰陽登降得之於易而備成鍾律日月初躔起於星紀周於二十八舍而十

二律配之故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也然曆或千歲而更或五百歲而更亦各以其歲爲曆元然則樂得無更乎而中聲將安所取也曰樂者宣於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於閶闔者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壁始辟生氣也至於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此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詳焉當其王月各自爲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謂之黃鍾日爲壬癸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於子者以天爲紀者也曆始於寅者以人爲紀者也變與不變自此而稽之矣後之作者顧有不能備十二律或止奏黃鍾一

宮則何以宣政八風平叙百物遂成天地之功哉叟曰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爲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黿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列七同以夷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於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於黃鍾哉曰受命者改玉改憲故五德之運各得一焉迭建三統而春之

於寅卽聲之於子也不可得而變革者也而黃鍾者權度量衡繩準所自出制作之本也若夫五帝行德遞興遞廢勝者用事禮樂隨爲故所奏亦惟其尚而已周人有事於圜丘也以圜鍾爲宮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也有事於方澤以函鍾爲宮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地神也宗廟之中

以黄鍾爲宮。黄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
三。者各以其類求之。是以爲用不同。非尃尚他
律也。且周人之樂無商聲。故聲淫及商。孔子以
爲非武音也。荀卿亦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鄭
氏以祭事尚柔而商爲剛。强故辟之。抑又以爲
周木德。辟所尅也。非然也。五聲從律。雖欲廢鳥
得而廢諸。叟曰。樂者和樂之至。詠伐者武怒之
事也。猶吹律聽聲以之策事。勝負武王陳未既

而雨。三辰之協應也。然則師曠援琴而奏清徵
玄鶴下集。翼舞而鳴。再奏清角。風雨隨至。信有
徵乎。曰。氣之應也。奚但絲聲之哀。師曠之奏也
匹庶叩心。飛霜下擊。慘慼之感。城高爲摧。此其
於動蕩血氣。感通陰陽。夫豈樂之比乎。周之六
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鶴之集也。羽物
之致也。風雨之隨也。其川澤之應乎。聖主制作
之深幽。及於鬼神。其殆是也。叟曰。春宮秋律則
百卉彫。秋宮春律則萬物榮。故五音之正。各統
一。日以此而遷。揚雄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夫
九閉之中。法至密矣。而猶有不相應者。或初入
月而動。或至中下旬而動。或灰飛三五夕而盡
或終月而飛少者。以爲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
感有異難者。以爲旬朔之内。未之有改。且鳥有
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豈律之不能宜符
哉。曰。政之所致。實有焉。猶未盡也。夫氣之留復

容有差忒。法算之外。考厯者或疎繆乎。抑管之
長短失其度。小而長則舒而未盡。大而短則疾
而先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
圜庛度數尤微。今置管或未盡而遽謂不符。何
哉。且律者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
具。物具而聲出。物生於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
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
之間。以及耳之所不聽。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

徵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虞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度哉叟曰纍黍之法班氏所傳千二百爲籥以水準概其法易循況黍之生不相殊何後之爲律者屢校而卒不定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鄭司農以陽律竹爲管陰律銅爲管康成則謂皆以銅故班氏亦云銅爲物之精似士君子之介故必以銅爲器其量尺有存者易等皆取

以制樂然高下率不得其調夫有形可類以其法求之如彼其難合且獨裁之以意則巳厚而石巳薄而播侈而柞弇而鬱長而震其失毫芒而遂以千里矣曰下生者倍其實二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法之傳於古者乎而班氏旣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又云一爲一分十分爲寸矣而又有以九分爲寸者拘於八十一之數也此所以可

疑也若調律以竹所謂竹者引也亦自古記之矣京房獨云竹聲不足以度調夫竹之難者特尺寸擲貌數度齊量之間及引氣輕重洪數小差而巳若取之絲則燥濕寒暑所侵及置絃之緩急漫無所裁臨時移易烏可膠柱故房氏之隹其術愈踈嘉平間東觀羣儒咸所未達所謂太常守其器樂工知其聲而未喻其情博士識其文明其義而不得其音必也得其音乎則耳

之所及神之其在心哉叟曰夫律之候氣長則凌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鍾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簇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鍾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

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三分八釐故蕤
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鍾長與
之等七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
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
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
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
釐故應鍾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
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

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
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
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爲九律起
於九盡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
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
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
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
由真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

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特氣之強弱上升
於毫髮之間是非至精何以極其辨哉叟曰北
音作於二女南音作於塗山之妾東音作於孔
甲西音作於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
曰大氣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
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
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是以聲非止
於一端即武壯疾怒以應肅厲嘽緩流濫以應

和樂適而已矣抑揚之過太清則志危太濁則
志下危則不壹不壹則埸下則不摶不摶則怒
故音惟其中揚雄曰彤割匏竹草木土金擊石
彈絲以爲天下樫故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
坤西南也竹爲震匏爲艮革爲坎木爲巽絲爲
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
叟曰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鍾之宮
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爲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

呂爲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旋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繆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鑿爲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蕤賓重上生至於仲呂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

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爲分二千又爲小分以辨强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絃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聽耳之所及哉傳曰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繁聲過聲周官所過且知樂者取雜器叩之宮商尚能相應如其不能則班氏其猶未耶蕭梁之通隨之七均七調徒紛亂耳史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斂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傳記所睹武聆鐸音而知其諧叩磬聲而知歲鬪佩聲闇而見其兆者此其人皆天授非有所師傳然則安得彼懸悟者語之也且古者成童學樂誦詩雖性生而能亦漸靡使之也且不知者耻前而沮議知之者欲教而未信樂亡已久騶語九夏以駭淺聞駁康成而非制氏建獨是之旨裁之胸抱考定雅俗一以三統四時追復五音十二律之盛何妥所以慨於三

十年席間函丈誰能屈已下聽財覽其義乎是以徒抱書而沉寂耳安能發明叙致傳之百世哉吏乃避席曰幸哉得聞此言於吾子也吾乃今知律厤運造可數度也道在茲乎道在茲乎

奏進樂書乞典正樂議　嚴嵩

本部於禮科抄出新選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奏臣聞諸周禮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自古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乎天下者矣　陛下之聖德復古

樂於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於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澔集說之意所以明樂理也於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於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於典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樂必可興於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爲典樂採擇之備覽臣四聖圖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行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弌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爲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典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首以復古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就仰惟　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値百年聖兼述作旣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精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爲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日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爲度且人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爲依永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

此合惟我　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興復雅樂今日實惟其時也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皇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

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嵩闡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弃成而天不假之年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倜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

曾聞其槩迺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參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　獻如蒙乞　勅廷臣再

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廉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

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

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㽔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澄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

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㽔賓減三分奇㽔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

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

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耳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勲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

二書獻之　閣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腳亦終於梁鐵鑄錯耳廉於李書竊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不宣

候氣說　館課

陶望齡

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一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閡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閡而用其通於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吁嘯啼呻偕閧於天而爲

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亂氳翕散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憶亦謬矣候氣之法始見於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爲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之灰覆以

輕蔽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琯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竅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弭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蓂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於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與時變

奚非候歲陂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秘非有他詭巧也然琯乘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管自清自濁陽萌於復故于月為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為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為綱故足貴也而鄙生小拘務新廳見傳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口覽浮浪之說執以為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闇解

非乏治襲未舛猶可無論至於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為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為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為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為器哉凡謂古樂亡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

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十二律旋相爲宮說　王喬桂

夫樂始於無聲而宜滯暢和滌邪移俗則律呂之功爲鉅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爲十二律焉故冬至日月會於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爲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爲大呂雨水會娵訾會在亥氣合寅爲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爲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爲

姑洗小滿會實沉位在申氣合巳爲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爲㽔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爲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爲夷則秋分會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爲南呂霜降會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爲無射小雪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爲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㽔賓至應鍾屬陰合而言之則爲大陰陽黃鍾屬陽大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而言之則爲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辰退而右縮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舍下以應十二辰豈私智術數所能爲哉悉天地自然之理也中於宮彰於商觸於角祉於徵宇於羽聲與律旋相爲宮宮者君主之義也十二律更迭爲主當其爲主五聲皆備其法以本宮爲君隔八相生上生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

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一律各爲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淸濁無相凌亂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十二律旋宮之難不在宮在於黃鍾之宮黃鍾正則諸律各得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矣黃者中之色所貴於中者以其能貫十一律而歸於宗也鍾者種也十一月陽氣施種於黃泉物始萌生應而導

之以爲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鍾可得而正也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爲九寸蔡季通新書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于長而於諸書漫不加繹於是黃鍾之度茫然無據而旋相爲宮之義亦將窅默而莫可識矣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

於卦爲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巳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爲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巳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鍾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賓爲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爲黃鍾之變而直以爲黃鍾之管遂生九分爲寸黃鍾八十一分之說大

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況以應鍾接黃鍾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鍾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鍾者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是可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於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

出焉清而上升者爲貴濁而下降者爲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濁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爲臣其聲次清民數多於臣故角爲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於民故徵爲事其聲次濁物多於事故羽爲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illegible]

轉爲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爲清宮聲反濁清濁既淆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義廢矣至謂律呂之[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返又謂黃鍾不復爲諸律所役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求之

律尺考

王廷相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

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由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勖依周禮制

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塚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

極精審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

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卒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酌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累黍爲尺亦無特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

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大變曠之閫域也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三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顧有棐閱訂

兵政一

、○賞功議　　陳建

當今天下冒濫淺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

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酬以金帛或以勲格散官而已　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即陞官世襲矣　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　國初武臣陞職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　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

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
不亟爲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　國初
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
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
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
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三年
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　國
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

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
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有
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
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
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
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
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
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

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
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
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
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
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
例者今日之事自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
豪乞養奴隷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
征進功賞文冊必雜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

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
日乎　餘冬序錄　大學士李賢言于　英宗皇帝曰自
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
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
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
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
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
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

也。天順日錄 丘文莊公濬曰。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奈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爲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爲之調停。一旦馴至於無可奈何之地。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大學衍義補 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眞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

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充軍邊東。見彼冐功之人。勢焰燻灼。總鎮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獲功。其虛冐何可言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

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奉天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

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祖宗定立示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

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況今新官襲不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惜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爲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改。後益難圖。愚按四三君子皆一時名臣。號稱有識。而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之事。尚孰有甚於此。而今日之所當救。尚孰有急於此者哉。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被擄。或戮平民以充首級二也。忝隨不親戰鬭。富勢寄名。邊閫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釐弊飭治。革故鼎

新。在凡有征戰。遴選彊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濫乎。餘見備邊第九議宜參考 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無正支子孫

者竝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

一切依律問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

除其籍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

竝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如此庶可

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其源

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

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

庶乎所謂可久可繼之治而　國家財用其庶

乎少紓乎嗟夫天下未有不弊之法顧在人變

而捄之何如耳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

一日則有一日之益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在　宗藩與武職尤為

當務之急然　宗藩尚為難處而武職實為易

裁以謂家難而天下易況遵　祖宗之法以正

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各懷

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　朝廷惟務因循而

憚變法更張之米此則古今通患天下之事所

以不入於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區區

遯迹山林犬馬之心無路上達姑著於篇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既

别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武或側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俸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拘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狥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覊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辱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

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邪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孤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

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 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嚴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

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姦慝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憂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

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楚將材武備

虞淳熙

威天下者五兵之利也貴豫備矣毒天下者四民之從也先推轂矣故方武夫於干城則千雉非險比奇材於莫邪則綠沉非頴類烈士於良驥則上駟非駿有人而河冰可堅無人而趙幟可拔有人而挺銳於刃鬼捷於舟無人而藉寇以兵賫盜以糧也經武者所必權也權此以振大國之雄風勢無不競推此以沛王師之時雨

澤無不流是微獨筴楚事矣且昔楚何所賴以撻伐而王長方國乎又何所恃以蠶食而憑陵中夏乎左史書之左丘記之諸可考鏡也其王更霸其令尹奕奕顯也治兵則子文得賈子玉無禮陳畫則椒祭得策叔敖無謀然無禮者稱然克靖乎陳人而無謀者端復大興乎芊氏況商賁皇目為楚材者哉是以子西然丹布政安彊高賈尹戍發慮弭敵何渠仰柘桑之勁悉其甲士以見狙喜而稱莫強耶當是時敗鄢陵走隨邑郢破殘之餘尚足驟晉衂吳蓋得人之效矣嗣是伍之世事楚也員一出杞郢而爲摜於吳無論倒行逆施亦足復仇以明孝子之心員也豈直昭關之流人乎項之世將楚也羽一起拉秦而爲梗於漢無論喑啞叱咤亦足蓋世以見英雄之志羽也奚但烏江之俘虜乎以王爵開國者韓信信善用衆所謂多多益善者是也

彼其請王之意前無郢乎即擒雲夢而蘭芷杜蘅之薦不能置若人矣以子爵開國者岳飛飛善用寡所謂未知吾虛實者是也彼其平寇之略一準孫吳即返廬山而荊襄岳鄂之間不能忘若人矣他如鄧高客孕七澤之靈雲臺讓功焉關前軍借陸渾之力華夏震威焉斯其桓桓赫赫將如公穰苴伯仲遇之矧骨勇虎冠之士越佽飛咸陽銳徒無敢膺鋒矧三家之市屠兒

細人耶故諸將雄據一方天下視荆南猶之九關而選士練兵竝倚功人之發縱安所屑越除器哉我朝　太祖世皇之奄有楚也戰龍乎武昌潛龍乎江漢刱與恒於斯中與恒於斯眞王奮而借王假王之區一旦翼翼作極焉於是元戎佐佑謀夫叶贊鄧武順紆憂於西顧王都督宣力於南訌程襄毅安集於中州功軼前史輝映徃牒而沉湘之蹢剖璞之光實降神一二大

夫以芳百祀則玉女毅李月泉與丁馬以也秉鉞邊圉四封屹然運籌温室萬里畢見所不幸烽傳羽集豈其必借材異代哉然而執事圖不虞之戒先不祥之器求積貯之法忘敦琢之方則何也勿占於丈人之繇也乃今楚非直熊繹之楚矣向者環甲內向强鄰擬以爲鵠而今郊外皆我援向者敵處腹心江黃黎庸以爲蚓蟻而今溪洞皆吾人向者代馬越䶊無所鈎取而

今戈矛車騎盡享九州之私向者奇才異能夷楚不入而今天子慎選桀俊錫虎符重閫外奈何伍伯之聲隆隆起春秋時而兹獨不然益陵遲衰微耶彼居官長子孫以官爲氏楚存與存楚亡與亡若屈昭景豈少乎有如逆旅如傳吏如秦越人何以急繕其怒而用之故春秋之楚雖不擅一世之用而擅一國之用今之楚雖在乎下而空虛無人脫有人直扶盧守門而已不

爲用是思韓岳諸將而失禁中之頗牧非計也出禁中之材以搆章華而輦楚材亦非計也縉紳之策楚者曰天下仰楚粟爲窌囷而餉空募卒倚猺獞爲蹄餌而兵空流民棄吉土爲蓁蕪而地空三者勢不足待草竊而奚有乎辰沅既不足待草竊而憂在辰沅也惡暇從容進天下之才士乎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人存斯投醪爲恩人亡而士脫巾人存斯以夷攻夷人亡而

士心離人存斯鴻厲可歌人亡而曠土多爲今之計得程褒毅其人事事自中機宜得鄧武順其人事事自符仁義得三者督其人陳八議薦二將所至壁壘旌旗變色又何難焉此猶樹賢境外而收之也伍氏項氏世世私授其韜鈐以奉楚而闘諸侯茲得無是人乎我有美梓漬理構中而不斲不中瑟我有和玉三獻加刖泣而退胡爲乎連城彼之沉中莫察托遠遊以畢志

者可念也低眉執戟願爲國殤鬼雄而不獲者可念也嚢智胄信僅卵翼其妻孥而貪身猶乏無哀王孫者可念也是故磨礪激發勸士之恒術而楚士易德自古然矣荆俗尚鬼執先資之言奉盤水與盟焉雖猥黠狡獪之徒不敢變其術一君子觀木猴衣錦之言與大招之文而知楚之嗜也從所嗜其術二黃陵幽幽之情流入於騷人未有生荆舒而無怨者因怨以導之彊場爲汨羅其術三知斯三術何異乎三宏何美乎五伯故曰經武者有必權也方今衛所諸武吏蛾甚獨楚庶幾有可轉之機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矣此無問楚也往海寇發難則徵齊兵北虜犯邊又徵吳兵藉令楚士德我而修累世之餘烈長駕遠馭將終賴焉於是乎有莊毅諸臣之績將士所盡楚者社稷計也峙止驅腥膻乎粉榆之社也幸爲　主上分別言之毋棄諸

蕭艾

軍伍之制

丘濬

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宫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

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百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朝軍伍之制也

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毎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頼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虜寇之

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旣屢　聖慮令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毎二萬人爲一營毎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毎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毎千人把總官一員毎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奬勵生踈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

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旣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

日混同操練不辨彊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

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　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徤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　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

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剉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寬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

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爲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欽此

○京輔之屯　丘濬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淮河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

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幾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

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在而加以落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其武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閘河而總阨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

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因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遠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奠安矣

官軍戶說　　　　勞堪

官軍戶者古無是稱也蓋自役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爲受庇于是稱官戶兵設之家一補伍餘供費于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爲兵無事耒耜則爲民兼役以爲資也後世兵民之分[illegible][illegible]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爲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身于國而籍

養于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也道役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一繇輸始不均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亦失矣攷厥所由蓋自置衛始也非自置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于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舉萬千百人而[illegible]役之是曰軍兵必隷帥于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轄于百人而

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濟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于衛所待濟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按軍于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于伍矣嗣職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

役伍而倏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倏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　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于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所鳴曰訟以赴于監司可也于州縣吏亦可也今赴

訟者必于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卽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冐役逃則逓運夫役之類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

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日習其技擊老稚不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隉伍缺而取之州縣淸觧補伍者州縣吏責也旣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悾惚于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于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析以求營家逞私于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于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獘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釆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亂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戍邊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

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祟甲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重輕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　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　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而世世無與以比古

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二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勳而坐貴守功之賞也　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事之憐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官戶之富者官之貧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

之食又賞其食而復之復既非所以昭德而塞違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替功降而緦再降而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饕食之計抑勸其族以取益往往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爵自　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于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官之祿往往以不恪之故即于其躬有所褫奪而顧于其子姓不爲之斬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獘也欲軍戶之

獘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獘除則官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裝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捐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以一世二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　國初置衛也胡不歸餘于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縣民

籍固有拔丁爲軍世輸之裝而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　國初置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武功繼也復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踈遠　國初未之及思也今膺省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籍族屬繇民繇如故者謂非　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清軍議　　王瓊

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從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

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核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癃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徭役　　錢薇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管用田賦乘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給然猶寓之農也後世崇建軍衛遂盡夫田之入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僉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

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内州邑無歲不計閭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以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間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祐中河北招兵不已范鎭有曰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

田賦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倍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騷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

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昔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遍甞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永累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槩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竊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務展所學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隸名之外文具彌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兵不宜有五說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四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范于埏閱訂

兵政二

制兵議 中有合商量處 陳建

夫兵者生民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恒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莫善乎兵寓於農莫不善乎兵養於

官愚請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邈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蓋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啓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

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

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幹離不始挾兵

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荊襄皆用

其法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卒有功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遇抄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觀此則兵寓於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

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强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壘而後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戎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中國

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国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夷狄猶合於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

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强銳

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於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强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道莫加於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乎我　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内外爲衛者四百九十有三爲守

禦所者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毎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絶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者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勑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閲袁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綱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逋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砲鼓

格鬬愈長怖欲死正德間華林賊衆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紆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此言

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確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

衛之兵曾勾不能向虜發一矢交一戰令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求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皆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

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調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

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回尤為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軍即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繼踵矣一軍逃即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餓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即每歲累窮里長數千戶累死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以至遼東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動輒詬譟舉起

思欲爲亂甚至戕脅主帥者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於農詎至此乎近日胡恭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鎮廵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偃蹇日甚一日邇來教塲鞠爲蓬藋金鼓幾於絕響毋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縲縛則羣起而譟呼脫巾而詬駡事勢至此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馬端臨謂

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其獘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獘叢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尤爲甚邇者有事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刼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不敢詰將令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謫發罪人充軍無益

養兵於預無益募兵於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盡亦反其本而求其善矣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熟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央今而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愚於此有策焉不

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致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爲俾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寓兵於農之意足爲經久可行之法爾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機兵或稱健步或曰快手朋丁均糧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無衛所處即用以守城亦彷彿出兵於農之意愚嘗備員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

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歷募等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即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甲戶爲準二戶編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

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即馬端臨謂教練必多調發必簡之意）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即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其或糧多而

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既往稍損益今之法而即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耳何也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

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謂宜更制各歸土著除　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

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祗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迂疏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於吾言而潤澤之矣

抽丁說

勞堪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　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取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

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異世爲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爲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曰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歲年效緩而功倍召募責辦于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于旦夕廩困而力老嗟夫非其所樂並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恒丁矣清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效召募不足恃也介胄

蟻虱于道途戈鋋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疫馬踣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悼于買怨溺者惑于守常夫莫非　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爲定　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由　國初以至于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

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不以理勢之必有抽其丁籍爲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于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爲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買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淸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爲淸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单籍之造愼里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未如之何矣爲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未如之何矣夫戶丁单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買怨守常而不及

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藉其死力宜爾也業產丘峙丁齊且閑者則以買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對計則召募不如淸勾以措用計則淸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淸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頻謗主者未竟其晝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

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之丁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 天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產業不

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

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

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無徭以差別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導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

六人爲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十數人爲餘籍之以爲庸有產籍之以爲調總之以爲徭調以爲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爲力差衛所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爲兵兵之耗伍丈矣兵不曰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爲步二金爲騎或以二金爲步三四金爲騎皆可也若騎爲難則盡以爲步亦可也其無事時聠於野秋集之以

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令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令固虞民堡不守矣使即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時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于伍者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即家

塞上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攻體轉移民心足補兵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練習說　勞堪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

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斧斤之藥不足以應厄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剡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

舟師之所集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教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

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

於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
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
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
習乎舉一將而卬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
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
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
爲剩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邪始下令
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

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
委之上曰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　朝曰請逮
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於是曰某也奪
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
信矣吁是教將校法邪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
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焉已耳
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
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

觀親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
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
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
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
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
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
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
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

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
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
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
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
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是之謂教兵
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
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
始夫軍法者杖百竄剕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

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劓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伐其辠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救之法也

強兵策

王世貞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茇治閱於四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縫於天下實不

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帥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慎北殲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赫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粤下牂牁夜郎下大宛百試而鍔不折故武帝之強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強也

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實草芥我而踐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齒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固劉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趯踴跡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

公戰怯私鬬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 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脊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事起

上赫然逮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古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責育怒馬厲刃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貲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強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弱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強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兵弊策

王世貞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劓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淚焉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劓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㞢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

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叅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摶若雹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蜩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　受敵虜爲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

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

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受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醪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

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牧馬之政　　丘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

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

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大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

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於邊方。爲其藩有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使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亦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廐庌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閱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

律。必愼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有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日之獘。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亦以具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

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
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
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
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
以爲草場馬廄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
若干丁某縣馬原額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
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
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

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
請即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
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
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
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廄毎廄就其村居以有
物力者一人爲廄長老者一人爲廄老無力
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廄卒毎廄各設馬房倉囤
及長槽大鑊毎歲春耕之候廄長偏諭馬戶毎

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荳若干畝願畝
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
其分田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獲之際
廄長及廄老計畝收之倉囤之中稈草料荳以
飼馬而荳之箕即以爲煑荳之用按日而出之
歲終具數以聞於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
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
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馬

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
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
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
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
者有罰其房廄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
而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
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
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

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
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
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
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
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關官以牡來易每廐
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騾
四所生或騾或驢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般
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

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
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
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
點視之凡房庌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務荳
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
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官收之意上
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
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畧如此雖然其間之委

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
俵散関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
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
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
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
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
不准除然一軍之産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
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

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
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
有疾或無疾明具於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
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
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
之數申明　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
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
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

之其團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須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倍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

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馬廄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

戰陣者專一喂養量大國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備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鞁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唐李克用之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

遼東西盡泯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蕪而人無畜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爲　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尤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暖其妻子

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遏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以爲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

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胷臆而妄爲異議伏望　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馬政論　周弘祖

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兩太僕司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共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于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

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養種馬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太僕司發各邊買馬及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與化當國憫桑梓領養種馬之累因他奏通行革去一半滁州吏書

胡莊肅公云廟灣之戰全賴種馬即多矮小羸瘦倉卒中十猶可以擇二三應用其他亦可為負載糗糧之具　祖制軍機未可輕議革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所資在馬馬政講畫自成周盛時已然矣　聖祖平定之後歸馬華山以示不服而尤以馬政為重首設牧臣擇牧地頒牧政其孳養民間者名之曰種馬而解俵之馬緣是而征蓋無事則為種馬而養之於民有事

則為戎馬而驅之以戰豈非欲阡陌成羣江淮中原盡丘乘耶此其斷自　宸衷藏賦於民之意遠矣自後忽緩相仍災傷沓至奉行者漸失初規領馬者深為民患成化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革種馬矣尚書余子俊執奏止之正德八年都御史趙璜奏革種馬矣尚書何鑑執奏止之嘉靖三十八年都御史翁大立奏革種馬矣御史羅復執奏止之彼豈不知馬之病民

民之當恤哉良以　祖制罪機未敢擅便故二百年來雖節經言者論列要不過止於隨時損益救弊補偏而已未敢遽議云革也近日紛紛奏擾始于通州鄉官御史錢嶫爲本州奏免壞
祖宗軍武之制起士民僥倖之心以至緣通州而得請者有數處焉而今之比例陳乞反淵淵而欲比例者尚未休也考其奏中情節大約雷同不過曰地不宜馬也不過曰江南寄養也

不過曰種馬雖革備用猶存也又不過曰原無免徵田畝即不係額設種馬也細思之均屬欺誑紹興中張俊都督江淮諸軍於淮開市市馬後順昌鵝塘城鄖朱仙之捷多以奇兵取勝使是地而果不產馬與則張俊不宜於此開市矣使是地產馬而果不適用與則張韓劉岳諸將不宜以此取勝矣巫臣教乘車以屈楚謝玄用步騎以摧秦豈借諸他國而用之耶宋臣余靖有言曰養馬在人不在地臣亦云然也而可委於地之不宜乎此其欺誑者一也朦朧而曰宜德年間歲月之久近莫稽一槩而稱虎患寄養始末之文移無據或云來自高淳六安也而二處之種馬猶故也或云來自溧陽溧水也而二縣之種馬尚存也據錢嶫諸臣之奏動稱江北之馬來自江南再考都御史翁大立之奏又稱江南之馬來自江北可見皆無所據特欲藉此

以倖脫種馬之討耳而可委之寄養乎此其欺誑者二也備用之出原於種馬猶之有田而後有租有身而後有庸也今革種馬而獨科備用是猶無田而取其租無身而取其庸也上爲無藝之征下出無名之賦矧今日以無免徵而乞免種馬又安知他日不以無種馬而乞免備用乎故免種馬者即免備用之張本也作法於貪獘將安救此其欺誑者三也至於所稱原無免

徵田畝卽不係額設種馬尤爲欺誑之甚查得洪武二十八年定民牧則例江南一十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內丁多之家充馬頭永樂十五年又定養馬則例江北五丁養馬一匹江南十丁養馬一匹則　國初養馬純以丁論也弘治二年壽州民徐昱呈稱鄉都隱下田糧未報請淸出養馬隨該本州同知董豫具奏因而旁及他府州縣有隙地者一併淸出

其無隙地者原未嘗淸也三年兵部主事湯冕之奏又因董豫之意而推廣之彼時始有免徵田畝名色出爲而民之領種馬者已百有餘年矣夫種馬之額在洪武初已定而免徵之制係弘治以後隨時建白則種馬之有無通未可以免徵之有無而爲據也況論丁論田其名不同而實則一何以言之蓋論田者免其糧而獨當馬差論丁者復其役而獨當馬差此　國家見行事例也均之以一州一縣之土地人民供一州縣之差徭賦役而所謂免徵者初未嘗借地於他郡別邑而有所助益於其間卽今之無免徵而領種馬者豈獨數處爲然哉應天寧太廣德鎭江查無免徵設緣前例而乞奏則江南江北皆赤子也革於江北而不革於江南則小民得以爲辭焉將舉江南數郡而盡革之乎山東河南一無免徵設緣前例而乞奏則畿府外郡

皆赤子也革於畿府而不革於外郡則小民得以爲辭焉將舉河南山東而盡革之乎若然則爲　國家養馬者北不過順眞永保南不過廬鳳而已設曰平鳳陽臨淮諸處又比泗州　陵寢之制乞免則　祖宗馬政必至盡廢而後已此豈可行乎此其欺誑者四也或曰如子所云馬亦可革矣然馬又病民甚矣究其極必盡變民牧爲官牧而後可乎曰不必然也太平日久

中原土地民皆墾爲世業縱有山嚴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閑田可以置監牧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馬之病民也非馬也乃緣馬以爲奸者病之也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信有如王道氏云云矣然皆非法之所本有也賢監司良守牧悉心而稽察

之顧此弊不可除乎乃若寄養畿府誠爲額外願霸州文安永清安和等處勲戚庄田無慮數十萬頃此皆占種馬牧子粒也得執法重臣悉心査復法關陝監苑之制而官牧之乃不能耶

△馬政議

歸有光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巳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

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與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

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

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獘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獘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

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獘必至於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毋加傜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

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獘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今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

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已之圖有駒

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

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畿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侵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即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廢官民所耕

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埒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保馬說　勞堪

擐堅接銳騎不如步逐利追鋒步不如騎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曼衍相屬步兵十不當一古人有是較矣然步易集騎難集步易養騎難養人盡兵也故步易集馬非廣宇而素蓄之百金不可得一故難集一夫所食終歲數鍾故步易養一馬所秣十車不能載也故馬難養然今所與戰者北虜也虜恃馬

力我不可不用騎所與戰之地平原也虜便馳突又不可不用騎是故馬宜保也夫　國家注意馬政久矣自孳牧日解俵日給兌日補買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不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授馬舉家乘之甚至有供爨具者矣一將主兵衆仰役之甚至有供送迎者矣芻菽之不備水飲之不時不稽之矣甚至無芻菽而給之金曰兵自易也

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傾囊易芻菽者乎馳調之不時馳驟之不法不稽之矣甚至暗伏之所無芻菽而分之商賈門與商賈自爲交子也商賈析利秋毫兵見小利有不私他貨者乎凡此故飼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又不深罪三四歲失者不深罪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

是不明馬所服役也瘟疫斃者駒尼喘汗斃者馳疾癬疥斃者櫪械羸瘠斃者失倈一皆不之問也至若從征有期戍行役半道稱馬斃者奸人戕之以避戰陣歸伍全身不重傷稱馬斃者懦將棄之以餌敵又皆不之問焉是不明馬所困踣也凡此皆耗失之科不明也胡種閑馳突歸正人之所將時屬勢家中產畏霜雪關南之所解多給絕塞又中產逢冬不厚其秣遇雨不

惜其險蹄距損傷疴青且作死者相繼伍爲之空凡此皆地產之宜不辨也西北馬鄉也有買補無孳養東南風氣弱也有給養復有字息出盜耤乘于敵也厲禁以禁之通貢遺我以利也毀使以絕之凡此皆生養之源不開也欲盡秣飼之實在以肥瘠課將校欲明耗失之科在以賠償懲行伍欲辨地產之宜在以遠近科給配欲開生息之源在以税糧爲保馬也是數者立

法行之至易獨保馬之法宋人以爲擾民今時衆咻旁指不敢上議者也愚則曰國有至計民有至神政有大機時有大順引而伸之一轉移之間耳夫寒下田不少也自軍隨身官屯種之外皆有租于上者也州縣曰税糧衛所曰地畝糧數亦廣矣然不過祿 藩府廪兵而已夫祿 藩府廪兵所需者金與粟也金至易得粟次之不與馬班也今中州之費可以裁而得金者何限又邊塞不通舟楫稔而和糴得粟何限移所得之金以祿 藩府出所糴之粟以廪兵不必取足于租也而合郡縣之税糧衛所之地畝糧行保馬之法斯足馬矣嚴其科十石保一馬可也寛其力二十石保一馬亦可也其嚴其寛視租爲較而復准種馬之例以一資養之實自春徂夏爲蠲赦若干自秋徂冬爲蠲赦若干兵民可自收授也又准驛馬之例以一資補之直

從征歲久者民全科歲淺者民半科有故失者兵全科兵民宜均任其責也然則官養不費官直不損可自足馬矣命軍丁之驍勇以代步兵之雜役出雜役之步兵而配之馬所謂不他求而步騎咸足也步以乘塞扼要代之堡爲衝虛騎以據塞追襲絕之後爲邀擊無不可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五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六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吳允元閱訂

刑法

○刑法上　葉良佩

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眶潤而法者震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弼佐彼此相須以爲道益闕一不可爲者也賈生之論

取舍固嘗貴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而云爾也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怨而風哀而秦遂以亡國故爲是抑揚之說欲時君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禮是故出禮則入於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賓軍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惰慢匪彝則有刑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下之道蓋莫要於是矣是果聖人剏而爲之乎則非聖人剏之也昔者皋陶爲理嘗陳其道于帝舜矣曰五禮五刑壹皆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爾孟子曰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寧竊父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

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爲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天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法不忠乃伏劍死張釋之爲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之棄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因諍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愛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爲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爲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爲臣君之法受之於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爲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法行則禮立以禮爲天下其升而爲大猷也何有儒先謂律爲八分

書蓋以其輔禮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於禮者不足與議刑於乎刑法之敝也久矣安得深於禮道如舜與皋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刑法下

葉良佩

愚讀國家之憲章至法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深哉仁乎雖使舜皋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必緣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於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已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芟繁定舛因事續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

殆未易以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絞斬定爲五刑而鐵趾蠶室之制一切剗除以六曹分爲類目而擅興事廐等篇悉爲裁定代背箠以脊杖而數無過百易黥而以刺臂而法止贓盜他如見知嚴於逃叛故縱深於捕亡收孥連坐之條獨於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茲皆法之至善者也至夫圖土之制嫌於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嫌於太輕則罰之以

荷校盜官藏受賕枉法罪皆死又嫌於太重則著爲雜死之命而聽其贖鍰與輸爲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嫌於太踈則定議著爲徒邊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玆皆損益於累朝而令之至善者也其有罰頑不軌之民或情罪弗麗於法者復許所司比議奏决以行曲而不苛平而難犯蓋肉刑雖亡而厥威故在象刑無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噫澤深

遠矣雖舜皐之爲法其何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迄於今玆幾何世矣析楊之囚溢於戶外而獄訟不爲之少衰豈所謂不犯之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厲而其原則始於好惡之未明於上焉耳何謂三蒙闇於推鞫者其情謾昧於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貨內來者其寃滯何謂二厲徵公廉之譽則以深刻爲能任喜怒之情則以巧詆爲用何謂好惡之未明夫吏之深刻巧詆者既以能名而闇昧愞弱之流亦復循資積勞以躐高位苟爲若是夫安所憚而不厲不蒙此吏道一大獘也統玆六患將惟滋獄速訟之不暇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如有作於上者得玆六患之說而變通之則國家無刑之效庶幾其可冀矣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以加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

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寳位保𡣕臣民孳孳弗怠其訓廸𡣕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旁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寛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勑

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辟以止辟亟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

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盗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斷獄釆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

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洪武七年月日謹上
表

○定律令之制　丘濬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
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

啓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兹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

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 祖訓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

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 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論律　　敖英

或問我 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歎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息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

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

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於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本温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至於腰膂膝胯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

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强梁嚚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煆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審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之

練達朝章　　敖 英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　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　内府外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　社稷鍜鍊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爲學者貴博古通今況　本朝令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爲此也

申明刑罰疏　　馬文昇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　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

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癉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況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

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劇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

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然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諭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爲土所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殘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

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若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吾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殺人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

於有司。聲寃於赦石也。然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所讐。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讐。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

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讐。而亦無讐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巳之親交者必報。而皆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寃聲。天無戾氣。而世無

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於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為人子若弟者親手刺刃於所讐之人凡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

也既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讐者或隱蔽或遁逃或負固而報讐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讐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許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交之讐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悞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為哉孟子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為

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　朝廷當明為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為人所殺者除悞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即為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　闕廷徑赴者不在越愬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為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讐者所在即以

上聞特　勑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讐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鄰保以鄉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

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

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讐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瑝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

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六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七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邵廷俞閱訂

河渠

百川考　徐問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

遐。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爲墨水鞨靺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嶲。今雲南爲滇池。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滀。

不入南海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爲星宿海薵滙爲二大澤復

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爲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

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爲定禹治水特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廻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于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洚水（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分爲九河復

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絜一水也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太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向未入淮）元帝

時決館陶。舊屬大名 今屬臨清 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 舊屬清河郡 成帝時決東郡。今隄決平原。溢渤河。清河一帶 高唐州 信都。今冀州界 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 溢魏州。今大名 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 博之楊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楊劉鎮 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 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 真宗時決鄆及武

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亳蒙城懷遠之間 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

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

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爲兗患。屢遣重臣。治水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

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岍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縣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

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方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延安府宜居縣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衛漳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卽霍山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黽谷太原府樂平縣名爲清漳一出上

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改潞安府名爲濁漳卽衛水俱東北流至河間阜城東光縣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滱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衛水衛出真定靈壽縣東至滹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滱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

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爲尾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廻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鴈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于海北京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乾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

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水爲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

武涉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渠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遥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書傳以出熊耳此山在盧氏之西南恐誤）入於洛洛出陝西冢嶺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

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即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在館陶縣）又東至于荷（在今曹州地已涸）東北會于汶（即今汶上縣）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内黃濬縣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

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潸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爲黃河下流又有濟漯灤雷夏濉沮汶泗淄濰濟出河南濟源漯山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灤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濉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

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泲水下流於睢卽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爲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瑯邪郡（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

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爲沱經敘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口）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陜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爲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今武當縣）中州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卽郢州今承天府）至于大別山（今漢州）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

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爲潯陽非是沅辰漸元敘酉澧資湘九水是爲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衡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于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南康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

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爲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宣歙金壇宜興洮滆湖同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其常之靖江則接建康之水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沿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

貢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甯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眞亦開瀆以達于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粤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阯至

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籐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爲黔中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

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卽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卽梅嶺者爲湞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是也至韶之英德爲湞陽

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爲湞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卽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僰鳩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激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爲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卽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

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
共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
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
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
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河源論　　周弘祖

漢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趣
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
本此皆莫知其非也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命都
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以求之自河州寧河驛
西行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得河源在吐蕃朶
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七八十里泥淖不勝
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脉燦若列星以故
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自東阻西連屬
吞噬廣輸馬行百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
又六七日程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
黃河又四五程至雪山即崑崙也自此向東北
流歷西番至蘭州降凡四千五百里始入中國
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里始轉河東又
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里共九千餘里而張

騫所訪乃在西萬里之外蓋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元潘記頗詳河自周定王五年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靡常○圖牒所載河蓋四大折矣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闡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送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北西岸即為涼沙甘肅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在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

為榆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東北西皆抵大河也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近河全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清河口入乃嘉靖七年所開今盛流矣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荊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嗟乎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自陝西何一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夫每歲六七月之霖潦古與今無異也何大禹則能安之於東北之故道歷八百年而不變而後世謀臣智士殫力選精而不能復之於數十年之久此何故哉蓋勢固然折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也於之在而下灑為二渠北則至於大陸播為九河

趨碣石入於渤海流道既廣其勢自平且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俱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得橫流哉今故道失矣溝洫壞矣河自潼關上距宿海七八千里建瓴而下而又挾六七月之淫潦與夫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盡滙於淮且諸郡沙軟土疎瀰漫平曠無高山石嶺以東之無洞庭

彭蠡以畜之則其猛悍震蕩任性而徃也故其所㦯善夫宋臣有言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又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當隨其所向而備之廣開河身以大其容多濬支流以殺其勢而河南山東漸與溝洫之政堅以持之而主於必成庶其有瘳乎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恐宋濂

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其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患可平宋之言與賈符又神禹故道也其眞上策乎又有云漢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爲患者千

數百年或者以爲王景隄防之力乃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無所瀉而力無所分景以尋丈之防而捍猶螳螂之臂而可以捍大車之奔吾不信也至宋河復南決南渡以後乃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遂失愚以爲中國之地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今河惟不反故

道則其勢不得不障而排之使南使反於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海則國家將無水患如東都如唐之時乎今禹之九河既不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間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究如縷河之道是將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横潰爲民害也或曰河北得無有碍於會通之漕乎余則曰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也何也漕以汶而不以

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

河源辯

王鏊

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及履也雖然予以爲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出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番朶甘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二十餘日矣予曰

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

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褥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

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師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

曰爲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晏於瑶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

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懸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氏調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

有小崑崙也則崑崙固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取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辯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爲赤賓河

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术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孫斡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喇別里赤兒納鄰

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

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平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又疏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

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巳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漕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

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

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切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

○論治河　丘濬

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

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至害亦隨之鄙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

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潁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與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柰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輿夫難就之功

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臣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

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言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

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爲河南淤沒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溢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潰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浪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

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

溢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圃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爲

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爲萬世計不顧一時爲天下計不狥一方爲萬民計不恤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洊發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邊

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捐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直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

之施行不勝幸甚又曰天下之爲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瀦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岭域由是而決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壖寬閑之野曠僻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

修非若河之爲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天
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爲民害
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
有志於安民生與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
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爲準焉

治河論

邵寶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
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
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
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

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
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
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効甚小是故其成
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
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効
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
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
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

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

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淸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　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効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

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濟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淸也不及臨淸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効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効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曉曉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我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

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其於河亦云

論黃河

失名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合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艱阻議者謂爲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詢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由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溢於

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即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淸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湧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淹沒。而淮水亦幾淹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大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乎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

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黃河之嬴縮。豈關於河之改流也哉。

漕河圖考

陸　釴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祀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

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堤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漕疏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貫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減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

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illegible]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皆不可廢者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漕河論　周弘祖

元至元初糧道自淛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今封丘地淇門今濬縣乃淇水入溝處卽枋頭也中灤至淇門陸運一百八十里頗難遂舉海運後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續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任城今濟寧須城今東平其後海口壅塞又自東

阿陸運至臨淸始入御河後韓重𨽻邊源輩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淸江淮之漕始通又後開會通河終元之世兩運并行然海運歲三百餘萬石河運歲不過數十萬石○國初定鼎金陵惟遼餉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會通遂淤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發河南山東丁夫陸運至衞輝仍用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後同知潘正建言始　命工部尚書宋禮復開會通後又得平江伯陳瑄繼理而潤色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令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於北遂罷海運專由會通迄今漕焉每歲額運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兌運三百三十萬五千餘石支運七十萬餘石兌軍者各軍駕舟

至各府縣水次兌糧起運支運者原係民船運至徐淮臨德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水次支運近又有改兌之名蓋免各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到各該運府縣兌運總用軍官把總七指揮一百零二十百戶七百七十七鎭撫六旗軍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一十一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皆南京湖廣浙江江西中都留守江北江南山東官軍也其遮洋三十萬

俱河南山東糧由兗灘水次仍由海道云○幽燕數百萬生靈悉懸命會通一河百五十年有成績焉觀河洛而思禹功朱司空陳平江之勞修矣顧揚州一帶止於邵伯白馬等湖濟寧一帶止於昭陽南旺等湖所慮旱魃爲災諸泉不應則會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至則不淤且決故劉莊襄有引狼兵除内寇之諭疪河之不可濟於運誠

爲消長相恃之勢也乃兩道并運奠爲勝筭顧談及海運者輒搖首合目以爲萬不可行然則元運豈鬼神哉或云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裏河患淺練湖高據宜厚所瀦而時洩之又云濟寧地獨高宜增金口壩規制堨泗水以注濟寧又云引沁河自懷慶武涉郭村至徐州出沛縣以益二洪又云自開封祥符迤北七十里開鑿通衛河出淮又云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河勝新河出江或自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由揚州灣頭可省瓜州搬壩之費又云自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玉泉諸水逕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可省漕卒腳價之貲此數道尤河運之所宜講也

論漕河　　失名

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湖之水，是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清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於漕河以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

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乾，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因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河清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論渦河

失名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於海運之險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於兖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堽城壩於兖北而障汶水以南注晄渠出漕流

分南北南達於徐北通于衛。當時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舠其三百餘里皆爲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兖青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爲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爲而顧爲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也此會通之運誠爲永久而不可易者矣夫誰敢議若於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爲疏便可無淺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

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新河論

周弘祖

淮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通新溝至安東縣有漣河㳺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朱家河白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蠻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沭陽水漣爲太湖爲傅湖又有楊家溝西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漣河海口自支家

河至漣河水程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河靈山衛膠州賺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通把郎廟新河口店口杜陳庄小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云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東萊訪其遺蹟爲圖表之副史王獻力主其説近羅文恭亦取王議備載廣輿圖云〇國家都燕海運之復容已哉復海運必開新河何者蓋海運由安東衕靈山

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眞白蓬頭經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易涉也新河由麻灣至海倉相距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溁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欵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勢自 非若引汶絕濟强決細流以蓄注也此固元人 涇晝未成者嘗詢萊守陽賓云新河自膠州歷F 濰縣西北出界河口只八十里內六十里海 壬共二

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見存。至小直沽。易易也。嗟乎海運關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役當與天下共之。非淮海山東之私役也。且元人業以爲之前驅矣。奈何吝此二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甚哉愚俗之未可與謀始也。丘學士云。海舟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磕。丘濵海人也。其言諒有據矣。

工虞

荊州抽分議　失名

成化七年。荊州左衛運糧千戶汪禮奏稱。見得三衛淺船。俱軍三民七。辦料打造。積年累害。及見本處上通川廣雲貴。出杉楠等木。商販數多。要得十分抽一。給與造船。免致軍民受害。該部堂訪察輿情。僉議得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光祿寺供應器皿。京城內外蓋造房屋等項。合用一應物料。逐年分派在外司府州縣民間出辦。前起未輸。後起復至。貧累人難。莫此爲甚。一遇災傷。派去物料。到者十無一二。以致躭悞供應。合無於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隷太平府。各設抽分。將客商興販竹木簰筏。每十取一。揀選堪中者。起解本色。不堪者。變賣銀兩。成造糧船。應用餘剩之數。方纔解部。以備年例修理天地山川等壇。京通二處倉厫。成造軍器

光祿寺供用器皿。內府各監局板箱樀桶。各王府　誥匣木櫃。賜夷人靴韈各處　陵寢宮器等項支用。先是洪武永樂天順年間。每年會計應用船隻。造于各處者。就彼處有司派料打造。造于提舉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廣江西。出產去處浙江直隸不出木者。買辦送納。福建亦有油鐵等料。倒爲軍三民七辦納成造。成化元年以後。各處災傷。坐派數少。而運船

增多。軍民受累。至是因　奏。始議從之。載在會典。我　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各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用。木等物堆垛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以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值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營繕之費。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爲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徼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商賈折閱。興販者不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必定爲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爲優。不及數者不以爲劣。庶幾可以久行。

採運圖說

龔輝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剐腦猿猴替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簰羊角雞肝臊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

甕柄剪刀閻王老虎鼎節鬼門以至服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崖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敘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鬼飛越作躡跡艱危甞鬪蟒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會獸偈人自古爲然而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鷄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叠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叠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

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爽壻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煙瘴雨之所浸淫饑渴勞瘁之所摇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

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叅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幾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

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扳頂顧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渡槳噫不身膏野草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　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萇楚之詩爲之於邑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七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八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董玉燦閱訂

海防

海防總論

周弘祖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安南界起歷海條甹為文昌界鋪前港為會同界神應港豊盈浦為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為臨高界田禾灣為儋州

界𣫠詐山為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為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為崖州界牙娘澚雙洲門為淩水縣界七十二徑牙山淡水灣為欽州界革木營烏雷山為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為廉州界卲州為永安所界卭洲為康海所界潿洲為錦農所界調洲獨猪山為石城千戶所界硇洲小黃程汾洲為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峰為神電衛界海凌山為雙海所界小獲山為

海朗所界中獲山為陽江所界大獲山為新寧縣界西熊山鵝洲山為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為順德縣界石岐峰為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山為南海番禺界烏沙洋為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為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柸山為東莞縣界合蘭洲為大鵬所界馬鞍洲為鐵岡驛界寧洲山桔刑山為惠州界記心洋為平海所界徐娘山為海豊縣界大星尖山為捷勝所界古

頭峰為碣石衛界前標峰為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㠐為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為朝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為蓬州所界大柑山為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為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為玄鍾所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為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洒㠐為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為鎮海衛界小澈嶼為月港界舊浯嶼為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為中左所界

小坦虎頭山為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為福全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為永寧衛界埕埭峰衙窩峰為崇武所界沙塘灣為惠安縣界嵘嶼白嶼為峰尾巡司界湄洲山為南泉寨蒲禧所界石獅峰小澳峰為平海衛界埕口三江口為冲心巡司界綱山王家嶼為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為鎮東衛界踵門山為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為梅花所界卽會城三波礁五虎嶴為連

江界下干塘四嶼為定海所界花瓶為北茭巡司界飛鸞渡為寧德縣界青山峰為大金所界天干山丁家桯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為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中峰為蒲門荘士二所界歷長沙門大崑山為金鄉衛界鳳凰山為平陽所界銅盆山為沙園所界仙口峰飛雲渡為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為海安所界霓嶴披山為寧村所界黃華港為磐石衛界大岩頭為

磐石後右界前山寨斗門為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為三山巡司界丫髻峰為楚門所界臨門溢為隘頑所界省梅坑為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港為松門衛界金清閘西嶼閘氷豊閘皆朱文公所造為新河所界金沙灘錯礁為海門衛界海門港為海門前所界五嶼為桃渚所界三門山為健跳所界石蒲港為前後二所界青苔灣為昌國衛界小目山為爵谿所界西厨

山為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為大嵩所界大射山為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為中左所界大魚灣為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為定海衛界金家嶴為寧波界丘家洋為慈谿界金塹浦為龍山所界松浦港為松浦巡司界黃山為觀海衛界破山浦為三山所界化龍浦為餘姚界臨山港為臨山衛界西海塘為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為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為蕭山界和

尚山栲門爲會城界茶浦門爲海寧所界太衢山小衢山爲澉浦所界桑扶山爲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爲金山衛界胡家港爲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青村所界蒲嶴爲南滙所界陳前山茶山爲南蹌巡司界寶山爲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綵洶港爲吳淞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太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櫓口爲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開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口巳頭河爲贛榆界旬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耆山爲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沉峰界歷胡家峰爲高港巡司界沙嘴峰爲靈山衛界

黃埠峰爲夏河寨界洋河峰爲膠州界大勞山田橫島爲鰲山衛界走馬峰爲即墨界馬山爲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島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高島爲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雞島爲靖海衛界佛島爲津寧所界五疊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歇馬墩洛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寶家峰爲百尺岩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峰爲寧海衛界海雞山爲寵河寨界武家庄爲馬埠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碗蟻島爲登州界劉家窪爲盧洋寨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单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邑縣界歆末島爲壽光界都里鎮爲蒲臺界青島爲利津界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寨界南半洋山爲昌黎縣界計一千二百里抵遼東北

半洋山爲山海衛界蔬萊島爲寧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山爲中右所界筍陽島羅巳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夷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𡉕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麻田島平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鎮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江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風所

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小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洲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烟烽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

潮皆倭寇不時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爲要衝若柘林者則又必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摹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勍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議者欲於羅活崗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擴伏嘻必

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
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
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鎭分爲二哨是在
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於連江所
轄閩安鎭北茭焦山等七廵司爲南北中三哨
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
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
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

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
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
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
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
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
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
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
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

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面
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
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瀬窟興化冲心平海龍
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
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
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
面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
浙江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

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温一也六總者定海
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
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
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
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
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
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㙜者八十有三五穀
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

若普陀諸山比也　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
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
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誠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
松爲畿輔望郡濵於大海自吳松江口以南黃
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因
不能禦之於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
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
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

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
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
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
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
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
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
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明孤懸海中
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各將

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
泊管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遮蔽
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
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
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踶
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抵姚家蕩綿延
四百里除安豊等三十六塲俱在腹裏未爲要
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灣裏河鎮

也餘東餘西等塲也蓼角嘴呂四塲也掘港新
開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塲也其尤要者有三
曰新塲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曰北海所爲
其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爲
巨鎮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
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
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揚州矣倭患之作
嶺嶠以北達於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

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
不便舟楫無過海通番之人爲之嚮道接濟耳
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
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
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嵩旱門
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
而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雞鳴嶼
夫人嶼金嘴石倉廟茂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

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當將來　廟堂或
修海運以備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
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
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　國朝
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
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
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

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
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
已二百年來邊備無故倭敢遠犯哉但地方千
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
饋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
達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
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

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幕帥而已
也

防倭議

姜寶

倭之來在海。或使我中國人爲舶主。比登陸。則又使我中國人爲地主。蓋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爲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爲利。直浙皆然。閩爲甚。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於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畧。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

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爲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爲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爲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興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爲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所地方。彼此梭界。互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爲策之善者。漳之月港。向爲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雞母澳。有宰猪澳。有龍眼沙澳。有雲蓋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於娘娘宮澳

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耻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熈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尋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做循故事。振飭鎮海氛庶可遂息乎。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八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俞嘉言閱訂

九邊一

九邊總論　許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爲可憂也曰虜莫强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

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窮荒餘醜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有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贏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償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

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敵之鎮豈能外寧供億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與之曰我　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能與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

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與何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患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

吏兵部各舉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内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莅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剂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内利

害切身窺避無由雖欲不竭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

願者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積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債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
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

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摘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跅弛之士克廣薦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

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內就此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稟陞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庫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

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

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

籌邊疏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凉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竭士馬之命始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吐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

大爲宋患元世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擅阿力

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

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徃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

寫亦滿速兒等拜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回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　勅往追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淸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

肆驕横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於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淸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懊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

以陜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輿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陜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

之與師外夷亦為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拜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頑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共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

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着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亦斥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畧乎哉

二日征伐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

厮丙種因與本酋小王子有雠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靡費錢粮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凉諸路利衛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没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刺等竊據西

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爲癸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粮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鬭者少我兵强弱虚

實黠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綢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爲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已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

導軍材力矯徤能猿騰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窬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竪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卽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又前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

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畏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粮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卽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

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

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柔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早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于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三曰申嚴守險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

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爵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戍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住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

澗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炎會哨
隊雖得步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觜等簡
雖云有備而定邊與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
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
警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
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
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
煙杆鎗砲盔甲弓箭煙洞火把等件與原選守

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
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
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
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
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
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路宿日夜哨探事出不
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
優恤其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

寡為多躭悞事機除本等罪名應查何處以警
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
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悞事
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
邊拆墻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一
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
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
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

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
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
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
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
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
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為進止收斂人
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既
奚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領

利害但有亏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
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
戎器從征綢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
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蔄近塞
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仰在此而況天晴
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
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

茶馬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
騎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濟茶馬易之
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
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illegible]
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
散逸無存豪强占賣侵襲如舊則孳放無地而
牧軍因得以籍口奏討紛紜負商收價報中糧
草假以夤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於是乎太壞

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
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
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
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
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
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
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
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

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
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不常即
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
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
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
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
樁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
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

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弛昔牧事有成雲錦爲羣可以西陲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令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

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廩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千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强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俾復故業果如封疆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正

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措於稽覈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粮賞賚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日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

原缺第二十三葉

宜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克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粮二斗五升餘鹽納粮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

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粮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粮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粮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為接濟利病均為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粮既足乃以

餘積召募遊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阻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

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

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忘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揄選本于興材調度出于儔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皇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

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賫寇兵而賞盜粮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穽是故擺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法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四面八隅翕之者勢前後左右互相爲首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鎭從違爲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鎭戎西安海剌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爲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啟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實虛强弱

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鎭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通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鎭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鎭兵馬回營隄備修

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粮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

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幇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併等役况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㨗名曰萬勝視今

之勢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鎭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隷之於鎭廵各屬

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駄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粮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賻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托爲腹心其包納月粮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粮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鄜防守是矣

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𡃕賊會何檢捕則
防守之令何益矣
八日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宜大賊不過
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
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
我延寧以爲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
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爲山永遼薊東侵之舉
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

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此
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
漠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的知不
信則弛我邊備悞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
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丁
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
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
傳愈加信矣愚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
徵兵只在一守爲今之計宜加叅酌著爲定令
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
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
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
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
人而我不可攻我守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
爲十如廣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
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

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黒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
顆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
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沮深河凍半隱
半見進止不定卽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
暗或明長驅南下卽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
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
臣謂東奔則卽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卽大舉之
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

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事豫治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賫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捜山被傷等

弊者出　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奏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恐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鎭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殺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勲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潜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潜消虜勢則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守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取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墻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窖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

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董越

曩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欺獘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務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鬬山川險易

皆其所知夷狄强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柰寒視風沙刮面鞞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鬬輒爲所輕夷狄欺獘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月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費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欺獘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獘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囂囂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欺獘此其四

也其餘事勢或繼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跡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趂今無事之時正當飭

勵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覘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

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日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閒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平滿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驍勇者或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

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

賊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寛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侵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

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

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事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

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

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蹶於控制不隳於　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叱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

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邑荒涼驛埸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衂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

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廑　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托也柰河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

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況京營之兵素爲輭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鋭之勢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

賺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夊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潰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爲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堂楹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

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既盡吊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粮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脊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

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引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虛名罔

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克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粮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

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

紛不一故據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絶進不可

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粮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運粮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

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驅馳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圜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兢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未可知誠爲

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爲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破甲是乙非卒莫能合

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大計以甕中之小見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

上以潔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收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曠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兵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聽其言若迂踈

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也哉

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可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將之叅戎自關以西不下數十

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忘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彼此可以召援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竊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禀於廟奠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

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

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方矣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閫闕之勢蓋東控延綏之門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彈三軍之罷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

以懾四夷之寇鬼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畧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乘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彰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營伍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

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
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
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
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强李牧之在鴈門
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筭各有
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
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

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
不下七十里城郭窵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
地保衆則非所賴況又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
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
必歷興武高樓轉徃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
比及火至賊巳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牧畜偏野
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徃徃皆然可爲太息臣謂
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

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
乃自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
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
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
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容虜寇將
至卽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
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
絡詎能窺我虛實人畜入堡旣不遂剽掠之計

城堡犄角又恐其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
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
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
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
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
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
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

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凉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粮歲費賞犒虜

塵未睹軍廩告乏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强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內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畎畒之間則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巳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破其家

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卒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豈若於巳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陜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疃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罹饑

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刼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給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克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

民兵既集客兵可能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師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

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劒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暘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憤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又況守邊之要覘邏爲先苟得其術敵人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

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逈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宴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

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採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

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刼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已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項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騆而不知費聚千騆之馬而輸百項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衞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寇抄掠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

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討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

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

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爲害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粮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荳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荳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

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其處無險可以水

運某處遊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瀹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勞無不可致矣屯田既擬於實漕運亦復於古上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烏遷鳥舉難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粮罕繼且其

來如猋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

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非術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玆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陷於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粮餉夫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故鼂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克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知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家併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讎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氈裘之羣則振掉喪膽者功相

萬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乎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水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廸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陷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 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閉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旣明

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將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事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

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擧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卒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旣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讋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

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十九終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洪必大閱訂

九邊二

談邊事　張位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爲重不可偏也我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隣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

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掎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内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衰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

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鉄防而朔方之形勢蹙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籓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爲常則跋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邊之卒以爲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阨塞之

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爲清野之計丁壯則困於修築隱於占役而取數於荷戈矣糧餉則匱於椿頭苦於所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順治威嚴虜酋效順外寧內安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賠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豕何厭板升聚毒慮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慮有糾合之舉宋時初患西異竟苦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何常之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内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收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顔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

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遼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爲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無事。申嚴俾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言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刼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鷙。健鬭無前。皆遼以東産也。即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瀠洄。鴨綠混同。左右迸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

襟。然必整理威遠靑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爲一區乎。公孫康可覩矣。

薊州論

周弘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宜府遼東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大寧餘福是也自此宣遼隔越

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叅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道虜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粮四十六萬八百石荳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焉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

為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適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惟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叠嶂以為天險紫荊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遠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

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焉億甚矣括其貲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爲家事者哉

高闕　萬表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

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　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

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於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

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鎭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宣府論

周弘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凉亭沈河賽峯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　文皇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鎭馬步官軍一

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

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紫荊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

天之所以限華夷者柰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爲告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非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周弘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

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

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〇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　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剌剌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

川平衍曠邈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壽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辯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兎窩永嘉白羊鵓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黒山華皮溝牛心兎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挨八角堡內維苛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

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宜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鵰窠茹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爲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勑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宣大策

王世貞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爲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絶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

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戸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内毳帳覆野飛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畊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内而弗能要也門戸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借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廵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名雖爲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

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爲之叅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土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

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
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
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
穿魯縞也。小子韋皐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
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
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
而無禁劾。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
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三關論

魏煥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
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
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
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
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
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
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

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
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
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
先年以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
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
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
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
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荊關。又東居

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覔壯勇積芻糧以固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紀要序　　蘇祐

險足以守乎曰春秋書城虎牢重設險也君子宜無弛備以疲役爲思肆之心險不足以守乎曰孟軻氏云地利不如人和徒險之恃君子有遺論矣夫人有言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烏合猷噬然不可以無防也國初沿邊置鎮府自肅慎氏為外藩延袤而西者則大寧宜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載踰嘉峪爰建哈密用斷匈

奴右臂以貽萬世安利緊宏遠矣嗣是因時改革乃移置大寧於保定而以其地置朶顏等衛其後薊州偏頭固原改設總鎮今所稱九邊者視初加密　成祖定鼎燕京密邇虜穴山海在左居庸在右則紫荆等關迤邐聯屬蓋又國之門戶云其視宅鎮不重且要哉甲辰歲黠虜肆逞直闖浮圖峪浮圖古蜚狐口也京師戒嚴嗣歲余叨膺提督諸關軍務之役既勉力以承新

命次第經畧幸而歲事有秋外内寧謐念稍徃
詔來宜有載記爰攷徃牘謏無左證因命侍史
錄諸卷案并取諸敕諭所載及擧邑所上者授
簡於栗仁甫氏著紀要十篇圖說附焉首建置
稍始也政有經緯匪文莫備故次經畧文武竝
用戢暴須武故次兵防師行糧從兵貴宿飽故
次軍餉地有險易衆寡因之故次戍守習險既
閑地利可得故次險要兵以衛民不足又重煩

民捄時之政也故次調集偵探豫則耳目長足
以制變故次警報宜大外藩也惟不固則内關
孔嚴故次邊衞不皇寧處儼狁之故責任可知
矣故次虜系嗟夫險以制變圖以定軌說以盡
言兵政其有裨乎抑嘗聞之兵無形也唯善用
兵者斯能形其形是故險可以守而不可徒守
也余也其尚免於按圖索駿之誚矣夫

榆林論　周弘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
鎭宋沒西夏元年章孔典據守　國朝定陝西
孔典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
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
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墻起甫川西至定邊
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横絕河套之口該鎭官軍
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

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
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爲罪
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内地遂安
在王越則云虜賊大擧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
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
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
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illegible]在綏德舊鎭也

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

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收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烽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周弘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墻畫守始于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墻皆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

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跑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棗園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

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扼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湮谷有險足恃分閫衆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

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敗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爲隣沿河三百里盡爲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塹

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里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節年套虜多由青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爲墜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青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騎阻台數百里水泉四十五處草木繁茂虜每入必道休息飯馬安留旬日呼爲小河套蓋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所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

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爲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所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監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

寧夏瀕河當虜衝氷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甘肅論

周弘祖

甘肅卽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郡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部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匹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

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

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棉花八千四十五斤○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壩紅紗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帯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争之地甘州祁連燕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燕脂使我婦女無色　國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羁縻

六鎮即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定安破於海賊而甘州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茶毒日滋漸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絶貢欲茶不得五日瀉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瘳乎

固原論　　魏煥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

葢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氷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氷馳蹂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氷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内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降城論

周弘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適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

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百餘里并據要津又於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佃牧減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値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

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闕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遠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

堅者獸全籬固者蔬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護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爲守之下策矣况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

可乘也西攻駝施飛泉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典而役不稽則逋逃斁而朔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朐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

呼豈易言哉

安定論

周弘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匹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眞苦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爲要菑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爲海賊所陷

○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而列四郡我 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於嘉峪逮後戎虜猖獗關隴騷然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界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刀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關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費俱取足於玉門關陽關柘關外渡

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謎城以至思渾河沙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圖新城頻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䟽勒水城叚蘆岐山赤河坎城闐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郅支蒲演渡洲盤陀葦關皮山姑墨焉耆於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爲番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盾石城弩支時勒

井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落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呂磧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月弓鼇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赤停當其衙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爲六十都會今皆失於戎虜而不可復矣尚得豪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投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種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孫章美閱訂

九邊三

三衛論　周弘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

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剖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與會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餘福。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爲三衛指揮使同知。岀邊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有功。遂以

大寧畀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廣寧也。歷喜峯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餘福。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强。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峯關敗諸虜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索鹽米而已。

以故喜峯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夷貢。己巳餘福大寧結也先爲鄕道。朶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餘福大寧人畜去。　勑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巳而設太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尾刺間諜。　詔自後役至件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乩加

思蘭謀寇遼東　勑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
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玘燒荒出塞掩殺邊
釁遂起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盜
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
動稱結親迤北華蘭台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
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
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
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

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
祥全軍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
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暹之
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為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
復許貢華蘭台仍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
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
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

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興和論

周弘祖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卽至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illegible]遠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自宣德棄去從入獨石○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嶺便爲

狄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崇驪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擣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卽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谿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哈密論

周弘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
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
以絶北虜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絶匈奴右臂則
今日之哈密云 成祖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
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
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土魯番阿
力陷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

罕愼弘治元年阿力子黒麻復陷之殺罕愼四
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黒麻
復擄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問撫夷指
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
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襲
會守臣皆師兵往師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
遁去彭清追勦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空城九
年阿黒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畧之澤以綵

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
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魯
番迎取阿黒麻次子眞帖木兒來主哈密陝巴
知之走瓜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
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
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
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峪關嘉靖三年
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

頗驕嫚多所挾求兵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
壇并牙即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
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米馬兒黒木之族以
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
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與復
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 朝廷與之
金印助之兵糧誰爲守不過一二年即爲所擄
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絶之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〇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　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大邊臣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巳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

土番專據之勢巳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勒兵遠舉得乎縱使欵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屣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巳則執詞以遲陝巴之萌孽又著矣故以爲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可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朶顔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爲寇門单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爲無虞貴河爲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爲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巳乎曰外戶不閉堂奥可窺唇之亡也惟齒之寒不然徙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矧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讐也遺孽餘喘又畏以吐蕃之獷悍而謂其不北走臙

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欲遲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罕東藩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穫之利垂涎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州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

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況又邀羈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觭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日事體重大遲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來冷落鄉

關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爲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吐番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陲之扼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爲哉

內關論

周弘祖

龍泉紫荊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匹〇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爲畿輔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

關亦未可恃以爲安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爲上倒馬次之紫荊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荊爲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荊倒馬之勢紫荊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爲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荊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王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

不在紫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也

論長城　　丘濬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

爲過然内政不修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柰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絶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

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扤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論邊墻

魏煥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慶改爲北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

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
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
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
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
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
而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　國初耿秉文守
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
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

林東中西三路邊墻崖塹二千一百五里十年
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墻黃河
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
年所棄河套外邊墻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
秦紘奏築固原邊墻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
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
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內邊墻也正德元年
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墻高厚各

二丈墻上修蓋暖鋪九百間墻外濬舊塹亦深
闊各二丈於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
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內邊墻西自靖虜衛花兒
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墻各因所宜又
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
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於是內邊之險備矣
內外二邊之中淸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
又套虜克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

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
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墻一十八里後總
制唐龍改修壕墻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墻一
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壕墻四十里皆
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
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
壕墻長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
和奏築壘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

壕墻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與騃戎。上策也。

城塞說　勞堪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　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紓直進
退。即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茂視之也。今三衛視
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
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
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
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
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
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

陴伏精銳於牛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
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
其閒暇大城　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
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賚。土可築則土築
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
庸抵山海以爲表。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
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天下之力
以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

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採時有要也。然有謂
長城無益於疆守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
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
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
人有也。爲息虜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
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
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
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

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
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僦居塞
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
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
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
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薄
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
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人塞而

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衆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於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容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

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　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因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痾乎繆亦甚矣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欲離畝捐妻子林林總總於亭障睥睨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稍干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愢愢慄慄於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

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踐太平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

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嚮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鼂錯之爲漢謀也難而今謀不難齊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而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思治詎一休養匈奴無盜寇之罪邊土無虔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薄僇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

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攙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役休養者垂二百年須之已久自　天子以至度支稟稟以財用之

困工役之勞憂危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繇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方命受極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闌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於晉陽矣鼂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國地

甚邇邇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土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十日置之荒墟即責其得粟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廪未實從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養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嚮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營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苦於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

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携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况卽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今爲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踐則習諳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

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道朞月計數旬於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蹙乏形貌之踴踖闗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陴者矣古之乘塞者逼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且輿之報矣然塞已城矣秋歲防矣禾稼棲畒恃之以無恐矣穉子嘻飼恃之以罔戒卽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於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圯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

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於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於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烽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養以半口比歸令於軍曰室

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而其甚邇者利也朞月不數旬於里有不願携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廩以為資有田以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無盛兵之急非無盛兵之急無邊兵之急非無邊兵之急無執戟登陴結髮與

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乇之財用樽節焉爾乇之兵清補焉爾乇之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乇之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變守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變守振邊兵於中土振乘塞於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竝行而致變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

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於天下甫定則願息者恣行之於邊日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於胡患之不數則遠慮者疑今因其時也而靳不為可謂智乎國朝城塞不始於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於近年其乘之亦不始於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於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踈

壕塹易為塡塞垣周於壕壕附於垣自近年始為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宜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踐亦近年始為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不膠一隅而必其軸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

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
疑急豫莫能辯緩煩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
入懼於役之久惑於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
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
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
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禾盡入轉輸可
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易明也外
阻於高墉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虜

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
搶虜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
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
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
雖城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
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
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拒下以逸待勞既不
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

縱之入而與之戰持擊突刺於平原曠野之間
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　京
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足恃則宜大固在所畧
夫為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荊　京師
之內戶宣大　京師之外門又宜大之士結髮
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內戶
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
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於境

上不若殲之於既疲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
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
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遏
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之境
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超乘矢而能殲其疲乎此
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
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
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

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
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
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
解於民且使虜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
旁無可嚮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卽破
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
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
兵守堡夫邊兵具器械諳旗鼓者馬兵耳步兵

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
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
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
爲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
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
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
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
里分列於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

且往來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
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算又爲左矣
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於將臣之口將臣者
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
之名曰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
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真則曰發遣不
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
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既有分陴馬兵亦有

定援前當勅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
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
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
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
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
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
[illegible]生將校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鬬擊之
志忘戰一也多爲應役尚皆單身繼有顧差半

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
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
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
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
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伍伍必
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
二丈內外皆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
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自反其督責之

政而但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
之初城難也斧斤遍於山谿版築奪乎畎畝力
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爲建議者危
之而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焉
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
也隣虎狼於枕席蹈鋒刃於體膚蓋無藩籬之
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守長
塹次結蘆蓆又次登陴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

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於工役之初與
智也棄城塞於工役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
於擺守之　久仁也廢乘塞於秋禾之被野則
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
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
可以不護而況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
入得飼秣之資邪令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
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

旦舉而廢之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
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三二者何曰堵口
不便於援兵山麓不支於下擊也夫塞之可守
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
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鬬穴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欲
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
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

無一入虜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陣兵之無番休孤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陣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規又何以番休其

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陣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容坦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又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簿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爲巳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之言而罷乘則所謂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說

勞堪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大

弱塞鄙之地客遐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徼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典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如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値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責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逵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邏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茸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

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礦塲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仍餘

以爲　雖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倦其慫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于夙昔之遴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

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無貴入無所掠則饑疲銜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或問民堡之制宜

鄉約

邊募論　周弘祖

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擒。屯則卒積死。今胡數轉牧。行獵塞上。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絶望降敵。救之幾到。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數年。中國費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屋室田器具。乃募徙實。復其家。冬夏衣廩。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利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凡使遠方無屯戍之士。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虜患。顧不美哉。帝從之。〇兵莫便於土著。莫不便於戍遣。戍遣則水土風氣未易習也。山川夷險未易諳也。墳墓家室未易離也。且力疲於道塗。財費於番易。法撓於逋逃。弊積於顧役。凉秋夜月。戍謳歌以思歸。爪期若愆。即攘臂而生變。若轉輸艱辛。且未論也。土著有是乎。竊思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鋒蓄鋭。不耗內而善外防者。君莫漢文若。其禦虜之策。知彼知已。盡地利而得人和者。臣莫晁錯若。觀今之去彼。歲何啻百千。非狄之典

亡強弱。幾易種矣。其言固鑿鑿可行也。嗚呼。團結之力。十倍於徵調。飛輓之苦。百倍於屯田。安得錯也而與之極論乎。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一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同社董　清閲訂

九邊四

出塞説

勞堪

蓋嘗覩古人之得失究往跡之成敗而知兵之爲用也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代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

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　朝之事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察也夫前代之虜癬疥也平城解圍漢將寢兵馬邑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宿衛不大爲我讐也而我　朝取天下于胡元建都邑于涿鹿妥懽之竄未至輿尸愛猷之奔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鬭之獸而我　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急也永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會台之欵繼至脫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凛凛乎日虞我師之至矣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慕遠商北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

敗也宣德以後絶策窮征耀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

偵邏而我邊將出塞㨗營者有焉今虜盜馬矣夜闗覘矣虜㨗營矣入寇必從避其老弱即宵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㨗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讐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㨗營虜冬夏廬居散出孳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剿之謂之出塞㨗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

塞稍遠道里所殺　精銳虜所至戚也又㨗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賜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　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磧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嚙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嚙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為名調集

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貢為名分遣間牒而覘其起止纛旗所指各有地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散一[illegible]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手就[illegible][illegible]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捄援不能為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虜追擊不能為患此所謂養之于百年而殲之于一旦痳之于累歲而痏之于中宵也大懲之後虜勢斯蹶數警之餘王庭遂遠

漢所謂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唐所謂遁斥塞千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噫此儒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不在于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瓊崖之追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買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　國制以出塞爲生事擅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

貪微功以絶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日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爲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巳成虜情巳驁及絶之貢矣虜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　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

貨以百緡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　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啓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巳釁我不起釁則虜恒釁今人不以起

釁求巳釁而以不起釁求巳釁故釁卒不可巳也或曰刼營盗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刼者刼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盗者盗之可矣今虜雖數闚覘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雖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齎盗。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筴。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晝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鄙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廵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氷。揮鞭近塞。罔所顧

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强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筴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强弱。以强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强。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絶幕四出。不能

一屆單于之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强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

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一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寬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燬犇之虜戎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强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弊虛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强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亦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

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遯茄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

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黄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追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

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為虜强而我利於守春蒐于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

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

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
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
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
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
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
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
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
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

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
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
氷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
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
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
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
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
日可究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
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
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
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
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
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
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
所當慮而難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
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
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
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
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
保邪自相攻奪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
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
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
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討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

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僃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懲扩論

袁袠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遺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奬其兇盜據神鼎遷衆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强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亂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宫帷簒弑

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絶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並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内引江東之衆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朱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筭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受馘雖黃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毛掃堅墉如風葉中源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兇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筭悟婁敬之讜談念留侯之遺策以爲　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膺裏天啓秘畧神受爰即幽并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關閭三關虎踞九邊綿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滅奇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胄蒙犯霜露離灋宮之深密而騁鶩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己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筭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闥正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於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衄

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償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月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

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北虜策

王世貞

今天下北劘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

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罔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所長志在摽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廓

也猶伏機之弩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縋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門闌闥單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趨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日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

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閩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專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六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搖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猶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

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徙戎論

周弘祖

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來降者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羣臣請悉籍降口納兗豫閒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令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

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彥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剗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復唐臣諸議納之兗豫者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國朝降達處之圖廣者即唐諸臣之謀處之定保恒冀者即唐彥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寇楚囚之意焉往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倚乎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無江統慮哉

馬市論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謬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膽

射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茲者恭遇　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　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

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　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而長驅絶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

與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擣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屨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

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與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强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鎭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

可也天下人民惮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

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僞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

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

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

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本爲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賔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

獲小利而無名關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

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

去年入寇莫敢敵盧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廻之馬獲靑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見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

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累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

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恐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

甚

虜情說

勞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强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安懽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爲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埸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益寖强焉及夫　英皇旋軫諸

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覆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驟馬持木兵

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輕軼營壘

步兵內集肉薄陴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劚窖得粟必囊徙今乃入秋揉禾旣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刄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遣之音今乃拔壺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閭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

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眞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算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

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眞保四關廂以搔動

我而我勒鼎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則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於是餡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嘖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賣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二終

餘杭陳其愫點輯
臨安徐　勃閱訂

四夷

四夷考序　　鄭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

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郡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駸發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　勝國也盛衰云運也國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須書也因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屢屢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為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

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為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無故涸飛鳥嗜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

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與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爲可得哉

安南論　　　田汝成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于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怲怲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侈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内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爲䖝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即以封者畸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驕侮不得爲政之過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也者人民善意

漠北之衆琥綠屠戮鴆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蹦
躁海隅三年焉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
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責法賈怨外夷
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　朝應運開
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　高皇帝嘉之假
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隅不伐之言垂
之　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　文皇帝
嵩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

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鳶壞再覩官儀赫乎漢
武之烈也雖嘆咻稍竦約束大驟為夷醜所弗
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
季葉稱逆衰兌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
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堠之警不可謂無大
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
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為稍廉爾頃

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叢未之詳也在黎
氏必淫慆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
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
盛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
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恆
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
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
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

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
詞詰其篡殺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
向背之機而徐為之所如其冥然嬌虔不可諭
曉也為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為臣則莫
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
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為天朝所不
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
而圖之者卽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

固凛然覩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爲得策也

蠻夷

田汝成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氐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儇恔猜禍絕禮讓而

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魋結跣躧陟巖穴躐荊棘捷如麋鹿斑衣左袵或無袴褌緵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顛負闌抱弩遇便輒鹵掠豨突箐中不可蹤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

雜海肥銅鈴纍珠結瓔絡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淫佚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爲聘貲贏縮貧而逋者逋歲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嘬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

鼓鬬牛於埜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䰍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某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某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某事某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　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㒧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於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莊稱人曰歹自稱

亦曰歹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日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璺以斷凶吉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入人家爲祟以

其日作蠱泆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生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厓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犂以鉄鑄發土耰而不耘男女躧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北屋號泣日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徂詐而饕誕以

元日爲祀忌數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日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貢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竄之在葛彰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在牂牁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

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静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埜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惰緩土無彊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呰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

字絶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埸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

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荷氈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鬭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寛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

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匕一枚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滌腠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不縮以蘆管咂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淫醜不恧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盃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齰血無論鼠雀蚳蝝蝡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

即損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横圍腰間傍無襞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高者絶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狫慓悍尤甚善歛百物之毒以染箭亦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

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犵狫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靧得獸即咋食如狼

休狫其俗與犵狫畧同掘地爲爐厝火環卧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羣冢俛尸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

羊獞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徃徃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

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笱椰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毋死則焚其衣服殉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狆家椎髻蹝屩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莢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髻若月㮚之狀長裙細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

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絶之喪食尚魚鰕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詫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徃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

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裙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篭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筰駹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
康佐者獨蕃恣睢懷詐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蔦
莽之間徂伺固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
羹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恐近溪者善
人尾灑揭魚鼈猾若蠙獺尾灑者猶華言水下
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藥珠爲
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
男女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

贖之方通媒約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
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昇之幽巖秘而無
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
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在寧谷
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
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

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卬作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
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訴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
於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譓尚武而善獵
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
昏黑不辯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匡石
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
簇欽欽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

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
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
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
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
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
安所徵哉
僰人漢爲揵爲郡唐爲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
也昔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于夷也

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齋唲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𨤲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虎曰金羅波

崗人一曰崗蠻散處於猙狗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言語侏儷尚讐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𨂂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

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仔㧗毬相誂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褁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髻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蝋心之重趼若鄰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蜓蛺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嵓崗挿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屐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綢繆[illegible]不斷絕樞葺寶璦以菁茅樹畜粟豆羊牛雞以爲飾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

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墝十歲五饑急則竄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蹌皇澥中飄忽徃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棚而前執鎗去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

猺賦者此爲通藪猾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槖鄉
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
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
然亦歷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猺人
皆槃姓者或訛而爲槃云猺獞雖異族而信鬼
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
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
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

帥廣西時令諸猺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
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
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
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不得偷寒送暖上
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
賊不用此欵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
帥事二年諸猺無及省界者
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猺雜處風俗畧同而
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
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
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
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猺人亦重畏之不敢
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蟲于一器令
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
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
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

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含黑短脹而皮脫骨之
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餳治之以歸鬼散雄砞
丸在胸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
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酋長曰峒官峒官之家
婚姻以豪汰相高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
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
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
媵婢迯意婿即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媵婢則

婁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
出而歸者止於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迓肬
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
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餅甕慟哭水濱擲銅錢
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
不孝
猺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
旁舂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

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
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
以其黨洽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
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未長者啖以
卉蜜嚌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蜜唧以爲珍具
無板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
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
祀歲首則鄉坎跟土盃十二盛水隨辰位布而
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
月雨二月旱餘俗大畧與猺獞同而好殺尤甚
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
一狗以謝毋然後敢歸毋得狗謝不復嫌恨報
讐相擊必食其肉而卧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
者剜其面而籠之竹木鼓譟而祭之以徼福利
黎人鴟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
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

稍同編戶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毋山山之中
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
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
戴藤笠𢇁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
誘散仔攜手踏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
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
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
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

則昇櫬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即爲吉穴也
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
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
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款曲
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
不離酒所聲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
界爲害也
蜑人頻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

欄以魚鈎爲業辯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
善泅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
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刃擊其繩舟人疾引
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
人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蠣爲業或曰盧循遺種
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
意焉堪輿宇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
異五帝三皇賢聖遞作樊祓以仁義陶鎔以禮
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
其在四裔魍魎之與游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
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
惡也夫氣化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
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擯
爲戎敵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

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
於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鷹莽狐兔之墟也
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
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
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
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自北而南
自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僰之
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人

百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之日乎

日本論　周弘祖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强原宫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

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性徂詐狠貪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

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内和景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路河波讃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驒

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穩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珎物恒通使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懐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郤之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絶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强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内藝興强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又値嗣立幼冲不能制太内藝興遣使宋設

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宋設謙道等讎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起益肆猖獗閩廣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〇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

山衛絶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歴大鎮七真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奸閩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叚絹川廣藥材銅鍋鼎銚又酷慕鬼神毎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臧遜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寛分利以

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惇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歳抽其税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寛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朶顔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穢貊沃沮福餘可以規制朶顔收復大寧以爲 京師 陵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渤海高麗之使遂有大寧通吳之軍巳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闘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擣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貲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强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倭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

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　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犯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强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躪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

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舶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覸其利。厚私互市違禁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貰者又多取其貲。匿去莫與酬。舶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舶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　朝廷慮之。乃特設閩

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
紈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
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
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呴
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罷二司用事者於理
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
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

用家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
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
將申約束婁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
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
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慢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
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　聞巡撫操江憲臣相
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　天子數憂
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
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
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
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
比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
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
部尚書也　朝廷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
常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
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

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
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猾
梟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
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
谿上疏行有所負挾頗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
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
特家閩避賊讐故嘆嗜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

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效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趣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躪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

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不可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銜奮言能痛淸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遂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還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没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

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

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

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明）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𡺸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陽山竹頭洞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山入鱉子門赭山濘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驗月嘴涉谷積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自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

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

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西南渤泥國

宋濂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彈丸之地乃敢抗 天威邪

主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去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奈何不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師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事入貢耳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

城闍婆國則土番兆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撒哩
于道王卽行秩曉何謂三年王曰地瘦民貧愧
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
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者一示無
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
吏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戒行闍婆有人間
王曰蘇祿來攻王師師却之又聞歸誠中國無
我闍婆矣王感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

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向稱
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　天兵且多至雖
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
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
朝臨發王以金珮刀吉具布爲贈秩毅然辭之
王顧逸待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誅
索毋無厭況與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
使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

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
又戒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乃
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喩復走王所反復
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
舉酒爲別酬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
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　京師十六
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　錫晏於會同館已而
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

大片龍腦黃蠟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
彿如回鶻文書其陋鄙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
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
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
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
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腰繫
花布亦髮跣足其物産只黃蠟降眞龜筒玳瑁
檳榔黄海爲鹽漉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

鄕食之糇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粉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餓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無燕饗則封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頗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古

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來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　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視之徃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　宣德意辭令所亮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　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子敬之字其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静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阿沒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

生歡喜本國地方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殺道理使國將反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意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　皇帝根前來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

合議沙表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三

四十七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三終

經濟文輯二十三卷內府藏本

明陳其愫編其愫字素心餘杭人是編選明代議論之文分聖學儲宮宗藩官制財計漕輓天文地理禮制樂律兵政刑法河渠工虞海防邊防十六目書成於天啟丁卯所錄皆嘉靖隆慶以前之文大抵剽諸類書策畧空談多而實際少也

唐詩解五十卷詩人爵里詳節一卷（一）

〔明〕唐汝詢選釋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楊鶴刻本

唐詩解序

詩自三百篇後至唐稱極盛矣古今選唐詩者不下數十家獨新寧高廷禮氏品彙為家著廷禮又於品彙中拔其尤異者為正聲選綦精矣而濟南李于鱗唐詩選則彌精而微傷于刻然皆盛行海內習唐詩者人人以為津筏不廢也顧未有加以訓詁通釋而為之解者有之自吾郡唐山人仲言始山人故名家子五歲喪明未就外傅父兄俱業儒旦夕吾伊聲不輟山人從傍竊聽率有味乎其言回請遍讀諸

張紹祖刻

書則盡發篋中藏為口授而山人諦聽之入耳不忘不煩再授久之而上自丘索墳典中逮諸子百家下及稗官野史無不口誦說而心懸解海内弘博之士不能傲山人以所不知矣山人既以盲廢度不能應制策名致身青雲則棄去經生帖括業不習一意屬書摘詞尤究心於詩學因取高李二家所選唐詩句櫛字比採摭羣籍所載故實以為詎而又逆探作者之意啓扃發鍵為讀唐詩者作指南名曰唐詩解厥功鉅矣敘青既竟出以示不佞曰請以一言弁首簡

不佞竊惟詩人奮乎百世之上後之說詩者欲懸斷于百世之下以為古人意指云何云云固未敢必其盡然顧詩本性情性情無古今一也世人不學窾啓寡聞而又傲辟驕志不務降心相從以公虛求古人而必牽合附會以偏執成己見作者如彼說者如此詩學大壞極弊久矣仲言不以我解詩而以詩解詩每奏一篇不佞未嘗不拊膺高蹈以為真得古人意中之意言外之言即起有唐諸作者於九原定當首肯不佞嘗謂古人著書必資衆力聚千腋以為裘良亦匪易仲

言以一手一足之力成一家而俟百世一難
也纂輯家不廢繙閱尚多紕繆仲言
悉自胸貯腹笥中傾倒而出不假外索
二難也唐詩諸家惟李杜有註其餘則
否仲言合初盛中晚諸作者人及半千
篇幾倍萬而一一為之蒐詰爲之洞詮

三難也自古盲而以著述自見者不少
大抵在中年晚歲學業已成之後仲
言童而盲不識點畫形象作何等而
從耳根入者迺富於百城四難也有此
四難故不佞謂山人異人此書異書若遇
中郎嘗爲枕中之秘千載而下天壤

間不能廢唐詩必不能廢山人此解明
矣夫詩三百篇得卜子夏小序而義
始明漢儒因之爲作箋註自考亭之
說行而序稍詘然好古者終不能不
爲西河氏左袒其抑首受紫陽功令
者束于制也傳經翼聖不以其蔽貶

名仲言異日當與西河氏並垂不朽
矣仲言名汝詢仲言其字別號酉陽
山人云

萬曆乙卯仲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
少卿前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

使河南分守大梁道左叅政奉
勅提督學校副使南京吏部文選淸
吏司郎中頴川陳所藴子有父撰

唐詩解序

余纂有十異人傳仲言唐君其
一也君五歲喪明猶未受父師
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省記
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瞢如也
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

書從旁覆讀一二番旋即記憶
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
官言而最喜作詩有編蓬姑篋
等集行於世多爲通人所賞前
太守周翰許公延見賜粟帛𡾊
使者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

淹通又損俸為君刻唐詩解而陳子有冏卿張叔翹黎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計五十卷大約取高廷禮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已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掊擊古人而

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得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其愽而奇其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

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俳言等然世人但能以三光見而俳言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

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不具相而通身是眼不謬衡鑑不依光明而法眼天眼手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諦句讀或以上着下或以下着上首尾顛倒莫

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涉音聲者非螢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柿子相似試與仲言說詩吾未知其明暗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余向聞新安詩人有汪大

呂項又得仲言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倉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友弟陳繼儒撰

凡例

詩衰於唐而備於唐衰者漢魏樂府之聲變也備者長古律絕之音全也家伯氏既採黃虞以下歌詞訖隋末爲古詩解予因取三唐諸作編選而箋釋之略唐詩解其凡例列諸左方

一是編所選詩凡七體而附以六言一遵品彙之例獨人以世次詩以體別不無有所更定如進子昂于九齡之前分騷體琴操于七古之末列長安古意于歌行長篇是也又選汰既精難以

分品高氏標目一切從删

一五七言古俱有長篇而李杜五言似乏古雅故竝不載獨采歌行之逾四百言者僅僅得六章以其汪洋浩蕩難槩與七古竝列故另爲卷以附次其後

一唐人詩中有絕類楚詞者如太白鳴臯摩詰山中人之屬語既叅錯調亦不倫又退之琴操有通篇四言者高氏並目爲七言古詩失制殊甚今分二體列于長古之後俾作者知江漢非可

同源云
一諸家詩體率以五七古律與排律絕句爲序而品彙獨先絕後律今悉從之乃更七律於排律之前則以篇章長短爲次
一凡古詩有半似律體者如伯玉故人洞庭去太白去國登茲樓是也有律體而徹首尾不對者如襄陽挂席東南望青蓮牛渚西江夜是也又有仄體而目爲律者如工部已從招提遊常侍襲頭遠行客是也此類甚多難以殫述今歸古

於律則音聲不調歸律於古則渾厚淺薄姑從廷禮編次不復更定云
一諸家詩散佚汗漫廷禮之選巳無遺珠故是編悉擬品彙之英不復外索雖盛唐諸公間有一二叅入而中晚及初一無采焉至若白香山之長恨歌搜之本集然亦寥寥無幾矣
一選唐詩者無慮數千種而正法眼藏無踰高李二家然高之正聲體格綦正而稍入於卑李之詩選風骨綦高而微傷于刻余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因復合選之得若干首令觀者駕格於高而標奇於李其於唐詩或庶幾矣乃不稱選而稱解就予意所重云
一凡正聲所選有應刪者畧其註而各附于諸人之末其無可附者則以世次而附于一卷之末正以是編行世既久不欲廢其全書云
一是編之解有二屬辭比事則博引群書遵李善註文選之例揣意摹情則自發議論遵朱氏傳詩之例其或援引不賅疏解未當則畸人耳食

有限玄晏壁藏易窺請以俟夫博雅君子
一引註之法有三凡詩中用事卽引本事以解之者曰正註遡流尋源至博采他書以相證者曰互註字釋句解必求剖析其義而無害其文者曰訓註正註互註非陳隋以上之書不列於篇而訓註則自唐宋曁 國朝間爲采入然必按諸本籍叅互古書終不敢以口吻爲策府也
一凡引二十一史必書某史某傳諸子百家則削其篇名至引古人詩賦其題或書或不書大都

從畧
一凡引唐二史稱唐書其志其傳者並歐陽氏及
宋氏所修也至于劉昫所録則加舊以別之
一是編引用諸書悉標目于首若歌賦雜文題不
勝載則以詞人姓氏按代列之以備攷索
一凡詩中所詠邑里山川古跡必稽之前籍叅以
唐誌又實以我　明地誌諸書蓋陵谷既遷名
號數易非本諸唐誌則不知所自來非證以今
名則不復可尋考兼而列之庶幾覧古之一助

云
一凡宋元及我　明諸家詩話有關詞義間采一
二其他品隲高下較量淺深等語一切删去正
以是編貫解而未及評雕龍之論姑俟異日
一詩中有誤用事者如少伯之龍城飛將是也有
借用事者如右丞之衛青天幸是也有合用事
者如伯玉之中山放麑臨海之延年女弟雙飛
入是也有藉古事以詠今者如少陵之關中既
弱蕭丞相香山之漢皇重色思傾國是也諸如
此類不可枚舉今是編之註誤者辨之借者詮
之合者必兩載其事而藉古詠今者則挽古而
以時事實之非敢如宋元諸人輙竄易古書而
曲爲之說也
一投贈詩題有以名稱者有以爵及行次稱者稱
名則實以二史其書爵書行次者並闕蓋爵秩
更襲氏族多同非可據以求其人必如元德秀
之稱爵綦毋潛之稱行確然無疑始正以本史
云

一詩中字有疑誤必索古本訂之其無可叅訂者
則云當作某字字有兩可者則云一作某字或
某本作某字其應改而無可疑者則直書所改
而云舊本誤刻某字至於點畫訛舛魯魚混淆
則不佞固寄目以視假腕以書亦難保其必無
也所恃世之君子無加苛責云耳
一每體中有重用字者文約則另引他書或仍用
前語文繁則云見上某人註其在各體文雖繁
而並載俾觀者不煩遠索云

一杜集舊有千家註而李集惟楊蕭二家然杜註多僞李註近煩今以古書證之杜載其十之三李載其十之五其僞託古書者一切刪去其自爲議論者則加本集註以別之

一品彙所録詩人爵里攷索既備不復能加惟汰其冗雜而增其鈌遺者至其行事有關于詩則隨篇分附此不復入

詩人爵里詳節

帝王三人

玄宗皇帝 諱隆基由臨淄爲平王再淸內難藝業嗜好踐阼開元之間海內富實幾致刑措不能保治以後召亂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京師七月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上皇還京居西內上元二年崩年七十八在位四十七年

文宗皇帝 諱昂穆宗子恭儉文雅有志於治然優游不斷受制家臣不能紹貞觀開元之美崩年三十二在位十五年

章懷太子 高宗子名賢字明允容止端重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嘗招集諸儒註後漢書少時讀論語至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其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後明崇儼爲盜所殺武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廢爲庶人迫令自殺年三十四

公卿名士一百七十七人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志膽通貫書術初爲隱太子洗馬太子敗事太宗拜諫議大夫每犯顏進諫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七年薨贈司空謚曰文貞

王績 字無功絳州人文宗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性嗜酒著五斗先生傳貞觀間以疾罷

李義甫 瀛州饒陽人以文顯劉珀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貌柔恭心褊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人貓官至右相永徽後以罪流巂州卒集四十卷

王勃
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麟德初對策授朝散郎年未及冠沛王召署府修撰作鬬鷄檄文高宗怒斥出府客劍南父福時坐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年二十九有集三十卷時與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烱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楊烱
華陰人舉神童遷盈川令武后時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卒有盈川集三十卷

盧照鄰
字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之謂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後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於具茨山下預爲墓偃其中武后時尚法照鄰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久與親屬訣沈潁水死有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書言事下除臨海丞快快不樂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傳檄天下斥后罪狀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及徐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有集十卷

劉庭芝
字希夷汝州人武后時苦於篇詠善爲閨帷之作詞多古調與時不合好酒色落魄不拘常俗後爲宋之問所殺有詩十卷

蘇味道
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友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人號蘇李及冠舉進士調咸陽尉聖曆初同三品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卒有集十五卷

李嶠
字巨山趙州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擢進士第神龍初爲中書令玄宗立貶滁州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於才爲文章宿老學者法焉有集五十卷

韋承慶
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王爲太子遷司

郎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著藁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流嶺表歲餘拜秘書少監封扶陽縣子卒謚曰溫集六十卷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金華山尤善屬文文明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靈臺正字遷右拾遺嘗上書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后稱帝改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數召問政論讜切奏上輒罷聖曆初辭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有集十卷行于代

王適
幽州人初見陳子昂感遇詩乃請交於陳有集二十卷

杜審言
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武后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辭謝神龍初坐交通

張易之流峯州入爲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有集十卷

崔惠童
開元時人尚明皇晉國公主

崔敏童
惠童之弟

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上元二年登進士第嘗對武后曰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賜牙緋后即賜之累遷考功郎張易之敗長流驩州中宗立召拜修文館學士卒集十卷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烱分直習藝館睿宗立以僭險盈惡賜死有集十卷

東方虬
武后時人官至左史

郭振
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舉進士授通泉尉嘗掠賣部中口以餉賓客百姓厭苦武

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遂得擢用後同中書門下封代公有集二十卷

李乂 字尚直趙州人善屬文第進士累遷黄門侍郎封中山郡公贈刑部尚書卒集五卷

薛稷 字嗣通蒲州人道衡曾孫舉進士武后時爲鳳閣舍人善書畫睿宗在蕃喜之及即位封晉國公後遷黄門侍郎加少保及竇懷貞誅稷預謀賜死有集三十卷

鄭愔 字里闕初爲殿中侍御史諂事二張坐貶後又以諂三思諫害五王三思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諫王景龍二年同三品後與崔湜掌銓衡贓賄狼藉貶吉州司馬

盧僎 中宗時人自聞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

韋元旦 京兆萬年人擢進士補東阿尉遷左臺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張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

劉廷琦 開元初人字里闕與岐王範友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

蘇頲 字廷碩雍州人幼敏悟一覽至千言第進士武后舉賢良方正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也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玄宗愛其文起爲工部侍郎襲封許國公頲以文章顯於張説稱望累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卒謚文憲有集三十卷

張説 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説所對第一遷左補闕中宗立遷工部侍郎睿宗立擢中書侍郎玄宗爲太子説爲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玄宗即位以佩刀獻帝請先決策誅太平公主之亂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後爲林甫等巧文詆毀帝聞令説致仕遷左丞相卒謚文貞有集二十卷

賀知章 字季真擢超拔群類科遷太常博士開元初遷禮部侍郎晚節誕放號四明狂客

張若虛 開元初人與包融賀知章張旭號吳中四士

賈曾 河南洛陽人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以曾爲舍人數有諫疏遷諫議大夫與蘇晉同掌制誥亞以文稱時號蘇賈坐事貶揚州刺史遷孔部侍郎卒

王翰 字子羽晉陽人少豪蕩喜嘯酒擢進士第調昌樂尉張説輔政召爲正字開元中貶道州司馬卒有集十卷

袁暉 爵里俱闕詩見皎然詩式

張嘉貞 蒲州人以五經舉張循憲薦之武后召見儀止秀偉奏對侃侃拜監察御史歷梁秦二州都督玄宗嘉其政召回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卒謚曰成肅

李邕 字泰和揚州人李善之子少知名既冠李嶠薦邕文高氣方拜左拾遺玄宗即位爲御史中丞後枉法下獄當死得減死出爲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李林甫忌之傅以罪杖殺之集七十卷行於世

張九齡 字子壽部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始調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進中書侍郎以母哀奪喪拜同平章事及爲相謇諤有臣節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雅文史自娛久之病卒謚文獻有集二十卷

孫逖 博州人幼而思警敏年十五見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崔駭嘆開元十年舉賢良方正爲集賢修撰考功員外遷中書舍人典詔誥卒有集二十二卷

韋濟 鄭州人嗣立之子開元初調鄄城令有政声天寶中授尚書左丞

楊重玄 開元初人有上張燕公詩

右自武德至開元初得三十九人爲初唐

王灣 洛陽人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後爲洛陽尉

孟浩然。 名浩襄陽人以字行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失意於玄宗因放還開元末病疽卒有詩三卷

蔡希寂 曲阿人官至渭南尉

李白 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而生因名之十歲通詩書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玄宗有詔供奉翰林因失意於貴妃賜金放還祿山反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及璘敗白坐繫潯陽獄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有艸堂集二十卷

李適之 常山王之後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爲李林甫所中罷貶死袁州

張旭 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世呼張顛與賀知章等爲酒入仙人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艸書爲三絕

李頎 東川人開元十三年進士調新鄉縣尉有集傳于世

暢超 字里陽有詩贈李白

崔顥 汴州人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好蒱飲娶妻擇美者不愜即去之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獻詩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終司勳員外郎

陶翰 潤州人開元中爲禮部員外郎

祖詠 洛陽人開元十二年進士張說引爲駕部員外郎集一卷

劉眘虛 江東人爲夏縣令

薛據 荆南人官至太子司議郎

崔署 宋州人開元二十六年進士

崔國輔 吳郡人初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後坐王鉷近親貶竟陵郡司馬

綦毋潛 字季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由宜壽縣尉入爲集賢待詔終著作郎集一卷

盧象 字緯卿汶水人初爲左拾遺受祿山僞官貶永州司戶起爲主客員外郎集十一卷

李嶷 開元時人名見殷璠河岳英靈集

王維。 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閒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派居三十年上元初卒代宗求其樂章其弟縉集數十百篇上之

李憕 并州人通左氏春秋舉明經高第天寶末遷東京留守爲祿山所執贈司徒謚忠懿

儲光羲 兗國人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坐祿山僞官貶死有集七十卷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遷汜水尉晚節不矜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爲刺史閭丘曉所殺有集五卷

沈如筠 句容人官至橫陽主簿

丁仙芝 曲阿人官至餘杭尉

王之渙 并州人與高適同時或云王昌齡友

吳象之　爵里闕

鄭審　開元時人大曆初爲秘書監三年出爲江陵少尹

裴廸　關中人與王維同倡和

丘爲　嘉興人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至明經策解褐單父尉玄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蜀肅宗登極至撰策進藥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玆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定有集二十卷

高適　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授封丘尉祿山反爲哥舒翰西河從事由左拾

遺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出爲蜀彭二州刺史代崔光遠爲西河節度使入爲刑部侍郎廣德中以左散騎常侍封渤海侯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布永泰初卒謚曰忠有集十卷行于世

賀蘭進明　至德中遷嶺南經畧使終員外郎

岑參　南陽人天寶中進士至德二載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杜甫薦之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退居杜陵山中屬中原多故卒死于蜀有集八卷行于世

杜甫　字子美襄陽人舉進士不第因遊長安玄宗朝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高自稱道肅宗立拜右拾遺坐房琯事出爲華州司功屬饑亂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往來夔梓間大曆中客耒陽一夕大醉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撿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數嘗遊亂挺節無所汚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有集六十卷

嚴武　字季鷹華州人幼豪爽擢成都尹劍南節度使與杜甫厚永泰初卒

張巡　鄧州人博通群書曉戰陳法氣志高邁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爲眞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賊攻睢陽圍四十日城陷不屈遂遇害與南霽雲等死者三十六人大中間圖像凌烟與許遠並祠號雙廟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

張謂　字正言河南人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大曆間爲禮部侍郎

常建　開元十五年進士大曆中爲盱眙尉詩一卷

元結　字次山襄州人少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

張均　洛陽人丞相燕公說之子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後襲燕國公祿山盜國授僞官肅宗以說有舊勳詔免罪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集二十卷

王縉　字夏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兄維齊名舉上第祿山亂以功遷兵部侍郎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與元載專朝刑政凌遲及敗同載論死上憫其老貶栝州

蕭穎士　字茂挺四歲能屬文十歲補太學觀書一覽即誦通各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中舉進士補秘書正字名播天下號蕭夫子後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文元先生有集十卷

李華　字遐叔趙州人中進士天寶中遷監察御史祿山反僞署鳳閣舍人華自傷踐危辱

不能完節上元中以左補闕召不拜大曆初卒有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

張潮 潤州曲阿人不仕

薛業 天寶間人 爵里闕

右自開元至大曆初得四十五人爲盛唐

劉長卿 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改轉運使吳仲儒誣奏貶南巴尉會有爲辨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卒有集十卷傳於世

韋應物 長安京兆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除櫟陽令建中二年除比部員外出刺除州改刺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詩十卷

皇甫冉 字茂政潤州人十歲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天寶間與弟俱登第授無錫尉避難居陽羨大曆中爲王縉掌書記後爲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左補闕卒有集三卷傳于世

皇甫曾 字孝常潤州人天寶中與兄冉同登進士第歷侍御史坐貶舒州司馬陽翟令兄弟齊名人比之張景陽孟陽云集一卷

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及第授秘書郎終考功郎中與郎士元俱以詩名士林爲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時公卿出牧奉使二人無詩祖行人以爲恥集十一卷

郎士元 字君冑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寶應元年選京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時與錢起齊名卒有集一卷

韓翃 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進士侯希逸表佐淄青府罷十年不仕李勉任宣武辟之建中初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集五卷

朱放 字長通襄州人隱於越之剡溪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詩一卷

劉方平 河南人不仕與元魯山善詩一卷

包何 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大曆間爲起居舍人

李嘉祐 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調江陰令肅宗上元中爲台州刺史大曆中刺袁州又嘗爲中臺郎故賓常贊之曰雅登郎位靜鎮方州其詩一卷因號晏閣集

竇叔向 字遺直扶風人代宗時與常袞善袞爲相用爲左拾遺貶溧水令有集七卷

盧綸 字允言河中人天寶亂客番陽大曆初舉進士不第元載取其文以補闕鄉尉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綸舅韋渠牟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時與韓翃等

十人皆有詩名號大曆十才子卒有集十卷行于世

李端 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大曆五年進士從郭曖遊曖嘗進官大集賓客賦詩端最工錢起曰此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客乃服曖賜帛百匹後移疾江南仕至杭州司馬有詩三卷

司空曙 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貞元初爲水部郎中終虞部郎中有集二卷

耿湋 河東人代宗寶應二年進士士爲大理司法終于左拾遺有詩二卷

崔峒 博陵人舉進士爲拾遺集賢學士大歷十才子之一詩一卷

嚴維 字正文越州山陰人至德二年擢進士爲右補闕終校書郎

張繼 字懿孫兗州人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大曆末授檢校戶部員外郎詩一卷

顧況　字逋翁姑蘇人至德進士性詼諧與李泌為方外交德宗時泌輔政召爲秘書郎及泌爲相遷著作郎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居華山以老壽終有集二十卷

戎昱　荊南人登進士第衛伯玉鎮荊南辟爲從事德宗建中中爲辰虔二州刺史

張南史　字季真幽州人少好奕中歲感激苦節學文數載間稍入詩境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再召未赴而卒詩一卷

張衆父　其詩見中興間氣集

李益　字君虞隴西姑臧人大曆四年登第受末秩從事十八載多在兵間有心疾不見用嘗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聞其名召爲秘書少監遷太子賓客以禮部尚書致仕卒集二卷行于世

暢當　河東人權進士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卒有詩二卷

劉商　字子夏彭城人居長安工書山水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有詩十卷行于世

宋濟　德宗時人字里闕

柳談　字仲庸京兆人

戴叔倫　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貞元中及第劉晏奏爲主運湖南德宗建中中守撫州刺史後遷容管經畧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餞代還卒于道

權德輿　字載之秦州洛陽人四歲能賦詩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爲左補闕元和中同平章事卒謚曰文有集五十卷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二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秉政早朝遇盜從暗中射殺有謡准集十卷

羊士諤　泰山人貞元初進士拜監察御史性傾險坐誣論宰相出資州刺史有集行

張仲素　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

竇牟　字貽周扶風平陵人貞元二年進士穆宗長慶中爲國子司業

竇庠　字胄卿叔向第四子舉進士韓臯出鎮武昌辟爲幕府授大理司直權岳州刺史

竇鞏　字友封竇牟之弟雅淡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元稹爲武昌軍節度辟爲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節度副使卒

王表　貞元元和間人其詩與竇常相倡和

令狐楚　字殼士五歲能文及冠舉進士後爲太原書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議能辨楚所

爲由是名重累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拜山南節度使卒是夕有大星隕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漆園等集一百三十卷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爲監察御史時王叔文得幸劉與之交叔文敗貶朗州司馬召還復出刺播州易連州又徙夔州後徙和州入爲主客郎中裴度薦爲翰林學士遷太子賓客以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恃才而廢不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晚節尤精樂天常推爲詩豪云有集四十卷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舉博學宏詞科進士授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得政引入內禁與計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十四年卒于官有集行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少孤隨兄官嶺表兄卒愈自知刻苦學儒比長通六經百家貞元八年擢進士累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闈貶陽山令元和初擢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尋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材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為裴度行軍司馬伐蔡蔡平遷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表上怒貶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穆宗時宣撫鎮州歸奏遷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為李紳劾罷未幾復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集行四十卷

楊巨源　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文宗太和中為河中少尹詩一卷

季涉　字清溪洛陽人初隱廬山太和中為太學博士自號月溪子詩一卷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少隱嵩山性耿介五十登進士第為溧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奏為參謀卒謚貞曜先生有集十卷

呂溫　字和叔河中人從陸贄治春秋擢進士第藻翰精富流輩推尚奏李吉甫陰事憲宗怒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有集十卷

陳羽　江東人貞元八年登科

王烈　大曆中人爵里闕

張籍　字文昌蘇州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晚年失明卒有集七卷行于世

王建　字仲初穎州人大曆十年進士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尤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高詩十卷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人舉進士與韓愈李絳等聯第皆天下選時人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文章深切復明辦終四門助教卒年四十餘集十卷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華州下邽九歲暗識聲律敏捷絕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元和對策為翰林學士因事貶江州司馬遷左拾遺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中出為杭州剌史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文與元稹友善相倡和世號元白体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元稹　字微之河南人太和間為尚書右丞卒有元氏長慶集百卷傳于世

盧仝　號玉川子洛陽人累舉不第韓愈為河南尹愛其詩厚礼之後因宿王涯第中遂預

甘露之禍有詩一卷

王涯　字廣津太原人博學屬文擢進士宏詞為翰林學士元和初詔誥溫麗多所藁定文宗朝同平章事年過七十貪權固位不能審去就以至覆宗云有集十卷傳于世

裴度　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元和不為宰相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與郭汾陽齊名年七十六薨謚文忠

鮑溶　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與孟郊韓愈友善

顧非熊　元和時人況之子為盱眙尉棄官隱茅山詩一卷

張祜　字承吉清河人賢俊之士多與之遊或薦于天子書奏不下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遂種樹築室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後知南

海閒罷職載羅浮石筍還不蓄善田利産爲身後計太和中卒于丹陽集一卷

朱慶餘 越州人登敬宗寶歷二年進士第官不達有詩一卷

施肩吾 字希聖睦州人隱洪州西山登元和進士第有西山集十卷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連敗文場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大中末爲長江主簿有長江集十卷詩集詩格傳于世劉公家話云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鐘樓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取詩卷覽之島攘臂睨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慚下樓而去後遂除島爲長江簿

姚合 陝州人姚崇之曾孫元和十一年進士調武功尉終秘書少監杭州刺史有集十卷

右自大曆至元和末得六十二人爲中唐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人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表掌書記以子妻之除侍御史令狐楚愛其詩才奏爲集賢校理後爲檢校吏部員外郎歸滎陽卒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並傳商隱爲文章瓌邁奇古長於律詩詠史尤精與溫庭筠等號三十六体自稱玉溪子云亦號曰西昆体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善屬文太和二年舉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拜殿中侍御史遷中書舍人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爵無有援者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有樊川集二十卷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云

許渾 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爲太平縣令後歷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有丁卯集二卷行于世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八年進士大中間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爲簡州刺史詩十卷

馬戴 字虞臣會昌中進大學博士大中初爲李司空幕下書記以正言貶龍陽尉詩一卷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大中間仕至渭南尉有渭南集三卷又編年詩二卷

孟遲 字升之平昌人會昌及第詩一卷

陳陶 字嵩伯鄱陽人武宣間自稱三教布衣好遊學善天文長於雅頌有文錄十卷傳

段成式 字柯古會昌時人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著酉陽雜俎書數十篇官終太常少卿

溫庭筠 字飛卿并州祁人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人號溫李然薄於行多作側詞艷曲數舉不第大中末上書授方山尉有詩集五卷

李頻 字德新睦州人宣宗大中八年進士調秘書郎官員外郎除建州刺史頻治建以禮法化下吏布教條建頻以安卒葬于永樂州爲立祠黎山歲祠之有集一卷

于武陵 杜曲人與李頻同時有詩一卷

韓琮 字成封大中間爲湖南觀察使詩一卷

李群玉 字文山澧州人大中間詣闕上表除弘文館校書郎有詩三卷

司馬禮 大中時人工詩時稱爲先輩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早有詩名累舉不第大中間進士遷主客員外郎天祐初卒自號九華山人有唐風集三卷或云牧之妾有娠出嫁鄉士杜筠生荀鶴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及第

劉滄 字藴靈兗人大中八年進士調華原尉遷龍門令

李昌符 字巖夢咸通四年進士歷尚書郎

張喬 池州人昭宗大順進士黄巢亂隱九華有集三卷

唐彥謙 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僖宗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辟爲河中從事歷晉絳二州刺史後爲閬壁二州刺史號鹿門先生有集三卷

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人昭宗拜諫議大夫不起居中條山聞哀帝被弑不食卒有集三十卷

李拯 字昌時咸通末進士累遷考功郎中黄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

崔魯 僖宗廣明進士有[illegible]四卷

崔塗 字禮仙僖宗光啓四年鄭貽同榜進士詩一卷

鄭谷 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僖宗光啓二年進士授京兆鄠縣尉後爲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卒有宜陽集三卷幼有一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因拊其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

曹松 字夢徵舒陽人學賈島爲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彥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名授校書郎有集三卷

崔道融 荆州人官永嘉令有申唐詩三卷

韋莊 字端己京兆杜陵人昭宗乾寧元年進士授校書郎王建開僞蜀莊時在華州將命奉使入蜀李詢辟爲判官掌書記遷起居舍人後爲蜀相卒有浣花集

薛瑩 唐末人有洞庭詩集一卷

李建勲 隴西人仕南唐爲丞相集三卷

右自開成至五季得三十一人爲晩唐

有姓氏無字里世次者十人

張誇

樓頴

衛萬

胡宿

盧弼

杜常

王周

荆叔

張敬忠

無姓氏三人

西鄙人

太上隱者

君山父老

衲子五人

皎然 姓謝字清晝湖州人靈運十世孫顏真卿撰韻海皎然頗其論著居杼山有集十卷叢中雲門寺律師持律甚嚴以清高爲世所推與劉長卿皇甫冉嚴維相倡和

法振 二作法貞李益同時人

處默 越僧羅隱同時人詩一卷

女冠一人

李冶 藝文略作李裕字季蘭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云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中知河間劉長卿有陰重疾季蘭乃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咲論者美之上做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即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媪

閨秀二人

宣宗宮人 韓氏

七歲女子 唐史遺事云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武后令賦別兄詩應聲而對

附校閱諸名公

楊鶴 字修齡號若水武陵人見任侍御史

楊嗣昌 字文弱號[illegible]武陵人任南京博士

吳之甲 字元秉號玄弛臨川人任松江同理

許令典 字稚則號同生海寧人任南京助教

鄭元昭 字仁資號著存臨川人見任華亭邑侯

陳所蘊 字子有號[illegible]游上海人見任南京太僕寺少卿著有竹素堂稿

張所望 字叔翘號七澤上海人見任占廣大參著有文選辨証張氏類語念祐堂稿紀遊等記

貢體仁 字長卿號穀城上海人見任東魯邑副著有四然集

陸彥章 字伯達號劬思華亭人見任北京光祿寺少卿

張鼐 字世調號侗初華亭人見任翰林修撰

喬時敏 字君求號古渤上海人見任仁和令

喬拱璧 字穀侯號訒齋上海人見任兵部主政

何三畏 字上柳號繩武華亭人紹興司理著有芝園集數六齋稿

杜獻璠 字公魯號雲樓上海人見任工部主政

杜士全 字道執號完三上海人見任禮垣給諫

朱國盛 字敬韜號雲來華亭人庚戌進士

張景平 字衡父號桑池上海人封萬安縣令

錢有聲 字實父號靜菴華亭人封進賢縣令

錢士貴 字貞超號元冲華亭人見任進賢令

張肇林 字茂卿號玄著上海人見任房山令

趙廷策 字彥中號用我貴池人孝廉

唐仲賢 字晉卿號聖涯上海人任嚴州二府

唐國士 字一卿號玉屏丙午孝廉

李沉芳 字長蘅嘉定人孝廉所著有檀園襍什

杜士基 字彥恭號筏城華亭人甲午孝廉

潘允達 字叔燕號澄源上海人慶陽別駕

喬拱宸 字元修號敏齋上海人見任內翰

杜開美 字袁度號象南上海人見任內翰著有蘭咳堂稿

潘雲龍 字士從號桐江上海人見任內翰
潘元升 字公旭號弘初上海人見任光祿署丞
徐元賜 字賓夫號知白華亭人
趙階培 字公溢號■上海人任■
徐肇台 字中符華亭人見任內翰
林有麟 字仁甫華亭人
吳元維 字伯張號廣廬水新安人
吳之灝 字商銘號禹亭華亭人
沈宗培 字不傾仁和人

王思義 字允明號嗣川上海人著有三才圖說
潘煥宸 字靖伯號祖洲上海人
吳煒 字湛瑩華亭人
吳煥 字欽惺華亭人
陳庚實 字相如上海人
陳庚烈 字同叔上海人
王覲光 字公覲上海人
潘煥隆 字清侯號升山上海人
潘煥文 字文子號生洲上海人

吳納明 字箴仲上海人
陳元禹 字取新上海人
錢一夔 字山甫華亭人
方月耀 字含章上海人
沈士棟 字梁叔華亭人
蔣日蔭 字武起華亭人
王廷禹 字台承上海人
陳士昌 字安之號吉人華亭人
喬之仲 字禰興上海人
唐光啓 字嗣宗號似菴華亭人

附同社友人

張所敬 字長輿號黃鶴上海人著有張長輿集炳燭叢談皇明詩藻
陳繼儒 字仲醇號眉公華亭人
婁堅 字子柔嘉定人
梅禹和 字長倩錢塘人
唐時升 字叔達嘉定人
林雲鳳 字若撫姑蘇人著有秋草落花詩梅花百詠
張維恩 字俱共號克山人著有張仲子稿

張徵字君山常熟人著有采芝堂草

沈宗塤字冊卿仁和人

范濂字叔子號養菴華亭人著有一寒齋集據目抄空明子信史杜律注

張嗣功字次甫上海人所著有斷雪齋稿

周紹節字希允號水亭華亭人著有瀟園草

何爾復字振之號約吳上海人

諸念修字德祖華亭人

章台鼎字吉甫號青蓮華亭人著有青蓮館集

朱長芬字幼裳號儼石上海人

沈弘之字茂之嘉定人著有茂之詩稿

沈弘正字席之號公路嘉定人著有拙巾草蘇天志

吳山民字逸一號侶鷗華亭人著有籍隱齋稿林栖稿蓬飛草紀遊草

王國材字達父上海人

金鉉字升甫華亭人

周裕仁字祖參華亭人

周裕度字■逵華亭人

董孝初字仁常華亭人

黃經字令則華亭人

倪甫蔭字樾史號慧泉上海人

徐熙杲字文通上海人

唐陳葵字元常上海人

顧昉之字彥初上海人

張嘉遇字青臣華亭人

張昌之字言叔華亭人

黃南金字元礪華亭人

秦城字長卿華亭人

張積仁字元里上海人

張積祥字元應上海人

張積源字聖清上海人

潘羲字上民上海人

杜士雅字幼安上海人著有茗筏集

張方彥字元俊華亭人

王世榮字玄起上海人

陳■字仲孺華亭人

李玄象字徵之華亭人著有楓菴草

張積潤字次璧上海人

張天燮字采之上海人

釋大徹號念空華亭人
祝髮南禪寺

援引書目

周易　京房易傳
歸藏啓筮　鍾會周易論
毛詩　毛萇詩傳
卜商詩大序　詩小序
鄭玄毛詩箋　薛君韓詩箋
韓詩外傳　陸璣草木鳥獸魚蟲疏
尚書　孔安國尚書傳
尚書大傳　鄭玄尚書緯

尚書中候　尚書琁璣鈐
禮記　鄭玄禮記注
大戴禮　儀禮
周禮　鄭玄周禮注
張鎰三禮圖　禮斗威儀
通禮義纂　蔡邕月令章句
譙周問禮　于寶周官注
樂記　古樂府
左克明樂府注　桓譚琴操

釋智匠古今樂錄　段安節樂府雜錄
樂府解題　樂府遺聲
王僧虔伎錄　歌錄
樂史　樂苑
樂書　樂纂
春秋　左傳
國語　杜預左傳注
穀梁傳　范甯穀梁傳注
公羊傳　何休公羊傳注

董仲舒春秋繁露　演繁露
春秋元命苞　春秋說題辭
春秋含文嘉　春秋孔演圖
孝經　宋均孝經緯
論語　馬融論語注
孔子家語　劉向五經要義
班固白虎通　陸德明經典釋文
爾雅　郭璞爾雅注
小爾雅　爾雅疏

爾雅翼　張揖廣雅
張揖埤蒼　曹憲博雅
陸田埤雅　楊雄方言
劉熙釋名　蒼頡篇
許慎說文　顧野王玉篇
阮孝緒文字集略　李登聲類
張揖雜字　呂忱字林
呂靜韻集　孫愐唐韻
廣韻　增韻

韻會
司馬遷史記　司馬貞史記索隱
張守節史記正義　班固漢書
孟康漢書注　張晏漢書注
服虔漢書注　張揖漢書注
應劭漢書注　晉灼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注　韋昭漢書音義
范曄後漢書　章懷太子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司馬彪續漢書

東觀漢紀　陳壽三國志
王沈魏書　唐太宗晉書
王隱晉書　謝靈運晉書
曹嘉之晉書　臧榮緒晉書
于寶晉書　何法盛晉中興書
沈約宋書　蕭子顯齊書
姚思廉梁書　姚思廉陳書
魏收後魏書　張大素北齊書
令狐德棻後周書　李延壽南史

李延壽北史　魏徵隋書
歐陽修宋祁唐書　劉昫舊唐書
竹書紀年　帝王世紀
穆天子傳　越絕書
吳越春秋　戰國策
楚漢春秋　荀悅漢紀
袁宏後漢紀　漢武內傳
漢武故事　三輔故事
三輔決錄　袁曄漢獻帝春秋

西京雜記　楊雄蜀王本紀
常璩華陽國志　魏略
魏氏春秋　魏武奏事
西河故事　魏武遺令
曹瞞傳　張勃吳錄
孫盛晉陽秋　鄧粲續晉陽秋
張敞晉東宮舊事　晉諸公贊
崔鴻十六國春秋　崔鴻前秦錄
三十六國春秋　裴子野宋略

顏師古隋遺錄　大業記
六朝事迹　唐史遺事
唐史拾遺　明皇雜錄
開元天寶遺事　唐逸史
唐才子傳　唐進士登科記
唐翰林故事　楊貴妃別傳
楊妃外傳　陳鴻長恨傳
李膺蜀志　古史考
通鑑外紀　綱目

綱目集覽　李肇國史補
劉向列仙傳　劉向列女傳
皇甫謐高士傳　蕭廣濟孝子傳
襄陽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
列士傳　名士傳
錄異傳　衡波傳
費禕別傳　蕭統淵明別傳
鄭玄別傳　趙雲別傳
羅含別傳　蔡琰別傳

葛洪神仙傳　關令尹內傳
老子內傳　集仙傳
續仙傳　周君內傳
茅君內傳　仙傳拾遺
高逸沙門傳　高僧傳
神僧傳　達摩傳
先賢行狀　杜工部年譜
李太白年譜　董巴輿服志
漢官典職　衛宏漢舊儀

袁宏漢官儀　應劭漢官儀
蔡質漢官儀　職官分紀
鬻子　老子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司馬彪莊子注
郭象莊子注　林希逸莊子注
管子　晏子春秋
孟子　趙岐孟子章句
韓非子　慎子

老萊子　鬼谷子
鶡冠子　尹文子
文子　纏子
魯連子　亢倉子
荀子　楊倞荀子注
尸子　墨子
孔叢子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鄧析子　子華子

符子　商子
淮南子
高誘淮南子注　許慎淮南子注
楊子法言　闞子
抱朴子　金樓子
鍾子　文中子
胡非子　傅子
冲玄子　孫綽子
汲冢周書　日華子
黃石公素書

呂氏春秋　高誘呂氏春秋注
劉向說苑　劉向新序
劉向別錄　劉向七畧
陸賈新語　西漢叢語
世說新語　續世說
郭頒魏晉世語　桓譚新論
桓寬鹽鐵論　天祿閣內史
王充論衡　楊雄太玄經
馬融忠經　荀悅申鑒

顏氏家訓　蔡邕獨斷
風俗通　應劭通俗文
服虔通俗文　崔豹古今注
馬縞古今注　摯虞决疑要注
張華博物志　南部新書
人物志　異物志
盧氏雜記　王子年拾遺記
于寶搜神記　陶潛搜神後記
任昉述異記　廣異記

絕異記　錄異記
吳均續齊諧記　玄中記
南部烟花記　宋景文公筆記
歷代名畫記　顧愷之啓蒙記
邵氏聞見錄　文昌雜錄
松窓雜錄　春明退朝錄
康駢劇談錄　異聞錄
夢華錄　幽明錄
復齋謾錄　楊慎卅沿總錄

張初楓菴漫錄　唐年小錄
格物總論　譙周法訓
杜陽雜編　酉陽雜俎
有巢氏始學篇　顧野王瑞應圖
遁甲開山圖　崔浩衍義
環濟要略　魚豢典要
學林新編　逌齋閑覽
樂稽嘉耀　筆談
焦氏筆乘　洪容齋隨筆

劉竦小說　何良俊叢說
李畋該聞集　集林
職林　藝苑雌黃
王愔文章志　東坡志林
孟啓本事詩　鍾嶸詩品
纂文　嚴滄浪吟卷
全唐詩話　潘子真詩話
葛常之詩話　西清詩話
楊升庵詩話　許彦周詩話

謝茂秦詩語　王元美藝苑巵言
王敬美藝圃擷餘　胡元瑞詩藪
師曠禽經　張華禽經注
浮丘公相鶴經　伯樂相馬經
溥藝經　相塚書
梁漏刻銘　李蘭漏刻法
陸羽茶經　香譜
花木考　南方草木狀
魏氏雜物疏　事始

太公六韜　司馬法
太公三略　司馬彪戰略
神農本草經　陶隱居本草
本草圖經　桐君藥錄
黃帝養生經　黃庭內景經
道君列紀經　靈樞金景內經
東方朔神異經　十洲記
洞冥記　福地記
十真記　參同契

雲笈七籤　玉清隱書
真仙通鑑　張君房說
仙傳拾遺　三洞群仙錄
陶弘景真誥　度人經
金剛經　法華經
華嚴經　楞伽經
楞嚴經　楞嚴經注
蓮華經　圓覺經
般若經　西昇經

報恩經　因緣經
大灌頂神呪經　大寶積經
雜寶積經　菩薩本經
雜寶藏經　長阿含經
曾一阿含經　維摩詰經
大乘寶王經　老子化胡經
瓔珞四不得經　壇經
孔雀經　大智度論
婆娑論　起信論

釋氏要覽　禪林備覽
善覺要覽　傳燈錄
五燈會元　釋氏通鑑
釋迦譜　坐禪儀
伽藍記　法苑珠林
甘氏星經　五星經
天官星占　春秋運斗樞
張衡渾天儀制　歲華紀麗
荊楚歲時記　輦下歲時記

崔實四民月令　梁四時纂要
軍中占候　山海經
三統曆　桑欽水經
郭璞山海經注　上谷郡圖經
酈道元水經注　梁州圖經
蜀郡圖經　宣城圖經
涇陽圖經　吳郡圖經
歸州圖經　九域志
顧野王輿地志　地域志

大明一統志　宣城志
長安志　李吉甫元和志
成都志　十道四蕃志
沈懷遠南越志　豫章志
春陵圖志　南中八志
括地志　陝通志
清波雜志　濟州通志
通塞志　郡縣沿革志
薊州志　衡陽志

華山志　南越志
河南志　長沙志
臨安志　庾仲容荊州記
盛弘之荊州記　韋述西京記
韋述東都記　張氏土地記
周處風土記　辛氏三秦記
劉鄧之荊州記　戴延之西征記
陸廣微吳地記　潘岳關中記
郭緣生述征記　張僧鑒潯陽記

楊佺期洛陽記　孔靈符會稽記
陸翽鄴中記　王褒益州記
陶季直京邦記　遠法師廬山記
唐三藏西域記　山謙之丹陽記
裴氏廣州記　王烈安成記
郭仲產秦州記　岳陽風土記
零陵總記　輿地廣記
余安道記　洛陽要記
名山略記　廬阜雜記

潯陽地記　泰山記
寰宇記　湘中記
盧求成都記　梁州記
襄陽記　南岳記
涼州記　潯江記
渝州記　樊文深湘州記
雷次宗豫章記　神境記
盧鴻嵩山記　譙周三巴記
齊地記　兗州記

華山記　劉損之京口記
玉壘記　三輔記
關輔記　野記
交州記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
蜀記　李氏宜都山川記
河圖括地象　劉之推郡國志
地理通釋　九國志
劉恂嶺表錄異　北邊備對
洛中紀異　郭義恭廣志

三齊要略　表海圖
程大昌雍錄　方輿勝覽
指掌圖　建康實錄
番禺雜編　漢宮闕疏
三輔黃圖　漢宮閣薄
漢宮闕名　廟記
宣室志　洛陽故宮銘
藝文類聚　事文類聚
文獻通考　山堂考索

合璧事類　初學記
白孔六帖　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　杜氏通典
唐會要　唐六典
玉海　海錄碎事
翰苑新書　北堂書抄
楚辭　王逸楚辭注
朱子楚辭注　離騷辨證
梁昭明文選　李善文選注

五臣文選注　古文苑
玉臺新詠　李康玉臺後集
荀況集　宋玉集
漢武帝集　淮南王安集
賈誼集　枚乘集
司馬遷集　司馬相如集
東方朔集　李陵集
董仲舒集　孔臧集
劉向集　王褒集

劉歆集　崔篆集
楊雄集　梁鴻集
桓譚集　杜篤集
班彪集　班固集
傅毅集　高彪集
趙壹集　朱穆集
王逸集　張衡集
酈炎集　崔瑗集
崔駰集　張升集

馬融集　蔡邕集
禰衡集　孔融集
潘勗集　阮瑀集
陳琳集　繁欽集
楊修集　王粲集
魏武帝集　魏文帝集
魏明帝集　陳思王集
邯鄲淳集　應瑒集
徐幹集　劉楨集

吴質集　何晏集
李康集　杜摯集
應璩集　阮籍集
程曉集　鍾會集
嵇康集　華覈集
諸葛亮集　晋宣帝集
韋昭集　傅玄集
嵇喜集　裴秀集
成公綏集　羊祜集

向秀集　杜預集
賈充集　楊泉集
皇甫謐集　傅咸集
何劭集　孫楚集
棗據集　夏侯湛集
王讚集　石崇集
張華集　潘尼集
潘岳集　嵇紹集
歐陽建集　摯虞集

司馬彪集　張翰集
左思集　陸機集
陸雲集　張協集
張載集　曹攄集
束晳集　棗腆集
閭丘冲集　陸冲集
劉琨集　謝琨集
盧諶集　郭璞集
楊方集　庾亮集
王鑒集　范甯集
李充集　王羲之集
謝安集　謝尚集
干寶集　曹毗集
桓溫集　庾闡集
李顒集　袁宏集
習鑿齒集　湛方生集
殷仲文集　張駿集
陶淵明集　孫綽集

宋文帝集　孝武帝集
臨川王義慶集　江夏王義恭集
南平王鑠集　謝瞻集
傅亮集　謝惠連集
謝靈運集　荀昶集
孔欣集　王韶之集
宗炳集　伍緝之集
袁淑集　顏延之集
王微集　王僧達集
謝莊集　何承天集
湯惠休集　鮑照集
王儉集　王融集
謝朓集　孔稚珪集
陸厥集　虞羲集
張融集　梁武帝集
簡文帝集　梁元帝集
昭明太子集　邵陵王綸集
武陵王紀集　范雲集

江淹集　任昉集
王融集　陶弘景集
何遜集　宗夬集
王僧孺集　張率集
裴子野集　陸倕集
王冏集　劉孝義集
劉孝威集　劉孝綽集
丘遲集　沈約集
蕭子範集　蕭子雲集

吳均集　庾肩吾集
鮑泉集　沈君攸集
高允集　溫子升集
盧元明集　魏收集
劉逖集　後周明帝集
宗懍集　王褒集
蕭撝集　庾信集
陳後主集　沈炯集
周弘正集　徐陵集

周弘讓集　張正見集
陸瑜集　顧野王集
隋煬帝集　姚察集
辛德源集　盧思道集
李德林集　薛道衡集
何妥集　江總集
蕭慤集　諸葛穎集
王冑集　虞茂集
釋思遠集　支遁集

曇瑗集　曹大家集
范靜妻沈滿願集　徐排妻劉氏集
唐太宗集　唐高宗集
薛綜兩京賦注　劉淵林三都賦注
劉履古詩補注　真西山文章正宗注
姚鉉唐文粹注　楊齊賢李集注
蕭士贇李集補注　杜集千家注
杜律虞注　杜律趙注
朱子韓昌黎集注　圓至三體詩注

高棅品彙注

蔣一葵于鱗唐詩選注

顧起經王右丞集注

援引書目終

唐詩解目録

卷之二十二

五言絕句二

卷之二十三

五言絕句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八

七言絶句四

卷之二十九

七言絶句五

卷之三十

唐詩解卷之二

侍御楊　鶴命梓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司理吳之甲　會訂　兄汝諤士雅父叅定

邑侯鄭元昭　友人張所望叔翅父校閱

五言古詩一

魏徵

述懷

樂府作出關〇唐書本傳徵少有大志從李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此詩蓋馳驛時作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左傳晉楚治兵遇於中原〇又諸葛亮出師表北定中原〇太公六韜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〇史記蒯通曰秦之綱絶而維弛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才疾足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〇後漢班超傳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硏間乎超後爲都護收焉耆王廣等斬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明年詔封超爲定遠侯〇魏書世祖紀論戎軒四出周旋夷險〇戰國策蘇秦約從散横以抑强秦註文穎曰關東爲從西爲横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横贊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横史記蘇秦爲從約長又曰張儀振暴其短成其衡道〇楚辭好夫人之忼慨註慷慨激昂之意忼與慷同

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

後漢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〇班固白虎通天子者爵稱也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〇詩驅馬悠悠〇杜篤論都賦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距註關境上門也

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〇漢書酈食其傳食其曰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歴下兵守戰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平原襲齊註馮讀曰憑據也軾車前横木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

王融詩留雜巳鬱紆〇杜篤首陽山賦高岫帶乎巖側〇爾雅山有穴爲岫〇謝朓詩出没眺樓雉〇曹植詩朝夕見平原〇江揔詩古木斷懸蘿〇樂府子夜歌寒鳥依高樹〇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烟平〇謝靈運詩噭噭夜猿啼〇楚詞目極千里兮傷春心〇顔延之詩傷哉千里目〇漢書王尊傳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〇應劭曰九折阪在蜀郡嚴道縣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抱朴子登山不以艱險而止蜀志關羽傳羽與張飛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〇史記刺客傳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〇又季布傳楚人諺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〇又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行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〇又陳世家孔子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〇楊惲歌人生行樂耳〇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

為意氣刎頸○○〔史記自敘〕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鮑照詩〕孫績誰復論

此奉使出關賦以見志也言宇內未盜聊欲棄文就武以取勳庸計雖數挫而志不少衰于是謁天子以求奉使驅馬出關以圖終鄴之業發歷山原入無人之境目極千里蒐驚九折斯時也豈不憚此艱險乎正為天子以國士遇我我當全季布之諾守侯嬴之信以舒生平之意氣耳功名非所論也

陳子昂

感遇詩十一首

〔呂延濟文選注〕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唐音註〕感遇云者謂有感於心而寓於言以攄其意也又云感之於心遇之於目情發於中而寄於言如莊子寓言之類是也

蘭若自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古詩〕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本草〕蘭草俗名蘭香生澤畔花白紫葉光潤五六月盛○〔又〕曰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而香○〔楚詞〕秋蘭兮青綠葉兮紫莖○〔楚辭〕蘭茝幽而獨芳○〔宋文帝詩〕芳蘭媚紫莖○〔詩〕春日遲遲○〔楚詞〕白日晚晚其將入○〔楚詞〕嫋嫋兮秋風王逸曰嫋嫋風搖樹貌朱子曰嫋嫋長弱之貌○〔陸機詩〕歲華冉冉方除○〔楚詞〕草木搖落而變衰○〔楚詞〕蹇淹留而無成

此志在登庸憂時暮也言蘭若當春夏之時蔚然茂盛雖居幽獨而其花莖之美足使羣葩失色所謂空林色也若于此時而不為人所知則遲日往而秋風來隨衆凋落而無成矣以比已抱美才而處山澤若不以盛年用世至于衰老將安及哉

其二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韓非子〕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我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史記商君傳〕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此之謂骨肉之親〔漢書禮樂志〕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親薄○〔左思詩〕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注〕薄輕鄙之也○〔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於是問君所好求北犬晨雁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中山之君何好對曰好詩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晨風謂何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

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卄
山以爲嗣○曹植詩孤獸走索羣

此詩未詳所指疑追刺太宗託孤非人也意謂託孤重任豈可委之忍心者乎必放麑之翁斯可屬以後嗣耳盖文侯命樂羊拔中山而封其子擊宜即以羊爲相而竟傳以蒼唐以羊食子而疑其心也其後唐卒能調和父子而魏國賴以安是蒼唐有放麑之心而文侯任之得人也按李勣嘗爲亡賴賊非有忠貞之操而太宗委以託孤之任後果以一言立武氏而唐祚幾亡則太宗之知人不及

文侯遠矣或以此詩譏高宗而以樂羊況武后其說亦通然高宗已爲武后所制何暇及後嗣乎精令伯玉果有是識則亦傳贊所謂聾瞽也

其三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鶗鴂鳴悲耳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

楚詞白日出之悠悠○詩悄悄不歸○爾雅春爲青
陽○蔡琰胡笳十六拍芳思茫茫茫廣大貌○莊
子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楚詞苟得列乎衆芳○詩遵養時晦○楚詞恐鶗
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師曠禽經鶗鴂鳴
而草衰註鶗鴂伯勞也狀類鷂鷂而大○說文鶗鴂關
西日巧婦關東日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
衆芳歇○陸機詩耳悲詠時禽○揚子法言鴻荒之
世○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
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王
康琚詩昔在太平
時亦有巢居子

此歎世道之衰也言白日每西馳不返而春光忽已晚暮我因感此而想世道日衰於是林栖以觀元化之始盖有獨存古道之意而所覩之羣芳所聞之啼鳥並隨時顯晦乃知古風頹敝已盡我雖效巢居之子世孰能識之耶雖然憂世莫識即非能巢居者終不免破琴以沽名耳

其四

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鬭天下亂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之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史記蘇秦傳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
鬼谷子序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
郭璞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
鬼谷子○庾仲雍荆州記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
泉側有道士精舍○謝靈運詩兼抱濟物性而不纓
垢氛註垢滓也氛氣也謂不離塵霧也○易括囊无
咎○賈誼過秦論囊括四海之意○抱朴子進廢經世
之務退忘治生之事○成公綏嘯賦邈跨俗而遺身
○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班固荅賓

戲七雄虎闘分裂諸夏謹戰虎爭〔註〕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京房易傳〕衆心不安厥妖龍闘〔史記彭越傳〕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闘且待之○〔孔叢子〕宗周將滅天下無主○〔殷仲文詩序〕榮且風順○〔詩蓮〕養時晦○〔淮南子〕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又曰〕紘宇宙而章三光〔許愼註〕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莊子〕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劉峻廣絶交論〕耿介之士歎與麋鹿同群

此慕鬼谷子之爲人而詠其事言處絶塵之地而抱經世之道以世亂不可爲故遺榮晦跡卷而懷之耳豈若山木之以不材而壽哉雖與麋鹿爲羣實非其志也

其五

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臥觀物化悠然本集作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謝混詩〕水木湛清華○〔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陶潛詩〕悠然見南山○〔莊子〕祭其始而本無生○〔楚詞〕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王逸曰青東方春位其色青也○〔禮記〕季春之月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註〕句屈生者萌直生者○〔爾雅〕夏爲朱明〔郭璞注〕氣赤而光明〔淮南子〕孟夏之月其位南方盛德在火○〔易〕雷雨之動滿盈○〔揚雄羽獵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李善注〕徂落猶摧落也○〔史記酷吏傳〕用法益刻蓋自此始○〔魏志〕魏文帝初在東宮厲氣數起士人凋傷帝深感歎○〔蔡琰胡笳〕[illegible]悲畜恨兮何時平

此憂生之歎也言我因病臥林屵覽時物而有感彼生者必化則不如無生矣況纔覩春初忽經夏末秋之凋落又始於此則我之慨歎何時而已哉

其六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裡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師曠禽經〕背有彩羽曰翡翠〔張華註〕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尤惜其羽日

濯於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值千金○〔詩〕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珠樹玉樹在其西〔佛經〕摩尼珠爲林○〔詩〕西方美人○〔魏照詩〕驕愛生盼睞○〔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班固西都賦〕金華玉堂白虎麒麟〔三輔黃圖〕未央宮有太玉堂殿○〔楚詞〕紛旖旎乎都房〔註〕旖旎盛貌○〔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爲首飾濟曰葳蕤羽毛貌○〔詩〕錦衾爛兮此言以翡翠飾衾即左傳所謂翠被也○張華詩佳人處遐遠○〔賈充詩〕歎息聲正悲○〔書〕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此伯玉仕於朝而志不行故以翡翠爲比而惜其材也言翡翠巢于南海之珍木與世無雜也不幸爲美人所寶遂採其羽以爲步搖衾被之飾雖在

遐遠卒不免於虞羅豈非毛羽爲患耶始知多材爲累而不勝歎息耳按伯玉上疏而武后奇其材數召見問得失可謂親君矣然所論事一無所採官止拾遺故有自惜之意非眞不樂事后也不然須周受命何爲耶

其七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虞雲羅

禮記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晉書周處傳年已蹉跎○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山海經三危之山三

青鳥居之又曰蛇巫之山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山海經又曰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青鳥○山海經玉山王母所居也崑崙之墟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江淹詩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此又言事后非得已而有塵外之想焉言蟬號白露以比衆庶無依而茲歲蹉跎則言唐祚將亡矣彼舉朝之臣悉爲武氏用我雖孤高而如之何哉亦不免從衆苟祿也當此之時惟青鳥之食木禾而友玄鳳則可以脫于羅網然豈吾輩所能哉

其八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採本集作採他明月珠翁稱天恣子今爲春市徒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鴟夷子扁舟去五湖

韓非子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吳均詩得意失意須臾間○鮑照詩佳人捨我去愛賞長絕揆○曹植詩變故在須臾○詩其人如玉○李斯上書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淮南子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漢書外戚傳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又楚元王傳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史記騶布傳布故驪山之徒也○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

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居東居國之東也○曹植詩周公佐成王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留連○史記淮南王安傳伍被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史記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王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注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國語范蠡辭於王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注太湖方五百里故曰五湖按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古時應別今並相連

此言榮寵不長人臣當見幾而去也言貴人喜怒不測難當其意即得見賞愛亦須臾耳豈可以賤

貞心市彼爵祿乎譬之女色笴稱夭姬今爲春婦矣何人臣之能長有寵也夫聖如周公忠如伍子猶不免于疑謗彼不如二子者其能免刑戮哉然在朝之臣往往貪祿誰見鴟夷之乘扁舟者豈伯玉之去志亦未決邪

其九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路隔巫山陽。巫山彩雲沒。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淚沾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朝雲無處所。荊國亦淪亡。

楚詞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〇一統志湖廣荊州府有宜都縣在夷陵州城東南九十里本漢夷道縣蜀漢置宜都郡陳改爲宜都縣本朝因之〇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〇魏文帝詩縣縣思故鄉〇樂府古八變歌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〇一統志巫山縣在夔州府城東一百三十里〇毛萇詩傳山南曰陽〇王融詩巫山彩雲合〇楚辭哀高丘之無女〇外史環於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〇詩嘯歌傷懷念彼碩人〇佇立以泣毛萇曰佇立久立也〇晉書王裒傳裒攀柏悲號涕淚著樹〇江淹詩零淚沾衣裳〇左傳宋人曰懷辟不可以越鄉〇韓非子民不越鄉而交〇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〇又曰風止雨霽雲無處所〇說苑蘇從諫楚莊王曰荊國亡無日矣〇詩無淪胥以亡毛萇曰淪率也

此因登覽山丘而起亡國之歎蓋亦有爲而發也時伯玉家于蜀而客于楚故欲望鄉而爲巫山所隔因覩巫山而遂思襄王神女之事言其荒淫足以亡國也

其十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劒起蒿萊。西馳丁令塞。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史記趙奢傳奢說平原君曰君於趙爲貴公子〇唐書

本傳子昂六世祖太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〇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〇左傳魏犨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才〇鮑照詩賢君信愛才〇阮籍詩感時興思企首延佇〇樂府東門行拔劒出門去〇阮籍詩賢者處蒿萊〇說文萊蔓草也〇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〇漢書陳湯傳郅支西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今在康居北去匈奴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鮮卑丁令重譯而至〇注丁令二國名〇魏武帝詩北上大行山〇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帝出長城北登單于臺〇楚辭登山臨水兮送將歸〇謝朓詩懷古信悠哉〇司馬遷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〇莊子野馬也塵埃也

唐書本傳曰武攸宜討契丹表子昂參謀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

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此見疎於攸宜而自歎也言我本貴人之子自惜其才不輕用世特因時多難而掘起草莽于是遂有參謀之行巡歷邊疆登高望遠悠然有懷古立功之思焉使攸宜而用我則捐身狥國可也孰謂我有畏禍之心今不用而湮滅如塵埃矣復安所樹勳哉

其十一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讐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何如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曹植詩仰彼朔風用懷魏都○吳筠詩白雲開海樹○枚乘柳賦鏘鍠啾唧蕭條寂寥○師古漢書注秦法十里一亭行旅宿食之館也○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詩哀哀父母○李陵詩明月照高樓○顏延之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注幽燕荊越四地名也江淹詩幽燕非我國○史記李廣傳廣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結髮始勝冠也○楚辭願輕舉而遠遊○漢書尹賞傳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司馬遷書張空拳冒白刃○史記刺客傳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者欲自為報私讐也左延年秦女休行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周禮父之讐辟諸海外○楚詞鳥飛返故鄉○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江淹別賦遼水無極○水經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詩淇水悠悠○漢書嚴助傳雖得越王之首竊為大漢羞之○劉孝威詩時觀胡騎飲常為漢國羞○史記李廣傳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人曰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史記范雎傳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

此亦從軍出塞而述戍卒之詞以自況也言當清秋月朗之夜而聞軍士有失意者哀泣於戍樓之中其人自言結髮之時而豪舉如此及充邊役則奮身于國難宜為朝廷所褒賞然白首而不得封

侯以此抱恨耳盖伯玉盡忠武后而官不顯及為參謀復為攸宜所輕其數奇何如哉故託此自歎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

一統志薊丘在順天府舊燕城西北即古薊門也旁多林木蓊鬱登為京師八景之一○唐書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能屬文隱終南山與陳子昂友善

南登碣石館遥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王粲詩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史記孟軻傳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注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諸葛亮詩遥望蕩陰里○上谷郡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一統志黃

金臺在保定府易州東南燕昭王所築○〔禮記〕從長者而上丘陵○〔詩〕南有喬木○〔阮籍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書李暠傳〕暠爲群雄所奉遂啟霸圖○〔謝朓詩〕心事俱已矣○〔阮籍詩〕驅馬復來歸○〔楚詞〕王孫兮歸來

此慨世無禮賢之主而懷古人焉言燕昭築館起臺以禮賢者今其遺跡尚在也而四顧惟喬木森然斯人不復作矣彼其霸圖既泯滅而我特爲惆悵走馬重遊者豈非深慕其人之丰采邪意謂世有燕昭則吾未必不遇也

送客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一作平生訣○〔古詩〕故人心尚爾○〔一統志〕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注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叙酉澧瀆湘九水皆合於此○〔樂府獨曲歌〕春風吹楊柳〔古今合璧〕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樹高條弱葉細而長者曰柳○〔子夜歌〕容冶春風生○〔鄭炎詩〕靈芝之生河洲○〔張華詩〕白蘋開素葉○〔楚辭注〕芷香草生于幽僻之處○〔謝朓詩〕江南佳麗地○〔楚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沈約詩〕生平少年日

此言故人歸楚而當春風柳發之初于是送至河洲而離情滿懷也因想此時白蘋綠芷皆可採摘而予之所好者獨江南之桂樹足以贈我耳蓋取

幽隱芳潔之意

題居延古城贈喬十二知之〔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居延縣

〔一統志〕居延城在陝西甘州衛城東北○〔品彙注〕喬知之字里缺累官至右司郎中

聞君東山意宿昔紫芝榮滄洲今何在華髮旅邊城還漢功既薄逐胡策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對黃雲生桂枝芳欲晚薏苡謗誰明無爲空自老含歎負平生

〔晉書謝安傳〕高崧謂安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世說〕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籍詩〕宿昔同衣裳宿昔猶疇昔也○〔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揚雄激靈賦〕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蒼與滄字通用〔謝朓詩〕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毛萇詩傳〕水中可居曰洲○〔吳筠詩〕佳人今何在○〔墨子〕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史記商君傳〕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漢書蘇武傳〕武以中郎將使匈奴後還漢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李陵答蘇武書〕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是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也○〔史記西南夷傳〕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又公孫弘傳〕時方北築朔方郡弘數諫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范靖婦詩〕徒嗟今麗飾○〔楚詞〕願及白日之未暮○〔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爲黃雲○〔楚辭九歌〕結桂枝兮延佇又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王逸曰桂樹芳香以興屈原之忠貞也〔翔風詩〕佳芳徒自蠹○〔後漢馬援傳〕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阮籍詩〕平

生少年時

按喬知之唐史無傳可考疑是時亦從征而與伯玉同爲攸宜官屬盖陳既坐謫喬復被謗故贈此詩言知之初有高臥東山之想當覧紫芝之曄曄也今乃去滄洲而游邊塞欲還朝則雲臺未錄其功欲破胡則主將不行其策徒對景而興嗟也以君懷才而遲暮正若桂舍香而欲晩復坐無辜之誹謗人又誰能明君之無罪乎然行藏在我君自料功尚可立則努力而前不然仍當歸臥東山耳安可窮愁沒齒而負生平之志哉

章懐太子

黃臺瓜辭

（品彙注）武后殺太子弘而立賢爲太子賢日懷憂惕知不能保全無由敢言乃作是辭命樂工歌之冀后聞而感悟後終爲所逐死于黔中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

（魏明帝詩）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黃臺無考疑當時禁中臺名○（詩）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

按高宗初立長子忠爲太子已而武后生弘因廢忠而立焉弘性寛仁數忤后旨后怒使人酖殺之而立賢爲嗣時后欲専政嫉東宮明察者賢自度不免而作此詩以兄弟次相受禍猶瓜生不齊次相被摘故取爲比言瓜熟而子盛則剸其煩而使存者益好以比忠廢弘立而已愈親再摘令瓜稀則弘死而已孤立矣其能免于三摘乎然吾死尚可惟皇嗣絕而宗社危如瓜盡而抱蔓以歸乃吾所深恐耳盖是時帝雖在而后已用事賢固預料毋之欲移唐祚矣

薛稷

秋日還京陜西十里作

（唐書地理志）陜州陜郡縣六一曰陜有陜津貞觀十一年作浮梁今詩中大河即陜津也○杜甫詩少保有古風得之郊陜篇

驅車越陜郊北顧臨大河隔河見鄉邑秋風水增波

（古詩）驅車上東門○（史記張儀傳）儀爲秦將取陜陜今陜西也○（爾雅）邑外謂之郊○（史記吳起傳）大河經其南大河黃河也○（虞茂詩）隔河圖列宿○（曹植詩）少小去鄉邑○（楚詞）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谿谷嶄巖兮水曾波

西登咸陽塗日暮憂思多傅岩既紆鬱首陽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既廻換人生知幾何

（史記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咸陽即長安也秦漢隋唐所建都之地○（[illegible]游詩）日暮天無雲○（魏武帝短歌行）憂思難忘○（[illegible]）說築傅岩之野（史記殷本紀）武丁夜夢

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舉以爲相險古岩字一統志傅岩在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即殷相傅說隱處○下[illegible]嗟以紆辭王逸楚詞注紆曲也○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餓死于首陽山○馬融論語注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楚辭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注嵯峨高貌○楚辭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孔安國尚書傳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顏延之詩周南悲昔老○漢書藝文志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史記鄒陽傳鄒陽客游以讒見禽○鮑照詩何意淹留節迴換又曰日夕晷迴換○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此歷敘途中之景而起客游之嘆也言臨河望鄉而覩此秋色既動我游客之懷又經傅說伯夷棲隱之處而想古人或潛或顯同歸于盡則知人生有涯而何戀此客游爲哉

張九齡

感遇四首

幽人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沈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周易履幽人之貞吉注幽人隱遁守正而不謂者也○馬融長笛賦序獨臥郿縣平陽鄔中○史記淮陰侯傳高鳥盡良弓藏○楚辭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盧思道詩因波寄遠情○陶潛詩日夕歡相持○莊子河伯曰至精無形○王粲詩形影尸立竟爽飛沉○沈約詩魚鳥失飛沉

此曲江罷相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也言我罷官而歸齋居獨宿洗清積慮者正欲持此心以謝高鳥使之傳情于君然終不能達也則我日夕所懷特空意耳彼世人誰能感此至精乎況飛沉之理本是隔絕未有處幽隱而能納忠于君者則此心雖惓惓而終無以慰吾之誠也高鳥傳情本非實事蓋託言以見思君之切耳

其二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蝣羽薨薨亦何爲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蕩浩一作嘆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史記老子傳魚吾知其能游○曹植詩好鳥鳴高枝○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陸璣曰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埤雅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翁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詩螽斯羽薨薨兮左薨薨羣飛聲○曹植武帝誄聰亮神理○謝靈運詩道以神理超○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淮南子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傅玄詩楊朱泣路岐失道令人悲

此刺羣小得志也言魚必趨淵鳥必擇木其常性

也今蜉蝣之羽而亦甍甍何哉以比人情雖樂歸朝廷而小人不當妨賢者路因言物生必化我之感歎蜉蝣矣爲若此蓋非以爾之命促而輿嗟爲爾沉溺浮榮醉生夢死使本來之理日就微滅而不自知耳夫以滅絕神理之人而使之執政時事可知矣故我徒爲楊朱之泣路而終無補于朝廷也

其三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

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阮籍詩]孤鴻號外野○[吳筠詩]一燕海上來○[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說文]潢積水池也○[漢書南粵傳]南粤王因使者獻翠鳥千○[蔡邕翠鳥詩]庭𨻶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山海經]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詩]矯矯虎臣○[陸賈新語]楩梓豫章立則爲衆木之珍○[劉楨詩]珍木鬱蒼蒼[張銑注]珍木謂珍異之木也○[西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車數詩柘彈落金丸○[楊雄解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唐書本傳曰九齡遷中書令李林甫內忌之帝將以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才也乃不堪尚書邪帝由是用仙客罷九齡政事此託爲孤鴻之詞自比也言鴻自海上而來畏池潢而不敢顧此時已見雙翠鳥巢於三珠樹矣蓋指林甫仙客據三公位也因言此木之巔衆所屬目其能免于彈射乎彼服之美者尚憂爲人所指而高明則逼近神惡況此珠樹而可爭栖乎哉我惟遊于冥冥之中使弋人無慕而已蓋言恬于隱退無爭于朝彼二人者又曷爲而忌我哉此與海燕之詩同意因附載於左

[全唐詩話]九齡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九齡因爲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其四

漢上有遊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說文]札牒也○[謝朓詩]一遇長相思願寄連翩翼○[司馬相如]琴歌雙翼俱起翻高飛○[莊子]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沈約詩窮冥終不見○詩耿耿不寐又宋玉小言賦視之則耿耿望之則冥冥○曹植七啓紫蘭丹椒施和必節鮑照詩紫蘭花巳歇離騷辨證劉次莊云蘭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不若秋紫之芬馥○武帝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謝瞻詩月露皓巳盈○古詩馨香盈懷袖○西京雜記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詩英英白雲○詩幽幽南山○○史記伍子胥傳日暮途遠○楚辭長太息以掩涕

此亦思君而作也明皇晚年荒於遊宴故以漢女爲比因傷巳爲逐臣而不得親也於是欲寄書于飛鳥又恐其杳冥不見徒耿耿懷思耳復以幽蘭比巳之芳潔而惜年歲之晚暮欲就白雲以歸臥則又不能恝然忘君所以太息流漣而不能自巳

也嗚呼曲江可謂忠矣三黜而惓惓焉其風騷之遺韻邪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二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張所望叔翹父叅定
喬時敏君求父校閱

五言古詩二

崔顥

古游俠呈軍中諸將

漢書游俠傳序古者天子建國下無覬覦陵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競爲游俠漢興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

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

徐悱詩少年負壯氣○後漢光武紀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魏文帝詩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史記刺客傳聶政獨行仗劒至韓○樂府東門行拔劒出門去○後漢耿恭傳恭以單兵固守孤城○李陵書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史記游俠傳郭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漢書地理志高句驪縣遼山遼水所出○一統志遼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遼東境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三百五十里○漢書張敞傳走馬章臺街○史記韓安國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屬幽州○一統志順天府薊州唐漁陽郡○西都賦隋侯明月錯

落其間○（杜甫詩）兩拋金鎖甲（注）甲言金鎖謂以金
線連鎖之也○（詩）狐裘蒙戎（注）蒙戎狐裘之貌（戰國
策）蘇秦黑貂之裘敝（說文）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
飛。地迥。鷹。犬疾。艸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
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隨。建威。（梁邵陵王綸詩）隨意晚還家（沈約詩）還家問鄉
里○（詩）載槖弓矢○（王粲詩）地三千里往返速如
飛○○（謝朓詩）地迥而笳清○（王粲羽獵賦）鷹犬競
逐奕奕霏霏○（元行恭詩）艸深斜徑滅○（史記匈奴
傳）引弓射狐兔用為食○（梁武帝詩）腰間雙綺帶（史
記蔡澤傳）結紫綬於腰○○（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子賞
為奉車及嗣侯佩兩綬○（王僧孺詩）轉盼非無以斜
眉辛相矚○（史記蔡澤傳）聲名光輝傳于千世（樂府
長歌行）萬物生光輝○（韓非子）楚共王曰今日之戰
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後漢鄧
禹傳）光武以鄧尋為建威將軍

此為俠客自敘之詞言我好勇而復識事機當孤
城合圍之際則破敵以立功及封疆寧靖之秋則
還家以行獵驅馳快意紫綬生輝榮亦甚矣因言
使我今日而始欲戰也則何如向者、即建其威哉
蓋危難易取勲承平難邀賞彼俠客者真可謂知
機矣

贈王威古

三十羽林將出身常事邊春風吹淺艸獵騎何翩
翩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絃射麋入深谷飲馬投
荒泉馬上共傾酒野中聊割鮮相看未及飲雜虜
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山高際天長驅救東北戰
解城亦全報國行赴難古來皆共然

陶翰

燕歌行

請君留楚調聽我吟燕歌家在遼水頭邊風意氣多
出身為漢將正值戎未和雪中凌天山氷上度交河
大小百餘戰封侯竟蹉跎（王僧虔伎錄）楚調曲有怨詩行○（文選）魏文帝樂府
有燕歌行（李善注）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遼
水見上詩注○（鮑照蕪城賦）邊風急兮城上寒○（史

記管晏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鮑照詩）出身蒙漢
恩○（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以請
和諸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鮑照詩）漢虜方未和
邊城屢翻覆○（大戴禮）天池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
雪○（後漢書明帝紀注）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
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西河舊事）白山冬夏有雪故
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郭義恭廣
志）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楚辭）抜之于
氷上○（後漢王霸傳）水堅可度○（漢書西域傳）車師
前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漢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又有
交河縣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史記李廣傳）廣
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
邑○（蕭何世家）諸將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
戰少者數十合○（徐悱詩）寄言封侯者數奇
良可歎○（阮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歸來灞
陵下故舊無相過雄劒委塵匣空門唯雀羅玉簪還

趙妹瑤瑟付齊娥笞曰不爲樂時哉今奈何〔楚詞〕王孫兮歸來○漢書文帝紀帝葬灞陵注師古曰灞陵在長安東南○史記李廣傳廣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嘗夜從一騎出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鏌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鏌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群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鏌邪殺之眉間尺因發楚王○〔鮑照詩〕明鏡塵匣中○史記汲鄭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韓非子潤上卜正隸令吏求之○陸機詩齊娥且莫謳○方言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阮籍詩咨日繁華子○〔詩〕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爲樂當及時○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史記留侯世家沛公默然良久曰今爲奈何

此爲邊將自嘆之詞言我本燕人而負勇氣爲國家力戰者數矣然終不得封侯也今歸灞陵而故舊無相過者門可羅雀馬即放女亦不能留唯贈之瑟瑟而遣之耳吾想少年得意而不爲樂也今窮老傷悲謂之何哉此詩意必有託然莫考所指抑陶自況其生平歟

宿天竺寺

〔一統志〕下天竺寺在杭州府城西一十五里晉咸和中建寺前後有飛來蓮花諸峯

松柏亂岩口山西微徑通天開一峯見宮闕生虛空正殿倚霞壁千樓標石叢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岑翠映湖月泉聲亂溪風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

〔詩〕如松柏之茂○後漢隗囂傳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漢書天文志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中山王文木賦隱若天開露如地裂○史記封禪書三神山黃金銀爲宮闕○楞嚴經虛空寂然○司馬相如長門賦正殿塊以造天○樂府古辭夜來冒霜雪○王融詩猿鳥時斷續○陶潛詩寒雲沒西山○莊子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注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

明發氣候改起視長崖東湖色濃蕩漾海光漸朣朧葛仙跡尚在許氏道猶崇獨往古來事幽懷期二公

〔詩〕明發不寐○謝靈運詩昏旦變氣候○鮑照詩長崖斷千里○潘岳秋興賦月朣朧以含光〔埤蒼〕朣朧欲明也○〔晉書〕葛洪傳洪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九域志〕天竺山葛仙翁得道之所○〔晉書〕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少恬靜不慕仕進父母終乃遣歸孫氏還家遂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後移入臨安西山與婦書告別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抱朴子〕背俗獨往○吳筠詩曠載暢幽懷

此遊天竺而賦其事言路之僻山之高樓殿之壯麗足爲勝地矣及宿其間而景又絕塵此心幾同懸解既曉而登崖以望湖海盡在目前於是追尋仙跡以期神人之一遇耳

出蕭關懷古

〔唐書地理志〕武州有蕭關縣〔一統志〕蕭關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驅馬擊長劍行役至蕭關悠悠五原上永眺關河前
北虜三十萬此中常控弦〔詩〕驅馬悠悠○〔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楚辭〕撫長劍兮玉珥○〔詩〕父曰嗟予子行役
○〔史記〕李廣傳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
曰在上郡北○〔漢書〕地理志五原郡本九原郡武帝
元朔二年更名為并州○〔史記〕蘇秦傳秦東有關河
西有漢中○〔後漢書〕臧宮傳宮上書曰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史記〕劉敬傳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秦城亘宇宙漢帝理旌旆
〔史記〕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
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宇宙見上陳子昂詩注○〔漢書〕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朕將巡邊垂親帥師焉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
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

能亟來臣服○〔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為旜析羽為旌刁斗鳴不息羽書日
夜傳〔史記〕李廣傳不擊刁斗以自衛〔漢書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
名曰刁斗師古曰鐎音焦鄒之誰溫器也○〔楚漢春
秋〕黥布反羽書至○〔虞羲詩〕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
驚〔注〕李善曰羽書即羽檄也五軍計莫就三策議空全〔漢書〕五行志武帝元
光元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馬邑下欲襲單于單
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又〕武帝紀元光二年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
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
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
罷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漢書〕匈奴傳莽將嚴
尤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
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大漠橫
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萬里蕭條絕人烟孤城當瀚海落日照祁連〔漢書〕五行志武
帝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漠○說文漢北
方流沙也○曹植詩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庾
肩吾詩寒烏歸孤城○〔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封于
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注〕如淳曰瀚海北海
名○正義曰羣烏解羽伏乳於此因名○〔唐書〕地理志
北庭大都護府有瀚海軍○鮑照詩杳杳落日晚○
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注〕師
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唐書〕地理
志甘州張掖縣有祁連山愴然苦寒奏懷哉式微篇更悲秦樓月
夜夜出胡天〔王逸〕九思序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歌錄〕苦寒行古辭也文選魏
武帝亦有苦寒行〔江淹詩〕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詩〕懷哉懷哉○〔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小序〕式微黎
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樂府〕陌上桑日出東南
隅照我秦氏樓〔擬〕謀詩秦樓出佳麗正值朝日光○
〔陶潛詩〕夜夜聲轉悲

此因明皇喜邊功而託秦漢以諷也言我行役出
關登五原以望冒頓控弦之處此固秦漢築城樹
旌以守戰者也想其時從役之士日夜不休可謂
勞矣然功何所就乎五軍一無所成三策徒空言
耳今觀大漠之蕭條瀚海祁連之僻遠信無用之
地也王者奈何而必征之邪況其地寒苦士卒懷
歸望明月而起室家之思人主可不鑑其情哉

古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塵沙昏背河更一戰騂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劉眘虛

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

何處歸且遠送君東悠悠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曠望絕國所微茫天際愁有時近仙境不定若夢遊或見青色古孤山百里秋前心方杳渺後路勞夷猶

張率詩何處訪公子○劉孺詩送君追遐路○詩悠悠南行○徐昉詩不測滄溟曠○淮南子一舉千萬里○陶潛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棹孤舟○謝朓詩曠望極高深○廣雅曠遠也○文子爲絕國殊俗立嵩僕以救海之謝朓詩天際識歸舟○又詩往往孤山峽○木華海賦朱瀲綠烟腰渺蟬蛸○王融曲水詩序宵眇寂寥注宵眇深遠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注夷猶猶豫也

離別惜吾道風波敬皇休春浮花氣遠思逐海水流日暮驪歌後永懷空滄洲

楚辭予既不難夫離別注近曰離遠曰別○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詩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梁元帝詩花氣薰舟隋煬帝詩夜露含花氣○古樂府海水知天寒○漢書儒林傳諸大夫博士皆持酒肉勞王式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注驪駒逸詩篇名也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劉孝綽詩愛客待驪歌○詩維以不永懷○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

此詩事實無考疑薛文學乃夷人而入仕於唐者時將歸國而贈以詩言海路極遠而居舟中所見之景恍惚無定可謂危矣然薛之意不以路險爲憂而以離隔吾道爲戚雖風波之中而不忘王命其尊中國如此故我感此春花芬馥含情送君別思隨海水而無窮也然驪駒一奏會面無期徒望此滄洲而懷想耳

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

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烟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蒼暝色況復久秋聲亦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寄閻防

青冥南山口君與緇錫儕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唯

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資清眞莫嘆文明日爾
年徒隱淪

薛據

冬夜寓居寄儲太祝（周禮太祝下大夫二人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自爲洛陽客夫子吾知音愛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
奈何離居夜巢鳥飛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陵砧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祖更名雒陽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丘遲詩）側聞洛陽客金蓋翼高車○（古詩）但傷知音稀○（史記信陵君傳）公子爲人仁而下士○（詩）正大夫離居○（丘遲詩）巢空初鳥飛○（謝靈運詩）臥病對空林○（鮑照詩）昨夜宿南陵○（一統志）寧國府南陵縣在府城

西一百五里本漢春穀地梁武帝始置南陵縣

薛嘗作客于洛爲太祝所知是太祝愛義下士非時人之比今奈何離居而對此空林之飛鳥乎正愁坐不寐而又聞此砧聲其離情可想矣

出青門往南山別業

舊居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
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
上沒懷抱曠莫伸相知隔胡越弱年好棲隱鍊藥
在岩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斯
言庶不伐

崔署

山下晚晴

寥寥遠天靜溪路何空朦斜光照疎雨秋氣生白虹
雲盡山色暝蕭條西北風故林歸宿處一葉下梧桐
（左思詩）寥寥空宇內○（謝朓詩）嶢嵲帶遠天○（又）曰空濛如薄霧（注）空濛雨微貌○（張載詩）逸響迴秋氣○（列士傳）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陶潛詩）風爲自蕭條○（史記項羽紀）大風從西北而起○（江淹詩）西北秋風至○（王粲詩）飛鳥翔故林○（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此即景以書幽興也言雨霽秋生風淒葉下當此

時而歸宿於林者豈俗客耶

潁陽東溪懷古（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潁陽縣（一統志）潁陽城在登封縣西南八十里

靈溪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
世人久疎曠萬物皆自閑白鷗寒更浴孤雲晴未還
昝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以躡高步淒涼岑寂間
（孫綽遊天台山賦）過靈溪而一濯（支遁詩）靈溪無驚浪○（呂氏春秋）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熊甫詩）氛霧蔽日玉石焚（春秋元命苞）霧陰陽之氣陰陽怒而爲風亂而爲霧○（沈約新安江水詩）皎鏡無冬春○（庾信詩）沉寥空色遠○（蕭愨詩）山樹動秋聲○（易）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鮑照詩）翻浪揚白鷗（注）李善

汀陽水鳥也○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吳筠詩昔時猶心濯白日○莊子讓王篇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而逃去遁耕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文綜志箕山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昔許由隱此○文中子劉伶古之閑關人○般若經玄關難啓王巾碑玄開幽鍵○左思詩高步追許由○張正見詩淒涼峯有晚○爾雅山小而高岑

此覽溪山之勝而慕許由之高隱也言溪波皎然如鏡足清心骨但氛霧朦朧是以空色不映于水惟聞秋聲之徧于山間耳以此冷落之地世人多無至者故萬物得以自如若鷗之浴雲之停皆無心於動息者也因思許由讓天下而遁跡于此今我不能繼其高踪徒對此岑登而悽愴耳

早發交崖山還太室作　西征記嵩山三十六峰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

東林氣微白寒鳥急高翔吾亦自茲去北山歸艸堂
杪冬正三五日月遙相望肅肅過潁上朧朧辨夕陽
川冰生積雪野火出枯桑獨往路難盡窮陰人易傷
此無衣客如何蒙雨霜　陶潛詩戮力東林隈○漢書天文志江淮之間氣皆白○阮籍詩寒鳥相因依○曹植詩施翮起高翔○孔稚珪北山移文鍾山之英艸堂之靈○梁元帝纂要十二月季冬亦曰杪冬○楚辭註杪末也○古詩三五明月滿說曰三五謂十五日也○書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阮籍詩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詩肅肅宵征○史記索隱注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唐書地理志潁州汝陰郡有潁上縣今屬鳳陽府○謝脁詩朗月何朧朧○劉琨詩夕陽忽西流○陸機詩仰憑積雪岩俯涉堅冰川子夜歌積雪冰川波○抱朴子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古樂府枯桑知天風○謝靈運詩凡中獨往意○鮑照舞鶴賦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月令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神農本草經秋冬爲陰○曹植詩孤白足禦冬鳥念無衣客○應瑒詩遠行蒙霜雪○鮑照詩北風驅鴈天雨霜

此途中苦寒傷貧寠也言林氣微白而寒鳥高飛避之者畏烈風之將至也物猶知幾而況人乎故我亦從此而去歸于太室之艸堂矣然旦而趨途暮而未息冰雪淒其野火相照其蕭條孰甚焉於是重爲傷感而曰我本無衣之客奈何而蒙此雨霜乎蓋悔其歸之晚也此篇雖因歲暮而作然亦有北風雨雪之意豈天寶已後之詩與

宿大通和尚塔敬贈如闍黎廣心長孫鑄二山人

支公已寂滅塔影山上古更有眞僧來道場救諸
苦一承微妙法寓宿清淨土身心能自覩色相了

無取森森松映月漠漠雲近戶嶺外飛雹明夜來

前山雨欲燈見栖鴿作禮開信鼓曉齊南軒開秋

華淨天宇願言長出世謝爾及印南

李嶷

少年行二首（樂府遺作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漢王臂鷹金殿側挾彈玉輿傍

馳道春風起陪遊出建章（史記衛將軍傳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〇漢書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樂府辛延年有羽林郎詩〇史書作戎衣天下大定〇史記項

羽紀羽立沛公爲漢王〇後漢書梁冀傳冀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〇南史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布臂鷹左牽狗〇江淹詩刑北金殿側〇戰國策莊辛曰黃雀俯噣白粒仰栖茂樹自以爲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〇宋玉高唐賦王乃乘玉輿駟蒼螭〇漢書成帝紀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〇注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〇宋子侯詩春風東北起〇梁王冊詩陪遊既伏心〇史記孝武紀柏梁栽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此言在朝之少年見寵於君而得意如此

其二

玉劍膝邊橫金盃馬上傾朝遊茂陵道夜宿鳳皇城

豪吏多猜忌毋勞問姓名（張敞晉東宮舊事太子儀飾有玉頭劍〇晉書劉曜有劍以赤玉爲室〇樂府折楊柳歌蹀坐郎膝邊〇薛道衡宴喜賦傳金盃于素手〇史記陸賈傳高祖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〇鮑照詩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〇漢書武帝塟茂陵三輔舊事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萬六千置茂陵〇杜集注鳳皇城爲京兆也〇史記項羽紀項梁召故所知豪吏翁以所爲起大事〇文酷吏傳王温舒爲中尉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〇越絕書子胥南奔吳見漁者曰子之姓爲誰漁者曰縱荊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

此言在野之少年恣意遊遨而畏吏如此上篇譏朝廷此篇傷惡俗也

林園秋夜作

林臥避殘暑白雲長在天賞心既如此對酒非徒然

月色偏秋露竹聲兼夜泉涼風懷袖裡茲意與誰傳

（漢書元后傳王商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〇程曉詩閑門避暑臥〇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〇鞠歌行對酒當歌〇江淹詩離思非徒然〇劉孝綽詩月色度雲來〇又詩上官秋露結〇王粲詩涼風撤蒸暑〇古詩馨香盈懷袖〇蔡琰胡笳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此述幽居之樂也言林栖避暑停雲不飛其真賞自得于心非徒然對酒而已況秋宵之景清虛絕塵此中之意豈易以語人哉

崔國輔

雜詩

逢着平樂兒論交鞍馬前與酬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張衡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注)薛綜曰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樂毅報燕王書)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吳質荅東阿王書)情踴躍於鞍馬○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易)君子以作事謀始○(易)迍如邅如(注)迍邅難也(左思詩)英雄多迍邅○(史記張耳傳)張耳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出救○(越絶書寶劍篇)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

後余在關內作事多迍邅何肯相救援徒聞寶劍篇

此歎俠客之無信也言彼與我論交之時斗酒相歡自謂緩急可恃及予多難而莫肯救援者始知寶劍之篇徒虛語耳豈眞能以意氣捐軀哉

張謂

讀後漢逸人傳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比肩嘗聞漢光武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臥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筌生事在林徑悠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灘遺跡尚依然高臺竟寂寞流水空潺湲

(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年八十終於家○潁陽人許由也見上崔署詩注○(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矣○(齊子)王道衰微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左傳)奉以周旋不敢失隊(謝靈運詩)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嵇康詩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韓非子)無心而遠事情○(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富春縣○(丘遲詩)朝發富春渚○(晉書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鮑照詩)濛昧江上霧○(莊子)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北史)馮偉不問生事○(謝靈運詩)林徑歛暝色○(詩)我心悠悠○(樂府古辭)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詩)于今三年○(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又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一統志)七里灘在桐廬縣西一名嚴陵瀨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向秀思舊賦)踐二子之遺跡○(高士傳)先幾掃跡虛室寂然○(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楚辭)野寂漠其無人寂漠與寂寞同○(楚辭)觀流水兮潺湲(文選注)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

此慕子陵之爲人也言其人已沒而我思其賢者正以均爲逸民而非許由之比也何則許由以堯之禮讓而遁逃子陵則以光武不能周旋而隱去

二人豈齊肩乎既以君非堯舜之主而無心於名位矣則視萬乘猶草芥也對君而眠可也若是而肯食祿於朝乎惟寄情山水以自娛耳是以終身漁釣而不悔也今觀灘頭之遺跡具在而無能繼其踪者豈非千載一人哉

賀蘭進明

古意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爲贈何人是同心
日暮徒盈把徘徊幽思深慨然紉雜佩重奏丘中琴

楚辭光風轉蕙氾崇蘭些○左思詩鬱鬱澗底松○庾信對燭賦夜風吹香氣○班固西都賦崇山懸天幽林穹谷○詩采采卷耳○詩彼何人斯○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粲詩日暮薄言歸○沈約詩握蘭空盈把○楚辭焉乃逝以徘徊○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張華詩慨然獨撫膺○楚辭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曰紉索也蘭香艸也艸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觽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詩雜佩以贈之○琴操猗蘭操孔子所作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艸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左思招隱詩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此自傷才美而不遇也言蘭正含香而我採摘其英欲有所贈彼何人可與同心乎有無其人則雖馨香滿把而無所用徒添幽思耳然以此芳蘭而可輕棄邪聊紉之以爲佩且作操以傷之也以比己之芳聲素著欲仕而不逢明君欲保真巖穴而亦不能不發憤於詩章耳按進明不救張巡之難其人無足取者今特就其詩而解之非謂其果有高志也

賈至

寓言

莊子寓言十九注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一云寓寄也託之他人也

春艸紛碧色佳人曠無期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
歎息良會晚如何桃李時懷君晴川上佇立夏雲滋

江淹別賦春艸碧色春水淥波○楚辭惟佳人之永都兮王逸曰佳人謂懷襄王也○枚乘樂府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詩悠哉悠哉○鮑照詩絲羅千里心獨宿乏然諾○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史記范雎傳昭王臨朝嘆息○徐幹詩良會未有期○梁武帝詩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袁嶠之詩俯仰晴川渙○詩佇立以泣○子夜歌昔別春風起今還夏雲浮○江淹詩日暮浮雲滋注滋多也

按本傳至爲起居舍人尋以小事貶爲州司馬此放逐而思君也言覩春艸之含榮而慨見君之無期遂欲遠遁以采芝者非遊然忘君也蓋事若期于盛年而良會已晚今果何如哉豈更堯李之時邪佇立晴川而忽見夏雲之起矣夫既感春艸復悲夏雲以見光景月往而思君愈切耳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二 終

唐詩解卷之三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張　爾世調父參定
章台鼎吉甫父校閱

五言古詩三

李白上

古風十五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詩大序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班固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禮記太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謝瞻詩王風哀以思○詩野有蔓艸○○史記蘇秦傳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潘岳詩荊棘成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答賓戲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後漢獻帝紀人相食啖白骨委積○○漢書武五子傳贊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陶潛詩洙泗輟微響漂流遠狂秦○漢書禮樂志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嵇康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屈原傳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石崇王明君辭序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臺援詩哀怨動民歌○蕭統文選序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揚馬楊雄司馬相如也○漢書揚雄傳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激頹波者瀦楚騷之餘韻也○揚雄傳

賛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莊子注波流頹靡之義○陸機文賦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原○楚詞穆渺渺之無垠說文垠岸也無垠言無畔岸也○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變而不窮○中庸仲尼憲章文武○說文淪沒也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建安漢獻帝年號也嚴滄浪吟卷建安體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劉楨詩投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張載酃酒賦播殊美于聖代○文中子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眞有鑒裁○傅玄詩長皇叙群才○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文中子關子明曰文質遞用世運相乘○禮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尚書璇璣鈐帝堯煥炳龍興可觀○張協七

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楊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秋天曰旻天

我志在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安國尚書序孔子删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徐九丘○任昉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李康運命論子思希聖猶體而未之至法言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睎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論語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西狩獲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吾道窮矣反袂拭面涕沾袍○杜預春秋序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此太白以文章自任而有復古之思也言大雅既絕而宣尼又衰時已無復陳詩者王風則隨蔓草消於世路則皆荆榛蔽塞當七雄相吹之際正聲亡微即騷人哀怨之作不足以追風雅而楊馬廣騷之末流又惡足法乎是以憲章日就淪沒至建安已後綺麗極矣惟我聖朝倡復古道變六朝之習而尚清真於是群才並興如鱗之躍文質相雜如星之羅我亦欲乘時删述垂光輝於千秋以續獲麟之統耳夫太白以辭章之學欲空千古而紹素王亦誇矣哉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淮南子日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也○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注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鶡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劉淵林吳都賦注太清謂天也○沈約詩白雲自帝鄉含吐瑤臺月○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也○曹植詩圓景光未滿○顏延之詩爭光溢中天○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尚書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古歌愍忽淪沒別無期

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毛萇曰蝃蝀虹也釋名蝃蝀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則此氣盛○晉書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

漢書曰光和元年客星出東方歷閣道入紫微○晉紀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易象傳明入地中明夷又序卦傳夷者傷也○晉機詩扶桑升朝暉○陸賈新語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廣雅日月謂之兩曜○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萬象賓之○謝靈運詩雲霞收夕霏注李善曰霏雲飛貌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漢書外戚傳孝武陳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罷退居長門宮○漢書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虫也○又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黄爵巢其顚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梁簡文詩天霜河白夜星稀○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潘岳西征賦施秋霜之嚴威○唐書后妃傳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邽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内

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晈晈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𢡟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未幾卒

況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何劭詩勤思終遲夕○古詩淚下沾裳衣

按玄宗皇后王氏為武妃所詆而被廢故太白作此詩言蟾蜍蝕月以比武妃之逼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而憂死也螮蝀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之朝暉反為所損以比武妃蠱惑帝心至於荒亂也苟日月俱為陰邪所傷而蒼生無所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嫉妬而使皇嗣幾絶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撫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漢武比矣所謂昔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罪其華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寵分則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嚴霜之威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房闥我因念及此事為之慨歎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真覆國青蓮可謂知幾矣

其三

咸陽二三月。宮柳黄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

唐書地理志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謝尚大道曲青陽二三月柳青桃復紅○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號曰董君安陵爰叔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因叩頭謝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

冠蓋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夏侯湛詩)日暮兮初晴○(詩)既醉以酒○(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陶潛詩)意氣傾人命

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艸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爲此輩嗤(楊修答曹植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漢書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無所不見好辭賦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三世不徙官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智之惟劉歆敬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

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此刺戚里驕橫而以子雲自況也言當春物明媚之際彼冠綠幘而出遊者得意如此豈若子雲之以著書終身而又有投閣之厄哉徒爲此輩所嗤咲耳蓋太白雖無心仕進然亦不能不忿激於此也所謂綠幘必有所指未詳其人

其四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聖人達綢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史記)魯仲連傳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書)臯陶賡歌曰萬事墮哉○(詩)悠悠我思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葛洪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古詩)河漢清且淺(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江總七夕詩)飄飄度淺流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三輔黃圖)長安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種瓜青門外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史記蕭何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陸機詩)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莊子)無思慮營營○(詩)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此慨世之變故多端見富貴不當慕也言一體尚有變易萬事必無定期仙境亦多改更爵祿豈能長在彼爪田之叟即東陵之故侯也富貴無常如此而可以營求乎哉

其五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魯仲連聞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

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新垣衍曰先王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漢書馮野王傳蕭育奏封事若野王行能高妙○明月寶珠也見首卷陳子昂詩注○郭璞詩呑舟偏海底○鮑照詩一朝放拾去○列子日月星宿亦積氣之有光耀者江淹詩光曜世所希○司馬相如封禪書蜚英聲騰茂實○謝朓楚江賦承未照于遺簪○顏延之詩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鮑照

詩春風澹蕩俠思多○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此慕魯連之爲人也言魯連立談而名顯猶明珠作出而揚光彼却秦之英聲既爲後世所仰又能輕千金藐卿相以成其高故我慕其風而願與之同調也

其六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鮑照詩何光我輩孤且直○荀卿子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劉孝綽詩此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孟子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楚辭下垂釣于谿谷○梁簡文詩滄波白日暉○楚辭憐浮雲之相羊○史記鄒生傳鄒生長揖不拜○東方朔答客難一當萬乘之主○後漢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披羊裘釣澤中帝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注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詩穆如清風張華詩穆如灑清風○淮南子猶條風之時灑○呂氏春秋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陶潛詩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嘆息○楊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史記高祖紀高祖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此經子陵釣處仰其風采而詠之也言松栢孤高不能爲桃李之媚色以比子陵耿直不能效時輩之苟榮是以獨垂釣桐江耳彼其襟懷泊如揖萬乘而歸臥豈不偉哉故其人雖遠我猶慕其風以興嘆尋其蹤以棲息也按太白始爲玄宗所重已而見疎遂傲放求還無復戀寵此蓋以子陵自負

云

其七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群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易)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群生和而萬物殖(莊子)雲將曰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莊子)恬淡寂寞道德之質也

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詩)吁嗟乎騶虞毛萇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師曠)禽經鳳雄凰雌亦曰鸑鷟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沉冥。(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鮑照詩)攢樓貫白日○張華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漢書)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

此太白廢斥之後無心用世而託君平以見志也

言君平既與世相違則唯高尚自守研窮易理化育群生處寂寞以論道閉空簾以郄喧而已將安

所自見邪但天生是人如騶虞鸑鷟不終使之泯泯即舉世不獲取重天漢業已標名不然彼牽牛何以識其姓氏哉方今海客之去已久縱有君平孰能測其沉冥者此葢太白自嘆其不爲人知也

其八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戰國策)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郭隗曰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黃金臺見首卷陳子昂詩注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史記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古詩)棄我如遺跡○(左思詩)視之若塵埃○(秦嘉詩)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玉○(史記孟嘗君傳)文謂其父嬰曰今君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楚辭)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蘇武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按太白素有高尚之志意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悔恨而作是詩言我始以天子招賢群才爭赴故亦有希世之想不意竟爲當途者所棄彼其貴

色賤士無足與遊焉爲而輕就之耶方知黃鵠之徘徊不進良有以也吾甚愧之矣

其九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藺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史記武帝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劉庭芝詩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劉楨詩汎汎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梁簡文帝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陶潛詩市朝悽舊人鷄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

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詩鷄既鳴矣朝既盈矣○陽脩賢曰海色曉色也鷄鳴之時天色昧明如海氣朦朧然○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樂稽嘉耀德象天地爲帝○文選注羅列也○詩公侯干城○庾信詩月落將軍樹○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粲詩桑梓有餘輝○漢書五行志燕王都薊大風雨壞城樓○樂府古辭開窗對城樓○阮籍詩飄飄雲日間○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曰鞍馬光照地○後漢馬皇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易飛龍在天○樂府陌上桑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李陵詩行人懷往路○史記項羽紀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

本處○張華詩志氣能放逸○潘岳懷舊賦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古樂府入門各自媚○樂府相逢行扶瑟上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毛萇詩傳錯雜也○張衡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王融詩香風流梵琯○左思詩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翩○史記呂不韋傳邯鄲諸姬絕好善舞邯鄲趙地也○何晏詩清管調絲竹○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樂府相逢行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流水注其內養白鸚鵡紫鴛鴦○陶潛詩雙雙入我廬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穐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讐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楊惲詩人生行樂耳○古詩晝短苦

夜長何不秉燭遊○戰國策蔡澤首說行爲儀千秋之祝○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史記蔡澤傳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四子謂商君白起吳起大夫種也○史記李斯傳趙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二世乃使高按丞相獄責斯與子由謀反狀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鮑照詩驚起空嘆息○異苑梁氏女名綠珠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晉書石崇傳崇有婢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遂矯詔收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母妻子皆被害○鴟夷扁舟見上卷陳子昂詩注○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

此嘆在朝之臣持爵祿而不能退終以取禍也首

以桃李爲比見榮華之易盡次以流水起興見人
代之數更於是歷叙權貴豪奢之事因言彼方溺
於富貴之樂自謂身可永存不知功成不退未有
不遭罪累者李斯石崇之禍可鑑也豈若范蠡之
乘扁舟耶

其十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一也○〔又〕
曰唐虞始爲天下梟淳散朴〔許愼淮南子注〕澆薄也
澆與梟同〔晉書武帝紀〕制曰武皇止澆風而返淳朴

〔王巾頭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澆風下黷○〔楚辭〕攀援
桂枝兮聊淹留王逸曰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
也○〔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楚辭〕擥
木根以結茝○〔漢書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史記天官書〕亦有大運○〔謝靈運詩〕陰霞屢興沒○
〔陶潛詩〕日入群動息○〔顏延之詩〕飛奔互流綴○〔宋
玉招魂〕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莊子〕黃帝聞廣成
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
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矣吾形未嘗衰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予將
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矣

此嘆世衰俗薄見士嘗抱道而隱也言世道交喪
淳風盡漓彼道義如芳桂則棄之而不採凶邪如
惡木則趨而托焉舉世如此所以賢者緘默全身
如桃李之無言耳蓋大運有興必有沒今蠢然無
知輩方爭先馳騖其間罔思禍亂之將及惟有道
如廣成子者迺能翻然高舉棲神太虛而不爲流
俗所羈焉夫太白以廣成自負宜絕世之滋垢也
乃從永王以及于難悲夫

其十一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說文〕檄以木簡爲
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
之羽檄○〔楚辭〕顯符言夫流星〔李陵詩〕親人隨風散
歷歷如流星○〔漢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
〔注〕應劭曰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
受之〔史記酷吏傳〕盜賊滋起虎符發兵以興擊○〔古
樂府〕四十專城居○〔曹植詩〕邊城多警急○〔莊子〕鴻
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
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
海淸。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左思詩〕皓天舒白日
靈景耀神州○〔傅咸
詩〕列宿曜紫微〔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
北〔注〕東垣七西垣七土大帝之坐○○〔書〕三公燮理陰
陽○〔漢書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老子〕天得一以
淸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楊雄長楊

賦海內澹然〇[書]永清四海〇[史記]項羽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地志]瀘水出牂柯郡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亭〇[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冊爲雲南王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又[楊國忠傳]閣羅鳳叛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州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遣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踦沒無遺天下冤之[南蠻傳]李宓兵涉海而疫死者相踵於道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史記]李牧厚遇戰士[本集注]炎方者南蠻炎蒸之地也〇[曹植詩]結髮辭嚴親〇[韓非子]卞和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以血〇[蘇武詩]中心愴以摧〇蔡琰胡笳哭無聲兮氣將咽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夫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左傳]困獸猶鬬〇[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〇[謝朓詩]奔鯨自此曝〇[鮑照詩]投軀報明主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閭丘沖詩]干戚在庭苗民來王〇[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刺明皇之征南也言發卒救邊騷及鳥獸我始聞而疑之以爲明主當陽大臣奉職海內澹然曷爲有此既而與人問答乃知楚地徵兵以討雲南也我想五月非出師之時雲南乃苦熱之地且以怯卒而可當戰士乎觀其別親之際涕泣流連有足悲者以此禦敵正猶困獸窮魚而當猛虎奔鯨也必無生還之理矣然此皆因廟堂之臣不能如禹益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卒至疲弊中國而莫之惜也悲夫按南詔喪師皆國忠之罪太白乃以有苗諷之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其十二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鄺炎詩]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

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〇[鄒陽書]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〇[墨子]和氏之璧所謂良寶[尸子]買玉不論美惡必無良寶矣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爲群。[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〇[潘尼詩]貽我以芳蘭〇[漢書龔勝傳]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注]師古曰薰芳草[金樓子]蘭含香而遺焚〇[書]滿招損謙受益[易]天道虧盈而益謙〇[漢書王貢龔鮑傳]蜀嚴湛冥[注]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沉〇[西都賦]大

雅宏達於茲爲群

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史記)魯連曰彼秦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十洲記)東海之東復得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亦知其其奇爲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說文)躡蹈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此自惜其才不爲時用而有遺世之想焉蓋太白嘗供奉翰林已而爲楊妃所毀遂至放還故以抱

王見疑爲此意謂士之知遇既難才美復足爲累觀直木芳蘭可知矣彼天惡盈滿道貴沉冥此理固然無足怪者士既遭擯於時便宜蹈海出關以躡魯連柱史之清芬耳安能爲卞和之三獻哉

其十三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史記李斯傳)秋霜降者草花落○(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愼注)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詩)悠悠蒼天(爾雅)春爲蒼天○(江淹書)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鄒陽上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古樂府)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詩)何辜今之人○(楚辭)願曾思而遠身○(古歌)離上金殿酌玉樽○(魏武帝樂府)芝草生殿傍○唐書李白傳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霑裳。(史記龜策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古詩)浮雲蔽白日(尸子)日至陽之精象君德也○(曹植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應瑒詩)簡珠墮沙石

何能中自諧(李善注)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群小也○(陶潛詩)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奇姿○(楚辭)蘭茝幽而獨芳○(鮑照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魏武帝詩)延頸長嘆息○(陶潛詩)流淚抱中嘆○(魏文帝詩)不覺淚下霑衣裳

唐書本傳曰白供奉翰林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此被謗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也言燕臣庶女之遇譖猶能精感造化以白其寃我獨何罪而與闕廷遼遠乎正以讒邪之壅塞人主甚

於燕齊故我不能自明耳況彼又如沙草之群聚以排擯孤臣疇能與之角勝也我想忠邪倒置古人所悲亦安所控訴哉惟流淚沾裳而已按蕭註以浮雲比力士其說是矣然予觀紫闥西宮掖之謂浮雲蔽紫闥者本謂楊妃蔽欺天子力士特從旁贊之耳白日難回光則言天子惑於讒口雖有聰明不能自用也群沙衆草則言讒譖已者非一又豈止楊妃力士耶

其十四

鳳饑不啄粟。所食惟琅玕。焉能與群雞。刺蹙爭一飡。朝鳴崐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鄭玄毛詩箋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詩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曰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以琳琅爲實○鮑照詩野雀無所依群雞聚空倉○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韓詩外傳鳳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見則天下安寧○酈道元水經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曰砥柱也唐書地理志陝州峽石縣有底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底與砥同○詩歸飛提提○詩敦彼獨宿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乘白鶴駐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晉挽詩中夜起長嘆

本傳曰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賜食帝爲調羹今詩中云子晉蓋指知章也此亦放還之時不忍辭君故託鳳爲比以見志意謂才雖超凡分實疎遠幸遇同聲之人薦之雲表得與萬乘投交降輦調羹榮寵渥矣今未及報恩而別能無嗟嘆乎

其十五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知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王融詩巫山采雲合○庾肩吾詩地遠洛城遥○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宋玉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阮籍詩繁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又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老子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按太白被放之後浮遊四方因登陽臺而感襄王

之事意謂此非高唐託夢之地耶今雲無處所淸風徐來不惟神女絕響襄王亦杳然矣我乃知荒淫足以覆國徒使樵牧悲哀耳盖是時明皇寵貴妃荒於色疑有感而發此嘆云

擬古三首 按首章擬行行重行行次章擬西北有高樓三章擬涉江采芙蓉皆借古詩以發己意而文辭淸麗終是鮑謝中來非十九首風格

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漢水旣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意豈得長爲群越燕喜海日燕平聲**鴻思朔雲**

蘇武詩去去從此辭○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常璩

曰漢水有兩源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謝朓詩雲端楚山見○鮑照詩人生不得常稱意○吳越春秋子胥曰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陶隱居本草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是胡燕○曹攄感舊賦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別久容華晚琅玕不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道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楚辭及榮華之未落○書厥貢惟球琳琅玕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郭璞曰琅玕狀似珠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李善注以羞之美故喩於玉也○江淹詩日落長沙渚○史記張儀傳犀首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宣城志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山望夫乃化爲石其山臨江馬回五十餘里

此託婦人思夫之辭以寫戀主之情也意謂被棄之始未忍輕離躊躇再三而去志始決旣以辭君則又懷想不置然河山隔絕永無見期惟强自寬解以爲人生苦難稱意豈得終身相保耶譬之越燕燕鴻各從所好耳然所思終不能忘遂至榮華凋落沉憂廢飡傷君德之不明藉寬夢以來往惓惓之衷至化石而已耳吁此非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耶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窗懸淸光

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晉書樂廣傳披雲霧而覩青天○樂府相逢行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江淹詩秋日懸淸光梁簡文帝詩明月吐淸光

遥夜一美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桑絃聲何激烈風卷遶飛梁行人皆躑躅棲鳥去迴翔

楚辭靚杪秋之遥夜○詩有美一人○曹植詩羅衣何飄飄○阮籍詩磬折似秋霜○王粲詩含情歌待誰○曹植詩齊瑟和且柔○崔豹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何遜七絃聲復悽切○蘇武詩長歌正激烈○列子昔韓娥東之齊

曡櫂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楊雄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詩)行人彭彭○(易)羸豕孚蹢躅○(司馬彪詩)撫劒起躑躅○(揚倞荀子注)蹢躅以足擊地也○(鮑照詩)棲鳥去枯枝○(楚辭)君廻翔兮以下(注)廻翔盤旋也

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願逢同心者飛作紫鴛鴦(鄭鑑閨怨詩)君言妾貌閑妾意君心後○(劉琨詩)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鳥

此爲貞女擇耦之辭以比賢者思得明君而仕也言居高樓玉堂之中而當月朗霜清之夕其人已凜然高潔矣又彈瑟而成悲聲使途人宿鳥靡不

凄惋其傷如此者正以寫不遇之情也安得同心之人以成佳耦哉觀此則太白非無心用世也特以時王爲不足事耳不然何以頹然自放耶

其三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彩雲重平聲**欲贈隔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古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詩)隰有荷華○(吳均詩)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鮮○(陸雲詩)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阮籍詩)蕩漾焉能排○(楚辭)與佳期兮夕張(注)佳佳人也○(謝朓詩)晚出帶遠天○(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雲陽臺○(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此刺姦邪用事賢路塞也言我涉江採荷愛其花之芳鮮惜其珠之蕩漾因與佳人有期欲以此花贈焉乃爲彩雲所隔而不能達徒對涼風而悵望耳蓋以荷之芳潔比巳之忠貞珠之蕩漾比巳之流落欲持此貞心以獻於君乃爲讒人所間而不得入能無惆悵耶

沐浴子(樂府遺聲)游俠二十一曲有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楚辭)浴蘭湯兮沐芳○又曰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漁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淮南子)至人之治也必與神處○(詩)與子同歸

此見忌於時思降志也言我性本芳潔故一洗一浴必以芬香然豈可作意矯俗以取太潔之忌乎彼至人者貴潛輝歛跡良不當以孤高自顯矣耶欲從漁父沈浮以求免于今之世耳吁夫以太白之傲非所謂百鍊剛耶何遽爲繞指柔也哀哉

子夜吳歌(古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作是歌甚

哀蓋淸
商調也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漢書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唐志京兆府有長安縣○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長安月○徐陵詩片月窺花簟○梁簡文帝詩欲知妾不寐城外擣衣聲○沈約詩秋風吹廣陌○後漢書班超上疏曰臣但願生入玉門關○註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洲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史記李廣傳胡虜易與耳○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陸機詩苦哉遠征人

此爲戍婦之辭以識當時戰伐之苦也言於月夜擣衣以寄邊塞而此風吹不盡者皆我思念玉關之情也安得平胡而使征夫稍息乎不恨朝廷之驕武但言胡虜之未平深得風人之旨

大堤曲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爲襄州時作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東經至江夏安陸縣入江○樂府古辭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庾信詩園裏對花開○謝朓詩夙昔夢佳期○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款陸雲詩嚮遊南雲○子夜歌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何遜詩不見眼中人空想山南寺○高彪詩天長而地久○古絕句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此爲遊女懷人之辭言漢水臨注襄陽而堤爲漢旁之勝地當花明春暖遊女來過因言所期之人卽在此堤之下然既揮淚以懷之又欲託夢以通之而其人終不可見音問終不可達也則所思者果何人哉其必有所指矣得非有意於朝廷耶

塞上曲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解嘲大漢左東海右渠收○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三輔故事咸陽宮

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唐書突厥傳頡利可汗設牙直五原北故歲入寇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等馳六騎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古詩秋草萋已綠○鮑照詩將乘胡馬跡

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顏色呂氏春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漢書武五子傳贊命將出征略取河南○漢書禮樂志天馬徠自西極○史記季布傳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漢書匈奴傳侯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西河故事祁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

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轉戰渡黃河休兵樂事**(史記樂毅傳)田單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璞注)其濁黃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濁淆宜其濁黃(博雅)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謝靈運詩序)賞心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班固燕然山銘)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司馬懿詩)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禮斗威儀)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謝朓詩)江海既無波○(唐書李靖傳)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出馬邑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於是夜襲定襄破之帝日昔李陵以步卒五千絶漠然卒降匈奴今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取定襄古今所未有足澡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此追美太宗武功之盛蓋傷安史之亂而作也言我唐開國之初未獲禦戎之策故匈奴得以驕恣而有便橋之盟然其後命將出師掃清漠北萬里無遺寇矣後世可不念此勳庸哉奈何使胡騎長驅而京師幾覆也悲夫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三終

唐詩解卷之四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陳繼儒仲醇父參定

陳庚寔相如父校閱

五言古詩四

李白下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蒼梧間(王融詩)寸心無遠近○(虞茂詩)昆明池水秋色明(王粲詩)出門無所見○(謝莊月賦)騰吹寒山弭蓋秋坂○(歸藏啟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劉德明記)盧躭廣州人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叅預朝列化爲白鶴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帣擲之得一雙履躭乃驚還就列○(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

借問盧躭鶴西飛幾歲還

此贈司戶西上也言我別君之時所覩者寒山之秋色所期者蒼梧之白雲我于世味已澹然矣君乃有京師之行若能如盧躭之化鶴則亦不久于朝故問其幾歲當還也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陶潛詩)有時不肯言〇(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〇(劉
向新序)原憲匡坐而弦歌〇(後漢書光武紀)講論經理夜分乃寐〇(史記留侯世家)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此〇(晉書孝武紀論)嘯咤成雲〇(史記魯連傳)解紛亂而無取〇(陶潛詩)閑居離世紛〇(南史宗慤傳)慤曰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劍起沙
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〇又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〇(漢書蘇武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〇(又武帝紀注)應劭曰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
沙土曰幕〇(高琳詩)沙漠靜妖氛〇(史記貨殖傳)老死不相往來〇(師古漢書注)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蓋秦時商鞅所開也〇(陸雲詩)肇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
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每自比於管仲樂毅〇
(史記灌夫傳)夫名冠三軍〇(易)或出或處〇(陸機詩)出處鮮爲諧〇(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

此因昌浩典軍而自陳已志也言我嘗竟夕不眠
以思用世此心已馳騖乎風雲之表矣羞爲章句
之老儒竊慕沙場之劍客斬將搴旗以取勳庸耳
假令沒身獻敵何以顯功名于竹帛耶今夫子以
英才治兵正我所與同志者也方將並驅中原其
不終於耦耕决矣史稱白喜縱橫好擊劍爲任俠
於此詩見之

贈范金卿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
桃李君不言攀花顧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
(詩)美目清兮毛萇曰目下爲清(詩)美目盼兮毛萇曰盼白黑分也〇(史記酈生傳)齊王引兵東走〇(楚辭)
去鄉離家兮徠遠客〇〇(崔豹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〇(何承天詩)涼風拂中閨〇(史
記李廣傳)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〇(梁簡文帝詩)玉手作攀花〇(顏延之詩)君子吐芳訊〇(詩)惠而好
我携手同行(何遜詩)春言尋惠好〇(左傳)招携以禮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
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摭之石切拭欲贈之申眉路

無梯(戰國策)范雎曰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
下名器〇(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泥〇(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
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
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〇(說文)摭拾也〇(應瑒詩)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
階(司馬遷書)乃欲仰首伸眉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朱浮與彭寵書)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〇(尹文子)楚人擔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
獻楚王經宿而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〇(博物志)山雞有美
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禽經)首有彩毛曰山雞徒有獻芹心終流泣

玉啼秖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列子】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注玉見前古風第十二首詩注○〔晉攄詩〕野次何索寞○〔史記〕張儀傳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高士傳陳仲子貧楚相敦求山妻了笄

此因金卿好士而有自薦之意焉言君嘗自屈以顧盻我故我迷路之遥忘歲之晏以往從君君雖如桃李之不言然我慕其芳潔而願與之投交也

安得剖心相信成永好耶以我之懷才遁逸正猶美玉而深藏卽自以爲奇而人莫之寳也聊欲拂拭之以贈君則恐先容者無其人而有自豕山鷄之辱假令我徒有自獻之心而君終不以爲寶則豈俗情去留哉惟使山妻視我舌存否耳此必太白困厄時所作然豪邁之意至死不撓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漢書〕翼奉傳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國語〕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蔡琰詩漢季失權柄○〔陸機〕辨亾論羣雄蜂起義兵四合○〔史記〕始皇紀周青臣進頌曰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辨亾論〕割據山川跨制荊吳○〔史記〕酈生傳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後漢書〕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宋書〕武帝紀受任於既頹之運○〔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躬耕隴畝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後章武元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亮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建興五年亮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後十三年亮悉大衆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謚忠武侯○〔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後漢〕朱祐等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詩〕肇域彼四海○〔史記〕張儀傳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汶與泯同○〔曹植〕與吳質書左顧右盻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蜀志〕本傳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咸京卽咸陽也余亦草間人

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

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宋書武帝紀帝曰我當以久衛社稷不能遠竄於草間求活也○晉書何無忌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後漢書崔瑗傳字子玉銳志好學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劉向新序丁小華髮皆與而後可用○陶潛詩衰榮無定在○抵絕北片引以託意○史記盝傳絳侯大人○發交○韓詩外傳子貢曰使兩國相親如足○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久小白立爲桓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漢張釋之傳釋之爲騎郎無所知名

按武侯龍臥爲州平所知太白客游爲少府所重盖少府既與州平同姓而太白又自附於武侯故讀其傳而有感也言漢末群雄並興各藉豪英以爲重故昭烈得開王業於炎燼之餘者皆武侯力也夫武侯居南陽則躬耕隴畝立岷蜀則吞噬咸京其才不可窺測如此然能先見許者獨有崔州平一人耳今我雖竄身艸莽然未嘗不以拯物爲念及晚節而始得與少府爲白首交竊亦有志於經濟也倘我兩人而或得先達當更相引薦以追踪古人不使管鮑獨擅千秋之名矣

。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古效切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晉書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者沖天白者止此羽蟲之孽白者金色國之祥也蒼爲胡象其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又元帝紀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史記黥布傳分卒守徼乘塞註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晉書載記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後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僭即皇帝位○唐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是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十五載六月陷京師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頹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嚬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晉書陶侃傳侃曰吾方致力中原○漢書張耳陳餘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王莽討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陳琳檄石虎文酒烈火之焚秋蓬○漢書王莽傳更始三年赤眉入關遂燒長安宮室宗廟○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唐書五行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淵鑒類函頹陽照通津○春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上城〇(晉書王導傳論)中原蕩覆〇(劉峻廣絕交論)世路嶮巇一至于此〇(謝靈運詩)徒旅苦奔峭〇(桓子新論)人言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〇(晉書謝安傳)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〇(庾闡檄文)狂風之掃落葉〇(蔡琰詩)白骨不知誰〇(史記田單傳)樂毅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〇(謝惠連雪賦)雪山峙於西域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牀紫玉笛卻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〇(列女傳)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〇(王粲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〇(沈約詩)歡娛人事盡〇(世說)王子猷出都

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〇(風俗通)趙靈王好胡服作胡床〇(三十六國春秋)涼州人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赤玉簫紫玉笛〇(荀昶詩)丈人且却坐〇(梁簡文詩)歌聲上激青雲〇(曹植詩)置酒高殿上〇(沈約詩)臨眺殊復奇

忽思剡溪去水石遠青妙雪盡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爲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猨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〇(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剡縣〇(高士傳)孺子清妙超絕代〇(戰國策)魏武侯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〇(世說)桓公伏甲設饌欲誅謝安安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〇(宋明帝文章志)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斆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〇(吳都賦)荆豔楚舞吳愉越吟〇(酈圖)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〇(文選)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〇(庾信單飛鴈詩)夜半單飛在月邊

無以墨綬若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後漢輿服志)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〇(孔珪北山移文)紐金章綰墨綬〇(晉書葛洪傳)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〇(文選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此避亂隱身招同志也天寶之末幾同永嘉祿山之姦無藏石勒故借晉事爲喻言亂徵始見而胡雛謀逆遂至擾亂中原焚毀宗廟民人流離白骨相弔喪亂極矣故我欲如鵬之高舉豹之深藏以全身於亂世適崔子爲宣城主人又能置酒設樂以相留也我想剡中山水多奇漁釣其間足以自樂今崔君幸勿爲墨綬所苦空老一生當來就我以求丹砂延年之術苟白首而戀此微官且將貽誚於淵明矣

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統志)沙丘城在萊州府掖縣界內世傳商紂所築即秦始皇崩處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詩)我來自東○(謝朓詩)問我勞何事○(晉書)謝安傳安高臥東山○(史記)趙世家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王褒)詩千年餘古樹○(謝朓)詩日夕陰雲起○(周弘讓)詩木葉動秋聲○(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庾信)哀江南賦魯酒無忘憂之用○(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謝朓)詩嬋娟空復情○(徐幹)詩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詩)汶水湯湯(注)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楚辭)志浩蕩而傷懷○(左傳)昭王南征而不復

時子美南遊太白北邁慦沙丘而聞秋聲因以寄憶也言魯酒齊歌咸不足以消愁獨汶水南流若解人意可以寄我思君之情耳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一統志)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長安志)終南有紫閣峯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

(陶潛)詩悠然見南山○(江[illegible])[illegible]引領西望○(陸機)詩秀色若可餐○(謝靈運)詩蘿蔦在眼○(史記)封禪書皆有白雲起封中○(梁元帝)詩天際浮雲飛○(淮南子)陰陽蘊縮舒卷淪於不測(鮑照)詩朝日乍舒卷○(世說)庾亮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易)幽人貞吉○(太玄經)孝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七命)登絕巘遡長風(釋名)山上大下小曰巘

此慕終南之勝而有棲隱之意焉言山色清幽已足娛目及覩白雲之舒卷則此心與之俱化矣宜其託興不淺也安得造彼幽人而與之偕隱乎

送張舍人之江東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鴈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羽獵賦)天清日晏○(梁簡文帝)詩一鴈聲嘶何處歸○(王褒)詠鴈詩海闊故難飛○(郗曾)詩霧卷孤帆出○(曹植)詩白日忽西匿○(王褒)詩滄波不可望○(顏延之)詩振楫發吳洲○(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晉書)嵇康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此言舍人值秋而歸無異張翰之命駕但別我而去既如孤鴈之失群越海而行且有風波之險阻以此不能無念耳倘舍人無忘舊好則亦對景相思可也

送楊山人歸嵩山（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五嶽之中嶽也

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唐書地理志）河南府登封縣本嵩陽縣○（本集註）嵩山有玉女峯（絕異記）嵩山之上有玉女擣帛石瑩澈光潔山下人曰立秋前一日中夜嘗聞杵聲（抱朴子）菖蒲須石上一寸九節紫花者尤善（神仙傳）漢武帝登嵩山至夜忽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列仙傳）陵陽子明釣得白龍拜而放之後三年龍來迎去（神仙傳）太真夫人乘白龍周遊四海

此因嵩山多仙跡而以謫仙自須兆意謂我雖被謫人間然嵩山本我之故宅松溪明月乃我所嘗翫弄者也若爾去而欲尋仙草則當取菖蒲餌之以求長生我當乘白龍以相訪耳

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唐書地理志）兗州魯郡有金鄉縣

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

（世說）有人從長安來○（古樂府）日和狂風扇○（詩）悠悠我心○（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顏延之詩）良時為此別○（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孟子）望望然去之○（木華海賦）波如連山（謝朓詩）繞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古樂府）朱火颺烟霧

此因送友入京而起戀主之思焉意謂君之返國有期我之入朝無日徒使心馳魏闕耳此情既難語人此別復難會面宜其悵望之無已也

留別賈舍人至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

（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鮑照詩）旌甲被胡霜○（楚辭）折芳馨兮遺所思○（古詩）歲月忽已晚○（楚辭）予既不難夫離別○（漢書元后傳）赤墀青瑣

（注）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史記）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唐書賈至傳）至擢明經第從玄宗幸蜀帝傳位至撰冊拜中書舍人後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又李白傳）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敗當誅初郭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世說）孝武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古詩）道路阻且長○（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列仙傳）鄭交甫見二女而悅之下請其佩二女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注）劉淵林曰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按太白用割珠事未詳所出今二說近之姑並載於

此○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沈約詩寸心於此足○曹植詩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楚辭涕橫集而成行

按乾元元年太白在楚坐永王璘事流夜郎時至亦坐貶岳州此將之夜郎而留別也言風吹胡霜使簷下之芳悉已凋落以比祿山造亂波及者衆雖在野之臣亦被其餘毒也我與舍人俱已放逐國步由此而益衰是芳凋而歲亦暮矣於此時而離別能無悽愴乎君本宮省之臣我乃妄自攀援遂得接遇於此然君尚爲長沙之客我獨有夜郎之行其情更可憫矣君又極酒相勸惓惓無巳豈特以道路悠遠之故耶正欲如割珠分贈心不相忘耳又何必如兒女之揮涕哉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詩蒹葭蒼蒼○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蜀都賦鬱葐

蒀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楊慎丹鉛錄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劉向說苑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漢書楊惲傳田家作苦○沈約詩荊扉新且故鄭玄禮記註篳門荊竹織門也○說文扉戶扇也○詩綠竹猗猗○胡師䖍詩墜葉積幽徑○江淹江上之山賦桂青蘿兮萬仞陸機毛詩草木疏蘿蔓松而生○陶潛詩歡言酌春酒○詩召伯所憩毛萇曰憩息也○古詩不如飲美酒禮記湛諸美酒○列子韓娥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南史陶弘景傳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琴操有風入松曲○魏武帝詩月明星稀○蕭統淵明別傳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潛詩揮茲一觴陶然自樂○高士傳葉幹忘機

此詩首述下山之景次寫田家之幽既得息足之所則相與樂飲酣歌忘夜之久遺世之情且與山人俱化矣

登新平樓

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天長落日遠水淨寒波流秦雲起嶺樹胡鴈飛沙洲蒼蒼幾萬里目極令人愁莊子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王粲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詩豈不懷歸○樂府滿歌行暮秋烈風起○老子天長而地久○謝靈運詩落日次朱方○陶潛詩淡淡寒波生○劉孝威詩秦雲猶變色○梁簡文帝詩星芒侵嶺樹○又曰剛羽向沙洲○薛道衡詩疊鼓沸沙洲○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言登樓而值秋暮巳動懷歸之思及眺望既遠而

所見之景咸足以令人生愁則歸心愈切耳

遊太山

(唐書地理志)兖州魯郡乾封縣有泰山

四月上泰山石屏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急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

(漢書武帝紀)元豐二年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還祠泰山○(唐書禮樂志)玄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其登山也爲大次於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卽御道也○(虞茂詩)金溝低御道○(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楚辭)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也○(鮑照詩)萬壑勢縈迴○(胡思輿詩)澗谷寒虫鳴○(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跡處

于今尚存○(江淹江上之山賦)刻劃嶒崒兮山雲而碧峰○(張協詩)青苔依空牆○(孫綽遊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詩)陟則在巘○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唐太宗小山賦)參差絕巘威紆短逕○(鮑照詩)複澗隱松聲○(西都賦)北眺五陵○(鮑照詩)合沓崿嶂雲(文字集畧)崿崖也(爾雅)山正章(邢昺疏)正猶平也言山形上平者名章章去聲與嶂同○(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本集註)唐貞觀中長公弼與劉法師往蓮花峯東隅至一石壁高千餘仞公弼以指叩之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易)雲雷屯

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淸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阮籍詩)登高望九州○(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謝靈運詩)想象崑山姿○(郭璞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下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窻○(楚辭)臨深水而長嘯○(孫綽賦)集長風乎萬里○(左思詩)長嘯激淸風○(甘泉賦)屛玉女而卻宓妃(東方朔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投壺○(古樂府)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郭璞詩)飄颻戲九垓○(國語)王者居九畡之田(注)九畡九州之極數也九畡與垓同(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梁武帝樂府)含笑一轉私自憐○(說苑)夫引手出戶(古詩)纖纖出素手○(甘泉賦)噏淸雲之流霞(抱朴子)項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天以流霞一杯與我飲輒不饑渴○(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嵇康養生論)曠然無憂思○(江淹詩)曠哉宇宙惠○(莊子)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詩)於乎悠哉毛萇曰悠遠貌

此紀泰山之勝而有遺世之意也首言明皇登封曾於石屏之傍以開御道騁六飛於壑谷之間今其馬跡猶存而蒼苔已滿轉目皆空花矣我但歷覽泉石之奇秀又登高以望海中神山長嘯生風玉女來下曠然視宇宙爲小又何難遺塵世哉

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饑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漢書蘇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旣至單于益驕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與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武曰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左傳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漢書晁錯傳漢與以來胡虜數入邊地○梁簡文帝詩落日芳春莫○史記項羽紀百姓豈有歸心○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長楊賦西厭月𦝫東震日域服虔曰𦝫音窟月所生也○丘遲與陳伯之書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李陵與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李陵與蘇武書何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蔡琰胡笳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此太白流竄之時備嘗艱苦故取蘇武事以詠之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唐書地理志徐州彭城郡有下邳縣○一統志邳州在淮安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屬郯郡漢屬東海郡○又曰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年久湮沒元和郡志下邳縣有沂水號爲長利池池上有橋卽黃石公授張良素書之所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振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漢書張良字子房○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

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亾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會此五日良往父亦來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漢六年封張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子房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王襃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冽○史記淮陰侯傳信曰亡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漢書地理志陽武縣有博浪沙○史記藺相如傳相如之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漢書張良傳注服虔曰楚人謂橋曰圯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沂水也服說

是也〇(西征賦)眄山川以懷古〇(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〇(蔡琰胡笳)歎息欲絕兮淚闌干〇(楚辭)山蕭條而無獸〇徐泗即下邳地也(史記孟嘗君傳)齊宣與魏襄王會徐州〇(注)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〇(漢書地理志)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又曰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為泗水國〇按唐書徐州泗州俱屬河南道

此歷叙子房報韓之事以發圯上弔古之思也言子房智勇已具又能屈體受書於此故我經其地想見其英風而所授書之老人已不復可覩自此人一去而徐泗之間絕無英雄則非獨繼子房者難而識子房者尤難豈今世果無才耶其寓意深矣

春思

燕艸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謝朓詩)綠草漫如絲雜樹紅英發〇蕭士贇曰燕北地寒草生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〇(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〇(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〇(吳筠詩)春風初入帷〇(謝尚詩)車馬不相識〇(古樂府)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揚

此為戍婦之辭蓋夫在燕而已在秦故言燕草碧則君思歸秦桑低則妾腸斷矣並感時物之變而興懷也因言我所欲見者惟此懷歸之征客今春風素不相識何故入我羅幃耶其貞靜純一不為外物所搖如此蕭註以為不淫不誹者得之又以首聯興次聯則謬矣萋萋草蟲亦興耶

望月有懷

清泉映疏松不知幾千古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陳琳詩)玄鶴浮清泉〇(虞羲詩)疎松含白水〇(張率詩)平臺寒月色〇(郭璞詩)臨源挹清波〇(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〇(郭璞詩)風出窓戶裏〇(徐淑詩)長吟兮永嘆〇(魏文帝詩)憂來思君不敢忘〇(陸機詩)離思一何深〇(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好談論善屬文孝武帝時累徵不就(又王徽之傳)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〇(梁簡文帝詩)裁紅點翠愁人心

此懷友之詩言于泉石松林之際而月影當牕懷人良切矣於此時而不能乘興相從徒使興盡而愁生耳

春日獨酌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托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禮記)孟春之月東風解凍〇(陸機詩)蕙草饒淑氣〇

左傳木之有本原○陸機詩驕以春暉○宋武帝詩月上殯幾照○顏延之詩使行自拂照庭萋芳緑草生○辛德源詩池上落花浮○陶潛詩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盧思道詩空山照秋月○陶潛詩衆鳥各有託吾亦愛吾廬○莊子吾生也有涯○謝靈運詩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楚辭芳菲菲其彌章

此自傷飄泊娛以酒也言當春則水木花卉種種含榮傍晚則衆鳥孤雲各還其所物皆有歸我獨無所依藉乎惟有酣歌以了此生耳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

覺去聲來眄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日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史記屈原夫賢士之處世也○莊子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又曰子犁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匡說虞子嘗頹然已醉○春秋丹桓宮楹說文楹柱也○陶潛歸去來辭眄庭柯以怡顏○劉令嫻詩庭前華紫蘭○王融詩偏傷一鳥聲○徐悱妻詩戲蝶花間鶩○張協詩借問此何時○楊雄反騷臣春風之被離○沈約詩流鶯復滿枝○陶潛詩歌竟長歎息○魏武帝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陶潛詩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楚辭臨風怳兮浩歌○古詩明月皎夜光○莊子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

此厭世而逃於酒也言我覺悟此理知勞生無益所以終日醉臥歲月都忘及聞啼鳥而始知春風互換傳語流鶯此時此景我盖不勝愛惜而直欲痛飲以消之也惟詩酒自適而萬事忘情我庶幾得全於酒耳

古風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中有綠髮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岩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蒼

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閑

妾薄命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

廻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輝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牕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艸綠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珎明月两特達餘輝傍照人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風期親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爲寒者薪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垂恩倘丘山報德有微身

訓崔五郎中

朔雲横高天萬里起秋色壯士心飛揚落日空嘆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幸遭聖明時功業猶未成奈何懷良圖鬱悒獨愁坐杖策尋英豪立談乃知我崔公生民秀緬邈青雲姿制作參造化託諷含神祇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是時霜飈寒逸興臨華池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又結汗漫期九垓遠相待舉身憩蓬壺濯足弄滄海從此凌倒景一去無時還朝遊明光宮暮入閶闔關但得長把袂何必嵩丘山

寄東魯二子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

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秦地見碧草楚謡對清樽把酒爾何思鷓鴣啼南園余欲羅浮隱猶懷明主恩躊躇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終然無心雲海上同飛翻相期乃不淺幽桂有芳根

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眞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嗽寒泉三子同二展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云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金陵鳳凰臺置酒

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借問往昔時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廻明君越義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東風吹出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

望廬山瀑布水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

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五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陸彥章伯達父叅定
陳庚烈同叔父校閱

五言古詩五

杜甫上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亾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楚辭居戚戚而不可解。文選注戚戚憂貌。顏延之詩去國還故里。詩悠悠南行。毛萇曰悠悠行貌。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一統志西蕃火州本漢時車師地治交河城唐貞觀中以其地置西州天寶初改州爲交河郡交河源出天山河水交流繞斷岸下夷名崖兒城唐交河縣也。史記蘇秦傳破公家而成私門。又張耳傳張耳嘗亾命遊外黃注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又曰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解嘲范雎魏之亡命也。陳子昂詩親愛生禍羅。漢書嚴助傳征伐四夷開置邊郡。王融策秀才文選將開邊勞來安集。說苑制表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鮑照詩吞聲躑躅不敢言。蔡琰詩從軍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

按本集註云前後出塞乃乾元中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蓋明皇黷武造亂原其本而深惜之也前九章泛述征夫自叙之詞後五章則稍有刺譏而以祿山之亂終之見向者之出師適所以借寇兵而速禍也首章述軍士臨發而辭家也言故里既難爲別交河路復悠遠乃公家刻以程期使無一日可緩設欲逃亾亦禍終不免耳我想朝廷土境非狹何廣開邊郡使我棄父母而操兵以戰乎正所飲泣而不敢言者也

其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左思詩出門無通路。古詩相去日已遠。顏延之詩攻服飭徒旅。礼記骨肉之親無絕也。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曹植詩走馬長楸間。樂府木蘭詞南市買轡頭。樂府陌上桑青絲繫馬尾。何承天詩深谷萬仞。左思詩振衣千仞岡。曹植詩俯身散馬蹄。李陵書斬將搴旗

此述軍士輕生自奮之辭言去家遠而身益孤多爲人所凌虐者然我雄豪自負讵肯受欺于徒旅乎雖骨肉未能忘情此生孰能無死以死自許將鳥往而不可哉縱馬驅馳履高岡如平地耳

其三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品彙作刀）傷手欲輕斷腸聲心緒亂
本集作錯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
骨當速朽（韓詩外傳）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蔡琰胡笳）夜聞隴水兮聲嗚咽○（三秦記）隴山
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
肝腸斷絶故名嗚咽水○博物志江河水赤名曰泣
血○（老子）夫代大匠斲者鮮有不傷手矣○孫蔓壽
詩）心緒亂如絲○（風俗通）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
也夫者慮也言其智慮敏弘教也故曰丈夫○吳越
春秋）越王夫人歌曰情憤惋兮誰識（文選注）惋怨也
○（後漢）鄧禹傳）垂功名於竹帛○（漢書）蘇武傳）甘露
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
麟閣（注）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
閣遂以爲名○（禮記）曾子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此述軍士盡忠之辭嗚咽水者度隴所經時蓋西

征吐蕃也言我磨刀於此而手爲刃所傷徒以心
緒亂也昔人念切鄉關而以此水爲斷腸聲今我
王事關心直欲輕此殼而弗聽柰心緒繁亂已久
不能自禁不覺刃之傷手耳然丈夫既已許國亦
安所忿恨哉庶幾垂名身後捐軀非所惜矣

其四

送徒既有長（上聲）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
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
辛（史記）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孟子）傳）君臣
上下六親之施（鮑照詩）長夕對六親○（卓文君白
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
（曹植詩）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此軍士自料不能生還而興慨也言我唯一身任
所驅使又何勞徒長督責耶惟念六親決絶永無
見期爲可哀耳

其五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古詩）迢迢牽牛星（注）迢迢遠貌（謝靈運詩）迢迢萬里
帆○（古詩）相去萬餘里○（王粲詩）從軍有苦樂○（史
記）李敢直貫胡騎○（楚辭）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史
記）衛青傳）青父鄭季與平陽侯妾衛媪通生青少時

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
弟數元朔元年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擊匈奴斬首
虜數千人封
爲長平侯

此軍士自嘆立功之難也言我涉遠道歷艱苦以
至於邊庶幾有所表樹乃胡騎既衆而我始爲賤
卒果何時可以樹勳升蓋主將不惜士卒至於苦
樂罔聞則必不能表揚其勳矣

其六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

史記蘇秦傳天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漢書周勃傳材官引彊注服虔曰能引彊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彊司馬也○詩小序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史記李陵殺傷匈奴萬餘人

此軍士自陳不欲妄殺也言弓矢雖勁而常懷不欲傷人之心正以殺不可濫彊不可踰能制彼侵凌足矣何必殺人以廣地乎此章極有諷意

其七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詩驅馬悠悠○詩雨雪霏霏○詩高山仰止○梁簡文帝晚春賦既淚微而沙游亦苦生而逕危○史記

匈奴傳韓王信降匈奴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楚辭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注王逸曰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張正見明君詞霜樓明漢月○史記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樂府古八變歌浮雲多暮色阮籍詩仰觀浮雲征

按哥舒翰嘗築城青海疑於冬月行師故爲軍士苦寒之辭言抱石而墮指寒極慘矣於此時而越險築城豈有還期耶徒羨南征之雲而興歎耳

其八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戶郎反列。一勝何足論。

漢書匈奴傳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又文帝紀注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說文壘軍壁也○庾信詩風塵千里昏○劉上傳鎮邪鑄雙劍一雌一雄越絕書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王引大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又宣帝紀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注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史記高帝紀秦王子嬰係頸以組降軹道傍○周禮設車宮轅門史記項羽紀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說苑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左史倚相曰吳兵必夜至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呂氏春秋武王一勝而王天下

此見軍士之不矜功也言單于身自入寇兵已盛矣然我一揮劍而敗之虜其名王功足録矣然猶不復自明潛身儔伍正以一勝未足言功也

其九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鬬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曹植詩從軍度函谷○又曰君行踰十年○史記蘇秦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禮記臨財毋苟得○又曰毋勦說毋雷同注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楚辭世雷同而炫曜○禮記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左傳姜氏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張協詩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

此爲軍士自歎之辭見行賞之不當也言我從軍已久豈無分寸之功可録但衆人貴苟得而我羞

與之同是以欲言而終止耳我想將帥居中原尚有論功而鬬爭者況在戎狄之間乎使我自白其功則必嫉妬而加誅矣詎敢出口耶然丈夫志在四方勤王乃其職也又安可求爵賞而厭此固窮哉夫使士而不敢言功則當時主將妨功害能欺君要賞之罪可勝道哉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安能守舊丘
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

魏文樂府男兒居世各當努力○李陵詩人生一世閒○史記衛青傳青爲侯家人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壯爲侯家騎元朔元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封爲長平侯○史記鼂錯傳國不同俗然可以戰伐攻擊○史記鄒陽傳功業復就於天下○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廣雅丘居也○吳志孫策傳策召募得數百人 蘇昌從軍行召募取關西○一統志右薊門關在順天府薊州○後漢光武紀時不可留衆不可逆○西京雜記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皆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 樂府木蘭詩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史記陸賈傳寶劍直百金○古絕句何當大刀頭○陸賈新語閭里不訟于巷 說文閭里門也 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陶潛詩慷慨送我行○史記穰苴傳莊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詩有杕之杜生於道周毛萇曰周曲也○禮記斑白者不提挈○史記張儀傳趙襄子與代王飲酒酣樂進熱啜○儀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曹植詩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史記季布傳季心爲任俠少年籍其名以行○王融詩含笑向陽城○吳越春秋闔閭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此言軍士應募者志在立功無復鄉土之戀於是飾其鞍馬戎器以行而閭里親戚祖餞於道老者進饌少者贈劍也

其二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本集注東門洛都之門也河陽洛邑也○王粲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一統志河陽橋在閿鄉縣西門外河水濱○謝惠連詩落日隱櫚楹○詩蕭蕭馬鳴毛萇曰言不讙譁也○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范雲詩平沙斷還續○史記李廣傳廣行無部伍行陳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

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賈誼旱雲賦)屑㳽而中天○(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楚辭)宋玉九辨潦而水清(朱子注)寂無人聲謂之岑寂也寥與寂參同○(李陵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吹葉爲聲○荊軻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唐書逆臣傳)祿山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史記衛青傳)姊子霍去病善騎射爲剽姚校尉師古曰票姚勁疾之貌也

此言軍容整齊號令嚴肅然大將果何人哉得非漢之嫖姚耶則亦内寵鄙臣耳此盖爲祿山發也

其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史記)蒙恬曰臣將三十萬衆以守邊○(鮑照蕪城賦)崪若斷岸矗似長雲○(過秦論)以六合爲家○(禮記)聖人耐於天下爲一家○(漢書匈奴傳贊)春秋有道守在四夷(禮記)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書)尚桓桓如虎如貔○(司馬遷書)李陵長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史記叔孫通傳)群臣援劍擊柱○(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漢書匈奴傳贊)胡馬不窺於長城○(楚辭)歷玄冥以邪徑(淮南子)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

此慨明皇喜功將帥逢迎其意以開邊釁也言古人守在四夷無使狄人入寇而已後人重勳乃有開邊之舉○

王之出師亘長雲而無極乎况六合一家非有警也孤軍深入守邊之義安在哉君既以邊功自喜遂使將帥之臣有所聞於天子者莫不勇往赴之掠大荒收胡馬誓將傾北極之地奉於吾君以要重賞也

其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集本作衢)

○(周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道大獻教凱歌○(史記范雎傳)繼踵取卿相○(本

集注)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唐書逆臣傳)安祿山忮忍多智通六蕃語爲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三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使祿山見天子盛開邊乃紿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賜鐵券封柳城郡公○(詩)無貳無虞○(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秦置屬幽州一統志順天府薊州秦漢漁陽郡○(詩)擊鼓其鏜○(左思詩)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桓溫表)管寧之默遼海○(左思蜀都賦)粳稻莫莫○(左思詩)若無東吳○(杜甫白絲行)越羅蜀錦金粟尺○(駱賓王詩)沙明楚練分○(沈約詩)綠幘文照耀○(左傳)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唐書逆臣傳)祿山爲范陽節度使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意益侈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屢言祿山反帝不信○(西都賦)作我上都○(爾雅)一達謂之道路

所達謂之衢

此平蕃之後帝寵祿山亂將起也言邊庭無警將士娛樂餽糧之舟泛海而來賞賜之多輿臺盡及寵渥如此乃主將則因位尊而益驕且有窺踰之心矣我邊人安敢議之乎正以天子惑之中外爲之鉗口耳

其五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去聲驕益愁思去聲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中夜間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見孫

史記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史記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秦嘉詩愁思難爲數○史記蔡澤傳躍馬疾驅○幽州騎指祿山也○唐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東京即河洛也○樂毅書長驅至國○史記自序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漢書高帝紀從間道走軍注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石詩思還故里閭○史記商君傳論卒受惡名於秦○鮑照詩窮老還入門

按祿山既反其將校有不從而亾歸者子美爲述其意而作此詩言以良家子從軍所事之將亦多矣竊見祿山之驕而憂之彼雖貴我我弗樂也惟恐一旦有變以負人主耳今彼果反而我幸逃歸則故里皆丘墟矣妻子亦爲賊所戮沒惡名雖免而煢煢一身亦足悲夫

石壕吏

一統志石壕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北十里唐杜甫有石壕吏詩○蔡夢弼曰石壕爲陝州宜祿縣即漢䳽觚縣地昔北狄侵太王于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十圖曰石壕陝東戍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崤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謝靈運詩瞑投剡中宿○陶潛詩區區諸老翁○戰國策曾子之母投杼踰墻而走○樂府東門行投劍出門

大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

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樂府陌上桑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舊唐書肅宗乾元初命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會大風拔木王師潰○王粲詩歌舞入鄴城○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楚辭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蔡琰胡笳死當埋骨兮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賈充詩室中是阿誰○易闚其戶闃其無人○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曰邯鄲之民褐衣不完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史記高帝紀有一老嫗夜哭○說文嫗姁也○本集註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以數萬議還河東退保蒲陝都虞侯張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策以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

之○史記淮陰侯傳信常從南昌亭長寄食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梁簡文帝對燭賦夜久唯煩鈌○古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樂府讀曲歌無油何所苦但使天明爾○陶潛詩歸子念前途

此因投宿所見而賦其事以見征役之苦也時王師潰於鄴城史思明寇河陽發卒戍之故老婦自言二男已歿于鄴一男生死難期遺孤未壯無可充役惟我老嫗自行耳況貧無一餐若得急赴河陽反得因官就食其言悽楚我聞而哀之及語絕而如聞泣聲且登途而獨與老翁別亦慘甚矣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三男並戍而令老婦至此征役之苦何如哉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詩蔦與女羅施于松柏毛萇曰蔦寄生也女羅兎絲松蘿也陸璣草木疏兎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兎絲子是也釋文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古詩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史記張儀傳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詩征夫遑止○劉楨詩從者盈路傍

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注李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詩妻子好合○文子墨無黔突孔無煖席世說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答賓戲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張華詩無乃違其情○匆忙急遽之意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一作戍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沈約詩知君行之未極○詩征夫不遠○守邊赴河陽見上詩注○謝朓詩況迺妾身輕○讀曲歌譬如水上影分明不可得○陳琳詩善侍新姑嫜○釋名俗或謂舅曰章與嫜同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詩乃生女子○陳琳詩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禮記男有分女有歸○穀梁傳婦人之義謂嫁曰歸○史記貨殖傳雞狗之聲相聞○相如琴歌時未遇兮無所將

君今往死地。舊本作君今死生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舊本作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子陷之死地然後生○史記趙奢傳兵死地也○謝靈運詩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史記范雎傳形勢不能有也○北山移文蒼黃翻覆○詩宴爾新昏○蘇武詩努力愛春花○左傳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漢書李陵傳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陵連戰士卒中矢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後漢方術傳京師當有兵氣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致一作此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史記卅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滑稽傳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說文襦短衣也○毛萇詩傳上曰衣下曰裳○何遜詩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粧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一作生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儈繆

雝鸞吪百鳥瘞之○(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關尹子)天地怒流人事錯錯然○(宋玉風賦)耾耾雷聲迴穴錯迕(注)李善曰錯迕雜錯交迕也○(蔡琰胡笳)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

此亦發戍河陽軍士或有新婚而別者子美蓋爲婦人語夫之辭而以兔絲起興曰兔絲宜托松栢今附蓬麻則引蔓不長矣嫁女本期與夫偕老今與征夫則一別長絕不如棄之路傍矣况我適君席未及煖一宿告辭何其遽也河陽之行豈云極遠但妾身於婚禮未明何以拜姑嫜乎盖女子三月廟見始執婦道今未成婚禮故云未分明也因

言父母生我使之適人雖鷄狗之賤者亦必從之而逝今君往死地敢弗從行乎但勢不能往可奈何君愼勿以新婚爲念也倘婦人在軍中而使兵氣不揚豈不殃及君耶妾本貧家女蓄此羅衣久矣今君去後誰適爲容而服之哉羅襦既不復施則雖有脂粉亦對君洗之耳吾觀百鳥之飛咸有儔匹人獨不然抱此終天之恨也其曰永相望則誓無他心可知矣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禮記四郊多壘(注)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吳志顧雍傳雍討除寇賊郡界寧靜○(詩)子孫千億○(禮記)子夏投其杖而拜○阮籍詩驅馬出門去意欲遠征行○(詩)攜手同行○阮籍詩感慨懷辛酸○(魏文帝詩)征顧動牙齒○(史記淮陰侯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飱。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鬭死○(史記世家)天子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又)酈生傳酈生長揖不拜○(嵇

康絕交書)揖拜上官○(吳越春秋)越王令壯者無娶老妻○(詩)歲聿其莫(張協詩)歲暮懷百憂○(沈約詩)唯見恩義重豈覺衣裳單○(焦仲卿妻詩)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史記吳起傳)其母死起終不歸○(古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飱飯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本集註)蔡夢弼曰長安城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舊唐書)土門縣舊屬宜州後廢宜改爲美原屬京兆(唐書地理志)鎮州獲鹿縣有古井陘關一名土門關(一統志)土門山在陝西耀州城東南四里中斷如門(又)土門城在富平縣東北六十里後魏置縣唐美原縣治此(又)土門關在真定府獲鹿縣之西一十里唐置一名井陘關○按土門縣去長安近土門關去長安遠此蓋指縣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衞州○(楚辭)固人命兮有當

孰離合兮可爲○陸賈新語天出善道聖人得之以匡衰盛紀物　憶昔少去聲壯日。遲
迴竟長嘆。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
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絶蓬室居。塌
然摧肺肝。列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鮑照詩臨路獨遲迴注張銑曰遲迴不行貌○蘇武
詩遲子一長歎○孝經得爲國之權心○陳後主詩
關山征戍何時極○史記李牧傳謹烽火多間諜後
漢光武紀築亭候修烽燧注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
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
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廣雅兜零籠也○劉
都賦岡巒糾紛○爾雅山脊岡巒山隋郭璞曰謂山形
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漢書梅福傳孝武皇帝好忠
諫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史記蔡澤傳白起北
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法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原野厭人

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張華遊獵篇流血丹中原○釋
洪偃詩川原多舊跡○曹植詩門有萬里客問是何
鄉人○詩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易盤桓利居貞注
盤桓難進之貌○陶潛歸去來辭撫孤松而盤桓○列
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
尹伯奇履霜操孤恩別離兮摧肺肝

此亦遣戍而有垂老別妻者子美述其意如此言
遭世亂子孫咸歿于軍我此身又奚足惜但投杖
而操兵雖同行者不能無感耳然狄氣尚在故長
揖以辭上官且與室家永訣也於是更相勸勉或
憂其寒或勸之食初若不知爲死別者然我此行
當守土門杏園之地此皆堅壁險道未若鄴城之
易破也聊可自慰矣且人生離合不常世之盛衰
非可擇處如我少逢太平能不追思而發嘆耶今
海內無不役之人亦無不亂之地何鄉可居而敢
盤桓乎但棄故就新不能無淚惜耳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謝朓詩寂寞市朝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安
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六月陷京師○顏
延之詩幽門樹蓬藜○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
因陳去聲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

對狐與狸。竪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鮑照
詩朓子歌一言○楚辭霜露慘悽而交下○本草狐
形似狸而黃善能爲魅○禮記修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漢書元后傳后曰漢家老
寡婦旦暮且死詩形于寡妻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獨曲歌宿鳥縱橫飛○江淹詩雖有荷鋤
倦○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爲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說
文田五十畝爲畦　縣吏知我至。召令平聲習鼓鞞。雖從本州役。
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
遠近理亦齊。禮記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說文鞞騎鼓也鞞與鼙同○盧諶詩豈
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左思詩內顧無斗儲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集本

作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illegible]詩酸嘶度楊越○裴秀詩穆穆我后於茲蒸黎詩天生蒸民毛萇曰蒸衆也詩羣黎百姓朱傳曰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

此述亡歸之卒尋其室家而蕩覆已盡時再從役故無家可別也言世亂民散戶長蓬蒿我因陳敗還鄉則故里為狐狸所竊矣四鄰向有百數今唯一二寡妻耳然物各戀本我安可辭此而弗居也哉聊此窮棲耕田自給乃縣令一聞我歸便令就役吾想飄然一身無往不可但向者有親而不得

養今者無家而莫與別人生至此何以為蒸黎哉

留花門

唐書地理志并州劍丹縣北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迴鶻衙帳此言花門指回紇也○本集註時用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

北門一作方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漢書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史記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漢書李陵傳路博德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詩旣挾我矢○漢書匈奴傳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是時四夷賓服○國語先王之制戎翟荒服荒服者王有不王則修德○相如難蜀父老文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漢書匈奴傳贊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樂府遊女曲聲金闕遊紫庭漢書王莽傳贊聖人之驅除云爾註言王莽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漢書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天子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唐書回鶻傳肅宗乾元元年回紇使

者請昏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可汗○本集註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

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柘本集作枝折。時哲反○黃圖三輔郡皆有都尉左輔都尉治高陵○本集註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史記樗里子傳長戟居前彊弩在後○禮記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

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本集註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唐書地理志同州馮翊縣有沙苑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今屬陝西西安府毛萇詩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周禮水泉必香○古樂府欲渡河無舡○上林賦莽潏撇烈

胡塵踰太行。戶郎反雜種上聲抵京室。花門既須留。

原野轉蕭瑟。〔龐泰榮詩〕舉袖拂胡塵○〔一統志〕太行山在河南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郡山一帶形勢崔嵬總曰太行為中州巨鎮○丘遲書茂藺邪無取雜種○〔潘岳詩〕引領望京室○曹植詩原野何蕭條○江淹詩松柏轉蕭瑟

按肅宗以回紇兵收長安久留不還子美憂其為害而作是詩言匈奴世為中國患王者修德以來之羈縻勿絕而已今乃為傾國而至出入金闕乎正以中原有所驅除不得已而用之耳廼朝廷既妻以公主又與指白日以約誓又使屯于左輔沙苑間營若連雲兵如積雪田家受其剽掠御苑任

其跳梁豈不大可畏哉向以蕃人為將遂至胡塵踰越太行今居雜種於京師吾不知禍所底止矣然范陽餘孽未除則花門不得不留既留則原野轉覺蕭條吾安知神州之不為腥羶窟也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六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甥杜士全道執父參定

杜士基彥燕父校閱

五言古詩六

杜甫下

赤谷〔一統志〕赤谷在鞏昌府秦州西南七里中有赤谷川○按乾元二年冬公自秦州之同谷縣此下三詩皆道中所作也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詩〕正月繁霜○〔李陵詩〕遊子暮何之○〔史記〕優孟謂孫叔敖子曰若無遠有所之○古詩歲月忽已晚○〔蘇武詩〕相見未有期○〔顏延之詩〕首路跼險艱○〔任昉詩〕瀏險方自茲○〔曹植詩〕改轍登高岡○〔詩〕我車既攻○〔詩〕載脂載牽○〔史記〕貨殖傳山深而獸往之○〔鮑照詩〕池南又多風〔魏文帝善哉行〕谿谷多風霜雪沾衣○〔王粲詩〕四望無烟火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

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楚辭〕惟草木之零落○〔魏文帝詩〕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論語〕予死於道路乎○〔晉書〕

邵續傳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石勒歎曰此真高人矣○古詩但爲後世蚩

此歎羈旅之無極也言冒霜雪而行豈能無感然余所懷又非止歲暮正恐此地無還期耳何則山路旣險而荒索無人貧病相繼而故鄉永隔安知不死道路爲高人所笑乎此乃我所常念者也

寒峽 本集注峽在秦州之境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不可度我實一作貧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音遡沿與專切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

未敢辭路難 詩行邁靡靡本集注遠行日邁○詩憂心悄悄○史記司馬相如傳山谷水泉萬物○漢書東方朔傳上知朔多端○蜀都賦指渠口以爲雲門○木華海賦絕岸萬丈○謝朓詩山積陵陽阻○爾雅風而雨土爲霾○古樂府海水知天寒○禮記仲冬之月水始壯地始坼○爾雅逆流而上日泝洄玉篇沿從流而下也○謝靈運詩傾耳聆波瀾爾雅大波爲瀾○鮑照詩當儆野人機○又曰行子夜中飯○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注祋殳也詩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崔豹古今注殳前驅之器也

此敘山行之苦也言於蹊嶇險道之中而寒氣方盛峽水至不可渡者正以旅客衣單故耳又況波瀾沸騰逆流而濟彼野人尚尋問烟火而我則傍水而飡窮苦尤甚然亂離之世征役不休我得免此荷殳足矣安敢辭此路難乎劉注所謂怨傷忠厚得詩人之正者是也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詩維熊維羆○楚辭虎豹鬬兮熊羆咆○魏武帝詩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爾雅羆似熊黃白文○劉琨詩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風嗥雨嘯○埤雅狨猿猴之屬輕捷善緣木生川峽深山中○古詩驅車策駑馬○禮記孟冬之月虹藏不見今仲冬而見虹霓蓋紀異也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一作抱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

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墨子公輸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本集注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也○謝靈運詩提携弄齊瑟○本集注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烝黎注見上

此因山行所見而寓慨世之感也言山路險僻即吾身前後左右每見鬼嘯獸啼況此鄉氣候多異以仲冬而見虹霓甚可怪也因見伐竹之人悲歌慷慨自言采箭以供梁齊者五歲矣今竹之直簳巳盡而漁陽之寇猖獗不休何哉吁竹箭有盡民

力獨無盡乎唐祚亦幾岌岌矣

五盤【本集注】棧道盤屈有五重○按公至同谷縣留一月卽入蜀此棧道中所作也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水【本集作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陶潛詩】山氣日夕佳○【史記蔡澤傳】棧道千里通於蜀漢○【漢書高帝紀】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閣道也○【楚辭】使江水兮安流○【易】作結繩而爲網罟○【答客難】水至清則無魚○【曹植詩】好鳥鳴高枝○【有巢氏始學篇】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朔穴處避寒暑也○【亢倉子】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省一則人醇樸○【左思詩】聊可瑩心神

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尚書序】淮夷並典東郊不開○【漢書武五子傳】吏捕太子主人翁遂格鬬死○【西征賦】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高祖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列子】弟妹之所不親○【阮瑀詩】流落恒苦心○【史記李斯傳】紂不聽諫者國爲丘墟○【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成都縣○陶潛詩吾亦愛吾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此覽蜀中之勝而起鄉土之思也言此道雖險而山水佳甚魚鳥咸得其所民俗淳朴有太古風足以豁我胷襟矣然我豈慕此而來耶正以胡寇未除弟妹星散故國爲丘墟耳縱令成都事事稱心又曷若返吾之故廬哉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陶潛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後漢書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也○【阮籍詩】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詩】子有衣裳○【詩】我行其野○【詩】山川悠遠○【蘇武詩】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晏子春秋】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古八變歌】故鄉不可見○【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史記高祖紀】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

層【本集作曾】城塡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羇旅我何苦哀傷【陸機詩】朝游游曾城【王】層重也○【曹植詩】嘉賓塡城闕【鄭玄禮記注】塡滿也○【戰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注】華高麗也○【劉楨詩】季冬風且凉○【魏武帝詩】樹木何蕭索○【詩】蒹葭蒼蒼○【西都賦】名都對郭邑居相承○【列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詩】吹笙鼓簧毛萇曰簧笙也○【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楚辭】顧側身而無所○【劉鑠詩】河廣川無梁○【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詩】中原有菽【爾雅】廣平曰原○【詩】洪水芒芒毛萇曰芒芒廣大貌【阮籍詩】曠野莽茫茫○千夜歌碧樓冥初月○【古詩】衆星何歷歷○【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王粲詩】自古無殉死○【左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阮籍詩】羇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此子美初至成都未得所依而有是作日在桑榆照我征衣者以比國步陵夷而我適當此時也是以飄泊一方未能遽返徒羨大江之東逝耳然蜀都豈僻陋而不可居哉華屋填城喬木蒼翠簫管之音不絕可謂盛矣顧雖美而無可往遂至孤立悵望烏雀不如途窮若此皆因朝廷荒亂使賢者無依故又以所見之景爲比初月出不高者肅宗初立無遠志也衆星尚爭光者四方之僭逆未除也因言古人遭世難而奔走風塵者衆矣我何敢獨抱哀傷乎此與寒峽結語同意

遊龍門奉先寺

〔本集注〕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闕塞山一名伊闕俗名龍門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去聲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釋氏要覽〕梵語云招鬬提奢唐言四方生物訛柘爲招去鬬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也〇〔本集註〕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雨曰靈雨〇〔曹植詩〕明月澄清影〇〔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天內對峙若天闕焉楊升菴詩話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閱殊爲牽强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闚引史記以管闚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秘與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闚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〇〔鮑照升天行〕雲臥恣天行〇〔庾信詩〕山寺響晨鐘

此言龍門景物種種超凡是以聞鐘而有悟也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書〕東巡守至于岱宗〇〔白虎通〕泰山一名岱宗又名東嶽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嶽之伯故稱宗焉〇〔史記貨殖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〇〔淮南子〕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〇〔孫綽遊天台山賦〕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廣雅〕秀異也〇〔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楚辭〕陰陽三合何本何化〇〔江總詩〕麥氣涼昏曉〇〔本集注〕陰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割者分也〇〔張衡南都賦〕淯水盪其胸〇〔王粲詩〕哀鳴入層雲〇〔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眦〇〔注〕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裂文皆目匡也〇〔楚辭〕因歸鳥而致辭〇〔沈約詩〕絕頂復孤圓〇〔楚辭〕歷衆山而日遠〇〔吳質書〕登東嶽者然后知衆山之邐迤也

此紀泰山之勝也言山形峻絕其青翠之色亘齊魯而不窮蓋造化之神秀於此聚陰陽之昏曉於此分登之則層雲旋繞足以洗心望之則宿鳥歸飛咸能刮目然此特望中之景耳若登絕頂而覽覩則宇內無高山矣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公自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〇〔西京雜記〕西京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爲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兹翻百憂。〔蜀都賦〕陽烏迴翼乎高標〇〔爾雅〕穹蒼蒼天也〔郭璞〕曰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〇〔高唐賦〕列風過而增悲哀〔注〕善曰列風寒風也〔古樂府〕暮秋烈風起〇〔鮑照詩〕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〇〔王粲登樓賦〕登兹樓以四望〇〔詩〕逢此百憂〇〔王巾頭陀寺碑文〕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李周翰曰象教謂爲形象以教人也〇〔天台山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戸。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本集注〕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登道屈曲而升也〇〔魯靈光殿賦〕枝撐杈枒而斜據〔説文〕撐柱也翰曰枝撐梁上交木也〔本集注〕撐邪柱也塔每級之下盖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爲出枝撐幽矣〇〔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〇〔春秋運斗樞〕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摇光〇〔吳都賦〕開北戸以向日〇〔古詩〕河漢清且淺〔毛萇詩傳〕漢天河也〇〔魏文帝詩〕天漢迴西流〇〔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名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郭璞注〕羲和能生日故日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吾令羲和弭節王逸曰羲和日御〇〔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〇〔禮記〕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呂氏春秋注〕少皞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〇〔殷仲文詩〕獨

有清秋日能使高輿盡〇〔爾雅〕泰山爲東嶽〇〔漢書藝文志〕道術破碎而難知〇〔詩〕涇以渭濁〔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山海經〕涇水出長城北〔書〕導渭自鳥鼠同穴〇〔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〇〔楚辭〕審一氣之和德〔莊子〕通天下一氣耳〇〔鮑照詩〕表裏望皇州

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瑶池飲。日晏崑崙丘。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王粲詩〕迴首望長安〇〔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也〔禮記〕舜葬蒼梧之野〇〔外史檮杌〕曰恐蒼梧之雲何陛下而增悲也〔謝朓詩〕雲去蒼梧野〇〔陶潛詩〕惜哉劍術疎〇〔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〇〔史記張湯傳〕日晏天子忘食〇〔穆天子傳〕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〇〔沈約詩〕驚麏去不息〇〔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黄鵠一舉千里〇〔曹植詩〕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〇〔書〕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〇〔廣絶交論〕分鴈鶩之稻粱〔庾信詩〕未知稻粱鴈何以報君恩

此登高望遠思用世也言此塔造天驚風不息苟非曠達如高薛鮮不登此而生憂者方知佛以形象爲教而有是塔今我追尋幽隱而捜索之是其力足以追冥捜也於是歷磴道而上盤曲若龍蛇之窟既出枝撐幽暗之處則窮巔矣是以七星儼如在戸河漢若聞其聲羲和少昊舉手可招名山大川望之滅跡盖俯視惟元氣混合卽皇州亦不復可辯極言塔之高也因思此塔乃高宗爲太子

時爲母后而作故以虞舜比太宗王母喻皇后雲愁日晏則言帝后俱已升天矣自此明君一去使賢者流落無依若黃鵠哀鳴無所終洎我雖不能如鵠舉然亦豈無用世意耶覩陽鳥謀及稻粱則我之志於功名無怪也

玉華宮〔唐書地理志〕坊州宜君縣武德七年置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宮在縣北四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宮爲玉華寺寰宇記玉華宮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艸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本集註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溪曰醴醁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遶也惟回遶故松風不歇○顏延之詩松風遵路急○鄒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愼注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楚辭鬼火兮熒熒○孔安國尚書傳傅氏之巖有澗水㵾道○說文湍疾瀨也○莊子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是已也張正見詠風詩聊因萬籟響○墨子渾琴瑟吹笙竽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竽管三十六簧也○王褒詩秋色照孤城○無名釋詩蕭洒出樊籠○江淹詩美人歸重泉○史記龜策傳龜者生于深淵長于黃土○列子鄭衛之處子粉白黛黑樂府古辭粉黛不加飾○史記禮書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古詩所遇無故物○西京雜記張丞相墓前有石馬○魏文帝詩憂來無方人莫知之○謝惠連詩耕草繞廻塗○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說苑齊景公坐地晏子獨搴草而坐○楚辭臨風怳兮浩歌○王徽詩衰姿獨何慘傾筐未盈把○楚辭老冉冉其將至注冉冉漸也○徐陵詩征途愁轉旆○陶潛詩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

此見離宮之廢而發憂生之嘆也言宮在回溪松陰之間人跡罕到惟令野鼠爲穴而已彼何王所構遺此巖下乎不言太宗諱之也想昔歌管美人一無存者惟此石馬猶爲當時侍金輿之故物耳

夫以王者之居轉眼便成陳跡況我奔走征途而有長年之望耶奈何其自苦也

九成宮〔唐書地理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貞觀五年更名周垣千八百步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迴（一作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𡸣佐石丞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

顏延之詩謁帝蒼山溪○相如哀二世賦登入曾宮之嵯峩○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嶪○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注土囊谷口也○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西

謝朓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鄭炎詩]靈芝生河洲○[天台山賦]蔭牛宿以曜峯○[庾信枯樹賦]紛披草樹○[墨子]荊有長松文梓○[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鮑照詩]怪石似龍章○[書]青州厥貢鉛松怪石○[江總詩]哀猿數處愁○[西都賦]林麓藪澤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亾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守一作太白駐馬更搔回一作首[唐書地志]九成宮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舊史志]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書]峻宇雕墻○[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唐書]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時肅宗在鳳翔○[温子昇詩]駐馬詰當壚

此嘆時君不能以亾隋爲鑑也言於山深絕險之處而建此宫是乃風所生之谷口也內則立神靈以扶棟外則鑿山翠以開扉南則卑濕而產靈芝北則高峻而宿牛斗長松怪石錯雜其間林猿哀鳴客淚斯墮荒凉極矣我想隋帝作此以結怨天下使其不亡我唐安得有此奈何不鑑其弊尚乃置官以居守之也且煬帝之巡非久遠而莫考亾國之跡即此宫而可知今朝廷傾覆幾若亾隋矣我安得不與嘆哉苟天王出居太白則曲江勝地亦同此宫所以立馬徘徊而深惜之也

羌村[蔡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時自鳳翔還鄜州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楚辭]下崢嶸而無地[郭璞方言注]崢嶸高峻也○[漢書五行志]赤雲起而蔽日○[陳後主詩]日脚沈雲外○[鮑照詩]瀉水置平地○[曹植詩]柴門何蕭條○[左傳]如鷹鸇之逐鳥雀○[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謝靈運詩]歸客遂海隅○[詩]樂爾妻孥○[梁簡文帝詩]拭淚空搖手○[鮑照詩]世亂議忠良○[樂府古辭]楊花飄蕩落南家○[蔡琰胡笳]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列子]商丘開乘高臺投下骫骨無碼范氏之黨

以爲偶然○[劉孝孫詩]隣人思舊情○[楚辭]曾歔欷余鬱邑[注]歔欷哀泣之聲○[蔡琰胡笳]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列子]一里老幼垂涕相對○[沈約詩]神交疲夢寐

唐書本傳曰肅宗立甫自鄜州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帝許甫自在省視此寫到家之景與妻孥相見之情也盖公陷賊中家人果疑其死矣今言乍見而驚驚定然後泣叙事真切如此因言遇賊而見害者甚衆我得生還特偶然耳隣人隔墻而窺我者亦以我歸爲幸也是以喜不

自禁至夜闌而尚秉燭相對恍然如在夢寐間也

夢李白（唐書李白傳）永王璘辟白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江淹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蘇武詩）淚爲生別滋○（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史記貨殖傳）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元和志）青州黃茅瘴自瘴江至此瘴癘尤甚中之者多死舉體如墨馬援所謂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即此也（廣州記）夏謂青草瘴秋謂黃茅瘴○（孫萬壽詩）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李斯書）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也○（虞羲詩）君去無消息○（古詩）故人心尚爾○（古樂府）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朱子注）楓木名也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阮籍詩）上有楓樹林○（楚辭）魂兮歸來返故居些○（說苑）顏回曰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管子）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蔡琰胡笳）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伏知道詩）落月與雲齊○（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楚辭）顏色憔悴○（盧仝詩）三山波浪高○（楚辭）蛟龍隱其文章（淮南子）蛟龍水居

此太白流夜郎子美夢之而作也言白若已死則我亦飲恨無言矣今尚爲生別也安得不惻然而思之乎然江南乃瘴癘之地白之音問久絕則存亡亦未可知也不意故人入夢似若明我相憶之情此恐非生時之魂正以路遠而難測耳方其來也對之而覩楓林之青其返也望之而見關塞之黑君今方在羅網中何以有羽翼而能倏忽若是耶此四句寫夢中意遂言既覺而見月落屋梁猶疑照其顏色也末又憂其往來江湖宜防蛟龍之患蓋南方多水故有是語耳（西清詩話）白風神超邁此詩傳其神者也（楊升菴詩話）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即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同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余按少陵此作本摹凜凜歲云暮一篇其曰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即古詩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得淩風飛之意觀此可以知作詩變化法非若今人公道劫略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歌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傳玄詩蒙君結同心○古詩蟋蟀傷局促○漢書賈誼傳若無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湖亾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孔子臨河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詩搔首踟蹰潘岳詩白首同所歸○謝惠連詩平生無志意○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郭璞詩京華游俠窟○楚辭顏色憔悴○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阮籍詩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莊子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晉書文苑傳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此以浮雲起興而發歎也言浮雲無日不行遊子乃不復顧反惟寬蒙相親而已然其告歸每每局

促得非道路艱阻蒙來亦不易耶吾又念其流竄風波恐有舟楫覆墜之患則所蒙非生人矣於是沈憂懷想若負已志正以人皆顯榮斯人獨被放斥天網非密白惟一身而無所容是將老而反爲身所累也總令芳名萬古不滅亦身後事耳若其生前犯難可勝痛哉

吳逸一曰子美有天末懷李白詩共尾端云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是時心有妄傳太白墮水死者故于美云云後世遂有沈江騎鯨之說蓋因子美詩附會也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沈江事乎世俗所傳東野之談耳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至

唐書賈至傳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栖集期衰老强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義和

潘岳懷舊賦今九載而來歸○古樂府相逢狹路間○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梁元帝詩啼爲萬里別○李陵錄別詩悠彼南山隅送子洪水陽○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爾雅大陵曰阿○穆天子傳天子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相鶴經鶴陽鳥也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陸機詩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詩有鶴在林○詩魚潛在淵○曹植詩潛魚

躍清波○西征賦彫擇木以棲集○史記貨殖傳朱公年衰老而聽子孫○鮑照詩零落就衰老○宋玉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陸機詩感物情悽惻○楚辭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阮籍詩白日忽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按今詩人言蹉跎者皆謂失時之意○左傳公子宋與子家相視而笑○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廣雅日御曰羲和

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本集注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胡星也注正義曰昴一星爲髦頭胡星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江淹書飛霜擊於燕地○庾肩吾詩橫戈念北奔○曹植詩中野何蕭條○罪無人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張協詩賊盜如豺虎○史記劉敬傳陛下雖都關中

賓少人○左傳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虞羅虞人取獸之網也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
嵯峨飄颻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
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
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淮南子排閶闔淪天
門注淪入也○潘岳
詩崇岌鬱嵯峨楚辭莊嵯峨高貌○孔融詩飄颻安
所依○陶潛詩披草共來往○鮑照詩客行惜日月
崩波不可留○天文志南宮二十五星春明退朝錄
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尚書文翰謂之南宮舍
人百日須知制誥○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呂馬童日
若非吾故人乎○夢溪日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
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日山名屬東都
○陳後主詩千古壯京華○詩之死矢靡他○史記
淮陰侯傳信得廣武君師事之○論語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也○史記伍子胥日為我謝申包胥○

病肺公自謂也○詩江有沱毛萇日
沱江之別者吳筠詩箕篡在江沱

此唐誠欲依賈至子美以詩薦之也言人生會面
甚難離別甚易吾向與子結交譬若魚鶴之同林
澤今也分散棲集無時强欲高歌自寬而年歲已
暮世難方與寇盜充斥海內無投足之地矣子雖
負經濟之才不能自趨天闕徒至飄零若吾故人
賈公者固卓犖詞場而好賢者也子能師事之庶
可附驥青雲耳我方臥病江濱無心仕進倘賈公
問及卽以此語謝之可也

贈衛八處士

唐史拾遺杜公與李白高適衛
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史記留侯世家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滑稽傳
淳于髡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左傳子產日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日閼伯季日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日唐叔虞故參為晉星也
注言吾不晰參辰之相比也宋哀日辰龍星也參虎
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
不達蘇武詩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蔡琰胡笳子
毋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按詩中凡言
參商者皆謂不相見之意商即辰星參蓋兼左傳法言
而用之也○詩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漢書外戚傳

張燈燭設幃帳史記井茂傳貧人女日我無以買燭
而子之燭光幸有餘○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
奈老何○左思詩鬢髮覆廣
額○魏文帝詩斷絕我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
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
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
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
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江淹詩去鄉二十載○
王粲詩高會君子堂○
王沉正會賦九賓穆以成行○禮記見父之執不謂
之進不敢進注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吳筠詩問
我來何遲○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蔡邕獨
斷春薦韭卵○南史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何味顒日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楚辭稻粢穱麥挐黃粱些○
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古詩道路阻且

長會面安可知○吳都賦寅緣山岳之岊○晉書阮籍傳籍遺落世事○古詩門顧何茫茫

此遇故友而作也言人生一別便成參商不意今久得會於此因感少壯不長舊交零落我得升君子堂幸也處士于是見其子女肯酒嘉蔬以飲食之是以既感其情又惜其別也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艸凄集作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王讚詩朔風動秋草○世說先集其慘澹○劉楨詩涼風吹沙礫注沙礫小石也○嵇康絕交

書逾思長林○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古詩秋草萋已綠○左思詩南鄰擊鍾鼓北里吹笙竽○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此客中貧窶無相知也前二聯叙深秋之景言當此時富者方吹笛以娛夜安知我九月而衣絺綌邪蓋無復有憐之者矣

其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羇旅中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

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詩戎車既駕○莊子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陸冲詩羇旅淹留久

此自傷久客而以轉蓬起興也言蓬非無根特為風所漂蕩不得還其本處客子非不思歸特為兵戈所阻不得返其故居末又自嘆曰人生幾何曷為而常羇旅哉深可哀也

其三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莊子屠羊說畏難而避寇○史記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應瑒詩朝鴈鳴雲中○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鴈

此詩憶諸弟也言我日夜懷憂者正以諸弟各在一方生死饑寒咸不相聞耳豈無柴門可歸乎亦畏盜而不敢出也會合無時乃爾人固不如鳥矣

其四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烟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張協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王粲詩親戚對

我悲朋友相追攀○曹植詩鬭雞東郊道○陳琳悲與
除結遺烟塵俱起震天駭地○古樂府索居隔長河
○詩崇牙樹羽本集注樹羽謂建旐旌○漢書地理
志河南郡成皐縣故虎牢地○漢書揚雄傳贊好事
者載酒肴從游學○史記匈奴傳貴壯
健賤老弱○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
此懷歸而作言洛陽本我行樂之地今乃爲烟塵
所隔然豈永無歸期乎奚爲慘戚乃爾蓋愁極而
聊自慰云

其五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史記張儀傳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古詩四顧何茫
茫○劉向新序文王澤及朽骨○莊子在上爲烏鳶
食在下爲螻蟻食○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鮑照詩漢虜方未和○陶潛詩似若無勝負○孟
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史記廉頗者趙之良
將也趙惠文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此因經戰場而感征伐之苦且有任將失人之嘆
也

述古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
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注世所謂騄駬也○
陸機詩長纓麗且鮮○戰國策夫驥服鹽車而上太

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
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
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
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孔安國尚書傳聖人
受命則鳳凰至○楚
辭鳳凰高飛而不下○范雲詩竹花何莫莫鄭玄毛
詩箋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李畋該聞
集舊說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
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
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寔大
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
凉生深竹林茂密處乃知
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古來本集作時君臣合可以物
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史記自敘定君臣之
分○莊子萬物以成
理而不蔽淮南子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
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此言賢者當擇君而事也蓋驥逢良御斯顯萬里
之能鳳無竹實則高飛而不下欲觀古來君臣相
合之義即以此理推之可知也苟所托非人則驥
必有鹽車之憂鳳亦有朝饑之患矣賢者可不知
所自守而明于進退哉

佳人

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黃石公素書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代之功○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按太宗諱世民故唐人皆
改世爲代○論衡幽居靜處恬憺自守○詩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史記外戚世家竇姬以良家子入宮

倚大后○(楚辭)惟草木之零落
(注)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
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去聲)衰歇。萬事
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
不獨宿。但見新人咲。那聞舊人哭。(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注)師古曰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詩)天降喪亂○(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
祿山陷京師○(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莊子)無
殺戮之刑○(抱朴子)官高庶衆力足拔才○(史記)鄒
陽傳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蘇
武詩)骨肉緣枝葉(注)李善曰骨肉謂兄弟也○(纏子)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鮑照詩)人情賤
恩舊世議逐衰興○(莊子)萬事銷亡○(樂府)陌上桑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後漢)宗室傳順陽懷侯
嘉字孝孫李寶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

歎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當是長安輕薄兒
誤之耳○(古詩)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詩)彼其
之子美如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本草)
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
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陸璣)新漏刻銘合昏暮
卷蓂莢晨生(周處風土記)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
按上二說不同故並載之○鴛鴦見上卷李白擬古
詩注○(詩)敎彼獨宿○(古詩)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
(去)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茆
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
竹。(詩)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漢書)游俠傳陳遵過寡
婦家留宿爲侍婢扶臥○(漢書)東方朔傳董偃與
母以賣珠爲事○(詩)晝爾于茅亟其乘屋○(湯僧濟
詩)昔日娼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
憐○(古詩)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長飽聊可過饑
○(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毛萇曰兩手爲匊○(古樂

府)海水知天寒○(史記)滑稽傳日暮酒闌○(枚乘)菟
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東京賦)永安離宮修竹冬青
(注)薛綜曰修長也
此爲棄婦之辭以寓逐臣況也首四句總叙其事
而關中以下乃佳人自述之辭言我兄弟亦嘗爲
高官而俱死于賊夫壻見我門戶衰歇遂娶新人
而棄逐我吾想合昏尚知時而不失常度鴛鴦不
獨處以全始終今夫壻愛新而忘舊則合昏鴛鴦
之不若矣此興也又言泉水在山則清以比新人
見寵而得意出山則濁者以比已見棄而失度也

於是賣珠自給葺屋以居粧飾無心採柏供食艱
楚極矣又衣單而倚修竹其飄零孰甚焉此詩叙
事真切疑當時實有是人然其自況之意蓋亦不
淺夫少陵冒險以奔行在千里從君可謂忠矣然
肅宗慢不加禮一論房琯而遂廢斥于華州流離
艱苦採橡栗以食此與倚修竹者何異耶吁讀此
而知唐室待臣之薄也

寫懷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隣家遞歌哭莊子子犂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漢書宣帝紀存問鰥寡覽觀風俗○楚辭昔亦冉冉而將至○古詩行行重行行○張協詩羈束戎旅閒注羈束猶拘束也○江淹詩萬古通漢茂○史記張儀傳且賜骸骨辭魏○說文遞更易也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苟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閒不必條蔓綠崔瑗座右銘行行鄙夫志○荊州記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詩三歲食貧○諸葛亮表苟全性命于亂世○史記自叙太史公留滯周南○亢倉子吾聞至人忘情○張衡歸田賦苟縱心于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沈約奏彈王希聃文希聃幸齒朝班○謝靈運詩頹

年追暮齒○晏子春秋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史記公孫弘傳食一肉脫粟之飯○左索隱曰脫粟纔脫粟殼而已言不精鑿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居深山之中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張氏土地記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按于美虎牙行曰壁立石城橫埀起又舞劍器行曰瞿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夔州地名也○後漢逸民傳龐公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史記貨殖傳冒霜雪馳阬谷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詩曾是在位○楚辭幽獨處乎山中○謝靈運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陶潛詩達士似不爾○後漢五行志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列子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麿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此隱居達命絕外慕也言人習俗本異勞生則同鮮有超競而不見羈束者此特急于勢利耳苟能遺貴富而樂貧賤則其勞生亦庶幾矣況人生萬古同歸于朽而隣家轉相歌哭何哉吾之飄泊此邦如燭光之轉然未嘗不安于命故向以暮年登朝而不以貴爲榮今則日給脫粟而不以賤爲戚編蓬採藥但適意目前亦不必候其條蔓之長也

然此豈天使之然耶我特順其幽獨耳既無志功名則人間賢否曲直亦不復辨但負暄卒歲候時以樵牧可也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

愼勿學哥舒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

泣血僕射如父兄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

爲此孥盜何淹留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猨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嘆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

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飡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雨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滄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寫懷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一作室)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一作惑)

中人世亂如蟻(集作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抑如往還得匪合(一作金)仙術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七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錢有聲實甫父參定

張景平衡甫父校閱

五言古詩七

孟浩然

送從弟下第後歸會稽(唐書地理志越州會稽郡有會稽縣)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長門賦天飄飄而疾風○何遜詩無由下征帆○郭璞江賦倏忽數百千里俄頃何休公羊傳注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頃久也○書三江既入顧夷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楚辭平原忽兮路超遠王巾碑文東望平皐千里超忽王呂向曰超忽遠貌○陶潛詩向來相送人○蘇武詩歡娛在今夕○顏延之詩日夕望三川○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楚越喻遠也○桓玄詩落羽尋絕響○江淹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此敘兄弟分別之情言舟行甚速轉眼便成兩鄉向之歡娛不可再矣以失意之時而復爲此別能不使心骨俱驚乎落羽喻下第分飛言離別也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𢌞方知歲星改
虚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

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漢書儒林傳仲尼既没七
十子之徒散遊諸侯○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鶡冠子斗柄東而天下皆春○史記天官書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漢書天文志歲星正月
晨出東方物理論歲行一次謂之歲星○謝靈運詩
溟漲無端倪虚舟有超越○嵇康秋胡行垂釣一壑
所樂一國○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
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乘槎
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見一丈夫牽牛渚次
飲之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
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
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杜陽雜編滄洲去中國數萬
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
如二三月人多不死

此有遺世之意言世無大聖知我我亦浮海而逝
矣此中曆日不復知唯以斗柄紀歲月虚舟便漁
釣且欲覓滄洲之仙迹耳

宿業師山房待丁公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風泉滿清聽
樵人歸欲盡烟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爾雅山西曰夕陽○東關詩拂駕升西嶺○
陸機詩四坐並清聽○虞騫詩遠望樵人細

此詩首述將暮之景次紀山房之幽次寫懷人不
至之意未復望其來也

聽鄭五愔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唇琴
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

晉書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嗜酒能嘯善
彈琴當得其意忽忘形骸不與世事酣飲爲常聞步
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詩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晉書嵇康傳康所與神交
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向秀劉伶籍兄子
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庾信
詩衫袖偏宜短○郭憲洞冥記孟岐侍周公昇壇上
以玉笏與之岐毎以衣袂拂拭何遜詩羅袖幸拂拭
○嵇康琴賦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注向曰琴有
龍唇鳳足王績報馮子華書裴孔明自作素琴一張

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嵇
康絶交書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劉琨詩
夕陽忽西流○楚辭願一見以道余意○列子伯牙
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
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
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乃舍琴
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
何逃聲哉○趙壹報羊陟書惟君明叡平斯宿心

鄭愔善飲而好琴故以阮籍爲比我之志在山水
而與音聲諧蓋不減鍾期也

晚泊潯陽望香爐峯 唐書地理志江州有潯陽縣縣有廬山山有香爐峯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岸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踪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江賦流九派乎潯陽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北流入海○香爐峯在廬山北形圓聳常出雲氣○高僧傳晉惠遠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爲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絕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殷仲文詩蕭此塵外軫○釋迦譜息心所棲用精舍

此道經潯陽望爐峯不得登因懷惠遠也言舟行已遠始見此峯其中本遠公所隱實生平深慕者今近精舍乃不獲尋其迹而徒聞此鐘聲乎恨之也

南亭懷辛子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閑敞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沈約詩山光浮水過○諸葛穎詩連珠欲東上○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謝瞻詩夕霽風氣涼○阮籍詩開軒臨四野○南都賦體爽塏以閑敞晉頌篇敞高顯也○梁元帝詩荷香風送遠○王僧孺詩驚露滴爲珠○陸機詩和風飛清響○陶潛詩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阮籍詩起坐彈鳴琴○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古詩故人心尚爾○陶潛詩中宵尚孤征○長門賦忽寢寐而夢想

此夏夜納涼懷心知也言[illegible]正暑退之時故我散髮乘涼開軒而臥地既閑敞景有餘清此時所少者獨知音故人耳是以懷乎辛子也

登蘭山寄張立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飛鴈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詩陟彼北山○陶弘景荅梁武帝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史記呂不韋傳使者相望於道○荀子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楚辭薄暮雷電歸何憂○潘岳秋興賦序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殷仲文詩獨

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范雲詩平沙斷還續○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戴暠詩今日關山望長安樹如薺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晉陽秋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見白衣人來乃刺史王弘送酒即便就酌取醉而後歸○庾肩吾詩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

此山居習靜招同志也言雲山之幽我所自樂然因望君而登此心逐飛鴈而逝矣況暮色足以生愁清秋可以發興所見之人非類所望之景益奇君何當載酒而來樂此佳節也

過龍泉精舍

亭午聞山鐘起行散愁寂尋林採芝去谷轉松蘿

寄旁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
霜橘竹房思舊遊邈然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
採蜂蜜日暝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尋香山湛上人

朝遊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
至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
停騎石門殊豁險篁徑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
曉不寐平生慕眞隱累日探靈一作多異野老朝入
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清一作逸響苔壁饒古意願
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

王維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莫作吳王姬
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
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
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陶潛閑情賦)表傾城之艷色○(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謀可乎種曰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三年學服而獻於吳吳王大悅○(李白詩)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梁元帝詩)鏡邑懸冰衆○(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傅脂粉○(謝朓詩)長夜縫羅衣○(顧野王舞影賦)影嬌態於彫梁○(列子)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會稽記)土城山邊有石云西施浣紗石○(古詩)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蹙頞曰矉嚬與輩同

此小人得志驕其故友不爲引薦故託西施以刺
焉言艷色爲世所重若西施之質豈久於微賤者
宜其見寵於吳王也然居賤之時未見其殊衆既
貴始覺其爲稀世之色耳然彼方自重其貌傅粉

披衣不復染指當世豈果無其比哉特以君寵則
嬌態橫生君憐則妍媸莫辨惟恐同列之倖已疇
肯載浣紗之伴與同歸乎吾請謝鄰家之子毋以
效顰爲也蓋在位者嫉賢如此爲其友者信不當
干進矣

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焦仲卿妻詩)下馬入車中○(古樂府)蕩子何所之○(史記)虞卿不得意乃著書○(漢書張敞傳)架弄歸臥於家○(詩)幽幽南山○(詩)英英白雲

此送賢者歸隱之詩盖因問而自道其情如此且
曰君弗復問我白雲無盡足自樂矣

嘆白髮

我年亦何長鬢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爲幾時客
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

列仙傳服閭老更壯好鬢髮○陶潛詩弱質與運頹
玄鬢早已白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莊子俛仰
之間○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
固歸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楚辭惆悵兮
而私自憐○應瑒詩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樂
府傷歌行徘徊以彷徨注徘徊行不止貌○潘岳詩
朝悲終日夕○阮籍詩舉手謝時人○古詩東
城高且長○梁簡文帝詩那能夜夜南陌頭

此感老而發懷歸之嘆也言我年亦何能永長哉
觀髮已白則知作客於世無幾時矣奈何不遂歸
志而隨衆碌碌以勞生爲也

齊州送祖三 唐書地理志齊州濟南郡本齊郡天寶元年更名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
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遥望君猶佇立

古樂府相逢狹路間○○漢書薛宣傳設酒肴請鄰里
一关相樂关古笑字○史記陳丞傳百姓之命皆懸
於君何爲相送乎○漢書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
門外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黄帝之子
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張竹亮
天○[illegible]詩[illegible]離紫之交亂○謝朓詩荒城迥易陰○

莊子天寒既至○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
去兮長河湍○謝靈運詩解纜及流潮注纜維船索
也○楚辭望夫君兮
未來○詩佇立以泣

此客中送客皆叙不忍別之意方笑而泣者乍合
乍離易爲歡戚也設帳祖君已不勝情况君去而
我獨入荒城愁可知矣天寒日暮山水蕭條宜其
佇望之無已也

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藍田縣山出美玉○一統志藍田山在藍田縣東南三十里山出玉英因名

陌上新別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

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遊宦子何處飛征蓋

陶潛詩飄如陌上塵○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宋
玉詩佰寒野之蒼茫○禮記四郊多壘○楚辭登高
吾不說○張協詩行雲思故山○何遜詩日夕望高
城形形青雲外江淹詩悄悄雲外山○陰鏗詩行舟
逗遠樹○詩行人彭彭○沈約詩秋塞日沈沈○詩
無使我心悲兮○陸機詩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
○劉楨詩輦
車飛素蓋

此言別弟之後登高遠望則見四郊晦冥不惟憶
弟心勞且覺懷鄉念深乃遠樹長天重爲蔽隱似
若攪我之情耳意此時遊宦之子能不傷心以趨
路乎此又體彼之情也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何遜詩中歲無乖違○淮南王八公操知我好道公來下兮○漢書東方朔傳南山者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括地志南山即終南山在長安城南八十里○晉書王徽之傳徽之曰本乘興而來○列子獨往獨來獨出獨入○漢書五行志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史記滑稽傳優孟常以談笑諷諫○樂府雜歌吐之無還期

按本傳維晚年長齋奉佛故言好道而覓此幽居以養靜也山水之遊同志者寡故每獨往其間勝事亦自得於心有未易語人者即臨水看雲眞樂自在世人疇能賞此哉然我非有心違俗若林叟相值未嘗不與談笑忘還而豈有間於佛耶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鴻。寒塘映衰艸。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問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江淹恨賦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陸雲詩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謝靈運詩天高秋月明○江淹詩秋日懸清光○謝惠連詩蓼防雲鴻止寥唳聲也劉弘景詩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淮南子過歸鴈於碣石○何遜詩露濕寒塘草○沈約詩衰草無容色○梁元帝纂要秋草曰衰草○謝靈運詩疏峯抗高館○周明帝詩寒井落疎桐○梁元帝詩井上落疎桐○陸厥詩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顏延之詩慘悽歲方晏○丁儀寡婦賦眺參差兮顧影爲儔○宋書樂志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一曰思悲翁陸機賦詠悲翁之流思○沈約詩故人不可憶中夜長嘆息○漢書揚雄傳贊雖寂寞自投閣○詩依彼平林毛萇曰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後漢劉玄傳聖公避吏於平林

此感秋而惜年歲之暮因孤獨而懷故人耳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

王僧孺詩斜光隱西壁○國語五興不當生墟落○范雲詩軒蓋照墟落○史記貨殖傳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詩牛羊下括○丘遲詩野老時一望○易得童僕貞○鮑照詩倚杖收鷄牝○陶潛詩荆扉晝常閉○謝朓詩禽經澤雉啼而麥齊潘岳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毛長詩傳雉雊鳴也○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微子歌麥秀漸漸○庾信詩二月蠶眠不能食○淮南子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漢書食貨傳民受田上田夫百畮○陶潛詩帶月荷鋤歸○又曰相見無雜言○又曰依依在耦耕○何遜詩寢興從閒逸○史記日者傳悵然噤口不能言○詩式微式微胡不歸

此歷叙田家之事而起欣慕之心傷世之衰而欲歸隱也

過李楫宅

閑門穐艸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作蕭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蘇子卿詩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古詩秋草萋巳緑○詩終日七襄○詩于有車馬○戰國策旦日客從外來○陶潛詩狗吠深巷中○劉鑠詩行見寒林疎○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郭憲洞冥記序憲家世述道書○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文子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漢紀幷虎安貧樂道○曹植酒賦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地道記宜城縣出美酒○晉書隱逸傳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西征記洛陽建春門外有白社董威輦所住

此言李楫所居幽僻是以客至而散髮未簪手不釋卷眞率如此者正以我樂道安貧堪同調也於是命酒共酌酌罷余亦歸於洛陽社耳維蓋以董京自況也

冬日遊覽

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團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群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諸葛亮詩步出齊城門阮籍詩步出上東門○孫楚詩抗我千里目○何遜詩赤日下城圓○盧諶詩平陸引長流○釋名高平曰陸陸瀆也水流瀆而去也○史記叔孫通傳通曰願陛下爲原廟渭北○三輔舊事漢都渭南渭北則陵廟所在○史記張釋之傳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又李斯傳關東爲六國○又蘇秦傳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漢書高帝紀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戰國策張儀曰秦地半天下○袁淑詩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薛道衡詩萬方皆集會○詩君子來朝○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左傳貢金九牧○北山移文馳聲九州牧○尚書注牧養民之官○詩女曰雞鳴○史記秦王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三輔黃圖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史記信陵君傳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楚辭忽馳騖以追逐○史記魏其侯失勢欲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灌夫過丞相丞相從容曰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丞相乃駕往卒飲至夜極驩而去○漢書百官表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既病免家居茂陵○漢書龔勝傳光祿大夫以老病罷

此因遊覽而寫倦遊之懷也言出京師東門逞目以望則見林野煥炳關河四通凡朝於京者靡不趨此也是以帝城之內冠蓋追隨或以列侯而爲丞相所過者或以光祿而爲羣公所餞者咸以勢

利相持而我獨抱相如之病歸宿茂陵當不與此

輩相後先矣

贈祖三詠

蟰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註〕蟰蛸在戶〔爾雅〕蟰蛸長踦〔郭璞注〕蟰蛸小鼅鼄長脚者俗呼為喜子〇〔釋慧淨詩〕落照侵虛牖〔說文〕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〇〔詩〕蟋蟀在堂〔陸璣草木疏〕蟋蟀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〇〔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〇〔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陸機詩〕歲暮涼風發〇〔陸厥詩〕君子定焉如高館閴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潘岳懷舊賦〕空館閴其無人〔易〕闃其戶闃其無人〇〔詩〕正大夫離居〇〔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〇〔謝靈運詩〕落日次朱方〇〔古詩〕將隨秋

草萎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古絕句〕何用通音信〇〔顏延之詩〕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史記淮陰侯傳〕魏豹絕河關反漢〔戰國策注〕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縣是也〇〔唐書〕河南道其大川伊洛汝潁〔括地志〕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流至豫州郾城縣潁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史記刺客傳〕燕太子謂田光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〇〔任昉詩〕結歡三十載〇顏延之陶徵士誄弱兼貧病〇〔詩〕死生契闊毛萇曰契闊勤苦也仲秋雖未歸莫秋以為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晉書〕宵中星虛以殷仲秋〇〔樂府滿歌行〕暮秋烈風起〔詩〕將子無怒秋以為期〇〔謝靈運詩〕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〇〔晉嵇雅神賦〕停良會之不絕〇〔古詩〕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此叙巳與祖詠久別之情首是感物而懷人次紀索居之幽獨因言君之音問雖通而河關永隔或客汝潁或還故山咸與我不相值也是以結交雖久不得一展衷曲爾我之懷抱可知今仲秋君雖未歸夏秋當期會面但恐良會不永又將相思竟何時巳也

藍田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遥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

〔謝惠連詩〕落日隱櫚楹〇〔謝靈運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〇〔劉歆賦〕試水客漾輕舟〔注〕漾浮行也〇陸機思親賦望歸風而效誠〇〔謝朓詩〕緣源殊未極〇〔蕭子顯詩〕清流可飲至道可餐〇〔庾肩吾詩〕前山黃葉起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遥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瑶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覯〔謝靈運詩〕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〇〔又〕曰裵櫂杖輕策〔文選注〕策扶也〇〔阮籍詩〕徘徊四五人逍遥晏蘭房〇〔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〇〔沈炯詩〕山龕擬夜禪〇〔支道紅〕道心超不一〇〔唐太宗詩〕迴輿訪牧童〇〔庾信詩〕樵客澗閒棲〇〔陳琳詩〕逍遥步長林〇〔楚辭〕瑶席兮玉瑱〇〔列子〕趙襄子狩于中山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詩明發不寐○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漁人既出得其船便無向路遂無問津者○隋煬帝詩小苑花紅洛水綠○說文覿見也

此叙精舍之幽言漾舟隨風忘路之遠溪流紆曲轉入前山若出望外因捨舟登陸任意所之則遇蔭松栢之老僧焉此蓋精舍所在也其間朝梵夜禪靡有喧雜道心點悟即牧童可曉世事茂聞問

樵客始知於是託宿長林之下則澗芳山月種種親人與雖未極而昏夜路迷恐難深入明發更登異日期重遊也

春中田家作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楊荷鋤覘泉脉新燕識舊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

羽林騎閨人

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階前戲出門復映戶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嘆息此頹顏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

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艸際歸村童雨中牧主人東皐上時稼繞茅屋蟲思機杼鳴雀喧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邊狥微祿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黃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路故人稀故人離別盡淇上轉騤騑企余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

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遙思魏公子

復憶李將軍

王昌齡

長歌行李善文選注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曠野饒悲風颼颼多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所是同袍者相逢盡衰老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上有枯樹根下有石鼠竄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

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人生須達命有酒且高歌

詩率彼曠野○古詩白楊多悲風○謝靈運詩騷屑出穴風颼颼無人搖○魏文帝樂府寢蒿草蔭松栢○劉琨詩繫馬長松下○古詩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白虎通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孫楚詩悵悵盈懷抱○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傅玄詩衰老逝有何期多憂○漢書高帝葬長陵一統志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張衡詩側身南望涕霑襟○王粲詩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五行志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庾肩吾詩探燕枯樹盡○史記周紀武王命南宮括散九鼎寶玉張載七哀詩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王莽傳更始二年赤眉入關園陵皆發掘魏文帝典論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吳都賦舜禹精靈留其山阿○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潘岳閑居賦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此哀人壽命勸行樂也蒿草白楊四顧蕭索誰知我之懷抱乎覩同袍衰老則知吾生之有涯陵墓摧殘則知榮豪之無益人固當達命而寄情于酒耳

齋心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朦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夜臥松下風雲英化為水光彩與我同日月蕩精魄寥寥天府空

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栢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江淹詩緬映石壁素○沈約詩溪水徒自清○梁武帝耳泉賦紛蒙朧以混成注曰蒙朧深遠貌○

詩黃花映白雪○淮南子斗指辛則寒露○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開元遺事太真妃晨遊後花園口吸花露以潤肺○太公六韜夜臥早起○世說蕭蕭如松下風○鮑照詩風食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劉向列仙傳呼置雲英○孫綽子雲英芝蓋鍊形者也○庾闡詩朝餐雲英玉蕋○魏文帝詩上天垂光采○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月闕也太陰之精○郭璞江賦挺異人乎精鬼○庾友詩馳心域表寥寥遠邁○莊子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此山居寡欲心無染也言于石壁溪水之間而為女蘿蔓葛所繞彼居此者固已超凡矣又飲花露而臥松風豈非心齋乎若是則雲英日月且與吾

身齊一是方寸中亦有天府也

獨遊

林臥情自閑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隱釣往南澗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知此罹憂患放之清泠泉因得省疎慢永懷青岑客迴首白雲閒超然物無違豈繫名與宦去聲漢書文帝葬霸陵〇一統志霸陵在西安府東三十五里因山為墳〇詩南澗之濱〇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〇嵇康詩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昌齡詩意全出於此〇山海經耕父常遊清泠之淵注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按唐高祖諱淵唐人都改淵為泉〇詩仲山甫永懷〇張衡思玄賦飲青岑之玉醴注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〇徐誹詩迴首見長安〇吳均詩山川間白雲〇史記蔡澤傳范蠡超然辟世

此欲遁世以遠害也言我屏跡林居臥起甚適自謂能遠俗矣然觀魚鴈而有感焉夫魚以貪餌而罹殃鴈則高飛以避患所以放魚于清泉者欲以省已之疎慢耳彼岩棲之客閒以白雲無違于物不繫于名此非高舉絕俗者乎我願與子從遊矣

代扶風主人答一統志西安府漢置內史以領關中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

殺氣凝不流風悲月彩寒浮埃起四達遊子迷不歡依然宿扶風沽酒聊自寬寸心亦無理長鋏誰能彈蔡琰胡笳殺氣朝朝衝塞門〇又曰暮風悲兮邊聲四起〇江淹詩綺席生浮埃〇爾雅四達謂之衢郭璞注交道四出〇樂府猛虎行遊子為誰驕〇吳筠詩依然舊所識〇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高帝二年更為中地郡武帝太初元年為右扶風〇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〇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沈約詩寸心於此足〇史記孟嘗君傳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楚辭注鋏劍把也主人就我飲顧我還慨然便泣數行淚因歌行路難鮑照詩主人且勿諠〇詩顧我復我〇張華詩慨然獨撫膺〇史記項王泣數行下〇晉書袁山松傳舊歌有行路難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十五役邊城三回討樓蘭連年不解甲積日無所食將軍降平聲匈奴國使沒桑乾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古詩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〇史記李牧傳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〇漢書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〇又賈華傳東方連年緻鐘〇淮南子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三年不解甲〇韓詩外傳積日累久〇史記匈奴傳貳師將軍廣利降匈奴〇漢書宣帝紀匈奴西伐烏孫烏孫昆彌因國使上書注國使者漢朝之使也〇漢書地理志代郡有桑乾縣〇蔡琰[illegible]沙場白骨[illegible]鄉親零落盡塚墓亦摧殘仰攀青

松枝慟絶摧心肝禽獸悲不去路傍誰忍看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陸機詩】親友多零落〇【史記田單傳】單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冢墓〇【西京賦】樸叢爲之摧殘〇【晉書孝友傳】王裒盧于墓側旦夕常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〇【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〇【古詩】日出東南隅觀者滿路傍

幸逢休明代寰宇靜波瀾老馬思伏櫪長鳴力已殫少年與運會何事發悲端

【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靈運詩】生幸休明世按唐太宗諱世民唐人都改世爲代〇【說文】寰王者封畿內縣也〇【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〇【陸機詩】翻覆若波瀾〇【詩】老馬反爲駒〇【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〇【潘岳射雉賦】思長鳴以效能〇【東京賦】征稅盡人力殫【文選注】殫盡也〇【羊祜讓開府表】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〇【謝靈運詩】茲情已分處況乃協悲端

天子初封禪賢良刷羽翰平聲

三邊悉如此否泰亦須觀

【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張說與諸儒草儀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白虎通】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史記注】築土爲壇以祭天故曰封除地以報地之功故曰禪〇【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〇【沈約詩】刷羽同搖漾【注】刷理也〇【說文】翰赤羽也〇【漢書西南夷傳】王莽篡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〇【易】泰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又】否泰反其類也【注】否閉塞也

此夜宿扶風述客舍主人之辭以刺明皇之黷武也言我因風景蕭條沽酒以消客況乃有主人就飲泣涕而歌者自言十五從軍倍嘗艱苦及軍沒亡歸而親友死喪殆盡塚墓摧殘能無傷痛乎今宇內清平老馬尚思伏櫪但少年得志則我無能爲矣然何事而興悲哉正以天子志在封禪群臣曲爲逢迎略無留意于三邊者吾恐否泰循環亦未可高枕而臥也其後祿山果以邊鎮造亂

塞下曲

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

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

向夕臨大荒朔風軫歸慮平沙萬餘里飛鳥宿何處虜騎獵長原翩翩傍河去邊聲搖白草海氣橫黃霧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放歌行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

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
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艸澤徵誠
將獻謀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非吾事入
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
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毋豐羞願得金膏
遂飛雲亦可儔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
寺宿

鞍馬上東門徘徊入孤舟賢豪相追送即棹千里

流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烟汝宦薄忘機括醉來却
淹留月明見古寺林下一作外登高樓南風開長廊
夏夜如涼秋江月照吳縣西歸夢中游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田中非爲漁弋
故無何困窮㬥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
所騖一作務韻重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
感干謁亦已屢干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
西嶽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驅車
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
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蹋步
拂衣易爲高論跡難有趣張范善始終吾等豈不
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七終

唐詩解卷之八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張所敬長輿父叅定

趙隆培公益父校閱

五言古詩八

儲光羲

釣魚灣

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張正見詩：垂釣廣川潯。○崔寔四民月令：清明節令，

杏花盛。農語曰：二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素書：水淺者大魚大遊。○謝朓詩：魚戲新荷動。○鮑照詩：留酌待情人。○詩：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毛萇曰：維，繫也。爾雅：諸侯維舟。

此見無心于釣，借之以適情，故即景之幽，眞樂自在。待情人者，候同志也。

遊茅山

地域志：茅山在句容縣南五十里。山有大茅山、中茅山、小茅山，三茅君得道於此，因名山焉。

平生非作者，望古懷清芬。心以道爲際，行將時不群。茲山在人境，靈眖久傳聞。遠勢一峯出，近形千嶂分。冬春有茂草，朝暮多鮮雲。此去亦何極，但言西日曛。

左思三都賦序：作者大氐舉爲憲章。○桓溫八陣圖詩：望古識其眞。○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楚辭：行不群以顛越。○謝朓詩：茲山亘百里。○陶潛詩：結廬在人境。○後漢光武紀贊：光武誕命，靈貺自甄。○陳後主詩：一峯遙落日。○沈約詩：皎鏡無冬春。○詩：鞠爲茂草。○陸機詩：鮮雲垂薄陰。○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謝靈運詩：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曛，黃昏也。

此覽茅山之勝，思棲隱也。言我生平無他樹立，維慕古人之清操耳。故心與道合，跡與時違，正宜岩棲以見志。乃此山雖在人境，而靈異夙聞，峰嶂多奇，景物時茂，豈徒暫遊而已哉？我將終老于此矣。

其二

昔賢居柱下，今我去人間。良以直心曠，兼之外視閑。垂綸非釣國，好學異希顏。落日登高嶼，悠然望遠山。溪流碧水去，雲帶清陰還。想見中林士，岩扉長不關。

沈約詩：昔賢侔時雨。○列仙傳：老子生于殷，爲周柱下史。○史記：留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王莽傳：莽外視自安。○稽康傳：垂綸長川。○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六韜：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以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論語：有顏回者好學。○法言：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江淹詩：日晞[illegible]之。○說文：嶼，島也。○陶潛詩：悠然見南山。○謝靈運詩：杪

秋舉遠山〇[謝朓詩]溪流春穀泉〇[梁武帝詩]紺巖
卸碧水〇[謝朓遊後園賦]清陰起兮池館涼〇[王康
琚詩]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漢書]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反〇[陶潛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

此詩上述棲隱之志下寫山居之幽言老聃道體玄同鄭樸下堪隱我志在山水非人間可居豈權息心兼以遊目是以綸雖設而無意於邀名學雖好而無心於作聖但任我性真而已于是傍睨而登高以望則山之幽溪之流雲之浮咸在我目中而想中林之士未必不開扉以候我也

過新豐道中 二十八年有詔種果

西下長樂坂東入新豐道雨多車馬稀道上生秋草太陰閟皐陸不知晚與早雷雨杳冥冥川谷漫浩浩詔書植嘉木衆言桃李好自愧無此容歸從漢陰老

[地域志]長樂在長安之西秦始皇於上建長樂宮因名〇[一統志]長樂坂在西安府城東北一十里滻水西岸漢長樂宮在其西北[程大昌雍錄]長樂坂本名滻坂隋文帝以坂反音同取其北對長樂而立爲坡名以更之〇[漢書地理志]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大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史記]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〇[古樂府]道上自生光〇[古詩]秋草萋以綠〇[楚辭]選鬼神於太陰〇[夏侯湛詩]蕤無紛兮被皐陸[鄭玄毛詩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爾雅]高平曰陸〇[謝靈運詩]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〇[易]雷雨之動滿盈〇[楚辭]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〇[老子]川谷之與江海[楚辭注]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〇[古詩]長路浩浩〇[西京賦]嘉木樹庭〇[莊子]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我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此賦道中之景以譏朝廷而自嘆其將隱也蓋積陰不解雷雨晦冥皆朝政昏亂所致然詔書方令徧植嘉木衆稱桃李爲好夫桃李以色媚者也令朝廷之士得無類之耶我愧無此媚容則歸從漢陰之老耳

雜詩

混沌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眇默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蹲鸞鳳旁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爲君駕虹蜺爲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河圖括地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〇[老子]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〇[戰國策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〇[列子]心不敢念是非〇[漢書蕭望之傳]國無達士則不開善〇[賈誼鵩鳥賦]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廣雅]寥深也廓空也〇[高士傳]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壤父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人

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鮑照詩還山路已遠○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魏武帝詩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師曠禽經鳳雄凰雌亦曰瑞鶠亦曰鸑鷟羽族之君長也張華注鳳之小者曰鸑鷟○梁邵陵王綸詩空中自迷惑○相如大人賦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史記天官書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高唐賦肅何芊芊炫燿虹蜺○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

此厭世機巧思出世也意謂時變極矣達士豈隨俗浮沈哉聖世不逢則采薇以去而猛獸靈禽咸與爲友正以我能忘機耳於是乃有仙人下教我以格澤虹蜺爲我車服且曰君欲遠違世人非崑崙之墟不可則向所採薇之地不堪避俗可知

終南幽館獻蘇侍郎

卜築青巖裏雲蘿四垂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音鳳凰鳴南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深偓佺空中遊虬龍水上吟何當見輕翼爲我達遠心

宋昇詩曰余今卜築兼以隔囂紛○沈約詩廷佇青巖側○嵇康詩春木載榮布葉垂陰○莊子虛室生白○陶潛詩室有餘響○詩有喬木○謝朓詩八幹共成林○古詩穆穆清風至○賈誼鵩鳥賦仄聞鳳凰源兮自湖泝翔仄古側字○左傳楚公子棄疾遐郗禁芻牧樵采○張協詩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詩廷陟南岡○陸機詩山路鬱盤桓○列仙傳偓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高爽詩玉釵空中墮○魯靈光殿賦虬龍騰驤以蜿蟺廣雅有角曰虬龍○朱子楚辭注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已○蜀都賦追輕翼赴絕遠○夏侯湛東方贊序遠心曠度○江淹詩遠心何所類雲邊有征鴻

此言山館清幽足以自樂若侍郎則如鳳之鳴於南岡可望而不可近正以山遠溪深未易至也此中惟神仙來遊虬龍吟吼安得藉彼輕翼以達此心於君乎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

梁簡文帝詩都人野老雲集霧會○魏明帝詩冒暑討亂振曜威靈○陶潛詩邵生瓜田中○史記始皇紀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楚辭老舜告有所舉任於故高枕而自適○論語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阮籍詩所憐者誰子○班固辟雍詩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東都賦披黃髮者○東京賦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聲類墟故所居也○江淹別賦謝主人兮依然○樂府古辭腹中車輪轉○晉書隱逸傳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落日臨層城迢遞望晴川使婦持

艷篁呼童傍漁船悠悠沉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詩河上乎逍遙○袁崧之詩俯仰晴川○劉簡文帝詩傾茲涂堤篁○張正見詩分流鄉浦漁船○詩悠悠我思○劉琨詩綠水汎香蓮○江淹詩蓮花過人頭○詩使我不能餐兮

此田家閑逸有太古之意言我冒暑鋤瓜憩於樹下乃有荷蓧者亦息肩于此其人初無學術而善談羲皇之時談罷則日將夕矣使妻孥各治其事而我採摘池蓮忽忘反也

田家雜興四首

衆人恥貧賤相與尚膏腴我情既浩蕩所樂在畋漁山澤時晦暝歸家暫閑居滿園種葵藿繞屋樹桑榆禽雀知我閑翔集依我廬所願在優游州縣莫相呼日與南山老兀然傾一壺賈誼服賦衆人或惑○論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戰國策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陸機詩何以稱我情○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楚辭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易以佃以漁注取獸曰佃取魚曰漁佃與畋同○易山澤通氣○陶潛詩久去山澤遊○史記高祖紀雷電晦冥○孔融詩歸家酒債多○庾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陶潛詩息駕歸閑居○庾信春賦金谷從來滿園樹○鮑照詩腰鎌刈葵藿○陶潛詩繞屋樹扶疏○楚辭鳴鵠棲於桑榆○漢書宣帝紀幸萬歲宮神爵翔集○陶潛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詩優游爾休○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修道潔己非義不動高祖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劉伶酒德頌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陶潛詩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說苑孔子至齊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眸視精其心正酒安知世間名

此述幽居之志也言人多謀富尚彼膏腴我之適情在於漁獵嘗山澤晦冥則還家以治農圃所在忘機故禽雀來依人也然畋漁農圃偶一為之耳若乃優游養真無州縣之擾日與同志盃酒相樂則生平大願也

其二

逍遙阡陌上遠近無相識落日照秋山千巖同一色網罟繞深谷鷹鸇一作始輕翼獵馬既如風奔獸莫敢息駐旗滄海上犒士吳宮側楚國有夫人性情本貞直鮮禽徒自美終歲竟不食王粲詩逍遙河隄上○陸機豪士賦序援旗誓衆奮于阡陌之上○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江淹詩金鏤映秋山○鮑照詩千岩盛阻積○梁武帝詩山河同一色○易作結繩而為網罟○傳如鷹鸇之逐鳥雀○風○吳王作館娃宮○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張華女史箴樊姬感莊不食鮮禽

此刺時人之泆獵也言我傍晚出遊偶逢獵者觀

其鷹鸇獵馬之輕疾駐旗鵠士之馳騁不大愉快
哉然設有樊姬之志者當不食其肉也

其三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憐同田復同道
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
蟪蛄鳴空澤鶗鴂伍秋艸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高士傳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史記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楚辭蟪蛄鳴兮啾啾王注蟪蛄夏蟬春生夏死夏生秋○莊子蟪蛄不知春秋○師曠禽經鶗鴂鳴而草衰詩見前注○王粲詩日夕涼風發○庾信詩寒風蕭蕭生水紋

此為同好勸勉之辭楚山高士未詳其人梁國遺
老儲自謂也言兩人更相憐愛如此且又忘已之
勤愧天之惠真非力不食者矣及聞蟪蛄鶗鴂之
聲則又相戒曰寒風至矣衣裳得無未具乎此詩
有幽人遺音

其四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
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
日暮閑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陶潛詩種桑長江邊○史記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漢書魏相傳民不夭疾衣食有餘○鮑照詩賓友仰徽容○周禮注宜菰于實云菰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其米色黑○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九月九日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戰國策田光造焉太子跪而逢迎郤行為道漢書注迎之于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陶潛詩大權止稚子○江洪詩開園有孤鶴○何遜詩園圃日隱洲○陶潛詩榆柳蔭後圃○晉書山簡傳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說文酩酊醉也○王粲詩涼風撤蒸暑○禰衡鸚鵡賦闚戶牖以踟躕○古詩河漢清且淺○傅玄詩北斗忽低昂○史記滑稽傳威王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項羽紀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

此見隴畝之能自適也言既種桑藝黍以足衣食
然後以其餘貲為酒食費雖無珍肴而有菰米菊
酒之清供雖無徭役而喜孺人稚子之會心於是
就榆柳之蔭盡醉其下歸而倚戶納涼瞻仰星漢
且言餘酒未竭明旦復能飲乎所以自嘲其狂也

野田黃雀行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閒穿深叢裏爭食復爭
飛窮老一顆含棗多桑葉稀無棗猶可食無桑何

以衣薪條空倉暮相引持來歸斜路豈不捷清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壞惻惻與心違

樵父詞

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枯枝作采薪爨室私自知詰朝礪斧尋視暮行歌歸先雪隱薜荔迎暄臥茅茨清澗日濯足喬林時曝衣終年登險阻不復憂安危蕩漾與神遊莫知是與非

漁父詞

澤魚多鳴水溪魚好上流漁梁不得意下渚潛垂

鈎亂荇時陂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沈浮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非爲徇形役所樂在行休

採菱詞

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遊濁水志士多苦言潮没具區藪潦深雲夢田朝隨北風去暮逐南風旋浦口多漁家相與邀我船飯稻以終日羨君將永年方冬水物窮又欲休山樊盡室相隨從所貴無憂患

題太玄觀

門外車馬喧門裏宮殿清行即翳若木坐即吹玉笙所喧既非我眞道其冥冥

喫茗粥作

當晝暑氣盛鳥雀靜不飛念君高梧陰復解山中衣數片遠雲度曾不蔽炎暉淹留膳茶粥共我飯蕨薇敝廬既不遠日暮徐徐歸

行子苦風泊舟貽潘少府

行子苦風潮維舟未能發宵分卷前幔臥視清秋

月四澤兼葭深中洲烔火絕蒼蒼水霧起落落疎星没所遇盡漁樵與言多楚越其如念極浦又以思明哲常若千里餘況之異鄉别

田家即事

蒲葉日以長杏花日以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　氾勝之書杏始華榮輒耕輕土）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烏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一作笑）我

心終不移

田家雜興二首

春至鶬鶊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黽勉取隣女旣念生子孫方信廣田圃閉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夜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其二

貧士養情性不復知憂樂去家行賣畚音本留滯南陽郭晉載記王猛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畚盛土器以草索爲之筥屬也方言鍫也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而沅湘之間謂之畚秋至黍苗黃無人可刈穫孺子朝未飯把竿逐鳥雀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安知負薪者咥咥笑

輕薄

李頎

宋少府東溪泛舟一統志東溪在建寧府城東一名建溪流至府城西南與西溪合經延平抵福州入海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殘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詩誕先登于岸○謝靈運詩入舟陽已微○洛神賦水禽翔而爲衛吳都賦洪流響渚禽驚○詩燕笑語兮○梁簡文帝詩晚葉藏棲鳳○史記司馬相如傳衆色炫耀○又萬石君傳內史慶醉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此晚泛之景禽將宿故驚溪雖長醉而不覺其遠

題綦毋校書田居

常稱挂冠吏昨日歸滄洲行客暮帆遠主人庭樹秋豈伊問天命但欲爲山遊萬物我何有白雲空自幽蕭條江海上日夕見丹丘生事本漁釣賞心隨去留惜哉曠微月欲濟無輕舟倏忽令人老相思河水流後漢逸民傳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

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光武卽位連徵不起○滄洲見首卷陳子昂詩注○班婕妤擣素賦態行客而無言○潘岳秋興賦庭樹槭以灑落○易樂天之命故不憂○易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莊子公子牟曰身在江海之上○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注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漢書敘傳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音干○謝靈運詩如何離賞心○陶潛五柳先生傳旣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曹植詩惜哉無輕舟○傅玄詩微月出西方○蔡琰胡笳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古詩思君令人老○史記淮南王傳百姓悲痛相思○蔡琰胡笳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此綦毋潛罷宮田居頎時仕宦羨其退隱而作也

言君每自稱掛冠吏吾未以爲然昨果歸滄洲矣

共在途則爲行客到家則爲主人想庭樹含秋非復挂帆時也我之興懷豈惟問天命於予但欲共爲山遊耳蓋身外皆長物白雲豈可使之自幽而不歸耶況丹丘衆目可見行藏惟吾自裁惜乎曠此山月不能濟河從君徒對此流水而相思也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一統志]首陽山在蒲州府南二十里即雷首山也殷伯夷叔齊隱此上有夷齊墓并廟又河南偃師縣亦有首陽山商夷齊隱此按河南府志八言首陽者五處未知孰的今詩用石門黃河則指蒲州首陽矣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

蒼苦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詩]我思古人○[論衡]觀喬木知舊都○[楚辭]蟬寂寞而無聲○[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illegible]詩[illegible]○[李]陵詩皓首以爲期○[杜]篤首陽山賦[illegible]事而畢命[illegible]子忽與其不祥余閉戶而不食兮[illegible]命乎山傍○[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左傳]宣二[illegible]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無怨色[鮑照詩]絶命君前無怨色○[論語]有殺身以成仁

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岩阿[張衡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又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楚辭]九歌有山鬼其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注]若有人謂山鬼也女蘿兔絲也○[楚辭]悲回風之搖蕙[注]回風旋轉之風也○[一統志]石門在平陽府解州東南自徑嶺踰中條山通陝州道山嶺參天左右壁立間不容旋謂之石門○[陸機]詩引領望天末○[一統志]黃河在蒲州城西門外東歷芮城○[吳筠]詩別鶴千里飛○[沈約]詩[illegible]中雁詩單泯逐孤光○[古詩]驅車上東門○[陸機詩]朝遊游層城○[楚辭]惆悵而自悲○[潘岳詩]驚湍激巖阿[王逸楚辭註]阿曲隅也

此因弔古而起客遊之感也言夷齊去久山林寂寞想其骨歸於地盡爲蒼苦歌成采薇困窮白首然至死無怨則其成仁何如哉故我入其廟而弔之見女蘿而意精靈猶在也於是經石門望黃河而感客身如鳥光景隨流既驅車遠邁猶對此岩阿而惆悵也其慕夷齊不淺矣

東京寄萬楚

濩落久無用隱身甘采薇仍聞薄宦者還事田家衣潁水日夜流故人相見稀春山不可望黃鳥東南飛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注則瓠戶郭反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之護也茶零落也○左傳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高士傳張仲蔚隱身不仕采薇見上詩注○任昉素薄宦東朝○漢書楊惲傳田家作苦○應璩詩漢書爲郡吏張騫窮河源詩日陽乾山流入約州○史記貨殖傳趨下夜無什時○劉孝綽詩羽翰參差下日阮籍詩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上月適我胸中機（楚辭）以濯吾足（陸機詩）濯足洞庭○龍湖乃可○

濯足豈長往一樽聊可依了然潭

潘岳西征賦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沈約詩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洞冥記孟岐年可七百歲言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

江淹詩疊疊玄思清胸中去機巧

在昔同門友如今

唐詩解　卷之八　七

出處非優游白虎殿偃息青瑣闈且有薦君表當看

或出或處○詩傳優游○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漢書杜欽傳上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漢儀注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詩攜手同歸○

攜手歸寄書不待面蘭茝空芳菲

（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易

左思詩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衛宏漢舊儀黃

范雲詩寄書雲間鴈○楚辭蘭茝幽而獨芳王逸曰蘭香草也茝亦香草也○楚辭芳菲菲兮襲予

此招萬楚出仕也言吾以濩落無用而將隱君奈何薄仕宦而不出乎徒對此春景而相思也然我心期滌垢豈能長往惟杯酒陶情對月以消機心耳觀同門之友尊顯朝端爾我豈終退隱耶今彼方表薦君以期頡頏則曩時蘭茝非君家物矣

臨川送張諲入蜀（唐書地理志撫州有臨川縣）

出門便爲客惆然悲徒御四方惟一身茫茫欲何去

經山復歷水百恨將千慮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

陶潛詩出門萬里客○楚辭焉洋洋而爲客○東京賦罔然若酲○詩徒御不驚○詩隱惻徒御悲○詩經營四方○史記魯連傳衆人不知則爲一身○楚辭莽芒芒之無儀○梁元帝詩愁來心中百恨元生○史記廣武君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酈道元水經注小劍戍比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揚雄蜀都賦蜀都之地古曰梁州注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至武帝元封五年改梁州

唐詩解　卷之八　大

爲益州蜀隸焉○蔡琰胡笳不得相隨兮空斷腸

孤雲傷客心落日感君深

蔓襄蒹葭潛天邊橘柚林蜀江流不測蜀路險難尋

木有相思號猿多愁苦音

陸機詩孤雲獨無依○潛詩春芳傷客心○說文葭蒼蒼疏曰葭似萑而細高數尺即蘆葦也蘆葦之未秀者○書厥包橘柚錫貢注小日橘大日柚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揚雄蜀都賦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成都志岷江四瀆之一源出岷山又成都二江然而蜀守李冰所穿○淮南子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深不可測○史記項羽紀已下道險○吳都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劉淵林曰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有文又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任昉述異記戰國時魏有民戍秦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因而名相思木零陵總記相思樹其狀尤佳于圓而紅故云昔人沒於邊其妻追思泣死樹下因號相思樹

（○荆州記峽長七百里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遠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楚辭固將愁苦而終窮）莫向愚山隱愚山地非近故鄉可歸來眼見芳菲盡（楚辭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謝朓詩合景望芳菲）

此言張諲獨身遠遊而入梁州之絕域不獨巴江蜀道之險即草木鳥獸亦殊異君豈可就愚山而隱乎故園當歸芳菲易歇不宜久滯他鄉也

塞下曲

黃雲雁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葡萄平生寸心是

送暨道士還玉清觀

仙官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遂此留書客超遥烟駕分

常建

昭君墓（一統志墓在大同府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獨青故名青塚）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爲枯骨迴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共恨丹青人墳上哭明月（沈約詩明君思漢宮○楚辭胖獨處此異域○詩螓首蛾眉○孔叢子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鄒陽書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西京雜記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棄市按昭君事三說不同故並載之）

此惜明妃之不復返也意謂人孰無死妃死矣傷傷其沒於異域耳假令妃在我將馱黃金以贖之今爲枯骨矣噫復返國耶是以立馬徘徊而歸恨丹青也

弔王將軍墓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隣殘兵哭遼水（史記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出北地遠深入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戶○文選虞羲有詠霍將軍北伐詩○晉書陸機傳鼓聲聞數百里○史記李廣傳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

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單于見(三卷杜甫詩注)○(史記
始皇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陸機詩
曾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遼水見前卷陳子昂注

此言王將軍深入虜庭力戰而歿故弔其墓而想
其人堪與李廣齊今雖與山鬼隣其麾下猶思慕
而哀之眞深得士心者矣

宿王昌齡隱居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
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群

(張正見詩)千仞清溪險(一統志)清溪源出涔溪山東
流經池州府門外復折而北至清溪口入大江○(吳

越春秋)若耶之溪深而莫測○○(梁簡文帝詩)女蘿托
松際○(傳玄詩)微月出西方○○(江淹詩)秋日懸清光
○○(湯惠休詩)思心長爲君○(張正見詩)花影發晴枝
○○(沈君攸采水詩)未釋苔紋隱○(列仙傳)王子喬乘
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江淹詩)此山
具鸞鶴往來盡仙靈(注)崔先生乘鸞王子喬控鶴

此美昌齡幽居願與偕隱也言處險絕之地對孤
飛之雲松月相照亭院清虛君之樂極矣吾謝時
而與鸞鶴群又豈止松間明月耶

江上琴興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澂幽陰
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徵黃金

謝朓詩)時駐玉琴聲○(庾信詩)栖烏送一弦(陳後主
詩)一撫一弦當夜闌○(晏子春秋)一心可以事百君
○(蘇武詩)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風俗通)琴長
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星○(琴操)琴五
弦象五行大弦爲君小弦爲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
合君臣之恩(三禮圖)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
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玉篇)徵清
也○(桓譚新論)神農氏始削桐爲琴○(唐韻)畧琴節
曰徵以金飾之謂之
金徽一曰徽琴飾也

此極狀琴聲之妙言一絃足清一心遍奏則萬木
改色而月之白江之深咸若琴聲使之然者其神
妙乃爾耶吾乃知枯桐足寶且當飾以黃金矣

晦日馬鐙曲稍次中流作

夜寒宿蘆葦曉色明西林初日在川上便澂遊子心
晴天無纖翳郊野浮春陰波靜隨釣魚舟小綠水深
出浦見千里曠然諧遠尋扣舷應漁父因唱滄浪吟

于夜(歎)炭爐若夜寒○又曰西林栢樹下○○(江總詩)
桼攘初日爽湯臺○(謝朓詩)日華川上動○○(史記高
帝紀)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梁簡文帝詩)
晴天歌曉虹○(西都賦)郊野之富號爲近蜀○(梁簡
文帝詩)春陰江上來○(吳氏春秋)太公嘗隱於釣魚
矣(列仙傳)寇先以釣魚爲業○(謝朓詩)遠遊[illegible]綠水
○(沈約詩)出浦水濺濺○(陸機詩)[illegible]將遠尋○(沈
約詩)扣舷望日莫○(楚辭)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吾足王逸曰[illegible]也

此賦舟中之景言初日晴朗便清我心出浦縱觀

益生遠興聽漁父之歌而覺忘情于山水矣

張山人彈琴

君去芳草緑西峯彈玉琴豈惟丘中賞兼得清煩襟
朝從山口還出嶺聞清音了然雲霞氣照見天地心
玄鶴下澄空翩翩舞松林改弦作離聲又聽飛龍吟
稍覺此身妄漸知仙事深其將鍊金鼎永矣投吾簪

〔徐幹詩〕君去日已遠○〔楚辭〕吾誰與玩此芳草○〔子夜歌〕昔別春草緑○王琴見上詩注○〔左思詩〕丘中有鳴琴○〔梁王暕詩〕趙瑟含清音○〔易〕復其見天地之心○〔韓非子〕衛靈公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乃召師涓援琴鼓之平公問師曠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

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援琴而鼓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悅○〔陰鏗詩〕澄空息晚浪○〔詩〕翩翩者鵻○〔阮籍詩〕素質由商聲○〔李太白詩注〕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專言黃帝鼎湖丹成騎龍上昇之事○〔江淹別賦〕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注〕善曰鍊金鼎鍊金為丹之具抱朴子九轉丹在神鼎中又曰黃金入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服此二藥令人不老不死○〔左思詩〕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蒼頡篇〕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此美山人之善琴也言君以草緑之時而去留玉琴于山間我玩而得其趣則豈惟共爾丘中之賞兼得清我之煩襟矣及君還山而一奏之使雲霞動色照耀天地玄鶴下而翔舞于是改奏飛龍之曲又使我頓悟幻景而起游仙之思且欲投簪而去耳

西山

一身為輕舟落日西山際常隨去帆影遠接長天勢
物象歸餘清林巒分夕麗亭亭碧流暗日入孤霞繼
洲渚遠陰映湖雲尚明霽林昏楚色來岸遠荊門閉
至夜轉清迥蕭蕭北風厲沙邊鴈鷺泊宿處蒹葭蔽
圓月逗前浦孤琴又搖曳泠然夜遂深白露沾人袂

〔孔子猗蘭操〕一身將老○〔戰國策〕蘇代曰乘下水浮輕舟○〔梁簡文帝詩〕去帆入雲裏○〔曹植七啟〕無物象而能傾○〔北山移文〕望林巒而有失〔爾雅〕巒山墮郭璞曰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西京賦〕狀亭亭以岧岧〔陶潛詩〕亭亭明玕照○〔擊壤歌〕日入而息○〔吳都賦〕洲渚馮隆〔注〕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酈道元水經註〕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鮑照舞鶴賦〕拖清迥之明心○〔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注〕蕭蕭風聲也○〔蔡琰詩〕北風厲兮肅泠泠〔左傳注〕厲猛也○蒹葭見上詩注○〔江淹詩〕綠屏如圓月○〔鮑照詩〕搖曳高帆舉○〔列仙傳〕泠然雙舉○〔詩〕白露為霜○〔說苑〕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王粲詩〕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

此夜泊西山而賦其事言獨身汎舟道里寥遠去帆之影亘長天而無極及次山間而日將夕矣地

有餘清風月淒厲於是援琴而忘夜之久忽不覺露之沾衣也

塞上曲

翩翩雲中使來問太原卒百戰苦不歸刀頭怨明月塞雲隨陣落寒日傍城沒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

送陸擢

聖代多才俊陸生何考槃南山高松樹不合空擢殘九月湖上別北風秋雨寒殷勤嘆孤鳳早食金

琅玕

送李十一尉臨溪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致瑤華音回軫撫商調越溪澂碧林

夢太白峯

夢寐升九崖杳藹逢元君遺我太白岑寂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簷楹覆餘翠巾舄生片雲時往靑溪間孤亭晝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群春風又搖棹瀟鳥花紛紛

白龍窟汎舟寄天台學道者

夕翠暎山深餘輝在龍窟扁舟滄浪意澹澹花影沒西浮入天色南望對雲闕因憶莓苔峯初陽濯玄髮泉蘿兩幽暎松鶴間清越碧海瑩子神玉膏澤人骨忽然爲枯木微興遂如兀應寂中有天明心外無物環廻從所汎夜靜猶不歇浩然意無限身與波上月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八終

唐詩解卷之九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杜獻璠公魯父參定
陸維埏際卿父校閲

五言古詩九

高適

宋中二首 漢書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史記世家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梁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正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鮑照蕪城賦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左思詩悠悠百世後○莊子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鮑照賦登高臺以臨遠○謝朓詩玉坐猶寂寞○古詩秋草萋已綠○曹植詩高臺多悲風

按唐史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嘗與杜甫登吹臺慷慨懷古時人莫測此詩正述懷古之意言昔梁王築東苑建天子旌旗其賓客莫非天下俊傑鬱何盛也今千載之後所存者高臺耳對此秋草悲風能無感慨乎

其二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時清更何有禾黍徧空山 爾雅宋有孟諸楚有雲夢郭璞註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史記高帝紀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高祖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漢書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

又曰赤帝堯後謂漢也○微子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吳邁遠詩群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此有思慕英雄之意蓋因芒碭之山而想漢帝嘗隱于此其上常有雲氣今斯人已沒白雲豈復還山乎所見惟禾黍離離而已不遇之懷見于言外

東平路作 唐書地理志鄆州東平郡本治鄆城

清曠涼夜月徘徊孤客舟渺然風波上獨夢前山秋秋至復搖落空令行者愁 謝靈運詩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曠疏曠也○謝莊月賦涼夜自凄○古詩攬衣起徘徊○曹植九詠何孤客之可悲○何遜詩渺然心緜邈○李陵詩風波一失所○劉孝威詩似覺前山來○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孟子行者必以贐

此叙途中旅情也言於月夜舟中忽夢前山秋色因思秋至則摇落生愁豈復今宵明月耶

登壠

壠頭遠行客壠上分流水流水無盡期行人未云已淺才登一命孤劍通萬里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

古詩忽如遠行客○後漢郡國志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淸水四注下郭仲産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詩行人彭彭○禮記下大夫一命○魏文帝詩緜緜思故鄉○戰國策豫讓曰士爲知

己者死

按本傳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西河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叅軍掌書記此從軍度壠而作也首叙壠頭之事而卽以流水與行人之不休盖賦而興也因言己才淺官薄而仗劍遠游豈不思歸乎正以主將知我不得不爲知己用耳盖指哥舒翰也

自淇涉黃河途中作

一統志淇水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西大號山流經衛輝府淇縣西北三十里合淸水入衛河

南登滑臺上卻望河淇間行樹夾流水孤城對遠山念兹川路闊羡爾沙鷗閑長想別離處猶無音信還

王粲詩南登霸陵岸○舊唐書地理志滑州卽隋東郡武德元年改爲滑州以城有古滑臺也○史記世家封唐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注今定昌也○謝承後漢書耿恭以孤城守甲兵於絕域○謝靈運詩杪秋尋遠山○謝莊月賦川路長兮不可越○庾信詩陽關音信絕復疎

此叙途中反顧之景以見去鄉日遠而憂思深既羡鳥之自由復傷音問之不至也

登子賤琴臺

一統志琴臺在兖州單縣治北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理後人卽其地建臺

宓子昔爲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載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唯有頌聲來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亶與單同○沈約詩臨眺殊復奇○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世說王子猷子敬俱病篤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詩悠悠蒼天○魯仲連書名與天壤相弊○史記周本紀民和睦頌聲興

此言宓子才優于治故爲政而鳴琴自如德不能

忘故沒世而頌聲不滅

登百丈峯

朝登百丈峯遙望燕波道漢壘青冥閒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北征討匈奴終不滅寒山徒草草唯有鴻鴈飛令人傷懷抱[阮籍詩]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梁元帝詩]朝望青波道○[楚辭]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注]青冥太清也○[史記驃騎傳]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後漢齊武王傳]枯旱連年兵革並起○[國語]宣王有征討之備○[詩]勞人草草○[詩]鴻鴈于飛[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古詩]臨風傷懷抱

此嘆苦戰之無益也言登高而望邊境見漢壘而想去病之北征彼其時以爲必滅匈奴而後已然終果滅乎狼居胥之封徒草草耳征討既無足稱然睹鴻鴈之飛而獨傷懷抱者竊有感于傳書之事也夫去病僞功而取封子卿守節而薄賞適盖有慨于當時矣

薊中作 一作送兵選作

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邊城何蕭條白日黃雲昏一到征戰處每愁胡虜翻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周處詩]策馬觀西戎○[沙漠]見二卷李白詩注○[嚴國策]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後漢書]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長楊賦]示無邊城之患○[王僧達詩]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江淹詩]黃雲蔽千里○[蔡琰胡笳]疆場征戰何時歇○[漢書]趙充國傳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史記]項羽紀項羽立諸將爲侯王○[徐陵詩]承恩豫下席○[楚辭]惆悵而自悲○[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以爲將顯名諸侯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魏文侯以爲將[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

此志在安邊傷不遇也言我覽觀邊塞感胡虜之未寧豈無安邊之書可獻乎特以諸將巧詐以圖爵賞使賢者不能自達于上耳是以徒抱孫吳之

略而不得一試也

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

南山鬱初霽曲江湛不流若臨瑤池間想望崑崙丘迴首見黛色眇然波上秋深沈俯崢嶸清淺延阻修連潭萬木影插岸千巖幽杳藹信難測淵淪無暗投片雲對漁父獨鳥隨虛舟我心寄青霞世事慚白鷗得意在乘興忘懷非外求良辰自多暇忻與數子遊[潘尼詩]南山鬱岑崟○[謝方生詩]乘初霽之新景[纂要]晴曰霽○[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爲宜春樂遊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鑿之爲池○瑤池崑丘俱見三卷杜甫詩注○[徐誹詩]迥

首見長安○劉綺詩臨橋看黛色○徐幹哀別賦例深沈之晻藹○楚辭下崢嶸而無地注崢嶸深遠貌○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張載詩欲往從之路阻修○南都賦杳藹蓊鬱於谷底注皆茂盛貌○郭璞詩明月難暗投○楚辭漁父莞爾而笑○何遜詩獨鳥赴行楂○任昉詩常與虛舟值○曹毗臨園賦青霞畏於萌阿○晉書阮籍傳遺落世事○鮑照詩翻浪揚白鷗注鷗水鳥也○世說王子猷日本乘興而行○支遁詩忘懷浪濠川江淹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謝靈運詩得性非外求○謝靈運鄴中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荀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劉琨詩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

此賦初霽之景而以江山交互成篇蓋山初霽則鬱然生色江添雨則滿而不流若臨瑤池而望崐丘其清翠之色浮於波上也既又狀山水林岩之

奇秀漁父虛舟之閑逸因言我心無着寄彼雲霞世事未忘愧兹鷗鳥然得意亦即在此乘興忘懷豈假外求今值良辰而得與諸君同遊志愿畢矣

薊門

黯黯長城外日沒更烟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雲愁殺人

詶司空璲

飄飄未得意感激與誰論昨日遇夫子乃欣吾道存江山滿詞賦札翰起涼溫吾見風雅作人知德業尊驚飇蕩萬木秋氣屯高原燕趙何蒼茫鴻雁來翩翻此時與君別握手欲無言

別王徹

歸客自南楚悵然思北林蕭條秋風暮回首江淮深留連愁作歡或爲梁甫吟時輩想鵰舉他人嗟陸沈載酒登平臺贈君千里心浮雲暗長路落日有歸禽離別未足悲辛勤當自任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

哭單父梁九少府洽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疇昔貪靈奇登臨賦山水同舟南浦下望月西江裏契濶多別離綢繆到生死九原即何處萬事皆如此晉山徒峨峨斯人已冥冥常時祿且薄歿後家復貧妻子在遠道弟兄無一人十上多辛苦一官常自哂青雲將可致白日忽先盡惟有身後名空留無遠近

岑參

司馬相如琴臺　一統志琴臺在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漢司馬相如宅

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瑟至今多悲風

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司馬相如卓文君賣酒處○（潘岳詩）松柏轉蕭瑟○（曹植詩）高臺多悲風○（梁簡文帝詠華月詩）疏影出漢時

臺空蕭瑟非復舊矣猶幸月色不異往時耳

宿華陰東郭客舍憶閻防（唐書地理志）華州華陰郡有華陰縣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饑

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蒼茫秋山晦蕭瑟寒松悲

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舊壑蘭杜晚歸軒今已遲

（史記穰苴傳）士卒次舍○（謝朓詩）還望青山郭○（顏延之詩）解鞍犯霜露○（鮑照詩）行子夜中飯○（詩）首

陽之巔毛萇曰首陽山名孔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漢書地理志）華陰縣故陰晉高帝八年更名華陰大華山在南有祠武帝起（唐書地理志）華陰縣有岳祠○（沈約詩）出海漲之蒼茫○（王褒射進綱碑）寒松擢本且觀後凋之質○（顧愷之詩）冬嶺秀寒松○（南都賦）宮室則有園廬舊宅○（謝靈運詩）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沈約詩）忘歸屬蘭杜（莊）蘭杜香草也○（庾肩吾詩）歸軒畏後晷

此旅宿而憶故鄉之友也首叙投宿之事次寫客舍之景因言別鄉已久遂與朋好乖違今故園芳草將凋使歸軒即駕尚厭其遲況又不能遽返乎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鋤耕反嶸音宏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

摩蒼穹（法華經）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出地涌出住在空中○（蕭慤詩）天宮初動磬○（陰鏗詩）登臨情不極○（金剛經）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西都賦）陵磴道而超西墉（注）磴閣道也與磴同○（金剛經）須菩提於意云何虛空可思量不○（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杌孤遊（注）突杌高貌○（左思魏都賦）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畧（河圖括地象）崑崙謂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蘇伯玉妻盤中詩）當從中央周四角○（爾雅）穹蒼蒼天也（郭璞曰）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

青松夾馳道宮觀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

誓將挂冠去覺道資無窮（陶潛詩）望雲慚高鳥○（曹植詩）驚風飄白日○（木華海賦）波如連山○（邯鄲淳曹娥碑）或趨湍瀨或逐波濤○（楚辭）忽奔走以先後○（陶潛詩）青松夾路生（漢書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道廣五十步樹以青松○（史記司馬相如傳）虛宮觀而勿仍○（揚雄甘泉賦）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注）玲瓏明見貌○（謝朓詩）平楚正蒼然○關中今陝西也四面皆關故曰關中注見首卷○（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李善注）漢書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劉良曰）宣帝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此五陵皆在北○（庾信詩）北原風雨散○（楚辭）雲濛濛而蔽之○挂冠見上李頎詩注

此詩首狀塔之高中述望之遠末始有悟道意言

此塔孤立高出世外足以鎮壓神州是非人力鬼

神所建也窮其巔而窺聽則高鳥驚風悉在其下山陵宮闕盡入目中舉關中之秋色靡不在望所見博矣因言於此頓悟禪機是亦夙緣所聚我若挂冠而皈依是真資我無窮之覺路者也

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

峽口秋水壯沙邊且停橈奔濤振石壁峰勢如動搖九月蘆花新彌令客心焦誰念在江島故人滿天朝無處豁心胷憂來醉能消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凋

吳志孫權傳陸遜守峽口以備關羽○莊子秋水時至○虞茂詩連島類奔濤○江淹詩石壁映初晰○

鄜炎詩動搖因洪波○陸機詩春芳傷客心○阮籍詩誰知我心焦○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胸○張載詩憂來令髮白○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一統志四川保寧府有大巴嶺在通江縣東北五百里與小巴嶺相接世傳九十里巴山是也○古詩將隨秋草萎

秋生新相知才調凌雲霄賦詩折造化入模生風飇把筆判甲兵戰士不敢驕皆云梁公後遇鼎還能調一別倏經時音塵殊寂寥何當見夫子不嘆鄉關遙

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陸機詩灼灼在雲霄○楚辭竊賦詩之所明陶潛五柳先生傳酣觴賦詩以樂其志○淮南子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後漢張衡傳論制作侔造化○兵書將軍於營張幕也○晉書傅玄傳玄除郎中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沈約詩聲論動風飇說文飇司風也○詩修我甲兵○史記李牧傳牧居雁門厚遇戰士○唐書狄仁傑字懷英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卒復唐嗣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按唐宰相世系表梁公之後無侍御此疑缺○應邵漢官儀三台助朝和味○蘇武詩一別如秦胡○古詩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楚辭寂嵺兮收潦而水清注寂無人聲嵺廖空虛也○論語子見夫子乎○北史庾信傳信留長安常有鄉關之思

此自傷羈宦慕同類也言秋水方盛驚濤洶湧蘆花又足以動遊客之思彼故人官於朝者甚衆誰念我居江島乎此中無可舒胸襟者惟藉酒以消

之耳然吾遊宦此邦三經秋暮故人日稀惟狄生為新知而其才調卓犖又我所深慕今以御史監軍其戰士罔不畏伏是能繼梁公而作相者也故我念其久別無書而欲一見之庶幾客思可以少舒耳

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唐書地理志升州江寧郡光啟三年置

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攻文

阮籍詩對酒不能言○鮑照詩沉吟不語若為忘○史記日者傳悵然噤口不能言○孔子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恃此遠矣○王充論衡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史記范雎蔡澤游說

諸侯至白首無所遇澤國從一宦滄波幾千里群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周禮澤國用龍節○韓非子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刑子才詩先言歡三友末言慙一官○梁簡文帝詩滄波白日暉○詩群公先正戴暠詩群公邀郭解○漢書天文志兩河天闕間爲關梁顔延之詩託身侍天闕○書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舊家富春渚嘗憶臥江樓自聞君欲行頻望南徐州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富春縣任昉詩朝發富春渚○謝靈運遊名山志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沈約宋書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爲南兗州江南爲南徐州治京口一統志鎮江府三國吳爲京口鎮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窮巷獨閉門寒鐙靜溪屋北風吹微雪抱被肯同宿

史記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樂府華山畿中夜抱被歎時抱被空中啼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華時舟中饒孤興湖上多新詩一統志鎮江府漢屬會稽郡三國吳初都于此及遷都秣陵乃置京口鎮唐置潤州○禮記仲春之月桃始華○蔡邕贊師對詠新詩以悲歌潛虬且深蟠黃鶴飛未晚惜君青雲器努力加餐飯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左思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方言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班固答賓戲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何遜詩黃鶴悲失群○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古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嘆昌齡屈於薄宦也對酒悵然非止惜別正以哀君不遇而徒操文墨涉烟波之險以守此微官也我常家於富春就江樓偃臥君乃游宦此邦既動我懷舊之想又于寒鐙風雪之夜抱被言心愁可知矣今雖冬月到官當值春時詩興良亦不淺然豈久滯于此哉偶爾虬蟠終當鶴舉君其勉之惟加餐自慰耳

送祁樂歸河東舊唐地理志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三曰河東

祁樂後來秀挺身出河東往季詣驪山獻賦溫泉宮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前月還長安囊中金已空晉書王忱傳范甯謂忱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後漢城陽王祉傳挺身還保棘陽○漢書地理志

河東郡秦置也○皇甫謐三都賦序古人稱不歌而須謂之賦○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曹植詩捐軀遠從戎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牀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五月火雲屯氣燒天地紅鳥且不敢飛子行如轉蓬少華與首陽隔河勢爭雄世說王子猷曰本乘興而行○江淹江上之山賦臨江上之斷山○鮑照詩莫惜床頭百箇錢○歸藏啟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孫綽遊天台山賦蔭落落之長松○宋子侯詩挾瑟上高堂○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詩穆如清風○盧思道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馬援武溪深行鳥飛不度獸不敢臨○魏武帝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山海經太華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注即少華也述征紀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

二山之間新月河上出清光滿關中置酒灞亭別高歌披心胸君到故山時爲吾謝老翁〈鮑泉詩新月麗前暉○江淹詩秋日懸清光○史記李斯傳李斯置酒於家○史記李廣嘗夜從一騎出還至霸陵亭○宋玉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謝靈運詩心胸既云披○張協詩行雲思故山○謝靈運詩嵩下一老翁〉

此傷祁樂之不遇也言君本後進之英堪爲世用然獻賦而天子不收從戎而將軍勿録貧用乏絶羈旅蕭然轗軻極矣猶能釋情圖畫妙絶一時豈非豪士耶佘當盛夏苦熱之際飄然遠行如蓬之

轉經河華對新月宜有所不堪者乃于灞亭飲别縱酒高歌其襟懷灑落如此故我不復問其升沉唯寄言以謝汝尊公耳

暮秋山行

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籟悲蕭辰鶗鴂昨夜鳴蕙草色已陳况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終南雲際精舍尋法澄上人不遇歸高冠東潭石淙望秦嶺微雨作貽友人

昨夜雲際宿旦從西峯回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諸峰皆晴翠秦嶺獨不開石鼓有時鳴秦王安在哉東南雲開處突兀獼猴臺崖口懸瀑流半空白皚皚噴壁四時雨傍村終日雷北瞻長安道日夕多塵埃君訪張仲蔚衡門滿蒿萊

終南雙峯草堂

斂跡歸山田息心謝時輩晝還草堂臥但與雙峯對興來恣佳遊事愜符勝槩著書高牕下日夕見

城內曩爲世人誤遂負平生愛久與林壑辭及來杉松大偶茲精廬近數預名僧會有時逐漁樵盡日不冠帶崖口上新月石門破蒼靄色向群木深光摇一潭碎緬懷鄭生谷頗憶嚴子瀨勝事猶可追斯人邈千載

劉長卿

從軍行

回看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突重圍〈曹植詩虜騎數遷移○史記李廣傳漢兵死者過半〉

○相如喻巴蜀檄觸白刃冒流矢○江淹詩黃雲蔽千里○李陵書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史記項王軍壁垓下漢軍圍之數重項王潰圍南出馳走

此言軍士力戰也虜衆我寡而戰不解黃雲爲之不流精感天地矣至于兵矢俱盡而猶無還心其眞奮不顧身者乎

福公塔

寂寞對伊水經行長未還東流自朝暮千載空雲山唯見白鷗鳥無心洲渚間○江淹別賦咸寂寞而傷神○楊伭斯洛陽記洛水之南名曰伊水○漢書地理志伊水出盧氏縣東北入雒○法華經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

行及坐臥○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吳筠詩至今千載猶未知○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張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渚○列子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

按福公不知何時人嘗建塔以臨伊水而經行其間今塔既寂寞人竟不還山水依然世變非一獨鷗鳥無心當不知人事之代謝耳

石梁湖寄陸蕪一統志石梁湖在開封府臨[illegible]北三十里東南入黃河

故人千里道滄洲十年別夜上明月樓相思楚天闊蕭蕭淸秋暮嫋嫋涼風發湖色淡不流沙鷗遠還滅烟波日已隔音信日已絕歲晏空含情江皋綠芳歇○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孫楚詩餞我千里道○謝朓詩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劉孝綽詩蕩子十年別○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晉書嵇康傳呂安服康高致毎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殷仲文詩獨有淸秋日能使高興盡○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陸機詩歲暮涼風發○蕭琛詩烟波千里通○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楚辭歲既晏兮孰華予○王逸曰晏晚也○江淹詩臨風默含情○楚辭鼂騁騖兮江皋王逸曰澤曲曰皋

此感時而懷友也言以路之遙別之久而起登樓之思及覩此秋色則又想烟波隔絕音問日疎是以傷歲之暮不能無感於芳草耳蓋是時文房謫宦於楚尾聯有自惜意

別陳留諸官唐書地理志汴州陳留郡有陳留縣

戀此東道主能令西上遲徘徊暮郊別惆悵秋風時上國邈千里夷門難再期行人望落日歸馬嘶空陂不愧寶刀贈唯懷瓊樹枝音塵倘未接夢寐徒相思左傳秦人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曰君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亦無所害○崔信明詩西上君飛蓋東歸我挂冠○李陵詩徘徊蹊路側○楚辭然惆悵而自悲○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謝朓詩故人邈千里○史記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遂爲上客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〇〔詩〕行人儦儦〇〔書〕歸馬于華山之陽〇〔詩〕彼澤之陂〔毛萇曰〕陂澤障也〇蜀費禕別傳禕使吳孫權以寶刀贈之〇〔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〇〔謝靈運詩〕音塵慰寂蔑〇〔沈約詩〕神交疲夢寐〇〔韓非子〕六國時張敏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此文房遊宦陳留將還京而留別也言我戀諸君不忍遽去爲之滯行至晚始就道又對此秋風落日聽嘶馬之聲已不勝惆悵矣況京師去此千里疇能復訪夷門乎然我非以諸君相贈之厚有所愧悚而興懷特以瓊樹之交心不相忘耳今別路旣遥書不易達徒於夢寐相思亦足悲夫

初至洞庭懷灞陵別業

長安邈千里日夕懷雙闕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誰堪去鄉意親戚想天末昨夜夢中歸烟波覺去聲來闊江皐見芳草孤客心欲絶豈訝青春來但傷經時別長天不可望鳥與浮雲沒〔秦嘉詩〕千里悠遞迢悠遞遠也〇〔古詩〕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雙闕東闕北闕也〔史記高祖紀〕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〇〔長沙志〕洞庭之水瀦爲七百里日月出入其中〇〔楚辭〕去鄉離家兮徠遠客〇〔陸機詩〕引領望天末〇〔後漢馮異傳〕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梁武王紀詩〕昨夜夢君歸〔沈約詩〕夢中不識路〇〔楚辭〕朝馳余馬兮江皐〇〔謝靈運詩〕孤客傷逝湍〇〔古詩〕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范雲詩〕長作經時別〇〔岑之敬詩〕驄馬直去沒浮雲

按文房爲轉運使吳仲儒誣奏之貶南巴尉此被謫而懷土也言我戀闕未已忽居洞庭江湖有異月色不殊能無感也今舊居日遠親戚日疎惟藉覓夢以往來況又覩此江皐之春草能不愈傷離別乎於是目極長天而見沒雲之鳥若曰恨不能乘此而飛去耳

南楚懷古〔史記貨殖傳〕楚有三俗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

南國久蕪沒我來空鬱陶君看章華宮處處生蓬蒿但見陵與谷豈知賢與豪精魂托古木寶劍捐江皐倚棹下晴景迴舟隨晚濤碧雲暮寥落湖上秋天高往事那堪問此心徒自勞獨餘湘水上千載聞離騷〔詩〕惠此南國〇〔楚辭〕豈不鬱陶而思君〇〔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史記〕楚靈王七年就章華臺〇〔戰國策〕王后之門將生蓬蒿〇〔謝靈運詩〕異人抾精魂〇〔史記陸賈傳〕寶劍值百金〇〔謝靈運詩〕白日麗江皐〇〔江淹詩〕倚棹汎涇渭〇〔又曰〕日暮碧雲合〇〔謝朓詩〕曉星正寥落〇〔史記自序〕述往事思來者〔熊甫詩〕往事旣去可長歎〇〔史記〕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〇〔又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此嘆浮榮易磨立言不朽蓋因放逐而以屈原自况也言我至楚尋訪古時遺跡則見章華之宮盡生蓬蒿陵谷猶存賢豪絕嚮珎寳無餘矣於是汎舟而遊惟覩秋色之淒厲獨于湘水之上聞離騷之音乃知忠貞之在人心亘天地而不磨庶可以自慰矣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番陽（唐書地理志汝州魯山縣有堯山○一統志江西饒州府鄱陽縣附郭吳伐楚取番卽此以在鄱水之北故名）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

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群動心有營孤雲意無着（禮記孔子故人曰原壤○阮籍勸晉王牋臨滄洲而謝支伯○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史記范雎傳虞卿解其相印○晉書隱逸傳陶潛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潘岳楊荊州誄策名委身○漢書班嗣書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謝靈運詩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謝朓詩雲端楚山見○後漢逸民傳龎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論衡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也○陶潛詩日入羣動息○又曰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因收溪上釣遂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陸生番陽令獨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隨君永栖託（詩春日遲遲○崔寔四民月令清明節令蚕妾理蚕室是月也杏花盛○王融策秀才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怠○後漢百官志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鍾嶸詩品謝朓今古獨步又曰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陳思已下楨稱獨步○建安作見上李白詩注）

此述少府隱居兼美陸生同調也言少府雖嘗爲吏而志在滄洲故能解印岩棲不復仕進妻子躬耕以自給其淳朴如此我觀群動莫不各有所營君獨如孤雲之無着豈非逸士乎于是罷釣入林相與歡飲而花滿山村蕭然物外矣陸生以邑令而擅詞壇慕君之高欲棄官以從之亦豪矣哉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一統志留城在沛縣東南二十里張良遇漢高祖處後高祖欲封良良曰願封留遂封爲留侯）

訪古此城下子房安在哉白雲去不反危堞空崔嵬伊昔楚漢時頗聞經濟才運籌風塵下能使天地開蔓艸日已積長松日已摧功名滿青史祠廟唯蒼苔（漢書張良字子房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良爲留侯○淮南子白泉之埃上爲白雲○左傳注堞女墻○詩維山崔嵬○陸機詩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伊惟也○陸機詩京洛多風塵○詩野有蔓草○戰國策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摧折也○四子講德論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

漢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後漢安成侯賜傳帝爲賜營冢堂起祠廟○〔淮南子〕窮谷之汚生以蒼苔

百里暮程遠孤舟川上回進帆東風便轉

岸前山來楚水遠相引沙鷗閑不猜扣舷從此去延

目仍徘徊〔陶潛詩〕眇眇孤舟逝○〔又曰〕皛皛川上平○爾雅東風謂之谷風○劉孝威詩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山海經數歷之山楚水出焉○楚辭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鳴也○江賦汎舷船脣也夜方歸歌以扣擊其舷也○〔陶潛詩〕延目識南嶺○〔古詩〕攬衣起徘徊

此道經留城而發弔古之思言子房去世已遠城

堞猶存想其運籌帷幄眞一代名臣今祠廟荒蕪

誰復有憐之者我因風便來過得尋遺跡復不能

久留而扣舷以去徒注目而惆悵耳

登東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一統志〕龍興寺在淮安府治東晉建唐時泗州僧伽嘗居此

朐（音瞿）山壓海口永望開禪宮元氣遠相合太陽生其

中豁然萬里餘獨爲百川雄白波走雷電黑霧藏魚

龍變化非一狀晴明分衆容烟開秦帝橋隱隱橫殘

虹〔唐書〕地理志海州東海郡有朐山縣〔一統志〕朐山在海州城南四里上有雙峯如削俗呼馬耳峯秦始皇東巡至朐山界即此○〔後漢〕明帝紀永平十二年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漢書〕天門歌體招搖若永望○嵇康琴賦周旋永望邈若淩飛○〔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楊雄解嘲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說文〕日太陽之精○〔尚書大傳〕百川赴東海○〔易〕雷電合而章○嵇康琴賦嘉魚龍之逸豫○〔易〕乾道變化○〔沈約詩〕干雲非一狀○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王融詩隱隱驅千乘○〔子胄詩〕殘虹低飲澗

其與靜者同幽意頗相愜賞心殊未窮花間午時梵

雲外春山鐘誰念遽成別自憐歸所從他時相憶處

惆悵西南峯〔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說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謝靈運詩〕薜蘿若在眼○〔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王逸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梁王同詩〕眞僧絕名利○〔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江淹〕清苦賦似幽意而深傷○〔沈約詩〕寄言賞心客○〔鮑照詩〕春山玉抵鵲○〔古樂府〕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登高望海惜離別也山臨海而建寺其巔開宮

而望則海中之景歷歷在目信奇觀矣因思秦皇

嘗欲作橋渡海今見殘虹而想其跡羽人所居蓬

島今山或可覩難逢其人然仙者無他惟靜以致

之耳時眞僧之言如此今我意頗自得賞亦未徧

鐘梵皆情所好也奈世務羈束不得不別演公而

去唯心不能忘異日當望此山峯而惆悵也

從軍行

倚劍白日暮望鄉登戍樓北風吹羌笛此夜關山愁回首不無意滹河空自流

送丘爲赴上都

帝鄉何處是岐路空垂泣楚思暮愁多川程帶潮入潮歸人不歸獨向空塘立

宿懷仁縣南湖寄東海荀處士（荀本集作荀）

向夕斂微雨晴開湖上天離人正惆悵新月愁嬋娟佇立白沙曲相思滄海邊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一水不相見千峯隨客船寒塘起孤鴈夜色

分藍田時復一廻首憶君如眼前

陪元侍御遊支硎寺

支公去已久寂寞龍華會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林巒非一狀水石有餘態客竹藏晦明群峯爭向背峰峰帶落日步步入青靄香氣空翠中猿聲暮雲外留連南臺客想像西方內因逐溪水還觀心兩無礙

自紫陽觀至華陽洞宿侯尊師草堂簡同遊

李延陵

石門媚烟景句曲盤江甸南向佳氣濃數峯遥隱見漸臨華陽口微路入葱蒨七曜懸洞門五雲抱仙殿銀函竟誰發金液徒堪薦千載空桃花秦人深不見東溪喜相遇貞白如會面青鳥來去閑紅霞朝夕變一從換仙骨萬里乘飛電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閑宴幽人即長往茂宰應交戰明發歸琴堂知君懶爲縣

錢起

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

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誰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古樂府主人前進酒○晉書庾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班固西都賦竹林果園○三洞群仙錄道眞復尋花源之路迴迷不復見也○張協七命登絕巘遡長風）

按王維別業在輞川極花竹之勝起蓋過飲而留別也言山月依人賓主相得忘路之遠近但恐將曉鶯啼又當別去如孤雲之還山不無惆悵耳

藍田溪與漁者宿（三秦記藍田有溪方三十里其水北流）

獨遊屢忘歸況此隱淪處濯髮清泠泉月明不能去

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
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嘆惜分枝禽何時更相遇
〔任昉詩〕無爲嘆獨近〇〔沈約詩〕忘歸屬蘭杜〇〔桓子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〇〔楚辭〕朝濯髮乎洧盤〇〔高士傳〕許由遇清冷之水洗其耳〇〔魏武帝詩〕月明星稀〇〔曹植洛神賦〕悵盤桓而不能去〇〔嵇康詩〕流磻平皋垂綸長川嘉彼釣叟得魚忘筌〇〔任昉詩〕道遇垂綸叟〇〔謝朓詩〕復協滄洲趣〇〔越絕書〕子胥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〇〔何遜詩〕旁瀧夜火〇〔梁簡文詩〕人歸浦口暗〇〔易〕大師克相遇
此賞漁者之趣因惜別也言我愛此清溪月色不能遽去見漁者之靜而賞其趣焉於是留宿其家不覺秋宵之忽旦然我宿此如鳥過木及曉便當分離竟以何時相遇耶

送王季友赴洪州幕下

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枝撫劍感知己出門方遠辭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問我何功德負恩留玉墀銷魂把別袂愧爾酬明時

杪秋南山西峯題準上人蘭若

向山看霽色步步豁幽性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石門有餘好霞殘月欲映上詰遠公廬孤峯懸一徑雲裏隔牕火松間下山磬客到兩忘言猿心與禪定

遊輞川至南山寄谷口王十六

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蹟幽青蘿逕思絕孤霞岑獨鶴引過浦鳴猿呼入林褰裳百泉裏一步一清心王子在何處隔雲鷄犬音折麻定延佇乘月期招尋

太子李舍人城東別業一作李祭酒別業俯視川林前帶雷岫

南山轉群木昏曉擁山翠小澤近龍居青蒼常雨氣君家北原上千金買勝事丹闕退朝廻白雲迎賞至新晴村落外處處烟景異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東臯指歸翼月盡有餘意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張肇林茂卿父叅定

張肇相輔卿父校閱

五言古詩十

韋應物

擬古六首

其一 行行重行行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

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選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注銑曰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李白擬古詩去去復去去，辭君還憶君。○詩行邁靡靡。陸機擬古詩悠悠行邁遠。○江淹恨賦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鮑照詩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江淹詩不惜蕙草晩，所悲道里寒。○陸機詩涼野多嶮艱。○詩沔彼流水。○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注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陶潛詩孤雲獨無依。○梁簡文帝詩暝塞暮山紅。○張協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古絕句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鮑照詩行子心腸斷。

驅車背鄉國，朔風卷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改，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古詩驅車上東門。○曹植詩[illegible]何彼朔風用懷魏都。○[illegible]詩房櫳無行跡。○李顒雷賦奮嚴冬而弗經。○蘇武詩嚴霜切我肌。○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詩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易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成公綏嘯賦傲世忘榮，絕棄人事。○詩中心藏之。○沈約詩曲中有深意，丹心君詎知。○高士傳摯峻水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又傳贊仲叔高棲，藏寶迷國，一介弗取，卓然貞白。何遜詩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

此爲逐臣戀主之詞。言我辭君而行，飲恨方始，又況道里悠長，中多艱險，身無所歸，誠流水孤雲之不若也。既被謫矣，鄉國安敢戀乎。惟黽勉趨途，以承君命，勞苦萬狀，而冰玉之操不移，獨恨不能自達于君耳。

其二 青青河畔草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蛾，微微啟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別離，不知今生死。

詩黃鳥于飛。○詩關關雎鳩。○楚辭謂幽蘭其不可佩。○陸機詩靡靡江離草。注良曰靡靡，細弱貌。○范雲詩深閨人獨眠。○劉孝威詩紗窗相向開。○鮑照詩娟娟似蛾眉。○劉鑠詩佳人舉袖輝青蛾。○郭璞詩皦然啟玉齒。○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鮑照詩豔陽桃李節。○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王微詩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寡。○蔡琰胡笳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按古詩青青河畔草本爲刺邪佞而作，此特爲怨

婦之詞鳥鳴草長動閨中之思因言閨人美艷如此當此盛年誤身遊俠怨矣然猶念及生死則有忠厚之情在

其三 西北有高樓

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叶古切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與久切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房九切孤雲忽無色邊馬爲去聲廻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叶此荀切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叶徒荀切○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

阿閣三重階盧思道詩懸光入綺樓○謝惠連賦散漫交錯氛氳蕭索○曹植詩朝日照北林○詩杲杲出日○阮籍詩迴風吹四壁○詩穆如清風○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陸機詩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淮南子秦楚燕趙之歌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吳筠詩故人寧知此離恨煎人腸○宋子侯詩不知誰家子○樂府折楊柳歌○窈窕誰家婦○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虞世基詩霧烽黯無色○蔡琰詩胡笳動兮邊馬鳴○淮南子伯牙鼓琴駟馬仰秣○王羲之詩仰視碧天際○庾信詩但令聞一曲餘聲三日飛○古詩秋草萋已綠○鮑照詩徘徊帷戶中○陳後主詩帷中看隻影○王粲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王正長詩朔風動秋草○蕭琛詩烟波千里道

按古詩西北有高樓劉氏以爲枚乘不見用于梁王而作此以怨婦比賢者不遇也首狀其所居之高潔次紀其歌聲之絕倫淒厲之極使孤雲邊馬生愁幻聆之餘覺秋草高天答響想其抑鬱無聊疇能守此獨夜乎恨不能奮飛以從所懷之人而寫其哀怨也此蓋有逐臣戀君之意

其四 庭前有奇樹

嘉樹鬱初綠蘼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左氏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宴于季子有嘉樹焉○楚辭秋蘭兮蘼蕪○注蘼蕪香草葉名似蛇牀而香其

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張衡南都賦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楚辭蘭茝幽而獨芳○詩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張華詩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張正見詩龍沙雲路迷○謝惠連詩路長當詰誰○劉孝綽詩山高路難越○翔風詩生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潘岳寡婦賦孤鳥嚶嚶兮悲鳴○沈約詩緘情恐思落容儀○西京賦聆天末以遠期

此思友之詞言卉木雖嘉不獲與君子同賞欲寄之以表情則道遠不能至此景足可惜也又見孤鳥之飛念切懷人而含情遠望心蓋與之俱逝矣

其五 凜凜歲云暮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

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舊跡緑琴歇芳聲思將蒐蔓歡反側寐不成
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傅玄詩春至草不生○荀子木茂而斧斤至鳥○楚辭嫭容脩態絙洞房注閉也○曹植詩好鳥鳴高枝○王粲詩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詩見此良人○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謝靈運詩別時悲已甚○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白孔六帖古人圖鴛鴦於繡衣上以其貞且義也○任昉詩千齡萬恨生○洞冥記緑草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江淹詩碧草從此空○釋洪偃詩川原多舊跡○張載詩佳人遺我緑綺琴○古詩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詩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古詩攬衣起徘徊○

潘岳詩前庭樹沙棠○陶潛詩揮杯勸孤影○班倢伃自悼賦雙涕兮橫流魏文帝詩涕零雨面毀容顏鮑照詩宵御皆涕零

此爲婦人思夫之辭言草木發生之時春景清幽之夕塊然獨居誰能裁去我之憂思者所見惟好鳥依人耳吾想燕趙多佳人今良人久居於此是必愛新而忘故然我豈以夫之見棄而絶之哉且託蒐蔓以交歡也蔓既不成則又披衣起望顧影淒其忽不覺淚之沾衣矣

其六　明月何皎皎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
芳樹自妍蘤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
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陸機詩白日既沒明燈輝○詩送我乎淇之上矣○曹植詩妾身守空閨○謝靈運詩寸心若不亮○詩淇水悠悠○阮籍詩芳樹垂緑葉○梁元帝詩日日春禽變○阮籍詩徘徊蓬池上○樂府相逢行鶴鳴東西廂爾雅有東西廂日廟○曹植詩孤妾常獨棲○鮑照詩緑淚毀金骨

按古詩明月何皎皎本游客之辭此述思婦之意也言日暮而懷人之念起此心猶淇水之無限也觀草木鳥獸咸得其所我獨徘徊空房終無儔匹

乎況時逐淚零一往不返君何負此盛年爲也

效陶彭澤

霜落悴百艸時菊獨妍華叶胡戈切物性有如此寒暑其
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叶居何切盡醉茅簷下一
生豈在多

楚辭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潘岳詩時菊耀秋華○詩載離寒暑○陶潛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左思魏都賦清酤如濟濁醪如河○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陶潛詩繼縷茅簷下○世說郗太尉曰平生意不在多

此達生之詞言霜降而百草凋菊獨於此吐華是其性不爲寒暑所移也於是採其英以泛酒招田

家以樂之盡醉簷下一生足矣適意之飲固不在多也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咲焉知賤與貧晉書謝奕傳奕携酒就聽事○梁簡文帝詩動趙拂花林○古詩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黄泉下千載永不寤○詩六月徂暑毛長日徂往也○梁簡文帝詩何當照梁日還作入山雲○魏武帝秋胡行戚戚欲何念歡咲意所之○楚辭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此有及時行樂意言舉酒花間適見古時之墓於此時而不飲其如逝者之不復作乎於是玩弄芳物因惜春之將盡且當投迹世外流目雲山以快志耳貧賤惡足以累我耶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平聲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易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禮記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易出門同人○莊子外物不可必嵇紹詩不爲外物惑○禮記幽居而不淫陶潛詩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潘岳閑居賦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又曰空庭來鳥雀○漢書京房傳淄水已出道人當逐死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先賢行狀徐幹輕官忽祿不耽世榮

此隱居自樂絕外慕也言貴賤雖異謀生則同孰不營營世務者我獨不爲外物所牽遂此幽居之情亦足矣既忘情事變即草之生亦不復知鳥之鳴任其循集道人樵者非有意從游亦適相值耳然此皆安我之蹇劣非以薄世榮而不爲也

雜體

沈沈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間黑南金既雕錯鞶帶共輝飾空存鑑物名品彙作明非坐使妍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功日日空嘆息莊子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阮籍詩灼灼有輝光○卓文君白頭吟皎若雲間月○詩大賂南金○易武錫之鞶帶○江淹詩浪迹無蚩妍注蚩醜妍好也○莊子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隋書高熲傳帝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此以明鏡喻心也言鏡爲塵垢所蝕則如雲中之月其光潛而不明雖飾以南金鞶帶而無益於用

徒有鑑物之名而妍媸莫辨矣假令美人欲一照顏色必磨瑩其垢乃可不然空爲嘆息何益哉已言人心昏於欲而不能照物亦當如鏡之磨瑩可也

其二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我欲默此道今豈存（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此嘆舉薦之非古也意謂賢才如荆璞初不求獻

於和和知獻寶而已亦非有恩於璞此理至公而不待言者若今賢才干薦薦者市恩則古道已滅我安敢論其是非哉

寄全椒山中道士（一統志）滁州有全椒縣縣有神山有洞極深景物幽邃唐韋應物寄全椒山道士詩即此（釋名）人行大道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詩）以永今朝〇（楚辭）山中人兮芳杜若〇（左思詩）鬱鬱澗底松〇（詩）綢繆束薪（陶潛詩）荆薪代明燭〇（神仙傳）白石先生嘗煮石爲糧就白石山居（陶弘景真誥）斷穀入山當煮白石昔白石子以石爲糧〇（蘇武詩）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〇（詩）風雨淒淒〇（陶潛詩）落葉掩長陌〇（陶弘景詩）空山霖溦高烟平〇（陶潛詩）寂寂無行跡

此言道士煉藥山中我欲載酒以訪之惟恐莫能尋其形迹蓋狀其所居之幽僻也

初發楊子寄元大校書（一統志）鎮江府大江即楊子江也一名京江東注大海北距廣陵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烟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謝惠連詩）悽悽留子言〇（曹植詩）親愛在離居〇（詩）泛泛楊舟〇（江淹詩）乘鸞向煙霧〇（梁簡文帝詩）悠悠歸棹入〇（謝朓詩）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〇（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〇（三輔黃圖）成帝常以秋日與趙飛燕戲於太液池繫雲舟於波上〇（孔安國尚書傳）順流而下日沿

元校書無考疑廣陵人韋蓋作宦於此將發而別以詩言我去子而泛舟烟霧將歸洛陽矣發棹之始猶聞是邦之殘鐘從此以往見未有期也蓋以世事紛紜正若扁舟之無定耳

淮上卽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度誰相待秋山起暮鐘楚雨連滄海
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鮑照詩渺渺淮海逕○江淹詩金鋑映秋山○十洲記滄海島在海中水皆蒼色○支遁詩弱喪困風波○阮籍詩宿昔同衣裳○又曰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廣陵見上詩注）

此叙已客中落寞也言前舟已遠而我不得渡爲無知已相待也況暮景淒其烟波滿目不惟離愁頓生且覺容鬢改色於是見孤鳥之飛而悟所思之地若曰惜無羽翼以相過耳

暮相思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
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阮籍詩朝出上東門○陶潛詩朝爲王母使暮歸王危山○潘岳懷舊賦空館闃其無人○曹植詩相思無終極）

此懷友之詩言惜此花月而念切懷人坐聽鐘聲之盡此時此景盖有甚難爲情者在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音疲）中路忽言
還泠泠鵾絃哀悄悄冬夜闌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
顔君行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
關須臾在今日尊酌且循環（陸機詩方駕振飛轡○史記自序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洛之交流○郭璞山海經注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曹植詩終宴不知疲○江淹詩零落在中路○蘇武詩泠泠一何悲○嵇康琴賦飛龍鹿鳴鵾鷄遊絃○古右相和歌者有鵾鷄遊絃未詳○陰鏗詩妙曲動鵾絃○虞茂詩鵾弦鳳管奏新聲○詩憂心悄悄○曹毗詩冬夜清且永○蔡琰胡笳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楚辭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蘇武詩黃鵠一遠別○鮑照詩鷄鳴關吏起○張華詩安知慕儔侶○鮑照詩胡風吹朔雪○顔延之詩一別阻河關○曹植詩離別在須臾○詩今夕何夕○秦嘉詩憂來如循環○尚書大傳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也）

左司嘗爲洛陽丞長源乃其故友同游於洛故詩有惜別意言我與子少相善遂有河洛之游歡甚

無厭今中路言歸張樂夜飲不大悽愴乎丈夫雖耿介離別不能無悲況君將省親急於就道天明卽涉雪而去今夕之歡須臾耳能不舉觴相勸耶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鎭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沈
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
眠客

酬盧嵩秋夜見寄

喬木生夜凉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里

思素秉栖遁志况貽招隱詩坐見林木榮願赴滄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

相逢行

二十登漢朝英聲邁今古適從東方來又欲謁明主猶酣新豐酒尚帶灞陵雨邂逅兩相逢別來間寒暑寧知白日晚暫向花間語忽聞長樂鐘走馬東西去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嶤青蓮界蕭條孤興

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凉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洒在幽林炎月得凉夜芳尊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苦沈沈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廬惆悵與子辭麗日坐高閣清觴宴華池昨遊倏已過後遇良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暉單車我當前暮雪子獨歸臨流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送李十四山東遊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歘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翻小事丹砂駐精魂東游無復繫梁楚多大藩高論動侯伯疎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尊立馬望東道白雲滿梁園躑躅欲何贈空是平生言

柳宗元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本集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

瀟水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因家焉更爲愚溪又塞其隘爲愚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張正見詩〕濫濫宿雲浮○〔楚辭〕望大河之洲渚○〔劉堤詩〕虹梁照曉日○〔後漢書〕董卓築塢于郿〔說文〕塢小障也一曰堡障也○〔何劭詩〕明月照高樹○〔鄧析子〕豹鯨鯢者不居清池○〔潘岳詩〕登城臨清池○〔江淹恨賦〕春草暮兮秋風驚○〔楚辭〕苟余心之端直○〔陸賈新語〕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史記孟子傳〕騶衍適梁梁惠王執賓主之禮

宿雨初霽樹間餘點未消風觸之而散灑若驚之使然對此景而心無挂礙所遇之物皆良朋也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楚辭〕靚杪秋之搖夜〔注〕杪末也○〔又曰〕霜露慘悽而交下○〔崔豹古今注〕千高晨起刺船而櫂○〔詩〕出自幽谷○〔梁簡文詩〕黃葉遠辭枝○〔唐太宗詩〕古木參差影寒泉斷續聲○〔陶潛詩〕寒華徒自榮○〔江淹燈賦〕寂歷冬暮○〔左思蜀都賦〕火井沈熒於幽泉○〔沈約詩〕冬泉斷方續○〔莊子〕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劉孝標辯命論〕與麋鹿而同羣

此叙山行之景因言機心已忘則當入獸不亂羣爲驚此麋鹿乎此乃輞川落句翻案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去聲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戰國策〕桓公至旦不覺○〔胡師耽詩〕繁露垂荒庭○〔史記田單傳〕適人開戶○〔曹植詩〕清夜游西園○〔陶潛詩〕素月出東嶺○〔蔡琰詩〕北風厲兮肅泠泠○〔劉楨詩〕徘徊孤竹根○〔左思詩〕石泉漱瓊瑶○〔鹽鐵論〕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不翔○〔毛萇詩傳〕楹柱也

此傷志之不伸也言睡醒而聞滴露之聲於是開戶臨園則月已映于竹間矣泉響鳥喧夜景清絕令人竟夕不寐寂寞之懷將復何言此盖有甚不堪者其遷謫之意乎

田家

古道饒蒺藜縈廻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棃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王粲羽獵賦〕遵古道以游豫○〔易〕據于蒺藜○〔老萊子〕蒺藜蔓叫○〔鮑照詩〕萬堅勢縈廻○〔張正見詩〕翠蓋飛城曲○〔李德林詩〕風高松易秋○〔陶潛詩〕榆柳蔭後園○〔薛道衡宴喜賦〕霜重庭蘭秋深氣寒○〔蔡琰胡笳〕去住兩情兮難具陳○〔服賦〕野鳥入室○〔左思吳都賦〕窮飛走之栖宿○〔陶潛詩〕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列子〕年穀常豐○〔說文〕饘糜也〔廣雅〕粥厚曰饘

此述田家之敦儉也言道雖僻而紅蓼綠波之景佳禾雖收而刈薪取果之事急行人唉梨棗而忘歸野鳥飽禾黍而蚤宿於是田翁因夜歸而更相慰勞且曰年雖豐豈可奢於用度哉仍當拤此饘粥耳其有邠人遺風耶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謝靈運詩)激澗代汲井○(本集註)西域有貝多樹國人以其葉寫經故曰貝葉書○(王粲詩)古人有遺言○(莊子)繕性於俗(注)繕治也(謝靈運詩)繕性自此出○(江淹別賦)春宮閟此青苔色○(秦嘉詩)霧露沾衣裳○(潘岳詩)青松蔭修嶺○(詩)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此讀經而迷覽物而悟也言清潔身心取經以讀專精如此而不獲其真源彼世之所逐特其妄跡耳然言尚可冀其默悟性何由治之純一哉余觀草木自得之天而性在是矣是以待言說而心自悟也經豈必深讀耶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武陵乃永州流人)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窅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絃縆(古登反)枯桐清商激西顥泛灩凌
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太朴聾俗何
由聰(謝朓詩)稍稍枝早勁(爾雅)稍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擢長而殺也○(楚辭)翻翻其上下(劉楨詩)飛鳥何翻翻○(楚辭)翻翻兮秋風○(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楚辭)絙瑟兮交鼓(注)絙急張絃也○(桓子新論)神農削桐爲琴○(古詩)清商隨風發○(漢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蔡琰胡笳)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老子)大音希聲○(趙景真報嵇茂齊書)奏韶舞于聾俗

此因離索而想其抱負也雨洒鵲驚懷人之念舉

彼武陵者隔湘浦而居離別經秋矣欲往從之則有積霧蒼波之阻所思非遠竟不獲與之同席也且其人抱高世之具而不爲人知我安得不念之哉奇音清商等語借琴曲以形容其才華非實有師襄之技不然烏足爲柳州重乎

南磵中題(公永州諸記曰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西南行不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爲石澗石澗在南集有石澗記即此詩所題者也)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寬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秖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月令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音那○孫綽游天台山賦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注午日中亭至也纂要曰在午曰亭午○楚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沈君攸詩金戶半入叢林影○詩參差荇菜○詩鳥鳴嚶嚶出自幽谷○詩河水清且淪猗毛萇曰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爾雅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樂毅報燕王書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詩陟我懷人○陸機詩慶彼騑彤禍忘此孤生悲○阮籍詩失路將如何○鮑照詩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古樂府徘徊以彷徨注徘徊行不止貌○江總詩後來瞑瞑同王牀

此因遊南澗而寫遷謫意言此地風景冷落我愛之故始至恍若有所得久則忘倦矣但悲懷觸物而生即饑禽寒藻之景動我去國懷人之思正以孤客易傷失路鮮所宜耳今斯情既難語人詩雖留題誰謂後來者知我心乎盖柳州以叔文之黨而被黜悔恨之意每見于篇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楚辭老冉冉其將至○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注種種髮短也○楚辭忽奔走以先後○謝靈運詩退耕力不任○張協詩咄此蟬冕客注咄嘆也○曹植詩翩翩傷我心○列仙傳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老子者楚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莫知其所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孫楚詩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阮籍詩洪王安在哉○史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陶潛詩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詩華如桃李○張協詩翳翳結繁陰○鮑照詩天色淨綠氣妍和○古詩杳杳卽長暮○

淮南子過歸鴈於碣石○賈山至言山東布部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後漢鄭玄傳自非拜國君之命胡嘗扶杖出門哉○宋玉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劉向新序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淌天地如出金石○禮記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嵇康琴賦接軒轅之遺音

此因衰而以行樂自慰也言衰老之徵雖見未足爲我憂正以脩短賢愚同歸於盡耳不然壽如彭聃聖如周孔獨不留至今乎我但願有酒卽與朋友共之及此暮春景物明麗而登高賦詩以快我志乘化而歸盡可也其眞樂天知命者耶

與崔策登西山 崔字子符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
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汎頹波遥風逓寒篠
音小 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
天蹇連困顚踣 蒲木切 愚蒙怯幽渺非令親愛疎誰使
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
愁腸繞 [莊子]知豪末之為丘山也○[沈約詩]山帝遠重疊○[漢書武帝紀]望祀虞舜於九疑郛國志九疑山有九峯一曰丹朱二曰石城三曰楼溪四曰娥皇五曰舜源六曰女英七曰簫韶八曰紀峯九

曰紀林[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洞庭見首卷陳子昂詩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拾遺記]皇娥歌曰萬象迴薄化無方○晉潘岳詩光景馳西流○[說文]篠小竹也○[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注]胥靡城旦舂之人彼為刑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劉向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illegible]雖連蹇猶為萬乘師[注]連蹇言語不便利也○[illegible]諸戎與晉踣之[注]踣斃也○孫綽[illegible]康絕[illegible]晉[illegible]遊山澤觀魚鳥孫綽蘭亭後序[illegible]物觀魚鳥○陸[illegible]又何可以淹留

此詩首叙向曉之景次狀西山之高次紀謫居之況末冀崔之暫留也言于鶴鳴露白之時與崔共連袂而行歷危橋林杪以至西山之頂極目而望毫末了然若登九疑而臨洞庭信象外之壯觀也我之謫居本非所習紛擾頗亦厭從此生既同胥靡雖年齊彭祖亦不為壽豈有心于養生哉但始以蹇連而遭顚沛終以愚蒙而怯幽微每以親人見疎為苦今得與崔君遁山水而觀魚鳥良足樂矣子可不淹留于此以緩我之愁腸乎

田家二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鷄鳴村巷白夜色歸暮

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
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
還復然

其二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
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鷄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
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狠籍努力慎經營肌
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轊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予睠之潸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啨爾𠖥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終

唐詩解卷之十一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兄汝諤士雅父參定

友人張積祥性生父

張積源聖清父 同校

七言古詩一

王勃

滕王閣

(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滕王元嬰貞觀十三年始王實封千戶爲金州刺史遷洪州都督(又地理志洪州豫章郡上都督府有南昌縣按滕王閣在豫章郡城西漳江門外○唐[王勃傳]…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況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又地理志寶應元年更豫章曰鍾陵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潘岳秋興賦高閣連雲○詩江有渚○禮記玉藻將將○詩鸞聲將將(班固東都賦大輅鳴鑾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阮籍詩注旌翠旌舞主鳴參○趙式歌且舞漢書禮樂志樂有歌舞之容○羊球登西

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梁章志南浦山在今廣潤門外西去郡城二十里晉許真君得道之所○余安道記南浦山岩岫四出千峯北來嵐光染空高二千丈屬連三百里○三秦記梓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一統志西山在南昌府城西大江之外三十里一名南昌山○庾信詩星移空殿迴○楚辭帝子降兮北渚○湯僧濟詩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阮籍詩湛湛長江水○

此慨繁華易盡也言此閣臨江乃滕王佩玉鳴鑾之地今歌舞既罷簾棟蕭條雲雨往來景物變改而帝子終不可見惟江水空流令人興慨耳

劉庭芝

公子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迴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一統志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界洛水隋煬帝建○楚辭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焦仲卿妻詩新婦識馬聲○楚辭涉青雲以汎濫游○史記李斯傳水搖動者萬物作○曹植樂府詩仰泛龍舟綠波○謝靈運長谿賦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張鏡離別賦不離披於霜露○王子年拾遺記嵎支國人時來獻貢有列珠錦文似雲霞覆於日月○詩華如桃李○梁簡文詩桃含可憐紫柳發斷腸青○詩以遨以遊陸機詩遨遊放情願○曹植詩美女妖且閑○史記陸賈從歌舞鼓琴瑟○古詩昔爲倡家女說文倡樂也謂作妓者

娼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傍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本草鬱金香生大秦國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詩薛道衡詩願作王母三青鳥飛去飛來傳消息○詩振振公子○淮南子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梁簡文帝詩珠簾通曉日○楚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古詩娥娥紅粉粧○方言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陸機詩玉顏侔瓊蕤○家語孔子徘徊而望之○崔豹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色白背青者是也○梁武帝詩飛飛雙蛺蝶○魏文帝詩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路喬如鶴賦宛修頸而顧步○蒼頡篇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步徐行也○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至死○梁簡文詩[illegible]琥珀八幅

兩鴛鴦○詩哲婦傾城○漢書外戚傳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上歎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

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

秋萬古北邙塵[張華詩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墨子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秦嘉詩明鏡可鑒形○張衡同聲歌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潘岳詩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楊方合懽詩唯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任昉詩貞松擅嚴節○淮南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王僧孺詩妾意在寒松君心若朝槿郭璞爾雅注木槿似李樹華朝生夕隕○黃帝養生經中壽百年○楊雄反騷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千秋萬歲之後誰與樂此矣○陶潛詩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張載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注北邙山名]

此譏公子之荒於色也言公子乘春出遊騎從鮮明景物燦爛因感花柳而念切娼家於是邀美女而留宿焉斯時也日映珠簾明妝如玉得公子而

成蛺蝶鴛鴦之嘉耦矣因思漢武慕傾城之容楚襄有爲雲之夢皆未眞覩而傾心羨之今我既見此人可不親容之哉願爲輕羅明鏡以相依耳是以恩情日厚永好相期生同遊死同穴北邙西日義無獨存約誓之言也

代悲白頭翁[孟啟本事詩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搆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董子侯詩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漢書五行志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史記灌夫傳迺效女兒呫囁耳語○鮑照詩今日見我顏色衰○梁簡文帝詩落花依度幰○魏武帝詩延頸長歎息○江淹詩花落豈留英○漢書杜欽傳婦人四十敗前顏○古詩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葛洪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鮑照詩雞鳴洛城裏○丁六娘詩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宋玉舞賦紅顏曄其揚華○枚乘七發其根半死半生○漢書車千秋傳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顏延之詩伊昔遘多幸○注伊惟也○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戰國策莊辛曰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阮籍詩芳樹垂綠葉○謝朓詩清歌留上客妙舞送將歸○漢書百官表成帝元延元年曲陽侯王根爲光祿勳又元后傳上微行出過曲陽侯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郊祀志注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張正見詩池臺間綺羅○李斯上書錦繡之飾○後漢書梁冀傳順帝拜冀爲大將軍冀乃大起第舍連房洞戶柱壁彫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神仙岳岳於棟間○班固終南山賦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漢書楊惲傳人生行樂耳]宛轉

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
有黃昏鳥雀悲（鮑照詩）寒光宛轉時欲沈○（詩）螓首蛾眉○（老子）力侍太上老君鶴髮龍顏○庾信詩正是古來歌舞處（梁簡文帝詩）邯鄲歌管地○（淮南子）日薄于虞泉是謂黃昏○（左傳）若鷹鸇之逐鳥雀

此憂生之詩為少年淫荒者戒也首以花落興容顏之易凋次以薪海比人事之數變已又感慨落花悲人生少壯忽而衰老隨時遷換歲歲不同少年豈可恃此紅顏忽彼老翁哉此翁亦嘗年少而與公子王孫遊於華屋之下矣今一臥病而向來

行樂盡成空華然則今之宛轉蛾眉者能免鶴髮紛然乎倘不悟予言而以榮華為可恃則請觀古來歌舞地鳥雀之外更餘何物吁世之溺意紛華者可惕然省矣

宋之問

下山歌

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長如
此君再遊兮復何時（爾雅）嵩高為中嶽○（楚辭）搴芳馨兮遺所思○長門賦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娛○（詩）行道遲遲○（楚辭）御明月○陶潛詩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李山父老歌）白鶴翔青山何時復來遊

此言遊不可再而有愛惜光景意

寒食陸渾別業（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陸渾縣又伊闕縣有陸渾山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
風夕臥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
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祖更名雒陽雒即洛字○（蕭子顯詩）洛陽梨花落如雪○（徐陵詩）欲見洛陽花如君隴頭雪○高士傳胡昭隱陸渾山中○（漢書地理志）弘農郡有陸渾縣○（王隱晉書）杜預啟河橋于富平津○庾信春賦（擁）河橋而爭渡○（簡文帝詩）春堤楊柳拂河橋○（胡）眺詩）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鮑照詩）艷陽桃李節○（荊楚歲時記）清明前二日謂之寒食（盧氏雜記）寒食內宴宰相賜酴醾酒○（陶潛詩）山中酒應熟○（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風土記）壤以木為之（傅藝經）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古野老戲也○（書）酣歌于室○陶潛詩達曙酣且歌○（王充論衡）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

此山居燕飲之詩言城中花落如雪而此地始開者山深故耳於是別河橋而歸臥伊川則桃李含英春酒方熟熙遊聖化之中酣飲而歌擊壤之曲非太平何以能此其開元致治之時乎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

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唐書文藝傳杜審言字必簡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〇沈佺期字雲卿累除給事中考功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〇宋之問字延清累轉尚方監丞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傾心媚附及易之敗貶龍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〇又陳子昂傳王無競字仲烈擢下筆成章科神龍初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毎相見豈意南中岐路
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摇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
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傅毅七激聞君逐臣王逸楚辭序屈原放逐沅湘之間〇史記匈奴傳漢使三將軍屯北地〇江淹詩南中氣候暖〇列子楊

子之隣人云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〇孫萬壽詩數載辭鄉縣〇西都賦風舉雲摇〇揚雄劇秦美新雲動風偃霧集雨散〇陸機詩翻飛游江汜〇老子天長而地久〇沈約詩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庾信詩陽關音信絕能踈〇後漢桓帝紀郡縣阡陌處處有之〇詩山川悠遠〇左思魏都賦宅土熇暑封疆障癘善曰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

按中宗誅張易之諸所與交通皆坐貶時延清杜沈輩俱以北人南遷而所貶之州各異故言始相見而終分路也夫既天各一方若雲摇雨散庶幾藉音問相通而柰此海闊天長何既音書不易庶幾侯赦同歸而又柰此山川瘴癘何生還俱未可必也此詩語意三轉而哀益深可爲趨時附勢者之戒

張說

鄴都引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群雄睚眦相馳逐晝携壯
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
漫漫漳河曲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名操會董卓廢立太祖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袁術袁紹等同時起兵王允呂布共殺卓天子拜太祖爲司空建安九年攻鄴破之鄴定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天子策命公曰董卓初興國難君則首啟戎行呂布就戮袁紹大殲烏丸三鍾一朝而滅此君

之功也今以冀州十郡封君爲魏公始建魏社稷一十一年天子進公爵爲魏王太祖崩文帝嗣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奉璽綬禪位〇漢書終軍傳天地初定萬物草創〇書天祿允終曹植詩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〇世說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〇漢書杜欽傳報睚眦怨注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漸義並同〇史記孫子傳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〇史記貨殖傳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魏志王粲傳太祖置酒梨奉觴賀曰明王定冀州引其賢雋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〇太公六韜陷堅陣敗强敵〇楊子詞人之賦麗以淫魏志陳思王傳新銅爵臺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〇戰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注華高麗也〇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城故吳墟以爲都邑〇潘岳射雉賦廻環復綜繞盤辟〇易王用享于西山〇楚辭鳴鳩棲于桑榆

○梁元帝詩漫漫悠悠天未曉○一統志漳河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流入衛河城郭爲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塚多貴臣。蛾眉曼睩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丁令威歌城郭如故人民非○傅亮表城闕爲墟宗廟墮頊○魏文帝芙蓉池詩乘輦夜行游逍遥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魏志陳王置西園於鄴與諸才子夜遊賦詩今西園在鄴縣舊治○漢書王嘉傳貴臣未嘗有此○楚辭蛾眉曼睩目騰光些朱子注曼長而輕細之皃睩目睞謹也○陶潛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魏武遺令吾伎人皆着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樂府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

鄴者操所都也想其創業之始羣雄竝馳彼獨能奄有中原者以才兼文武而英俊爲之用耳是以都邑漸廣桑榆蓊鬱民物盛矣至於今城闕爲墟人代盡易唯有明月爲西園故物可勝慨乎又見鄴傍高塚想貴臣宮妾亦皆灰滅況銅臺爲歌舞之地而但聞悲風蕭條之聲能不令人愁嘆乎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顔延之詩春江壯風濤○楚辭聽潮水之相激隋煬帝春江花月夜詩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共星來抱朴子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何遜望月詩灩灩逐波輕○逸詩羽觴隨波流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江上白沙看不見。楚辭顧自沈於江流○隋煬帝詩滿歌宛轉繁絃促○謝朓詩雜英滿芳甸○庾信詩花林鳥未棲○柳惲詩春花落如霰○張協七命越旂沙軿流霜注流猶飛也○鮑照詩夕聽江上波○史記三王世家白沙在泥中久而自黑○子虛賦內隱鉅石白沙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

流水。謝莊詩霧罷江天分○梁武帝詩山河同一色湛方詩天地兮一色○劉瑾北拼賦滌纖塵以開素○古詩明月何皎皎○列子天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孫儀詩蒼茫孤月上○拾遺記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阮籍詩湛湛長江水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沈約詩白雲隨玉趾○董子侯詩不知誰家子○史記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相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薛道衡詩妾住長依明月樓○簡文帝詩可憐枝上花○陳後主詩樓上多嬌豔○梁元帝詩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虞炎詩離人悵東顧○魏武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謝朓詠鏡臺詩照粉拂紅妝○甘泉賦

拂玉戶而颺金鋪○庾信詩畏思浣紗石空憶擣衣砧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鴈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老子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吳均詩願逐東風去飄蕩至遼西○曹植詩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沈約詩月華臨靜夜○詩鴻鴈于飛○嵇康詩魚龍瀺灂山鳥羣飛○庾丹詩風至水迴文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梁武帝詩含桃落花日○山海經峨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蕭綜詩西樹隱落月○蕭和螢火賦斜月西傾獨照蓬楹○書夾右碣石入于河○一統志碣石山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北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其

形如柱疑卽禹貢冀州之碣石○又曰湘水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爲二派曰漓水流而南曰湘水流而北至永州與瀟水合故曰瀟湘○子夜歌乘月採芙蓉○諸葛穎詩月色含江樹

此望月而思家也言月明而當春水方盛之時隨波萬里靡所不照霜流沙白狀其光也因言月之照人莫辨其始人有變更月長皎潔我不知爲誰而輪光乎所見惟江流不返耳又覩孤雲之飛而想今夕有乘扁舟爲客者有登樓而傷別者已與室家是也遂叙閨中悵望之情久客思家之意因落月而念歸路之遥恨不能乘月而歸徒對此江樹而含情也

孫逖

山陰縣西樓縣屬紹興府

都邑西樓芳樹間逶迤霽色遶江山山月夜從公署出江雲晚對訟庭還誰知春色朝朝好二月飛花滿江艸一見湖邊楊柳風遥憶青青洛陽道史記春申君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古詩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注逶迤長貌○古樂府青青河邊草

此逖宦遊山陰不得志而思洛也意謂此樓景物清幽人必疑我樂居於此誰知春色雖好而非予

心所嘉故一見此地之垂楊輒憶洛中之柳陌盖志在要津非江山雲月所能留也

崔顥

七夕詞

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深陰夜轉幽玉階金閣數螢流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漢書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高三丈五尺周回六十五里○謝莊月賦秋月明如練○梁元帝詩見明夜月光如練○後漢鄧訓傳訓卒家家爲訓立祠○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瓜果於

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詩)遷
瑰上瑕○高昂詩天上人間無可比○(史記)洛播傳
朋友交落久不相見○漢書外戚傳班倢伃失寵稱
復進見趙飛燕譖告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倢伃恐久
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宫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宫作
賦自傷其辭曰潛玄宫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王融詩帷濯
共派階上而約詩武皇去金闕○古詩迢迢牽牛星
皎皎河漢女○吳均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
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
悉還宫吾與爾别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
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
女嫁牽牛

此詠牛女事爲棄妾逐臣發也言夜月皎潔俗競穿針以乞巧然仙者之裙佩彼特自知非人間可

得見又奚慕焉獨長信深幽班姬寂寞龍顏一別永無見期不能無羨于牛女耳吁怨妾如此逐臣可知

孟門行 按此詩爲迫于讒諛而作題曰孟門者言人心之險于水也蓋若諸葛亮梁父吟之意○尸子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呂氏春秋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峻矣○唐書地理志慈州文城縣有孟門山○一統志孟門山在吉州西七十里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續齊諧記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逾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别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詩)翩翩者鵻○蔡邕論昔者黃雀報恩而至○(吳均詩)君恩未得報何論身命傾○(漢書宣帝紀)詔曰神爵集雍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彈射飛鳥

金罍美酒滿座春平原愛才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讒言反復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詩)我姑酌彼金罍○(古詩)不如飲美酒○(史記)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鮑照詩)賢君信愛才○(江淹詩)歌賓翠城邑○(史記信陵君傳)賓客滿堂○(史記自序)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楚詞)信讒諛之溷濁○(詩)畏此反覆(又史記蘇秦傳)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

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轉移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陸機詩)種葵北園中○(樂府)茂詩)綺膺花萼桃李枝○(樂府豫章行)根株已斷絕○(宋玉風賦)離散轉移○(韓詩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王筠詩)李華春發移結實下成蹊○(鮑照詩)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此篇詩意無考疑灝嘗作客而遭讒故爲自愬之辭而以黃雀爲比言我本爲報恩而來君反加罪于我是必有譖之者矣以君之禮士不減平原士靡不抱忠義者何意有此讒諛之人也顧諛言易

感焉能保君之不疑第君則未可以一言輕棄之耳譬之桃李必樹之久方能成陰結實苟根株未固而轉移之則無成矣然此惟君自主張豈可望之他人哉詩言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亦此意也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窻楊柳垂本期漢代金吾壻誤嫁長安游俠兒兒家夫壻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盛不念閨

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鬬鷄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晉書荀勗曰奪我鳳凰池○漢書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曹植白馬篇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古樂府夫婿居上頭○沈約詩長安輕薄兒○借客探丸見盧照隣詩○史記灌夫好任俠已然諾○江淹詩季布重然諾○枚乘菟園賦左挾彈右執鞭○漢書地理志京兆新豐縣高祖七年置○地域志長樂在長安之西秦始皇於上建長樂宮因名○梁書侯景傳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西都賦窕窈繁華更盛迭貴○曹植名都篇鬬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國語三時務農○薛道衡詩一去無消息○古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楚辭挾秦箏而彈徵○文選註秦人善彈箏

閨人自言家本貴盛誤身遊俠每肆志遨遊不復念家窮也今春色將闌行跡莫測徒使我對景傷懷抱秦箏而不能調耳

長安道一作霍將軍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迴擁賔從路傍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卽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事悠悠應始自一作知

孟浩然

夜歸鹿門歌一統志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三十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烟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岩扉松逕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

庾信詩山寺響晨鐘○吳越春秋越王鳴鐘驚檄而召群臣○梁簡文帝詩採蓮渡頭擬黃河○庾信詩河橋爭渡喧○謝靈運詩野曠沙岸淨○虞騫詩孤嶺枕江村○詩二子乘舟○後漢逸民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唐書文藝傳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何遜詩月照九微火○劉孝先詩

洞戶臨松徑○[老子]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江淹詩]山中信寂寥○[易]利幽人之貞○[太公六韜]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

此因暮歸而寫山居之幽也言鐘鳴日夕歸人爭渡吾亦趨家而適見月光之照樹乃正龐公棲隱處也門徑蕭然一塵無染惟吾幽人來往其間耳

此篇不加斧鑿字字超凡即不能金粟堆邊終不減終南茅屋千鱗乃收王而棄孟何耶

。

丁仙芝

餘杭醉歌贈吳山人 餘杭縣屬杭州

曉幙紅襟燕春城白項烏只來梁上語不向府中趨城頭坎坎鼓聲曙滿庭新種櫻桃樹桃花昨夜撩亂開當軒發色映樓臺十千兌得餘杭酒二月春城長命杯酒後留君待明月還將明月送君回 漢溪神交歌繁霜侵

曉幙○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左傳]吳王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鷰之巢于幕也○[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孤部耆舊傳張霸為會稽太守民謠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古樂府]冉冉府中趨○[詩]坎坎鼓我○[漢書李陵傳]陵曰聞鼓聲而縱○[上林賦]櫻桃蒲陶羅乎後宮[傅咸]云櫻桃為樹則多陰為菓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前○[梁簡文帝詩]庭前桃花飛已合○[陸機詩]阿那當軒織○[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

衙○[曹植詩]美酒斗十千○[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餘杭縣[庾信詩]美酒餘杭醉○[又曰]新年長命杯○[漢書揚惲傳]酒後耳熱

按仙芝嘗為餘杭尉在縣與山人同遊美其閒逸而進以酒也言燕巢幙而語梁烏城棲而不入府以比山人雖客遊於我而不可屈以吏事當城頭鼓聲初曙適見櫻桃始開即命沽酒與山人為竟日之樂至月明方遣歸其盡歡如此

張謂

贈喬林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 [後漢和帝紀]去年秋麥入少今年秋稼為蝗虫所傷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史記]淮陰侯為布衣時常從人寄食飲○[楚辭]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詩]有酒湑我○[南史隱逸傳]陶潛逢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應璩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易]樂天知命故不憂○[漢書元后傳]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史記]孟嘗君傳田嬰使文主家待賓客○[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注]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

族也〔戴暠詩〕五侯同拜爵七貴各垂纓○〔史記晏子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
○〔鮑照詩〕追憶世上事

此美裔之曠達也下第客居不堪莫若獨處之晏如流寓京師疑有所干謁乃于權貴一無所慕但欲與知己者相周旋其眞超然于世者耶

○

湖中對酒作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

歸路賒願君且宿黃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呂氏春秋〕終夜坐不自快○〔謝靈運詩〕浮歡昧眼前○〔蘇武詩〕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吳越春秋〕越王聞大人怨歌心中內慟○〔書〕學閣歌曰萬事隨哉○〔梁簡文詩〕離憂等閒別○〔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江淹恨賦〕濁醪夕引〔說文〕醪汁滓酒也○〔後漢趙孝傳〕帝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詣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謝靈運詩〕別後情更延○〔李陵詩〕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水經〕邵陵有茱萸江一統志茱萸灣在揚州府城東北九里之和志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其側有茱萸村因名○〔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世說〕王濟沖為尚書令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楚辭〕光風轉蕙氾崇蘭〔王逸注〕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謝朓詩〕風光草際浮○〔詩〕參差荇菜○〔李陵書〕孤負陵心〔文〕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與辜義同○〔所書紀年〕鳳凰止帝之東園〔阮籍詩〕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此因客遊而寄情于酒也湖山月色已足留連況遇此賢主人更不惜斗酒宜其忘歸而盡醉花間也曰君者對主人而自命之詞

代北州老翁答

負薪老翁往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又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

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晉書后妃傳〕南風烈烈吹黃沙○〔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蔡琰胡笳〕不得相隨兮空斷腸○〔潘岳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南史〕何承天上安邊四事〔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晉書〕郭欽疏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詩〕流離之子○〔鮑照詩〕白首流離不得還

此述負薪老翁之詞以刺明皇之黷武也言此翁本居北州望鄉關而生愁者畏征役而不敢歸也因備述去鄉之情如此且言今天子益尊武臣直欲掃清胡虜徵兵安有休時吾想安邊應有長策

何疲敝中國之民爲也夫戶三男子而喪其二其
一猶恐不免唐室幾無民矣奔蜀之難不亦晚乎

王昌齡

城傍曲

秋風鳴桑條艸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
平掣皂雕射殺空營兩騰虎廻身却月佩弓鞘[張載詩]秋
風出商氣○[淮南子]若桔之桑條以貫其鼻○[鮑罘
詩]月露依草白○[張載詩]狐兔窟其中○[漢書地理
志]趙國故秦邯鄲郡屬冀州[注]張晏曰邯鄲山在東
城下○[又]曰太原郡有原平縣○[埤雅]雕能食草似
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雕○[史記]李將軍傳廣所居郡
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

竟射殺之○[後漢]劉盆子傳延岑還戰逢安空營擊
之○[王粲詩]廻身入空房○[梁元帝詩]却月半山空
○[庾信詩]明月動弓
銷[釋名]弓末曰弰

此見城傍獵客而賦其事言木落草枯狐兔狡健
獵者于此時乘醉而來手挾皂雕箭聯雙虎膺月
而歸得意如此

薛業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
舍舊國存亡那得知胡塵一起亂天下何處春風無
別離[古詩]思爲雙飛鷰銜泥巢君屋○[江總詩]無奈
年年別○[楚辭]焉洋洋而爲客○[段君彥詩]舊
國千門廢○[劉琨詩]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張
正見詩]塞樹暗胡塵○[莊子]啍啍已亂天下矣○[沈
約詩]春風搖雜樹○
[又]曰春至猶別離

此世亂客遊思故友也言昔如燕之寄居今見花
之路發是歲歲爲客不知故國之存否也況祿山
之亂人離散者什九豈特爾我乎亦當安于命矣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二

華亭唐汝詢仲言選釋
友人王觀光公覲甫參定
俞　龍伯鱗父
吳　煥欽惺父　同校

七言古

李白上

烏夜啼（樂錄）烏夜啼者清商曲也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籠窗不開烏夜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烏格切）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〇（梁）簡文帝烏棲曲[illegible]烏樹烏欲棲〇（詩）歸飛提提〇（南）[illegible]郎[illegible]鳥鳴啞引弓射〇（世說）支道林見王子敬兄弟[illegible]頭烏但聞喚啞啞聲[illegible]禽經哀烏吟夜〇（左）[illegible]烏[illegible]則夜啼也〇（鮑）照詩[illegible]婦機中織〇（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詩〇庾信烏夜啼詩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〇（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〇（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丹碧紗紋雙裙〇（鮑）照（詩）玉鈎隔瑣窗〇（劉）邈（詩）停梭續斷絲〇（史）記川者傳帳然喋口不能言〇（詩）無思遠人〇（詩）[illegible]彼獨宿〇（詩）泣涕如雨〇（古樂府）孤兒淚下如雨

此婦人思夫之詞言烏啼而日將冥故機中之女視窗紗如烟僅隔此而與烏聲若對語也於是念切遠人為之罷織又自傷孤獨而至于揮淚耳疑黃雲乃城名舊注不載所出姑闕焉

烏棲曲（樂錄）烏棲曲者[illegible]二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啣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越絕書）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〇（陸）廣微吳

地記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〇（寰）宇記諸暨有東施家西施家施其姓也（越）絕書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梁）任昉述異記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〇（梁）元帝纂要吳歌曰歈（樂錄）清商曲有子夜吳歌〇（史）記留侯世家高帝謂戚夫人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〇（阮）籍（詩）北望青山阿〇（蕭）子顯烏棲曲芳樹歸飛聚儔匹猶有殘光半山日〇（江）總[illegible]烏棲曲[illegible]落花飛未盡蟲水銀箭莫催〇（鮑）照觀漏賦起攻階而升[illegible]訪金壺之盈闕觀瀉波之吞寫仰驚前之發殺〇（謝）靈運（詩）皎皎明秋月〇（左）思蜀都賦貝錦斐成濯色江波〇（詩）東方明矣〇（陸）機詩清酒漿炙奈樂何

此因明皇與貴妃為長夜飲故借吳宮事以諷之言臺上烏棲而酣飲方始時歌舞未終山西尚有

餘照及漏水浸多則見秋月沉江矣東方漸高奈
此歡樂何我按李杜樂府皆有所托意而發非若
今人無病而強呻吟者但子美直賦時事太白則
援古以諷今讀者鮮識其旨若謂此詩無關世主
而追刺吳王何異痴人說夢邪

長相思（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燈不明思（去聲）欲絶卷帷望月空長嘆（平聲）美人如花
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波瀾天長路

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古詩）上言長相
思○（崔豹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
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吳均詩）絡
緯井邊啼○（戴延之西征記）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
博山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楚辭）微霜降而下戒
○（詩）風雨凄凄○（沈約詩）孤燈曖不明○（陳後主詩）
兩見同望月○（曹植美女篇）中夜起長嘆○（枚叔樂
府）美人在雲端○（宋玉神女賦）美貌橫生曄乎如花
○（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王儉文集）
扈蹻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注）青冥雲也○（何
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陸機詩）反覆似波瀾○（老
子）天長而地久○（古詩）路遠莫致之○（蔡琰詩）魂神
忽飛逝（江淹別賦）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韓
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
於夢中往但至半途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蔡琰胡笳）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古歌）大
憂摧人肺肝心（歐陽建詩）痛哭摧心肝

此太白被放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不敢明指天子
故以京都言之意謂所思在此而當秋蟲鳴蟀微
霜凄厲之夕孤燈耿耿愁可知矣於是望月長嗟
而想美人之所在杳然若雲表而不可至也以此
天路遼遠即魂夢猶難彷彿安能期其會面乎是
以相思益深五內為之摧裂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
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王漢武空相待

（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列子）渤海
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帝恐流于西極使巨鼇十五
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
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
之播遷者巨億計○（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
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淮南
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陶
潛詩）柯葉自摧折○（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
（江淹別賦）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張衡思
玄賦）聘王母於銀臺（注）銀臺王母所居○（史記封禪
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
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
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
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至秦始皇并天下乃使人賫童
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

免之焉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是時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莫能得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列子]以夢中所爲者實

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史記秦始皇紀]太子胡亥襲位葬始皇驪山○[漢書武帝紀]後元二年葬茂陵[注]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陳琳豫州檄]妻孥受灰滅之咎○[漢書劉向傳]成帝即位營起昌陵向上疏諫曰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樗梓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魏文帝典論]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張載七哀詩]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荀悅漢紀論]武帝窮兵極武百姓空竭○[史記封禪書]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乃上去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此譏明皇喜方士之無益也言我登高望海求所謂六鼇負山扶桑拂日者絕不可覩且以銀臺金闕爲有之乎何秦王漢武之虛慕也彼精衛雖費木石填海黿鼉非可憑藉爲梁而謂三山可至邪觀二主之陵墓俱已灰燼爲牧孺盜賊所侵犯而其精靈不能保護之則仙之無益明矣後之人主宜監此今乃窮兵黷武一遵其迹飛龍安可乘哉

北風行 樂府時景二十五 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

[楚辭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注]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淮南子]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江淹詩]光耀世所希○[史記]日者傳日月照之則行○[詩]北風其涼○[莊子]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山海經]燕山多嬰石燕水出焉○[韓詩外傳]雪花六出○[庾信枯樹賦]片片真花○[山海經]西有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史記五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音丙)**靫**(音倩)**。中有二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

[周禮]東北曰幽州[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屬河北道○[王微詩]思婦臨高臺○[蘇武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鮑照詩]停歌不能和○[沈靜妻沈氏詩]雙蛾提初月○[戰國策]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詩]行人彭彭○[陸機從軍行]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又苦寒行]劇哉行役人慊慊常

苦寒○〔梁簡文帝詩〕猶是別時許○〔史記黥布傳〕隨何曰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本集注〕韝韍箭箙也○〔國語〕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李善文選注〕白羽箭名○〔張協詩〕蜘蛛網四屋○〔阮籍詩〕朱宮生塵埃

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鮑照詩〕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韓非子〕死者始而灰已而土○〔後漢朱浮與彭寵書〕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詩〕北風其凉雨雪其雱

此因塞外苦寒故爲戍婦之詞以諷上也言寒門幽冥藉燭龍之光以開且彼日月何不照此惟使北風號怒從天而來乎是覆載之偏也以此寒苦

之地而當嚴冬之時雪片如席人誰堪此是以征戍之婦爲之停歌笑凋形容以念其夫既憂其寒又疑其死而焚其所備之箭正以物在人亡情不能堪耳然夫之生死未可知則又不能無念故言黃河雖洶湧尚可捧土而塞北風雨雪恨不能裁去之以解征人之患也

遠別離〔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謝朓詩〕何爲遠別離○〔劉向列女傳〕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班婕妤自悼賦〕美皇英之女虞○〔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爲湘夫人〔又〕曰是常遊于瀟湘之淵〔地志〕黃陵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瀕有舜帝二妃之碑○〔古樂府〕海水知天寒

日。慘慘兮雲冥。〔平聲〕冥。猩猩啼。烟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呼卩切〕怒。〔上聲〕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王粲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

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阯封谿似猨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左傳〕豕人立而啼〔注〕啼呼也○〔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潘岳寡婦賦〕仰皇穹兮歎息〔注〕天也○〔楚辭〕竭忠誠以事君○〔左傳〕震電馮怒〔杜預注〕馮盛也○〔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東方朔答客難〕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

與父相見也（史記管仲傳）公子糾死我幽囚受辱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注）野死謂征有苗于蒼梧之野〇（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郭璞注）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舂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簫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槩相似茲其爲九疑乎〇（史記）太史公曰吾聞舜目蓋重瞳子〇（孔融詩）孤墳在西北

帝子泣〇兮綠雲間〇隨風波兮去無還〇慟哭兮遠望〇見蒼梧之〇深山〇蒼梧山崩湘水絕〇竹上之淚乃可滅〇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齊賢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〇（鮑照詩）垂緑綠雲中〇（楚辭）順風波而流從〇（梁任昉述異記）舜南巡而葬于蒼梧之野堯之二女追之不及相與慟哭〇（楚辭）荒忽兮遠望〇（漢書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〇（左傳）山崩川竭〇（後漢書地理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〇（博物志）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按玄宗以祿山之亂傳位肅宗而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宦者李輔國暴貴欲立功以固其寵乃妄言于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將不利于陛下於是徙上皇于西內怏怏不愉而崩時太白長流夜郎自謂先帝舊臣不勝感憤乃以皇英自比竹書托興而作是詩意謂我之放逐而與君別也其猶古之二女乎竄身洞庭瀟湘之間孰不以此別爲悲者又況朝廷紊亂忠逆無分日慘雲冥者君不明而蔽於邪也猩啼鬼嘯者讒口喧囂害忠直也縱使我進言未必有補且恐君不鑒我之忠誠徒觸邪臣之怒耳此謂玄宗之時楊李用事忠臣杜口以造祿山之亂也亂旣成矣雖使堯舜當之亦將禪禹玄宗詎不傳位耶旣傳位而稱上皇則孤立無助是龍降爲魚肅宗不能自操其權而委之輔國是鼠反變虎於是卒幽上皇於西內而崩故曰堯幽囚舜野死蓋以今揣古而知竹書之事不誣稱或言者疑之也上皇旣崩白又想其陵墓

故言九疑相似舜之孤墳在其間何所憑藉乎蓋憂園陵失守也已又向雲而泣隨波而迷望山而慟必山崩水竭而淚始消痛恨之意何如哉按上皇崩于上元元年白自夜郎放還與賈至同泛洞庭故此詩爲二妃思舜之詞豈因其地而托興與曰我曰余皆設爲妃言非白自謂也不然安能免于毀謗耶二妃追舜不及而死江湘間則本有別離意非白創爲議論也舊注曲爲其說而卒不能解者正以此詩首尾稱湘君中間叙事參錯耳殊不知太白特欲加時事于古人令讀者不可曉若曰堯舜不聽二妃之言弃之江濱而任邪臣以致亂遂禪位于禹身處囚辱二妃思之不已焉如此疏解則脉絡貫通矣蓋言二妃者太白也堯舜者玄宗也禹者肅宗也風人善刺固其體也予謂是詩直而不訐亂而詎整其孤忠憤激之意堪與離騷並

傳于鱗選不及此豈未窺其奧歟

白頭吟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艸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〇〔馬縞中華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詩〕鴛鴦在梁〔毛萇注〕止則相偶飛則成雙〔古樂府〕食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桉雄巢漢宮樹言相如被召入宮雌弄秦草芳謂文君隨至京師也此正言其相係不可作分散解〇〔三輔黃圖〕漢元鳳五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〇〔史記張耳傳〕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〇〔潘岳射雉賦〕鶯綺翼而頳翅〇〔沈約詩〕願在雲間長比翼

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漢武故事〕帝問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宮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〇〔漢書五行志〕趙皇后姊妹嬌妬〇〔又外戚傳〕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〇〔蕭統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唐書后妃傳〕玄宗皇后王氏久無子而武妃梢有寵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由是久乃廢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瘞賢曰王諲之賦與相如事絕類太白可謂善於引喻矣

相如作賦得

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

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晉傳玄苦相篇〕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後漢竇玄妻別夫書〕衣不厭新人不厭故〇〔史記淮南王傳〕當今諸侯無異心〔傳玄詩〕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〇〔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〇〔樂府子夜歌〕不見東流水何時復西歸〔何遜詩〕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〇〔孔紹安詠落葉詩〕翻飛未肯下猶言惜故林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

而來強縈抱兩艸猶一心人心不如艸〔古絕句〕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〇〔傳玄詩〕落葉隨風摧〇〔子夜歌〕傾倒無所惜〇〔古詩〕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〇〔嵇康琴賦〕澹乎洋洋縈抱山丘〔毛萇詩傳〕縈旋也〇〔楚辭〕

不隊〇〔蕭子顯詩〕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

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

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秪今惟見青陵臺〔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唐書地理志〕秦州天水郡丹州丹陽郡俱上貢龍鬚席〔崔豹古今注〕孫興公問世稱黃帝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曰無也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爲席號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〇〔江淹詩〕玉臺生網絲〇〔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〇〔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後漢書何進傳〕何苗謂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〇〔王僧孺詩〕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〇〔鮑照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〇〔長門賦〕交得意而相親〇〔九國志〕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

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
遂自縊死〔一統志〕青陵臺在開封府封丘縣界

按明皇廢皇后王氏此托文君之辭爲皇后發也首以鴛鴦喻夫婦言其自蜀而來長安形影相依義不忍別及得長門買賦之金遂有聘妾之舉得金易妻人情乎文君不容無言矣况君恩如流水之不還弃婦若落花之去樹疇復戀舊耶我想兎絲女蘿偶相值而成同心遂合而不解今以結髮之義中道相離是人不如草也君雖弃妾妾安敢忘君故雖捲席以絶侍寢之念猶願留枕以期夢

遊之歡其情至此愈可憫矣然君終不我顧乃復以覆水起興曰覆水不可再收弃妾不可復返我其以古人自慰乎求得意而不相負者則惟青陵之臺在也盖韓凴與妻俱以義死可謂不負生平今君雖相負我當以凴妻自處可也其後皇后果以憂死

按此篇全咏相如文君事若與皇后無涉然其托興深遠非泛然之辭姑從舊說但予見以長門翠帳相關此特斷章取義耳非全篇意也獨粹可之解所爲近之因錄于後○士贇曰王皇后乃玄宗爲臨淄王時所聘龍髯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瑤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若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

將進酒〔樂府〕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水經〕〔注〕崑崙墟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東南流黃水入中國爲黃河○〔劉向說苑〕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宋超詩〕奔流起砌苦○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宋子侯詩〕婦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左思白髮賦〕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莫個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覺明鏡惕然見惡○〔古樂府〕青絲繫馬尾〔王融詩〕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列子〕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爲戚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吾欲盡一生之歡不遑憂聲名之醜也

○〔曹植樂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晉書隱逸傳〕孫登曰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史記〕貨殖傳范蠡之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太白上裴長史書〕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王褒詩〕不惜黃金散盡惟餘白日蹉跎○〔楊惲書〕烹羊炮羔斗酒自勞〔曹植詩〕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古詩〕爲樂當及時○〔晉書劉伶傳〕一飲一石○〔鄭玄別傳〕袁紹餞玄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

怠○本集注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有詩云岑
生多新語性亦嗜醉酎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
元丹丘太白有元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潁陽
○嵇康絕交書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禮
記孔子閒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詩鐘鼓
樂之○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古詩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謝朓詩寂寞市朝變○晉書張翰傳翰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
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
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曹
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
詩善戲謔兮○詩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本集注五
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其義出隋丹元
子步天歌曰五个吐花王良星注王良五星其四星

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故
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宿也○史
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劉敬傳論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西京雜
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鷫鸘裘
就陽昌貰酒為歡○古詩不如飲美酒○漢書東方朔
傳銷憂者莫若酒○曹植
詩弦歌蕩思誰與銷愁

此懷才不遇托于酒以自放也首以河流起興言
以河之發源崑崙尚入海不返以人之年貌倏然
而改非若河之迴也而可不飲乎難得者時易收
者金又可惜費乎我友當悟此而進酒矣我試為
君歌之夫我所謂行樂者非欲羅鐘鼓列玉饌以
稱快也但願醉以適志耳觀古聖賢皆已寂寞惟
飲者之名獨存若陳王之宴平樂非遊于酒人乎
何千秋之名皎皎也酒既不可廢則不當計有無
雖以裘馬易之可也不然何以銷此窮愁我曠達
如此而以銷愁終之自有不得已之情在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
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
顧野王玉篇噫痛傷聲也○戰國策藉人以此得無
危乎○劉向說苑枚乘諫吳王書曰必若所欲為危

如累卵難於上天○莊子絕雲氣負青天○楊雄蜀
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
人民椎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
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蠶叢之子有柏灌柏灌之
後有魚鳧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
杜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
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
守冰穿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左思蜀都賦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
○關尹子江湖點然遊魚茫然○史記蘇秦傳秦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秦本紀惠王九年司馬錯伐蜀
滅之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輿地廣記昔秦伐蜀不
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
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
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曹植詩千里無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
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

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
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本集注】太白山在洋州眞符縣
山面隷鳳翔府山背屬眞符○【南中志】交趾郡治龍
編自典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祖歌羽翼已就橫
絕四海○【圖經】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
峨眉○【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
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
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爲石○
○【荆軻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梁州圖經】棧道連
空極天下之至險○【春秋命曆序】皇伯登出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于峻坂陽
烏回翼乎高標【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
主山崒然高峙萬象在前○【陸機詩】凝水結衝波○
【司馬相如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庾肩吾詩】
迴川入帳殿○【虞羲詩】君去無消息唯見黃鶴飛○
【揚雄校獵賦】鳥不及飛獸不得過○【爾雅】猱猿善援

【郭璞注】便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
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平聲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
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
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
此凋朱顏【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烟霧霧雪其嶺上乃入蜀之路【輿地廣記】青泥嶺
在河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
者多逢泥淖○【孫綽遊天台山賦】跨穹隆於九折【注】
言其道險曲折有九也○【徐悱詩】矜帶盡巖巒○【說文】
巒小山而高○【楚辭】遂倏忽而捫天【注】捫摸也○甘
氏星【經】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以下【河圖括地象】
岷山之地上有井絡○【宋玉高唐賦】惏悷憯悽脅息【注】
增欷【善注】脅息縮氣也○【漢書嚴延年傳】豪強脅息【注】
脅斂也屏氣而息○【列子】齊子撫膺而恨○【曹植詩】

中夜起長嘆○【漢書】終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
○【沅滄詩】遊子何時還○【莊子】夫畏塗者十殺一人
則父子兄弟相戒也【注】司馬云畏塗阻險道可畏懼
者也○【晉賈新語】舜循黃金于巉岩之山○【宋玉高堂
賦】登巉岩而下望【廣雅】巉巖高也○【劉孝綽詩】高枝
不可攀○【陳何胥詩】古木上參天○【樂府】雉子班雄
來飛從雌視○【孫綽遊天台賦】朱闕玲瓏于林間○
【師曠禽經】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李膺蜀志】望帝
稱王于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望
帝立以爲相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于鼈靈號
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
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江
淹詩】悵此書兮望空山○
【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
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音灰砯普氷切崖轉石萬壑
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謝靈運詩】連峯

巑千仞○【杜詩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李巨仁釣竿篇】定檝下飛
湍○【孔靈符會稽記】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
冬夏不竭○【木華海賦】磊匒匌而相豗【注】豗擊也○
【郭璞江賦】砯岩鼓作【注】砯水擊岩之聲○【于杯賦】礧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世說】顧愷之曰千
岩競秀萬壑爭流○【樂府巫山高】遠
道之人心思歸○【詩】胡爲乎泥中劍閣崢嶸而崔
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
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
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
嗟【酈道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
閣相通故謂之劍閣○【楚辭】下峥嶸而無地【注】峥
嶸高貌○【詩】陟彼崔嵬【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左
思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載劍閣銘】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刻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百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史記)韓安國傳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江表傳)幾令狐貍化爲豺虎○(司馬遷報任安書)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楊雄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史記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死人如亂麻○(圖經)成都郡名錦城○(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照詩)弦絶空咨嗟

按天寶十五載祿山陷潼關玄宗懼用楊國忠計幸蜀太白聞而憂之故作是詩首稱蜀道之難非天子所宜幸次述中途之險爲已所深憂末言蜀中險惡非王者所宜居蓋欲乘輿速返耳言危哉

此蜀道也非所謂難於上天者乎自蠶叢等開國以來歷年多矣未嘗與秦塞通獨太白之西有鳥道可以橫絶而度峨眉之表於是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山崩壓力士死而棧道竟以此通然上有礙日之高山下有逆折之湍險以猿鶴之狡捷尚不能踰況行者經青泥之九折捫星而度其勞悴之狀可想矣今君西遊當以何時返國乎我恐巉巖難越民人又希所見者悲鳥所聞者怨鳥天子疇能堪此哉故我一聞是舉顏色爲之凋謝也夫山行則有連峰林木之阻水行則有飛湍奔逕之患彼遠道之人孰肯相臨而來耶則從行者又寡矣天子所以欲幸蜀者爲可以避兵也今屈劍閣之中親臣既寡倘一夫作難外不能救所守之人皆豺狼也不惟民俗暴悍即猛虎長蛇亦是可虞天子居此安乎我以爲錦城雖樂不如疾還舊都耳每念及此未嘗不側身西望而興歎也是篇三稱蜀道之難慨歎彌切雖三閭繫心懷王亦不過此青蓮可不爲忠乎然世稱老杜一飯不忘君而

不及李者正以其詩托興高遠非俗輩所能窺今余闡其興旨不惟辭義粲然即孤忠憤激之意庶可暴揚天地間矣今逝者有知亦千秋一快哉

梁甫吟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左思詩)長嘯激清風○(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九域志)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鄒州獨樂山作梁甫吟○(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

尋常人。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注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史記游俠傳呂尚困於棘津又漢書地理志太公呂尚困于棘津城在聊邪汤出○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俱歸立爲師○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樂府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易君子以經綸○蕭士贇曰或問曰三千六百釣何謂也子臆曰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十釣于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庾信詩眷然唯此別風期幸共存○易大人虎變○禮記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艸中長揖山東隆準

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史記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爲廣野君又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酈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謁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問所以取天下者○史記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史記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注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文穎曰準鼻也索隱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也吳邁遠詩正爲隆準公杖劍入紫微○劉孝標廣絕交論縱碧鷄之雄辨○左傳郤至見楚子免冑而趨風注疾如風○史記酈生傳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又淮陰侯傳蒯通曰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又酈生傳酈生曰兩雄不並立楚漢久相持不決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漢書敘傳古注落魄與落拓同失業無次也○李康運命論張良受黃老之符以遊羣雄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頻兵切訇音薨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

後漢光武紀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弃土壤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史記蘇秦傳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使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楚辭左雷公而爲衛○顧凱之雷電賦砰訇輪轉○抱朴子雷天之鼓也○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爲之嘻嘘注嘻嘘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左傳李梁曰務其三時修其五教○潘岳籍田賦展三時之弘務注昭曰三時春夏秋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注風雨如晦○楚辭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注閽謂主以昏閉門之隸也閶闔天門也○說文閶天門門扇楚人名門曰閶闔○宋玉招魂虎豹九關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楚辭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猰音結貐音餘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艸莖手接飛猱搏彫虎

側足焦原未言苦(楚辭)白日出之悠悠○(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山海經)少咸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貐(注)猰貐獸中最大者長四百尺善走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揚雄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詩)吁嗟乎騶虞(注)毛萇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曹植詩)仰手接飛猱○(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曹植詩)側足無行徑○(尸子)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一統志)焦原山在青州府莒州南四十里(張衡思玄賦)顧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跕焦原而跟止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希該切)爾爲徒勞(中庸)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輕于鴻毛○(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三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亦挈領而死(諸葛亮梁甫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史記游俠傳)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漢書車千秋傳)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又王莽傳)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說文)咍嗤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後漢書)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梁簡文帝詩)非關置雁肉徒勞皇甫規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嵲(宜吉切)屼(宜隔切)當安之(魏伯陽參同契)嗷嗷聲正悲兮如嬰兒之慕母(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晉書張華傳)初

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共尋天文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華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復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沒者懼而反於是失劍華歎曰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後漢書論)中興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羊祜讓開府表)有隱才於屠釣之間(沈約恩倖傳論)屠釣卑事也太公起爲周師○(易)利見大人○(本集蕭士贇注)嵲屼不安貌(書)邦之杌隉(易)困于臲卼其義則一○(左傳)晉公子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此傷不遇時賦以見志也言我長嘯而爲此吟者

以良時難値也彼太公之隱屠釣酈生之湎酒徒當時人莫之識及一遇賢君皆得奮其智勇我豈不能效狂客所爲耶欲見明主而患其威靈不測且有投壺之嬖妾在傍能爲電光風雨是以遏賢路而不通強欲求見則爲閽者所怒此蓋指楊妃力士也因言君雖不鑒我之忠誠然我不能無杞人之憂者正以忠逆無分也彼邪臣之肆虐如猰貐之啖人賢者之愛才如騶虞之惜艸君苟能擇用之則我當剪除奸暴不避險難如接飛猱搏彫

虎履焦原而不辭矣如其君之不用耶則姑韜藏其智爲愚中之豪耳世人見我行藏落落遂眞以爲愚因忽之如鴻毛而謀陷之以二桃而殺三士計亦巧矣然獨不念朝無賢人將何以爲國徒爲亞夫所咲耳於是吟成而聲益悽楚則又自慰曰龍劍尚有合君臣豈無遇覩太公起屠釣而樹勛則我當安于困厄可也

唐詩解卷之十三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潘元達叔兼父參定
周紹節希允父
張方彥元俊父　同校

七言古詩三

李白下

灞陵行送別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艸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連緜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關中記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霸水出藍田谷北入渭有四出道以寫水漢書地理志杜名滋水秦穆公改名爲霸以章巳之霸功〇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〇梁簡文帝詩古樹無枝葉〇吳均吳城賦古樹荒烟幾百千年〇蘇武詩俛仰內傷心〇江淹別賦春艸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〇鮑照詩驅馬停路岐〇王粲詩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〇王粲羽獵賦遵古道以游豫〇王粲詩西京亂無象按光武都雒以長安爲西京〇江淹詩日落長洲渚曾陰萬里生〇楚辭浮雲之相羊〇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〇師曠禽經倉鶊黧黃黃鳥也注今謂之黃鸝是也〇蔡琰詩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此因離別所經賦其地以興慨也水流樹古春艸
傷心昔人亦嘗登此道而興懷矣今與我友分別
而覩蕭蕪之景已足斷腸況又聞啼鳥之音乎稱
西京者明戀闕也舉黃鸝者感求友也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
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
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
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

應西北流（楚辭）朝搴阰之木蘭（蜀都賦）木蘭梫桂（注）木蘭大樹葉似長生冬夏榮（楚辭）蘭枻兮
桂舟。（山海經）崑崙之丘有木焉名曰沙棠可以禦
水（注）沙棠為木不可得沉銘曰安得沙棠刻以為舟
泛彼滄海以遨以遊洞冥記虬泉池中有追雲舟侍
仙舟或以沙棠為枻檝或以木蘭文梠為櫓棹梁元
帝（樂府）沙棠作舡桂為檝。（梁州記）咸寧中盜發張
駿冢得白玉笛紫玉簫。（沈約詩）金琯玉柱響洞房
。（晉書畢卓傳）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舡四時
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舡中
便足了一生矣。（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赤烏赤
烏之人獻酒千斛于天子。（陳琳詩）遨遊泛飄流。（陶
潛歸去來辭）曷不委心任去留。（列仙傳）子安死人
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鳴呼子安子安云
又詳見七言律崔顥詩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
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
。（史記屈原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嫺於辭令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
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稱
文小而其指極大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
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
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漢書藝文志）不歌
而誦謂之賦。（揚雄答劉歆書）張伯松不好雄賦之
文然亦有以奇之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後漢
后紀）勒動金石懸之日月。（史記楚世家）楚靈王作
章華臺（禮記）范金合土以為臺榭（爾雅）闍謂之臺有
木者謂之榭。（曹植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後漢桓譚傳）欲撫太山而蕩北海（爾雅）泰山為東岳
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
。（詩）謔浪笑傲。（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為
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
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
。（史記商君傳）功名藏於府庫。（書）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山海經注）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

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為漢水即漢江也

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樂也言泛珍異之舟
奏金玉之管多貯美酒載妓適情隨波去留意無
所着彼仙之乘鶴猶有所待人與鷗狎乃為無心
時蓋不減忘機之客矣因想屈平盡忠於君作離
騷以諷諫其文堪與日月爭光然而主危國削無
補於楚我又何必眷眷於朝廷乎惟以詩酒自娛
耳今興酣之際落筆足以搖五岳笑傲可以凌滄
洲是與屈原並馳矣亦何藉於功名富貴而使之

長在耶漢水西流必無之理也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

青縈烟裊娜寧堵切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

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

萬戶皆春聲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班婕好自悼賦中庭萋兮綠草生○史記封

禪書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漢書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松柏在冬夏常青青○古今合璧柳樹高二三丈許裊娜枝條○南史張緒

傳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張衡西京賦雕楹玉碣○魏收詩璧潤上雕楹○曹植詩好鳥鳴高枝○何承天詩晨猿相和鳴○張駿詩鳩鵲與鶯黃間關相和鳴○樂府前溪歌春風恵即情○梁簡文帝詩春風復有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史記武帝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是

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

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石 當作若

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詩王在在鎬○詩鎬京辟廱○董仲舒雨雹對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 沈約宋書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玉清隱書金霄欝紫清○唐書儀衛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皆帶刀捉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潘岳籍田賦天子御玉輦○王子年拾遺記穆

天子御黃金璧玉之輦○通典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以雕玉為之○唐書高宗紀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相鶴經鶴陽鳥也軒前垂後則善鮮飽照有舞鶴賦○班固西都賦後宮則有茝若椒風披香發越注皆殿名○梁孝元帝詩新鶯隱葉囀○三輔黃圖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史記樂書舜以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日之數○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皇鳴○王融詩參差聞鳳笙

此太白供奉翰林時作言風氣始和渚間之艸先綠柳色繼之而青其條下垂或拂宮城或懸殿柱則有新鶯集其上而聲隨風轉徧乎宮中時天子方若周王之在鎬祥雲護之於是整隊仗駕玉輦

出宮而遊已聽新鶯之轉我願其聲入于簫部足以當虞庭之儀鳳矣

扶風豪士歌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高帝二年更為中地郡武帝太初元年為右扶風今陝西西安府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

血白骨相撐音棖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

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

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 唐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樂府胡沙驚馬足揚泉物理論風怒則飛沙揚礫○天津見上卷劉廷之詩

註○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陳琳詩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漢武帝五子贊秦始皇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陸廣微吳地記吳國東亘滄溟西連荊㔸南係越表北臨大江○司馬相如長門賦浮雲鬱而四塞○爾雅一達謂之道路張正見詩方知道路賒○詩日居月諸出自東方○莊子日出於東方入於西極○孟子城門之軌○魏文帝詩梧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金井見上長相思注○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吹

呂氏春秋幣帛以禮豪士注林倍百人曰豪○蜀志諸葛亮傳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鮑照詩提君手執盃酒意氣相傾死何言○王褒關雞詩蹀躞始橫行意氣欲相傾○江總詩山言應可轉移洞冥記支提國人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詩遐不作人○辛延年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漢書陳遵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劉孝勝詩雜和委雕盤○何遜詩玉盤傳綺食○梁元帝纂要吳歌曰歈○曹植妾薄相行齊謳楚舞紛紛○王融詩香風流梵琯

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

賈誼過秦論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公子皆尊賢而重士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之屬爲之謀○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史記酈生言六國從橫時按六國謂楚趙韓魏燕齊也○史記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招致天下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至食客三千人○漢書谷永傳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楚辭撫長劍兮玉珥○江淹詩撫劍一揚眉○列子離朱子羽方畫拭眥揚眉而望之○本集蕭士贇注清水喻目白石喻齒○楚辭姣光眇視目曾波○五臣注美人目若水波○詩其實離離○後漢書班超傳脫帽徒跣○史記留侯世家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良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後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乃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按豪士無姓氏可考疑扶風人而就居於吳者太白避祿山之亂嘗舍其家故作此歌贈之言洛陽爲賊所踞屠戮之慘極矣我因避難東奔道路修遠當啼鴉開曙之時始至吳國則見民俗寧靜花柳滿城於是就豪士而取醉焉因言其人乃天下之奇士祗意氣相許不附權貴其豪飲則有陳遵之風而飲饌歌舞待客者又極豐美真不減孟嘗

輩矣吾想四君心事豪士所知其客雖多誰當報
恩者今我撫劒以揚其狀貌脫帽以露其狂態飲
酒而贈以長歌諒豪士必能察吾之行藏者倘張
良未隨赤松動業猶未可料此心唯橋邊黃石知
之耳若得展其抱負則所以報豪士之恩者未必
非我也張良自謂黃石指豪士也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

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
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
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
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楚王
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
江南通笑而不應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
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變名
易姓游諸名山俗傳以為仙云○[後漢禮儀志]民年
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
尺端以鳩鳥為飾○[一統志]黃鶴樓在武昌府西南
隅黃鶴磯上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詳見七言
律○五岳見江上吟注

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
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
香爐瀑布遙相望平聲迴厓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
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一統志]廬山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世傳周武王時匡俗
兄弟七人結廬隱居于此故名其山疊嶂九層崇岩
萬仞周五百餘里按廬山上直南斗分野○[一統志]
屏風疊在廬山自五老峰而下九疊如屏○[江淹詩]
雲錦被沙汭○[太上決疑經]銀宮金闕列仙所居[述
異記]廬山西南有石門山狀若雙闕○二峯即香爐
雙劒也○[廣志]天河曰銀河○[述異記]廬山有三石
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咸康中吳猛登山因過此梁
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廬山記]南
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劒峰在瀑布之
旁水源在山頂或曰西為康王谷之水簾東為開元
瀑院之瀑布○[古詩]兩宮遙相望○○[任昉詩]香嶂易
成響○[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張協詩]朝霞迎
白日[謝朓詩]輕霞冠秋日○[馬援武溪深曲]鳥飛不度獸不能臨

登高壯觀天地間
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

山好去聲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
公行處蒼苔沒[阮籍詩]登高望九州[廬山謠詩]登高眺
觀[西都賦]盛娛遊之壯觀○[古詩]人生天地間○[謝
朓詩]大江流日夜○[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
[高士傳]孝然奇士少避白波○[江賦]流九派乎潯陽
[水經]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益州潛行地底數里
至楚都遂廣十里至潯陽分注九道故曰九江○[雪
賦]雪山峙于西域○[詩]我歌且謠[列子]西王母為王
謠[注]徒歌曰謠○[張僧鑒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
石懸厓明淨照人見形○謝公謝靈運也入彭蠡湖
口詩曰攀厓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謝朓詩]蒼苔依砌上

早服還丹
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裡手把芙
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魏伯陽參

同契〕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又〕金來歸性初乃得
稱還丹○〔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達世情○
黃庭內景經〔三疊琴心化胎仙○〔王融詩〕巫山彩雲
合○古今注〔芙蓉荷花○〔魏書釋老志〕道家之源出
于老子先天地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
在紫微爲飛仙之主○〔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
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又曰〕
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

此咏廬山之勝而相約遊仙也言我本狂士好遊
名山今廬阜峭峻多奇峰巒非一憑凌星河掩映
雲日登之則天地之大江流之分靡不在目豈非
登高之壯觀乎故我好爲此謠而興不淺然昔人
所遊已成陳跡矣其惟長生以度世耳今我真丹

已就親見玉京之仙先與汗漫有期而約盧敖以
俱往彼侍御果能從我乎稱盧敖者因其姓也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
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爲客憂思多。(去聲)對酒遂作
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咏。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
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江淹詩〕黃雲蔽千里○〔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
○〔木華海賦〕波如連山○〔束據詩〕僕夫罷遠涉〔成公
綏詩〕遠涉許潁路○〔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築東苑
方三百餘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
十餘里〔注〕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魏武帝
詩〕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又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
宮築兔園中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阮籍詩〕徘徊
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漢書
地理志〕河南開封縣有蓬池〔唐書地理志〕蓬池在汴
州開封府天寶六載更名福源池禁漁採〔嵩岳詩〕
洪流何浩蕩○〔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
然○〔古詩〕路遠莫致之○〔詩〕誰將西歸人。生。達。命。豈。
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
疑清秋。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
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莊子〕達命之情○〔易〕樂天知命故不憂○〔古詩〕
不如飲美酒○〔列子〕登高樓臨大路○〔梁武帝河中
之水歌〕平頭奴子擎履箱○〔孔叢小爾雅〕大扇謂之
翣○〔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古詩〕委
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司馬相如上林賦〕樗棗楊

梅〔注〕張揖曰楊梅其味酸出江南○〔北史崔浩傳〕浩
常私論人物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
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
也○〔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
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
首陽山○〔漢書馬宮傳〕師丹薦宮行能高潔昔。人。豪。
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
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
影歌聲散淥池。空餘汴水東流海。〔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又〕周
本紀〕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耕種○〔一統志〕信陵君墓
在開封府城東南○〔庾信詩〕日晚荒城上○〔禮記〕舜
葬蒼梧之野○〔歸藏啟筮〕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阮籍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漢書〕枚乘字
叔從孝王游梁○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以病去
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

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徐君蒨詩〕歌聲臨樹出舞影入江流〔梁元帝詩〕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中○〔瀟湘詩〕綠池泛淡淡○〔一統志〕汴河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古詩〕沉吟聊躑躅○〔古詩〕淚下霑裳衣

〔楚辭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注〕菎竹名篺箸也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篺以菎蔽作箸象牙爲棊也曹偶也遒亦迫也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爲牟五白篺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謝朓詩〕馳輝不可接○〔詩〕我歌且謠○〔晉書謝安傳〕謝安字安石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按天寶三載白供奉翰林爲楊妃所毀賜金放還此初去京師遊梁而作也言我身隨雲逝涉歷波濤既至平臺而客思方結此歌所以作也因憶阮公昔嘗羈此而有蓬池之示我亦阻洪波而不得西歸途窮甚矣然未足爲違命者之累且當適情於酒也況僮馴循習揺扇生涼鹽梅豐甘佐觴特妙酣暢足樂矣稽首陽之高潔爲我彼皆人於此稱豪貴盛宮闕者非魏之信陵漢之梁王乎今古墓犂爲田矣賓客消亡歌舞散而無餘矣所覩者雲月所存者汴水眡不令人泣下乎亦惟痛飲以消之耳於是與同遊者博戲賭酒以娛西馳之日而日我之歌謠也託意甚遠方如謝公之臥東山起濟蒼生未晚也觀此則知太白非終于酒者易曰天地蔽賢人隱青蓮之狂時昏使之也不然何以拔子儀於縲絏哉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統志〕天姥峯在浙江天台縣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其峰孤峭下臨嵊縣仰望如在天表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明補切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吳錄地理志〕剡縣有天姥岑○〔梁元帝詩〕并游連天合不開○五岳見上注○〔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十道四蕃志〕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楚辭天問〕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列子〕地不滿東南○〔述異記〕越州鏡

湖世傳軒轅鑄鏡湖邊因得名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

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

石忽已暝去聲熊咆音袍龍吟殷音隱巖泉慄深林兮驚層

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謝靈運詩瞑投剡中宿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剡縣○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謝靈運詩噭噭夜猿啼○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着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又曰天雞弄和風○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鮑照詩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楚辭虎豹鬬兮熊羆咆○張衡歸田賦龍吟

方澤○詩殷其靁○梁蕭鈞詩巖泉咽不流○楚辭菉薄深林兮人上慄○謝靈運詩築觀基曾巔○張衡東京賦淥水澹澹○謝朓詩生烟紛漠漠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

扉訇音轟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

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音忌以魄動恍驚起

而長嗟惟覺去聲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揚雄校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皇甫謐高士傳洞天開發妙藥爲根○本集注唐正觀中華陰雲臺觀法師隨長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蘿攀蔦至一石壁削成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隨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中有天地日月法師隨公弼入因闔門則又成

石壁矣○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又曰怨靈修之浩蕩○阮籍詩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郭璞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漢書郊祀歌靈之下兮若風馬○傅玄歌雲爲車兮風爲馬○莊子尻爲輪神爲馬○楚辭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張衡西京賦白虎鼓瑟蒼龍吹箎○楚辭旣云鸞車之幽藹○上元夫人步玄曲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列子百歲六藏悸而不凝後漢書馮異傳光武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說文悸心動也○鮑照夢還詩驚起空歎息恍惚神魂飛○潘岳詩展轉眄枕席○庾信枯樹賦紛披艸樹散亂烟霞世間行樂亦

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

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

我不得開心顏江淹別賦惟世間兮重別○漢書楊惲歌人生行樂耳○荀子孔子觀東

流之水○江淹詩遊子何時還○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孝武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帝乃驚問曰爲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劉向列仙傳揮策青崖間翰獨往湖靈運詩援蘿聆青崖○樂府善哉行經歷名山○晉書陶潛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漢書杜欽傳杜業爲太常數言得失不附權貴○又儒林傳嚴彭祖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胷

此將之天姥託言夢遊以見世事皆虛幻也瀛洲在海其說近虛天姥在越其言可信蓋此山有極天之峻超拔五岳而掩赤城之標天台雖高對此猶傾倒也此皆越人所述我欲因其言以夢遊吳越則心神固已踰鏡湖之月而飛度矣○湖月照影

以下皆述夢中所歷言既經謝公投宿之處而又深入窮岩時聞霹靂之聲丘巒若崩摧者乃洞天石扇之開也其中浩蕩無極日月所照皆仙境矣所見之人皆霓衣風馬來往猋疾鳥獸皆能鼓瑟回車而仙者又不勝其衆於是魂魄動而驚起乃歎曰此枕席間豈復有向來之烟霞哉乃知世間行樂亦如此夢耳古來萬事亦豈有在者乎皆如流水之不返矣我今別君而去未知何時可還且放白鹿于山間歸而乘之以遍訪名山安能屈身權貴使不得豁我之襟懷乎

送羽林陶將軍

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烟萬里橫戈探虎穴三杯拔劍舞龍泉莫道詞人無膽氣臨行將贈繞朝鞭

(史記酷吏傳)楊僕者宜陽人也有越反拜為樓船將軍(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狀如城壘○(家語)於旗繽紛旐與旌同(東都賦)旌旗拂天(周禮)熊虎為旗析羽為旌○(鮑照詩)揚芬紫烟上○(呂氏春秋)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史記)酈生傳酈生曰足下聚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竟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後漢班超傳)超使西域到鄯善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史記)項羽紀項莊拔劍起舞○(晉書張華傳)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二曰太阿○(揚子)詞人之賦麗以淫○(魏文帝詩)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左傳)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此美陶之驍勇而有忻慕意按本傳白喜擊劍為任俠讀此可想此篇全是律體疑龍泉下脫一聯

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

爾家何在瀟湘川青菼(音棪)白石長江邊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窗前覺(去聲)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秦雲連山海相接桂水橫烟不可涉送君此去令(平聲)人愁風帆茫茫隔河洲春潭瓊艸綠可折西寄長安明月樓

(圖經)瀟水去零陵縣三十步源出九疑山至永與湘水合湘水在零陵北十五里其源自全來永與瀟水合二水合流謂之瀟湘○(楚辭)青莎雜樹兮繁艸霍靡○(詩)白石鑿鑿○(郭璞江賦)蘭潭映被長江○(昭明太子詩)江花玉面兩相似○(謝靈運山居賦)闢東窗以矚近田(謝朓詩)高臥東窗下○(張衡詩)欲往從之隴坂長○(晉書)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古詩)越鳥巢南枝○(晉書天文志)秦雲如行人○(江淹詩)且泥桂水潮○(繁欽述行賦)茫茫河濱○(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劉繪詩)春潭無與窺秋臺誰共賞○(東方朔十洲記)方丈洲有瓊田芝艸○(李陵詩)明月照高樓相見餘光輝

此述弟襄思歸之意而又與共相憶也首爲已問之辭言爾家何在乎彼瀟湘間有青菼白石臨江

而居者是也襄因自述夢還其家而見江花之發
覺而欲往則魂隨越鳥而飛度矣思歸雖切然雲
水阻修恐難即至使我既憂其行又念其隔爾苦
還家而見潭州可折則當西寄長安以慰我登樓
望月之懷耳

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唐書地理志宋州睢陽郡有單父縣

爾從咸陽來問我何勞苦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騎土
牛滯東魯沈弟欲行凝弟留孤飛一鴈秦雲秋坐來

黃葉落四五北斗已挂西城樓絲桐感人絃亦絕滿
堂送君皆惜別卷簾見月淸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

陶潛詩爾從山中來○詩母氏勞苦○史記項羽紀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可都項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果然注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獼猴不任久著
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也○郭頒魏晉世語司馬宣
王辟周泰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鍾毓調泰曰君
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
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
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按沈疑太白兩弟
名○謝靈運雪賦睇雲鴈之孤飛○張正見詩孫無
一雁帶書飛禮記凡之齒雁行○劉孝威詩秦雲猶
變色○梁簡文帝樂府輕霜中夜下黃葉遠辭枝○
鮑令暉詩蘭開四五葉○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所
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王粲詩絲桐感人情爲我
發悲音○史記世家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
國家何爲絲桐之間也○列子鍾子期死伯牙絕絃
謝靈運詩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楚辭滿堂兮
美人○王融詩惜別在河梁○晉書王徽之居山陰
夜雪初霽月色淸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
便夜乘小舡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明日斗酒別惆悵淸路塵遙望
長安日不見長安人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爲
近臣一朝復一朝髮白心不改屈原憔悴滯江潭亭
伯流離放遐海折翮翻飛隨轉蓬聞弦虛墜下霜空
聖朝久棄青雲士他日誰憐張長上登公

晉書陸納傳納出爲吳興
太守辭桓溫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
欣然納之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

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
備杯杓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曹植詩君若淸路
塵○世說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
帝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
帝異之明日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
何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楚辭
九天之際安放安歸○太玄經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
從天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
漢書張放傳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唐書
文藝傳李白往見賀知章知章言於玄宗召見金鑾
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
翰林○阮籍詩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
常精神自損消○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後漢書崔駰字亭伯竇憲爲車騎
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憲不能容出
爲長岑長○注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詩瑣
兮尾兮流離之子○桓溫薦譙元彥表管寧之默遼

海〇[王粲詩]苟非鳴鵰孰能飛翔〇[淮南子]轉蓬轉
而爲車蓋[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〇[戰國
策]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
臨武君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
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
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曰此孽也其飛
徐而鳴悲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
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
將也[王逸]高飛欲避箭以瘡痛而墜〇[漢書江充傳]趙
王上書言充逃逋小臣激怒聖朝〇[史記伯夷傳]閭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〇[史記張釋之傳]釋之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
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此因弟入京自傷淪落也言爾從京師來問我何
自勞苦意欲使求仕我想沐猴而冠者烏足道穿

騎士牛滯此耳葢言朝士匪人也洮與凝俱來今
凝留而洮獨往如雁之孤飛况又逢此秋景是以
感及絲桐悽及坐客月色雖好終難久淹明當斗
酒而與君別也君之行切近省闈使我悵然懷清
路之塵然日可見君不可見也官闕雖遥昔嘗近
侍於此年雖往而心不移愛君徒切君終不我顧
也是以滯如屈原放如亭伯被謗之餘鶩寃未定
安能謀進乎且朝廷既弃高絜之士則我雖抱長
公之操誰復有憐之者終於湮滅無聞悲夫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統志]寧國府漢爲丹陽郡唐置宣州[又曰]寧國府北樓在府治北南齊守謝朓建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
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
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夫辭）飛欲上
青天覽日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一作後）
愁人生（一作男兒）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一作舉棹還滄
洲）〇[成公綏嘯賦]集長風乎萬里[沈約詩]秋風察兮
疏引〇[孔安國尚書傳]樂酒曰酣〇[唐書地理志]大
明宮貞觀八年置高宗改曰蓬萊宮〇[謝靈運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序]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

歡愉之極〇[南史]謝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
清麗〇[劉楨詩]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〇[曹植詩]
浩蕩思誰與銷愁〇[古詩]人生寄一世〇[後漢書]
袁閎散髮絕世〇[史記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于江
湖

此厭世多艱思栖逸也言往日不返來日多憂盍
乘此秋色登樓以相酣暢乎子校書蓬萊宮所攜
之文有建安風骨我若小謝亦清發多奇此皆飛
騰超拔者也然不得近君是以愁不能忘而以抽
刀斷水起興因言人生既不稱意便當適志扁舟
何栖栖仕宦爲也

金陵酒肆留别

風吹(一作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古詞讀曲歌)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樂府楊叛西曲)柳花經東陛○(吳錄)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曹植詩)別易會難當各盡觴○(樂府子夜歌)不見東流水何時復西歸

此太白將去金陵留別故舊也景方麗而酒復佳無論行者當飲即不行者亦當盡觴正以別意相纏如流水之無已耳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黄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胷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裴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晉諸公贊)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世說)裴令公有儁容儀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爾雅)黄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南史)范曄傳曄曰吾學問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楚辭)乘白黿兮逐文魚○(列女傳)鄭子瞀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行不顧○(司馬相如上林賦)弭節裴徊○(莊子)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晉書)王羲之傳羲之筆勢飄若浮雲(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

此言裴十四既有叔則之容儀而胷懷浩蕩足藏萬里河流使我莫能測量欲與其一顧而不可得也高抗如此人誰相知惟飄然遠去耳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唐書地理志)宣州有當塗縣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何掃。赤城霞氣蒼梧烟。峨眉見上蜀道難詩注○(列子)西極之國○(楚辭)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予至乎西極○(雲笈七籤)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莊子)南溟者天池也○(梁簡文帝詩)偏使紅花散飄揚落眼前○(史記)信陵

君傳賓客滿堂○(謝靈運詩)空翠難強名○(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霞○蒼梧見上梁園吟注

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峯崢嶸噴流泉。横石蹙水波潺湲。東厓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沙志)洞庭之水瀦爲七百里日月出入其中○瀟湘見上詩注○(書)三江既入○(子虛賦)臣聞楚有七澤(顏延之詩)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毛長詩傳)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順流而下曰沿○(謝靈運詩)水涉盡洄沿○(嵇康琴賦)洶湧騰薄奮沫揚濤○(陶潛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庾信詩)征

帆獨背開○潘岳詩幹流造風飄○戰國策楚王曰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三山見上登高丘注○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劉琨詩淚下如流泉○謝靈運詩石橫水分流○又曰石淺水潺湲楚辭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潺湲水流貌○甘泉賦蛟龍連蜷於東厓漢書息夫躬傳狂夫鳴謼於東厓○孔珪北山移文斂輕霧藏鳴湍○謝脁詩斤眠起雜樹○莊子隱几而臥○潘岳詩鳴蟬厲寒音

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綽天台山賦蔭落落之長松○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王逸曰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云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漢書梅福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元始中

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曹植求自試表終軍以妙年使越○世說周伯仁嘗道桓茂倫曰嶔崟歷落可笑人也○○青雲見上送族弟詩注○魏文帝詩衆賓飽滿歸○漢書李陵傳竹帛所載丹青所畫○十洲記聚窟洲上多真仙○史記滑稽傳東方朔曰宮殿之中可以避世全身○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拂衣五湖裏○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初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便從山口入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南史垣崇祖傳自可拍手笑殺樂府紫騮馬歌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此觀圖而有慕仙意言山之極天者非蛾眉連海者非羅浮乎令公之筆力能驅走山海則是兼二山形勝而有之瀟湘洞庭無非君圖中物也見孫舟之逝而發三山之想因少府所畫而憶南昌之仙蓋以梅福況趙也因言趙以妙年而志在青雲便當及此時而仙去必功成然後拂衣則年歲已暮徒爲武陵桃花所笑耳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三終

唐詩解卷之十四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黃體仁長卿父參定
朱長芬幼裳父
兄唐光啟嗣宗父　同校

七言古

杜甫上

飲中八仙歌（唐書李白傳）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唐書）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善談說，晚節猶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晉書山簡傳）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史記夏本紀）禹水行乘船。（越絕書）大越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本集注）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梁簡文帝箏賦）丹藜眼花之妃。○（鮑令暉詩）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唐書三宗諸子列傳）讓皇帝憲子十九人，其聞者璡。璡眉宇秀整，性謹絜，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唐史拾遺）汝陽王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說文）麴，酒母也。○（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本當作世）**賢。**（唐書宗室宰相列傳）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晉書）何曾字穎考，武帝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孟啓本事詩）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唐書崔日用傳）日用封齊國公，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孔稚珪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阮籍詩）朝爲美少年，夕暮成醜老。○（列子）景公舉觴自罰。○（晉書阮籍傳）籍任情不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庾肩吾詩）風前細塵起。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唐書蘇珦傳）子晉，雍州藍田人。晉數歲知爲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歷戶部侍郎。○（抱朴子）呼吸導引，長齋久潔。○（本集注）蘇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唐書）李白字太白，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

筆成文婉麗精妙無留思○孔安國尚書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輔黃圖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漢書欒布傳布窮困為酒家保○范傳正白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謂衣領為船妄也

張旭三盃艸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唐書張旭傳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王愔文章志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艸書為世所寶韋仲將謂之艸聖唐書李白傳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艸書為三絕○後漢書班超傳單于脫帽徒跣古樂府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陸倕劍閣銘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范曄西域傳論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史記莊周傳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高允徵士頌揮毫頌德潛爾增哀○江揔詩飛文綺縠采落紙波濤流○高彪詩抗志凌雲烟○潘岳揚荊州誄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為酒吃○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朋友交遊私情相語飲不過五六斗徑醉矣○江淹詩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陸機詩高談一何綺○劉孝標廣絕交論縱碧雞之雄辨○謝瞻詩四筵霑芳醑

此賦八人之豪飲也知章越人習于舟而不善騎故醉而墮井紀其實也謝注以為用阮王故事謬矣汝陽當入朝之際尚飲三斗其平居可知疑其見麴流涎而欲移封酒泉也適之日費萬錢以沽酒而一飲俱竭豈非豪飲耶其他若崔之貌蘇之禪李之詩張旭之艸聖焦遂之高談皆任其性真逞其才俊托于酒以自見者藉令八人而當聖世未必不為元愷之倫令皆流落不偶知章則以輔太子而見疏適之則以忤權相而被斥青蓮則以觸力士而放棄其五人亦皆厭世之濁而逃于酒故子美詠之亦有廢中權之義云

高都護驄馬行唐書高仙芝高麗人善騎射開元末夫蒙靈詧表為安西副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呼物切然來向東此馬臨陣

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唐書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治西州○漢書鄭吉傳吉威震西域遂并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注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樂府蘇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隋書西域吐谷渾有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水合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此名胡青驄本此○顏延之赭白馬賦齒筭延長聲價隆振○又曰欻聳擢以鴻驚注欻忽也法華經欻然火起○史記項羽紀項王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又廉頗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赭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櫪不可以趨注伏櫪謂伏槽櫪而秣之也○宋玉笛賦

甚猛氣兮飄疾○戰國策張儀曰魏之地勢固戰場也腕促蹄高如踣側復切鐵

鉄同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
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
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音光門道〔相馬經〕馬喉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本集注踣踣也○〔漢書西域傳〕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今西蕃交河是也其源出天山交流城下故名詳見五古○〔楚辭〕增冰峨峨〔注〕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五花見上卷李白詩注○〔天馬歌〕體容與兮逝萬里○又曰霑赤汗兮沫流赭〔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注〕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隋書〕長孫晟爲揔管突厥見之兒其赤馬稱爲閃電○〔孫楚詩〕傾城遠追送〔注〕善曰傾猶盡也○〔古樂府〕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

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此詠驄馬借以況都護也言此馬聲價既高所向
無敵與人同心便足就功然又當畜之有道隨恵
養所致以要其成盖其初自遠而來雖未受伏櫪
之恩而不忘戰場之用其才力文彩無所不備非
尋常壯兒所能駕馭者覩其走若飛電而舉國知
其神駿矣如是之馬正宜備之戎行今乃空老青
絲無由出橫門以期血戰爲可嘆耳按高仙芝以
天寶六載破小勃律始建邊功是詩盖作于天寶
初疑仙芝亦嘗留寓京師而未得大用故子美惜
之如此或曰此子美自况之辭盖言都護徒收已爲客不能薦之于朝故有青絲絡頭之歎

其說亦通然通篇俱言戰伐仍是諭都護爲切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
霄〔詩〕有車轔轔○〔詩〕蕭蕭馬鳴○〔公自注〕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王粲詩〕妻子當門泣○〔楚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本集注〕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古樂府〕兒女牽衣啼○〔史記酷吏傳〕溫舒頓足而嘆○〔本集注〕天寶十載募兵無應者楊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

軍前舊制百姓有勳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勳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有攔道哭之句○〔孔稚圭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
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叶地因切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一作猶戍邊叶必因切○〔本集注〕點行者漢史謂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氾決○〔本集注〕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唐書食貨志〕開軍府以扞衝因隙地以置營田○里正一里之長也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一作我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見本集作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
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

被驅不異犬與鷄 史記蔡澤傳流血成川○漢書嚴
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三百一十一州○阮
籍詩堂上生荆杞○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王
粲詩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隴一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
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
百艸 漢書霍光傳霍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
是注縣官謂天子○又宣元六子傳縣官年少注
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陳琳詩生男慎莫舉生
女哺用脯○曹植詩萬里猶比鄰周禮大司徒令五
家爲比說文五家爲鄰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
○楚辭合百艸兮實庭
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隋書西域傳吐谷渾

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書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於
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以人二千戍之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蔡琰詩白骨不知誰縱橫
莫覆蓋○左傳夏父弗忌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鮑照詩煩冤難具說○王融策秀才文棘
林多夜哭之鬼○楚辭鳴玉鸞之啾啾
此因明皇征吐蕃而爲征夫自愬之辭以刺也言
大軍將發整車馬治戎器行者之家哭送於途於
是路人問之而征夫自愬曰朝廷役使無休時既
興防河營田之役復有開邊之舉使我白首不得
息又況邊人血流成海帝心尚未厭也今山東之
地幾於無人婦人耕作男子橫戈軍中復以強弱
相湊見困尤甚然我非敢以從征爲恨也苟關西
之卒未休退耕者寡租稅無從出則輸賦之苦尤
甚於從軍矣吾人何樂乎有生哉總之暴骨青海
旁耳吁黷武如此而不亡國者鮮矣此安史之亂
所由起也

玄都壇寄元逸人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
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陰崖結茆屋 柳惲詩故人何不返○地理志
東蒙山屬兗州○公孫瑞劍經
含景吐商○春秋繁露劍佩於左蒼龍之象○三秦
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王

莽通子午道時名爲子午谷一統志子午
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潘岳西征賦眺華嶽之
陰崖○韓非子旄象豹
胎必不食于茆屋之下
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
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 呂氏春秋昔太
古嘗無君矣○山海經嬴母之山其下多青石○梁
簡文帝詩淇水漠漠苔浮○張華詩巢居知風寒○
格物總論杜鵑一名子規大如鵲三四月間夜啼達
旦蜀越間曰怨鳥○本集注周穆王與王母會於瑤
池雲旗霓裳擁
簇自天而下
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艸琅玕日應長 史記范睢傳
上聲
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誰爲此計者
乎○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漢武內傳王母曰
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道藏經言時有
戍卒屯于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鎖下
一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福

地起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于隴山周迴百里名曰福地

此美逸人擇福地以養道也故既隱東蒙而又徙子午所佩者神劍所居者茆屋其間則有古壇青石寒風凄其山鳥悲鳴神仙來集苟非有道之士烏能居此耶我乃知君真欲長往不返而仙艸爽秋當日茂矣舊傳谷中有鋏鏁下垂良非世人所能攀援者君獨致身於此亦大蕭爽哉裂者言子規聲悲山竹爲之摧裂也謝注以爲聲如裂竹非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史記陸賈傳）陸生說尉他曰漢使一偏將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梁簡文帝詩）上林紛紛花落○（漢書張放傳）放行輕薄連犯大惡（張華詩）末世多輕薄○（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後漢書）宋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范雲詩）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楚辭）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此嘆交道之薄也言人情難測反掌之間忽生變態其輕薄多端安足數哉是以弃管鮑貧交之誼如土也時少陵下第而留寓京師依舊交而爲所捐弃故有是嘆

渼陂行（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十道志）陂魚甚美因名之（本集注）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爲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音美）陂○天地黤（音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瑠璃○瑠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緊欽與魏）文帝箋竊惟聖體兼愛好奇○（陸機詩）友朋自遠來○黤慘不明貌○（江總詩）舟水波濤汎○（世說）林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梁簡文帝詩）池水淨瑠璃○（淮南子）徙倚於汗漫之宇○（國語）秦汎舟於河○（王粲詩）憂思壯難任○（說文）鼉水蟲似蜥蜴而長大○（詩）何嗟及矣

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陰鏗詩）平湖錦帆張○（詩）招招舟子○（楚辭）氛埃辟而淸凉（注）氛昏濁之氣○（詩）鳧鷖在涇（注）毛萇曰鳧水鳥也鷖鳧屬（陸璣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史記酈生傳）衆散亂之兵○（方言）楫謂之櫂（說文）謳齊歌也（左思吳都賦）櫂謳昌籟鳴○（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注）啁噍與啾同

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胡買切）清○下歸無極終南黑○（樂府採蓮曲）汎舟採菱葉○（詩）隰有荷華○（謝朓詩）澄江靜如練○（詩）宛在水中央○（揚雄解嘲）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illegible]如子虛賦浮渤澥游孟諸（應劭注）渤澥海之別枝也○（詩）終南何有（注）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

辨錄渼陂源出於南山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瞑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木華海賦〕沖融滉瀁○廣韻舷船邊也○木集注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詩月出皎兮○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藍田縣有藍田關一統志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本秦嶢關隋唐以來改今名此時驪龍亦吐珠馮音平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楚辭〕令海若舞馮夷〔注〕馮夷水仙一曰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易〕見群龍無首○曹植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後漢書劉盆子傳〕甘泉樂人共擊鼓歌舞○〔漢書禮樂志〕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夏侯湛

禊賦擢翠旗垂繁纓○〔子虛賦〕覽於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去聲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易〕雷雨之動滿盈○〔沈約詩〕出海漲之蒼茫○〔楚辭〕東風飄兮神靈雨○〔武帝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列子〕哀樂不能移

此泛渼陂而賦其事言岑參輩好奇躭玩山水携我遠遊此陂而陂間景色變態不常其始泛也天地恍如改色波濤瞑若琉璃舟既入于混汗中則所見之事益殊探奇之興已劇既患鼉鯨之吞啄又恐波浪之乍興是以憂思交集耳既而主人命張錦帆舟子喜天晴朗水鳥翻飛歌管迭奏深可樂也於是引竿蔓以測水之深即菱荷以見景之潔陂之廣闊宛如渤澥之中流陂之下流歸終南而無際蓋此山半為陂水所浸而山影沉浮波間亦甚奇絕及船舷已瞑則依寺以泊水面之月自關而來意此時驪龍且嘗吐珠水神亦將出而遊戲又恐雷雨之來使我蒼茫莫曉故又樂極而哀生也夫人生少壯不長固宜行樂今一遊之頃而哀樂多端則百年之中開口而笑者幾何時也人奈

何役役于塵網耶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曹植詩〕公子敬愛客○〔書〕正月上日〔玉燭寶典〕正月一日為上日○〔楚辭〕何所獨無芳草○〔詩〕清酒百壺○〔古詩〕臨風送懷抱○〔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詩〕憂心悄悄〔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古樂府〕少壯不努力○〔史記滑稽傳〕優孟常以談笑諷諫○〔楚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座中

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丹鉛錄杜詩東山李白俗本妄改作山東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沈約字休文篤志好學善屬文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謝朓字玄暉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鍾嶸詩品宋參軍鮑照詩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晉書衛玠傳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梁王金珠詩金盃盛白酒○左傳有酒如澠澠水名○鮑照挽歌枯髏依青苔）

此詩首述端復之讌集中美薛華之詞辭末則寄情于酒也言文貴有神交以道合端復得此二者故名譽早著而豪傑皆從之遊乃以元日開燕而有尋芳之思惜此地無梅以供君賞但於雪後携壺亦足以舒懷抱矣我以垂老而遭亂離憂心如擣全賴酒以消憂唯恨觴之不速也且公等皆少年故能縱情談笑若我之形容枯槁而有佳況乎要亦不得已而飲耳於是因薛華醉歌而言其風格精鍊堪與李白並驅若何劉沈謝則非君比矣即才如鮑照猶可兼之使心服也以此詞辭而與端復為文章交宜其極新知之樂吾乃於萬事中朝不謀夕安敢與公等頡頏乎但於氣酣日落之際愈加痛飲惟願西風吹水添盃使不竭也然主人之酒本是如澠之多則足以快我之意而消窮愁矣因又思向所見井旁之白骨生苔而感人生必化形非我有曷為不飲而使此心哀傷乎

哀王孫（本集注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雖有脫者此詩紀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音熱）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班固詩就建長安城○楊升菴詩話三國典畧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左思魏都賦西闕

延秋東啓長春注文昌殿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
本集注延秋門京城之西門○史記孟軻傳高門大
屋尊寵之○禮記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受命於
君者名達於上謂之達官○沈炯詩炎道路金鞭○
史記伍子胥傳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疎骨肉之親○詩載馳載驅
腰下寶玦青
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
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漢書陳平傳船
人疑其亡將腰下當有寶器金玉○西京雜記趙飛
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珊瑚玦馬瑙彄
○史記淮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阮籍
詩楊朱泣路岐○張衡西京賦屍僵路隅○史記李
斯傳困苦之地○史記欒布傳布為人所畧賣為奴
於燕○左傳披苦蓋蒙荊棘○司馬遷書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

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史記高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後漢書光
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身長七尺三寸隆準日角
○史記扁鵲傳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後漢
張綱傳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易龍戰於野○史記袁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陶潜
詩客養千金軀
不敢長去聲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
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槖駝滿舊都朔方健兒
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稽康詩楊氏歎交衢本集注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衝
之所○李陵詩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陶潛詩
春風扇微和○山海經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
五穀○史記匈奴傳其奇畜則槖駞注韋昭曰背肉
如槖故云駞○唐書史思明傳賊之陷兩京也常以槖
駞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班彪北征賦紛吾
去此舊都○唐書哥舒翰傳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

拜翰兵馬元帥將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祿山遣
子慶緒攻關翰進討與乾祐戰弃甲奔山谷及溺河
死者十一二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火拔歸仁
等執以降賊○吳志孫權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
一船○唐書天寶十四載京
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
服南單于花門剺力私反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
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八
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於靈武○史記自序臣下
百官力頌聖德○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四年匈奴
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然此云南單于指回紇也○唐書回鶻傳回紇姓藥羅
葛氏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花門注見五
古○後漢書耿秉傳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
面流血注梨即剺字古通用也剺割也○樂毅報燕
惠王書先王報怨雪恥○史記蘇秦說趙王曰願君
慎勿出諸口○史記留侯傳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注服虔曰狙伺候也索隱曰一云狙伏伺也
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哀哉王
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然此借以指唐之
五陵按唐書高祖葬獻陵太宗葬昭陵高宗葬乾
陵中宗葬定陵睿宗葬橋陵○後漢光武紀望氣者
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
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按天寶十五載祿山破潼關明皇倉卒幸蜀時王
孫有不得從行者子美哀之而作是詩言寇難將
作而白烏告烖於是呼門而天子出奔啄屋而達
官散走矣帝之出也急于馳驅至于鞭折馬死而
不息何暇待骨肉而同行乎乃有佩寶玦之王孫

而泣路有我因問其名姓則不荅但自乞爲奴而道困苦之狀吾想王孫形貌既殊人所易識當此賊據京師帝在艸莽之際可不善保其軀乎我不敢肆言於交衢之間且當暫立而語以時事也今賊還槖駝輸積珍寶我之邊將束手就縛足爲寒心然聞太子傳位回紇懷德則轉禍爲福之時也王孫聊以自慰而但當謹言恐間諜聞之以生釁也於是語終又哀而囑之曰王孫慎勿疎漏爲賊所知當善保其身以圖興復彼五陵佳氣無時不

在者能應運而起即天子耳蓋子美愛國之心無窮不能無望于王孫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雍錄少陵原在長安縣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謂之少陵杜甫家焉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江淹恨賦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韓非子張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司馬相如弔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爲妙境花卉周環烟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頭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一統志曲江池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里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因名○後漢順帝紀修飾宮殿○王筠詩千門皆閉夜何央○枚乘柳賦吁嗟細柳流亂輕絲）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裡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宋玉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相如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本集注唐曲池坊南有南苑○古樂府萬物生光輝○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第一人指楊貴妃也○唐書后妃傳玄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號太真既得幸遂專房宴宮中○李白宮中行樂詞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亦指楊貴妃也○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漢書翼奉傳臣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唐制內宮才人七人○曹

植詩白馬飾金羈○說苑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何遜詩弭臨珠丸白馬黃金勒○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蘇武歌翻身雲外却迴吾丘○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明眸皓齒今何在（司馬相如琴歌雙翼俱起翻高飛○）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傅玄歌蛾眉雙翠羽明眸發清光○枚乘七發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易游魂爲變○唐書后妃傳安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及西幸過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潘岳西征賦清渭濁涇○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左思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注劍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蔡琰胡笳十八拍去住兩情兮難具陳○釋寶月詩一去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

臆江水（一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一作住）城南忘南北（謝朓詩有情知望鄉○樂府古辭於得楊花淚沾臆○楚辭使江水兮安流○曹植詩天地無終極○淮南子日薄于虞泉是謂黃昏○後漢蘇芳傳芳弟程將胡騎還入安定○古樂府戰城南死郭北○本集注甫家居城南）

按祿山之亂子美陷于賊中感曲江荒廢而作是詩言吾哀國之亡不敢長號而吞聲以哭者畏賊之疑已也於是潛行而至江曲則見宮門深鎖蒲柳含榮蓋已悄然無人矣因思明皇遊幸之時旌旗南下苑物增輝楊妃同輦宮女騎射荒遊極矣

今此艷質美人安在哉身死馬嵬魂不返也天子亦已播遷於蜀所幸惟清渭之流能通劍閣然而去住消息彼此無聞矣人能有情不能不爲君而灑淚彼江水江花豈俱盡乎吾不知其誰爲主也今胡騎屯聚京師塵埃四塞徒使我惶遽而迷路耳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起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璘敗知名○又李白傳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莊子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江淹詩乘鸞向煙霧○古詩人生天地間○梁簡文帝箏賦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廣州異物志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于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

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左傳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使往視寢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二月春寒○顏延之詩庭昏見野陰○宋武帝詩粵值風景和）

蓬萊織女迴龍（舊本作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

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艸頭露（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註）織女七夕觀織女詩六龍奮瑤轡文螭負瑣車○神仙傳王方平乘羽車駕五龍○陶隱居真誥朱闕內真以雲車虛轅相適○史記老子傳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司馬相如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謝靈運詩始得傍歸路○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艸頭露洗眼眼明）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舊注靜乃蔡侯名○謝靈運詩心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陶潛詩佳人美清夜○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又閑夜命權友置酒迎風館○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注）惆悵悲哀也○史記自敘上會稽探禹穴前漢

書汪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此蔡侯餞別巢父子美在座而作述其歸志美其知幾也言君之歸計甚決且有浮海之思獨留詩卷以爲世寶而栖身島嶼以漁釣則珊瑚樹爲垂竿之所矣是時祿山初反故以龍蛇風景爲比意謂大賊如山澤之龍蛇而君已遠其害朝廷如暮春之風景而君已避其衰惟藉神女以指點虛無之歸路可也世人罔識君有超凡之質乃欲苦死相留不知君之視富貴猶艸頭露耳於是遂述蔡

侯欲餞之意將別之情如此且曰君果仙去當何時而以空中之書寄我耶若見李白則爲我問信亦以舊好難忘耳

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一作兒）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艸木風（後漢明帝紀）光武帝受命中興○（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本集注）河廣指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晉書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乃啓請伐吳之期旬日之間累剋城邑預曰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本集注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唐書）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唯倚朔方軍爲本根○汗血馬見上驄馬行詩注○（史記）張耳傳以肉委餓虎何益○（漢書）匈奴傳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唐書地理志）京兆華原縣有蒲萄園○潘岳閒居賦以先啓行曜我皇威○（書）海岱惟青州（注）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唐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五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崆峒之上往見之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唐書地理志）原州平高縣有崆峒山（一統志）

山在汝州城西南六十里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曰常思仙仗過崆峒者冀其自靈武西回也西回即經此山矣○（樂府解題）關山月傷別離也按和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易）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唐書）代宗紀代宗諱豫肅宗長子也封廣平郡王安祿山反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九月以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爲中軍屯于香積寺敗賊將安守忠斬首六萬級遂克京城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

月立爲皇太子○又郭子儀傳太子即位靈武拜子
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元元年破賊河
上執安守忠以獻進中書令○又李光弼傳光弼嚴
毅沉果有大畧雖宿將莫能比安祿山反郭子儀薦
其能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賊別將攻好畤破大
將蹻光弼追散之加檢校司徒○又王思禮傳王思
禮高麗人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鶡冠子論言義高
千秋天○史記酈生傳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
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史記
張耳傳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
也○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晉書張翰傳齊王冏
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欲去去因見秋風
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魏武
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楚
辭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應劭風俗通黃帝始製冠
冕垂衣裳○謝莊宣貴妃誄掩綵瑤光收華紫禁注
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漢宮闕疏
白鶴太子所居之宮凡人不得輒入列仙傳王子喬

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後
乘白鶴駐山頭舉首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
駕曰鶴駕○唐書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禮記文
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
王乃喜○漢書成帝紀成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注門
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之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楊

法言攀龍鱗附鳳翼漢書叙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樂府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吳均詩時來如
轉軸○史記蕭何世家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書張良字子
房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
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本集注京師既平
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爲幕府參謀故
比子房也按唐二史並無蕭華留守之說當別有所
指傳注蓋因其姓而附會耳○莊子江海之士避世
之人鮑照詩空守江海思豈愧梁鄭客○後漢李通
傳通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絶異○又文苑傳趙壹身長
九尺美鬚豪眉○孔叢子齊君之饗臣美鬚眉○王
粲詩遭遇風雲會托身鸞鳳閒○論語顛而不扶○
梁書侯景傳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
衆悉着青袍景乘白馬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
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爲轡
欲以應讖庾信哀江南
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

歌紫芝曲詞人解去聲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史記范睢傳睢
曰王不如遠交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黃庭經
寸田尺宅可治生○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
朝獻白環玉玦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
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晏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
非則銀甕出○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秦始
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曄曄紫芝
可以療飢○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至聖文若以爲
大瑞○沈約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元嘉中河濟
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世祖以
照爲中書舍人本集注此紀實事也至德二年七月
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
師曠禽經鳲鳩戴勝布穀也亦曰穫穀春耕候也注

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飛鳴于桑閒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吳越春秋計碩曰春種八穀○古樂府健兒須快馬○江總詩城南美人啼著曙○王徽詩思婦臨高臺○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此肅宗還京之後子儀收復山東時少陵為左拾遺作此以紀中興之盛而惜餘寇未除蓋有安不忘危之意言諸將破胡捷書連至夜所報者與晝合乃知官軍渡河擊賊如破竹矣雖鄴城殘破不日可復諸將咸有功惟子儀朔方軍為多時回紇

率兵助戰其馬尚留京師且以離宮館之也既清海岱便當禮賢故思仙仗之過崆峒耳然海內困於兵已乂今賴諸豪傑克定之力使賢者無遁志蒼生得安堵冠冕重整朝班人主復修子道而此有功之臣咸被爵賞為侯王矣然非汝等能致此勳業亦由帝力使之然耳故非獨武將得人謀臣亦皆稱職如蕭華留守張鎬恭謀何減漢之人傑耶是以胡寇頓平煥乎周漢之中興也今四方皆入貢矣祥瑞爭來獻矣風雨調而民安其業矣戰士得無有息心乎苟戍役未已室家愁思亦非垂拱燕安之秋也須滌蕩餘寇洗甲兵而不用乃可耳其後肅宗果怠於政卒罷汝陽將士無主而使思明復猖獗子美可謂有深慮矣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四終

唐詩解卷之十五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王思義允明父參定

吳羽明儀仲父

唐陳㷆元常父 同校

七言古詩五

杜甫下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唐地理志〕成州有同谷縣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

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

皴（音春）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唐書文藝傳〕杜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注〕芧山栗也一名橡〔莊子〕責拾橡栗暮棲木上○〔本集注〕皴皮細起也〔謝靈運詩〕悲風入閨霜依庭

此羈旅而傷貧困也言我久客而形容枯槁又採橡栗為食當天寒日暮而居山谷之中蓋因中原擾亂消息無聞而未可歸是以困此飢寒手足凍裂也於是哀歌而悲風乍起若有感於吾之情矣

其二

長鑱（仕衫切）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精（一作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入聲）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一作鄰）里為我色惆悵

〔玉篇〕鑱鏨也○〔本草〕黃精味甘平無毒久服輕身延年不飢〔圖經〕黃精生山谷嵩山茅山者為佳二月生苗高一二尺○〔史記〕叔孫通變其服服短衣○〔又〕司馬相如傳家居徒四壁立○〔又孟嘗君傳論〕薛俗閭里率多暴傑子弟○〔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

上章言拾橡栗此言取黃精也長鑱所以啓土故呼而告之曰我方托命於子所黃精以療飢然雪

中尋苗則無所得矣且短衣不能禦寒雖數挽之而終難掩足於是負長鑱而歸則男女呻吟蕭然四壁是以歌聲益放而閭里之人聞之皆有愁色也

其三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古涯切今本作駕非）鵞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本集注〕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後漢趙孝傳〕天下亂人相食孝弟

鶻爲饑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古樂府長轉不可見○宋文帝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古詩道路阻且長○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上林賦駕鵝屬玉玉篇鴐鵝雁屬陶隱居本草雁類有大小皆同一形又別有野鵝大於雁猶似家蒼鵝謂之鴐鵝○詩有鶖在梁毛萇曰鶖秃鶖埤雅鶖性貪惡今俗呼秃鶖其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爾雅鶬麋鴰注今呼鶬鴰衡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曰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郭璞江賦奇鶬九頭楚辭鵾鴻羣晨雜鶖鶬只按鶬鴰未詳其形或稱九頭或云九尾亦間有之耳非凡爲鶬者皆九頭也夢弼欲取爲胡虜之比故特主九頭之說殊非子美用事本意也○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此章憶諸弟也言有弟而俱在遠方至于衰老而不得相見者以胡虜亂華道路阻也安得隨飛鳥而置汝側乎於是旣作歌以傷離別復念客死他鄉汝從何地而收我骨也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本集作竹林爲我啼清晝

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有鍾離縣按本集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則鍾離乃漢縣也○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書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古詩杳杳卽長暮○顏延之詩旌旗晝夜懸

此思妹也言我妹嫁於鍾離夫亡而子不肖無所依托我向爲淮水所隔不得見者十年矣今欲泛舟以訪之又爲兵戈所阻是以奏此哀歌而野獸爲之悲慟耳蓋猶本夜啼今晝而悲鳴則幾於有情矣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蔡琰胡笳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莊子子獨不見狸狌乎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陶隱居本草狐形似狸而黃○謝惠連詩窮谷是處考槃是營○書中夜以興阮籍詩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高祖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此歎窮谷之蕭索也言深山之中風多水急雲雨晦暝妖媚之獸跳梁人立彼險僻之地非人所居我獨奈何而在此是以終宵不寐萬感交集然故

卿未可歸惟覺塊去而不返耳

其六

南有龍兮在山湫（即秋反）古木巃（力孔反）嵸（音聰）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本集注）湫龍潭也○〔楚辭〕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謝脁詩〕樛枝聳復低〔毛萇詩傳〕木曲曰樛○〔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禮記〕季秋之月艸木黃落○〔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陶隱居本艸〕蝮蛇黃黑色黃頷尖口毒最烈中人不療多死○〔史記〕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

此章譏朝政也按乾元二年史思明反時宦者魚朝恩等用事天子拱手禁中故以龍處山湫古木掩覆為比言以南面之尊而為奸邪所蔽也龍既潛蟄蝮蛇得志以比思明承間而取河北也吾雖欲靖此難而素無其權然猶緩歌以待天子之感悟倘聞此言而赫然發憤如龍之起蟄使谿壑頓還春色則天下幸甚矣（或以此詩為玄宗幸蜀而在南故曰南有龍兮在山湫言其擇險地以避難也今按上皇以至德二載還京則子美作詩之時不復在蜀又況上皇既置政而居南内矣子美乃復望其撥亂耶）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一作十）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本集註）三年饑走謂自天寶十五年避亂至今也○〔陶潛詩〕欝欝荒山裡○〔史記〕叔孫通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左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阮籍詩〕宿昔同衣裳○〔謝靈運詩〕懷抱既昭曠〔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左思詩〕皓天舒白日

此自傷不遇也言我初有志于立名然老而若此饑困彼少年取卿相者志在富貴耳宜其致身早也我因奔走荒山頗與遁世之儒生相識於是與之話舊而傷懷曲終而悄然與恩視白日之速而知歲不我與永絕成名之望矣蓋不惟傷已之遲暮抑以見國運之日促永無谿壑回春之時也

越王樓歌（本集注）王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樓于江濱黃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莫更切）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

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唐書地理志）綿州巴西郡屬劍南道○（潘岳閑居賦）磊落蔓衍乎其側○（古詩）西北有高樓○（神仙傳）翠尾鱗差○（沈佺期詩）紅日照朱甍（文選注）甍屋簷也○（駱照詩）城郭宿寒烟○（石崇詩）登城隅兮臨長江○（釋洪偃詩）川原多舊跡

此訪古而有感也言此地州府乃越王所作是以如此其壯又起樓於城之西北其碧瓦朱甍照耀城郭何其麗也今我來遊而所睹者惟長江落日君王安在耶彼越王去世未乆而其舊跡即為今人所賞矣則知萬古而下徒增感慨耳人君侈靡于宮室者可無戒與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　按本集有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楚辭）既莫足與為美政○（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列子）和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列仙傳）老子生于殷為周柱下史○（後漢桓典傳）典舉孝廉為郎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消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張衡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管子）內為之城外為之郭○（王粲登樓賦）聊解日以銷憂○（楚辭）隱岐山以清江○（何遜詩）分手清江上○（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梁簡文帝詩）澄江鷺綵舟○（漢書敘傳）西土宅心戰士憤怨○（漢武帝秋風辭）橫中流兮揚素波○（梁武陵王紀詩）燕姬奏妙舞○（楚辭）載雲旗之逶迤（王逸曰）逶迤長貌○（庾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曹植詩）大魚若曲陵○（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傅玄詩）北斗忽低昂○（禮記）顏丁居喪如有求而弗得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

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樂府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晉書謝安傳）安嘗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衆咸服其雅量○（張衡西京賦）取樂今日遑恤我後○（尉繚子）馬有喧呼酗酒以敗善類乎（後漢銚期傳）百姓讙呼滿道○（沈約詩）惟星河猶可識○（古詩）四座且莫喧○（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詩）如臨深淵○（史記留侯世家）上起去罷酒○（又廉頗傳）披甲上馬○（魏文帝詩）谿谷多風霜露霑衣（謝莊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此因姚公為通泉令而王侍御客居于此招姚遊宴而子美與焉故有是作言姚之宰邑堪與太丘齊是以政清而多暇得以陪驄馬之客也故晝而

登高慕而臨氾其聲樂淒清足使遊魚出聽至浪驚星殞而客猶志還于是語姚曰公弗以臨深爲險而遽別也然豈可耽乎盍亦罷酒而歸耳知歡不可極而無使霜露霑衣則庶幾好樂無荒矣娛遊未已而忽有勸戒之意焉其唐風之遺韻乎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馬縞中華古今注)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唐書百官志)司直掌糾劾官僚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

休徘徊(史記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左思詩)荊軻飲燕市酒酣氣亦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後漢齊武王傳)將軍張卬拔劍擊地○(郭璞江賦)衡霍磊落以連鎮○(史記商君傳)公叔曰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山海經)玉山其木多豫樟(陸賈新語)夫楩柟豫樟天下之名木○(崔豹古今注)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至海中鼓浪成雷噴沫爲雨水族驚畏皆逃匿○(王筠詩)遠跡入滄溟○(虞羿思)覩據瞻彼鵠兮徘徊

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跋(先荅切)珠履仲宣樓頭春色(一作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一統志)成都二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蜀守李冰所鑿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說文)跋進足也○(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謝朓詩)春色滿皇州○(晉書阮籍傳)籍任情不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賫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儀禮)望吾子之敘也(注)吾子相親之辭○(陸雲詩)彷彿眼中人○(論語)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此述王郎告已之詞末乃荅之也蓋王郎欲收公於門下故其酒酣而歌曰爾莫哀也我能拔爾之奇才矣以子之才而見用如豫樟鯨魚超拔羣類何患不達且當脫去劍佩而無遲疑也他日我得爲蜀郡之諸侯而棹錦水君欲爲何門之珠履客

乎昔仲宣依劉表而有作賦之樓苟春色已深光景將暮方青眼高歌而望吾子之來也於是子美荅之曰君言雖如此然眼中之人惟我最老無能爲矣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本集注)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孔臧柳賦)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名畫記)江都王緒

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〇竹書紀年帝舜元年出乘黃之馬

曾貌莫角切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衣山切紅馬瑙盤婕音接妤音予傳詔才人索所華切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本集注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〇楊妃別傳上乘照夜白〇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〇史記淮陰侯傳根食竭於內府〇唐書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〇玄中記瑪瑙出月氏國非玉非石自是一類〇漢外戚傳序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至武帝制倢伃位視上卿爵比列侯注倢言接幸于上也伃美稱也〇漢外戚傳孝元傅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〇吳越春秋采葛婦作詩曰羣臣拜舞天顏舒〇劉鑠詩坐見輕紈緇〇漢書息夫躬傳躬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〇古樂府萬物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騧古華切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舊注太宗有六駿其一曰拳毛騧〇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師子驄〇又杜陽雜編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即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真虬龍也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虬〇六韜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〇史記留侯世家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漢書張放傳部[illegible]愛[illegible]

絕〇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〇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〇曹植詩走馬長楸間〇史記張耳傳趙有廝養卒注如淳曰廝賤者也韋昭曰折薪為廝炊烹為養〇左傳不鼓不成列〇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〇古詩晨風懷苦心〇高逸沙門傳支遁字道林河南林慮人〇世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〇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張揖曰翠華以翠羽為葆也〇東都賦駐旗拂天〇西京賦乃奮翅而騰驤注騰超也驤馳也〇文選注磊落眾多貌〇蕭子顯詩漢馬三萬疋〇舊唐書王毛仲如監牧使息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疋從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〇列子伯樂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自從獻寶朝

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裡龍媒去盡鳥呼風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〇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帝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〇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幸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尊先旨葬焉〇漢書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〇楚辭遵懋莽以呼風

此因覩圖而傷國祚衰也言國初畫馬者惟江都

入神其後曹霸倣之歷三十年而眞跡始見畫豈

易言哉覇既沙絶天子乃使圖照夜白之馬遂紙感震雷于殿廷於是天子使宫人索瑪瑙盤以賜之覇將辭歸而復有紈綺追隨其後其恩寵良渥矣是時權貴之家爭寶其畫而拳毛師子之屬盡入韋諷圖中此二馬皆臨陣無敵者今于縞素間猶漠然有髯觸風沙之狀其餘七疋亦逈如烟雪之浮空而馬官厮養之在傍者靡不克肖馬夫以九馬之神駿如此不待驅馳而識其竒即顧盼之間而清髙深穩之氣可見然則畫者與真者一畜

圖與畜馬齊覺韋諷支遁同所好矣因想明皇之世宇内清平馬疋繁息故于巡幸之際於此圖同類者多至三萬馬及帝西巡之後奄爾晏駕無復有射蛟之遊今陵前松柏間龍媒豈尚有存者但聞野鳥呼風而已盖世無名馬則韋諷之圖益足珍主之射蛟則肅代之懦弱咸可見覩一圖而慨及國運子美之詩豈雕虫之技云爾哉

丹青引贈曹將軍覇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魏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漢相參之後也○（本集注）覇乃操之後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人物志）猷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漢書叙傳）割據山河保此懷民○（後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本集注）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工逸少用筆咄咄逼人○（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起家祕書郎後爲右軍將軍○（吳都賦）丹青圖其象○（論語）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

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漢書王商傳）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家語）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凌烟閣（南部新書）凌烟閣在西内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漢書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左傳）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史記魏世家）國亂則思良相○（後漢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史記留侯世家）縣布天下猛將也○（本集注）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唐書）段志玄齊州臨淄人封褒國公○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突厥入寇頻有功後改封鄂國公○（淮南子）夫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後漢書馬武傳論）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韓非子）楚師酣戰之時○（班固頌）廿平原之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

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明皇雜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沈約詩如嬌如怨貌不同○漢書元后傳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淮南子排閶闔許慎曰閶闔始升天之門也○陸機詩長風萬里舉○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爲匠○詩經營四方歷代畫品謂畫有六法五曰經營位置○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楚辭君之門以九重注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皐門雉門應門庫門路門也○王充論衡楚葉公好龍墻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相如難蜀父老文奉至尊

之休德○劉琨詩合笑酒壚前○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漢書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閻瀎辯奚惆悵而獨悲○本集注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猶獎之官至大府寺丞歷代名畫記唐韓幹工畫馬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疋韓畫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揚子法言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漢書地理志造父善馭習馬得驊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陸機詩替齒皆凋喪將軍善畫舊本作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明各切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詩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唐書閻立本善于圖畫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乃立本之跡○史記五帝紀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

不享○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顏延之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魏氏春秋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眼白見上入仙歌注○後漢黃瓊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楚辭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注坎壈不平也

此傷曹霸之漂泊也言將軍本魏武之後雖爲庶人而門第猶覺清高即操之英風已泯其遺韻尚有存者始則學衛氏書而以不及右軍爲恨去而學畫遂迷年耗好焉即富貴非所慕也開元中天子聞其名召之使之重畫凌烟功臣及下筆面者如生文武一如其制而褒鄂之輩咸有酣戰之容

帝又有玉花驄之馬嘗使畫工圖其形莫能肖是日使霸畫之圖成而與真者無二帝乃賜之以金圉人太僕咸羨之而爲惆悵耳當時弟子惟韓幹能入其室然骨力有虧終不若將軍之神妙也霸非惟畫馬亦嘗爲人寫真然向者必求佳士而寫之今漂泊兵間即尋常行路人亦爲之圖其貌矣世人見公貧窶都以白眼相視獨不覩古來盛名之下得意者幾何鮮不坎壈終身者君之窮途奚恨哉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晴舊本作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柳惲詩秋風鳴細柳○謝惠連詩淅淅振條風注淅淅風聲也○陶潛辭飄飄而吹衣○楚辭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謝朓詩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楚辭仰明月以太息○抱朴子以四時之早晚○吳質牋白髮生鬢所慮日深○潘岳秋興賦庭樹槭以洒落○庾炎詩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謝惠連詩腓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此乘舟夜歸感秋風而思故園也秋風吹衣寒氣漸迫於蒼波之間而睹斜日之落城中聞擣練之聲而山路無行者此時此景情何如耶是以月雖好而不能玩孤帆乘夜而歸散髮倚于庭樹因思故園遭兵亂之後未知池臺在否也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去聲**霜**

詩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地理志岳州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江之勝○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鮑照詩娟娟似蛾眉○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楚辭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賈誼過秦論幷吞八荒之心○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鮑照詩北風驅雁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烟霧落影動倒景搖舊本作揺**瀟湘**

五星經天上白玉京黃金闕○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注玉京無爲天也○山海經禹殺相繇其多水羣帝是因以爲臺本集注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爲至尊○晉書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集仙傳天人降正妙想皆乘麒麟鳳凰都鶴大鳥○韻畧翳蔽也掩也羽葆也○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漢書音義倒景日在下

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山海經羽民之國其人長頭身生羽○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史記呂后紀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揚雄解嘲天下已安都于雒陽婁敬悼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

焉得置之貢玉堂（史記范睢傳）聖主明於成敗之事〇（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從令
敢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〇（韵照）升天（行）何時與
扇曹豚腐共吞腥（注）豚腐吞腥謂溷肉之人〇（史秉
直曰貪溷香解者不知所出予觀佛書云凡諸所觀
楓與香等意者杜用此〇（史記自叙）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〇（春秋元命
苞）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〇（本集注）欲得此
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此也（帝王世
紀）武王入殷登堂見美玉曰誰者或曰諸侯之玉也
王取而歸之天下皆曰王廉于財矣

按韓注唐史無傳集注亦不載所出今詳詩意疑韓為諫議而不用退居洞庭而有塵外之想時子美在夔而有是寄也言我慕韓之名兼憶洞庭之

勝是以不樂居夔而起岳陽之思欲奮飛以往而病未能也然此隔水之美人方濯足洞庭而意在八荒之表矣彼冥冥之飛鴻正如諫議之潛隱遇霜之楓葉正如國祚之凋殘此蓋賦時物以為比也又言四方之帝降自玉京而集於北斗皆乘麟鳳見旌旗以搖動宇內北斗之君乃酣飲瓊漿而傍無羽人之佐將何以禦之蓋是時安史未平吐蕃數反京師之地幾致陸沈皆因代宗昏庸朝無良佐耳此蓋借仙以為喻也然當世豈固無人哉竊聞近欲為松子者非真期羽化也恐是漢之張良耳蓋張良定漢之後便慘然不樂于幃幄今韓注以國家成敗非己所任是以厭世之腥腐而欲飡楓香以延年吾想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而卒古人無能借之者韓乃不以罷斥為意而但潛光如老人之星則豈不當壽考乎所恨隔此秋水不能置之玉堂以成留侯之功耳蓋欲薦之于朝而無因以進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出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予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艸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艸書長

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郝角切)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艸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庾信]徵調曲[楚辭]帝受享于明庭○[詩]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穀梁傳]陰陽相薄而爲雷激而爲霆○[江淹詩]秋日懸清光

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鮑照蕪城賦]蕙心紈質玉貌絳脣○[江淹詩]離蟬寂寞詎含情○[宋玉神女賦]吐芬芳其若蘭○[唐書地理志]許州潁川郡有臨潁縣○[元和志]白帝城即夔州城所據與赤平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號曰白帝山○[梁簡文帝詩]妙舞自巳逾○[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史記]信陵君不恥下交有以也○[楚辭]余感時芳悽悽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何貢切)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巳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史記]公孫弘傳天子擢弘對爲第一○[陸雲詩]飄颻冐風塵○[淮南子]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澒洞莫知其門○[詩]王室如燬○[唐書禮樂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敎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傅玄詩]迴目流袖光傾亞有餘姿○[陶潛詩]悽悽寒日肅肅其風○金粟堆見上注○[左傳]爾墓之木拱矣○[一統志]夔州瞿唐峽在府城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漢書食貨志]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江淹詩]松柏轉蕭瑟○[古樂府]綺殿文雅適玳筵歡趣密○[鮑照]白紵歌催弦急管爲君舞○[史記]司馬相如傳曲終而奏雅○[又]滑稽傳淳于髡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武帝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魏文帝樂府]樂往哀來摧肺肝○[詩]日居月諸東方自出○[詩]老夫灌灌○[楚辭]迷不知吾所如○[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趁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注]繭足胝也[唐韻]胝皮厚也

此因觀劍舞而追傷天寶之亂也言公孫氏之舞

劍器奇偉如此今其人寂然無聞而有弟子傳其餘芬以舞于白帝之間者乃神妙不群使我異而問之遂與劇談往事而興感慨也昔先帝侍女八千而以公孫劍器爲首冠時蓋日躭聲色矣未幾而胡塵犯闕諸樂星散天子升遐而陵間之木拱民人流竄而城市之草深當此酒闌曲罷之時正我樂往哀來之際而又對此明月經此荒山身無所歸足立疲敝而覺老病彌添耳

折檻行[唐書杜鴻漸傳]崔旰殺郭英乂于成都命鴻漸以宰相往鎮撫之鴻漸性

畏怯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因薦爲成下
尹尋表爲節度使按本集是詩作于大
三年是歲崔旰入
朝拜爲工部尚書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唐書房玄齡字喬齊州人太宗狥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太宗爲秦王即授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恡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帝即位爲中書令進尚書左僕射居宰相十五年○魏徵字玄成少有大志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太宗紀武德元年進封秦王儒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詩青青子衿小序子衿學校廢也○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左傳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魏志龐德傳德觀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漢書朱雲字遊魯人也少時通輕俠以勇力聞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尸位素餐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但未知聖朝如何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左思魏都賦榱題黮䵢階陷嶙峋○唐書婁師德字宗位武后天授初撿挍豐州都督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師德深沉有度量爲將相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論曰武后意在革命聽睃臣之奇請用亂吏之苛法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平生所爲薦梁公一事耳然唐祚再興梁公力也師德之功豈小哉○公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元宗召拜刑部尚書封廣平郡公璟因一二近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開元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贊曰宋璟剛正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

此刺奸雄得志朝無直臣也言太宗諫臣房魏者既不復見其學士更難羨矣今士子困於泥塗而將軍威若雷電乃崔旰也且鴻漸不能誅旰而反薦之於國則如張禹之黨王鳳故恨朝無朱雲以發其奸耳然直臣雖乏代宗苟能如先皇之納諫則婁公不言而宋公言之矣唯其不容直臣是以無敢諫也首言太宗而末憶玄宗者以爲太宗非所望即玄宗亦永不及矣尚者庶幾之詞言以今上比之則玄宗猶庶幾可想也先皇指玄宗或以爲太宗者非婁公寡言宋公直諫故並舉之不必拘其同時也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五終

唐詩解卷之十六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錢士貴貞起父參定
錢氏貴凝庚父
錢瑞生復古父 同校

七言古

王維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

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居宜反○樂府陌上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戰國策步行數千里○史記李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胡騎得廣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以故得脫○古詩胡馬依北風○晉書周處傳處好馳騁田獵州曲患之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虎因沒水搏蛟果殺蛟而反○文選注曹操都鄴盧思道詩鄴下盛風流○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太祖在漢中而劉備使劉封挑戰太祖曰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彰鬚黃故以呼之○鮑照詩一身仕關西○後漢書吳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轉戰千里○文選注轉戰謂相馳逐鬭戰也○莊子水激三千里○尉繚子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史記平原君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史記淮陰侯傳漢兵遠鬬窮戰○樂府排歌騁馳無所奮迅兩耳○揚雄羽獵賦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注霹靂雷也釋名霹歷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隋書長孫晟爲總管突厥畏之聞其弓聲謂爲霹靂○曹植詩虜騎數遷移○李顒雷賦濆淪隱轔崩騰磊落○爾雅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爾雅翼軍旅以鐵作蒺布敵路謂之鐵蒺藜○漢書衛青字仲卿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至蘢城斬首虜數百天子使使即軍中拜爲大將軍霍去病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敢深入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按天幸乃去病事今借衛青蓋借用也○又曰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元朔六年廣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元狩四年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

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從廣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遂引刀自頸○漢書注奇隻不耦也

自從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魏文帝詩弃置勿復陳○孔融詩一朝衰朽至○晉書阮籍傳籍不與世事酣飲爲常○又周處傳處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史記萬石君傳石建老白首○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鮑照詩驚雀無全目○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林希逸注柳瘍也今人謂生節也按右丞改作垂楊當另有

解說文肘臂節也○梁簡文詩垂柳復垂楊○古樂府觀者滿路傍○史記蕭何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陶潛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徐陵詩蒼茫綮自畢○宋玉風賦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陰鏗詩寒山但見松○釋慧淨詩落照侵虛牖○後漢書耿恭傳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遂引去○唐書西域傳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史記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建元元年入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灌夫為人剛直使酒

好任俠已然諾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漢書注使酒因酒而使氣也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

涇陽圖經賀蘭山在縣西九十三里山草多白遙望青白如駁北人呼駁馬為賀蘭鮮卑因山谷為氏族今賀蘭姓者皆因此山名也○一統志賀蘭山在寧夏衛城西六十里盤踞數百里寧夏倚以為固○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梁簡文帝詩送陳出黃雲○漢書高帝紀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文心雕龍插羽於書以示速也○[illegible]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陸[illegible]石闕銘羽檄交馳軍書狎至○顏延之詩日夕望三川○梁簡文帝詩隴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吳志孫灌初置節度使通典朔方在冠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史記貨殖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地理通釋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河東郡為三河○史記始皇紀命為制令為詔○漢書常惠傳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注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陳琳檄吳將校文萬里苑馳五道並入鍾會檄蜀文鎮西諸軍五道並進○樂府木蘭辭寒光照鐵衣○徐陵詩雪色故年殘○越絕書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取純鈞薛燭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鈸爛如列星之行吳越春秋伍子胥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曰此吾前君之劍也中有七星價直百金吳筠詩劍抱七星文○周禮燕之角注角弓出幽燕○說苑趙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對曰臣聞

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何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耶遂刎頸而死○史記馮唐傳唐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注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括地志今大同府古雲中郡也○左傳晉侯一戰而伯○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士之立功勳效名節

按摩詰少有盛名年未冠擢進士第一歷三十年而官不顯祿山之亂以罪廢肅宗時思復用而不

得故爲老將之辭以自況也言我少時驍勇絕倫
常轉鬭千里以寡敵衆奮兵力戰使胡虜畏之如
漢嫖若是則宜享茅土如拾芥然觀衞青果以智
勇取封哉特由天幸不敗耳李廣無功非以數奇
耶我之不得封侯良有以也自棄置以來年已衰
暮無復樹功之心向者雀無全目今則柳生其肘
矣賣瓜種柳農圃自娛窮巷栖遲落寞殆甚然精
忠之念猶存非汎然一酒徒也近聞寇警方急羽
書輻輳邊鎮募兵天子命將正用人之秋也於是

拂甲援劍氣色未消破敵捐身志意如昨倘朝廷
不弃雲中之守釋其罪而用之則我猶能一戰立
勳不敢以衰老辭矣史稱右丞晚年長齋奉佛無
仕進意然觀此詩宦興亦自不淺

隴頭吟 通典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古題要解梁鼓角詩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叙征人行役之思

長安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
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
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
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漢書尹賞傳賞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
人盡以次內虎穴中○荀子立氣岸作威福結私交
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史記游俠傳俠客之義
聞可少哉○庾信詩戍樓侵嶺路○史記天官書察
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注索隱曰太白辰
出東方曰啓明故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正義曰天
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
之象也○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
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
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舊唐書隴
州隋扶風郡唐武德中改爲隴州梁元帝詩銜悲別
隴頭○詩行人儦儦○後漢書虞詡傳詡曰關西出
將關東出相○史記吳王濞傳王問計諸老將○張
正見詩雲髯不勝愁○蘇武詩陌頭解駐馬○李陵
與蘇武書晨坐聽之不覺淚下○樂府古辭執手雙
淚落○史記李廣傳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史記蕭相國世家功臣皆曰臣等

多者百餘戰○史記項羽紀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
餘人注麾亦作戲漢書注戲大將之旗也○漢書馮
奉世傳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史記衛青傳大將軍
言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其校尉
裨將侯者九人又李廣傳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
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漢書蘇武字子
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
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
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
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即位求武等始元六年
春至京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又昭帝紀注如
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
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李陵與蘇
武書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
首而歸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
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
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子尚如此陵

復何望哉（煬帝詩）淮南江上海南頭

此因輕進少年侮慢先達故託老將以挫其鋒實自況也太白主兵少年觀之以候邊數是蓋急於勲名然當此月明之夜乃有老將聞笛而泣者自言百戰而功不錄麾下或取封侯已獨受蘇武之薄賞則向之勤勞奚益我彼少年慎毋沾沾爲也

按維晚節始擢尚書右丞故每以老將自嘆

夷門歌

（史記信陵君傳）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竹書紀年）夷門之東即侯嬴抱關處

七國（本集作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史記）蘇代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東都賦）七雄並爭（注）謂韓魏燕趙齊秦楚也○（史記）馮驩說齊王曰夫齊秦雄雌之國也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吳邁遠詩）雄雌一旦分○（左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戰國策）范雎曰昔者秦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前漢詩）紛紛戰國漢漢衰周○（史記）平原君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又信陵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久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侯生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市人皆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又進兵圍邯鄲平原君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公子見侯生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侯生曰臣有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朱亥袖

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遂救邯鄲存趙侯生果北鄉自剄○（楚辭）好夫人之慷慨○（史記）陳平世家魏無知曰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崔駰詩壯士激兮忘身命○魏文帝詩向風長嘆息○（焦氏筆乘）晉殷灼傳灼上書追理爽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己出

此爲當時貴人無真好士者故借夷門以發之言秦難如此其亟然信陵一禮賢者而屠肆抱關之人咸爲踴躍不但獻奇謀以解紛且捐身命以立節彼刎頸之老翁豈有求於公子耶特以意氣相期耳今貴人有如信陵之下士士孰不能爲侯嬴

哉按本傳維有感名寧薛諸王待若師友覩此詩
豈寧薛輩所以禮士者未盡善與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詩終南何有〔書〕終南惇物〔五經要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括地志南山即終南山一名太乙一名橘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陝西通志〕終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亘千里有餘其南北亦然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左傳〕清廟茅屋○〔樂府〕子夜歌終年不西顧○〔易〕先王以至日閉關〔江淹書〕子陵閉關於東越○〔詩〕終日七襄○〔詩〕在泮飲酒○〔劉向列仙傳〕陵陽垂釣白龍銜鈎○〔王母白雲謠〕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列子〕

五山常隨潮波上下往還

此述幽居之閒逸也無客則閉關自守君來則往還其間終日無心靡所營矣然飲酒垂釣亦無不可其真與世逍遙不着於物者與

同崔傳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
○〔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史記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吳都賦注〕吳王夫差都蘇州有桂苑姑蘇臺閶季直〔京邦記〕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謝莊月賦〕乃清蘭路肅桂苑○〔謝朓詩〕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書〕九江孔殷〔賈誼書〕禹鑿江而導之九路〔玉海〕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叫江三曰嘉靡江四曰沙提江五曰烏上江六曰白蚌江七曰白烏江八曰箘江九曰廩江○〔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周禮〕揚州其浸五湖一統志太湖禹貢謂之震澤國語謂之五湖虞翻云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其地跨蘇常嘉湖四府界

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庾信詩〕先定下江兵○〔隋書地理志〕蘭陵郡開皇初郡廢置鄫州及蘭陵縣大業初州廢改為蘭陵○〔向秀思舊賦〕序鄴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梁簡文帝詩〕笛聲下復高○〔庾信詩〕空山夜火明○〔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富春縣〔謝靈運詩〕旦及富春郭○〔楚辭〕嫋嫋兮秋風○〔晉書陸機傳〕機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吳志〕孫權治建業作石頭城〔圖經〕石頭城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一統志〕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吳據石頭爲城

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

前溪歌白紵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棊賭山陰墅
〔吳志〕周瑜字公瑾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吳志〕陸遜破曹上與羣寮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着白貂裘賜之○〔宋書樂志〕前溪舞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樂府解題〕前溪舞曲也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為白苧之歌〔劉馴侯詩〕池上舞前溪○〔晉書樂志〕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排歌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晉書〕王羲之嘗詣門生之家見棐几滑淨因書真艸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庾信詩〕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北山移文〕艸堂之靈○〔晉書〕謝安傳安命駕出遊山墅方與玄圍棊賭別墅

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

想風流第一人〔漢官儀〕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謝臺運晉書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謂者爲外臺是爲三臺〇〔楚辭〕思夫君兮歎息〇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〇〔後漢〕鄧禹傳郎中馬融從在臺閣〇晉書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〇〔孫綽〕遊天台山賦〕何肯遥想而存之〇〔南史〕謝瞻謝緄風流爲江左第一宋武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按唐史崔傳無傳其弟亦不可考疑洛陽人而宦遊吳越故歷叙所經之地所見之景所交之人所善之技見其風流第一既爲衣冠所推必爲臺閣所舉想君必不久於江東也

高適

邯鄲少年行〔一統志〕廣平府邯鄲縣本戰國時趙都秦置邯鄲郡漢廢郡爲縣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漢書地理志〕趙國故秦邯鄲郡屬冀州〔注〕邯鄲山在東城下〇〔樂府〕陌上桑採桑城南隅〇〔漢書〕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〇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〇〔史記〕項羽紀論自矜功伐〇〔又〕高帝紀高祖曰豐吾所生長忝陵朝游慇之念之兮生長邊鄙〇〔史記〕游俠傳郭解以軀借交報仇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〇〔王融詩〕所知共歌笑〇〔孟子〕所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〇〔詩〕于有車馬〇〔列子〕望之若雲屯焉〔陸機詩〕羽馬如雲屯〔廣雅〕屯聚也〇〔史記〕蒯通曰臣願披腹心輸肝膽〇〔又〕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漢書〕朱建傳朱建楚人也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欲反建諫止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爲人辯有口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辟陽侯乃奉百金襚又之人或殺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言帝出辟陽侯呂太后崩辟陽侯常不誅計畫所以全者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逮遂自剄按平原君有二詩意未詳所指觀上文云報讐不死當以朱建爲是君不見今日〔本集作人〕交態薄黄金用盡還疎索以兹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史記〕汲鄭傳一貧一富乃知交態〇〔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黄金百斤盡〇〔阮籍詩〕黄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〇〔蕭子雲詩〕一水終疎索〇〔鮑照詩〕時事一朝異〇〔曹植詩〕京洛出少年美酒斗十千〇古詩不如飲美酒〇〔史記〕李廣見南山中射獵

此嘆交道之薄因少年以發之也意謂世之交者孰非勢利耶觀此邦游俠之子貪嗜於財倖免於法非能豪舉也然而門庭若市故我之肝膽未知所向以世無平原君也交態既日薄矣吾豈待金盡而疎索哉惟辭彼舊遊而於時事無求耳今少年不尚游俠不趨勢利但與飲酒射獵以相娛樂

則其交也庶幾哉

古大梁行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一統志開封府魏都於此號爲大梁○唐書杜甫傳甫嘗從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之測○

古城莽蒼饒荊棘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 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晏子春秋晏子退而窮處門外生荊棘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今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詩驅馬悠悠○陰鏗詩荒城高仍落○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史記始皇紀宮觀二百七十○微子麥秀歌禾黍油油○詩小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作黍離詩○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陶潛詩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憶昨

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鐘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五千里 史記張儀傳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劉向說苑翟黄乘軒車○潘岳籍田賦金根照耀以炯晃○國語公賜魏絳歌鐘一肆注歌鐘歌時所奏肆列也○司馬法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廢國容入軍則人德弱○吳都賦注軍容軍之容表也○史記張儀傳秦帶甲百餘萬○又曰張儀說魏王曰魏地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詩國步斯頻○劉遵詩日暮返連營○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魏地方千里不下於楚○又曰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見狐狸迹古地空餘艸木根 鮑照蕪城賦當昔全盛之時○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史記李斯傳國爲丘墟○傅玄放歌行但見狐狸迹虎豹自成群○列子阜落之國其民食艸木根實淮南子草木注根 暮天搖落傷懷抱撫劍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 王融詩如何將暮天○楚辭艸木搖落而變衰○孫楚詩惆悵盈懷抱○左傳子朱怒撫劍從之○史記項王悲歌忼慨○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古詩秋艸萋以綠○史記游俠傳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朱亥夷門俱見上王維夷門歌注○梁簡文帝詩草合行人踪 白璧黄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塡山丘年代凄凉不可問往來唯見水東流 史記范雎傳侯嬴曰夫虞卿躡蹻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穆天子傳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曹植詩零落歸山丘○謝靈運詩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沈約詩凄凉霜野○史記貨殖傳老死不相往來○蔡琰胡笳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此覽古而興慨也見古城之荒凉而追想曩時之壯麗因言全盛難保故物一無存者安得不傷懷抱而興悲歌哉雖俠客猶傳其名隱士尚識其處然而萬戶侯安在耶寶刀駿馬亦皆塡滅於山丘矣所見惟河水東流依然如舊耳吁今猶古也世之紛華靡麗孰非空花哉

燕歌行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

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烟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史記〕叔孫通諭卒為漢家儒宗○蔡琰胡笳詞烟塵蔽野兮胡虜盛○〔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陸機詩〕辭家遠行遊○〔孟子〕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史記〕季布傳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相如難蜀父老文〕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論語〕正顏色

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子虛賦〕摐金鼓吹鳴籟〔注〕摐撞也金鉦也鼓也○〔詩〕鉦人伐鼓毛萇曰伐擊也○〔王融詩〕棐暗榆關〔漢書〕枚乘傳北備榆中之關〔注〕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詩〕悠悠旆旌○〔楚辭〕載雲旗之逶迤王逸曰逶迤長貌○

唐詩解　卷之十六　圭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唐書地理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漢書〕百官表凡入校尉皆武帝初置秩皆二千石○〔虞義詩〕羽書時斷絕○〔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臨瀚海而還〔注〕見五言古陶翰詩注○〔漢書注〕單于者匈奴天子之號也○〔三國志〕魏帝紀太祖北征烏丸登白狼山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縣有狼山○一統志狼山在寧夏衛城東南二百八十里其山多狼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詩〕山川幽遠○〔曹植詩〕中野何蕭條○〔史記〕李廣傳胡騎遂不敢擊○〔左傳〕憑陵我城郭〔注〕昉彈事役䕫憑陵淹移歲月○〔劉向新序〕韓安國曰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來若風雨解若收電○〔史記〕李牧傳牧居雁門厚遇戰士○〔史記〕李廣傳陵軍五千人士死者過半○〔史記〕項羽紀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於是項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漢書〕樊噲傳噲直撞入立帳下○〔詩〕式歌且舞

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漢書〕匈奴傳浮西河絕大漠〔北邊備對〕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謀畫令漢度幕北以要疲漢兵故武帝欲越幕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然也○〔鮑照〕紵歌窮秋九月荷葉黃○〔李陵答蘇武書〕涼秋九月塞外艸衰○〔沈約詩〕寒艸衰芳無已○〔詩〕百卉具腓毛萇曰卉艸也腓病也○〔謝承後漢書〕耿恭以孤城守甲兵於絕域○〔鮑照詩〕落日川渚寒○〔說苑〕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後漢書〕賈復傳恩遇甚厚○〔劉峻廣絕交論〕銜恩遇進款誠○〔老子〕禍莫大於輕敵○〔蔡琰胡笳〕關山阻修兮行路難○〔新序〕高帝圍於平城七日乃解圍

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

唐詩解　卷之十六　未

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古樂府〕木蘭辭寒光生鐵衣○〔說文〕戍守邊城辛也〔左傳〕晉至父戍葵丘○〔參同契〕肝腎歌至一周甚辛勤○〔梁簡文帝詩〕玉筯衣前滿○〔李太白詩注〕玉筯淚也○〔鮑令暉詩〕絃有別離音○〔江總詩〕莫輕少婦狎春風○〔杜甫〕洗兵馬城南思婦愁多夢○〔沈佺期〕古意詩丹鳳城南秋夜長○〔魏文帝〕樂府念君客遊思斷腸○〔江淹詩〕薄酒送征人○〔羽〕逝王從軍行薊北亭障接燕然○〔王粲詩〕回首望長安○〔盧思道詩〕邊庭節物與華異○〔陸雲詩〕飄颻月風塵○〔李陵答蘇武書〕身絕域之表○〔禮記〕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國語〕蒍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注〕三時春夏秋也○〔庾信詩〕君許漁陽少陣雲胡師旋○〔詩〕飛雁遺寒聲沉約詩稍舉振寒聲○〔孟康漢書注〕刁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

憶李將軍○相如喻巴蜀檄邊郡之士觸白刃冒流矢○張衡詩欲往從之雪紛紛○史記貨殖傳賢人守信死節○蔡琰胡笳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後漢書臧宮傳宮從光武征戰諸將皆稱其勇○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趙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復請李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縱畜牧單于聞之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

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塵在東北原非犯我內地漢將所破特餘寇耳蓋此輩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禮貌能不生邊釁乎於是鳴金鼓建旌旆以辭

瀚海適值單于之獵憑陵我軍我軍死者過半主將方且擁美姬歌舞帳下其不惜士卒乃爾是以當防秋之際鬪兵日稀然主將不以為意者以其特恩而輕敵耳何為使士卒力盡關山未得罷歸乎戍既久室家相望之情極矣則又述士卒之意曰吾豈欲樹勳於白刃間耶既苦征戰則思古之李牧為將守備為本亦庶幾哉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黄花為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顦顇人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陶潛詩采菊東籬下○禮記季秋之月鞠有黄華○崔寔月令九月九日可采菊花○鮑照詩行子夜中飯○國語駟見而隕霜冬裘具○詩九月授衣○史記孟嘗君召馮驩曰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又滑稽傳王先生懷錢沽酒○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阮籍詩憔悴使心悲○史記韓信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吳均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中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今世人九日登高始此○蔡琰胡笳詩不得相隨兮空斷腸○詩搔首踟蹰

此客中紀事傷落魄也景雖可憐菊不能賞者正以無衣之吝而值乏酒之主也因言已困于游為人所厭棲遲未遂貌亦見憎豈復有佳況乎藉令登高而益傷淪落則不如獨坐搔首矣

送別

昨夜離心正鬱陶三更白露西風高螢飛木落何淅

瀝此時夢見西歸客曙鐘寥亮三四聲東隣嘶馬使
人驚攬衣出戶一相送唯見歸雲縱復橫楚辭衆駭遽以離心

謝朓詩離心眷鄉叢○書鬱陶乎予心○子夜變歌三更開門去○詩白露爲霜○爾雅西風謂之泰風○謝朓太子妃哀冊文中庭州渚皆上螢飛○簡文帝樂府谷水瀉瀉木落翩翩王融詩況復飛螢夜木葉亂紛紛○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古樂府夢見在我傍○詩誰將西歸○庾肩吾詩風長曙鐘近○嵇康琴賦進御君子新聲慘亮注慘亮聲清徹貌慘言哀○易東鄰殺牛○古詩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潘岳西征賦納歸雲之鬱蓊○揚雄解嘲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鮑照詩冠蓋縱橫至

此叙不忍別之情夫念離而憂思深而夢候鐘而

起聞馬而驚當未別之時已不勝情矣況既送之後所見惟歸雲無惆悵乎

送田少府貶蒼梧唐書地理志梧州蒼梧郡武德四年置又有蒼梧縣今屬廣西

沉吟對遷客惆悵西南天昔爲一官未得意今向萬里令人憐古詩沉吟聊躑躅○江淹恨賦遷客海上○楚辭惆悵而私自憐○莊子知效一官念玆斗酒成暌間去聲停舟歎君日將晏遠樹應連北地春行人却羨南歸雁晉書陸納傳納爲吳興太守辭桓溫曰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唯酒一斗鹿肉一柈溫歎其率素酬歡極歡而罷○易暌者乖也○國中記兖時理水訖停舟于神池○史記張湯傳日晏天子忘食○謝朓詩遠樹曖阡阡○江淹詩行人或息駕○武帝辭艸木黃落兮雁南歸○陳後主詩況聽南歸雁切思胡笳音丈夫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江山到處堪乘興楊柳青青那足悲李康運命論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史記項羽紀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數奇見上王維詩注○莊子汝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世說王子猷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古詩楊柳依依○古詩青青河畔艸

此與少府叙別因以慰之也蒼梧在西南故指所貶之方而惆悵因言少府昔所屈之官已非得意今又貶黜能不令人相憐乎我想飲此斗酒永成離隔是以日晏而不忍別也地既異矣所連接者

唯樹間春色儔侶希矣所可羨者唯雁之依人少府所遇如此可謂窮矣然丈夫窮達未可知意君必非終於不偶者姑就所經之地所見之景以消憂勿以遷謫芥蒂可也

人日寄杜二拾遺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

人日題詩寄艸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月爲馬七日爲人○杜工部年譜乾元二年公入蜀上元元年裴冕爲成都尹爲卜浣花艸堂居之○一統志艸堂在成都府城西南五里浣花溪上即杜甫宅也○梁元帝折楊柳詩同心且同折故人

懷故鄉○〔燕歌行〕楊柳拂地數千條○〔劉義慶詣樓〕花覆樹白〔宋書〕壽陽宮上人日臥于簷下梅花落額上○沈約詩流嚶復滿枝○〔蔡〕琰胡笳不得相隨兮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

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唐書〕高適傳祿山亂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南蕃謂蜀也○須與同○〔蔡琰胡笳〕心有懷兮愁轉深○〔詩〕逢此百憂〔張協詩〕歲暮懷百憂○〔史記〕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

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晉書〕謝安屢違朝旨高臥東山○〔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也○〔劉孝標辯命論〕劉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埤蒼〕龍鍾行不進貌一云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也○〔漢書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禮記〕孔子曰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按上元中適爲蜀彭二州刺史甫構艸堂於成都段子璋反東川此憂亂而歎功名不顯也既憐故人又憶故鄉覩梅柳而傷心矣因言我雖作蕃於蜀無與於政憂慮頗多以帝不納匡正之言事見本傳邦國多難官無常職今之所居蓋不諫其明歲矣我向有高尚之志卒老風塵苟龍鍾而守此二千石孰若遨遊四方哉以此不能無愧於君耳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鮑照詩〕還山路已迷○〔楚辭〕天高而氣清○〔江淹詩〕日暮山河清○〔謝靈運詩〕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江淹別賦〕送君南浦

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去聲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鋤江切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

〔古詩〕人生天地間○〔古樂府〕老大徒傷悲○〔陶潛詩〕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楚辭〕采三秀兮於山間○〔詩〕或棲遲偃仰○〔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說文〕淙淙水聲也○〔郭璞爾雅注〕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本艸圖經桂木高三四丈多生深山蠻洞中三月四月生花九月結實按郭璞云花而不著子此又云九月結實桂豈有二種耶姑並載之以示博聞者○〔本艸〕松子味甚甘道家服食能絶粒〔列仙傳〕偓佺好食松實能飛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時人受服者皆

至二三百歲焉

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盃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相周旋

〔高士傳〕韓康字伯休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江淹詩〕韓公淪賣藥○〔史記刺客傳〕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嵇康養生論〕服藥求汗或有弗獲○〔夏后鑄鼎繇〕逢逢白雲一南一北○〔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古樂府〕郎眠何處床○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於夢中往但至半途即迷不知路

此美山人能適志也言我作吟送別而識君之心

盖人生老大固宜恣意君能了此一生以取山間
之樂彼石泉松桂雖佳非囊錢何以自給旣㯉錢
而又服藥當不長年乎白雲明月相期於寢食間
矣倘臥而想及舊交幸於寬夢周旋毋相忘也

別韋叅軍

二十解書劒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史記自序遷生龍門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列子老聃西遊于秦阮籍詩西遊咸陽中○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建金城之萬雉○蔡琰胡笳舉頭仰望兮空雲烟○楚辭君之門以九重吳邁遠詩君門已九閽○漢書陳湯傳詘指計其日○

解嘲上說人主下談公卿 國風冲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兎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范寧穀梁傳序列叅離於國風○楚辭望三五以爲像注三五謂三皇五帝或曰三王五伯也○說文冡王者封畿內縣也○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鹽鐵論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戰國策蘇秦曰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史記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行過雒陽車騎輜重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唐書高適傳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潘岳詩信美非吾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宫室苑囿之樂築兎園園中有雁池王日與宫人賓客弋釣其中也○漢書昭帝紀比歲不登民匱于食○地理志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雁池 世人向我同與人唯君於我最相親且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彈棊擊筑白日晩縱酒高歌楊柳春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丈夫不作兒女別臨岐涕淚沾衣巾
楚辭世人皆濁衆人皆醉○子華子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黃帝養生經中壽百年○史記汲鄭傳翟公署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史記樂毅傳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史記酈生傳酈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世說彈棊始自魏宫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傅玄彈棊賦敘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

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藝經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後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史記刺客傳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索隱注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楚辭願及白日之未暮○韓詩外傳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宋玉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吳均詠雪詩不見楊柳春徒看桂枝白○蘇武詩歡娛在今夕○陶潛詩分散逐風轉○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思詩聊可瑩心神○曹植詩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陶潛詩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爲兒女憂○鮑照舞鶴賦臨岐矩步爾雅二達謂之岐○張衡詩側身北望涕沾巾○沈約詩寧假濯衣巾

此述巳落魄之懷叅軍交誼之厚見難爲別也

我少負其才學謂公卿可立致然不知國步方隆人文照灼主上自謂咸五登三徂於近習曠復札布衣之士乎於是歸洛則無負郭之資遊梁則乏愛客之主落魄之時世人咸以衆人待我君獨不然百年之間交態若一未嘗以貧故而辭酣暢也意誠厚矣今於分手能無戀乎雖無兒女情要亦不能不揮淚耳

贈別晉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慕君爲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踈出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

封丘縣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艸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秪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咲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故山安在我爲銜君命日遲廻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六終

唐詩解卷之十七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錢士貴貞超父參定
殷廷梅君和父
殷廷桁君濟父　同校

七言古

岑參

登古鄴城【唐書地理志】相州鄴郡本魏郡有鄴縣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殿

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史記】李廣令曰皆下馬解鞍○【王粲詩】歌舞入鄴城【注】漢書魏郡有鄴縣瓚曰鄴魏都也一統志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魏都於此○【漢書劉向傳】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楚辭】東風飄兮神靈雨○【列子】人血之為野火也○【漢宮闕名】長安有飛雲殿○【詩】俟我于城隅○【魏武遺令】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時時登吾西陵墓田○【呂氏春秋】魏襄王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使之為鄴令民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三國志】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水經注】魏武帝封於鄴為北宮宮有文昌殿○【吳均詩】年年月月對君王○【謝朓詩】春色滿皇州

此亭鄴宮之荒涼也言登城覽觀所見惟野火入殿漳水東流而望陵之人一無存者春色果為誰而來乎

韋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恒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蕭愨春賦】落花無限數○【漢書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後漢百官志】尚書六人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艸○【史記信陵君傳】公子大會賓客○【詩】為此春酒

此美韋之能行樂也言人不如花花復可惜能惜花而不惜費者其惟君家兄弟乎貴顯如此而不忘花下之飲是真能行樂矣

邯鄲客舍歌【唐書地理志】惠州有邯鄲縣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旦生蔓艸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日正午一曲狂歌壚上眠【詩】驅馬悠悠○【史記張釋之傳】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謝靈運詩】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史記蒯成侯傳】周緤操心堅正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史記趙世家】

趙武靈王起叢臺〔漢書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注〕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〇〔一統志〕叢臺在廣平府邯鄲縣北〇〔詩〕野有蔓艸〇〔史記〕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〇〔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郭璞注〕漳水今在鄴縣〇〔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〇〔三輔黃圖〕長楊宮中有垂楊數十畝〇〔庾信詩〕高荷沒釣船〇〔鮑照詩〕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〇〔樂府古辭〕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〇〔徐陵詩〕胡姬沽酒誰論價〇〔盧綸詩〕桃[illegible]惜花〇〔後漢書五行志〕童謠云河間姹女工數錢〇〔晉書〕山簡歌酩酊無所知〇〔嵇康絕交書〕濁酒一盃彈琴一曲〇〔漢書注〕郭璞曰壚酒壚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壚為對溫酒火壚失其義矣〔晉書阮籍傳〕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臥其側

此紀客中之事言我來自長安而覩叢臺之蕪沒

就客舍而值春景之芳佳因沽酒而識當壚之窈窕凡此三者不足痛飲乎是以夜醉而晝猶臥且寄情於歌云

喜韓尊相過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酤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桃花點地紅斑斑有酒留君且莫還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三輔黃圖〕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〇〔柳惲詩〕瀟湘逢故人〇〔梁簡文帝詩〕相逢半路蹊〇〔胡師耽詩〕甕中酒新熟〇〔江總詩〕三五二八佳年少〇〔詩〕韓侯受命〇〔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〇〔禮記〕仲春之月桃始華〔梁元帝詩〕三月桃花含面脂〇〔詩〕有酒湑我〇〔詩〕攜手同車〇〔韓非子〕仲尼曰虛名不可以借人〔古詩〕虛名復何益

此因韓過訪留之飲也言以惜春之暮而沉飲故人之來其耐我方醉臥乎酒甚美而官貧沽酒之外無餘祿矣彼長安年少甚衆所可談者惟君對此落花可無留飲耶世上虛名身外事耳

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

〔說文〕胡人捲蘆葉吹之用以作樂故曰胡笳

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太平御覽〕胡笳者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〇〔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是誰答曰孫會稽也〇〔梁簡文帝詩〕但歌聊一曲〇〔漢書西域傳〕鄯善國本名樓蘭王去陽關千六百里〇〔梁江洪詩〕紅顏征戍兒〔蕭子顯詩〕尋道黃龍征戍兒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艸崐崘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李陵答蘇武書〕涼秋九月塞外艸衰〔虞羲詩〕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〇〔史記匈奴傳〕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一統志〕蕭關在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又武帝西登崆峒出蕭關即此〇〔詩〕北風其涼〇〔范雲詩〕風斷陰山樹〇〔一統志〕火州天山在交河城北一名祁連山

唐天山縣以北為名〇(河圖括地象)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〇(蔡琰胡笳)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胡笳怨兮將送君秦山遥望隴山雲邊城夜夜多愁夢向月胡笳誰喜聞(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〇(一統志)西秦山在隴州隴安舊縣北二十里內有秦二王試劍崖秦嶺山在隴州隴安縣西南拔秦山有二木詳所指故並載之〇(古歌)遥望秦川肝腸斷絶〇(鄭仲產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一統志)隴山在隴州西北六十里山高而長其頂有泉四注〇(史記李牧傳)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〇(焦仲卿妻詩)夜夜不得息

邊庭之悲者莫甚於笳故作歌以紀顏之客況也言胡人吹笳動征戍之思舊矣今當凉秋搖落之

時向月而吹其愁可知於是既為怨聲以送君之行又登山以望河隴之所在因言此地信多愁夢君豈喜聞此笳音哉諒其必不堪也

西亭子送李司馬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與雲齊盤崖緣壁試攀躋群山向下飛鳥低(詩)無日高高在上〇(北山移文)干青雲而直上〇(劉向新序)紂為鹿臺高千尺(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〇(梁簡文帝海賦)昔禹啓龍門鑿山既鑿〇(易)飛鳥遺之音

使君五馬天半嘶絲緤玉壺為君提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綠柳鶯亂啼千家萬井連回溪(古樂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許彥周詩話)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良馬五之以為州長建旟作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左驂以為五馬然前輩楊劉李宋景好知辟事豈不知漢官儀而疑之耶故俱存之以俟知者〇(劉向新序)魏王將起中天之臺許綰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王僧孺詩)高枝起天半〇(辛延年詩)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沈君攸詩)絲繩玉壺傳綺席〇(陳後主詩)春江聊一望〇(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注)李周翰曰端倪猶言涯際也〇(樂府)桃葉歌桃葉映紅花〇(謝靈運詩)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〇(周禮)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其中(漢刑法志)提封萬井〇(枚乘七發)依絕區兮臨迴溪

酒行未醉聞暮雞點筆操紙為君題為君題惜解攜艸萋萋沒馬蹄(潘岳秋興賦序)染翰操紙慨然而賦〇(陸機詩)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〇(楚辭)春艸生兮萋萋〇(莊子)馬蹄可以

踐霜雪

此飲餞西亭而賦其事亭在山巔故攀躋而上既登而益見其高於是設酒與司馬話別而坐望之景又如此然酒未醉而雞將棲不復能盡興矣雖寄意於詩章終不能忘情於芳艸也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雍錄)古嘗立關秦者凡三所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

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艸蔓遮古道

空谷千年長不改漢書武帝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注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雍錄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深險如函故以爲名東自殽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東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王充論衡杞梁妻崩城之名至今不滅○何遜詩綠滿綠艸蔓陳從主詩階前看艸蔓○王粲羽儀賦尊市道以游豫○詩在彼空谷寂寞無人空舊山楚辭嘽寂寞而無聲又曰野家漠其無人○鮑照詩隨遂旋知意不使函山空○古樂府今我聖朝應太平○班固西都賦庶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劉向七畧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聖朝無事不須關白馬公孫何處去青牛老人更不還

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游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魏文帝詩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淮南子窮谷之汚生以蒼苔○國語諸稽郢曰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曹植詩古時有虞舜○江總詩野花寧辨晦山蟲詎識秋○師曠禽經山鳥岩栖○漢書終軍傳軍步入關關吏予軍繻○鮑照詩鷄鳴關吏起故人方乘使辭去者車吾知郭丹却不如請君時憶關外客行到關西多致書李陵書幸謝故人○後漢書郭丹字少卿七歲而孤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譯賓月詩孤雁關外發○後漢書鄧禹傳禹名寘關西

此因評事度關而作歌以贈也函谷起於秦徙於漢廢於唐故言遺址雖在蕪沒已甚正以朝廷清平無藉於關耳彼持論之公孫著書之柱史安在耶戰骨未消月色無改而人代異矣花鳥無情安知行人關吏之屢變乎雖然功名之著于斯者猶不滅也今君奉使而才勝於丹則其嗣美古人無疑惟願毋忘舊好而已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縣有靜塞軍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烟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通典義纂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胡星也注昴一星爲髦頭旄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漢義詩羽書時斷絕○漢書西域傳渠犂城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顏師古漢書注單于匈奴天子之號詳見五古○北邊備對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一統志金山在陝西永昌衛城北二里又在故昌松縣南○戍樓見上王維詩注○張衡詩側身西望涕沾裳○蔡琰胡笳烟塵蔽野兮胡虜盛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

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艸根劒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

〔史記〕黥布傳懷王使宋義爲上將○〔班固〕涿郡山祝文〔汝節〕擁旄鉞人伐鼓〔虞羲詩〕旆旌爲漢將○〔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史記〕留侯世家父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樂纂〕軍中之樂鼓笛爲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史記〕李廣傳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艸少其勢不屯行○〔宋超詩〕雲霧四邊收○〔詩〕伐鼓淵淵○史記項羽紀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後漢〕臧宮傳宮進兵呼聲動山谷○〔漢書〕匈奴傳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又〕曰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注〕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漢書〕西域傳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潘岳〕秋興〔賦〕高閣連雲○〔陸機〕從軍行胡馬如雲屯○〔戰國策〕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蔡琰詩〕白骨不知誰從橫無覆蓋○〔沈約詩〕艸根積霜露○〔戴暠詩〕艸上知風急

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古詩〕轗軻長苦辛○〔魏志〕陳思王植上疏曰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江淹〕〔詩〕何日邊塵靜庭前征馬還

按嘉州嘗從封常清西征屯兵輪臺而作是歌方吹角警夜而妖星已落即有破敵之勢矣是時單于在金山之西我兵屯輪臺之北將軍於是擁旄引兵而西鼓譟之聲震動山海雖戰場景象慘創風氣懍烈良亦苦辛然亞相能甘之者則欲報主以靜邊塵垂功名於竹帛耳吾觀青史所載歷歷可見君之表樹當不勝於古人哉既云上將又云亞相蓋言才兼文武爲天子重臣也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北風卷地白艸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

〔漢書〕西域傳鄯善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艸〔注〕孟康曰白艸艸之白者師古曰白艸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楚辭〕增冰峨峨飛雪千里○〔潘岳詩〕春風緣隙來○〔史記〕貨殖傳安邑千樹棗○〔宗炳詩〕萬樹嶢嵒巃○〔蕭子顯詩〕洛陽梨

花落如雪○〔謝惠連〕雪賦終開簾而入隙〔三秦記〕明光殿織珠爲簾○〔陸機詩〕蘭室接羅幕○〔詩〕狐裘蒙戎○〔詩〕錦衾爛兮○〔詩〕角弓其觩〔鮑照詩〕角弓不可張○〔漢書〕百官表西域都護宣帝地節二年置○〔樂府木蘭辭〕寒光生鐵衣○〔虞羲詩〕瀚海愁雲生[illegible]見五古○〔左思〕吳都賦金鎰磊砢珠琲闌干○〔[illegible]〕明水篇北陸蒼茫河海凝南山闌干晝夜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詩〕中軍作好○〔陸機詩〕置酒高堂○謝靈運詩歸客遂海隅○〔劍俠傳〕王敬弘於威遠軍會宴有倡妓善鼓胡琴○〔釋名〕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虞羲詩〕羌笛隴頭鳴〔風俗通〕笛漢

武帝時丘仲所作本自羌中〇〔張衡詩〕欲往從之雪紛紛〔隋王胄詩〕寒庭浮暮雪疑從千里來〇〔張晏漢書注〕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謂見丘古〇〔江總詩〕紅旗照島嶼〇〔虞世基詩〕索旗凍不翻

此因雪中送別而歌之也雪太盛故疑梨花之開樹及入簾幕則覺寒透骨矣海凍雲凝大雪之候也於是時置酒設樂以送歸人而暮雪不止涉雪而去其勞可知徒使我悵望無已耳夫望君不見而尋其馬跡思深哉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頭日出使（去聲）車回青門柳枝正

堪折路傍一日幾人別〔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〇〔又〕曰成帝命飲飛之士以金鎖雲舟於波上〇〔范照詩〕禁門平旦開〇〔蔡玦朔笳〕城頭烽火不曾滅〇〔詩〕日出有曜〇〔史記〕孟嘗君傳秦使車適入齊境〔漢書〕魏豹傳齊趙使車各五十乘〇〔梁簡文帝詩〕柳枝無極軟〔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〇〔劉楨詩〕從者盈路傍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宮樹灞陵東花撲〔梁簡文帝詩〕南遊偃師縣斜上灞陵東〇征衣看似繡雲隨去馬色疑驄〔漢書〕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〇武帝所制〔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〇〔後漢書〕桓典傳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說文〕驄馬青白雜毛也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灞頭落花没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黃鸝翅濕飛屢低關東尺書醉懶題〔辛延年詩〕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〇〔齊書〕謝幾卿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〇〔吳均詩〕白酒甜鹽甘如乳〇〔梁簡文帝詩〕眼鬟麗落花〇〔陶潛詩〕微雨洗高林〇〔說文〕黃鸝倉庚也鳴即蠶生〇〔史記〕李斯傳自秦孝公以來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〇〔吳越春秋〕采葛婦詩曰吳王歎兮飛尺書須臾望君不可見揚鞭飛鞚疾如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飛燕〔吳均詩〕揚鞭渡易水〇〔鮑照詩〕飛鞚越平陸〔埤蒼〕鞚馬勒鞚〇〔論語〕使乎使乎〇〔樂府古辭〕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〇〔陳思王惡鳥論〕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也〇〔埤雅〕燕之宿相向其飛也分背而出

此因張判道出青門作歌以紀其事且送別於此

也言旦而門開使車發矣折柳而別者幾何人也從此以往路方遥景方麗壺就當壚以取醉乎既醉而別意君必馳馬而去不復能留聊欲問爾歸期毋若伯勞飛燕之不相見也

梁州館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挂城頭城頭月出照梁州梁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樓門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

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

喬潭

井上梧桐雨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疋馬歸山東問君今年三十幾能使香風滿人耳君不見三峯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𨈕紫綬御史鐵冠重綉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水佳可賞

蓬閣閑時日應徃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送費子歸武昌

漢陽歸客悲秋艸旅舍葉飛愁不掃秋來倍憶武昌魚夢著只在巴陵道曾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恒在邊劒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今已穿知君開館常愛客樗蒲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上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竒廣眉大口仍赤髭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貴賤那得知高秋八月歸南楚東門一壺聊出祖路指鳳皇山北雲衣沾鸚鵡洲邊雨莫嘆蹉跎白髮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心戀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

衛節度赤驃馬歌

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珊瑚鞭玉鞍錦韉黃金勒請君鞲出看君騎尾長窣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初買時香街紫陌鳳城內滿城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

流弄影行驕碧蹄砕紫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騣高櫪上看時獨意氣衆中牽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却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得意有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掃胡塵為君一日行千里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

輪臺客舍春艸滿潁陽歸客腸堪斷窮荒絕漠鳥

不飛萬磧千山夢猶懶憐君白面一書生讀書萬卷未成名五侯貴門脚不到數畝山田身自耕興來浪迹無遠近及至辭家憶鄉信無事垂鞭信馬頭西南幾欲窮天盡奉使三年獨未歸邊頭詞客舊來稀借問君來得幾日到家不覺換春衣高齋清晝卷羅幕紗帽接䍦慵不着中酒朝眠日色高彈棊夜半燈花落冰片高堆金錯盤滿堂凜凜五月寒桂林蒲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飡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知爾園林壓渭濱夫人堂上泣羅裙魚龍川北盤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臺中嚴君於我厚別後新詩滿人口自憐棄置天西頭因君為問相思否

李頎

古意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之石切○李陵書男兒生以不成名○曹植詩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顏延之赭白馬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江淹詩幽燕非我國○吳均詩徒傾七尺命○淮南子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史記刺客傳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晉書桓溫傳溫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漢書賈誼反者如蝟毛而起注蝟蟲名也其毛爲刺○說文磔烈也黃雲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三軍淚如雨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州有大阪名隴坻○漢書李陵傳陵起舞歌曰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秦置屬幽州○梁元帝詩遼東少婦學春歌○樂府相逢行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樂府鉅鹿公主歌車前女子年十五手彈琵琶玉節舞○左傳王子頹歌舞不倦○許慎說文笛七孔龠也羌笛三孔○曹嘉之晉書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淚而去○李陵書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樂府孤兒行孤兒淚下如雨

此爲邊士思歸之辭言男兒本欲從征故少爲幽燕之客輕生好勇固其素也今乃於隴雪之際主恩未報留滯邊庭一聞小婦歌出塞之聲而三軍爲之揮淚矣至此當不悔其初心耶

古行路難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史記表辛踐帝祚成於漢家○史記張釋之傳王生曰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後漢書楊震傳楊震字伯起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見震連切諫不從遂共譖震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

絕賔客豐等復惡之震因飲酖而卒震有五子中子秉字叔節桓帝即位拜太中大夫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字伯獻建寧初靈帝當受學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光和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二年薨天子策曰故司空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受茅土未荅厥勳其賜懼馬礼設殊等追位特進子彪嗣彪字文先與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建安元年彪以疾罷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操忌修遂因事殺之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司馬彪漢書〕袁安桓帝初遷太尉四葉五公○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尚書緯〕王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冐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李陵〕荅蘇武書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

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

玉盤饗賔客填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輝光〔禮記〕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劉峻廣絕交論〕任昉早綰銀黃夙昭民譽〔注〕綰貫也〔漢書酷吏傳〕楊僕封將梁侯懷銀黃垂三組〔注〕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史記蔡澤傳〕躍馬疾驅○〔杜詩注〕珂朝馬飾也馬行則響謂之鳴珂○〔史記封禪書〕武帝作建章宮○〔孔叢子〕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東方朔〔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承服垢汙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承服其垢自落潔白如雪東方朔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爲布若有垢洗以火燒之則淨也按三說稍異故並載之○〔王褒詩〕單衣火浣布〔後漢書梁冀傳〕冀作狐尾單衣○〔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姬榮愛爲去刺方領繡〔注〕晉灼曰方領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蔣延壽傳〕延壽衣黃紈方領○〔陸璣鄴中記〕錦有大茱萸小茱萸〔王樞詩〕空結茱萸帶○〔江總詩〕合懽錦帶鴛鴦鳥○〔晉書鄭攸傳〕攸初父殷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史記汲鄭傳〕始翟公爲廷尉賔客闐門○〔史記張釋之傳〕絳侯言事曾不能出口○〔古樂府〕萬物生光輝〔易〕剛健篤實輝光

世人逐勢爭奔走瀝膽隳肝惟恐後當時一顧登青雲自謂生死長隨侍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苔絕知己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詩〕予曰有奔奏○〔吳均詩〕開胷瀝膽取一顧○〔鄒陽書〕墮肝膽施德厚○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史記王翦傳〕翦謝病歸老於頻陽○〔戰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潘岳石榴賦〕壁木蒼苔羌彼駁蘚○〔戰國策〕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吳越春秋〕季札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

○〔陶潛詩〕落葉掩長陌○〔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史記樂毅傳〕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爲鄰魯連所以蹈東海古往今來稱達人〔詩〕嗟嗟臣工○〔劉琨詩〕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劉孝標辨命論〕顏回麋鹿而同死○〔史記〕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潘岳西征賦〕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賈誼鵩鳥賦〕達人大觀物無不可

此疾趨勢利者而作也漢室名臣楊氏最久故借以托興言德祖之先世享封爵並綰銀黃出入皇朝車服綺麗賔客得其片言以爲華衮是以世人

趨勢利者披肝膽從之惟恐居後爲其一顧眄而能致我於青雲也當其能致我於青雲之時自言生死隨君及其謝病還鄉知已安在向之論交皆非矣薄俗如此我其群麋鹿乎乃知魯連所以蹈東海而稱達者非爲疾此輩耶

送劉昱

八月寒葦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鸕鷀山頭宿雨晴揚州郭裡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試聽沙邊有雁聲（詩八月萑葦○盧思道詩秋江見底清○郭璞江賦覘五兩之

動靜○兵書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淮南子注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綄音桓○詩北風其涼○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潯陽縣○一統志九江府晉永興初置潯陽郡隋改九江唐天寶初復改潯陽本朝改九江府○僧皎然詩夜驚潮沒鸕鷀堰朝看日出芙蓉樓按芙蓉樓在今鎮江府則鸕鷀山疑在揚州鎮江之間○一統志漢廣陵國隋始改爲揚州唐置大都督府本朝爲揚州府○傅玄詩行人悅令色○一統志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楚威王初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沈約詩雁聲斷纔續）

此與劉昱之相思也言葦花點浪而白五兩候風而行此時向潯陽者非君乎經鸕鷀歷揚州雨霽潮生而宿金陵之渚試聽沙邊有雁聲否聞之能不念我耶雁集必有儔侶故離別者興思焉

崔五大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

烏孫腰間佩兩刀刃可吹毛錦爲帶握中枕宿穹廬室馬上割飛翳螉（於公切）塞執之魍魎誰能前氣凜清風沙漠邊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主人屏風寫奇狀鐵銷金環儼相向回頭瞪（宅耕切）目時一看使予心在江湖上（史記大宛傳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漢書西域傳烏孫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文選注穹廬氈帳也○晉載記慕容皝率騎出翳螉塞○溫子昇詩翳

螉塞邊絕候雁○左傳螭魅罔兩莫能逢之○張華詩清風動帷簾○盧諶詩北眺沙漠垂○一統志陰山在外夷韃靼國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漢書匈奴傳胡地秋冬甚寒○一統志獨流河在興濟縣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漢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曹植詩皓腕約金環○庾信詩回頭望鄉淚落○廣韻瞪直視貌）

言此刀本烏孫所佩鋒利非常藏於穹廬試於翳螉魍魎莫能當其鋒凜然生風於沙漠之表又加以唐洗將不爲神物乎今主人寫其狀於屏風銷環既儼然矣使我見之而心飛越於江湖者若將佩之而橫行也

別梁鍠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鵰鶚。有志飛鳴人豈知。〔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司馬遷報任安書僕少負不羈之行〔李善注〕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顏延之詩途窮能無慟○史記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後漢書〕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illegible]子夜歌回頭批擲說○〔師曠禽經〕鷙鳥之善搏者曰鶚稱玄曰鵰〔王〕色淡黑而大者[illegible]鵰大鷙鳥翮可為箭

雖云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不合龍頷侯。擊劍拂衣從此棄。〔史記蔡澤傳〕祿位貴盛○〔魏文帝典論〕陳琳阮瑀之書記今之雋也○〔漢書李廣傳〕廣無部曲行陳〔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史記貨殖傳〕作色相矜○〔吳越春秋〕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漢書〕韓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雒侯代張安世為大司馬師古曰雒字或作額○〔史記〕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晉書〕王獻之年四歲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

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鼻昔常掛。懷裏琅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其笑狂歌非遠圖。忽然遣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晉書王戎傳〕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脫帽露頂見上卷杜甫詩注○〔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咨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郭璞注〕琅玕狀似珠○〔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古樂府〕朝食琅玕○〔漢書酈食其傳〕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南史〕梁武帝幸樂遊苑羊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郭璞爾雅注〕騮紫色黑鬣○〔李泌詩〕安能不高復不貴空作昂藏一丈夫

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峩峩滿川澤。但聞行路吟新詩。不歎舉家無儋石。〔古樂府〕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楚辭〕增冰峩峩飛雪千里〔注〕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張華詩〕良朋遺新詩○〔漢書〕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宋書武帝紀〕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

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滄波勿復陳。五湖三江愁殺人。〔潘尼詩〕無謂敝邑陋覆簣由茲起○〔禮記〕仲夏之月木槿榮〔埤雅〕木槿五月始華華如葵朝生夕隕〔花木考〕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舜華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待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淮南子〕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謝惠連詩〕倚伏昧前算○〔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史記貨殖傳〕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

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尚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注〕震澤太湖也丹鉛錄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崍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古樂府〕秋風蕭蕭愁殺人

此嘆梁生氣豪舉而人莫識也言生以不羣之才脫畧世務雖屢窮厄氣猶過人譬之鵬鶚時人莫識其飛騰耳豈以祿位未及而輕之哉嘗典大軍之書記矣言論侃侃不合則去其風節有足多者今乃以縱飲落魄之故衆共忽之便謂無他遠畧獨不觀其躍馬疾驅將非昂藏之士乎且狂飲未足見其豪舉當氷霜慘戚之際而行歌自得不問

家之有無其志莫可測也倘窮者若覆簣之有成顯者若槿花之易落則生之飛騰未可料當如塞翁之安於命而已若以流俗爲不可居而欲滅跡滄波則五湖三江之間亦是有難堪者恐未足以消其憤思也

○聽董大彈胡笳兼寄語弄房給事〔品彙注〕按唐史董庭蘭善鼓琴爲房琯門客天寶五載琯攝給事中此詩疑贈庭蘭而兼寄次律之作也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艸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摵〔所革切〕摵〔蔡琰別傳〕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漢末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胡笳十八拍擣爲琴曲以言志○〔漢光武紀〕修烽燧〔注〕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零以新艸置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曹植鞞舞賦〕揚阿沉以渫復○〔子夜冬歌〕天寒歲欲暮朔風舞飛雪○〔列子〕鄭師文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曰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艸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艸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三禮圖〕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

爲少宮次爲少商○〔郭璞詩〕命如秋葉蔕〔子夜歌〕常恐秋葉零○〔盧諶詩〕摵摵芳葉零〔善注〕摵摵凋柯貌呂延濟曰摵摵葉落聲也

董夫子通神明深松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爲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珠部落家鄉遠邏〔音路〕娑〔音素〕沙塵哀怨生〔晉書束晳歌〕束先生通神明○〔宋武帝詩〕深松竊已露○〔史記范雎傳〕左右多竊聽者○〔張翰詩〕百鳥互相和○〔陸厥詩〕君不見孤雁關外發酸嘶度楊越○〔蔡琰胡笳〕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又〕曰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丘遲與陳伯之書〕部落攜離晉中興書胡俗以部落爲種類各取豪貴○唐書

薛仁貴傳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總管按邏娑吐蕃城名詳見七絕○十眞記蘭沙之地去中都萬里其沙如細塵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陸機詩長風萬里舉○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又曰搴芙蓉兮木末○詩呦呦鹿鳴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唐書權德輿傳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墻也○晉書荀勗傳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衞宏漢舊儀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官閤簿青瑣門在南宮衞權吳都賦注青瑣戶邊青鏤也○江淹恨賦脫略公卿左傳注脫易也國語注略簡也

此因房琯好董之調琴而盛美其曲以戲之也翻

笳調以入琴自文姬始故先狀其曲之悲而後敘董音律之妙言其聲之通靈既能感鬼神下飛鳥而遏行雲矣復爲雛雁胡兒分別之音而川靜其波鳥收其響鳥珠之類咸起鄉土之思也及其變調促節大逞厥聲則若風雨之猋疾水泉之飛洒野獸感之而遊于堂廡矣其技如此是以給事居森嚴之地處清要之職方脫畧名利而望其抱琴來過也此雖美之而無譏刺意然琯以聲音之故任庭蘭爲將覆王師於陳濤而琯竟以罪斥其禍盖始於胡笳云

古從軍行

白首登山望烽火黄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萄入漢家

送陳章甫

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暮

還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艸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游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歎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

緩歌行

小來託身攀貴游傾財破產無所憂莫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

生復可死一沉一浮會有時弃我翻然如脫屣
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
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
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
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僚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
悔作從來任俠兒

放歌行荅從弟墨卿

小來好文恥學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沾寸祿已
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賦詩不及宴長楸走

馬誰相數欽迹俛眉心自甘高歌擊節聲半啞
是蹉跎　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空歌漢代蕭相
國肯事霍家馮子都徒爾當年聲藉藉濫作詞林
兩京客故人斗酒安陵橋黃鳥春風洛陽陌吾家
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興來逸起如濤湧
千里長江歸海時別離短景何蕭索佳句相思能
闕作舉頭遙望魯陽山木葉紛紛向人落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七　終

唐詩解卷之十八

華亭唐汝詢仲言選釋
友人朱國盛敬[illegible]參定
林雲鳳若撫父
黄　經令則父　同校

七言古詩八

劉長卿

長沙贈衡岳祝融峯般若禪師

南岳祀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

般若公般若公負鉢何時下祝融歸路卻看平聲飛鳥
外禪房空掩白雲中桂花寥寥閑自落流水無心西
復東

釋燈錄梵語云般若此云智慧也○長沙志衡山高九千餘丈有七十二峯峯最大者五曰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爲最高○一統志祝融峯在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位直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上有青玉壇道書以爲第二十四福地○陶潛詩行行循歸路○易飛鳥遺之音○杜篤首陽山賦洞房隱於雲中○庾信詩星橋視桂花○謝叅嘉詩寥寥空室○詩沔彼流水○陶潛辭雲無心而出岫○卓文君白頭吟溝水東西流

此美禪師能隨緣也言公以何時下山而至此彼
山路幽峻禪房空虛而桂花殘矣能不思歸乎乃

師意無所着方如流水之無心而任其西東耳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

楚水日夜綠傍江春草滋青青遥滿目萬里傷心歸
故人川上復何之明月灣南空所思故人不在明月
在誰見孤舟來去時江淹江上之山賦瀟湘兩洛兮楚水而吳江○楚辭春草生兮萋萋○劉鑠詩庭中綠艸滋注滋茂也○古詩青青河畔草○董京詩洋洋乎滿目○謝靈運詩滿目皆古事○蘇武詩俛仰內傷心○一統志明月灣在蘇州府太湖石公山西南舊傳吳王嘗翫月於此○古詩百爾所思○陶潛辭或棹孤舟

文房嘗被謫入楚歸而尋故人不遇故言春草傷

心懷人之念切故人乃去此而不與我相值誰知
孤舟來去之時乎行役異鄉知我者希耳

客舍喜鄭三見寄

客舍逢君未授衣閉門愁見桃花飛遥想故園今已
爾家人應念行人歸寂寞垂楊映深曲長安日暮靈
臺宿窮巷無人鳥雀閑空庭新雨莓苔綠費昶詩君不見長安客舍門○詩九月授衣○梁昭明太子詩長楊拂地桃花飛○孫綽遊天台山賦何肯遥想而存之○虞炎詩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詩宜其家人○梁元帝詩無令春色晚獨望行人歸○梁武帝落葉哀蟬曲空房冷而寂寞○梁簡文帝詩垂柳復垂楊○詩經始靈臺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商子窮巷多佐○陶潛詩窮巷隔深轍○謝靈運詩空庭來鳥雀○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孫綽賦踐莓苔之滑石○庾信春賦苔始綠而藏魚

此中分去聲與故友疎何年仍回長者車十年未稱去聲
平生意好得辛勤謾讀書史記陳丞相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南史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謝惠連詩平生無志意○謝靈運詩辛勤風波事

此因鄭三遺詩而叙已客況以荅之也鄭嘗訪劉
於客舍故言秋仲逢君而經春暮不忍見花之飛
者懷人切也想故園風景亦似此而室家應念我

矣我乃寄居於垂楊深曲之中此同長安之靈臺
也其地窮陋所聞者鳥雀所見者莓苔其分與君
疎遠矣安得復回長者之車乎蓋期鄭再訪而不
可必也因言古人以不得讀十年書爲恨今我失
意反得勉力於學是離索之一幸也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舊遊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自沾
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平聲孤客愁綠波淡淡

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何承天詩顧言桑梓思舊遊〇史記賈生名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短賈生天子後亦疏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〇漢書揚雄傳贊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〇江淹恨賦遷客海上流戍隴陰〇古詩各在天一涯蔡琰胡笳將我行兮向天涯〇班婕妤擣素賦望明月而撫心〇古詩淚下霑裳衣〇馬融長笛賦序有雒客舍於逆旅吹笛〇梁樂府折楊柳歌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〇曹植九詠何脈客之可悲〇又洛神賦灼若芙蕖出綠波〇東京賦淥水澹澹澹與淡同〇史記項羽紀睢水爲之不流〇阮籍詩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禮記孟秋之月其音商文選注商聲秋之聲也周弘讓長笛詩商聲傳後出龍吟鬱前吐〇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〇史記

刺客傳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羽聲慷慨〇沈約詩江天於始夕〇爾雅楓欇欇注楓樹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也庾肩吾詩江楓拂岸遊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聲堪白首劉伶酒德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〇樂府解題關山月傷別離也〇顏延之詩三湘淪洞庭〇梁簡文帝詩月色與池同〇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哀鶴吸暮悲猿啼曉〇宋書五行志晉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〇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〇沈約詩春色犯寒來〇梁簡文帝詩裁紅點翠愁人心〇傅玄詩落葉隨風摧〇陳尚驪定法師詩平湖四望通何遜詩澹澹平湖淨〇詩明發不寐〇吳邁遠詩如何與君別當我盛年時〇離騷予既不難夫離別〇陳後主昭君怨只餘馬上曲猶作舊時聲〇梁簡文帝詩一聲一囀煎心〇潘岳詩白首同所歸

按文房嘗貶南巴尉協律徂之因聞笛而歌以留別也言君飲我以酒而當月明之夜望之足以霑衣況又聞此笛聲乎愈添孤客之愁也且其聲纔發水爲之不流尋則調諧商羽而秋氣爲之凜冽也於是關山奏而哀猿鳴楊柳激而春色動曲之入神如此吾不知聲之所歸惟見曲盡而湖深者若有以收其響也以揮觴之際聞之已不勝悲況別後而於馬上聽之乎是足令人白首矣

送友人東歸

對酒灞亭莫相看愁自深河邊草已綠此別難爲心關路迢迢疋馬歸垂楊寂寂數鶯飛憐君獻策十餘載今去猶爲一布衣

送姨子弟往南郊

一展慰久闊寸心仍未伸別時兩童稚及此俱成人那看適會面遽已悲分手客路向楚雲河橋對衰柳送君疋馬別河橋汝南山郭寒蕭條今我單車復西上那去灞陵轉惆悵何處共傷離別心明

月亭亭兩鄉望

齊一和尚影堂

一公住世忘世紛暫來復去誰能分身寄虛空如過客心將生滅是浮雲蕭散浮雲從不還淒涼遺教歿仍傳舊地愁看雙樹老空堂只是一燈懸一燈長照恒河沙雙樹猶落諸天花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蘚蒼蒼閉虛院昔余精念訪禪扉常接微言清道機今來寂寞無所得惟共門人淚滿衣

錢起

效古秋夜長

秋漢飛玉霜北風掃荷香含情紡織孤燈盡拭淚相思寒漏長簷前碧雲淨如水月弔棲烏啼鴈起誰家少婦事鴛機錦幕雲屏深掩扉白玉牕中聞落葉應憐寒女獨無依張率紵賦似秋漢之含星〇沈約詩風昔玉霜滿〇詩北風其涼〇梁簡文帝詩荷香亂衣麝〇江淹詩臨風默含情〇烈女傳孝婦紡織以爲家業〇沈約詩孤燈曖不明〇梁簡文帝詩含愁拭淚坐相思〇又曰漏長宵寂寂〇江淹赤虹賦白日無際碧雲卷半〇王筠詩棲烏城上喧〇江淹別賦撫錦幕而虛涼〇張協七命雲屏爛汗瓊壁青葱〇宋文帝詩組幔繫雲屏〇何遜詩窗中度落葉〇曹植閑居賦顧同衾於寒女傅咸詩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爲容〇陶潛詩孤雲獨無依

此託爲寒女之辭蓋仲文未得仕而希當路者之薦也言寒女當秋氣淒厲之時孤燈紡織且有分別之感對此雲月聞此鴈烏其愁深矣斯時也誰家少婦而有事於鴛機乎但於錦幕雲屏之中掩扉高臥而已倘聞牕外葉聲而有悲秋之想則應憐我寒女之無依也

送崔十三東遊

千里有同心十年一會面當杯緩箏柱倏忽催離燕丹鳳城頭噪晚鴉行人馬首夕陽斜灞上春風留別

袂關東新月宿誰家官柳依依兩鄉色誰能此別不相憶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〇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〇沈瑀箏賦箏長六尺以應律數柱高三寸以象三才〇楚辭神儵忽而不反〇雜錄長安城一名丹鳳城〇左傳欒黶曰余馬首欲東〇漢書高帝紀沛公至霸上注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〇陰鏗詩春風扇微和〇江淹詩別淚猶在袂〇何遜詩新月霧中生〇梁元帝詩鳴鳥憶誰家〇晉書陶侃傳都尉夏施盜官柳〇詩楊柳依依〇謝朓詩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〇蕭子顯詩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相憶

此因崔將東遊故先言交之深離之久僅一斷盃而又遽將去也于是敘其別之景想其宿之處且

冀其見官柳而相憶也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唐書地理志蜀州有青城縣縣有青城山州有鎮靜軍）

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說青城峰青城嶔音欽岑倚空碧遠壓峩眉吞劍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洞花明不知夕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日落猿聲遶玉笛晴來山翠傍旌旗綠蘿春月營門近知君對酒遥相思（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鮑照詩服食鍊氣讀仙經○福地記青城洞周廻二千里名寶仙九室之天在蜀青城縣○楚辭嶔岑碕礒兮硱磳磈硊○名山記益州西南青城山

山形似城其山有崖舍赤壁張天師所治處南連峨眉山○益州記峩眉山在犍爲南安縣界當縣南八十里兩山首相望如峨眉○張載劍閣銘是日劍閣壁立千仞○一統志錦屏山在保寧府城南三里江南岸上時兩峯花木間雜故名○晉書衛瓘傳瓘拜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詩王師之所○魏志阮瑀字元瑜太祖以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瑀所作也○又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涼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塚得白玉笛一○蕭綱詩山翠餘烟積○孫子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三軍之耳目也○郭璞詩綠蘿結高林詩蔦與女蘿毛長曰女蘿松蘿也○陳後主詩中宵照春月○晉書羊祜傳祜嘗欲夜出楊胤執戟當營門○魏武帝詩對酒當歌○鮑照詩徒酌相思酒李陵詩萬里遥相思）

此因楊杜入蜀而賦蜀中之山以爲贈言蜀山雖多青城最勝眞仙境也今二子從軍而有阮王之文藻道經此峯而聞猿聲覩山翠蘿月臨營景極麗矣能不對酒而思我乎

送張將軍西征

長安少年唯好武金殿承恩爭破虜沙場烽火隔天山鐵騎西征幾歲還戰處黑雲霾音埋瀚海愁中明月度陽關（庾信詩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安少年○江總詩長安少年多輕薄○漢武故事顏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古樂府上金殿酌玉樽○于仲文詩承恩叨並作○後漢書以孫堅爲破虜將軍○烽火見上卷李頎詩註○一統志天山在火州交河城北一名祁連山詳見五言古○晉

書謝玄傳苻堅曰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王褒詩馬首倦西征○軍中古𠋫若壬子日有黑雲似一疋布者其國兵起○爾雅雨土曰霾霾猶迷障也○瀚海見上高適詩註○曹植詩明月澄淸影○漢書西域傳西域在匈奴之西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註二關皆在燉煌西界淸波雜志陽關在逺西去長安一萬里漢將陽興攺出此關因以爲名）

玉笛聲悲離酌晚金方路極行人遠計日霜戈盡敵歸回首戎城空落暉始笑子卿心計失徒看海上節旄稀（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府庫見尤異者王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日昭華之琯○宋武帝詩送行帳川逝離酌偶歲陰○薛道衡詩金方水石多魏彥深鷹賦資金方之猛氣○顏延之詩迢遞行人遠○魏書禽公孫淵可計日待也○庾肩吾詩霜戈耀[illegible]日○國語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其言曰必盡敵而反○王粲詩回首望長安○陸機詩大耋嗟落暉

○漢書蘇武字子卿天漢元年武以中郎將使持節
至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臥
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
北海上使牧羝武既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
盡落○史記平準書桑弘
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
此言張惟好武故能承恩以西征將越天山臨瀚
海而度陽關矣因吹笛飲餞而惜其別之遠又冀
其成功之速無若子卿之久留匈奴也上云幾歲
還下云計日歸者既憂之而又期望之也

送鄔三落第還鄉

郢客文章絕世稀常嗟時命與心違十年失路誰

知已千里思親獨遠歸雲帆春水將何適日愛東
南暮山碧關中新月對離尊江上殘花待歸客名
宦無媒自古遲窮途此別不堪悲荷衣垂釣且安
命金馬招賢會有時

韋應物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平聲)啼鶯相喚亦可聽(平聲)乍去乍來
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
蠻如有情 詩東方未明○說文曙日也○晉書鄧攸傳
雞鳴天欲曙○莊子杳杳冥冥○徐陵詩
南陌接銅駝○古詩東城高且長○三輔故事上林
苑連綿四百餘里○三輔黃圖宜春下苑在京城東
南○詩綿蠻黃
鳥○綿蠻鳥聲也 欲囀不轉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
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澁(音澁)○長笛賦
近世雙笛從羌
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
相似○李斯上書彈箏搏髀真秦之聲○風俗通箏五
絃秦蒙
恬所造 須臾風暖朝日暾(音吞)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
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 楚辭暾將出兮東方
王逸注日始出其形
暾暾而盛大也○謝靈運詩曉見朝日暾○汪暾日初出
貌○王僧達詩楊園流好音○汪流好音謂春鳥聲也
○歸藏啟筮經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吪百鳥臻
之○毛詩疏促織鳴懶婦驚○傅玄詩愁人知夜長
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 詩七月鳴鵙毛
萇日鵙伯勞也

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師曠禽經註伯勞狀類鶷
鵴而大鳴則草衰○古詩蟋蟀傷局促○禮記季春
之月戴勝降于桑○禽經鳲鳩戴勝布穀也○楊雄注戴
勝生樹穴中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農事方起此鳥飛
鳴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
○詩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
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平聲)不了飛去花枝猶裊
裊(尼徽切)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沈約詩
流鶯復
滿枝○史記淮陰侯傳信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
萬家○子夜春歌春意動春心○唐太宗詩寒泉斷
續聲○謝朓詩花枝聚如雪○廣韻裊裊長弱貌○
淮南子崑崙虛上有木禾琅玕樹在其北○西都
賦張千門
而立萬戶
天將曙百鳥皆鳴而鶯啼最早此時聲未盡調故

云亦可聽也鳥性善流故一聽之間地名四易而綿蠻之韻到處有情就其初囀未暢正如羌笛之未調秦箏之尚澁至風暖日暾則其音合百鳥而俱和矣是以能驚懶婦之夢起愁人之思也吾想伯勞鳴而思績戴勝下而催蠶是二鳥之局促不如此鶯之閒暇故我好之無已雖或有時飛去而花枝裊裊若有餘韻且又與其棲碧樹而報千門之曉耳

李益

野田行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泓泓寒狐嘯青塚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為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斷腸（樂府）阿子歌野田草欲盡○（古詩）四顧何泓泓○（楚辭）鬼火兮熒熒○（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黄泉下千載永不寤

此見憂生之無益意謂塚間慘愴如此我對之而斷腸矣昔人獨不與我同懷乎至此而斷腸者蓋不少也然終不免為泉下人人固當達命可也

輕薄篇

豪不必馳千騎雄不在壘雙韝天生俊氣自相逐出與鵰鶚同飛翻朝行九衢不得意下鞭走馬城西原忽聞燕鴈一聲去回鞭挾彈平陵園歸來青樓曲未卒美人玉色當金樽淮陰少年不相下酒酣半笑倚市門安知我有不平色白日欲暝紅塵昏死生容易如反掌得意失意由一言少年但飲莫相問此中報讐亦報恩

柳宗元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南史）楊白花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曾父大眼卒白花擁部曲南奔於梁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踏蹄歌之聲甚悽斷楊白花位至太子左衛率○（楚辭）使江水兮安流○（漢書五行志）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樹○（邢邵詩）桃李無顏色○（史記萬石君傳）搖蕩不安○（梁元帝詩）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三輔黃圖）長秋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為名○（左思詩）哀歌和漸離

此為太后懷人之詞而借楊花以託意也風吹渡江者謂白花南奔於梁也所懷既遠是使我宮樹

無顏而彼揺蕩春光于萬里之外於是作此哀歌幾忘晷刻纔覩曉日忽聞晚鴉之起矣唐人用樂府舊題咸别自造意惟此篇爲擬古

漁翁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音媪靄一聲山水緑廻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本集注)集中有西山宴遊記西岩卽西山也○(周弘正詠扇詩)齊紈將楚竹從來本相逢○(元結欸乃曲序)大曆初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乃作此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朱黄山谷云欸乃湘中節歌聲○(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謝莊詩)漢水初緑柳

葉青○(謝朓詩)天際識歸舟○(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陶潛辭)雲無心而出岫

此盛稱漁翁之樂蓋有欣慕之意言彼寢食自適而放歌于山水之間泛舟中流而與無心之雲相逐豈不蕭然世外耶

韓愈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梁武帝詩)河中之水向東流○(江淹詩)悠悠清川水(注)悠悠流水貌○(說文)陬隅也(詩)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張載詩)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

此退之在朝思見其姪而不可得故以河水起興言不能如水之東流而從彼是以日夕懐憂而覺鬢髮之改色耳

其二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採蕨于山緡魚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詩)豐水東注　(西京賦)囂聲震海浦(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注)緡綸也(詩)我徂東山毛萇曰徂往也

已之念姪至矣恐彼不能忘情則又深慰之使採蕨緡魚以自適且言我往京師不久將返汝勿以爲念也

張籍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後漢方術傳)許曼謂馮緄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水經)遼山在玄菟高句驪縣遼水所出　(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日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
骨焉○後漢劉盆子傳三輔大飢人相食白骨蔽野
○王逸楚辭序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
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憐哀屈原忠而斥
棄故作招魂○列女傳杞梁妻曰夫婦人必有所倚
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易二
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蘇武詩行役在戰場相見未
有期○徐淑詩妾身兮不令○陳後主詩思君如晝
燭懷心
不見明

夫死戰場子在腹征婦之最憐者燭以照夜晝無
所用之故取以自喻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

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
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山川古今記彭城西
南有戲馬臺項羽所築○一統志臺在徐州城南項羽
宮戲馬於此故名○劉删詩山邊歌落日○詩豈樂
飲酒○史記李斯傳行人入上林中○世說陳仲舉
登車攬轡○史記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列子
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楚辭路曼曼其修
遠注曼曼遠貌曼一作漫○蔡琰詩臨長路兮捐所
生○楚辭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詩樂
子之無家○陸機詩願君廣末光○古詩前日風雪
中故人
從此去

此文昌送其友遠遊而舉所別之地以紀事友既
醉而登車復勸其僕者與其與主相親也天涯路
遥遊無定所非到處題名異日何以蹤跡之哉司
業樂府皆汎然之辭唯此疑本實事不然天下皆
可別何獨戲馬臺南耶

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
嫁時樂府陌上桑羅敷自有夫○三秦記武帝戲於
昆明池見大魚銜索帝放之後復遊池上得明
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張升與任彥昇書纏
綿恩好○文選注纏綿思亂貌○謝朓詩含笑解羅襦

說文襦短衣也○詩見此良人毛萇曰良人夫也○
楊雄解嘲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潘岳夏侯湛誄
執戟疲楊○三輔舊
事桂宮內有明光殿

容齋三筆云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師李師古又以
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詩以寄之繫
珠於襦心許之矣以良人貴顯而不可背是以却
之然還珠之際涕泣流連悔恨無及彼婦之節不
幾岌岌乎夫女以珠誘而動心士以幣徵而折節
司業之識淺矣哉

各東西

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惟信車輪與
馬蹄道路悠悠不知處山高海闊誰辛苦遠遊不定
難寄書日日空尋別時語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
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古樂府拔
劍出門去○李陵詩雙鳧相背飛○楚辭出不入兮
往不返○魏武帝詩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蘇
伯玉妻詩何惜馬蹄歸不數○古詩道路阻且長○
詩驅馬悠悠○蔡琰胡笳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
陶潛詩辛苦無此比○又曰在昔曾遠遊○史記季
布傳布寄書諫竇長君吳筠詩寄書蘼蕪葉插著叢
臺邊○謝靈運詩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曹植
詩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楚辭終危獨以離異
○揚方詩唯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詩死生
契闊與子成說○鮑照詩同盛同衰莫相棄

此為途中相遇而別故以各東西名篇蓋彼此皆
客也上言情不能忘想其別時之語下以雲雨為
比嘆其暫合而離未復以不得作一身為恨語極
狎昵恐非別友之作其蔓草之遺風歟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叶去聲兩
情宛轉如縈素宮中為去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
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
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白頭吟見上卷李白詩註○湯惠休詩少年窈窕舞君前
○詩燕笑語兮○梁武帝詩凄切兩情懸子夜歌還
覺兩情諧○梁武帝紫蘭詩婉轉迎節生○徐陵詩
宮中本造鴛鴦殿為誰新起鳳凰樓○晉書義熙八
年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沈約詩
遂得遊花池○阮籍詩芳樹隨綠葉○閔鴻親蠶賦
配春天之晷福○符子鄭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
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答曰春鼓百卉敷蔚吾不知
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
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郭泰機詩棄我忽若遺
○史記滑稽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韓非子靖郭
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
阮籍詩羽翼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叶去聲
人心迴互自無窮眼前好惡並讀如字作去聲者非那能定君
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唐記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揚州進

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
四寸五分勢如生動元宗異之○樂府羽林郎貽我青
銅鏡○徐幹詩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子夜歌
懷冰闇中倚○暮蓮子人心難知於天○謝靈運詩
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謝朓詩君恩不可追○
南史后妃傳梁文獻張皇后嬪於文帝生武帝方孕
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
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樂府烏夜啼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

此借文君題意而為宮人失寵之詞請琴而彈者
訴之於君也言我進御之初兩情傾倒如轉紈素
起樓植木取樂多端寵亦隆矣彼春草至秋始凋
我乃不待白頭而棄豈我服飾非舊耶羅襦玉珥

猶未瘖也君自覺其非宜耳夫至明之鏡不能於暗中照影况迷惑之君心而能辨別妍醜乎必無定論者也君恩去矣妾有返期若其可返殆菖蒲花開而月長滿乎設必無之事以激之也

寄衣曲

織素裁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着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爲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王建

望夫石（一統志）望夫山在太平府城北四十里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乃化爲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幽明錄）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古傳曰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弱子送之山頭立望其夫而死遂化爲石○（劉琨詩）回頭堪百萬○（抱朴子）棄金璧於塗則行人止足

臨江望夫至化石而不反顧望之專也倘石未忘情對此風雨必憂其夫謝令夫還想當語耳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况萬里不相疑

短歌行

人初生月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聞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寧死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

老婦歎鏡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鏤畫雙鳳背憶昔咸陽初

買來燈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鐵長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牀重照看生死終當此長別

羽林行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月行一年十二月強半

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當牕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墻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虫促促機下鳴兩日催成一疋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窻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

田家行

男顔欣欣女顔悅人家不怨言語别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野蚕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饑新婦厨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蚕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飯莫畏貧明府上來何辛苦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塚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温泉宫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宫前内裏湯各别每箇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遶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鷄晝啼宫中樹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衛萬

吳宫怨

君不見吳王宫閣臨江起不卷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下起黃塵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宫裏人

(楊雄方言)吳有館娃之宫(外紀)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夫差高而飾之别立春宵宫(一統志)館娃閣在館娃宫中吳時建○(虞羲詩)珠簾聊可發○(隋煬帝詩)楓樹蕭蕭江水平○(謝朓詩)曉氣歇林阿○(古詩)雙闕百餘

○晉植詩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史記封禪書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越絕書勾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大城周二十里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吳越春秋吳王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江淹恨賦黃塵布地歌吹四起

此乎古之詩吳王起宮臨江極其壯麗後竟爲勾踐所有今越城亦非復舊春而與姑蘇同一黃塵矣求親見當時之盛者惟西江之明月在也吁人君侈靡于宮室者可無戒歟衛萬世次無考觀其詩彷彿開元天寶間語然不過步驟滕王閣以成篇尾聯又魚獵太白語于鱗選最稱嚴俊而此子獨見錄幸哉

皇甫冉

雜言月洲歌送趙冽還襄陽

漢之廣矣中有洲洲如月兮水環流流聒聒兮湍與瀨草青青兮春復秋苦竹林香楓樹樵子浪師幾家任萬山飛雨一川來巴客歸船傍洲去歸人不可遲芳杜滿洲時無限風烟皆自悲莫辭貧賤阻心期寡任洲頭定近遠朝汎輕橈暮當返不能隨爾臥芳洲自念天機一何淺

江草歌送盧判官

江皐兮春早江上兮芳草綠蘼蕪兮杜衡作叢秀兮復蘿生被遥隰兮經長衍雨中深兮烟中淺目耿耿兮增愁步遲遲兮堪搴澧之浦兮湘之濱思夫君兮送美人吳洲曲兮楚鄉路遠孤城兮依獨戍新月能分裛露時夕陽照見連天處問君行邁將何之淹泪沿洄風日遲處處汀洲有芳草王孫詎肯念歸期

郎士元

塞下曲

寶刀塞下兒輕身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靜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韓翃

贈別王侍御赴上都

翩翩馬上郎執簡佩銀章西向洛陽歸鄠杜迴頭結念蓮花府朝辭芳草萬歲街暮宿春山一泉塢青青樹色傍行衣乳燕流鶯相間飛遠過三峯臨

八水幽尋佳賞徧如此殘花片片細柳風落日疎
鐘小槐雨相思掩泣復何如公子門前人漸疎幸
有佳期當小暑葛衣紗帽望迴車

戎昱

客堂秋夕

隔䆫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
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四時不得一日樂以此方
悲客遊惡寂寂江城無所聞梧桐葉上偏蕭索

李涉

濉陽行

黃昏日莫驅羸馬夜宿濉陽烽火下此地新經殺
戮來墟落無烟空碎瓦層氷塞斷隋朝水一道銀
河貫千里愁心反覆夢難成病僕呻吟呼不起泗
水三千招義軍本自征戰邀殊勳十年麾下蒼壯
志一旦此地爲愁雲昨日太陽迴照燭轉見天心
重含育早晚東風得發生古堤春草年年綠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八終

唐詩解卷之十九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王國材達甫父叅定
楊　昺倩玄父
戴大守季約父　同校

歌行長篇上

盧照鄰

長安古意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
第金鞭唐音作鞍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

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

漢書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梁元帝春賦洛陽小苑之西長
安大道之東○樂府長安有狹斜行曰長安有狹斜
狹斜不容車○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薛
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
軛加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錄異傳秦文公伐雍州
南山文梓樹有青牛走出豐水中○後漢書張湛字
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
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曹公
與楊太尉書謹贈足下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注以
七種香木爲車○唐書公主出降乘七香步輦四面垂
玉香囊車前辟邪香○潘岳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
蔭華蓋○鮑照詩冠蓋縱横至○顧野王詩出入王
宮公主第○沈佺期長安少年行陝王裝勅皆后鑄
金鞭○張華詩賓從煥絡繹○史記衛將軍傳青壯

爲侯家騎○宋書五行志桓玄内宮龍兩九色羽
旂○曹植詩容華耀朝日○張衡東京賦飛流蘇之
騷殺○續漢書駙馬赤珥流蘇○摯虞决疑要注凡下垂
爲蘇○海録碎事盤線繪綉之毬五綵錯爲之同心而
下垂者曰流蘇○庾信詩洛陽遊絲百丈連○又春賦
數尺遊絲即横路○魏武帝詩繞樹三帀○庾信詩
山鳥一群驚○唐太宗詩喬柯囀嬌鳥

遊蜂品彙作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複道交窓作合歡雙闕連甍**靡美切**垂鳳翼梁家畫閣天中起漢帝金莖雲外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

蕭大圜竹花賦遊蜂集而銜蕊戲蝶飛而帶莢○班固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淮南子崑崙有碧樹注碧青玉也○後漢張衡傳聘王母於銀臺注銀臺仙人所居也唐翰林故事銀臺門天下技能藝術見召者之所處○梁武帝詩艸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漢

書高帝紀上居南宮從復道上注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史記叔孫通傳作複道韋昭曰閣道也○古詩雙闕百餘尺詳見五古○文選王臣注甍屋檐也○西都賦列棼橑以布翼後漢書光武紀攀龍鱗附鳳翼○文梁統傳順帝拜梁冀爲大將軍及帝崩冲帝始在繦褓太后臨朝詔冀參録尚書事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比長公主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戶柱壁彫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梁簡文帝詩綺窓臨畫閣○西都賦抗山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李善注金莖銅柱也史記封禪書上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老子鄰國相望○鮑照詩一息不相知○江淹別賦陌上艸薰○古樂府相逢狹路間○謝尚詩車馬不相識

借問吹簫向紫烟曾經學舞度芳年得成比去聲**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開簾帖雙燕**

張協詩借問此何時○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江淹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郭璞詩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漢書外戚傳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昭明太子詩學舞漢成宮○劉鑠詩芳年有華月○爾雅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璞注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詩鴛鴦于飛毛萇傳鴛鴦匹鳥疏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沈約詩雙去雙還誓不移費昶詩不如天淵水中鳥雙去雙歸長比翅○張正見詩自對孤鸞向影絶○謝惠連雪賦終開簾而入隙○謝朓詩風簾

入雙燕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幃翠被鬱金香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文信畫

深雲氣繞○梁簡文帝烏栖曲羅幃翠被任君低○左傳楚子翠被豹舃○鬱金香見上劉庭芝詩注○陳何遜詩香雲片片多○列子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乃制蟬鬢縹緲如蟬○古兩頭纖纖詩兩頭纖纖月初生○范靜妻沈氏詩變蛾擬初月○虞世南詩學畫鴉黃半未成○魏志何晏粉白不去手○梁簡文帝詩含嬌聚態傾人目○陳後主詩出帷含態笑相迎○成公綏洛禊賦妖童媛女嬉遊河曲○史記李斯傳公子高上書曰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沈烱長安少年行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薛道衡詩盤龍隨鏡隱○陸翽鄴中記石季龍作金鈕屈膝屛

風末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庾信燈賦)舒屈膝之屏風(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出

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栖(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古樂府有烏夜啼曲○(史記汲鄭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沈約詩)上聯說隱隱下聯亦蒙蒙○(鮑照詩)朱城九閶門九閨○(左傳)遠哉遙遙○(王褒賦)嫛婦孰岑上金堤(注)金堤名言水之堤塘堅如金也(史記)河渠書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枚乘菟園賦)左挾彈焉右控繁弱○(晉[illegible]傳)大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又地理志)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漢書尹

賞傳)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漢書朱雲傳)雲通輕俠借客報仇○(三輔黃圖)秦始皇造渭橋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注)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梁元帝詩)日暮徙倚渭橋西○(列子)俠客相隨而行○(越絕書)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取純鈞示之薛燭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梁簡文帝詩)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薛道衡詩)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樂府古辭)採桑不裝鈎牽環紫羅裙(劉楨詩)清歌製妙聲○(梁武帝白紵歌)合吹一囀私自憐○(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注)絪縕交密之狀○(陸機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梁簡文帝詩)浮雲似帳月如鈎那能夜夜南陌頭○○(宋玉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史記)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左思詩)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五劇無考將注云數道交錯謂之劇然則長安中果有五劇路耶姑闕以俟傳聞者○(班固西京賦)披三條之廣路(注)三條三達之路○(漢宮闕疏)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左思魏都賦)廓三市而開廛○(蕭琛詩)弱柳尚低風○(魏都賦)羅青槐以蔭塗○(沈約詩)高楊拂地垂○(後漢書光武紀)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李陵別詩)紅塵蔽天地(左思吳都賦)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

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羅襦寶帶爲君解燕歌趙舞爲君開(沈炯長安少年行)詎言生漢代少小見豪雄○(漢書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注)應劭曰吾者禦也掌

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徐伯陽詩)欲識東方千騎歸謁謁日暮紅塵起○(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爲飾○(杜詩注)屠蘇字或作廜蘇(玉篇)廜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廣韻)屠蘇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屠蘇釀酒因名(博雅)屠蘇酒名元日酧之能除瘟氣(歲華紀麗)屠蘇草巷名昔有居巷中者每歲除夕遺里閭藥一貼曰買井中至元日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謂之屠蘇酒一曰屠蘇孫思邈巷名披居蘇諸說不同姑並載以備考○(薛道衡詩)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齊賢李詩注)(山海經)黃山有鳥名鸚鵡鸚鵡杯爲之形今人以海螺如鸚鵡形作之亦曰鸚鵡杯(酉陽雜俎)以海螺刻成鸚鵡形爲酒杯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謝朓詩)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古樂府魏文帝有燕歌行○(何楫詩)齊紈既入筐趙舞即凌人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

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
(庾信詩)金穴盛豪華○(史記)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左思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唐書)張玄素傳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史記)晏子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史記)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士亦以此多之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劾灌夫罵坐不敬論弃市○(戰國策)趙王曰奉陽君專權擅勢○(史記)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十一年拜丞相何爲相國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illegible]好勇自秦中意氣本豪雄○(楚辭)駕青虬兮驂白螭(王逸注)虬螭神獸(說文)虬龍之有角者[illegible]子求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曹植七啓)揮袂則九野生風○(詩)式歌且舞○(漢書)陳湯傳千載之功[illegible]而成之○(左傳)驕奢淫泆所自邪也○西[illegible]相五公挾五公謂[illegible]爲奉世史丹也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illegible]節物○(陳後主詩)春日好風光[illegible]東海三爲桑田[illegible]扶桑東一萬里復有碧海海廣狹[illegible]武帝柒柏梁到王母臺金階玉[illegible]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
[illegible](左思詩)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illegible]朱輪竟長衢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illegible]所謂在玄虛(注)寂寂無人聲也廣雅[illegible]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寥深也○(漢書)揚雄字子雲有田一壥有宅一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庾信詩)隱士一床書○(周弘正詩)飛去復飛還
此刺公主列侯之豪横也不敢顯言當世故託於古以發之言長安本大道而與狹斜連以比朝廷雖尊嚴而爲奸邪據彼乘此綺麗之車馬而出入者莫非主第侯家也論其輦輿宮室則借擬于天子歌舞娛遊則樂比于仙人既爲人情所傾慕矣而其冶容嬌態真足以眩耀一時是以上下淫荒

官事浸廢以致御府啼烏廷門棲雀也况此貴人又喜交結俠客邀之共宿娼家而因與護衛之臣投歡杯酒則是外有奸黨之依內有近臣之援權兼將相齊排大臣自謂若此則可以永保富貴矣然歲不我留時變叵測向之第宅轉眼丘墟孰若揚雄之以寂寥自守對床書而挹南山之芳桂哉然則照隣之落魄可以子雲自慰矣此篇對耦雖工骨力未勁終是六朝殘瀋非初唐徤筆遊絲嬌鳥句乃
[illegible]蜀春景將汪以爲此謬矣通篇俱賦侯家事而曰雙闕金堂者紀其僭也高宗武后時公主擅[illegible]

此詩恭與主家有隙而作觀比篇四句可見
貴人恩孤而喜慢故曰在帷帳額孫孫籌也

駱賓王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史記人或説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
以霸○世家留侯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此所謂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詩在城闕兮○楚辭君之
門以九重注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
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顏延之詩皇居
體環極曹植詩壯哉帝皇居○中庸尊爲天子

居帝里殽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孔融薦禰衡表帝
室皇居○謝莊太
子妃哀冊文宛景帝里○戰國策蘇秦曰大王之國
東有殽函之固○史記正義注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

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
二里○漢書地理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
也又曰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
也○山海經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三秦記龍首山
長六十里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其行道因成
土山故以名焉○書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注甸
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侯
服侯國之服也○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五緯連影

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張衡西京賦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綦要五星爲之
五緯○東廣微詩星變其躔○呂氏春秋月躔二十八
舍○漢書曰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三輔黃
圖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
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涇水出安定涇
陽井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烏鼠
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
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出鄠縣西南入潦谷北流
入渭潏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

○上林賦蕩蕩乎八川分流○河圖括地象地下有
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
軸

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漢書高帝紀帶河阻山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注蘇林曰百二得百中
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也○費昶詩閶闔下重關○西都
賦西郊則有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桂殿陰岑對玉樓

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
椒房窈窕連金屋有光明殿○曹植槐樹賦揚陰沉
以淳覆○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有玉
樓十二所○西都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漢書車千
秋傳注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
壁取其温而芳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旋室㛹娟
以窈窕注窈窕深也○漢武故事
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三條九陌麗城隈

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

三條見上盧照鄰詩注○三輔舊事長安城中八
臺街九陌○史記封禪書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
爲千門萬戶○鮑照詩金門平旦開○複道見上詩
注○三輔黃圖建元中作鳷鵲觀於甘泉宮苑垣內
○爾雅四達謂之衢注交道四出○嵇康詩楊氏歎交
衢○孫綽遊天台山賦直指高於九疑○劉向列仙
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
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
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
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

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史記蕭何世家高祖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留侯世家上在洛陽南宮○何晏詩小臣屬
千載時幸預簪纓○漢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
東闕北闕○三輔黃圖闕門觀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
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在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
門○陳子良詩履度南宮至車從北闕來○左傳臧
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

說文寰王者封畿內縣也○(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鈎陳宿蘭戺**牀巳切

璧沼浮槐市(揚雄甘泉賦)伏鈎陳使當兵(注)服虔曰鈎陳紫宮外營陳星(西都賦)周以鈎陳之位○(廣雅)阤砌也○(又)曰圓曰池曲曰沼○(三輔黃圖)漢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遜或議論槐下(雍錄)上林苑有槐市什以土物來者皆即市以賣

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郭緣生述征記長安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相風銅烏遇千里風乃動(三輔黃圖)建章宮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此云銅羽未詳所指故兩存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漢書)孝武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李善注)金莖銅柱也

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三輔黃圖)天祿閣藏典籍之所(漢宮

殿疏)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三輔黃圖)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回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西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

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注)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代入朝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史記)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又)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於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

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鮑照蕪城賦)劃崇墉刳濬洫○(戴暠詩)揮金留客坐

饌玉待鐘鳴○(張衡西京賦)升觴舉燧既釂鳴鐘○(梁簡文帝修竹賦)陳王歡宴十千觴○(古樂府)羅帷綺帳脂粉香○(鮑照詩)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王褒詩)青樓臨大道游俠盡淹留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鮑照詩)寫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古樂府)黃金絡馬頭○(鮑照詩)繡桷金蓮花桂樹玉盤龍

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甘泉賦)珍臺閒館璇題玉英(注)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劉孝綽詩)浮光亂粉壁○(費昶詠風詩)鏘金驟響至舉袂送芳來○(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古詩)王侯多第宅○(史記)灌夫謂丞相曰將軍貴人也○(漢書)孫寶傳張忠薦寶明經質直宜備近臣○(左思詩)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陸賈分金將讌喜陳遵投轄尚留賓(史記陸賈傳)陸生病免家居乃出橐中裝賣千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潘岳西征賦)陸賈之優游晏喜○(漢書游俠傳)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陳後主詩)留賓作拂紋

趙李經過客蕭朱交結親(阮籍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注)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楊慎丹鉛錄)咸陽趙李謂游俠近李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阮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耶今按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倖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則趙李乃趙飛燕李婕妤也小臣二字本屬上文用修不知句讀妄意有姓趙名李者淺陋甚矣然步兵所用趙李取義弦歌賓主借用其文只言貴盛經過客者言二姓自相往來也又按皇后夫人俱以娼進而夫人兄延年以善歌稱則步兵本

意亦指二俗非與后嬪相經過也一說以趙李爲陛
翟大俠則與帝京何關乎評既騎立意雖殊用字則
一並當以延年解爲是〇漢書蕭育傳蕭育少與陳
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〇後漢敬王睦傳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去聲**垂楊道娼婦銀鉤采桑路**
戴暠詩丹鳳府臨城〇楚辭願及白月之未暮〇梁簡文帝詩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娼家〇柳惲詠死牛詩一朝辭紺幰〇西都賦紅塵四合〇列子俠客相隨而行〇莊子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〇徐陵詩珠彈落雙鴻〇三輔黃圖長楊宮中有垂楊數畝〇劉孝綽詩銀鉤翡翠竿〇樂府陌上桑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〇曹植美女篇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游俠盛輕肥
古詩娼家女〇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〇謝玄暉詩含景望芳菲〇郭璞詩京華游俠窟〇陳良詩游俠騁輕肥
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
史記佞倖傳李延年中山人也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〇晉書符堅記初符堅之滅燕慕容沖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按此兼用二說〇崔豹古今注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焉其辭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又曰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
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〇庾信詩寸同心縷千年長命花〇梁武帝詩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
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
漢書賈誼傳春朝朝日〇沈炯詩花色亂春朝〇劉向說苑水火不相能而鼎在其間乃知百味〇樂府子夜歌秋夜涼風起〇王僧孺詩蘭燈空百枝〇漢武帝內傳七月七日乃掃除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微之燈夜二唱後西王母駕五色之班龍上殿
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
宋文帝詩瑤軒籠翠幌〇鮑照詩珠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〇劉楨詩清歌製妙聲〇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行觸寶瑟〇左傳輔車相依
且論三萬六千是筭知四十九年非
李巢注三萬六千百年光景也〇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
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
鮑照詩古來皆歇薄〇陶潛五柳先生傳閑靜寡言不慕榮利〇鶡冠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〇謝惠連詩倚伏昧前筭〇漢書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田蚡孝景王后同母弟也竇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武帝即位蚡爲大尉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上以蚡爲丞相嬰益疏不用無勢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太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耶不許蚡乃劾嬰矯先帝詔論棄市渭城〇曹攄詩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〇史記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元朔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擊匈奴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二年將萬騎出隴西有功益封去病二千戶〇漢書揚雄上書曰誠先於未然則衛霍之功何得用〇江淹詩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赤厭入聲**金陵氣先開石**

郁文〔史記高祖紀〕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吳錄〕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也〇〔莊子〕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宮王蓋合用二事

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十洲記〕藏養生而待朱門〇〔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其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〇〔史記〕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以衛尉爲將軍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廣軍當斬贖爲庶人屏野居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相顧百齡皆

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〇〔蔡邕翠鳥詩〕雌雄保百齡〇〔詩〕居然生子〇〔莊子〕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〇〔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卒上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注〕佳枝芳香踰夫人也〇〔陸機詩〕芳氣隨風結〇〔三輔黃圖〕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以香柏爲梁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能七言詩者乃得上〇〔沈約祭漢武帝陵文〕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

春去春來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爲爾〔江總詩〕春去春來在須臾〇〔戰國策〕張儀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戲爲詩〕欲知佳麗地爲君陳帝京由來稱俠窟爭利復爭名〇〔王粲詩〕借我空爾爲

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諸本誤作頌〕相門誰見知〔漢武故事〕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〇〔史記世家〕魏公子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〇〔又孟嘗君傳〕相門必有相〇〔又田單傳〕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

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左傳〕石碏曰驕奢淫佚所自邪也〇〔古歌〕倏忽淪沒別無期〇〔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注〕摶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〇〔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〇〔戰國策〕客說靖郭君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〇〔曹植王仲宣誄〕游魚失浪〇〔郭璞江賦〕或混淪乎泥沙

黃雀徒巢桂

青門遂種瓜〔漢書五行志〕成帝時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〇〔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於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劉孝威詩〕黃金坐銷鑠白玉遂淄磷〔國語〕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注〕鑠銷也〇〔謝朓詩〕既乘丹石心寧流素絲涕〔淮南子〕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〇〔史記汲鄭傳〕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顏之推鳴蟬篇〕紅顏宿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草〔戰國策〕宿昔而死〔廣雅〕宿夜也〇〔鄒陽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爲
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
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
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
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數曰寧
逢惡賓不逢故人史記注脫粟纔脫粟而已言不精
鑿也

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

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謝承後漢書傷窮困侯生爲意氣刎頸○史記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
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
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
石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廷尉見上

巳矣我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事漢乏良媒

楚辭巳矣
哉國無人兮○陶潛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

讀書以貲爲郎會景帝不好辭賦因病免客游梁乃
著子虛賦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請爲天
子游獵賦賦奏天子以爲郎○漢書揚雄傳雄少而
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
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
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艸太玄有以
自守泊如也○楚辭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

三冬自矜成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

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文選張釋之傳釋之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
調亡所知名○楚辭欲儃佪以干傺注儃佪不進貌

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

史記汲黯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
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
然○漢書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元朔中代薛澤爲丞
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注閤者小門也東向
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

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史記賈生名誼雒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
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後亦疏
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

按賓王於武后時爲長安主簿數上疏言事不用
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故賦此詩以譏刺當時
大臣而深嘆巳之流落也唐之京師秦漢之故地
詠古所以論今也首叙帝京之形勢次紀宮室之

豪華次紀王侯貴臣遊俠娼妓之奢僭古來以下
慨世情之反覆馬卿至末傷巳志之不伸也意謂
非此形勝不足以壯皇居非此皇居不足以尊天
子但有此形勝即有此宮室而侈靡與矣是以桂
殿椒房作于上平臺朱邸列于下當時自王公以
逮黎庶莫不靡然向風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終
身迷惑而不悟其非者然自我觀之種種皆浮雲
耳苟倚伏難分則無論勛戚之臣即帝座亦幾岌
岌故金陵之氣未厭石椁之文巳先定矣夫人孰

不欲久生我化不我留也化有固然又何爭名爭
利爲彼不遇者亦不當栖栖於廊署相門間矣又
况權勢無常交情浮薄故我雖抱揚馬之文詞東
方之博學釋之長孺之直節而終無薦之者今竟
若賈生之遠謫其懷才放逐之恨可勝歎哉

李白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
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

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劉向新序）
紂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王充論衡）紂
爲酒積糟因爲丘按董糟丘不知其名蓋因善飲而
名之耳○（一統志）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架洛
水隋煬帝建○（史記范雎傳）侯嬴曰夫虞卿躡屩擔
登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古詩）一笑雙白
璧再顧千黃金○（江總詩）百萬千金買歌笑○（左思
蜀都賦）樂飲今夕一醉累月○（易）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史記刺客傳）荊軻雖遊於酒人然與賢豪長者
相結○○（又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
之上○（莊子）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
莫逆於心○（范曄宦者傳論）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
露○（子夜歌）傾倒無所惜（吳均詩）探腸見膽無所惜
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
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

明萬壑度盡松風聲（王逸楚辭序）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其辭曰攀援桂枝
兮聊淹留○（沈約詩）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古
詩）迢迢牽牛星（注）迢迢遠貌○（一統志）袁州府蟠龍
山有大路至山頂凡三十六曲○（樂府歌）出入千花
林○（梁書文學傳）陶弘景愛聽松風每聞其響欣然
爲樂
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
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
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
我醉橫眠枕其股（[illegible]詩）三千玉羅袂○（[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秩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高君內
傳）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漢丞相勃七世
孫常以旦日出面東漱口服氣○（本集注）隋州紫陽

先生有餐霞樓太白月夜於餐霞樓送烟子元演隱
仙城山序曰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
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
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
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嵇康琴
賦）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楚辭）願輕舉而
遠遊○（史記灌夫傳）飲酒酣夫起舞○（唐書李白傳）
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蕭
統淵明別傳）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
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左傳）晏子枕之股而哭之
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
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白頭吟）男兒
重意氣○（沈
約詩）託慕九霄中○（郭璞江賦）電布餘糧星離沙鏡
○（蜀都賦）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老子）飄
風不終朝○（謝莊詩）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
寒○（管子）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傅玄詩）孤雌

翔故巢○（三輔黃圖）渭橋秦始皇造也○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為橋君家嚴君勇貔

虎作尹并平聲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

羊腸苦（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書）尚桓桓如虎如貔○（周禮）正北曰并州○（蔡琰胡笳）惟我薄命兮沒戎虜○（出師表）五月度瀘○（高誘呂氏春秋注）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行來北

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

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

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艸綠（十六國春秋）蒙遜居張掖號北涼○（古詩）歲月忽已晚○（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何遜詩）玉盤傳綺食○（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有欽山

出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詩）既醉既飽○（史記魯仲連傳）民無所歸心○（一統志）晉祠在太原縣治西南祠周唐叔虞○（楚辭）觀流水兮潺湲○（陸賈新語）浮舟杖檝以代人力○（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曹植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參同契）龍鱗狎獵起○（潘岳詩）濫泉龍鱗瀾○（楚辭）青莎雜樹兮薠艸靃靡（本艸）莎草根味甘一名侯莎生田野

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

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蛾翠蛾嬋娟初月輝美人更

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晉書）王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晉書）謝安攜妓女遊東山○（阮籍詩）趙李相經過○（古樂府）願作楊花入窠裏○（謝朓詩）坐惜紅粧變○（昭明太子詩）徒見貌嬋娟寧知心有憶○（王融詩）層樓隱初月○（詩）美人之始○（宋玉舞賦）羅衣從風長袖交橫○（詩）穆如清風○（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秦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

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楊惲）人生行樂耳○（李陵詩）佳會難再遇○（漢書）終軍曰丈夫西遊終當傳還○（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北闕）見上賓下詩注○（歸去來辭）帝鄉不可期○（晉書謝安傳）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後漢書）獻帝詔曰今者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

渭橋南頭一遇君酇才何切臺之北又離羣

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

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唐書）地理志亳州譙郡有酇縣按漢南陽郡酇縣音贊蕭何所封今題云譙郡則非南陽屬縣也○（禮記）子夏曰吾

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王融詩）木葉亂紛紛○（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長相憶下有加餐食

此歷敘舊遊之事以寄憶也言我與參軍凡合而離者四情好無二焉夫在洛則我就君遊適淮則君從我往以汴州戎馬之地而攜妓相過以長楊落魄之餘而不忘晤對眞所謂石交者也離情安有極耶此篇敘事四轉語若貫珠又非初唐牽合之比長篇當以此為法

元稹

連昌宮辭（唐書地理志）河南府壽安縣西二十九里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爲余泣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凭（去聲）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裡事（一統志）連昌宮在宜陽縣舊壽安縣西二十九里唐顯慶間建○（抱朴子）歲久則勞矣○（史記范雎傳）宮中虛無人○（開元遺事）明皇在禁苑中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陳後主詩）落花同淚臉○（史記扁鵲傳）周人愛老人○（莊子）小年不及大年○（漢書高帝紀）詔曰諸王通侯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注）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唐書肅宗紀）天寶十五載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帝曰上皇天帝○（李德林詩）但覩凌霄觀詎見望仙樓○（唐書后妃傳）玄宗貴妃楊氏號太眞○（江淹詩）闌干十二曲○（傅毅舞賦）珠翠的皪而炤燿○（劉楨詩）長夜忘歸來　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勑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徹色色龜（音丘）茲（音慈）轟錄續李謩擪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

寒食○（崔豹古今注）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外史檮杌）王寵媚縊于宮樹而死○（齊威歌）從昏飯牛薄夜半○（唐書注）開元中賀知章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人爲梨園弟子有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漢書蕭望之傳）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傳呼甚寵（注）傳聲而呼侍從者○（天寶遺事）念奴者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左右帝謂妃子此女妃麗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雜響而不能遏（本集註）念奴天寶中名娼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玄宗嘗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其爲當時所重也如此然而玄宗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或歲幸湯泉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楚辭）指九天以爲正（注）九天天有九重也○（公羊傳）逡巡北面再拜○（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約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之境也○（唐文粹注）玄宗嘗於上陽宮夜後按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自云其夕竊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上插譜記之臣即長安少年善笛者李謩也玄宗異而遣之　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史記留侯世家）老父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東觀漢紀）濟陽有武帝行過宮（謝瞻詩）參辰行宮○（上林賦）千人倡萬人和○（唐書睿宗六子傳）昭成皇后生玄宗崔孺人生範王德妃生業範[illegible]士鄭進王岐爲太常卿左羽林大將軍範好學工書愛儒士與劉廷琦等爲文飲酒賦詩娛樂開元十四年薨子瑾嗣早薨天寶中復以薛王子珍爲嗣岐王珍儀觀豐偉肅宗時廢爲庶人業始王趙進王薛爲

羽林大將軍以好學荻祕書監嘗華其第置酒賦
詩開元二十二年薨子埆爲駙薛王按下文云明年
十月東都破又有楊氏諸姨等語乃天寶十三載時
事時岐薛二王俱已薨積之所指豈珍埆二王與〇
唐書后妃傳太真得幸進冊貴妃三姊皆美帝呼爲
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帝賜諸姨錢歲
百萬爲脂粉費帝幸華淸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
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

詩小序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匡東都洛邑也〇唐書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陷東京〇陳初童謠御路種竹篠〇史記李斯傳以安宗廟而樂萬姓〇蔡琰胡笳哭無聲兮氣將咽

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

兩京謂西京東京也按唐書肅宗紀元元年郭子儀收復兩京〇[illegible][illegible]尤祿勳筬廊殿門闥限以禁界

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華萼廢

唐書本紀玄宗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天寶十五載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七月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肅宗諱亨玄宗第三子也寶應元年崩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代宗諱豫肅宗長子也大曆十四年崩德宗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德宗諱适代宗長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崩于會寧殿順宗諱誦德宗長子也正月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極殿憲宗諱純順宗長子也永貞元年八月順宗詔立爲皇帝〇史記李斯傳治離宮別館周遍天下〇詩往來行言〇玄武樓無考〇唐書睿宗六子傳玄宗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諸王第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時時登之

去年勑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痴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鬬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動本集作黑至今反挂珊瑚鈎指似傍人因慟哭却立本集作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宋玉諷賦正值主人門開〇吳均詩千金買相逐〇漢樂府詩荊棘成榛〇詩其比如櫛〇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〇西征賦狐兔窟於殿傍〇禮記樹木方盛〇楚辭覩軫丘兮崎傾〇鮑照詩文窗繡戶垂羅幕〇漢官典職漢省中皆胡粉塗壁〇庾信燈賦窈藏明協粉壁〇劉遵詩鬓

轉匣花鈿〇真西山注箏簷鈴俗謂呼風馬兒升菴詩話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〇陸賈新語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〇沈君攸詩蕙樓臨砌徙斜光〇子夜歌昔別鴈集渚今還燕巢梁〇陶潛辭恨晨光之熹微〇梁元帝詠柳詩帶日交簾影〇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鈎〇江總詩不願傍人來相比〇史記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〇後漢順帝紀閻顯等閉宮門屯兵自守〇梁邵陵王綸詩寒衾夜夜空〇詩取彼狐狸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目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上聲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

史記武安侯傳魏其侯爲相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〇魏書崔浩傳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〇唐書姚宋傳姚崇字

元之玄宗講武新豐客仍崇崇至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久之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璟耿介有大節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累封廣平郡公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詩于歌禾黍油油○史記陸賈傳將相調和則士豫附○相如難蜀父老中外提福○班固兩都賦序臣竊見海內清平○後漢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王粲詩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開元**

欲本集作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中養作兒綸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羽委切○唐書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伎恐多智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唐書后妃傳玄宗貴妃

楊氏號太真三姊封韓號秦三國爲夫人恩寵聲焰震天下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樂府子夜歌桐樹生門前○戰國策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漢書劉向傳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晉周六代論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江淹赤虹賦曖昧以變依稀不常○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真之從祖兄林甫死遂拜右相國忠性疏侻捷給歷歷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倨百僚莫敢相可否○唐書姦臣傳李林甫開元初遷太子中允韓休爲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兵部尚書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後漢光武紀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注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上○詩顛倒衣裳○張衡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注瘡痏謂瘢痕也蒼頡曰痏歐傷也唐書顏真卿傳真卿上疏曰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川沸

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南本集作西**賊此賊亦除天下盜**

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遺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今皇謂憲宗也按史臣蔣係曰憲宗自藩邸以至臨御該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羣盜唐室中興章武而已○○劉向列女傳梁夫人上書曰今逢陛下神聖之德○丞相謂裴度杜黃裳之輩也○漢書王吉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按吳謂李錡蜀謂劉闢淮南賊謂吳元濟也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殺留後王澹詔使王鍔討之十月張子良執李錡十一月李錡伏誅又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六年使高崇文討之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劉闢伏誅又元和九年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十二年九月李愬及吳元濟戰于吳房敗之十一月克蔡州十一月吳元濟伏誅贊曰自吳元濟誅疆藩悍將皆欲悔過而効順○長白山次不畏官

軍十萬衆○枚乘七發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莊子春耕種形足以勞動○陶潛詩耕種有時息○○高士傳何者老翁托名黃石○相如封禪書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注望聖帝之臨幸也○老子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按天寶間玄宗數幸東都以連昌爲遊觀之所祿山亂後唐室浸衰天子不復巡幸離宮蕪萎憲宗即位修貞觀開元之業任用賢相以誅鉏叛逆天下以致治望之故託老翁之辭與其巡幸而又諷以休兵也言宮中花竹雖盛而悄然無人于是宮

邊老人爲余泣言少時曾備選入宮親覩明皇貴

妃行樂之事時天寶十三載也明年則祿山破東都矣其後兩京雖定民廬盡爲灰燼宮闈雖存六帝不復巡遊偶值開門斫竹一覩宮中悽凉之景令人益不勝悲閉門之後惟見狐狸上屋而已夫以老翁自叙如此必能洞悉朝廷之事故又問其誰致太平誰生亂者翁言我豈能分別理亂之原但振耳目所覩記可爲君道也夫開元之盛以姚宋天寶之禍以楊李艷妻居中奸佞在外天下所以亂也今天子神聖丞相賢明平吳蜀掃淮南海

內晏然巡狩有日我當除宮前之路以待車輦之來也夫老翁此言惟望天子之巡幸耳我獨以爲叛者既服則當偃革修文務開元之治毋及事兵戈爲也蓋玄宗以黷武召亂此蓋預爲之戒云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十九終

唐詩解卷之二十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潘元升公旭父參定

潘煥宷靖伯父　同校

姪孟康伯安父

歌行長篇下

白居易

琵琶行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

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自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二十二言(按本集凡六百一十六言此誤)命曰琵琶行其抑揚頓挫流離沈鬱之態雖千載之下宛然琵琶哀怨之聲也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上

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
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郭璞江賦）流九派於
潯陽（郭璞山海經注）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于
大江（一統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
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東流入海○（史記）淳于髡
曰主人留髡而送客○（薛道衡詩）楓葉朝飛向京洛
○（張初楓菴漫録）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蘆花秋瑟瑟
楊愼謂楓葉紅蘆花白映秋色碧碧也瑟瑟珍寶名其
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余謂瑟瑟當作風殺上句
云潯陽江頭夜送客當夜其色難辨也劉公幹詩云
瑟瑟谷中風此豈言碧色耶○（集仲卿妻詩）下馬入
車中○（史記信陵君傳）魏將相宗室滿堂待公子舉
酒○（江淹恨賦）置酒欲飲悲來塡膺○（陸賈新語）諷
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謝靈運詩）宿心愧將別○（古
詩）四顧何茫茫○（易）風行水上○（釋名）批把本出於
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

時因以爲名也（應劭風俗通）批把近世樂家所作不
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
與五行四絃象四時○（楚辭）遊子憺兮忘歸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沈
欲語遲移舟相近邀相見添酒携燈重開宴千呼萬
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
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去聲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王摳詩）欲語先
爲笑○（柳渾詩）鼓瑟未成曲○（古絕句）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王融琵琶詩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顧野王箏賦）
妒掩抑於紈扇○（揚雄答劉歆書）令
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　輕籠慢撚撥復
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

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
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絶凝絶不
通聲暫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
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撥當心一作絃
畫一作劃　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
心秋月白（唐書禮樂志）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
羽衣曲○（樂府雜録）貞元中康崑崙善琵
琶時大旱詔兩市祈雨令天門街市人廣聞聲樂遂
請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六么自謂街
西無敵○（韓詩外傳）治國者譬若乎張琴大絃急則
小絃絶矣○（後漢陳寵傳）寵上疏曰夫爲政猶張琴瑟
大絃急者小絃絶○（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耳嘈嘈以
失聽（埤蒼）嘈嘈聲衆也○（史記袁盎傳）丞相曰我不

受私語○（劉淵林吳都賦注）鮫人水底居曾寄寓人
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
主人○（古詩）委身玉盤中○（詩）間關車之舝兮○（孫
綽詩）鶯語吟修竹○（辛氏三秦記）俗歌曰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詩）泉流旣清○（史記司馬相如傳）山谷
水泉萬物○（史記）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說苑）
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銜者
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
海○（梁簡文詩）石門留鐵騎○（晉書謝安傳）苻堅曰我
以鐵騎數十萬㳂水遏而殺之○（江淹恨賦）裂泉繫
書誓還漢恩○（徐陵詩）歌扇當窓似秋月　沉吟抽一作放撥插絃中整頓衣
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叶去聲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
服粧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

知數鈿頭銀篦〈邊迷切〉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去聲〉今
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
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
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
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
紅闌干〔古詩〕沈吟聊躑躅〇〔明皇雜錄〕楊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撥所以揮絃〇〔漢書霍光傳〕光
每朝見上虛己斂容〇〔左思詩〕濟濟京城內〇〔雜錄〕
蝦蟇陵在萬年縣南六里〔韋述西京記〕蝦蟇陵本董
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
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蟇陵也〇〔國史補〕崔昭
入朝請第一部樂〔本集序〕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援
善才乃曲師之稱〇〔周南詩〕舞罷鸞自羞妝成淚仍

滑〇〔西溪叢語〕望江南去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爲
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國史補〕李錡叛滅有
妾杜秋娘沒入宮後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〇〔漢書
游俠傳〕原涉顯名京師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
慕之〇〔杜詩〕歌舞錦纏頭〔註〕錦纏頭以賞歌舞者〇
〔開元遺事〕宮妓永新善歌帝曰此人一曲直千金矣〇
〔江淹別賦〕送愛子兮霑羅裙〇〔阮籍詩〕歡笑不終
晏俛仰復欷歔〇〔鍾嶸詩品序〕若乃春風春鳥秋月
秋蟬〔陸机詩〕春風秋月恒好驩醉月月言新〇〔古詩〕
十五從軍征〔王粲詩〕從軍有苦樂〇〔漢書外戚傳〕李
夫人蒙被謝帝謂姊妹曰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
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〇
〔鮑照詩〕鞍馬光照地〇〔古詩〕老大徒傷悲〇〔抱朴子〕
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野語〕曰衆人重利廉
士重名〇〔唐書地理志〕饒州有浮梁縣又〔食貨志〕風
俗貴茶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常州有義興紫
笋而浮梁之商貨不與焉〇〔列子〕汝何去來之頻〇
〔越絕書〕伍胥死王使人捐於大江口〇〔沈約詩〕明月

暫經過〇〔山海經〕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〇
〔劉孝威詩〕夢啼漬花枕〔梁元帝詩〕啼盡夢啼中〇〔蔡
琰胡笳〕嘆息欲絕兮淚闌干〔〕披闌干淚流貌也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
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曾去
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
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池地底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
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還獨傾〈此二句品彙無〉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
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
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

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
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高唐賦〕歔欷垂淚〇〔木蘭辭〕唧
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〇〔古詩〕各在天一涯〔蔡琰胡
笳〕將我行兮向天涯〇〔外史〕漢室衰敝賢士淪落〇
〔吳筠詩〕一朝相逢遇〇〔梁鴻五噫歌〕顧瞻帝京兮噫
〇〔史記〕賈生謫居長沙〇〔一統志〕潯陽城在九江府
城西一十五里本漢潯陽縣其城晉孟懷玉所築〇
〔史記武安侯傳〕蚡所好音樂狗馬田宅〇〔漢書張禹
傳〕後堂理絲竹管絃〇〔一統志〕湓浦在九江府城西
源出瑞昌青盆山亦名盆水相傳昔嘗有人於此處
洗銅盆忽暴漲失盆投水取之見一龍銜盆奪之
而出故名盆水〇〔陶潛詩〕遶宅生蒿蓬〇〔師曠禽經〕
萑巂周子規也啼必北向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
〔張華注〕爾雅曰巂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
草木凡鳴皆北向也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王帝杜宇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望帝化爲杜鵑鳥亦

曰子規鳥○（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曹植詩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楚辭鵾雞啁哳而悲鳴（注）啁哳聲繁細貌○（張率詩）郊坐遊梁塵○（曹植詩）絃急悲聲發○（樂府）淒淒重淒淒○（鮑照詩）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又）曰掩泣望荊流○（漢書蘇武傳）李陵泣下霑衿（後漢后紀）唐姬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列仙傳）館閣峩峩青衫列列

此宦遊不遂因琵琶以托興也言當清秋明月之夜聞琵琶哀怨之音聽商婦自叙之苦以動我逐臣久客之懷宜其泣下沾襟也連昌紀事琵琶叙情長恨諷刺並長篇之勝而高李弗録余採而箋釋之俾學者有所觀法焉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賈誼過秦論）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范雲詩）深閨人獨眠○（列子）天生萬物人為貴○（梁簡文妾薄命篇）名都多麗質○（吳均詩）一朝相逢遇○（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古樂府）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江總詩）春心百媚勝楊柳○後漢后妃紀序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鄭玄注周礼）曰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也（周礼注）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韓非子）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

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陳鴻長恨傳）唐開元中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疏聲色自娛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鬒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明年冊為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庾肩吾詩）綺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長恨傳）玄宗得楊玄琰女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張衡溫泉賦）遂適驪山觀溫泉○（詩）膚如

凝脂○（史記袁盎傳）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漢書注）婢也（劉瑗詩）侍兒能勸酒○（隋煬帝詩）步緩知無力臉慢動餘嬌（李白詩）西施醉舞嬌無力○（曹植獻詩表）愚臣徘徊於恩澤○（沈約詩）雲鬢垂寶花輕妝染微汗○（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謹上襚三十五條中有黃金步搖（宋玉諷賦）主人之女垂珠步搖（釋名）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長恨傳）帝授妃金釵鈿合又命戴步搖垂金璫○（庾信燈賦）掩芙蓉之行帳（梁簡文帝詩）綺幕芙蓉帳○（劉孝綽詩）春宵猶自長○（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曰上客日高無乃飢乎○（史記）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呂氏春秋）湯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

承歡侍寢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楚辭）外承歡之汋約○（張衡東京賦）既春遊以發生○（崔豹古今注）魏武帝宮盧女者年七歲入漢

宮○陸雲詩佳麗良可美○後漢后妃紀序曰武元
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後漢皇
后紀閻皇后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立爲皇后專房妬
忌○江總詩銀牀金屋挂流蘇○王樓見上騎肩王
詩注○庾信倏冰井
賦弄和春之淒風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
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爾雅女子先生爲姊
後生爲妹○韓詩外傳兩國相親如弟兄○魏文帝
詩上天垂光彩○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亦勝一
丈夫○史記外戚世家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衛青
封爲長平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
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長恨傳貴妃叔父昆弟
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
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故當
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
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
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

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
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長恨傳天寶十年避
暑驪山宮○相如子
虛賦上干青雲○淮南子青泉之埃上爲青雲○沈君
攸詩處處行樂爲時康○禮記絲竹樂之器也○吳
越春秋郢究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唐
書地理志薊州漁陽郡開元十八年置○漢書陳湯
傳谷永上疏曰竊恐陛下忽於鞞鼓之聲不察周書
之意○又曰鉦鼓聲動地○長恨傳貴妃進見之日
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唐逸史開元中中秋夜羅公遠
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
爲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至大城
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
廣庭元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之曲也元宗
密記其聲調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唐
書玄宗紀天寶十
四載安祿山反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

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
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
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 九重城
闕見上
駱賓王詩注○陸機詩城闕或丘荒顏延之詩城闕
生雲烟○蔡琰胡笳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後漢書
五行志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
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翠華以翠羽爲葆也○
詩中心搖搖○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
○後漢祖與傳行行且止○漢書王莽傳兵從宣平
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
門○史記李將軍傳李陵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史
記扁鵲傳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顏延之詩
宛轉年運徂○詩螓首蛾眉○禮記君車將駕則僕
執策立於馬前○江洪詩閨園有孤鶴刷羽翫花鈿
○楚辭砥室翠翹挂曲瓊注翠鳥名也翹羽也○陸

機詩金雀垂藻翹○釋名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西
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
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左傳子西以袂掩面而
死○長恨傳天寶末貴妃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
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
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
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於道周
左右之意未慊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
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
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黃埃散**
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
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
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

處〔鮑照蕪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〇〔謝朓詩〕
散漫似輕埃〇〔魏武帝詩〕樹木何蕭索〇〔鮑照詩〕
萬壑勢縈迴〇〔一統志〕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岸
峻坂鑿石架閣而爲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〇
唐書地理志嘉州羅目縣有峨眉山〇〔張協詩〕行人
爲隕涕〇〔史記〕梁孝王得賜天子旌旗〇〔漢書〕于定
國傳春霜夏寒日青亡光〇〔吳筠詩〕白日盡無光〇〔庾
肩吾詩〕朝風凄日色〇〔家語〕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
輔相之〇〔宋玉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〇〔謝瞻
詩〕揚鸞泝行宮〇〔明皇別錄〕帝幸蜀南入斜谷屬
霖雨弥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既悼貴妃
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〇〔何遜詩〕攜手共
躊躇〇〔唐書后妃傳〕安祿山反西幸至馬嵬帝與貴
妃訣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帝至自蜀道過
其所瘞遣中使者具棺槨他葬焉〔羅錄〕馬嵬故城本
馬嵬築以避難者有驛郵楊妃欸處〔一統志〕馬嵬坡
在西安府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唐楊妃
葬處〇〔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　君臣相顧盡

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叶上聲太液
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
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
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
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
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舊枕故衾
本集作翡翠衾寒　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
夢〔易〕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〇〔古詩〕淚下霑衣裳〇〔三
輔黃圖〕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太液者言其津潤
所及廣也〇〔漢書〕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〇〔漢
書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〇〔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

臉際常如芙蓉〇〔庾信春賦〕眉將柳而爭綠〇〔阮籍
詩〕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〇〔梁簡文帝〕答張纘書
秋雨朝晴檐梧時下〇〔說苑〕成王剪梧桐葉以爲珪
〇西宮即西內也〔唐書宦官傳〕李輔國迎太上皇還
西內居甘露殿〔又地理志〕宮城在皇城北謂之西內
大明宮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曰東內〇〔又〕曰興慶宮
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
廣之謂之南內〇〔楚辭〕秋草榮其將實〇〔雍錄〕梨園
在光化門北開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萊上自教法曲
謂之梨園弟子〇〔三輔黃圖〕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
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芬芳也〔漢書谷永傳〕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注〕椒房皇后所居〇〔謝朓詩〕夕殿下珠
簾〇〔詩〕春日遲遲〇〔謝朓詩〕秋河曙耿耿〇〔辛德源
詩〕星河耿涼夜〇〔陳後主詩〕耿耿曙河天〔晉書〕鄧攸
傳〕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〇〔魏志〕周宣
傳〕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梁
昭明太子詩〕日麗鴛鴦瓦〔鄴中記〕鄴城銅雀臺皆鴛
鴦瓦〇〔楚辭〕集長夜之悠悠〇〔李陵荅蘇武書〕長與

足下生死辭矣〇〔謝惠連詩〕別來經年歲〇〔楚辭〕有
人在下魂魄離散〇〔長恨傳〕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
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還於西
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過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
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
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
魂杳杳而不能得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
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
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漢書地理志蜀郡有臨邛縣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
來山東入青衣〔唐書地理志〕邛州臨邛郡有臨邛縣
〇〔孔叢子〕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釋名
人行太道曰道士〇〔庾信詩〕芸香上延閣碑石向鴻
都〇〔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〇〔漢書外戚傳〕李夫人
卒漢武帝思念之外巳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通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帳中遥望
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帝愈益相思○詩縹緲轉反側
○史記樂書接歡喜合殷勤○魏彦深詩輕擧一排
空何遥詩千里暫排空○楚辭奔電兮光晃魏書暘
大眼勇敢善捷走如電○劉向列仙傳黄帝鑄鼎於
荆山之下有龍下迎帝乃升天易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度人經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莊東方
第一天有碧霞遍滿是云碧落○左傳鄭莊公置姜
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詩洪水
芒芒○長恨傳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
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
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
以求之又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虚無縹緲間樓殿玲
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
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

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
來風吹仙袂飄颻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
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史記自序道家無爲其術以虚無爲本○虞茂詩上林蒲
標合縹緲○何遜詩樓殿間珠履○揚雄甘泉賦前
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注玲瓏明見貌○楚辭寶鏤
以汋約注汋約柔弱貌汋與綽同○鮑照詩中有一
人宇金閨○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淖約若處子○鮑照詩參差悉相似○梁武帝
詩昧珮娟姮戲金闕○魯靈光殿賦西廂踟蹰以閑
宴爾雅東西廂謂之序○宋書萬沙門妻名郭小玉
○漢武内傳西王母命王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張
君房說西王母降武帝殿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曰
董雙成許飛瓊婉陵華段安香○蔡琰胡笳東風應

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古詩攬衣
起徘徊○三秦記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
簾箔○蕭子顯詩邐迤因臺榭○江淹詩獨枕偏雲
鬢○陶潛辭風飄飄而吹衣○異聞錄開元中明皇
與申天師遊月中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
於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
羽衣舞曲○陸機詩玉容誰得顧○吳越春秋越王
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長恨傳方士又
旁求四虚上下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
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
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
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
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久之玉妃出
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
愛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

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
股合一扇釵擘黄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
人間會相見王僧孺詩含情一寄語○傅玄詩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謝靈運詩歡愛
隔音容○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
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蘇武詩結髮爲夫妻
恩愛兩不疑○唐書地理志龍朔後皇帝常居大明
宮乃謂之西內高宗以風痺厭西內湫濕龍朔三年
始大興葺曰蓬萊宮○說文寰王者封畿內縣也○
晉書明帝日舉目見日不見長安○謝朓詩京洛多
塵霧○晉書王獻之傳青氈我家舊物○陶潛詩緇
爲起深情○鮑照行路難還君金釵玳瑁簪○王樞
詩溢匣金鈿滿○武夷君歌天上人間兮會合稀崔
顥七夕詞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
恨傳玉妃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臨別殷

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
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
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吳筠詩〕腸斷促柱悲明光〇〔王䃍詩〕兩心同憶不相徹〇〔甯戚歌〕從昏飯牛薄夜半〇〔後漢書〕光武雖交私語〇〔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〇〔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〇〔張衡同聲歌〕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〇〔江總詩〕同心綺袖連理枝〇〔張衡思玄賦〕天長地久歲不留〇〔詩〕綿綿瓜瓞〇〔長恨傳〕方士將行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

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

此識明皇迷於色而不悟也始則求其人而未得既得而愛幸之即淪惑而不復理朝政矣不獨寵妃一身而又徧及其宗黨不惟不復早朝益且晝日耽於絲竹以致祿山倡亂乘輿播遷帝既誅妃以謝天下則宜悔過乃復展轉懷思不能自絕至令方士徧索其神得鈿合金釵而不辨其詐是真迷而不悟者矣吁以五十年致治之主而一女子覆其成功權去勢詘而以憂死悲夫女寵之禍豈淺鮮哉楊妃本出壽邸而曰養在深閨人不識為君諱也花鈿委地無人收伏後鈿合金釵案意謂妃就絕之時花鈿散逸民間必有得之者方士特挾此以欺上皇非有他術也

騷體

李白

鳴皐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泠池作〔唐書地理志〕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皐山〇〔一統志〕鳴皐山在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〇又南陽府汝州亦有鳴皐山未詳孰是

若有人兮思鳴皐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淩兢疑當作兢鉅陵切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舠〔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〇又曰新冰兮積雪〇〔張衡四愁詩〕何為懷憂心煩勞〇〔潘岳詩〕登城望洪河〔注〕洪河黃河也〇〔揚雄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注〕師古曰入凌兢者言寒涼戰栗之處也〇〔楚辭〕凌天地以徑度〇〔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鱗狹獵起〇〔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顧野王玉篇〕舠小船也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厓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詩〕峻極于天〇〔莊子〕顏成子游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〇〔又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〇〔鮑照詩〕嘈嘈長歎鳴〇〔又曰〕霜匪滅土膏〇〔謝朓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〇陸機詩長風萬里擧〇左思吳都賦其東則有滄
溟巨壑洪浩汗漫〇郭璞曹娥碑或趨湍瀨或逐
波濤玄猿緑羆舔他點切舕徒鑑切崟魚金切岌魚及切危柯振
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
巖嶅〇王休賦玄猿素雌〇舔舕吐舌貌崟岌山高貌〇北山移文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
翰斧低枝而掃跡〇楚辭鳥獸鳴以號羣〇又下崢嶸而無地〇天台山賦之者以路絕而莫曉〇書昏
象日月星辰〇木華海賦或挂冐於巖嶅之峯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
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
顧之黄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江淹別賦送君南浦
傷如之何〇西都賦櫂女謳鼓吹震〇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有清泠池〇楚辭君不行兮夷猶〇古樂府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
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〇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
既昏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
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
乃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〇謝承後漢書
黄向對策為羣英之表〇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
羣〇史記周紀平王東遷于雒邑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
魚蹇切嶨五各切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孔叢
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〇鄭玄周禮注巾猶
衣也〇禮記儒有幽居而不淫〇謝靈運詩連嶂疊
巘崿〇詩白石鑿鑿〇謝莊月賦素月流天〇琴操
有風入松〇南史陶弘景傳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
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〇晉書顧愷之傳望不見兮
人問會稽山水答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心氛氳蘿冥冥兮霰紛紛水横洞以下淥波小聲而

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鶴清唳饑鼯
頻呻魂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鮑泉詩新思獨氛氳〇詩
維塵冥冥注冥冥昏晦也〇楚辭雪紛紛而薄木〇
張協洛禊賦游魚鬯躍於淥波〇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〇高士傳贊龍藏
鄭爾雅疏龍藏於深淵〇王褒洞簫賦孤雌寡鶴
娛優乎其下〇鮑照舞鶴賦唳清響於丹霄〇莊子驪
聲也〇謝朓詩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〇孫卿子聽
鼠五技而窮〇左思吳都賦注鼯鼠翼若蝙蝠聲如人號
一名飛生〇楚辭聲兮杳杳孔靜幽默〇說文愀憂
也〇陶弘景詩空山霜滿高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
烟平〇楚辭羌愈思兮愁人
而無鄰蝘鳥典切蜓徒典切嘲龍魚目混珍嫫莫胡切母衣
三壁錦西施負薪[illegible]食乎中山王文木賦〇唐宗[illegible]

雉群〇楚辭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
集〇高爽詩但畫雙黄鵠莫作孤飛燕〇楊雄解嘲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〇孫卿雲賦以龜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〇說文在壁
曰蝘蜓在草曰蜥蜴〇陶隱居本草〇石龍子其類有四
種一種喜緣籬壁名蝘蜓形小而黑〇雜書〇秦失金
鏡魚目入珠〇張協詩魚目笑明月鄭玄曰魚目亂珍
珠〇楚辭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
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〇蔡文嫫母醜人也黄帝
處幸之〇詩衣錦褧衣〇吳越春秋越王得苧蘿山
鬻薪之女西施飾以羅縠而獻於吳〇史記而猶負薪而食若使巢由桎梏於軒
晃兮亦奚異乎夔龍蹩蒲結切躠私列切於風塵哭何苦
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高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
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〇許由字武仲隱於
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而逃去於是遁耕於

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易]
用說桎梏[史記李斯傳]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
天下爲桎梏者[釋文]足械曰桎手械曰梏○[莊子]古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冕之謂也[謝脁詩]志狹輕軒冕○[書]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注]夔龍二臣名○[莊子]聖人躕躇爲仁踶跂爲
義疏曰躕躇用力貌○[晉書]庾翼曰自不能拔脚於
風塵之外○[左傳]定公四年吳人郢申包胥如秦乞
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包胥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左思詩]吾
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却秦事見五言古古風詩注
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
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
君兮相親[後漢逸民傳]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王商與秦宓書]卞和衒玉以耀世○[嵇康

琴賦]恬虎樂古棄事遺身○[古樂府]飛來雙白鵠○[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此送徵君歸隱因發衰世之慨也言君思鳴皐乃
爲氷雪所阻河不可踰山不易陟其間惟天籟悲
鳴霜厓稠疊猿羆哀號峯巖險絕四者非人所居
也君曷爲而歸此乎良有所不得已耳我於是作
歌以送之且張樂設飲于清泠之閣君復有待而
不行若黃鶴之反顧何哉其意欲掃梁園之群英
而振大雅于東洛必布名天下而後歸隱然終不
可爲也於是巾車入山棲遲巖壑使我望不可見

中心繁亂者以君之所居藤蘿杳冥洪波衝激是
龍虎之所居也寡鶴饑鼯之所吟嘯也君奈何處
此幽默而愀然愁人乎正以群小在位賢者無依
眞僞混淆妍媸失所是以厭世之濁感此窮棲耳
若令君戀世榮而不去則是巢由桎梏于軒冕也
其奚異乎夔龍捨纓清之任力作於風塵哉至若
包胥連子排患解紛庶幾可以自顯君又謂其沽
名矯節而不爲則惟棄世遺身而與白鷗相親耳
此歌疑作於天寶之末楊李用事之時觀鷄聚族

以下數語可見

王維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新唐書]徐楚璧初應制舉開元時爲中書舍人後更名安貞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馬兮雙樹望青山兮
不歸[陶潛詩]開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注]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凡非眞皆塵垢也○[沈約詩]江海事多違○[庾信詩]途花駐馬看○[酉陽記]阿育王起浮圖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法也○[謝脁詩]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紫微中書所居也徐蓋厭塵俗而有棲隱終南意

故贈此歌言彼山出省之後悵然與塵事不合是以駐馬雙林望青山而忘歸也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十道志〕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子歌云吾山平兮鉅野溢是也〔濟州通志〕魚山在東阿縣西八里張華神女賦序魏濟北從事弦超夜夢神女來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東郡人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後三四日一來乘輜軿衣羅綺智瓊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達於室宇頗為人知一旦神女別去留贈裙衫兩襠後五年超使將之洛智瓊復至乞復舊好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叶後五反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凄凄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詩〕坎坎鼓我毛萇曰坎坎鼓聲也〇〔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〇〔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吹洞簫洞簫賦注洞者通也言其無底上下相通故曰洞簫〇〔楚辭〕望涔陽兮極浦王逸曰極遠也浦水涯也〇〔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巫覡見鬼者〇〔詩〕屢舞僊僊〇〔楚辭〕瑤席兮玉瑱〔注〕瑤石之次玉者〇〔詩〕既載清酤〔注〕酤酒也〔韻會〕酤一宿酒也〇〔詩〕風雨淒淒〇〔鹽鐵論〕天下太平雨必以夜〇〔傳玄歌〕神之來兮景照〇〔史記〕伍子胥傳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〇〔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

此冀神來降之辭言既擊鼓魚山之下又吹洞簫以望極浦迎神之聲樂盛矣又使女巫進舞列席陳觴時風雨淒其神之來否尚未可必也徒使我心展轉憂勞耳蓋極言求神之切深冀其來格也

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楚辭〕紛進拜兮屢舞〇〔陶潛詩〕桃李羅堂前〇〔謝惠連詩〕眷眷浮客心〔袁宏夜酣賦〕開金扉坐瓊筵〇〔楚辭〕入不言兮出不辭〇〔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〇〔鮑照白紵歌〕催弦急管為君舞〇〔顧野王箏賦〕轉妙音于繁

絃〇〔謝惠連詩〕沃若靈駕旋〇〔傳玄詩〕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〇〔虞世南詩〕雨歇車峯翠〇〔楚辭〕觀流水兮潺湲〔漢書注〕潺湲激流也

此神既降而送之也言主祭者紛然進拜若見神之顧我祭矣雖無音聲意像之可傳惟覺空山夜雨之有驗時管絃之聲益哀而知靈駕將旋也於是雲收雨歇山水依然非神之已去乎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去聲獨〔左思詩〕寂寂揚子宅

說文寂寂無人聲也○楚辭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劉楨詩珍木鬱蒼蒼○易見羣龍無首○河東賦總之以羣龍注比羣賢也○漢書董仲舒文英後滿朝○楚辭靈何為兮水中○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莊子陽春白雪其調高其和寡○陸機連珠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寡婦賦思靡遠而愈深○史記自序道家無為其辭難知○易獨行夬夬

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艸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氐虎賣杏兮收穀何承天詩石上流水㶁㶁其波琴操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中有石上流泉○陶潛詩草屋八九間○論衡淮南王得道畜產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劉向列仙傳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去○神仙傳王烈如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隋圖經石邑有早山今名抱犢山四面危絕後

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一統志抱犢山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南九十里山極高峻昔人多避兵于此又曰真定府獲鹿縣西八里亦有抱犢山舊名萆山後魏葛榮之亂民有不從者於此抱犢而炙故名○史記封禪書李君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神仙傳李少君曰冥海之棗大如瓜臣已食之○又曰董奉字君異候官縣人也居山間治人病不取錢重病愈者使種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計得十數萬株鬱然成林於是杏子大熟君異於林下作倉箪語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少穀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頭虎噬逐之此人怖懼而走杏即傾覆虎乃還去到家量杏一如穀少人有偷杏者虎逐噬之至死家人知是偷杏遂送杏還謝過死者即活自是以後買杏者皆於林中自平量之君異以所得穀救貧乏後君異一旦去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

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說苑虞丘子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賢路漢書王尊傳毋久妨賢○說苑安官貪祿營于私家文子孔突不黔非慕位貪祿也○後漢書李固為廣漢雒令解印綬還漢中○楚辭卜居屈原既放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此美友人之高隱也山空多木既非賢者所宜居又況盛明之世羣英滿朝君奈何處此空谷非為文寡和而道難知邪既不偶於俗而超然高舉則惟泉石自娛松林卜築養雞抱犢以適情啖棗賣杏以顯術幽居信可美矣我以不才而久妨賢路既老而猶貪祿羨君之隱亦思解印以從然去就

之志終非詹尹所能卜也吁維知患失如此能不受祿山僞命哉

其二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白鷺忽兮翩飛君不可兮褰丘連切**衣**楚辭山中人兮芳杜若○又曰雲冥冥而闇前山○詩雨雪霏霏○西都賦散似驚波○詩白華菅兮○毛萇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鉛錄不然而中空又名翠管此草可為席○唐六典東年郎歲貢水葱席六領○爾雅七發周章白鷺孔鳥鵾鵠○陸機詩翩飛遊江汜○太玄經褰其衣注褰振衣褰也○繁欽定情篇褰衣躡花草

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氳猿不見兮

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皐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耿惆悵兮思君（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韓詩外傳雲雲日同雲同謂雲陰與天同爲一色也寶積經能使一雲普覆三千大千世界○梁簡文帝詩渾如天地未分○楚辭揚雲霓之晻靄靈光殿賦靑靄靄而晻曖注言深邃也說文晻不明貌楚辭注曖闇昧貌○瑞應圖非氣非烟五色紛縕楚辭注氛氳盛貌○爾雅山西曰夕陽郭璞日暮乃見日釋名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名之也宋景文公筆記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指仙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覩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陶潛辭登東皐以舒嘯○陶潛詩曖曖遠人村○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文曰專思君兮不可化）

此見山人之不可留也言當歸之時而雲雨晦暝

波驚鳥散意欲褰衣以相留而君終不我駐也既入于山則想峯崖萬重雲樹杳靄聞猿而不覩其形向夕而遠村宛見正以山高蔽日故耳苟非有道之士疇能居此窮谷乎我雖不能從君而情不能忘徒望千里平蕪以興慨也

顧況

日晚歌

日窅窅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閒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爲兮輕別（楚辭日杳杳以西頹○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阮籍詩出門望佳人○江淹詩花落豈留英○楚辭鳥次兮屋上○班倢伃自悼賦中庭萋兮綠草生○梁元帝詩春心日日異○嵇康琴賦衆葩敷榮曜春風○古詩芳菲不相投靑黃忽改色○顏延之詩但念芳菲歇）

此爲婦人望夫之詞以託君臣遇合之晚也日既晚而望夫不至已不勝其悲又況花落草生芳菲將盡乎因言老不可以更少君奈何輕爲遠別不惜妾之盛年哉況與李泌爲方外友德宗時泌爲相遷況著作郎坐詩語調詼貶饒州司戶此蓋思還朝而不可得故以輕別爲恨云

琴操（劉向別錄君子因惟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風俗通琴曲曰操操者言窮阨猶不失其操也）

韓愈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漢書地理志河南蕩陰縣有羑里城琴錄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歌曰拘幽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目掩掩（本集作窮窮）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

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蔡琰詩)肅肅入我耳○詩曰出有耀○(楚辭)南指月與列星○(史記)藺相如傳相如謂秦王曰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春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漢書)翼奉傳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韋昭樂府)賴我大皇發聖明

此代爲文王之詞拘囚之中心煩慮亂視若不見聽若不聞知覺昏然死生莫辨憂危極矣然猶引咎自責不敢怨上非善體聖心者與嚴滄浪云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岐山操　周公爲太王作(一統志)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即此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無思我悲(史記)周本紀公劉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後八世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本集朱子注商書丕承基緒國語奔走承序今按序謂傳授之次第漢書朕承大序是也緒猶言統系商書之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亦兩通○毛萇詩傳石山戴土曰岨岨與阻同

太王遷岐告其民曰我周之家於豳自先公始我承其序敢有不同哉今狄人將取我疆爲已土民爲我戰而死傷將誰咎耶自我使之也彼岐山雖險我將往居焉爾衆無用追我亦無思我而悲歎人即汝君也此見太王惓惓惜民之意

越裳操　周公作(後漢書)南蠻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illegible]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琴操)越裳氏來朝周公作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一作滋)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叶新)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叶後五文)厥臨孔威敢戲以侮荒于門孰治于田(叶徒因切)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書)王季其勤王家○(東都賦)茂育群生恢復疆宇○(詩)文王在上詩明明在上赫赫在下

越裳來朝周公遜其功而弗居故作是操首以雨澤爲比言雨之施澤於物勤其生長之心耳未嘗

奠其功也我何意於越裳爲哉我周之先艱難勤苦以肇王績旣有疆宇傳于後人矣而我祖在天四方皆其覆冐厥臨甚威罔敢戲慢孰爲荒遊孰爲力作我祖寔臨鑒之令世治而越裳自來臣服皆吾祖之靈也我何功之有焉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竇犢作（孔叢子）趙使聘夫子夫子聞鳴犢與竇犫之見殺也回輿而旋爲操曰將歸（史記）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水經注）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顚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按臨濟狄也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孔子將適晉臨河而還故以河之難濟比晉之不可往也言悠悠之水欲濟而不得其道正以淺有石齧深有龍患也假令濟而後悔則何如不濟而歸我豈可與石鬬而干求此龍乎哉聖人不入危邦如此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琴操）猗蘭操孔子所作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返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于香蘭云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

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音茂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詩）綠竹猗猗○（楚辭）紉秋蘭以爲佩○（劉履註）貿貿陰昏不明之貌○（西京雜記）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毛萇詩傳）覯見也

蘭之含芳喻己之抱道不採而佩未見用也芬芳自有於己何傷且當法天之健周流四方以行我道不自掩其芳也及涉霜雪而覯薺麥之茂則世亂益甚在位皆匪人蘭於此能無傷乎假令不傷而與薺麥等則我無用見汝矣彼薺麥之茂薺麥

所自有之性蘭爲君子所傷謂有君子之守也蔡麥感陰而生故以爲匪人之喻蘭芳以時不羣無艸故取爲有守之比然始云何傷末竟不能無傷者遯世固可以無悶對麟不能不掩涕耳劉云篇中三傷字正與題下傷不逢時相應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樂府解題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芰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辜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作是操也）

父兮兒寒母兮兒饑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饑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叶子悉切）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漢書車千秋傳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曹植詩中野何蕭條○相如美人賦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易履霜堅冰至）

伯奇被放呼其父母而訴以饑寒且言己之罪當笞而不當逐今逐處中野孤傷無依饑寒迫身履霜以足窮亦甚矣因言衆兒皆見憐於後母己獨不然豈能無悲上文兼呼其母此以獨無母憐悟其父雖不敢明言母之譖而失愛之由隱然見矣昌黎善體古人之心哉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二十終

唐詩解卷之二十一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兄汝諤士雅父叅定
甥杜士雅幼白父校閲

五言絶句一

王績

過酒家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平聲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庾信趙國公集序〕含吐性靈抑揚詞氣〔又〕送靈法師葬詩性靈如不滅神理定何從〇〔史記〕范雎謂須賈曰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〇〔楚詞漁父篇〕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此慨隋末之亂也昏飲非所以養性曷爲耽之哉正以人皆醉而我不忍獨醒耳人之醉非醉于酒也已之不忍醒非同于俗也三閭以獨醒取禍無功以不忍醒得全其善逃于酒者乎

李義府

詠烏〔唐書〕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烏詩成帝覽唉曰我當全林借汝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一作如許樹不借一枝棲

〔陳後主詩〕日裏絲光動〔楚詞〕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〇〔謝莊月賦〕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司馬相如上林賦〕朝采琬琰和氏出焉〇〔樂録〕烏夜啼者清商曲也詳見七古題注〇〔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左思詩〕巢林棲一枝〔梁元帝詠晚棲烏詩〕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

此借烏自喻也言烏能颺彩于日諧聲于琴其才美矣上林多樹豈不借一枝以棲息耶冀朝廷必收已也

王勃

江亭月夜送別二首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雲津亭秋夜月誰見泣離群

〔一統志〕巴江源出大巴山至巴縣東南分爲三流而中央横貫勢若巴字〇〔古今注〕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庾信詩〕遥看塞北雲〇〔爾雅〕渡水處曰津〇〔禮記〕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亦已久矣

俯仰江山巴有巴南塞北之隔况于月下離羣掩泣相對覩之者誰黯然消魂莫甚于斯時矣

其二

亂烟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

〔王融詩〕飄颻亂煙道〇〔梁簡文詩〕漫漫通碧砌〔廣雅〕砌阯也〇〔顔延之詩〕纖纖俟惠月[illegible]賦啟

南端之特闈潘岳詩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李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也郭之才詩風音響北牖月影度南端○左思詩寂寂揚子宅注善曰寂寂無人聲也○越絶書李園有女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王融詩汀山十里長○范雲詩黑猿夜夜寒

煙升月轉見話別之久亭掩夜寒覺悄然無人皆以終上篇之意

臨江

泛泛東流水飛飛北上塵歸驂將別棹俱是倦遊人

劉楨詩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曹植詩黃雀得飛飛○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鄭玄毛詩箋驂兩騑也○毛萇詩傳將送也○玉篇棹檝也○史記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

此因臨江而感名利之驅人也言觀水之流塵之飛而知驂棹之不息凡此孰非倦遊者乎陸行水往別送紛然不勝逐逐風塵之慨

山中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

樂府古辭長江不應滿○張協七命高風送秋○劉逖詩黃葉擁金沙

此言迫于思歸故江流雖疾猶恨其滯況當風起葉飛之時乎

贈李十四

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隣從來揚子宅別有尚玄人

三輔決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有羊仲裘仲之徒與之遊○裴子野詠雪詩落梢似飛花○老子循守若畏四隣○宋超詩孤舟無四鄰○漢書食貨志五家爲鄰○左思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漢書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或謝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子遭明盛之世不能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意者玄得毋尚白乎

李之棲遲花竹已自不群又能若揚子之著書益見其超俗別者與衆異也

普安建陰題壁

一統志劍州西魏普安郡唐爲劍州○建陰無考

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山川雲霧裏遊子幾時還

周禮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河圖括地象岷山之地上爲井絡乃江源也○揚雄益州箴巖巖岷山古曰梁州○常璩華陽國志人皇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楚辭軒轅不可攀援○詩山川悠遠○曹植詩晨遊泰山雲霧窈窕○蘇武詩遊子戀故鄉

此亦思歸之詩言江山險惡深不可踰高不可越望之皆在雲霧中遊子處此果何時可以歸國乎

楊炯

夜送趙縱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亾歸璧于趙○傳咸玉賦豈連城之足云○盧諶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史記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遁甲開山圖禹遊于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自達幽冥

趙縱名聞天下久矣今送君還府亦如璧之返國想見光輝難掩當如明月之滿前川也借咏趙璧因其姓云

盧照鄰

曲池荷（晉人曲池歌曲池何淡淡芙蓉蔽清源）

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

（沈約詩圓影隙中來○楚辭龜黽遊乎華池○雅南子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越人歌心欲君兮君不知）

按照鄰當武后時不見用嘗作五悲文故此詩以荷之芳潔比巳之才美又恐早落而不為人知其後果以惡疾投穎水而死

駱賓王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鮑照蕪城賦薮薮風威○書一戎衣天下大定○王粲詩歌舞入鄴城○一統志西安府長安縣秦因其地名曰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為縣）

按賓王與徐敬業起兵揚州討武氏州城臨江故叙景如此而冀其成功然乏之中流激楫意竟以敗亡

易水送別（史記注易水出易州東與呼沱河合○一統志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北自府境諸水合流入于海）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一作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巳沒今日水猶寒

（史記刺客傳燕太子丹使荊軻西刺秦王太子送至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漢書外戚傳中宮史曹宮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注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是也○楊縉荊軻歌嘂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馮淑妃詩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

此因臨易水而想古人亦嘗送別于此今其人雖沒其水猶寒安知今人之不能為古也俠氣凜然見于言外

陳子昂

贈喬侍御（後漢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十五人俱六百石）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史記樊酈滕灌傳論垂名漢庭○又汲黯傳司馬安文深巧善宦潘岳閑居賦序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東京賦結雲閣冠南山然此言雲閣者即雲臺也後漢書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魏文帝詩飛鵠晨鳴聲可憐○後漢桓典傳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說文驄馬青白雜毛也○荀悅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此見時不可爲故白首淪落非拙于用世也

宋之問

早發韶州 唐書地理志韶州始興郡屬嶺南道

緑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長在目魂去不須招

莫邁遠詩緑樹搖雲光○陸機齊謳行百二侔秦京○東方朔答客難抗之則在青雲之上○一統志天津橋架洛水隋煬帝建○阮籍詩秋風生故園○王逸楚辭序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按之問坐交通張易之貶龍州參軍逃歸洛陽此將歸而想像京洛之景因言魂散四方故欲招之今故園在目魂去有托不必招也

渡漢江 漢水出隴西嶓冢山由漢中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入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後漢馬援傳徼外反寇界嶺外六十餘城○陳賀徹詩梅舒嶺外林○吳筠詩萬里斷音書○曹植詩曰三年歸今已歷九春○謝靈運詩來人忘新術

此亦逃歸時作隔歲無書近鄉正宜問信今云不敢問者思之之深憂喜交集若有所畏耳

別杜審言

臥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魏武帝詩絶人事游渾元○鮑照詩遥遥萬里行○一統志河橋在河南府孟津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謝朓詩雲中辨江樹○何遜詩含情下翠帳

言巳臥病不能送至河橋庶江樹爲我含情耳

東方虯

昭君怨 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西京雜記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求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棄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

掩淚辭丹鳳啣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陶潛詩掩淚汎東逝○鄭嵎詩丹鳳俯臨城杜詩注丹鳳城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任昉王文憲集序有識銜悲行路掩泣梁元帝樂府銜悲別隴頭○漢書匈奴傳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在西域中○〔又曰〕元帝以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明君悲恨如此豈復有向時容邪單于特浪喜耳

王適

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庾信枯樹賦〕開花建始之殿○〔王融詩〕隨珠漢水濱○〔謝朓詩〕春色滿皇州○〔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

漢濱本神女弄珠之地今梅開於此而疑之尤見親切

韋承慶

南行別弟　按承慶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

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

〔東京賦〕淥水澹澹○〔阮籍詩〕淇淇長江水○〔陸機詩〕悠悠行邁遠〔注〕悠悠遠貌○〔楚辭〕去鄉離家兮徠遠客○〔梁簡文帝詩〕落花依度幰○〔詩〕無聲無臭〔蔡琰胡笳〕哭無聲兮氣將咽

江流不已正如客情花落無聲若解人恨

南中詠鴈

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

〔班固終南山賦〕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此思歸不得故羨鴈之北飛爾者指鴈而言品彙作別弟詩便如嚼蠟

郭振

子夜春歌　〔樂府解題〕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

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

〔梁武帝詩〕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折楊柳歌〕上馬不促鞭反拗楊柳枝○〔潘岳詩〕春風緣隙來○〔魏文帝寡婦詩〕妾心感兮惆悵○〔古歌〕遥望秦川肝腸斷絕〔梁武帝詩〕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絕〔吳均詩〕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古詩〕從風入君懷○〔世說〕王子敬曰外人那得知

言子夜感春而思夫心幾斷絕然不能知彼之懷

薛稷

秋朝覽鏡

客心驚落木夜坐聽秋風朝日看容鬢生涯在鏡中

〔沈約詩〕春草黃復綠客心傷此時○〔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武帝辭〕秋風起兮白雲飛○〔曹植詩〕容華耀朝日○〔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王融詩〕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此感秋而傷遲暮也聞落木秋風而客懷已切覩鏡中衰鬢而生涯可知

鄭愔

詠黃鶯兒

欲轉聲猶澁將飛羽未調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

曹植詩高風吹我軀○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此以新鶯喻已之求仕也言將飛之鶯非借力於高風不能遷木以比求售之士必假譽於左右乃能登庸宜其諂二張媚三思也詩言志信哉

盧僎

南樓望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莊子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月見其所知而喜○渝洲記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爲三巴○王粲登樓賦登兹樓兮四望○盧思道詩聊將一樽酒共尋千里春○蘇武詩俛仰内傷心○謝靈運詩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湯惠休詩垂情向春草知是故鄉人

按盧員外舊注不詳其里今觀去國之語則巴人也萬里皆春眺望彌遠乃所見之客一非鄉人其悵恨何如

途中口號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嵇康詩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古詩置書懷袖中○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沈約詩洛陽南陌頭○江淹詩歸人望烟火

此下第而塗中興嘆也言我屢爲時擯累歲無成路經洛陽每爲花鳥所戲弄悲夫

蘇頲

汾上驚秋　唐書晉州有臨汾汾西二縣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詩北風其涼○武帝辭秋風起兮白雲飛○又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漢書揚雄傳揚在河汾之間註揚今河東揚縣汾水出太原入河○孫萬壽詩心緒亂如絲○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顏之推鴻雁篇歷亂起秋聲○庾信詩猿聲不可聞

風吹白雲初秋之候盖因汾上而用漢武語也遂言我心緒適逢搖落安可復聞此秋聲乎時盖失意居此耳

張說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謝靈運詩客心非外獎○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徐伯陽詩卽今來往專城裏○楚辭悲秋風之動容○古樂府驅車出北門遥觀洛陽城

題曰蜀道後期蓋自蜀赴洛也言我勤王之心每與日月爭先而預於程期者何秋風之不我待而先至洛乎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

用徐幹閨情詩語爲題齊梁以下有此體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徐幹詩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史記日者傳月滿必虧○謝靈運詩山水

含清輝

不理殘機見心緒之巳亂思如滿月見容華之日凋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阮籍詩宿昔同衣裳○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西京賦鯨魚失流而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沈約詩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左思白髮賦始覽明鏡惕然見惡○列子形動不生形而生影○陸機詩形影曠不接○吳越春秋子胥曰同病相憐○劉琨詩花將而自許人共影相憐

此曲江罷相之後慨功業不遂而作也志在青雲蓋有伯仲伊呂意蹉跎白首非樹勳時也至是而不爲君所惜唯形影相憐而已吁開元之衰始此也夫

孫逖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舊唐書契丹傳開元三年其首領李失活率種落內附帝封失活爲松漠郡王明年失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爲永樂公主以妻之

邊地鶯花少年來未覺新美人天上落龍塞始應春

甄皇后塘上行邊地多悲風○詩美人之貽○樂府江陵女歌雨從天上落

以天上之美人入無花草之地良亦苦矣彼公主果能使龍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見於言外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禮記主人肅客而入○陶潛詩主人解余意○謝尚詩車馬不相識音落黃埃中○庾肩吾詩置酒對林泉○詩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鄭玄曰酤買也酤與沽同○史記滑稽傳王先生懷錢沽酒○又平原君傳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樂府古辭有錢始作人

此有王獻看竹意囊中有錢調其主人也

楊重玄

正朝上左丞相張燕公(唐書)張說字道濟玄宗朝位遷中書令封燕國公十七年遷左丞相

歲去愁終在春還命不來長吁問丞相東閣幾時開(新莊詩)歲去水未已春來鴈不還(吳筠詩)歲去甚流烟(沈約詩)歲去權炎盡年來容貌非○(古樂府)陽白花秋去春還雙燕子○(漢書)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

愁不逐歲而去命不隨春而來歎奇甚矣彼丞相獨難開閣相延乎盖雖知安命然終不能無望於燕公耳

李白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魏文帝詩)明月皎皎照我牀又曰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易)地上有水○(蔡琰胡笳)舉頭仰望兮空雲煙(子夜歌)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庾信對燭賦)山月没客衣單○(史記)門者傳(賈誼)伏軾低頭

摹寫靜夜之景字字真率正濟南所謂不用意得之者

淥水曲(樂府解題)綠水者古琴操名(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古詩也

淥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嵇康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謝朓詩)秋月揚明輝○(劉緩詩)夏月南湖通○(柳惲詩)汀洲采白蘋○(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華生地澤中○(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晉載記)慕容熙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梁簡文帝詩)多逢蕩舟妾

此泛舟爲水戲之辭言淥水清澈如月適採蘋於此見荷花之艷令人意不自持也

玉階怨(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西都賦)玉階彤庭(漢書)昭陽舍黃金塗白玉階○(詩)白露爲霜○(隋煬帝詩)夜久天河橫○(曹植洛神賦)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後漢書)大秦國以水精爲杯食器(本集注)水精簾以水晶爲之如今之琉璃簾也○(楊雄甘泉賦)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注)玲瓏明見貌(謝朓詩)玲瓏結綺錢○(沈約詩)望秋月秋月光如練

玉階天子之後庭宮人失寵對之而怨故以名篇露坐既深故下簾而入室猶不能寐而望月徘徊是豈無感而然耶注謂無一字言怨怨乃獨深

怨情

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楚辭)蕭堂兮美人○(江淹詩)卷簾天自高(何遜詩)珠簾日初捲(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爲簾(漢武故事)上起神屋日昭陽殿皆以白珠爲簾箔○(詩)螓首蛾眉(注)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梁簡文帝詩)淚痕未燥詎終朝○(王僧孺詩)自知心裏恨

美人之恨盖有不可語人者

秋浦歌(唐書地理志)池州有秋浦縣武德四年置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左思白髮賦)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仟莫偪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覺明鏡惕然見惡

髮因愁而白愁既長則髮亦長矣故下句解之曰

緣愁似箇長言愁如許而髮亦似之也我想平時初未嘗有是不知鏡中從何處得此秋霜乎託興深微辭難實解讀者當求之意象之外

其二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一統志)秋浦在池州府城西南八十里四時景物宛如瀟湘洞庭○(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縣二十六剡其一也(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王融詩)紫庭風日好○(史記賈生傳)文帝召賈生爲博士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青蓮之客秋浦放逐使然故有愁作強看之語因言此地山川非無剡中之勝但風日有似乎長沙耳不言懷抱而言風日正騷人託興深遠處

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

落羽辭金殿孤鳴咤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張華遊獵篇)僵禽正狼籍落羽何翩翩○(江淹詩)列坐金殿側○(陰鏗詩)對影或孤鳴○(漢書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禮記)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吳質詩)何意中見弃弃我就黃壚○(師曠禽經)鸚鵡摩背而瘖(注)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

此以鸚鵡自喻也辭君而去有如落羽尋友不逢

譬之孤鳴咤者輕忽之也既以懷才見棄便當高舉以還故居疇能復戀金門乎繡衣指侍御解以爲鸚鵡羽毛者非

憶東山二首(一統志)東山在應天府東南二十里一名土山晉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此擬之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陶潛詩)薔薇葉已抽(鄭惲詩)當戶種薔薇(王褒詩)薔薇花開百重葉(一統志)薔薇洞在東山之半晉謝安攜妓遊處○(毛詩)英英白雲○(范雲詩)幾回明月夜○(古樂府)蒿里誰家地(鮑照詩)從風簸蕩落西家

此思慕謝公之東山也言公既去世不向此山久

矣吾想花自開雲自散月自落將誰復有玩之者
也傳白雲明月乃謝安之妓名不載篇籍意必學究語耳且下篇云開關掃白雲豈亦掃去妓女耶

其二

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陽記〕東山晉太傅謝安別墅在焉安放情丘壑每□以妓女從○〔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者蘇門生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亦嘯若鸞□□馬顛延之詩長嘯若懷人○〔楚辭〕離人羣而□○〔楚辭〕吾令帝閽開關○北山移文白雲誰侶

上言此山荒蕪既久今我倣謝之攜妓曠然絕俗彼東山之客能不開關迎我耶是巳之風流堪繼謝也

獨坐敬亭山（唐書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荀子〕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陶潛詩〕衆鳥欣有託〔又〕衆鳥相與飛○〔詩〕有鳥高飛○〔陶潛詩〕孤雲獨無依○〔徐陵詩〕相看不得語客意眼中來○〔劉楨詩〕於心有不厭

鳥飛雲去似有厭時求不相厭者惟此敬亭耳摸寫獨坐之景非深知山水趣者不能道

自遣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魏武帝詩〕對酒當歌○〔王綸詩〕舒衫受落花○○〔本集述〕日入日瞑○〔梁鄧陵〕歌治遊步明月○〔王粲詩〕草露沾我衣○〔宋玉〕□○〔陶潛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

不覺暝者忘懷于酒也然鳥還人稀之時終有大不堪者在

奔亡道中作（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太白避地廬山爲永王璘脅行軍璘敗奔亡作此詩）

蘇武天山上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漢書蘇武傳〕武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史記李廣傳〕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索隱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正義曰天山在伊吾縣○〔史記田儋傳〕田橫自立爲齊王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召之田橫謝曰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一統志〕田橫島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橫衆五百人死於此○〔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陸機詩〕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

奔亡之餘難以返國故以蘇武田橫自比

九日龍山歌

九日龍山飲黃花咲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九域志〕太平州治當塗有龍山即桓溫九月九日登此山置酒風吹孟嘉帽落處○〔禮記〕季秋之月菊有黃華○〔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晉書〕孟嘉字萬年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有風至吹嘉

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

時有夜郎之放故稱逐臣而任風落帽愛月留人所為花亦笑其狂態者也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作二首（朱子楚詞注）洞庭大湖也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

（楚辭）蓀橈兮蘭旌（注）橈小楫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棹○（鮑照詩）翻浪揚白鷗（注）鷗水鳥（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至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齊橈而樂得船人之歡心便可狎鷗而處矣

其二

剗音鏟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本集注）木華海賦曰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沒羣山既略萬穴俱流此篇首兩句意出於此○鏟與剗同（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illegible]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山海經注）巴陵縣有洞庭波瀉湘流水共會於此○（潯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山如剗成水如鋪就天下之至勝也況有酒堪盡醉能負此洞庭秋色乎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高僧傳）晉惠遠住廬峰龍泉精舍刺史桓伊又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寺也絕塵清勝之賓不期而至○（古樂府）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閾○（詩）月出皎兮○（山海經）堂庭之山多白猿○（下集注）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通塞志）遠法師所居東林流泉匝寺下入於溪遠師每送客過此有虎號鳴因號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潛道士陸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

猿每夜啼故于月出而聞其聲此時始與僧別則綢繆久而送之遠也故以方惠遠之于淵明云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唐書地理志）婺州東陽郡有東陽縣

潮水還歸海流人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楚辭）聽潮水之相擊○（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流歸海○（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古樂府）相逢狹路間○（洞冥記）吠勒國在日南人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本集注）東陽唐日南郡產珠

此嘆參軍之遠謫也吳本潮水之地故取以起興言潮尚歸海參軍何不朝京而反遊吳耶因相問愁苦而淚為之盡也日南產珠韋將往焉故言泣淚之多將與此珠俱盡耳

勞勞亭（一統志）勞勞亭在應天府治西南吳時建

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輿地志)江寧縣南十五里有勞勞亭古送別之所吳元帝詩今日勞勞長別人○(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梁簡文帝詩)柳條恒着地○(江總詩)楊柳條青樓上輕

亭為送客而設故以勞勞為名謂心勞莫甚于別也作詩之時柳條未青因托意于春風耳

清溪半夜聞笛 (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鎮(唐書地理志)資州有清溪縣又嶲州有清溪關俱屬劍南道此云清溪未詳所指故並載之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清本集作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一作情

○(馬融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虞義詩)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樂府解題)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按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楚辭)北有寒山逴龍艴只○(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

羌笛之奏梅花聲極淒切令吳溪與隴水俱清故我對寒山秋浦之月聞此玉關之聲而腸斷也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裏何日是歸期

唐詩解卷之二十一終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二十二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潘雲龍士從父參定
徐熈泉文通父　同校
潘煥宸清侯父

五言絕句二

王維　一

臨高臺送黎拾遺 (漢樂府)鼓吹鐃歌十八曲有臨高臺其詞曰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樂府華山畿詞)相送勞勞渚○(漢書食貨志)猶塞川原為潢洿○(陶潛詩)紛紛飛鳥還○(李陵詩)行人難久留○(沈約詩)驚麏去不息○(謝朓臨高臺詩)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春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

臨高相送將以覩行人所之故指川原而歎其遠望至日暮見歸飛之鳥而念行人之益遙摸寫屈人之思不露情態是五絕最嘉處

息夫人 (列女傳)息夫人者息君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

不以身更貳醮遂自殺○（孟啓本事詩）寧
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邑宅左
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
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
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
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
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
丞維詩先成云云○今按本集及品彙俱
作息夫人觀詩意與列女傳不合仍以餅
師妻爲是盖因不共楚王言之語而後人
誤改耳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馮淑妃詩）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漢書）宣帝詔
曰御史大夫邴吉等皆與朕有舊恩○（劉刪侯詩）看
花只欲笑聞瑟不勝啼○（沈約詩）囂喧滿眼前○（左
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

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上聯是他人揣度之辭下聯是其不忘舊恩處

班婕妤三首

（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帝初
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
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其後趙飛燕姊弟
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
失寵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
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宮殿生秋艸君王恩幸疏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古樂府）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班婕妤自悼賦）
中庭萋兮綠艸生（陸機班婕妤詩）秋艸蕪高殿○（北
山移文）聞鳳吹于洛浦（呂氏春秋）伶倫制十二筩聽
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吹者所以通
氣也管籥竽笙塤篪皆以鳴吹也○（韓非子）孟獻伯
相魯門外長荆棘○（江淹恨賦）黄金輿及玉乘

艸生殿庭君不來幸也其奈金輿經此而不入乎
夢得翻是聯爲阿嬌怨語意更新

其二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湯惠休明妃曲）含姿綿視微笑相迎○（子
夜歌）春園花就黄○（又曰）語笑向誰道

此謂班姬甘幽默也言人恠我近來閉粧閤罷朝
之後便不復相迎我想揔向春園之中亦惟花間
語笑之聲而已無他好也其不與趙氏爭寵可見

其三

玉窻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

（梁簡文帝詩）何時玉窻裏夜夜更縫衣○（古歌）上金
殿酌玉樽○（司馬相如美人賦）閑房寂謐不聞人聲
○（張協詩）秋夜凉風起○（梁元帝詩）含媚向羅帷○
（沈約詩）孤燈曖不明○（詩）耿耿不寐（注）耿耿小明也

此叙秋夜獨居之景淒切有情

雜詩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艸畏向玉階生

（曹植詩）愁心將何愬○（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艸○（班
婕妤賦）玄墀釦砌玉階彤庭（吳筠詩）玉階行路生
細艸

此閨人感春之辭見梅聞鳥時物變矣持此愁心

而視春艸惟畏其生於玉階動我之離情也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艸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楚辭〕幽獨處乎山中○〔李陵詩〕日暮不垂帷○〔沈約詩〕去去掩柴扉○〔江總詩〕無奈年年別○〔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艸生兮萋萋〔庾肩吾詩〕未必遊春艸王孫自不歸

扉掩於暮居人之離思方深艸綠有時行子之歸期難必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按崔九疑即興宗注見下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詩〕俟我于城隅○〔沈約詩〕分手易前期○〔詩〕死生無由無緣相見○〔江淹詩〕山中有雜桂〔張正見詩〕山中桂花晚勿為俗人留〔楚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郭璞云桂白華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柳惲詩〕春花落如霰

南山非遠然既別恐不能即會故以花落促其歸

留別崔興宗　興宗開元時處士與維善

驅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顏謝詩〕陌頭馳馬花處復添香○〔古樂府〕下有清水清且寒○〔古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殷仲文詩〕景氣多明遠〔陶潛詩〕山氣日夕佳○〔何遜詩〕自知惆悵往○〔楚辭〕惆悵兮而私自憐〔注〕惆悵悲哀也

分襟溝水之上以遊前山此地景非不佳但我獨往恐不無惆悵也

贈弟穆十八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艸深

〔晉書〕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康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謝靈運詶從弟惠連詩〕分離別西川廻景歸東山〔注〕東山靈運所居也○〔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詩思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艸大以為工

此嘆歸隱之不早也言我與君本皆青眼之客且共有棲隱之志今乃不向東山而使春艸日深其如此白雲何

鳥鳴澗　〔謝莊詩〕澗鳥鳴兮夜蟬清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梁簡文帝詩〕桂花那不落○〔沈約詩〕夜靜滅氛埃〔張正見詩〕紙王森山中○〔伏知道詩〕林喧山鳥驚

因聞鳥聲而摸寫靜夜之景遂以鳥鳴命題

孟城坳　右集自序云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木蘭柴鹿柴南垞欒家瀨白石灘竹里館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江總詩古木斷懸蘿○謝脁詩衰柳尚沈沈○魏武帝樂府來者爲誰赤松王喬○李陵荅蘇武書遠托異國昔人所悲

此達者之詞言我新家於此見衰柳尚存向必有居之者矣今繼我而來者復不知爲何人又何須悲昔人所有耶

鹿柴柴去聲與砦同說文藩落也廣韻柴羊棲宿處後鹿柴謂鹿所宿所也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江淹詩擘沸戸穸山○王粲詩百里不見人○子夜歌中宵無人語○山海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

居之是神也主司反景注日西入則反景東照四時纂要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劉孝綽詩返景入池林○楚辭深林杳以冥冥○張協詩青苔依空牆

不見人幽矣聞人語則非寂滅也景照青苔冷淡自在摩詰出入淵明獨輞川諸作最近探索其趣不擬其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喧中之幽也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幽中之喧也如此變化方入三昧法門

欹湖唐書文藝傳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雲史記世家周勃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楚辭望涔陽兮極浦王逸注極遠也浦水涯也○清溪神女歌日暮風吹葉落依枝○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注參差洞簫也○徐悱詩迴首見長安

摩詰輞川詩並偶然托興初不着題摸擬此蓋送客欹湖而吹簫以別回首山雲有悵望意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阮籍詩獨坐空堂上○楚辭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王逸注幽篁竹林也○尚書大傳子夏日退而岩居作壤室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楚辭臨深水而長嘯○梁元帝詩林深青雀歸○魏文帝詩明月皎

皎照我床

林間之趣人不易知明月相照似若會意

辛夷塢楚辭注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說文塢小障也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戸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楚辭搴芙蓉兮木末○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胥亡於山中○謝靈運詩山桃發紅萼○江總詩澗戸聽涼蟬○曹植詩宮省寂無人○枚乘菟園賦紛紛紜紜騰踊雲亂○沈約詩野棠開未落

芙蓉木不生木末今辛夷色相類故借用楚辭語令人以拒霜爲芙蓉便不復名蓮花矣

漆園〔史記〕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一統志〕漆園在鳳陽府定遠縣東三十里相傳即莊生爲吏之處又山東曹縣有漆園城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郭璞詩〕漆園有傲吏〇〔歐陽建詩〕抱責守微官〇〔詩〕婆娑其下

此以蒙莊自況也言古人非真傲吏特缺經世之務栖隱漆園故我雖寄微官亦惟婆娑園樹以自適此非弔古之詩疑摩詰實有是園借蒙莊以名之耳

送春辭

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鮑令暉詩〕日月望君歸年年不解綏〇〔古樂府〕上有雙尊酒

春不爲人而留人當及時而樂花飛無足惜也

崔國輔

怨辭二首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吳均歌〕咸陽春艸芳秦女卷衣裳〇〔樂府題注〕秦王卷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〇〔梁簡文帝詩〕春風隨意來

此爲舊宮人之詞疑崔有所託也秦王未詳所指按呂不韋求趙女善舞者進子楚子楚爲秦王今詩以舞衣爲言疑本此衣不堪着心事可見

其二

樓頭桼李䟽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蟲聲入羅幙〔詩〕華如桼李〇〔謝靈運詩〕芙蓉始發池〔楚辭〕集芙蓉以爲裳〇本草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〇蕭慤詩芙蓉露下落〇〔崔鴻前秦錄〕秦州刺史竇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也有才學織錦製廻文詩以贈夫〔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〇〔秦玉鸞詩〕蘭幕蟲聲切〇〔陸機詩〕蘭室接羅幕張銑曰羅幕即羅帳也

此怨人之怨也桼䟽荷謝感秋興思於是織錦以寄其夫乃未成而聞入幕蟲聲益又亂我心曲矣

古意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沈約詩〕映金階之微步〇〔張協七命〕飛霜迎節〇〔高士傳〕嚴遵卜筮則閉肆下簾〔盧綸詩〕下簾遙憶月〇〔謝朓詩〕惜花〇〔文選注〕箜篌樂器名〇〔史記〕鼂錯傳錯父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〇〔謝靈運詩〕皎皎明秋月

凡言古意者皆爲擬古之作此亦宮人之怨詞也夜不能寐思露坐以自適故掃堦而見霜之飛已又下簾彈箜篌者秋月傷心不忍見耳

長信艸

長信宮中艸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三輔黃圖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又名長樂宮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倢伃始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及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馬倢伃退處東宮作賦曰奉共養于東宮兮托長信之末流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艸生○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劉孝綽詠長信宮中艸詩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

長信君不來幸之地是艸亦生於愁處矣旣生愁處使旣侵君履跡不使行於玉階歸怨於艸也

少年行 樂府遺聲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西州記咸寧三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梁元帝詩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漢書張敞傳走馬章臺街注在長安中○事文類聚張敞走馬皆有柳唐亦謂之章臺柳○梁元帝詩春日春風過

章臺植柳娼妓所居少年過之而目玩意迷故遺鞭而馬不行路傍花柳關情耳

渭水西別李崙 尚書導渭自鳥鼠同穴

隴右長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嗚咽水何事向西流

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普潤縣有隴右軍○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六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一統志隴亭在隴山官道旁唐時有此亭○史記李廣傳遠斥候未嘗遇害注斥度也候望也以望烽火也候與堠同○蔡琰胡笳夜聞隴水兮聲嗚咽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清水四注下○史記大宛傳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

首紀離別之地次言離別之時人思東歸水乃西去所以恨之也

孟浩然

宿建德江 唐書地理志睦州嘉定郡有建德縣○一統志嚴州府建德縣附郭南有新安江又有東陽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謝朓詩日暮長零落○謝靈運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客愁因景而生故下聯不復言情而旅思自見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梁簡文帝詩遊人歌吹晚○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漢書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史記陸賈傳寶劍直百金論衡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江淹別賦造分手而銜涕

朱之入秦將爲五陵之遊故我不惜千金之劍脫以贈之然非劍足重也特以表平生之心耳

送友之京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左傳〕穎考叔曰君登矣〔徐陵詩〕君登高柳城〇〔揚雄解嘲〕當途者升青雲〇〔阮籍詩〕北望青山阿〇〔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〇〔何子朗詩〕未應爲此別〇〔沈約讓太常表〕丹珠綺翻豈襲免于薜蘿

襄陽下第而歸故有此嘆顯晦殊途所以悲耳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王臺卿詩〕處處動春心〇〔梁簡文帝詩〕啼鳥忽度行〇〔詩〕風雨凄凄〇〔宋子侯詩〕花落何飄颻〇〔江淹青苔賦〕吾孰知其多少

首句破題次句即景下聯有借春意昔人謂詩如參禪如此等語非妙悟者不能道

洛陽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〇流人見上李白詩注〇〔梁簡文帝梅花賦〕梅花特早偏能識春

拾遺被謫嶺表故稱流人因言嶺海雖早又何如洛中之春深惜其謫也

儲光義

洛陽道獻呂四郎中〔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

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梁元帝洛陽道詩〕洛陽朋大道城北達城西玉珂鳴戰馬金爪鬭場雞〇〔鮑照詩〕馳道直如髮〇〔詩〕春日載陽〇〔漢書〕氣佳哉鬱鬱葱葱〇五陵見上孟浩然詩注〇〔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〇〔陶潛詩〕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〇〔通典〕鷃入海化爲珧可爲馬勒謂之珂〔說文〕珂石次玉者〔爾雅翼〕貝大者謂之珂黃黑色其骨可以飾馬勒故云玉珂〔張華詩〕乘馬鳴玉珂

此賦道中所見蓋有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意然云五陵題當作長安道云洛陽誤也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袨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言

〔鮑照詩〕鳴鞭乘北風〇〔宋書武帝紀〕劉毅樗蒲一擲百萬〇〔鮑照詩〕寒暑在一時〇〔沈約詩〕含情寄盃酒〇〔吳筠詩〕片言時見饒

鳴鞭袨服道上之馳驅含情無言路傍之羞赧摸寫揮金蕩子之態曲盡

江南曲〔樂府解題〕江南古辭蓋美芳晨麗景嬉遊得時也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採蓮採菱出此

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落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江淹詩〕日暮山河清〇〔陶潛詩〕種桑長江邊〇〔樂府長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〇〔江總詩〕鯨燈落花殊未盡〇〔史記荊軻傳〕將軍豈有意乎

凡唐人江南長干採蓮等曲皆爲男女相悅之詞夫日暮相邀人既多情花之逐船亦覺有意

關山月〔樂府解題〕關山月傷別離也按相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太白詩注〕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王褒詩〕無復漢地關山月

一鴈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張正見詩〕終無一鴈帶書飛○〔又〕曰繁火出連營○〔詩〕正月繁霜○〔三輔黃圖〕故地在古城南○〔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杜摯笳賦序〕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吹葉爲聲○〔江淹詩〕西洲在何處○〔樂府折楊柳歌〕嚴霜半夜落

關山月笳中所吹先述邊庭之景而後言笳者意謂此時而有此聲良非征人所樂聞也

王昌齡

送張四

楓林已愁暮楚水復堪悲別後冷山月清猿無斷時〔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注〕楓木名也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沈約詩〕上有楓樹林○〔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江淹江上之山賦〕楚水而吳江○〔謝靈運詩〕別後情更更

水流林暝別時之景難堪月冷猿愁別後之情更慘

送郭司倉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掾春潮夜夜深〔漢書地理志〕房陵縣淮山淮水所出○〔梁元帝詩〕池水浮明月○〔廣韻〕掾官屬也○〔謝朓詩〕夜夜空佇立

映門水綠足以娛賓主人留客之情深矣明月相隨行者之思也春潮夜至居人之憶也

送胡大

荊門不堪別況乃瀟湘秋何處遥望君江邊明月樓〔盛弘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荊門〔一統志〕荊門山在荊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山相對今荊門州亦有荊門虎牙二山○〔三体詩注〕瀟水出道湘水出全會于永州○〔徐排婦詩〕

同心何處恨○〔鮑令暉詩〕月月望君歸○〔薛道衡詩〕妾住長依明月樓

荊門之別已是不堪瀟湘之秋搖落殆甚君行矣我惟乘月登樓以望帆檣之逝耳

答武陵田太守〔一統志〕辰州府漢晉宋齊並爲武陵郡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史記刺客傳〕聶政杖劍至韓○〔又汲鄭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應機詩〕不惜微軀退○〔史記〕公子曰侯生曾無一言半詞送我○〔又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將商君破魏魏徙治大梁○〔又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者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

少伯客武陵爲太守所厚故言雖行千里猶願一

言旹既感太守之恩決不相負耳

題灞池

腰鎌欲何之東園刈秋韭世事不復論悲歌和樵叟

送李十五

怨別秦楚深江中秋雲起天長杳無隔月影在寒水

裴迪

孟城坳（公自注）遊王維輞川別業同賦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陶潛詩結廬在人境○（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左傳注）疇昔猶前日也○（梁昭明太子詩）雖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何遜詩）家本青山下變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悵

語極古拙寄慨非淺吳逸一曰迪詩佳者獨輞川諸作然王多於題外屬詞裴就題命意伎倆自別

鹿柴 夫聲注見前

日夕見寒山便為獨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麏（音君）麚（音加）

音跡（何遜詩）日夕望高城○（謝靈運詩）桂樹陵寒山○（莊子畧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彭城王勰詩）松林經幾冬○（楚辭）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注）麏麚也麏牝鹿也

見山之時未嘗有伴誰復知松間事乎所可覩者獨麏麚跡耳

宮槐陌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風雨多落葉無人掃

（陶潛詩）舫舟蔭門前○（陳後主詩）葉長宮槐密○（左思吳都賦）馳道如砥樹以青槐○（注）古之表道或松或槐○（風俗通）東西曰陌○欹湖見上王維詩注○（陸機文賦）悲落葉于勁秋

言此陌本是通欹湖之處非無人行特以風雨不時無復有除之者耳非謂亂後景象耶托言風雨者不敢傷時也

臨湖亭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

（王融詩）當軒卷羅縠○（潘岳西征賦）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梁武帝詩）極望孤月迴○（阮籍詩）徘徊蓬池上○（揚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陶潛詩）猿聲閑且哀○（徐悱妻詩）風傳歌吹聲

亭在湖濱宜於翫月地連谷口時或聞猿耳目之絕塵可想

欒家瀨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泛泛鳧鷗渡時時欲近人

字書瀨急流也吳楚謂之瀨中國謂之磧〔文選注〕水流沙上也○〔楚辭〕惟極浦兮寤懷○〔謝靈運詩〕淺盡洄㳂〔孔安國尚書傳〕順流而下曰㳂○〔陸雲詩〕南津有絕濟○格物總論鳧野鴨也白頭上有毛有江鷗海鷗海者隨潮上下至岸必風鷗至不逾百鳧至則千萬矣

鳧鷗近人機心已息況欲近人乎非我狎鷗鷗自狎我耳

白石灘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淡無色

〔謝靈運詩〕企石挹飛泉企與跂同○古樂府遠望○又曰浮雲多暮色○楚辭葉菸邑而無色

灘石可跂灘波可弄所難堪者獨日沉雲淡時耳

杜甫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艸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釋名〕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說文〕廟者所以祇主○〔晉陽秋〕武帝改營太廟塡以丹青綴以珠玉〔傳亮修張良廟教〕改構棟宇修飾丹青○〔庾信詩〕空山夜火明○〔陶潛詩〕道狹艸木長○〔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十三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口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疾卒于軍詔立廟於沔陽○〔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

此想武侯之忠也廟之丹青已落而喬木森然良亦古矣宜其名聲之浸微然出師之舉至今猶聞初不以主之暗弱而歸臥南陽也侯誠忠哉劉孟評

落句惜其已死其說平平讀者多以爲是殊不知廟既古矣尚論其人之存否耶意子美必無此嚼廟語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動〔杜集注〕

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史記淮陰侯傳〕功蓋天下者不賞○〔諸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樂毅書〕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湛方生詩〕盻江流兮洋洋

亮爲此圖潛寓吞吳之意吳蜀脣齒之國吳亡則蜀孤矣是其失策也今江流而石不滅非其遺恨歟〔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身眞書生習氣耶

復愁

萬國尚戎馬（舊本作防戍）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易）萬國咸寧○（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鮑令暉詩）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史記）張儀曰梁之地勢固戰場也

子美族在杜陵而家於洛祿山之亂首陷東京時杜之故園早已破殺也此因戎馬未息而憂之意謂昔之遭亂已甚今戰場之餘難可復加矣

絕句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何遜詩天暮遠山青○○梁元帝詩林間花欲然
沈約詩今春蘭蕙草○○劉孝威詩負馬無歸年

春景佳矣而非故國祇攪思歸之念耳

崔顥

長干行二首（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一統志）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民庶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並古地名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古詩）遙望是君家○（薛道衡詩）妾住長依明月樓○（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注）劉曰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名江東謂山岡間爲干（一統志）吳自江口沿淮築隄謂之橫塘在今應天府（吳均詩）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三秦記）昆明池堯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曹植詩）借問歎者誰○（莊子）同時而生同鄉而處（王僧孺詩）我有一心人同鄉不異縣

長干之俗以販爲事以舟爲家此商婦獨居求親他舟之估客故問彼之里述己之居且以同鄉爲幸也史稱崔文而無行其詩大都桑間濮上之音

其二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干人生小不相識

（一統志）九江府春秋時爲吳楚地秦爲九江郡府城北有潯陽江一云九江指洞庭恐與長干無涉

此爲男子荅前篇之詞言我雖家於此以居干之時尚小長則商販於外是以同鄉而不相識也按本集長干行凡四首今入選二章語尚含蓄他如由來花性輕莫畏蓮舟重淫蕩極矣

江南曲

下渚多風浪蓮船漸覺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高適

詠史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字叔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惡雎於魏齊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後范雎相秦

秦雎曰張祿魏使須賈於秦范雎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及賈至相門謝罪雎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麁袍○魯仲連傳新垣衍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史記蘇秦傳天下游相人臣及布衣之士

逹夫少嘗落魄晚年始貴疑當時必有輕之者故借古人以詠之言范叔已相秦矣須賈尚有綈袍之贈想其意必真憐叔之寒然不知彼乃天下士也猶然以布衣視之淺矣哉

田家春望

出門無所見春色滿平蕪可嘆無知己高陽一酒徒

王粲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謝朓詩春色滿皇州○江淹詩青滿平地蕪○司馬遷書士爲知己者用○漢書地理志涿郡有高陽縣○史記酈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縣中皆謂之狂生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沛公使使者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見之

所見惟艸間春色不復有知己安得不混於酒徒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時未復長安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吳均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晉陽秋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江總長安九日詩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爲誰開○戰國策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客中寂寞未若故園之慘菊傍戰場佳景安在悲歌可以當泣者此也時至德二載祿山陷長安

題平陽郡汾橋邊柳樹 公自注曾居此郡八九年○唐書地理志

晉州平陽郡本臨汾郡義寧二年更名○一統志太原府有南屯橋在汾河上

此地曾居住今年宛似歸可憐汾上柳相見也依依

梁簡文帝詩可憐俱是晝○一統志平陽府汾河源出嵐州南歷襄陵注于黃河○陶潛詩相見無雜言○李陵書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言柳之有情人之無情可想此正詩人托興處

見渭水思秦川 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限水流爲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尚書注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山東至京兆入河○古詩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黑水西河惟雍州蓋雍在秦中參之故園也○江總詩玉筋兩行垂

思家之切無可用情能通故園者惟此一水安得不向之揮淚耶

王之渙

登鸛雀樓[三體詩注]鸛雀樓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大河[一統志]鸛鵲樓在平陽府蒲州城上雀鵲聲相近疑傳寫之誤也

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楚辭]白日出之悠悠○[宋超詩]落照依山盡○[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鮑照詩]遠極千里目

日没河流之景未足稱奇窮目之槩更在高處

送別

楊柳東風樹青青夾御河近來攀折苦應爲別離多

[古詩]攀條折其榮○[三輔黄圖]霸橋在長安東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離別之多柳尚不勝攀折豈人情所能堪

祖詠

終南望餘雪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宋玉笛賦]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沈約詩]寒山望積雪○[謝朓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費昶詩]秋氣城中冷

高故雪積不消已霽則暮寒彌甚

李適之

罷相作[本事詩]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云云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个來

[史記]石慶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漢書翟方進傳]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謝靈運詩]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詩]人之齊聖飲酒溫克[魏志]時禁酒尚書郎徐邈私飲酒至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平時酒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司馬遷書]僕與李陵素非相善未嘗啣杯酒○[徐湛詩]不顧門前客看時逢故人○[詩]以永今朝

不以罷相爲戚故盃酒以自娛然賓客之來恐不能不減於平時也此詩本無深怨以林甫之忿後人遂以爲怒鄰罵坐若翟公書門又將何如

李頎

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 綦毋三名潛

陰雲帶殘日悵別此何時欲望黄山道無由見所思

[漢書五行志]陰雲不雨○[張協詩]借問此何時○[圖經]黄山舊名黟山在歙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千一百八十仞[九域志]浮丘公與黄帝遊黄山駐天都峯一在徽州一在常州一在太平一在順天未可定其謂何地也○[曹植七啓]天路長兮往無由○[謝朓詩]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

雲日之景悽矣此固何時而與叔別也復憶潛居黃山亦望而不可見彌增其愁

沈如筠

閨怨

雁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

(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謝朓詩)淸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後漢書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反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阯軍至浪泊上與賊戰數敗之斬徵側封援新息侯

慰遠者書而書不可寄神交者夢而夢不能成危迫甚矣無可奈何而托孤月耳此爲征南詔而作故詩有伏波之語

王縉

別輞川別業(三體詩注)輞川在藍田縣(一統志)輞川別業在陝西藍田縣西南輞谷唐王維置別業於此

山月曉仍在林風凉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司馬卿書)接殷勤之餘懽○(劉繪詩)留連如有情○(陳琳詩)惆悵忘旋反

月在風飄俱若有情相送令我倍增惆悵而別耳

丘爲

左掖梨花(杜詩注)唐宣政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旅乃省中左右掖門也

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隋煬帝湖上花曲)水殿春寒幽冷艷○(劉孝威望雨詩)風花散餘香○(梁元帝詩)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衣○(謝朓詩)春風散芝艸○(張衡西京賦)金戺玉階

此咏梨花而起近君之想豈始第而未擢用歟

蕭穎士

九日陪元魯山登北城留別(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家貧求爲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又地理志)汝州有魯山縣按魯山今屬南陽府

綿連滍(直里切)川迴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動歸心

(張衡南都賦)其川瀆則滍澧𤅢濜發源岩穴○(水經)滍水出南陽縣西堯山(一統志)滍水源出魯山流至葉縣入汝河○(又曰)三鴉路在南陽府北七十里分二路東北帶西而行者謂之三鴉路口分行人求徑趨西洛之便路也石川爲第一鴉路口也(又)水嶺第二鴉路口今在汝州界者第三鴉北路趨河南餉鴉臺在三鴉路中大山側相傳漢光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路得鴉引于馬前餉之於此因名○(晉書隱逸傳)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又庾亮傳)亮曰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古詩)臨風送懷抱○(史記魯仲連傳)只[illegible]

蕭將歸矣故述行之所經元時爲令故稱彭澤與
不茂者值九日也臨風思歸盖有羨於歸人耳

男孟莊校對

唐詩解卷之二十二終

唐詩解卷之二十三

華亭唐汝詢仲言父選釋
友人吳元維伯張父鑒定
唐陳燊元常父
顧昉之彥初父　同校

五言絶句二

劉長卿

平蕃曲二首

渺渺戍烟孤茫茫塞艸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防胡

楚辭路渺渺之默默○陶潛詩荒艸何茫茫○鮑照蕪城賦白楊早落塞艸前衰○虞羲詩羌笛隴頭鳴注隴山名○陸雲詩永路隔萬里

上聯紀邊塞之清寧下聯見守備之堪撤

其二

絶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閑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漢書武帝紀衛青復將六將軍絶幕注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直度曰絶顏延之詩絶幕皆控弦○後漢書竇憲傳南單于請兵北伐拜竇憲爲車騎將軍以耿秉爲副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擊諸部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盧詢詩支機一片石緩轉獨輪車○顏延之詩萬古陳往還

軍還之後邊不煩戍唯留漢將之勛於片石而已

湘妃怨

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于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莫音暮思嬋娟江上月千載空蛾眉楚辭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何遜詩可聞不可見○樂府子夜歌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上林賦長眉連娟連娟猶嬋娟也○文選修竹嬋娟後嬋娟有三謂人月竹也○陶潛詩道喪向千載○鮑照翫月詩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虞騫詩[illegible]見蛾[illegible]

文房被謫於楚思帝子者經其地也遺跡既泯獨江上之月猶得想其蛾眉耳

春艸宮懷古

君王不可見芳艸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人梁簡文帝詩可思不可見○古詩蘭澤多芳艸○梁簡文帝詩青驪暮當返預使羅裙香○杜詩蔓艸見羅裙○古詩青青河畔艸

春艸名宮宮廢而艸自春然他無可似獨羅裙之色彷彿當年尤足興慨

逢雪宿芙蓉山

一統志芙蓉山在南康府都昌縣其巒大小相對如芙蓉　按江南諸山名芙蓉者數處未可定其所指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王樞詩日暮採蓮歸○顏延之詩謂帝蒼山蹊○樂府詩海水知天寒○漢書蕭望之傳望之說先日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白屋之意注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陶潛自祭文翳翳柴門事我宵晨○古詩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江淹詩歸人望烟火

首見行之難至次言家之蕭條聞犬吠而覩雪中歸人當有牛衣對泣景象此詩直賦實事然令落魄者讀之真足凄絕千古

送靈澈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詩蒹葭蒼蒼○楚辭日杳杳以西頹注杳杳遠貌○說苑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于庭○詩何蓑何笠○高士傳韓順贅寍極青山

晚則鳴鐘日斜而別鐘鳴而未至者山遠故也

錢起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江淹書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古樂注相逢俠路間○漢書游俠傳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沈約詩寸心於此足○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陸機詩前路既已多

此慕俠者之風而惜光景之促若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

題崔逸人山亭

藥徑深紅蘚山窻滿翠微羡君花下醉蝴蝶夢中飛

王褒詩山窻雲作扉○庾信詩金鞍上翠微○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胡蝶詳見二卷○范靜妻詩遊子夢中還

山亭幽矣臥其間者應不減南華之適

石井

片霞照仙井泉底桃花紅那知幽石下不與武陵通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漁人窮其林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便捨船從口入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謝靈運詩白雲抱幽石

此賦石井之奇是咏物揣摸體非可求其實

江行無題五首

江曲全縈楚雲飛半自秦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

陸機詩送子臨江曲○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一統志峴山在湖廣襄陽府城南七里○王粲詩回首望長安

仲文自秦中歷楚入吳作江行百篇今錄其五江則楚矣雲猶秦也過峴山而東即秦雲亦不復可覩故言如別鄉人耳起本吳人以秦爲故鄉者戀闕之情深也

其二

斜日多喬木維舟取束薪靜聽江叟語俱是厭兵人

王粲浮淮賦旌旄翳日○詩南有喬木○爾雅小枝上繚爲喬○詩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注維繫也○詩綢繆束薪○史記黥布傳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

喬木雖在民人實稀故維舟之際但聞江叟厭兵丁壯無存者

其三

兵火有餘燼貧村纔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

抱朴子洪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丘遲詩析析寒沙漲

被兵之餘人物蕭條如此

其四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杜詩咫尺但愁雷雨至○詩風雨淒淒○廬山記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廬於此山故取號曰匡廬○班彪北征賦飛雲霧之杳杳○按六朝謂吳晉宋齊梁陳也六朝僧如惠遠之屬事別見

江行每以風雨爲憂是以匡廬雖近而不可登因疑此山雲霧深杳六朝之僧當有存者亦若於世

網而起方外之慕也

其五

睡穩兼舟輕風微浪不驚任君蘆葦岸終夜動秋聲

梁簡文帝詩雁兒遠舟如落葉○周弘讓詩木葉動秋聲

舟行既穩客卧甚適蘆葦秋聲不足以亂之

古藤

引蔓出雲樹垂綸覆巢鶴幽人對酒時苔上閑花落

江行無題四首

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夜涼無遠夢不爲偶聞砧

牽路沿江狹沙崩岸不平盡知行處險誰肯載時輕

景夕殘霞落秋寒細雨晴短纓何用濯舟在月中行

江流何渺渺懷古獨依依漁父非賢者蘆中但有機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張協詩秋夜涼風起○劉孝威詩散步懷漁樵○陳後主詩山空明月深○劉向列仙傳偓佺好松子遺堯堯不服服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易利幽人之貞○陶潛詩鳳隱于林幽人在丘○徐陵詩思歸高樓上當窓應未眠

涼天散步叙己之離懷松子夜零想彼之幽興

閶門懷古 一統志吳城西郭門曰閶門夫差所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凄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吳均詩明月照高樹○一統志長洲苑在蘇州府太湖北岸吳王闔閭遊獵處又有梧桐園夫差舊園也○沈約詩凄涼霜野○吳越春秋大城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

韋守姑蘇因暮遊閶門而感吳苑之廢意謂苑莫可尋覩獨鳥所栖之樹而知之凄涼懷古無甚于斯時矣

西樓 按本集寄李儋元錫詩云西樓望月幾回圓又云邑有流亡愧俸錢益爲今時所作也

高閣一長望故園何日歸烟塵擁函谷秋雁過來稀

謝朓詩高閣常晝掩○古樂府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蔡琰胡笳烟塵蔽野兮胡虜盛○西京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三輔詩注函谷關有二自陝州至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也自靈寶二百餘里至

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漢函谷也武帝爲楊僕移於此○王融詩秋雁雙雙飛

按肅本秦人仕宦東遊而長安遭亂思歸不得問信無期即雁度猶難他可知也

聞雁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雁來

劉孝綽詩何由入故園○陶潛詩緜緜歸思紆○詩悠悠我思○淮南子秋雨不降艸木生學

歸思方迫復值夜雨此時聞雁正觸物增感處故以命題其曰淮南蓋刺除時作也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李陵書側耳遠聽○阮籍詩臨觴多哀楚○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古詩獨宿累長夜

臨觴之聽悲矣未若獨宿之聞爲尤慘

荅李澣二首

旅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

楊方詩撫心悼孤客○沈約詩春暮惜餘春○謝靈運詩弭棹遂海隅

旅客指李澣海隅澣所居也言澣因春之暮故含情而寄我以詩以所居絕遠至秋而書始達良亦苦矣肅時爲洛陽令

其二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易即鹿無虞唯入于林中○史記貨殖傳楚有三俗○詩彼何人斯○顔延之詩萬古陳往還

澣時失意獨居觀易對鷗閑而自適也復問楚多詞客何人與君最往還乎冀有相知不落寞也

皇甫冉

婕妤怨　見上卷王維詩注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謝朓詩花枝聚如雪○史記孝武紀作建章宮○庾蔵詩鵾絃鳳管奏新聲○沈約詩參差凝鳳管○西都賦昭陽特盛隆於孝成○何敬容詩揚袂隱雙蛾○沈約詩自此斂雙蛾○古詩相去復幾許

二宮佳麗爲承恩者所居彼安修飾而舐至此

山館

山館長寂寂閒雲朝夕來空庭復何有落日照青苔

王徽詩寂寂掩高門○何遜詩斜月半空庭○陶潛詩離隔復何有○梁簡文帝詩曄曄隱落日○王樞詩青苔覆寒井

四語皆狀山館之幽盛唐渾厚之風至此殆盡然清淡一種亦自足觀第未若韋蘇州之絕塵耳

秋怨

長信多秋色昭陽借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
家
同諸公有懷
舊國迷江樹他鄉近海門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
言
皇甫曾
送王司直
西塞雲山遠東風道路長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
盛弘之荊州記荊門虎牙楚之西塞○蔡琰胡笳雲山萬重兮歸路遐○范雲詩東風柳線長○古詩道
路阻且長○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馬○河論潮至潯陽而回○謝惠連詩相送越坰林
司直自吳入楚必經西塞而從東風我之送君心
與俱逝是勝於潮水也
劉方平
長信宮
夢裡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
武陵王紀詩故言如夢裡○史記樂毅傳唯君王之留意焉○又淮南王傳宮中生荊林○古詩迢迢牽
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張率詩秋風息團扇○桃葉詩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
河漢雖難攀挽然終不敢絕望於君按秋風一聯

翻古極佳恨語涉粗豪非大曆名筆
採蓮曲
落日清江裡荊歌艷楚腰採蓮從小慣十五即乘
潮
朱放
題竹林寺
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古詩歲月忽已晚○史記留侯曰願棄人間事○庾信枯樹賦紛披艸樹散亂烟霞○于鵠詩交頸遘殷
勤○釋氏通鑑於故山迦葉舊佛寺重建竹林寺
因遊寺而起憂生之嗟語極跼促幾同花落詩讖
李嘉祐
春日歸家
自覺勞鄉夢無人見客心空餘庭艸色日日伴愁襟
陸機詩春芳傷客心○梁武帝詩庭艸復云黃
此獨居客舍而懷鄉也題曰歸家亦并州之謂耳
鄉夢之勞已自覺之客心之悲人孰能覩獨庭艸
伴我愁襟孤寂甚矣
耿湋

秋日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史記游俠傳〕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張載詩〕憂來令髮白○〔吳筠詩〕無由得共語○〔史記日者傳〕天新雨道少人○〔梁簡文帝詩〕秋風吹海水○箕子麥秀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摸寫索居之況情景寥蕭

盧綸

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一作落）雁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蔡琰胡笳〕雁飛高兮邈難尋○〔漢書陳湯傳〕谷吉上書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文選注〕單于匈奴之君號也〔漢書音義〕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史記淮陰侯傳〕選輕騎二千人○〔左傳〕平地尺為大雪

此見邊戍之壯守備之整而惜士卒以寒苦也允言語素卑弱獨此絕雄健堪入盛唐樂府

酬李益

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

李端

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謝惠連雪賦〕褰開簾而入隙○〔鮑泉詩〕新扇如新月○〔樂府江陵女歌〕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

心有所懷故見月即拜以情訴月而人不聞獨風吹裙帶耳此子夜歌之遺聲也

鳴箏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

〔風俗通〕箏五絃筑身也今幷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鮑照詩〕鳴箏誰與彈○〔古詩〕纖纖出素手○〔庾闡詩〕玉房石榴研○〔吳志周瑜傳〕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箏本秦女所習誤拂以邀周郎之顧蓋教坊曲也

谿行逢雨與柳中庸

日落衆山昏蕭蕭暮雨繁那堪兩處宿共聽一聲猿

司空曙

金陵懷古

輦路江楓暗宮庭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西都賦〕輦路經營○〔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史記商君傳〕歎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巴蜀傳〕背夜闇野州○〔阮籍詩〕憂思獨傷心○〔周書〕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梁元帝即位轉右衛

將軍封武康縣侯𣏟聘于我屬大將軍南討遂留長
安閔帝踐祚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陳氏
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高祖獨
不遣信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
賦以致
其意

上聯慨金陵之已縻下聯傷開府之不還意謂信
之被留足徵南朝之弱是以有今日黍離之悲

寒塘

曉髮梳臨水寒塘坐見秋鄉心正無限一雁渡南樓

謝朓詩清鏡悲曉髮○楚詞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何遜詩霜濕寒塘艸○張正見詩終無一雁帶書迴
○江淹詩若亭南樓期○梁
簡文帝詩試起登南樓

臨水理髮思縣髩也既覺寒塘之秋已不勝鄉思
況堪見雁乎

別盧秦卿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沈約詩分手易前期○徐陵詩卓女紅粧期此夜○
謝朓詩山川不可盡況乃故人杯○宋武帝丁督護
詩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洪容齋隨筆石尤風不
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多好用之陳子
昂入峽苦風詩故鄉今日宴歡會
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

此留客之詞明知後會有期柰此夕之分不忍捨
令却杯酒而憚疾風是故人之情薄也若留不可
而激之耳

暢當

別盧綸

故交君獨在又欲與君離我有新愁淚非關秋氣悲

楚辭悲哉秋
之為氣也

別僅有之故交感矣況巳之新愁不因秋而生蓋
有不忍言者

李益

幽州

九域志幽州大都督范陽盧龍兩城節
度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
寶元年
更名

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

顏延之詩憔悴征戍勤○漢書地理志代郡有桑乾
縣○釋寶月詩年年望望情不歇○陳琳詩水寒傷
馬骨○謝靈運詩殷勤訴危柱○
班固西都賦漢之西都寔曰長安

君廣居兵間最久歲歷薊水之寒苦矣思還長安
不可得因指途嘆曰從此以往即長安耳何可望
而不可至耶桑乾指縣言河則與薊水且疊床也

楊州懷古

故國歌鐘地長橋車馬塵彭城閣邊柳偏似不勝春

顏延之詩故國多喬木○國語公賜魏絳歌鐘一肆○圖經揚州有二十四橋○唐書魏徵曰煬帝用虞世基之言而有彭城閣之變通鑑注閣在江都煬帝與蕭后避暑於此後為宇文化及所弒

歌鐘車馬摠屬空花殘柳猶存令人興感

贈盧綸

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

戴叔倫

三閭廟

王逸離騷序屈原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也○一統志廟在長沙府湘陰縣北六十里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離騷濟沅湘以南征注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譖之於王王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其後懷王入秦不反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江濱遂自投汨羅以死○吳越春秋日暮路遠○古樂府秋風蕭蕭愁殺人○隋煬帝詩楓樹蕭蕭江水平○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阮籍詩上有楓樹林

屈子之怨非沅湘所能流而去者楓樹蕭條非其遺恨耶

柳談

江行

繁陰乍隱舟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一作暮非寒江雨

謝靈運詩汀曲舟已隱○陰鏗詩惆庭多落葉○劉孝威詩蓬徒驕楚客

陰生將雨葉落知秋俄而客帆近暮冒雨而行江湖不能為曠矣

張仲素

春江曲

搖漾越江春相將采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臨人

沈約詩翻羽同搖漾○梁簡文帝春江曲相將度江口○柳惲詩汀州采白蘋日暖江南春○沈約詩出

浦水濺濺○蘇味道詩明月逐人來

春則采蘋夏則采蓮皆遊女之詞古江南曲之遺聲也歸時一聯本少伯采蓮中來

春閨

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

謝靈運詩白楊信裊裊注裊裊弱貌○王臺卿詩鬱鬱陌上桑裊裊樓頭絲○古樂府青青園中葵○崔豹古今注羅敷採桑陌上趙王欲奪焉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宋子侯詩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漢書漁陽郡屬幽州史記韓安國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

見柳而感別因桑而懷人宜其不能采也此從叅

耳首章翻出

令狐楚

從軍行（樂府解題）從軍行皆述軍旅苦辛之詞也

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

鮑照詩胡風吹朔雪○（范雲詩）飛雪千里驚○（庾信詩）胡塵幾日盡漢月何時圓○（焦仲卿妻詩）夜夜達五更○（晉書樂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晉書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

風驚月皎欲寐猶難奈何復爲笳聲所迫耶

思君恩二首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輦不曾過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梁孝元帝春賦）洛陽小苑之西○（樂府古辭）花笑鶯歌詠○（漢書外戚傳）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退居長門宮○（唐太宗詩）新豐停翠輦

鶯歌蝶舞春將暮矣於此望君不至安有來幸時耶

其二

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昭陽

（謝希逸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漢武故事）武帝葵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如大霧（顏師古隋遺錄）煬帝遊迷樓爇名香於四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傅玄詩繁星依青天○（陸雲詩）鸞棲高岡耳想雲韶（于謐詩）雲韶何嘈嗷按雲謂雲門黃帝樂也韶九韶舜樂也又黃帝有承雲之樂○（沈約詩）昨宵何處宿○漢書外戚傳趙皇后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

承上詩言君安所往而不來特居昭陽不出耳

韓愈

贈同遊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裡鳥更與盡情啼

（本集注）黃魯直云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喚起聲如人絡繹貞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謾錄）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催歸子規也其鳴曰不如歸去好

此因聞鳥而起客況也喚起當將曉而鳴催歸值庭午而急是無心之鳥若爲我而有情矣

柳宗元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張率詩）望雲雲去遠望鳥鳥飛滅○（詩）何簑何笠○（何遜詩）寒江復寂寥

人絕鳥稀而披簑之翁傲然獨釣非奇士邪按七古漁翁亦極褒美豈子厚無聊之極托此自高歟

登柳州峨（一統志作鵝）山（一統志）鵝山在柳州府城西山巔有石如鵝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陶潛詩蕭蕭荒山禪〇詩秋日淒淒〇列仙傳杳然獨上絕跡玄宮〇詩我心悠悠〇古詩還顧望舊鄉謝朓詩有情知望鄉〇唐書地理志融州融水郡武德四年置按融州在柳州北三十里

以故鄉在西北而登山以望乃鄉不可見而見融州何耶按子厚家河東以柳視之當在西北

零陵早春 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有零陵縣按零陵今澧州也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零陵在南春最早秦原在北春稍遲故問春從此而去幾日而到秦原乎我欲憑汝寄還鄉之夢以入故園耳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公羊傳河千里而一曲〇謝靈運詩哀猿響南巒〇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危涕〇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長悲猿鳴至三聲聞者淚沾衣〇陶弘景寒夜怨愁心絕愁淚盡〇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上其母搏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鳴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

猿聲雖哀而我無淚可滴此於古歌中翻一新意更悲

劉禹錫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晏子歌秋風至兮彈零落〇楚辭秋風兮蕭蕭〇劉向新序梁君出獵曰[illegible]〇晉楨詩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〇謝靈運詩孤客傷逝湍

秋風起而雁南矣孤客之心未搖落而先秋所以聞之最早

鄂渚留別李表臣 楚辭乘鄂渚而反顧〇注鄂渚地名今鄂州也〇輿地記雲夢之南編鄂渚今在武昌府

高檣起行色促柱動離聲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

莊子車馬有行色〇顧野王箏賦調宮商于促柱〇鮑照詩離聲斷客情〇沈約詩洞澈隨深淺〇蘇武詩黃鵠一遠別

檣樹則行將發柱促則聲將離其音悲也李時浮江而逝故以別情擬之亦桃花潭水之餘波耳

權德輿

玉臺體 以陳徐陵有玉臺新詠其詩自漢魏以逮齊梁凡宮閨之作皆入焉

[illegible]里人行至深閨夜未眠雙眉燈下掃不待鏡臺前

[illegible]詩深閨久別離〇樂府獨曲歌雙眉畫未成能就郎抱〇世說溫公喪婦姑有女屬公覓婚因

玉鏡臺

文爲悅已者容故聞夫將至預飾其貌如此

玉臺體

秋風一夕至 宴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鄰是宋家

元稹

夏陽亭臨望 【史記張儀傳】魏入少梁謝秦秦更名少梁曰夏陽

望遠音書絕臨行意緒長殷勤眼前水千里到河陽

【穀梁傳】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王融詩】絲中傳意緒花裡寄春情○【漢書宣元六王傳】殷勤之恩

縣屬蒯○【春秋】天王狩于河陽也【唐書地理志】孟州

望故園則音書久絕臨行意緒長者流水能達河陽所以殷勤向之

男孟莊校對

詩卷之二十三終